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玩鹿亭稿八卷附錄一卷 〔明〕萬表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萬邦孚刻本 …… 一
少石集十三卷 〔明〕陸鈛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〇三
張龍湖先生文集十五卷 〔明〕張治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彭思眷刻本 …… 三五二
張水南文集十一卷 〔明〕張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 五三八

玩鹿亭稿八卷附錄一卷

〔明〕萬表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萬邦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玩鹿亭稿八卷附錄一卷》提要

玩鹿亭稿序

四明枕山横海而郡鄞[illegible][illegible]淵勃發於人文重以

國朝列聖道化涵釀所獲尊賢敬士之報于此邦人士者彬彬竹素矣然考其世胄出於膠庠制

科持文墨議論以究經術之用也者而求韜鈐起家顯武功爵者未有聞至嘉靖中始有萬都督民望云萬公用世胄登武科推擇從事為裨為副積至大帥所論畫張監於漕以為多庶幾稱嘉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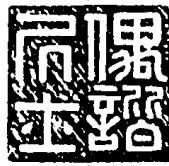
名臣焉乃迄于今與高其人而不以
位不以職獨以鹿園先生稱之者
尤著則公所自號即遺稿系玩鹿
亭志與也萬公既逝數十年厥孫
邦孚令嗣為淛西叅將能紹明祖
德而重刻其稿以垂琬琰之傳爰

寓書示余且索之序余三復而三
歎彌感于古今名實之際也夫萬
公勛勳武馬而趣不離于丘樊迹
其謝病引身屢起屢仆豈不遺
榮若浼而憤時體國慷慨懇懃殆
畢其身不忘衷之者然此其出處

有大過人者若其覃精二氏而稟集
儒先澤于理篤于倫常依于忠厚
亞直恢恢乎函三貫一之風焉而世之
誦公之詩者則又曰名理類王右丞
冲曠類韋蘇州與在公特其小者
也蓋公之揔用世出世兼有其實

若與而公則未嘗一標其名噫古之
道也今士大夫律身蒞官手采著
述得公之一班寸臠吾不愧為之服
膺且下拜焉何者賢其實也而由
今之道奈何哉名愈附而殫實愈漓
而識吾竊羞而嗤之故曰九原可作歟

頫執鞭則不佞以公勤感歎焉嗟
乎平世文士弁髦武臣至今日已
甚矣萬公者獨能兼文士之所不
能有而吾郡之於武臣中獨能
有萬公此尤足以鳴
國家得人之盛哉故樂爲之序

太子中允翰林講讀官全天叙書

萬鹿園公文集序

仲尼於春秋其所賢者指不多屈
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
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者當周末
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
於古不畜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

後世今其文具在方策間如象犧
雲罍古色鬱然不可揜也自學失
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至於今
敝也極矣以彼優焉而叔敖之衣
冠丐焉而貧女之璣翠非不燁燁
可觀而於所謂開物成務之實兮

何裨馬賈生陸敬輿不以文自命乃所獻納於君者鑿鑿乎當實不虛蘇洵氏稱爲賈誼陸贄之學而世未能知此也鹿園萬公奮跡武科毅然以經世爲志於三代治法漢唐宋經制與

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至不反覆詳覈之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未已復與荊川唐公念菴羅公輩晝驗夜索類聚曹分彙吏牘詢世舊蒐緝簡采要刪珠貫而絲組之死遶於用而後止今所

傳經濟錄是已公既實究治體故其爲文常原本

祖宗之意冀以斟酌時宜補苴罅漏而直以還當代之舊操術精而致用遠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已也籍令公盡抒其所蓄

馳騁上下以振耀於當世與春秋五人當未知其先後何論賈陸碩公名位雖高事功雖盛所涖歷者猶爲未盡其用然余于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遘辰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惜夫公所著作

甚富行於世者有淮上稿玩鹿亭稿九沙草堂雜言道徑贅言諸書其孫邦孚類次而集之為若干卷走使屬余序之余覩文之華與實而重有感於公也于是乎言邦孚學識有祖風其功名能世其家嗚

呼公為有後矣

萬曆庚子夏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東匯東祝世祿拜譔

玩鹿亭稿目録

詩卷之一

壽春菴訪萬松法師

陪陸雙石太史游上天竺塗中值雨

宿牛首山

江南曲十二首

病中

病懷十首 有引

讀中庸

讀大學

吳門偶成

九月四日同孔文谷童南衡周虚巖陳海樵湖上山樓宴集

湖山別虚巖山人

山寺雜懷十九首 有引

將往匡廬復返菩卷悟而有作

碧蘚精舍養疾忽陳叅政来游夜坐論情因用壁間蔣進士韻直書鄙懷聊以為

答二首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宿善卷寺碧鮮臺舊處
冬日游張公洞
山中除夜
游龍淵洞酬玉陽真人
立春日登瑶光閣俯玉女潭作
重游芙蓉寺
寄酬孔學使諸公春宴韻

答萬履菴祠部過訪山中次韻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經吳興山中遇雨作
曉發吳興宿雨初霽
毘陵逢羅狀元
春日同王龍谿過嘉禾龍淵寺
武林出關留別諸友
曉發靜海值雪
丁未冬奉
詔還理新運滄洲雪霽馬上偶成

奉使還淮途中贈顧長治
次韻
客夜誦桂翁相公見贈之作奉懷二首
高唐道中
憇吳橋菴贈劉道人
自然亭二首 亭在漕府後園
奉壽桂翁相公
韓侯廟
病中口號十首

清江道院二首次中丞韓公韻
愛葵齋 前總兵顧公仕隆建
別姚生二首
贈別李道人
自然亭小酌
寄懷天池寺山書記二首
贈別童侍御還杭三首
贈別王同野之楚三首
與司徒韓公泛舟城南次韻

水月寺改為忠孝祠次韓司徒韻
南楼奉餞南司徒韓公屡倡佳篇次韻贈
荅時予亦北上
有所思
祐民觀九日酬劉户部見訪韻
鄒縣道中示舍姪
病中夜坐
天津館卧病柬京中諸友
憶子四首
愁二首
寄内四首
過東阿喜張秋嚴水部遠至問勞詩以謝之
贈鞏鷗江
江南道中
天津館卧疾示掾人張忠
示崔應 亦天津館侍疾者
題童侍御湖邊草堂 時自淮初歸

應纂山房對雨二首 (山房在鄞先祖墓側)
山中歸
清道觀感懷
宿慈谿陳氏經堂
梁湖夜發
山陰道中
己酉歲五月廿二日同男盛二夜渡錢唐時久雨水汎舟不利涉
送甥毛經世往金陵二首
過甬跑寺贈住持僧
柬譚少參
柬荅馬石渚方伯
題僧瑞雲扇景
報先寺逢德圓
贈性天行者
七月六日余自四明來與沈青門童南衡陳子開讌坐吳壻子旬宅自晨至夕子開放歌故情欣洽各詠一首分韻得此

登大石山偶峙石川公語奇勝宛然喜而
賦此
宿天池山
夜宿毘陵聞輓卅聲有感
九日過招隱寺淀定菴上人
春日病懷 寓金陵作
贈吉牧雲
壽李中丞封君八十
送祠部章郎中公事還明

送姚郎中僉憲四川由浙之任
與余子奇話舊 余舊卅青
贈吳芝山
不寐
金陵客舍與劉愛山話舊二首
別紫允中三首
別何吉陽考功
別劉初泉掌科
別何太叡儀部

得告東還宿弘濟寺有懷城中諸友
燕子磯作
中秋夕歸舟對月
贈崇明尹道輿
途中寄懷聞郎中

卷之二

病歸
臘月十二日將往荆谿至錫山阻凍已而
復往風日和霽因喜賦此

靈巖寺 即吳王館娃宮
送錢道士天池山入閩四偈
天池山雪後歸途有感
南濠寄居言志
春日過百花菴
元夕觀鐙偶成
題僧一舟卷
題嘉興本覺寺雲閒卷
題嘉興水西寺疏 寺乃唐宣帝建有遺像

舟中睡起偶成憶子盛一盛二
初夏自姑蘇迻櫂過嘉禾宿萬壽山作
酬董太史見訪不遇次韻
夏日飲許員外山亭即景三首
夏日同許員外芩士周桐菴懋李氏郊居
夏日同楊水部飲李氏卧雲樓喜黃陸二
生偶至歌咏及夕
湖上泛舟感懷
仲夏夜坐

伏日夜坐
月中偕友訪楊水部留宴容閒閣
東方道人久為舟隱浪迹江湖行無定止
寒暑結制山中予見而愛之因與訂盟
云
湖上病居喜周桐菴攜琴遠至
病歸西谿山中湯述先塋在上
送聞它泉之欽州
武林病居寄荅唐荆川太史二首

夜坐寶外塔與周訥谿掌科話別
送童侍御至廣東
送劉望洋之南華
聞王龍谿書楼被火有懷
憶子來章二首時赴餘杭考試聞被主司
嚴譴
撥悶
重宴楊水部容閒閣
送劉少府之鎮江

題柯亭奪笠卷為楊南泉作時李峋嶁有
斛笠甚奇南泉以一局博之故名
宿吳山雲窩贈鄭滇儇
九月六日湖上同沈青門許茗山茅鹿門
許石屋諸友宴集分韻得風字
九日同沈青門劉望洋童南衙楊南泉姜
對洋諸友登吳山昊天閣既而朋舊咸
至列坐庭陰分製得五言律一首
題王大巡雲竹卷

贈王西石戶部

登太虛樓一首為孫環山太守作

宿應嵒山樓

送高南洲行取北上

會川龍泉閣為戴靜山翁賦

除夕宴鄰宅

新正登阿育王寺四首

荻洲詩為張德馨姊大作

元夕祖關獨坐

元夕後宿應嵒山莊

戲贈蕭復初

壽樂亭詩為戴靜山翁賦

還明家宴即席偶成

壽會川戴靜山太守八十

送孫槐谿太守考績北上

前川詩為趙掌教賦

壽薛雲卅六十

自明初還避客潛過石屋山亭訪主人不

遇見其二子詩以代刺

過明真宮澹然道士故居

過虎跑寺有感

夏日宿陳青芝孤山湖閣

午日汎湖

題楊水部五十壽卷

瑪瑙山樓晚眺為楊水部作

牏敍

六月廿四日

陳氏湖居避暑

聞海警有感二十首

伏日避暑湖寺聞海賊圍台州作

輓楊南泉

輓沈兩湖

病久不出偶與軍門論海防有作

壬子秋登許氏樓觀諸士入試

冬日同諸友餞童南衡之南都

報先寺鑄大銅佛書此一偈

冬夜坐蔡可泉中丞舟中話別

雪中登上寺聽祇園法主講經

次荅史燕峰玉潭僊院韻

次韻贈楊道人

許石屋秋卿有婢名雪梅性不茹葷善煮雪茶今已物故感傷成詠偶爲次韻

元夕自山寺入城散步遇沈青門張中山劉望洋諸友

春雨有懷許石屋

湖寺贈孤峰禪師

暮春集石屋山亭餞別許茗山憲副之粵

湖﨑草堂宴集分韻得成字時茗山有粵南之行因寫別懷

戲東王舟山

赭山戰後作 時用僧兵取勝

又一首

賀楊司訓連得二子 楊湖廣人

哭婿吳子旬二首

閔黎吟三首 有引

送法光弟子還普陀山因簡法光

與法光汎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

冬日偕友游金峨寺

游金峩歸塗中作

祖関夜坐簡倪生

酌酒與倪生

郡居留客

居明歲暮偶成

贈曾龍山行取北上

賀張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次豐南禺韻

又次周莪厓叅政韻

次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志喜韻

人日同諸友集全九山太史宅對雪

春日過延慶寺格上人房

春日飲陸氏延碧亭

春日過白石山人幽居

清明日山行偶成

次荅舒黎洲見招韻
莫春同東沙少司馬宿陸氏山莊時亭前
牡丹乍開
莫春過二都母家與諸兄弟宴聚
雲龍草堂聞報復起時對江山不覺依戀
因而有作二首
周莽厓叅政有燕領之相席中口占戲贈
陸心橋兄宅寶珠茶盛開邀余過賞夜分
乃歸
別先祠
甥以善同謙兒送至姚江別回有感
越中
西興道中
心梅卷
海寧交戰聞殺周都閫有感作
偶成
揚泾橋戰後示男盛一盛二
金陵卧病戲柬李一山錦衣

病中謝李道人
有所思三首
初冬病起出坐後岡小亭作
病中辱軍門張半翁之招將往姑蘇與疾
討賊奉別何吉陽萬兩谿二大
舟次無錫偶成
元夕過平望驛
附砌路讚施偈

文卷之三

祐民觀理漕廳事記
贈別大司徒克齋王公序
皇明經濟文録序
贈國醫吳君世良序
明州三佛傳序
宜興開勝寺朱氏捨田記
陶真集引
送天池山侍者行山還山卷引
書瓜洲王孝子卷

跋葉母還金傳後
書克齋卷
重題王孝子卷
祭吳子旬陣亡文
祭楊涇橋陣亡諸兵文
祭孝豐義士吳石田陣亡文
祭忠義文榮陣亡文
策問三條

柬卷之四

復錢緒山放心說書
讀錢緒山叙思樂書
答劉省齋都督
答楊文峯戶部
與白溪張公
與傅虛巖
答馮真所憲副
答傅虛巖
答羅念菴太史

答劉西巖
答傅虛巖
與聞石塘冢宰
與王同野兵憲
又與王同野兵憲
與沈紫江總戎
答傅虛巖
答張石里儀部
答錢緒山

與萬養菴萬巖菴二宗丈
與馮真所憲副
與楊禹峯兵憲
答羅念菴太史
答何總戎卿
與沈夷齋海道
與吳劍泉少卿
與唐克菴
與羅念菴太史

答章三洲祠部
奉張半洲總制書
又荅張半洲總制書
又荅張半洲總制書
雜著卷之五
奏議卷之六
奏處大患船粮疏
議處截起通運疏
奏請發銀補造以濟全運并議折粮疏

丙午年會議二條
丁未年會議二條
患病乞代疏
戊申年會議二條
辛丑河道淺阻議處起粮出凍疏
乞免淮卭官軍守江以固重鎮疏
乙卯年會議六條
文移卷之七
淮大二衛告缺月粮行巡撫都察院

議處全運缺船發銀補造稿
示諭四條
道經贅言卷之八
附録
志狀

玩鹿亭稿目録終

玩鹿亭稿卷之一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詩

壽春菴訪萬松法師

小閣逶迤隱翠微雲深人跡似全稀不因病客行觧禄詎有名香對設幃僊樂遥從天外落山僧獨向月中歸為言四相元無著話到三生便拂衣

陪陸雙石太史游上天竺塗中值雨

春日春湖春水平画船蘭槳午風軽僊郎遠興思長賦病客支頥已倦行栁色六橋雲忽暝松聲九里雨初生上方鍾磬煙蘿渺問訊山人說晚晴

宿牛首山

空山投迹僧分榻坐對如来萬慮清遂覺風塵皤白髮頓将巖穴學長生羣峰漠漠雲全合衆壑泠泠水競鳴即此山中有靈藥何須海上覓蓬瀛

江南曲十二首

客從潮陽來夜泊秦淮口鄉語人不知兒童聞拍手

錢唐八月時潮来高百尺三五弄潮兒戲舟若梭織

絡緯夜夜吟吟時驚妾心征衣猶未寄只恐曉寒侵

漁有黄金鯽儂有麴米春問漁換金鯽持以獻

儂親

君比天邊月妾比江中水願月上鍾山照江清徹底

東望望江春江頭梅似雪欲以贈遠人徘徊不能折

莫言江南薄江南俗多淳但言桒稻美珠玉豈堪珎

莫言江南樂江南愁斷腸往為穀貴飢今為穀賤傷

放舟江上游落日聞吳歌歌聲夜淒惋鄉心當
柰何

日從江上升又見江邊落後後何所成日升又
如昨

江頭望遠人望望杳無際佇立忽忘歸心隨流
水逝

江南地殊麗山色水遭迴中藏四百寺金碧迴
崔嵬

病中

歸思秋風急蕩搖宦情秋葉轉蕭條太平鞍馬
渾無事病裏驚看髀肉銷

以上皆庚寅年以前作

病懷十首 有引

乙未冬余為參將督漕至潞河抱病不
能入
朝撫馬有歸與之懷甬川張公為少宰書
來問疾往復酬答寄懷於言深慨格物
之學不明孔曾之道日壅故直陳吾心
無所徇奪兼與質之夫天命在心不信
吾心而信諸人斯其惑焉今掐人亡矣
余年五十日月遂往潦倒無成偶復舊
篇輒成悲歎同志君子共究其心焉

病質當委致寧無覆餗憂好爵非弗榮犬馬力
難酬所須三年艾收畜惟林丘樗櫟本易朽松
柏豈同秋寸陰苟不珍逝矣詎能留

三十始志學德立殆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
怠茲由仕與非學開心未信斯說惡一何殊此

旨常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
心癡狂竟何為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

昔見佛者徒壯心妄生嗔自昨病患來漸覺親
其人乃悟往者迷虛度此宵晨人生一大事胡
可知弗臻醉夢宇宙間侯蟻同成塵華嚴頤智
悲契我心獨真少服宣尼訓格致本同準

老氏有至言貴大患若身既壯必老盡安得常
如春茂陵驪嶽間儼質俱沈淪訖与鉛末談惑
彼貪生人豈非學者誤相傳故失真疑結命或

延染愛非所欣朝也若有聞夕死亦復輩積金以備患患乃潛於茲植善以遺慶善慶豈無涯感彼軻氏言治亂本推移天道迭寒暑人獨不如斯一身無定止身後何庸思擺落以從仁令當勿復疑

在昔游金陵至彼牛首山山前磴百尺矯首升天難躋攀窮絕頂步步有奇觀辛苦終日夕慰茲心目歡既歸杳陳迹夜雨松囱寒幻妄空中華佚我不得閒何如安一室虫界粟中看

海涯有一士飢餧常不充力本乏捕雞狂志在屠龍相逢或嗤笑但云罕所同萬里覓干將仰漢思騰冲百折念不回龍鬭蛻蜓從所患者志耳金石匪難通

有客来問難為言道不二古来為學者絕學而弃知子云唯格物將無古人異客言策我幾諦思定吾志絕弃詎強為枯灰非所事吾心稍未盡終有物為累唯應物格人無憂亦無慮寄語同心者吾學在格致

人皆曰中庸中庸不可能知擇固多賢誰是常服膺良由非了悟得失固難憑不見江上舟中流穩如蛩乃不登彼岸風波猶足懲所以重致知知至心元澄不向死中活言知終未曾

良知詎可論可論非良知吾知本無物格致將焉施精擇以言致動念即相遠惟憤乃能樂惟樂故無疑曾也終年魯一唯知无涯凡與聖不別小大无復差孔亦何所授曾安從得斯

讀中庸

聖人所設教靡不本道修道乃率吾性夫豈容他求性同命于天舜蹠無劣優惟性與俱生道亦何莫由須臾不我離昧此將無憂君子能斯覺慎思無時休欽扎不睹聞隱微詎能度常目既在茲動靜相悠悠情發與未發日用自諧揆分別即云離隨順為無尤達道無不通大本無不周中和匪異體二見非吾儔致之人道盡天地吾與侔廓然廣居内萬物從遨遊

讀大學

大學貴真志真志有真疑真疑則真格真格乃真知知之曰維何昭然獨知時所發既皆誠全體無偏庇修齊與治平由吾一心推此志苟不真格致徒尔為我志則原大分也毋讓之

以上皆乙未年作

吳門偶成

中歲若有悟常裁火中蓮託根已無所培植將何緣兩瞑應不壞四時花自妍偶然縉紳交時欣俗子言山林然高栖寄迹多市廛固知與者

稀適意何愠焉

九月四日同孔文谷童南衡周虛巖陳海樵湖上山樓宴集

秋興近佳節何必需其時登高成野集擧目皆可詩獨問東籬菊纍纍未盈枝求齡豈假是幻住本無期大化毓延促貪生虛自迷傾懷同一醉日莫宿湖湄浮生但知此玄造欲何為

湖上別虛巖山人

虛巖山人野鶴姿為耽佳句故名詩心無塵土秋潭淨意在煙霞莫景遲相逢擬結金蘭好別去還將雲水期不是蓬心獨留滯江湖何處覓相知

山寺雜懷十九首 有引

余每抱疾不復為詩近止善巷混迹緇流歲云夕矣蕭然寄懷信口成詠不覺盈紙茲慨仕止之殊塗嗟喧寂之異境聊命掾人錄之因以自娛兼呈知音之歡賞云耳

病弃人間事寒依佛氏廬寂寥逢歲臘潦泊茹山蔬祇歎官猶在非關志未舒皇恩真浩蕩感激 賜閑居

盡日門常掩山居避跡深豈無兒女念為了死生心百草看西意千金惜寸陰閒吟非自遣漏泄為知音

逝者吾知已滔滔不住流聖功寧尔刻三際緲悠悠臘往陽春復烏沈玉兎浮詎能常在定不定乃全休

何事勞趨走浮雲信自由眼前頻景換物外只
茲求不住行程計時為勝事留此生非莽蕩天
地亦虛舟

幻世吾何執吾亦信吾行約言多不踐有往欲
何成撙散時同弃蕭條意獨榮湯為來日慮何
以度餘生

投禪人不與解脫且山逋我愛雲游侶形無禮
數拘規規方是病莽莽未為粗牛馬隨呼應逢
人莫說儒

此去丹應熟鑪中火已紅三花元自聚九轉但
言窮纖息影猶翳圓明質本空徒令疑黍米何
處問僊翁

富貴非無賴浮生幾日留絪知為幻夢從此息
貪求特與僧營院還因鏈住賙猶嫌落功果故
復沉舟游

斯世真如夢羣生大化流聖賢天上雹事業海
中漚聞道斯無際抱玄俱寡諜誰知顏子樂元
與禹功侔

歲歉年來甚山中盜賊紛披衣常不寐鳴鼓亦
驚聞愁豈消玄象山何礙白雲因觀死生際誰
恩復誰欣

唐殿垂千載終應有廢年但知興是廢應悟曲
為全鐵限非常計桑田本易遷出家猶封封塵
世固紛然

借榻青蓮舍叢雲碧樹林洹寒人寂寐明月夜
沈沈幽獨身忘旅虛閒自遠心猶嫌不識姓漸
有客相尋

望梅那止渴水向識情生木火危相遇唯阿析
大明嬰兒寧有此混沌本忘情畫說予明性誰
將撒手行

古柏如虬偃相傳不計年皮膚剝落盡聊見一
枝妍保愛頻封土滋濡自得天欲乘浮海上且
以學張騫

雾忘為幾道人情秪向高應知托鉢者果是出
羣豪調古誰將和形枯自不勞行虛人弗見游
地任風濤

偶逢風水士理契樂相從迦水窮源委登山問
祖宗融結乘生氣星辰識主峰飛潛人莫測變
換故盲龍

多病因辭宦山中每獨行深雲看世遠短褐覺
身輕出處曾何定衰榮已數更不須除老病吾
欲悟無生

功名三十載荏苒鬢成斑一自傳僊訣人間俱
等閒陰陽全具體宇宙少慙顏此道元無死金
丹不用還

山中方避俗吟咏卻成魔降伏憑誰力牽纏柰
尔何亦知魔作佛還比水生波法得無生忍祛
除不用戈

將往匡廬復返善卷悟而有作

年來宦跡信如萍已向匡廬忽復停對景看山
那有異避喧貪寂祗無寧攜觴客至迷三洞閉
雪僧還了一經從此已知皆安境未能槁死為
吾靈

碧蘚精舍養疾忽陳參政來游夜坐論情
因用辟閒蔣進士韻直書鄙懷聊以為答
二首

病客行游止釋廬翛然無事向心初故人遠至
勞垂問絕學年來久廢書樹裏星壇標冈象巖
間靈洞閟玄虛松聲鳥韻曾何斷莫道山中此
意疎

忽傳松外使車停應是山中聚德星共語當年
成黠黠卻憐山色自青青寒風為掃林間徑明
月常懸水上亭宵與清齋栖佛剎共消塵慮識

心靈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山齋寂寂臘初深披衲朝朝閒梵音我已出家
惟帶髮君來聯榻與同心天涯避地因多病幻
跡隨緣即故林明月滿庭殘雪在那堪孤櫂返
山陰

宿善卷寺碧蘚亭舊處

古臺依閣薜蘿深棚閑寒雲此再臨近枕鍾聲
曾聒耳入幃月色若明心名途悟後嗟猶逐鳥

跡空中詎可尋緇俗了觀元不二逃儒非是滯
禪林

冬日游張公洞

天寒歲晏游何晩洞口琪花尚不彫自是神僊
遺窟宅倒披蒼翠見雲霄瑤階下轉深深入玉
像中居面面朝到此忽驚人世遠同心何處欲
相招

山中除夜

山寺鳴鍾後燒鐙獨不眠頻添鑪内火絶少俗

中緣去住非關跡寒暄不共遷悟来西竺意明
日祝新年

游龍淵洞酬王陽真人

僊人如欲度攜我探龍淵水净鬱藍色巖開空
洞穴纔臨聊用筏溪造忽忘緣已識淵中路人
間未敢傳

立春日登瑤光閣俯玉女潭作

僊潭湛碧開丹閣石抱雲迴窈逕攀衰鬢不堪
臨照數道心坐覺與雲閒風飄微霰珠林響夕

歛寒厓青鳥還春到不知猶寂寂欲因多病老
名山

重游芙蓉寺

谿橋疊疊穿林麓徑入松雲一障開似現優曇
舒半葉化成蘭若結蓮臺瞻依已覺歸心換信
宿何妨落照催行委所如無定跡山僧猶記昔
曾来

寄酬孔學使諸公春宴韻

閒居終日卧祗園老去詩書不復敲每掬澄潭

知月影還將至道會禽言鏡中客鬢霜華变自
下僧心貝葉翻遙憶羣公春宴樂獨憐幽寂倚
林昏

荅萬履菴祠部過訪山中次韻

濠梁一徙百餘載今日山中更遇君南渡箕裘
惟襲舊洛陽科第早聯雲道心挍芥情相切雅
志酬時氣不羣自識疎狂人共弃算鐙何幸細
論文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經吳興山中遇雨作

夜宿玉潭逢客醉晚経川嶺共僧行深邨未雨
四山暝樵径無人一鳥鳴節近元宵思故里心
随流水急歸程亦知聞道希形後沾濕那堪又
莫征

晚發吴興宿雨初霽

枕上蕭蕭聞雨歇晚行日氣動雲邉晴嵐一帯
遠山下脩竹千竿啼鳥前春色年年那有盡谿
光淡淡渺相連陰雲不礙虚空相來去無端衹
杳然

毘陵逢羅狀元

清江病裏逢君别服藥閒居已四年一念相期
今尚尔此心那復得安然江雲漠漠頻依望山
月輝輝獨不眠何意扁舟千里至一宵清話失
前緣

春日同王龍谿過嘉禾龍淵寺

蘭槳共乘春氣早龍淵遥向夕陽開香階草滿
雙林接古塔雲連一水廻因登寶地窺金相偶
與詩僧話茗杯自笑浮生亦何事行吟無處不
徘徊

以上皆甲辰乙巳年作

武林出關留别諸友

抱病三五年委懐丘壑間丘壑亦何為静見本
來顔被命理晨駕從玆入塵寰精神狗禮文檢
束早不安跼蹐但慙愳何以為榮觀適俗别有
靦濟用詎非難吁嗟事與功違已馬足攀推者
聖人事吾豈若是班

晚歲静海値雪

朔風吹曉騎飛雪滿征鞍一望川原合孤城鼓
角寒紛紛行旅思蹇蹇僕夫顔時憶袁夫子高
眠世不干

丁未冬奉
詔還理新運滄州雪霽馬上偶成

積雪遍四野寒颷路不塵瑶池看渡馬瓊海覺
飛身　王事催程亟　宸音降令新翻悲在乘
傳風雪未歸人

奉使還淮途中贈顧長治

已羨思如謝尤憐意獨親聯鑣欣有約千里共
風塵古驛寒尊盡河橋客句新自慚衰病積為
尔放心神

次韻

君向南征何處歸淮陽病客欲相依故鄉我復
并州滞自送孤帆江上飛

客夜誦桂翁相公見贈之作奉懷二首

黄閣經綸繫寒宵禁直深爭從退食暇幽賞發
清吟氷雪澄淵抱江湖寄遠心闇人不拒客庭

館晝沈沈
西垣承 詔出時放愛賢堂王餞分 天供芳
筵接 御香春風温入座秋月白臨觴感遇紛
嘉彦同滋 聖世光

高唐道中

還淮經魯地處處列重闉何事煩民力先防為
虜塵歲寒凡幾易風雨漸多湮自昔金湯者先
兹溝叡親

慰吳橋菴贈劉道人

清齋白髮唯貪佛自結精廬養道人疑是化城
時暫憩依然車馬在風塵

自然亭二首 亭在漕府後圃

幽亭久蕪沒稍治廓然清喬木皆雅集寒唐水
鳥鳴景将塵慮滌坐覺道心生因知結茅處可
以自然名

孤亭臨水上竹裏小橋通深曠市塵杳蕭條墟
里同平蕪城列障枯木鳥為叢吏隱吾何有悠
然覺性空

奉壽桂翁相公

愛賢論政色常温吏静庭閑道自尊夕侍 西
垣酬 聖藻晨趨 中閣代 王言笙歌綺席
紛為壽賓客雲霄盡在門淮海下交遥獻頌願
如松柏奉 明恩

韓侯廟

韓侯生長淮陰里寄食漂母人弗與塵埃假寒
無不至自古英雄如處女胷藏甲兵富萬千目
中何有惡少年低頭市上那知辱看君志略已

超然獨擄丞相能知尔三十登壇名遂起戰勝
攻取帝不如滅項王劉竟若此忿相亡因國士
亡國士一亡帝業荒千金酬食封惡少丈夫何
必為假王漢王解衣復推食待我甚厚死不易
陳兵識君無異心自是盈虛互消息功成不慕
赤松殞蒯生之言安足論里中故宅今何在河
邊漂母祠仍存至今漢史猶烈烈羨君原是人
中傑四百年來海宇清千載淮陰應廟血

病中口號十首

學道不為軀殼計諸方服餌未扶衰縱云聞悟
超生死覽鏡那堪兩鬢絲

披衣起了公家事病骨常懷報　主恩祗慮災
屯緣忝竊敢言肥遯在丘樊

獨臥空林月滿堂應門童絕病魔降予心浩浩
曾無限何處淮陽是典邦

年来喜了尚平債春夢應稀到越南生死已隨
恩愛斷猶将此意病中参

園中野花徧地開病足人扶看一廻把酒已無
知已在自将新句對花栽

官齋一卧春将莫日與羣魔作戰場煩惱也知
無實相雯時景度又清涼

日望長安使返遲傳言執政不容歸山中猿鶴
空相待　王事留人未可期

每悲孱息一支顛飲水寒温祗自知三十功名
消已盡欲歸猶有世人疑

萬艦軍儲轉　帝州一年一度一雲游那知三
月懨懨病都似禪關禁足秋

檐外鵲聲日幾廻人傳老嫗越中来鐙前刺刺
言何盡話到飄零淚滿腮

清江道院二首次中丞韓公韻

清浦平江廟深林羽士家萬竿烟翠遍何處着
繁花池閣沉秋月山亭宿暮霞坐令塵事冥那
復嘆年華

琴鶴人何在空餘駐鶴亭清池分漢水喬木迴
雲屏墻上梨初白杯前竹自青客心惟暫憩終
是嘆流萍

愛葵齋 前緫兵顧公仕臨建

昔人愛葵偏植葵春風萬艾共離離向日心存
花再發愛葵軒下一凝思

別姪生二首

人情久住應難別羡尔從僊拂袖行掩户離懷
倍惆悵況聞夜雨滴階聲

幾年學道渾無浔老覺情多重別離尔去金丹
何日就寄將一粒報相知

贈別李道人

對君忽憶十年事荏苒蹉跎白髮新君已丹成
人共慕憐予仍是昔時貧

自然亭小酌

誰言春去花俱盡亭有葵榴沼有蓮疑是小園
春獨在偶忘羈旅一欣然

寄懷天池寺山書記二首

吳門重見即相離圓頂方袍異昔時忝學幾年
應有悟好將半偈度吾癡

與尔曾將出世期空山寒月共棲遲而今南北
遥相憶猶是情塵未斷時

贈別童侍御還杭三首

雲霄龍驤飛騰近何事明時早拂衣別有玄
思身世兮知君應不戀鱸肥

弃官自豐[illegible]雲出復還莫道山中
便無事醫[illegible]

淮陽留滞[illegible]一葉輕別意自然
傷去住與[illegible]

贈別王同[illegible]二首

徐淮境接頻來往道義情深數寄將別後相思
何處是夢魂隨雁度瀟湘

湖山有約遠同眺況復驅車我向燕人意自殊
那可語異鄉分手益凄然

山東羣盜勞紆策新命麻陽鎮百蠻共說君
才今吉甫羅兵應閉玉門關

與司徒韓公泛舟城南次韻

一曲清歌酒半酣薰風吹棹轉城南池菱郊樹
含離思佳句無將待月探

水月寺改為忠孝祠次韓司徒韻

城邊古寺作新祠樹隱谿迴客少知水月尚存僧已盡惟將忠孝繫人思

南樓奉餞南司徒韓公辱倡佳篇次韻贈答時予亦將北上

卧病經春暑復秋暫因公駕一登樓夕陽城郭丹虹没暑雨池塘綠樹稠銀燭青尊那語別江雲燕月幾看愁　廟廊霖雨蒼生望回首淮陽是舊遊

有所思

一病春徂夏那堪別所親蕭蕭今夜雨䆗䆗異鄉身雲杳書難寄情存夢亦頻非無言笑者不是意中人

祐民觀九日酬劉戶部見訪韻

秋來政冗塵盈抱偶挹清芬一灑然多病每慚時誤用停車何事尔相憐黃花忽訝逢佳節瑤舘聊將供野筵無那紛紛仍繫累縱令脫去亦衰年

鄒縣道中示舍姪

阿舍小姪子隨我燕都還為道風塵惡遙指滄洲間欣然感素心廓尔開離顏他佪　恩闕戀祇覺拂衣難

病中夜坐

敘榻蕭然偶息塵孤鐙明暗坐相親還思山閣禪棲夕不謂天涯一病身

天津舘卧病柬京中諸友

結髮至今官辛苦三十餘累疏辭微秩立身本

迂踈領節復三載馳走無暫紓孱質那堪此分當犬馬如出城猶脫負逐我并州居衡寒搆新疾一卧滄海壖辟穀絕饔飧伏枕但欷歔百事俱廢置如彼庭中樗穉綬無今日毋危檢藥書涸鱗縱得水圉圉將焉舒恩愛時見嬰道阻還自祛生死尚皆遺是非復何拘所憂在　王事明春理茲初臥曠千里外逝日不我需情好且勿道君當念邦儲豈無賢與達而以慫困予

憶子四首

毘陵攜汝從師日常布蕭然意味嘉三載漕樞
成庄事袛應添得夢中華
朝游湖寺攜俱往夕返西園共討論若使悠悠
堪卒歲未云曠逸負　明恩
汝因婚娶向明州漂泊天涯結百憂千里相思
空極目託書魚雁亦沈浮
乍辭膝下吾憂汝少小還家自立初越客每来
頻問訊佳聲日至旅懷舒

愁二首

去年臘日愁盈室今日逢看滿地愁若使趨前
仍容答袛應與尔共悠悠
愁来如織去還無来去因窺心地初吾體本空
那可染湯將尔我太分疎

寄内四首

常年病日深憐汝竟日忘眠湯藥勞伏枕異鄉
誰與伴寒螿無焰朔風號
童時與尔聯姻久薄宦同游三十年別後飄零
千里外孱軀難料定生旋
鄉閭娶婦喧闐夕正我孤懷悄悄時譏笑滿堂
知憶否天涯排悶一裁詩
蚤經病患心存道每欲遺家事遠游雖逐世緣
常不易故嬰多病稍忘憂

過東阿喜張秋嚴水部遠至問勞詩以謝之

別君荊門道重會東山阿別時初履霜堅冰今
滿河微勞不自慎積困成沈痾銜寒枉遠駕攜
觴列清歌眷眷此交情一顧豈在多

贈鞏鷗江

憑君華庄識吾容鬢漸皤然一老翁我自有真
君識否盛衰不與四時同

江南道中

解印歸来忽斷緣江南春色復依然芳郊梔李
連鄉國綠野桑麻傍客船雲裏松關經舊履山
中野衲話當年悠悠性本成多病暫遠風塵意
自便

天津館卧疾示掾人張忠

風寒孤枕天涯日耿耿予心那可論不是維摩緣示疾稍欣談對遣黃昏

示崔應 亦天津部侍疾者

淮揚留滯三年後歸去秋霜兩鬢侵聚散哀榮何足問殷勤感汝歲寒心

題童侍御湖邊草堂 時自淮初歸

背郭紅塵隔臨湖画舫環曉風清吹發莫雨醉歌還喧寂心因悟迂遲地自閒窗知淮上客同此卧花間

應磬山房對雨二首 山房在郭先祖墓側

山中方息駕一雨阻幽居靄靄烟光莫欣欣草木舒坐深心愈寂景換意俱殊扶老詎非計況茲哀病餘

一還棄梓郡窈窕憶山行坐對松巒雨孤傷游子情煙嵐忽變夕水石自成聲辭禄元耽寂那為俗所縈

山中歸

一宿青山促櫂歸初晴草木曉暉暉不分淋景三春盡卻憶幽期百事違夾路鳥聲清俗韻層林芳氣濯塵衣瞻雲已仕誅茅計長夏寥寥獨掩扉

清道觀感懷

綠樹陰陰石磴遙碧岑丹宇倚青霄廿年不到歸何晚一月初晴雨復飄薜荔門深窺洞府竹松風度訝僊韶客懷幽勝偏多感不盡江聲伴寂寥

宿慈谿陳氏經堂

何處聞經梵雲林處士堂谿迴紆带竹逕遠窈通房山鳥分禪食江龍護法航雨深因息駕行道共焚香

梁湖夜發

溽暑江邨積雨收蛙聲兩岸送行舟客身漂泊曾無定明日愁眠吴地樓

山陰道中

偶喜新晴汎越船出門梅雨復緜緜折腰蓬底殊忘瘁擬脫樊籠返自然

己酉歲五月廿二日同男盛二夜渡錢唐時久雨水汎舟不利涉

洪波浩浩那堪渡昏黑相將冒險行豈謂委生方是達但看吾履向來平

送甥毛經世往金陵二首

三十風塵吾易老往來維護尒稱賢秦淮行欲從之去病足蹣跚未可前

令祖昔年為五馬而翁讀易老青衿古來祿仕皆關析毋墜家聲慎尒心

過雁迎寺贈住持僧

寶峰逝後叢林替殿火臺荒谷鳥啼不謂求泉寫經者道風繼席老山西

柬譚少參

鴻雁毋勞徵省訊煙霞一卧竹房深故交多病蹤應盡誰復悠悠寄此心

柬答馬石渚方伯

衰年一搆疾形神索然殊解印還明郡親朋亦因蹤投迹來山中但與木石居有懷藏垣客契闊今何如顧勤垂問意頓令沈抱豁崇要自多政詎復存遐隅是以君子交悠悠靡終初相思不相見因風致尺書量力避城府豈為形迹拘況當趨曠秩馬能安一區

題僧瑞雲扇景

人間名利俱塵土出世高僧亦染衣紅葉青山谿閣上蕭條誰向此中歸

報先寺逢德圓

無聞弟子老頭陀辛苦叢林髮盡皤嗟我風塵形亦老幾迴辭祿竟蹉跎

贈性天行者

少小出家應有悟往來役役若為忙在緣學佛先忘我隨處勤勞是道場

七月六日余自四明來與沈青門童南衡陳子開謙坐吳壻子旬宅自晨至夕子開放歌故情欣洽各詠一首分韻得此

新秋晨氣爽少坐覺炎生散髮忘賓禮高歌洽故情流雲度微雨涼月吐初更茲會百年幾因

嗟水上萍

登大石山偶憶石川公語奇勝宛然喜而賦此

昔逢石川老語我大石奇今日登臨處穿雲路更危飛梁橫洞口迴壁俯湖湄坐愛空中閣高棲歲月遲

宿天池山

病偕雲中卧天開山上池諸峰臨水淨片月出林遲古院秋逾寂高緇故所知自當長此隱那復別為思

夜宿毘陵聞輓舟聲有感

歲漕萬艦涉關河險阻身親勞慮多今日毘陵成病卧不堪夜聽輓舟歌

九日過招隱寺逢定菴上人

抱瘵思山隱行逢招隱寺崇巘嘉樹蒼層阿香閣被坐甜泉上亭冷冷說吾志幽磴入秋雲四垠周一視天風吹我襟煩憂忽如弃皛皛練湖明浩浩長江逝緣厓歩紆迴歷洞窺奇跕時陟昭明臺猶存讀書字況值登高節游盤不知遲釋子武林舊為言山中事在昔戴顒宅虎靡泉呈瑞開刱逾千載廢興不能記埽榻留殷勤顧為簪組繫猶懷捨宅人深悟已忘自

春日病懷寓金陵作

春寒欺病質三月被重裘躍馬思年少看花益旅愁事從前臘廢替向幾時揆寂莫誰相問傷心淚欲流

贈吉牧雲

三晉家何在問居金馬門五侯延士少數口向誰存賣藥朝依市垂帷夕灌園還將萍水意與尓醉芳尊

壽李中丞封君八十

豐城李翁年八十顏如嬰童眼如碧問君內養祕何方世間萬事吾不迫得失君平豈假占長安杜甫知如奕更無俗意擾公私惟有詩人數朝夕湖上行歌風日清眼前自覺塵凡隔兒孫四十羅堂前濟濟稱觴色常懌中丞迎養發棲

船故里端居報書尺尔將五鼎榮言孝我於百福損為益但使親親奉　聖明何必朝朝侍吾側中丞捧書意若遠復見翁心喜仍斸斑衣起舞天邊雲視借諸御星斗文古來養親貴養志潦倒承顏何足云

送祠部章郎中公事還明

二月江城氣尚遲枇花初蕊柳初絲一官異事同羈旅多病經年惜別離閭里交情今更稔風雲偃駕祗難隨與君攜手知何日越水吳山入

夢思

送姚郎中僉憲四川由浙之任

鄉里衣冠集舊京喜瞻風度結同盟花明鷹眼文爭艷水淨巴江政與清鶺鴒河橋春滿道蕭蕭林雨夜還聲病懷愁極翻成詠一片歸心逐去旌

與余子奇話舊　余善丹青

江淮一別看猶昨　帝里重逢鬢各斑數載驅馳身覺病幾迴悲歎世多艱寄懷湖海浮沈外揮顇谿山遠近間知尔雲蹤無所繫暫憑尊酒共開顏

贈吳芝山

年來多病少逢迎到處看詩識尔名混迹每為朝市隱言交不擇縉紳榮鬚眉早見雪霜色吟咏時聞金石聲來往風塵何所礙右丞已老悟無生

不寐

山館淒涼客舊京孤眠中夜覺寒生故園千里

魚鴻絕腸斷西林風雨聲

金陵客舍與劉窦山話舊二首

錢唐秋夕河邊宅明月梅花調益奇萍跡幾還俱蝶夢相逢猶誦別時詩

道人自昔多山隱嵓路相看盡染塵少小遨遊今白首憐君猶是本來真

別柴允中三首

人情應與道相違來往憧憧已覺非歸去閒關交欲絕惟留一櫂訪玄暉

識君已在十年前野鶴孤雲興灑然珎重秣陵
聯榻意豈將蓮跡滯塵緣
詩篇但可消長日據德依仁始一游畫說功無
先後際子歸好向自心求

別何吉陽考功

風塵燕邸初逢日岀路多岐歎忽違尊酒細論
情更切扁舟此別會應稀天邊誰共吟秋夕松
下那堪對月輝鄒魯寥寥千載後知君振古欲
傳衣

別劉初泉掌科

問訊都門乘死日重逢已是復生時紛紛岀處
觀應盡窮窮深心悟豈知抱病欲投三竺老識
君猶恨十年遲驚秋一葉偏傷別鴻雁空勞寄
海涯

別何大叙儀部

春巷勞君數駐車蕭然一榻病方初愁邊那有
還顏術架上空餘繕性書已識玄思瀛海遠更
看宦況野雲疎相從脫屣知何日別去山中閉

舊廬

得告東還宿弘濟寺有懷城中諸友

經年臥病乞身歸出部分林塵事違向夕暫投
江上寺觀潮猶啟月中扉寒匡釣石花陰靜秋
水長空野色微窮坐忽思朋舊隔不知清露濕
征衣

燕子磯作

燕子磯前風滿臺倦飛高鳥識歸來波漂雲影
江心度颿帶山光寺外廻病足倩扶將弱息衰

顏難駐付金罍鄉關日莫猶堪指北極　思深
首重回

中秋夕歸舟對月

臥久遲京報歸倏中秋夕涼煙新雨霽爽與陰
雲釋短吹舟尚移遠鐘景方窮緣匡樹湛陰深
坐露凝憤家近思轉勤朋違脏欲昔念獨抱痾
還吾生此行息耿耿忽不寐良宵況當惜

贈崇明尹道與

賢才屢不偶雅志在滄洲忽試崇明令欣然航

原缺

玩鹿亭稿卷之二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詩

病歸

病歸因浮遠氛塵稍喜清明氣若神幻體有生唯辯智閒情無着見天真束身禮樂應終弃消日詩書偶一親謝客閉門非傲世支離已是背昔人

臘月十二日将往荆谿至錫山阻凍已而復往風日和霽因喜賦此

荆谿舊隱處懷戀數年心祗為氷河阻那愁霜霰侵東風回短櫂晴日滿前林去住唯關志玄探自此深

靈巖寺 即吴王館娃宮

歌舞易消歇千秋一寺存日斜寒塔影僧閉薜蘿門

送錢道士天池山入關四偈

投佛圖中士懸壺市上人本来唯一事祗用見吾真

紛紛異趣向如尔信心希了此無餘義應看選佛歸

一心重成道為尔苦寒行自度須今日毋令負此生

人皆憎汝行我獨識其心好向巖扉下緜緜寳寸陰

天池山雪後歸途有感

山中三日雪樵徑已先開豈瑞秋仍遠陽春何日回

南濠寄居言志

吳門避跡掩郊扉衰柳寒唐客到希鏡裏青絲愁盡變人間白日病長違蕭條祗擬填溝壑嬾惕誰能計是非旅況自隨禪味淡佛龕燈火夜相依

春日過百花菴

古院百花裏城中唯此林亭寒頻卧病春盡孫

追尋芳氣浮禪榻野禽喧夕陰湯將游遼意忽
易開關心
元夕觀鐙偶成
元宵攜叟兼將子鐙下羣行聚渡分雜沓互看
人侶蟻喧闐猶見氣成雲興來月色忘人困歸
去鐘聲徹曉聞過眼繁華無駐景閒庭湯誦五
千文
題僧一舟卷
大道還將法諭舟不登彼岸未應休如今多少

操舟者祗是悠悠苦海游
題嘉興本覺寺雲間卷
曾聞檇李雲間老郡守公餘日與游前輩風流
無復見荒臺廢宇自春秋
題嘉興水西寺蹟 寺乃唐宣帝建有遺像
諸山興廢頻求偈謂我如來弟子身殿火尚存
唐帝像至今猶作勸緣人
舟中睡起偶成憶于盛一盛二
自昔心貪佛違家意灑然投閒今一載爲客已
三旋窈窈途中思搖搖吳下船夢回憐二子預
異道應傳
初夏自姑蘇返櫂過嘉禾宿萬壽山作
游興隨緣變歸颿信晚風樹陰沈水碧霞彩散
波紅落日城初背前邨寺忽逢吾心忘猒悅莫
許屢西東
酬董太史見訪不遇次韻
都門一別後雲樹靄重重僊館詞成綺沙隄馬
似龍獨憐多病客幾到兩高峰采藥歸迎晚空

尋來徑松
夏日飲許員外山亭即景三首
一亭梧竹裏迥出市塵間石逕緣蘿入江峰對
座閒海雲朝數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
君嬾閉關
豈謂池臺上蹊迴渡峽亭江環城外練山列越
中屏酌酒花同醉彈琴鶴共聽主人應戀此不
貴昂奚銘
梧楹俯奇曠洞壑入庭登峰閒戍樓起林連雉

堞平翠煙巖閣靄紅日海門生景絶恣臨賞兹
亭不可名
夏日同許員外琴士周桐菴憇李氏郊居
一曲芳唐外清風满古林夏英偏爍日径竹自
交陰暑向幰櫳斷塵從澗叙沈閒邀二三友緩
坐聽鳴琴
夏日同楊水部飲李氏卧雲樓喜黄陸二
生偶至歌咏及夕
亦知衰鬢短強逐少年歡淵景盈堪送愁懷但

覺寛清歌消永日緑酹伴幽蘭童冠非真樂胃
然應不歎
湖上汎舟感懷
道人睡起心無事小艇城邊汎午風一望湖光
山色裏幾重春樹夕煙中乞身歸隱寍非主多
病棲遲漸佐翁林與蘇隄倶往迹僧来何事更
談空
仲夏夜坐
五月金未伏朱氣何太炎更闌人尚語坐久夜

虚幨幸與簿書遠兼無車馬淹還冊如可學竆
暑詎為嫌
伏日夜坐
風徹庭樹静星寄火雲開入夜炎仍熾経旬雨
不来稍行猶喘息欲卧轉佻佪自覺逢多難衰
頹老更催
月中偕友訪楊水部留宴容閒閣
僊人樓閣俯郊川月色花陰启夕筵檐外數峰
煙漠漠鷗邊幾樹柳翩翩高情倍飲歡尤劇野

客忘憂思入玄更有清音澄玉宇只疑夢到九
華天
東方道人久為舟隱浪跡江湖行無定止
寒暑結制山中予見而愛之因與訂盟云
期君相逐野雲閒半寄孤蓬半住山霜到草堂
寒獨閉香生蓮浦暑應還行無程計心常静事
與塵違意不關佳興四時堪共樂何如風詠舞
雩間
湖上病居喜周桐菴携琴遠至

閒居正憶陽春曲何意攜琴千里来湖上州堂明月夜花前蘭酹碧荷杯舊游隔歲曾無信孤緒逢君但有哀一病閉關交欲絶衡扉那復為誰開

病歸西谿山中湯述先墓在上

豈如陶令憂三徑幾省雲封滿薜蘿抱病却嬾辭禄晚入山猶猒識僧多蟬聲兩樹驚年謝心緒千般柰老何安得盡排人世事白雲流水和樵歌

送聞它泉之欽州

去年京邸為君别今日江頭復送君官舸霜前随雁發客身嶺外更誰羣猨聲斷處聞蠻語草色青時入瘴雲忠信干城堪自衛不須三尺淨妖氛

武林病居寄荅唐荆川太史二首

病歸辭禄家無計老去貧閒子析居賔客到門常不接詩書乘興獨難除已知攝養形終減稍悟浮虛意覺舒為問荆谿唐太史道心病後更何如

十年學道渾曾悟遇景還迷却未曾身事欲酬翻不了道心将覓轉難憑故人同病誰堪語末行無矜衆所憎汩汩流光知不返舊盟空復憶山僧

夜坐寶林塔與周訥谿掌科話别

金陵小院相過日擁褐連宵坐歲寒幾遍升沈頭共白五年縲絏語猶酸湖中漁火明寒水檻外空煙滿夕巒千里遠来今復去别君惟有淚湯湯

送童侍御至廣東

湖山有約同為隱何事孤舟萬里行奉誦祗承君示譴携家無就禄資生峽江山月随驅駛梅嶺僊舵帶雪明相送離懷無濵遠亦知不久待持衡

送劉望洋之南華

幾年每仮南華夢緣有曹谿一水通料得君游非浪跡好傳心印到吳中

聞王龍谿書樓被火有懷

廿載聞論道能令瞶者興書焚因絕學苑廢少延朋已悟成為壞還觀損是增紛紛門下士於此得師承

憶子來章二首時赴餘杭考試聞被主司嚴譴

聞汝身遭譴何由見汝身步庭愁對月望信夜難晨訓誡將無甚詩書詎用陳悔來那可及憂憊病應新

斂迹來歸息衡茅多閉關人隨時見背身與辱相安祿弃家無養門衰子共難病眠唯益苦歎枕淚頻團

撥悶

閉門耽著述盛暑卷常開自是支離者偏為歲月衰詠歌聊遣興景物嬾登臺困守元吾事窎傷異患來

重宴楊水部客閒閣

涼暄雖異序煙月共斯樓又覺一年謝安憐兩度游行雲仍駐曲寄柳更移舟留客何須醉忘情但狎鷗

送劉少府之鎮江

六年佐杭郡唯飲吳山泉髮為憂民白心因敬事縣蟬風揚庾頌江月照離筵幾許徒攀卧金焦已待賢

題柯亭傘笠卷為楊南泉作時李嶠嶼有斛笠甚奇南泉以一局博之故名

野翁爭席罷詞客勝棋還舞笠秋陽下思漁煙

水閒興來仍裂足身退更藏蹤安石何須慕桐江若可班

宿吳山雲窩贈鄭滇僊

結屋依山洞開廚近石泉拄瓢聊出岳揮額即成僊榻許詩人借方從道士傳欲知丹訣候明月幾迴圓

九月六日湖上同沈青門許茗山茅鹿門許石屋諸友宴集分韻得風字

已近登高節清尊雅席同未須吟待菊祇愛醉

乘風餘綠連隄密幽芳照水紅自慙衰廢者叨
宴墨卿中

九日同沈青門劉望洋董南衡楊南泉姜對洋諸友登吳山吳天閣既而朋舊沓至列坐庭隂分製得五言律一首

偃閣雲崖迥清秋岆共臨江山時極目散逸識同心野席紛平薦斜光明近林嘉朋元不約觴酌湯相尋

題王大巡雲竹卷

片片自無心蕭蕭滿故林祗緣虛是質不礙出為霖結幄虹初變棲枝鳳一吟毋勞歸夢到披卷足幽尋

贈王西石户部

山中方一遇歡洽若平生論世衰先老憂時志甲兵玄空諸士蘊諾視百金輕别去頻相戀猶為入道盟

登太虛樓一首為孫環山太守作

漫攪人寰裏凌朓岆縱觀使君元有道黎庶許同歡危檻雙峰並西湖一曲看吾將乘鶴背萬里御風搏

宿應碞山樓

窈窕著霞裏登樓愛隱居水聲孤枕近山色四匈虛林静朝看廒心閒夜對書獨將耽寂意覺與世情踈

送高南洲行取北上

冈羅紛俊彦雅志不如君共有飛騰慶應將獻納聞琴尊移海月車馬入燕雲清禁踈鐘晚玄

機詎可云

會川龍泉閣為戴静山翁賦

幽閣横谿迥軒匈騁望賒遠山浮灝氣寒樹發瑶華鄉膾供賓饌川流擁釣槎相留無復去城市總如麻

除夕宴鄰宅

弱冠辭鄉早并州久滞身乍歸翻作客欲别更相親臘向宵分盡春隨曉霧新寒暄君莫問千里尚為鄰

新正登阿育王寺四首

避喧来海嶠元日坐禪林自笑身逃影還將景易心寒流春雪化疊翠暮烟深幽寂非人境應無積俗侵

山中無節序新歲不聞喧步叙遵樵徑同僧叩竹門杳盤供野蔌晚磬諷空言卻憶閻浮界酬歌景正蘇

坐觀山色好忽斷世間緣欣獸知情轉寒暄與運遷金沙明寶地玉几淨慈筵說法元無二松

聲秘已宣

攀蘿登上塔絕頂見蛟川杯土三山小叢隕萬室連遐觀隨所履色界本無邊欲識元來面因僧一問禪

荻洲詩為張德馨姊丈作

荻江廻曲處州閣一洲間雁宿時來去潮留日往還秋風吹葉老夜月映花閒自歎風塵久因君戀故山

元夕祖關獨坐

城市觀鐙罷仍還郊外居春卑林木變野興酒朋疎茹菜分僧供臨軒閱道書笙歌何處沸喧寂坎中殊

元夕後宿應磐山莊

幾宵鐙下醉暫向隴頭醒隔歲梅猶白經春竹更青就雲移石榻迎日啟山扃入郡非吾好塵勞鬢易星

戲贈蕭復初

文武時兼重君家奕世榮子為百夫長父作一

書生已識懷珠玉還看富甲兵毋嗟久留滯志在定應亨

壽樂亭詩為戴靜山翁賦

一亭深院裏別自有山川疊石松生嶠開池地道泉天光斟上户春色每增年幽勝心俱遠朱輪何處邊

還明家宴郎席偶成

三十功名如轉眼歸来已是丈人行持觴為壽紛成叙擊筑高歌笑滿堂病裏臞顏吾獨老鐙

前情話夜無長翻思親在歡承日心緒微微忽
自傷

壽會川戴静山太守八十

八旬林下人間少况復優游三十年興寄煙霞常避俗手栽梧栢盡參天壽如令德應齊嶽道與流光併在川湯集耆英追往蹟看君已是地行僊

送孫槐谿太守考績北上

閭里謳歌偉績彰廟廊側席待明揚緣經飾律存吾道抑暴康民視彼莠政劌定心同碧水畫開清詠滿黄堂光輝别後何能覩蔽芾庭前有召棠

前川詩為趙掌教賦

江夏何年移劒在兹臨樊㳙浒泝湍水聲三峽通朝莫樹色千崖自歲寒吾道早開同此逝明時應辟且投竿傳經多士無殊義洙泗還將一派觀

壽薛雲卅六十

與君三十年相友意與于今緬未更世上重逢生甲子林間還訂晚交盟繁霜不染閒人鬢明月常怡逸客情歲歲流光知不老悟来自性已丹成

自明初還避客潜過石屋山亭訪主人不遇見其二子詩以代刺

不到此亭久因君憶此亭出門忘宿戒看竹坐深垌雜槿經春長巖花向日馨主人何必遇雛鳳正傳經

過明真宮滄然道士故居

一試人間味榮枯總澹然狀身還羽化住世已胎僊壁上塵封塵鑪中篆息煙因經下榻處默默憶當年

過乕跑寺有感

果師還化後上首鑑傳鐙厨有經年粟堂無一宿僧高山懷舊隱喬木想餘馨紺宇成煇映惟應慰覺靈

夏日宿陳青芝孤山湖閣

故人湖閣敞邀我散炎襟荷氣隨風入橙陰覆
院深相忘因信宿放逸莫高吟自媿非僊客孤
君問道心

午日汎湖

端陽重載西湖酒山色依然侶去年隄上兩行
桃柳密湖邊一望苑臺連競將歌管娛佳節自
折菖蒲插野筵病質強支同蚪醉不勝歸思夕
陽前

題楊水部五十壽卷

金冠羽扇容閒閣盡道蓬萊境裏僊尊酒海邀
明月飲竹林還伴白雲眠榮名已覺俱成夢山
水常親獨有緣不用知非求妙道地偏心遠自
長年

瑪瑙山樓晚眺為楊水部作

江作長渠湖作池遠山如黛越中佳晚晴今日
山樓景侶與容閒閣更奇

踰歟

汝類千萬億豈能盡飽血何不安草萊依棲以
永月

六月廿四日

六月令當廿四日先公海上射龍時點夷屏迹
滄波淨近說揚帆徧海涯

陳氏湖居避暑

一片湖光淨野扉經旬避暑竟忘歸晚來松下
貪涼坐十里荷香透葛衣

聞海警有感二十首

掃穴焚舟稱偉績鑿山填海亦弘勲可憐憂憤

身空殞兩浙何人一念君
百年滄海曾何寇防杜多應失漸微安得東南
還沈瀚但持三尺息兵機
屠城掠邑臨關急載酒輸糧饋轉頻黨與紛紛
今滿省豈無見悼漢朝臣
小人得志知無止防守朝朝幾得休兵力久來
應自斃誰將為 國一更謀
稱王恶逆滔天甚聲罪如何杳不聞遂使邊臣
甘稽首不知順逆若為分

既名為敵天難共詎有紛然復往来法冈漸疎
人漸玩失今不救勢難廻
海上只今非二賊更誰欺隱復言倭豈無智者
能窺汝至使飛揚黨漸多
有瀍不行何自為本来謀國是謀身既居天職
司民命忍見推戕一體人
生浦潮廻海氣腥流屍塞岸盡殘形行人掩淚
何須問况是愁中可忍聽
古人利什不變瀍　聖祖宏猷遠慮存海市誰

將倡峡議祉應流禍毒中原
奏請中丞幾日廻應掄破賊濟時才浙中士馬
無增數旌節唯添一將来
黠虜入邊稱百萬今年来候更先秋誰能持瀍
清東海稍釋　君王南顧憂
動言擒黨為招夥今日屠殘誰激之逆黨不擒
從恣夢不知何日是休時
銅錢為銃鉛為彈關市無譏只恁行若今束手
甘資敵何用徵兵議結營

舟師擅廢言無事弛禁三年釀所成今日豈應
猶隱蔽可怜誤　國誤蒼生
秦璠王艮吳中亂跳踉那聞破一城聲討羽書
馳満道固應不久奏昇平
遊天枝蔓從根長根若不除蔓豈除稍去輒言
為賊遁復来城邑應丘墟
首逆不名今淂志吳衢宿寇日聞帰不知苦諱
緣何事當局無人早悟非
風煙若此稱良賈市稚登城更備誰勾引既多

焉用守千尋鐵鎖亦何為
有賊不擒擒且縱朝来鼓角又東征積薪厝火
宵頻沃杯水兒童識不勝

伏日避暑湖寺聞海賊闌台州作

今宵炎太劇池館緼如蒸雹掣雷無迅雲垂雨
侶凝清塵思借扇抱病久依僧滄海何時晏偃
槎我欲乘

輓楊南泉

来往交方密山林趣正長那知寺中會忽報別

来亡饋藥嗟無及觀詩祇重傷哀哀雙令子堪
作九泉光

輓沈兩湖

憶作清江尹徇民百慮違惟将素履往不問世
情非好學多辭席買書常典衣遺囊不盈菓賔
客慟靈幃

病久不出偶與軍門論海防有作

海上日多盜屠殘真可傷偶登公府步誤落是
非場抱疾憂偏積逢人說更長山中歸舊隱庭

竹對蒼蒼

壬子秋登許氏樓觀諸士入試

白露初零秋氣澂高樓臨望喜賔興月宮已見
千鐙聚桂窟誰持一介升題柱橋邊迎駟馬乗
風霄外化鵾鵬大夫奮起元何為斯道康時待
尔弘

冬日同諸友餞童南衡之南都

深山寒雨積遠出為情親兹别社中友誰同白
下春弦歌歇永夕雲樹悵離津君去無知己林

扉一病身

報先寺鑄大銅佛書以一偈

大六金身合下成本来無減亦無增豈知佛亦
由人做擬見紅蓮脚下生

冬夜坐蔡可泉中丞舟中話別

山寺僧同宿雲霄客盡疎獨将剡谿櫂為得故
人書剪燭寒宵短停雲積抱舒相忘知道在復
別意何如

雪中登上寺聽祇園濚主講経

岩寒何用避冒雪上方行淨界天花滿空林玉
樹明忘言迷有象聞瀨悟無生攀陟胡為累吾
身自可輕

次吞火燹峰玉潭僊院韻

僊院偏承雨露多步虛遙夜静鳴珂當年玄榻
曾三宿何日扁舟更一過月印玉潭知見道風
生龍洞獨高歌齋居長祝　天王壽海晏河清
水不波（每逢聖誕設醮奏聞故云）

次韻贈楊道人

少小辭家事遠游諸方何處覓丹丘天涯自有
還鄉路珍重臨岐着兩眸

許石屋秋卿有婢名雪梅性不茹葷善煮
雪茶今已物故感傷成詠偶為次韻

美人不茹人間物清味悠然況雪茶石舄尚遺
無宿火閒庭空見落瓊花

元夕自山寺入城散步遇沈青門張中山
劉望洋諸友

新正七日雪元夕月偏明即此人間景誰無鐙

下行路多朋舊遇步逐管絃輕何侶棲山寺寥
寥負此生

春雨有懷許石屋

江城春雨氣如秋樹色籠煙洞壑幽卷幔乍看
新燕入玉人相並倚山樓

湖寺贈弥峰禅師

有道者無我偏為衆所依盧能充碓主拾得作
廚師淨意消三業焚香禮六時龍華今幾會九
品細蓮池

奠春集石屋山亭餞別許茗山憲副之粵

春亭今日會猶及牡丹芳遠見江流急愁催去
櫂忙文星光異域霜節失炎方為念里中社蕭
疎望獨長

湖嶠州堂宴集分韻得成字時茗山有粵
南之行因寓別懷

城邊高館修文約牆上湖山入座明近寺樓臺
臨鏡出遠船簫鼓向天行毋寬禮數憐予病茗山屢顧不答故云欲別遲留識尓情萬里王程看獨去

不勝離思句難成

戲東王冉山

美人一遇桃源後樹合雲封路忽迷借問誰將
春色去武陵無處聽鶯啼

赭山戰後作 時用僧兵取勝

一夜風煙傳警急曉扶病骨強臨戎山中鐘粥
供兵食架上詩書易塞弓畊鑿于今那識陣趾
梁使尓獨稱雄最憐子壻能忠戰不道緇衣也
報功

又

冦盜紛紛徧海濱赭山一戰肖尤鄰誰知今日焦頭客元是當年獻策人

賀楊司訓連得二子（楊湖廣人）

庭前桃李爭春麗階下芝蘭向晩生千載斯文知共洲一經家學待人鳴淵源洛水應分楚艸木眉山盡遜榮昨夜步𨍏時倚杖文星遙傍女牛明

哭壻吳子旬二首

靈幃寂寂誰爲守毋哭妻啼病兩牀毋一登堂腸欲絶可憐處處共悲傷

人言一死堪酬國憶爾忠懷志獨真大義不明無定是相逢誰不解全身

閔黎吟三首（有引）

浙參政平崖錢公出按四明會予於舟中談及征黎事悲動顏色且示以閔黎諸詠惻然傷懐因而有作

地何產柟與速吾何畜豕與犢豕犢盈盤吏反嗔柟速窮年采不足但頭黃金滿粵南寧使黎田不盈粟粵南金多吏不索黎田粟少人未哭刺箭爲約安得銷（黎人借錢無約刺箭記之）歳歳生當剝吾肉負戈因拚一命償嗟嗟黎人誰爾牧 皇章惠爾非爾毒

二

虎兕来猶可奔狼師一来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人鵰勦只一郤鵰勦功成賞不厚大征瘡于還鹰孫殺一不辜尚勿爲何況萬骨多寃

浼頭君爵賞毋苟貪但以三槐植爾門

三

鑿而飲畊而食撫黎何事来相逼（舊設有撫黎老人）瘡牛可畊豈不惜薑水那堪呑滿臆（撫黎通黎人之財則以盖）（水灌之）遥明鐙火忽驚疑一望旌旗我心惻（撫黎至黎）（則明鐙旗以往）（楊）羣黎艸木豈有知貪吏朘削無窮息攻掠犯順誰所爲撫黎毒黎還毒 國南征稍喜平崖公殲掃惟悲不爲德

送法光弟子還普陀山因簡瀕光

佛光何廣大夷賊亦來親為緩王師令將全苦
行人遠峰嚴列戟環海細迷津擒縛自為計慈
悲是小仁

與法光汎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

月湖同蕩槳相對各生悲百死何須問重逢轉
覺疑禪心元不二幻體豈無知冥寞殘生在焚
修更有期

冬日偕友游金峩寺

逢君每道金峩勝況與山僧隔歲盟霜葉未零

秋色在凍雲猶合莫煙生禪宮遙向層巒上竹
徑紆從曲澗行夜靜堂深同對酒故園朋舊有
餘情

游金峩歸途中作

入寺連陰晦初晴氣轉寒偶然游興盡不顧散
衷單夾路山開畫維舟水急灘州堂看不遠雞
黍且同飧

祖關夜坐簡倪生

別尔惟孤坐共如夜雨何自從禪學久應慣寐
寥多惜福頻辭席思漁欲理箕不嫌貧薄味衡
温好來過

酌酒與倪生

故里逢吾子高歌百慮輕少年誰不愛衰歲轉
多情從獵心應怯忘機酒共傾餘生何足問對
尔欲逃名

郊居留客

歎息江郊久閒來悟百非氣衰於事怯理妙向
心微雪至先飛霰煙生欲輓暉此生寧復幾聚

樂莫言歸

居明歲莫偶成

居家猶作客俗慮不相關歲事從兒辦圍棋對
客閒一年今又度兩鬢早成斑騰化知無術金
丹尚可還

贈曾龍山行取北上

三年仁績誰將述但見人同皡皡春士不苟狗
為若德政惟平易近斯民每嫌案牘妨經籍試
撿行囊只舊貧此去省垣堪吏隱謗揺玉佩致

經綸

賀張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次豈南禺韻

寒宵方慶歲初更又報庭蘭一度增萬事而今於丘足一經堪付待較騰桃筵讌笑元雙喜名閬圭璋此再興黒鬢翁心歡更劇自裁紅錦與為襉

又次周莓厓參政韻

共識君懷濟丘才門庭佳氣逐春回已窺令子非凡器會有文孫接武來柏酒滿巵還暢飲瑤篇對客屢賡哉從今身外無餘累報　國忠懷益壯哉

次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志喜韻

鴻鈞大地啟三陽更詡君家有異光天上麐兒誰抱送夜來熊夢是禎祥芝園宿植雲霄種香閣新裁錦繡裳五十為翁非不早況看勳業與時芳

人日同諸友集全九山太史宅對雪

冬盡絕微霰春來五出霏絪言非瑞氣猶喜燿晴暉鄰酒釀初談佳朋賞不違自今寒意少不醉莫言歸

春日過延慶寺格上人房

古寺城隅近春風短棹游水環多看舫地窄各為樓故友悲丘㝢（詩僧亞雪川今已物故）新詩見尔優老懷思借榻欽息與吟謳

春日飲陸氏延碧亭

巷僻門深春自好孤亭叢卉向湖開綠楊西圻官驛度碧水南橋客舫來逸叟閒情呼對奕主人佳興勸銜杯賞心偏覺傷心處荏苒韶光去不回

春日過白石山人幽居

幽人深巷居閉戶少迎將外屏縣名書前除列羣芳雙桂蔭檐端清陰常滿堂紅杏帶春色一枝出鄰牆惟有三尺童烹茶與焚香坐來忽移時不覺心清涼時取壁上琴為我鳴琳瑯庭月為之白子夜為之長人間那得此疑是費長房欲別猶徘徊花露沾衣裳

清明日山行偶成

春来城市無停轍毋憶山中自在行但覺松深無俗韻不因花路减游情野禽悦客聲相和流水隨人步與軽一滴豈沿泉下土翻嗟不欲負平生

次荅舒黎洲見招韻

大士偏多混世塵中懷妙悟豈同人最憐兢物消閑語（黎洲嘗與物兢問之如何日消閑故云）便是通玄了道因舉世有成皆夢幻本来無得但真淳看君自識

潛龍理整向荆榛寄此身

莫春同東沙少司馬宿陸氏山莊時亭前牡丹乍開

山亭春乍煗一夜牡丹開但辦芳尊賞無煩羯鼓催日暄頹並醉風過翠翻回城邑雖俱發幽偏不共推

莫春過二都毋家與諸兄弟宴聚

連宵兄弟相歡會重我依依桑梓情世上浮名誰復戀花間幽徑幾同行谿添新水堪垂釣雨

足深疇欲並畊四十年来成庄事豈堪白髮數迴生

雲龍艸堂聞報復起時對江山不覺依戀因而有作二首

已定幽棲計山樓傍水成扶藤辟欲挂種竹筍初生時蕩月中槳閒從江上行何因樞密貴違此薜蘿情

病嬾耽高枕幽居擬息游諸峰排戶入一水抱郭流家國知猶負年華詎可留謁移招隱調忽

乍去鄉憂

周毋厓參政有獎頷之相席中口占戲贈

擒王破虜吾家事病質悠悠何所成自古封侯元有相可憐獎頷一書生

陸心橋兄宅寶珠茶盛開邀余過賞夜分乃歸

鄰巷奇花開滿樹主人尊酒特予招夜深秉燭還相對似與朝来色更嬌

別先祠

雲龍堰上拜新祠恍忽儀容儼格思南畝每畊
遺澤在西谿遥望莫雲迷江山屏練垂應遠蘋
藻春秋薦有期明日扁舟又西去不知迴櫂是
何時

甥以善同謙兒送至姚江別回有感

一片姚江月相攜此夕同潮平分別去月亦各
西東吳浙何多難旌旄屢失功行將何所止細
是亂離中

越中

還明成久滯漸暑向杭行離思頻回首歸心數
問程飄風催客櫂乍雨慰農情見說平湖寇朝
来逼海鹽

西興道中

客歲新涼度今當溽暑還風煙猶未息士馬幾
能閒乍入來時路欣看夢裏山道傍人自語詎
我覺衰顏

心梅卷

冰姿自出雲煙外清影常横夜月前何事君心
獨相契歲寒應在百花先

海盜交戰閘殺周都閫有感作

東西三戰北孤注海虞軍将歿兵隨散民殘室
盡焚受言寧至此失策詎猶文靡止旻天在疾
威何太紛

偶成

抗論為時忌危塗不可行祖憂違大義豈好拂
人情烈焰無時息殘屍遍野横如何於此日猶
自惜吾生

楊涇橋戰後示男盛一盛二

喪亂悲無已吾身俱太輕幾時重見汝相望不
勝情暑氣衰年怯妖氛壯志生裏瘡終報　國
先血細忠英

金陵臥病戲柬李一山錦衣

與君廿年交感君相知情伏枕倏兩月思君遂
如瀛一病尚弃捐何況死與生高車固簡出豈
無直中行小館　禁城側常開前呵聲予病幾
欲絕相聞詎無驚嗟息倘苟延誰為歲寒盟

病中謝李道人

人生本如寄飄忽陌上塵自畦病患来我命縣之人一日日待好一日日轉老人事無盡期為樂苦不發客從龍池来執手心為哀尚言僊可學萬切心不厭感尒遠来意吾身安可弃滔觀代謝理長生恐非智甘心與運遷庶無憂咫牵

有所思三首

病裏思偏切歸期一月違毎聞鵓鵲喜轉憶雁鴻希豈為旅行怯還應故土依欲将他緒易但

覺此情非

偽習人滋甚童心尒不違一辭歸省去毎憶笑顏希予病仍旅枕汝行何所依絪緣吾意在人世事俱非

卧病常親汝雖教一日違可憐沈患積更欲解顏希神侶與俱往情如無所依一觀空體妙絪覺妄心非

初冬病起出坐後圃小亭作

病間扶杖出獨坐小亭中　關對丹心近

陵

非空

雨湖邉陣陣風此夕他鄉思舊樂誰将談笑海

三地在親朋宴賞幾人同寒槃蓬㕇幢幢影疾

去年鐙鼓歡歌夕今日干戈擾攘中子姪蕭條

元夕過平望驛

土春

嘗甘苦味還真昊天已猒蘇威厲此日應旋下

千金質乘老回驚百難身絪說憂歡情是安歷

行以旅誠為向往衆瘡與疾証由人有生自惜

舟次無錫偶成

氛一策勳

過山亭落葉卧偏聞明朝與疾姑蘇道擬淨妖

辟穀非貪道夜不褰帷豈避敉林巷高車遥見

舊館秦淮近　五雲五年衰病勉酬　君朝来

討賊奉別何吉陽萬兩谿二大

病中辱軍門張半翁之招将往姑蘇與疾

冠誰将一劒空

瞻紫氣通寒花倚向日落葉亂從風擾擾東吴

附

砌路讚施偈

佛說布施法　為人蕩我執　我執既消亡
成佛無他義　故名檀波羅　其次作福田
利樂一切故　造寺及塔廟　砌路橋梁等
是名人天果　或以消災橫　早善破財故
趨吉以避凶　世間之智指　是名退無曜
或以祈生男　人生剎量故　損彼以益此
種種行布施　辟富而得子　是名奪天命

或以祈永年　減祿延壽故　假使服藥餌
百法求長生　所為者一己　而不知天事
以故逆天理　轉多速其亡　無如散施實
是名增定筭　或以滅罪業　一念轉移故
如執熱而濯　應時得清涼　是名真懺悔
或以資僊道　積功累行故　損貲以濟衆
福重而障輕　然後僊可希　是名為築基
或以資聖功　無欲害人故　函人與矢人
心念隨業興　一念在利人　滿腔皆惻隱

是名仁之事　或以裨為政　以善導人故
古人行之者　陳文惠公是　出米濟飢貧
富民爭出米　全活者數萬　民知充此義
焉有不仁者　可以措刑罰　是名為德化
或以長守富　滿而不溢故　如水長流通
而無崩潰患　是名順天道　貧窮布施難
克己痛切故　若以所被褐　乃至捨一文
皆以成功德　所獲利難量　是名清淨施
萬物同一體　吾心元廣大　而人自狹之

人我山高隔　遂至父子間　亦不能相通
是之謂梏亡　廣廈盛池林　自奉餘綺麗
凡諸義可為　分毫恐弗予　是吝而非儉
惡衣菲飲食　護惜重天物　念彼同胞苦
惻然起悲心　揮金如瓦礫　是儉而非吝
吝惡儉美德　所差爭毫釐　是故當精察
我知布施法　徹上徹下義　惟人所自取
各各因不同　各各果亦尔　砌路便往來
脫諸泥塗苦　一切生歡喜　佛嘗說此事

田劣而心勝　為切人心故　王政徒杠成
民無病涉者　與梁道路同　一切普濟故
善哉布施法　讚歎不能盡　佛子今行化
大利益施者　利人行為次　昧者或見病
故以化有緣　不信自退席　惟切老婆心
揩盜不退墮　我於佛子往　略說此方便
頤師開徼密　廣說不思議　若有見聞者
悉獲大悲心　隨分而布施　福聚海無量
乘此砌路心　共證無上道

玩鹿亭稿卷之二終

玩鹿亭稿卷之三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文

祐民觀理漕廳事記

漕運之行府七巡淮而南為瓜洲為儀真郎今糸将之所臨駐巡而北為清江為徐州為濟寧為臨清為通州凡五今多曠而弗居日以圮矣乃茲復有祐民廳事之創何也曰今昔之漕事殊也粵初制轉般程近而力節固未始數數然者既改交兌於瓜淮漕艘百千直輸　京師計程三千里率六閱月而訖事猶未數數然也維時督漕之官循游而上於諸行府次第臨駐以有事焉後罷瓜淮交兌又越數百里而之江南越千里而之湖廣江西以就兌於各州縣水次淹程曠日視昔蓰倍如湖廣則往返萬里而勢始慼矣然當其時有司每冬十月開倉十二月畢徵以備漕漕艘毋春二三月畢渡淮如制限

郎或後至度將凍阻則聽寄囤於天津以返以是猶未數數然也而諸漕府以次臨視未盡廢焉比其抵灣繩繩起納只一百户之職而已何則其期會一而事理序也今之漕猶昔之漕也而其事勢扞格有不可以昔治治之者凡以江南諸郡徵輸失期病之也歷春徂夏遷延惟意比至畢兊渡淮時已五六月矣彼疲卒十人晝夜引輓數數然以趨充恐弗達尚復淹駐以糾督哉此諸行府之所以日曠也時或兩洪會通

河水涸若汎稍淹時日則求免於凍不可得矣又歲值全運則萬艘雲蒸旅進蝟集由河西務以達通州綿亘百數十里兩涯之間舳艫相銜中流僅僅通舟且時復壅塞運剝小舠甚亦旬日不能通乃至嚴飭各總官士協智通力疏先達後宵旦無替凡再匝月而卒竣事蓋未有若是之數數然也予嘗兩由病廢起漕叅將五載之間咸所親履而臨駐中令須厥止焉此祐民觀之廳事所由肇也嗟夫積貯大計也漕輓本務也初交兊之法有司部民如期候兊於瓜淮無敢後者今長運乃後軍以就民而民覩玩愒以病軍鮮復以王事視之此獨何心抵至於起納一百户之職耳顧勤集漕運上下之官士又蒞之以叅將焉事變所因善反者盍亦探其本矣是觀也適當起糧周道之中道士周從善者因里二寺廢址而立之運士祈報便焉得請於上賜今名廳事郎觀之左偏閒室叅將賈君前之稍易以軒楹闢其階除是為理漕廳事予因記之俾來者知所始

贈別大司徒克齋王公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予先於告養痾西湖之上本兵以漕運總兵缺舉而上請命下時句曲克齋王公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迨二載矣客有過而謂曰克齋公明達於政予往協恭邦家慶扎客又有過者曰克齋公才而自用未必相能予往其慎之竊惑焉旣而履淮獲侍公教乃喟然嘆曰誠有人言吾已悉公矣

公沉毅有度善藏其用簡約直諒不苟狥物遇事必揆理據法詳審精密當而巳矣公仁而愛人寸長片技未嘗或遺而心誠好之人巳靡析廓如也及見公之為文嚴整簡確絕去浮靡之習議論反覆鬱然精義皆為格言由中發外誠有所不得巳而作者殆非近世文士之所能到而公未嘗言文公之造理察夫性命之淵微燭乎聖賢之精蘊而未嘗言學然默而識之舉中肯綮今世之談道者言愈辨而道愈離矣公好

問好察考古證今於凡經世之事無小大無遠邇無簡瀆利害得失無不槩於胷中而公亦未嘗以自鳴是故蘊抱淵泉達諸用則時出而無窮爾兹獲同事深竊幸焉公乃進大司徒提督倉場行且去淮是以不覺悵然失所依矣況今之為武臣者事權漸移多非其舊未免依人以行志後之繼公者豈復有公心正論如公者乎若乃刓方為圓違巳從俗非予之所能也旣而淹答叩閽求貢報至公卒然有動於中憂形顏色乃相與論曰今不曰無好事之臣而難於曉事之臣不難於曉事之臣而惟難於任事之臣若先朝于肅愍公者真閒氣也時公方圖省掃巳有行色閒報遂遺書家人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慨然攬轡北指予亦翻然深省焉蓋公之入朝中外有所倚重時方戒嚴當願早駕區區依戀之情抑末矣矧今運士苦於倉場吏攢之需索視昔增倍公至運士其復甦乎乃躍然而起舉壘為餞欣然而別

敘淮關志後

淮關榷舟初未有志近有而亦未備今志則創於元岡馬子增損裁定於斂齋喻子潤飾於北潭熊子而志始成矣志成而制置之詳輸榷之則廉約之規敭歷之蹟紀述之文居然可考也夫國有經費歲賦不足而佐以商舟之榷非得巳也若又從而錙求銖校以取盈焉豈士君子體

國子民之心哉是故執事要求必以其政謹節

宣惠存乎其人得其人而政斯舉矣故曰理財之道必先用人喻子公廉平恕正已格物不煩其令而下不敢緣法以為姦是以椎政肅然商民戴之頌揚於道余適督鎮茲土嘗樂聞焉嘻其果不在人乎其果不在人乎由是而知喻子之關志為可傳也已仰惟
國制關稅輸鈔初行鈔法以便民用尋征折銀非制然於國用為有資今征錢鈔者仍舊制也論者以比年諸邊北虜繹搔兵興之費司徒每

每告匱諸關稅之入曾未足支乃復砦校錙銖置之無用非計也且錢鈔之法卒未能通以便民用而展轉乾沒適又歸於販家估客抑獨何哉或曰餼羊存禮権絜利用非所宜焉惟當
國計者知所取裁矣因喻子之請僭敘諸末簡云

皇明經濟文錄序

經濟文錄者錄
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徽刻前武選郎中黃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干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檗所藏九邊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聞此亦黃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往歲所輯漕暇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畧今督學浙江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四帙以成復續采群集以益之視初稍備矣凡先臣訏謨淵慮忠言嘉猷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深達 國體曲當時宜不悖

舊章者則錄之言由深衷事專毗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考者則錄之議論剴切深究時弊有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或未一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體無俾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黃君之舊而少為裁併末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文錄云仰惟我

太祖　成祖　神衷睿畧屈用群策鑒察往代
審量時宜損益就中垂範立法誠萬世不可易
者也
列聖相承以至
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扶蠧又特命儒臣纂修
大明會典所以秖重舊章固歷千萬年弗替也
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民者也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
非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乎哉士

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不外典章以求之
爾是故
祖宗之法郎堯舜之法也舍　祖宗之法而別
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且所狀之繫也有體
裁焉久而或弊循法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去
之易之以美材弗善也為非其體也夫典章乃
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　國家之元氣完矣
雖　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懇懇惟以
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夫典章者也

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抑末耳是不知所謂治
人者以其知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
乎蓋用法以為治猶用規矩以為方圓若因是
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夫通變之宜如庖
丁之目無全牛而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
邦家不猶視諸掌乎某自病歸不敢自逸幸覩
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畧惟不徇名以遺實不後
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野不持我以求說庶幾
有馬然嘗商確於前武選郎中王君鐵鄭尹曾

君承芳集既成今浙大參潘公恩見而取焉乃
量出節省公費付杭郡二守曲君入繩梓之復
以兵事中阻左方伯游公居敬復樂成之志因
同爾某昔自弱冠先後奉役漕事一十五載凡
得於聞見之稔者稍有識記質於王鄭二子咸
謂是不可不備也因併附於末云

贈國醫吳君世良序

人之生斯世也承夫天而已矣天以生物為心
而有所不盡人實相之凡培植愛養所以生吾

民者皆天事也此人之所以承夫天者也是故繼天立極撫惠元元則曰天子左右天子燮理諧和則曰天位協恭王命分治庶列至凡一命之寄咸曰天職一夫之微亦何遇而非物何用而非仁何事而非天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敬承乎昔人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醫之與相雖及物有大小所以承乎天而生乎物者一也其所遇又豈若匹夫匹婦之無一技一能者囿於一丘一壑而已哉然則醫亦天職也錢塘吳君世良承厥祖若曾君之業以活幼名科徵爲國醫存誠愛物究極岐黃大宏其業而施無擇人有召必往有往必濟聞於遠近皆曰吳君曾云夏初予孫女痘發繁甚而數瀕告急遍求諸醫投以脾胃之劑而世良不可獨以異攻散已之繼而身戰齒噤莫不曰此異攻散症也世良乃愈以脾胃之劑蓋其命藥真有出乎衆人之所不可及者余於世良相與三十年中間隱顯違合不知其幾而交好之情未嘗少異是又豈衆人之所可及者耶孔子有取於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若世良者夫誰曰不可予之二子二女幼昔嬰疾皆阽於危亡每藉世良之七劑活之不但今日一孫女之獲生也噫世良之德於予深矣蓋其心之恪承夫天不以始而勤終而怠純然一致故杭之士大夫不獨貴其術而必曰世良君子人也豈可誣哉今之居天位食天祿而不盡夫天事者視世良亦少愧矣茲爲文以德之因悉其爲人或庶乎其可傳也已

明州三佛傳序

明州三佛傳者記吾明三佛之因也予生于明自少有知即聞之父老戒香寺有啞女曰維衛佛阿育王寺有舍利塔曰釋迦如來嶽林寺有布袋和尚曰彌勒佛爲三佛地啞女傳至正間僧無染族居兒時授之一老尼舍利傳至正乙未禪僧悟光所作布袋傳則撰於元比丘曇噩裒三傳爲一帙名明州三佛傳云比板毀帙亡

鄞白衣寺僧清玻偶得遺帙持而喜甚謀諸同衣曰吾輩生於斯為佛弟子而昧其因可乎皆謂不可以無傳也遂相與重梓之其崇教利人之意可嘉也已夫佛者心也心即佛也心外固無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廢猷畝而望雨穀於天終必饑亡而已今人見靈像異人則傳呼而競禮之曰此某佛也過則想望追憶之不及至遇本色至人則當面蹉過聞實際理地語則漫不加省豈非厭常喜異外心以求佛哉夫一切奇

特之相易以起人之信向而不知皆從吾心真實而生盖真實者本也求在我者也奇特者末也求在外者也吾心與佛豈有二邪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信乎知道者之鮮矣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復見如来言以聲色而求佛則終無可淂也楞嚴經阿難白佛見如来三十二相勝妙殊絶心生愛樂而發心從佛以故世尊訶之而屢徵其心盖以其着於形相失此真心非正因

也然豈可以他求乎哉是故啞女者以無言而言化導衆生也舍利者以有象而無象顯化衆生也布袋和尚者以有言而無言開導衆生也傳中記布袋偈云即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横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其開導之心可謂透漏盡矣人尚不悟而不知反之於心何哉觀斯傳者必因傳以求其人因人以究其理因理以糸之吾心則當見佛無疑斯善觀也否則不以稗家小說類為市井笑談者

幾希僧玻以予為佛之弟子請序遂漫述求佛之正因且以策初發心之士俾知所適從毋徒為耳目所眩㢑不高推往聖辜負已靈爾若明眼者觀其不以葛藤擲之乎是為序

宜興開勝寺朱氏捨田記

粤自佛法傳入中國若建寺塑像為西方之像教所以起人之瞻依寀布種子於識田漸積功德究竟成道者也夫像教雖為法季不淂已之善權而使人遇者見者或擧一手或小低頭或

五體投地乃至捨田捨身心生渴仰各種善根共植出世之因漸了一心而圓至道其利豈不博哉荆谿之西垂胥堂之里開勝寺建自五代時歲深廢興不知凡幾天順六年里人朱某脩宇繪像又一新之于今不廢其孫某每過寺瞻禮必念曰此吾祖之功德為吾子孫者所當繼述者也於是即其寺之傍買田若干畝屬之寺僧某永充常住供養又為祠於寺之東院以祀其脩寺之祖某每歲三月三日一舉之歲用其

所收之什一以為祭祀之資餘以給僧至期長幼畢集惟歌交洽益敦善念流衍芳澤鄉人咸有觀感焉噫若朱君某者可謂仁人孝子矣又為約曰凡吾子若孫及僧之嗣徒當永承之毋廢其業不如約者衆罪之其意尤厚也余謂施之者非難而受施者為難夫施田資食本為養道之具而道業不修是豈易以食哉先宿謂為復身當隨類以報檀那者真實不虛也是故受施者當因食思道六時靡懈究竟無量法門成就千生道果則萬兩黃金可消矧茲數石之粟乎施之者益擴施心了達實相本空福德利益一毫元無可計猶如虛空所不可量歷萬劫而不壞矧茲一二世變廢之慮乎聞是語已皆大歡喜請遂為記朱君名某字某茹素二十年純一清淨心不涉世與物無忤其子某孫某皆勤慎誠慈為足以繼其善云

陶真集引

陶真集者陶夫天所付我之真也世習巧偽喪

此真者多矣而賢者亦或行不著習不察約縛於名教執逐於見聞作意於行誼而未得其真焉非如手足痿痺不仁者乎故曰鮮能知味也曲本近俚而聽聞之須使人或喜或悲或歎或忿或舞或泣各得其性情之正所謂吾天真者時一著之其三百篇之遺意也耶因名之曰陶真集云蓋欲人聞聲而知所返本也或曰淫詞豔曲蕩人心志集中不宜並傳余曰孔子刪詩書而淫詩猶存豈無謂耶是惟可與達者言耳

外此亦有聞而爲樂爲病之不同者蓋自取之也若夫窮途逆旅撫悶解懷則一時對治之劑而飽食煖衣逸居無教淫玩於此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爲病病可勝言哉於曲奚咎焉凡曲若干首彙爲二帙其目凡七曰景曰情曰行曰慶曰隱曰詠曰附各以其類分云

送天池山侍者行山還山卷引

姑蘇天池山山書記者少穎慧歲十四即出家禮僧正心爲師正心爲别延儒師授書凡過目

輒成誦作小楷得文衡山書法語及詮諦意皆領會若夙有聞予過天池一見而愛之又復爲之懼夫因從識生果逐因成因果相依形影不背蓋未有種豆而獲瓜者也昔墨子見素絲而悲以爲可以緇可以絳楊子臨岐而泣以爲可以北可以南是懼夫一切之法易染而難變所趨之路易入而難返也吾觀山子童質清粹不猶素絲之未染乎歲已十八正脩進之時不猶行者之臨岐乎予因質之曰夫出家者出世俗之家也脩出世之道而上之則有佛因佛果菩薩因菩薩果二乘因二乘果下此則外道人天之果矣子將奚擇焉曰凡諸名相教有析詮未究其說碩以今耳目所覩聞者試一語之予曰郎蘇之竹堂寺有僧曰福懋文墨標雅詩畫兼工吳之名公巨卿皆折節與之交而郡使一方之尊亦禮遇之緇衣莫不嘖嘖稱羨以爲如何曰此與山素稔山敬之慕之願學焉而未能也予曰蘇之天宮寺有僧曰東昇靈隱寺有僧曰

楚瑛者皆精持戒行一則晝夜六時純一念佛一則課誦梵脩寒暑靡懈子以爲何如曰此人之所難山之所未覩也自少牢落山居雖二僧在蘇亦何從而遇之予又曰吾師自然者闕中人今居杭之西溪絕學無爲獨顯真風掃蕩一切不拘文字截裂教網世所擯棄禪門衲子毀斥尤甚子以爲何如曰識者稀其爲珍也必異願從而禮焉應園子許諾遂携俱來同師正心叅禮而去因叙此以送之

書瓜洲王孝子卷

君子之學盡夫已者也孝者由中達外不得已之至情也夫親病而割股以生之寧傷吾生親歿而廬墓悲思至忘人世謂非至情而何孰禮以割股廬墓非孝之中故今之淺夫俗學全身營私談笑而道其親者咸得指之為非孝矣予謂割股廬墓孝之至也若必以割股廬墓而求人則難乎其為子矣故曰非孝之中也王子之孝出於天性割股廬墓無所不盡可謂至孝但以是而表揚之予不能不少於王子也王子吾友方子弟子也方子當有以正之

跋葉母還金傳後

世有活千人不及活一人者作意誠意之由別也夫以千人作意而活之惠勝矣而心則劣一念之誠活一人焉惠雖劣而心固勝也是以活千人不及活一人蓋惠有劑限心無涯涘故爾今葉母還金以活一人初無內交無要譽無希天報無義利之辨亦不緣是而訓子純乎一念之誠惻然還之故全體皆仁也雖活數千萬人又何以加哉卒之不內交而交自投不要譽而譽自揚不希報而天之報者自厚義利之辨訓子之義不假議擬而胥符不爽者只一念盡之矣噫大哉予心惠何足云

書克齋卷

昔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為仁之目蓋吾心之發用未有外乎此四者也視聽言動而溺之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之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固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者也是故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或曰克者但克其物欲之私如視聽於聲色之類勿之云爾則淺乎其告顏子矣大司徒句曲王公以克名齋蓋究夫克之義仁之體學顏子之所學者也敢以寡陋之說書請正之

重題王孝子卷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孝為百行之原而王子事母至孝割股廬墓為人所難蓋有本矣文藝不足為有無也吾不欲王子之為文也夫孝於一時一事猶可為孝之全體大用不可為也故曾子曰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然則孝者豈特一時一事而已哉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因割股廬墓而擴充之以得乎全體大用則左右逢原無非孝矣然又何以加於孝乎文藝誠不足為有無

也且文者判質而斷真者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夫文以載道亦惟宣吾中之蘊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若違其素履之常而專事於浮藻之末則是高寸木而卑岑樓矣不知何以謂之文也吾故不欲王子之為文也王子有才華於詞章之學知所易從而志向方新吾懼夫王子之日流於末而併忘其本故於其別也獨諄諄焉

祭吳子旬陣亡文

嗚呼子旬人生斯世為斯官盡斯職而已爾於往歲分總臨觀脩城垣治器械嚴號令選士卒均勞逸折巨室之私船不為勢奪犯上官之深諱不匿賊報此爾職之所能也若夫今日海寇內絕其交不使人資糧以授刃明其為賊毋令稱良貫以縱橫附從則按法必誅奸細則雖微必察根本既除枝葉自落吾浙生靈庶幾不為塗炭矣知爾有識素懷忠憤然此非爾職之所能也近賊犯赭山逼於省城官軍屢北城中驟

然爾乃奮身而起督率義兵直趨賊所擒斬殆盡焚其巢艦大呼於衆摧殘無遺乃為逸寇奔突竟卒于敵職斯盡矣嗚呼子旬人生斯世為斯官盡斯職而已爾初辭家以往爾母爾妻牽衣共止爾乃斷裾而行無一毫兒女之態忠義所奮何其果耶及臨敵交戰指揮張麥等所部之兵先已望風而散後賊勢稍歛邵兵齊赴賊舟取利亦還爾提孤劍獨當一面遂與家人永福俱歿爾母痛哭屢絕醫而復甦如狂如痓吾

女婴日不食瞑逝終夕幸田奄奄之一息道路聞之無不墮淚況於予耶聞爾侍妾已懷四十日之孕天道有知當延爾嗣萬一非男爾毋爾妻之存吾夫婦二人亦能顧恤吾二人雖老吾兒天性友愛豈肯恝然且自古忠義鮮復顧家屬鬼殺賊英雄之志元如是耳今海寇日盛遍布浙之東西殘殺無筭事幾屢失吾何忍覩生不如死而今而後知爾不為賊臣以辱身辱親幸矣尚復何憾哀哉尚饗

祭楊涇橋陣亡諸兵文

嗚呼某為武職大臣捐軀報
國分所當然而爾等為我而来對敵力戰俱歿于陣吾何安哉予謂蘇州南都相為唇齒欲固南都必守蘇州此守一固則自蘇以北常鎮諸郡皆無患矣況江南財賦　國計所関故與爾等盡力於婁門楊涇橋之拒戰詎意賊衆我寡不啻數倍勢不相敵竟不能守俾爾等死於無功其誰之辜吾何安哉夫自海禁一弛而貪滑競趨勾引諸夷患漸至此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失法禁而至兵革遺海外而守蘇門策亦下矣蓋非得已也時予與爾等同冒矢石不敢先退流矢中胄溺而復救愧不與爾同歿然幸苟活收爾骸骨使不為魚鱉烏犬之食聊盡予心嗚呼吾何安哉爾知夫人之有死夜旦必然親上死長人之大義今我倡爾以義使爾皆為
國而亡不亦美乎夫復何憾尚享

祭孝豐義士吳石田陣亡文

某病居武林時知孝豐有豪傑倡義兵討逆賊江天祥者矣然不知為石田也近日少溪茅子見過備道石田之事且言其才可用併為致之眂来相見甚惟握手如平生方將與石田商確討賊之計以安江南而不幸遇賊猝至不暇為謀竟歿于陣嗚呼哀哉使盡爾之謀亦必有所建立當不寂寂已也嗚呼惜哉時盜方擾攘蘇城盡閉人不敢出越二日方遣人遍索得屍予亦中流矢傷甚倉忙收殮聊盡吾心嗚呼痛哉

尚享

祭忠義文榮陣亡文

嗚呼文榮爾事吾子學業夙興夜寐勤勞匪懈經籍圖史收帙整然吾子視汝猶左右手也毋以時亂暇則嘗習弓戟諸藝故吾行遣汝事我汝之慇懇固無異於吾子之事我而我之視汝猶吾子也北隨我於楊涇橋之戰與衆俱殁索屍三日不得近方得之於屋端左手執弓右手執石汝亦何所為而然哉嗚呼文榮世方以愚

為忌汝主之愚至矣汝又從而愚焉其不為世所嗤耶而今而後汝復何愧殁斯寧矣愚者所得獨賴有此汝知之乎尚享

策問三條

問天地一氣也生於其間而爕理轉移之者人也故論天變者必本之人事蓋人事動乎下天變應乎上切於影響夫孝婦含冤三年不雨鄙夫結怨六月飛霜是以一人之氣足以干天和而致變有如此者而淮之人自殺自縊死者甚衆所司申報殆無虛日其有司匿不以報者又不知其幾則怨忿之氣上干天和者多矣今淮災患頻仍歲屢不登未必不由此者古謂大軍之後必有荒年亦以橫罹者之不得其死故干和而致災也是豈地方細故深用憂惻然必何如而可以使其不爭不殺措和致祥共樂堯舜之世也耶願有以告我

問盗本民也亦子也捕而殺之君子所不忍焉古人弭盗于未盗者蓋必有道也夫盗賊多起

於地方之飢饉而淮海貧民日甚安東近有殺人之盗及所緝獲者則皆東門下關之民私販為生者也或曰近日鹽禁太嚴人無以為生故相聚而為盗若然則將弛鹽禁以弭之乎比年以來邊事日殷正仰給於鹽法而鹽法之害莫甚於私鹽之盛行則鹽禁又有不可得而弛者今此鹽販之民竟何業以安之而使不為盗乎古人已試之方不識復有可行於今日者乎抑惟嚴緝捕之令使之畏法而不敢為乎弭盗安

民固修于家者所必講也所幸勿秘以裨寡識問稼穡乃民生之本實為政之首務而王者殄職必曰田野闢重民生也今淮土地荒蕪不治者十之六七雖膏腴亦棄焉豈淮民果皆逐末所廢耶抑或有欲治而弗遂者夫民之情猶水火也在因其情而導之方其逐末也固未可遽抑其末然勸課之令自古所先不可一日廢者若撫其流亡勸其耕耨若牛若器若食若種均量給貸以助不給則荒蕪漸闢而民生必有賴

矣或曰吾淮水溢不時縱然耕治隨必淹壞不則亦為蝗蝻所食恐艱於獲徒費而勞不若使之長草則猶可刈而為薪也或曰不然耕獲菑畬常理也旱澇蝗蝻災變也虞其災而廢其常不由因咽以廢食乎束手視蕪非計之善也二說不知孰是願聞定論

玩鹿亭稿卷之三終

玩鹿亭稿卷之四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柬

復錢緒山放心說書

緒山子示我以求放心之說既聞教矣願有以復之夫仁人心也心則仁之體也由是而達之正路也即元而亨也四德本一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已矣者盡之也謂求

放心之外無復有由義之功也今子曰求之未放之心使不馳於物無乃有以制之乎明明德者明之也慎獨誠意者勿欺之也尊德性尊之也盡其心者盡之也存其心者所以事之只奉承而不違也孔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心之體本如是也然雖曰出入而實無出入雖曰操存舍亡而實無存亡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者蓋欲因其已放之心而求之使得其體也故曰求而不曰收求則尋求義也苟

求得其體則千緒萬端昔之紛馳而放之者悉皆得之無復遺也則無放與不放也不得其體雖時存之猶放也以心制心是二之也行其所是而去其所非其取舍之心乃知識也非不識不知也非感而遂通也非乍見孺子入井一時怵惕者也亦二之也子謂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則得之矣而又云馳乎物者又誰馳也敢以是質之

讀錢緒山叙思樂書

讀緒山子叙思樂之什文則美矣然於言樂若有未盡敢述所疑叙曰樂者心之體也學者所以復其體也不學則私勝欲流而戚戚然憂也又曰君子之學以全其樂也其不容不學以遠憂也夫樂固心之體而喜怒哀樂四者皆樂也子以行歌泮堤油油然之樂為樂以為復心之體也則喜怒哀樂之時為非心體乎若然則是心體為有間斷也喜怒憂患聖人所不能無子謂聖人非樂乎孔子謂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蓋心之體即太虛也喜怒哀樂心之用也譬之太虛則雷霆風雨開合往來無非太虛景像子獨以晴霽者為太虛乎是故君子求得其體而已矣喜怒哀樂隨感而見所謂左右逢源則觸處逢渠者也又何疑乎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也故曰常樂故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但據目前隨所顯見無非一體之流行而此體未嘗或昧此之謂無入而不自得也然非窮理盡性至命何足以知之是以君子貴窮理也子盍

曰二三子今日行歌之樂於拂逆憂惱之時其懷抱景象殊異究竟其體是果同乎異乎其中或有一負性命者不作文字見解便能聞言即疑寢食弗措唯然策發親到孔顏樂處其為樂也至矣若只以行歌泮堤油油然之樂以為真樂不復會其本體則樂亦是苦耳近來狂夫之言更覺狂甚惟吾子擇之

答劉省齋都督

久遺侍教甚切瞻思每接手書恍如對晤況益

以厚幣之賜拜領感愧公金陵間氣武弁翹楚氷蘖之操始終一致而持政奉公如保髮膚雖權要之言不為少徇人所莫及此素所仰服者也奚待謫之人而後信哉公亦不知小子矣但公過於自信而不相時進止所少者此耳其心於公何損耶辱愛知不為罪即今公論自明殆必有為公白之者矣某山野放廢大不成立無以宿疾未瘳已分終棄詎承此命何以克勝然強力疾誠非獲已况此地衆所競趨不揣孤立

鮮不仆耳公固識之有言不盡

答楊文峯户部

比来養痾山中人事俱廢無便奉候懷仰渴然適領手教知兄惓惓不忘于此只此惓惓不忘便知造詣日高矣性命玄妙更無可議擬易簡超脫只在妙悟則自然易簡超脫如欲淂易簡超脫便不易簡超脫也蓋悟人即其碍處便是超脫今之超脫便是滯碍此即謂之玄兄云不能超脫者非在世緣在此方寸則深得之蓋欲於方寸不超脫處不要放過極精研思不要随人言語文字作解自然有箇悟入處則脫洒滯碍自不相妨也蓋即此方寸滞碍處便是玄関便是格便是叅性命之要無出於此除此便無處入頭矣千萬珍重

與白溪張公

某昔叨侍教未久即遠殊切瞻戀後以病歸山中人事俱廢曠問闕然頃復被
命承乏於淮懷仰遺風益興山斗之望淮人之

思公如鳳鳥一鳴為希世之瑞耳蓋時久脂常尚同而公以直道行之固與時違其於地方
國計真誠懇切持法據義裨益多矣公所撫之地所督之士頌言嘖嘖無處非碑也玆北上道過鍾吾咫尺不能趨侍教言停舟耿耿謹此專人奉候不盡傾仰之懷伏惟台鑒

與傅虛巖

行時三承手劄示教精義極荷不鄙别来冗俗不可言今久不奉音教殊耿耿然也近日道念如

何弟之所以惓惓於兄者蓋欲兄廻光返照直窮性命一切文字知見於生死岸頭俱用不着宜皆棄之惟獨覩自心以爲究竟則玄關在此藥物在此火候在此庶不爲一切聖賢言語所瞞且不辜負已靈也惟細心察之弟雖冗俗於此第一義終不敢忘古宿所謂生死事大光陰迅速真可爲懼不當以此戲論耳何日對兄一細究之悵然悵然

答馮真所憲副

白河幸會甚慰渴思未盡請教復爾睽違殊悵然也清濟領手教并新曆多儀之及極荷記存豈勝感慰道德經則併領矣公謂老子明物理之書貫徹天人不可強合以吾夫子之道未易窺識其端緒令吾夫子之所傳只章句文字爲科舉之學外此則以性命之說傳習相談夫性命之微但當心悟豈可言傳然知夫子之道者解矣誠強合也公意向超脫留心老氏一書而究極精微深所仰服更望于吾夫子之道併精之則老氏之說自見願暫屏二氏之書惟究自心更爲直截必當一旦貫通矣如何如何敬因還使漫述正之有便惟不靳示教千萬前許佳作何不併教豈忘之耶

答傅虛巖

別遠漸遠想仰殊渴兒輩來獲承手教惓惓愛念之意感服何可言日來委覺塵勞習與初出意思景象若有不同乃知一切忻厭皆習也讀兄所示語言文字之說反覆論辨謂不可無

弟亦未嘗盡謂無言蓋爲兄諄諄以語言文字見解便爲會道故不得不切切以屏絕言語文字爲言然道本不立文字亦不離文字如來教云只在自己心上照破會得道之本原方可忘言似爲近之若夫養生之說煆煉全形非弟之所知若金丹則全言性命不落形氣故參同契者參同此理而已悟真篇者悟此真而已此二書之要旨也兄之高明足以識之但恐心欠細欠虛未免扞格更願察之如何昭慶寺功成甚

賴留神可喜亦存一方古蹟也餘杭砌路事兄論減省固是然亦當圖堅久之計工程雖大豈一時所成固不可責效于旦夕所諭分水諸曹牌面相臨亦有之蓋行之諸有司者内偹　勑語未免及之承教亦感相愛之切毋過滞毋專主二語深服之矣人便草草附謝尚容嗣布

答羅念菴太史

別来無忽念兄思即相見而不可得欲致書以達所懐又卒無良便後遇便羽又為事擾非前

所懐是以因循殊曠修問耳果齋至獲領手書欣然失笑知兄捻着此繩頭也所示語言皆無證可見兄之夙發真心固應有此入處然雖如此只是解悟未可據以為是正好着力研窮必盡去此礙膺之物觸處洞然頭頭明了此便是盡心知性須一毫不要自瞞過去為好第一要遠口談性命之友惧其任混轉為所蔽不見自心大抵海内要尋一箇真下手人真在性命上研窮下工夫者實是難得此曲真如陽春白雪和固應稀也第二要將一切世事俱看得破萬事如幻得失俱幻是非亦幻方不礙此性天作用千萬愈切精彩如鑽火逢烟切莫住手也弟居此豈敢曰火中之蓮出力擔當還須退步倍加精彩煅煉始得不然自賺非淺自家跟脚不着地焉能與人救火耶麥瀑一向在九江金陵等處漫遊前寄六書統之未達或因是也果齋事因滁中兩司俱自揚從陸故不及會巳托相知轉言之矣洛中事因不相識不能為達聞令

郎中痘甚稀此大可喜春深能至淮上一會否偶尹子談及何善山在儀真附書最便聊此草畧諸惟有以鑒之

答劉西巖

萬里之別一去五六年竟相阻絶往年奉
命南徂又以病返想念何如也石漢回領教甚慰去歳過鎮江會沈紫江公又得兄寓粤之詳如與兄對且聞留心儒佛二教之辨畢竟何所分別然此恐須精辨吾心乃可辨二家耳弟比

居山中未嘗敢廢此學未嘗敢外吾心而作他觀一切文字語言於吾心終無干涉不復敢求其義亦以光陰迅速性命在我年已半百生死無期吾暇乎扎近來力疾干漕亦甚勉強適逢全運便難遽脫只隨事役役而已於此心此理其何能忘但不得與兄一晤以致商確耳

答傅虛巖

屢枉手教惓惓義理之精論極荷德愛不以鄙人為不足言而棄之豈勝感慰但愚弟芹曝之誠欲兄捨詮求理因文見道故也欲明其分合之徵洞見道體之妙不於吾心求之殆緣木而求魚耳所謂參訪傳授講論亦即討箇入門路頭取證吾心所見之理曰藥生曰和合曰運火曰溫養者又豈外乎吾心哉兄當更思之道經贅言昔年寓江右時所成附上一冊請正之暇時幸垂細覽勿以弟為虛談不根遽以覆瓿如何修路事聖堂僧已回當來候見乞與商之周道執一而不變通誠然誠然他僧不可信似不

敢用吳子兄謂花酒狂士絕不知道甚是甚是而其却病之法亦不可盡誣同野文谷南衡必試有明驗乃信弟固未嘗行其術但人之有病咨及者遂舉以告之今承兄教當不復言其行之可疑處固亦知有所避忌耳其泥水之說不聞不聞方崖道長再三托致謝意併聞

與聞石塘冢宰

前因人便具啟奉候諗當達之門下矣昨見榮轉之報無不稱慶如久旱積思而沛然得雨不獨某一人之私喜而已也公碩德重望久繫天下人心況遲以十年之轉故惟騰快覩人人自不容已仰惟留意蒼生諮詢采擇蓋非一日所以荅天下之望者固蘊之素也不勝翹仰之至謹狀賀聞

與王同野兵憲

豐城之賊今如何或當撫散未可專攻也此不可與之持久須早撲滅當此困窮之時恐伏匿覬覦者不止一方更有乘時而起者則從此亂

兵今年歲首白虹之見太白光芒火星入壘壁皆兵占也望公深留之意而勿輕之地方仰賴兹黃岩胡思嚴者乃翁東崖之故人近以邊事行取道便因令一見扣之或必有行兵之妙術耳諸不盡

又

單鉅之賊知劳智筭想不日就擒矣聞今困于竹林中未知信否但只坐困之撫勦俱易然窮寇弗追不當亟成功也淮兵甚弱又無器械誠

不可用況非邊衛常調之兵法應請
旨令梧翁君卒調發盖欲為公聲援耳先聲後實固兵家之言而淮城太覺空踈柰何此寇若不早為撲滅使之延蔓地方真是無備惟側耳捷書也蔡冀二人所領兵快惟公裁度用之愚意且令守房村下邳等處勿遣出境如何是亦以為聲援而又不失法意矣盖慮此兵既無勇力而又無利器徒取地方輕笑故贅及之

與沈紫江總戎

相隔不遠未由奉晤耿耿然公西南名将士論共推江淮之借誠淹台節新
命固似降屈然為地方有事而用盖所重在事不在官也將來兩廣之印非公其誰佩之幸願安意大策奇勲以荅
當宁之望俾同袍庸末亦預有光不勝傾仰耳
謹狀

荅傅匡巖

昨領天象之教未一月即有嘉祥妖賊之變勢

甚猖獗合山東河南徐邳數萬之兵未易撲滅我軍毎戰輙北奪神器而殺官兵延蔓月餘近淂山東礦徒之捷殺戮頗多賊歛餘黨西遁矣兩淮無兵又無器械止有老幼千餘以為城操此實天下喉襟重鎮也可慮可慮所示八月之應如何舊治興化坌買民田民為坌害者曾為言之梧翁及陽岡道長聞越望諸公而道長之意終存灶丁耳今灶田清查新舊越望之意頗公稍革其害知兄留念併聞

答張石里儀部

屢枉教念感服厚愛不可言比来病冗每違啟候殊闕然耳今年全運藉庇苟完比上年差早一月昨晚報遼東之火住套之寇俺答之請邊事皆有可憂即圖粮運早納未知何如某稍俟會議考察本發隨當力疾督催北上矣奉教之期量當不遠昨者山東之寇地方甚覺無備觀此北虜之患中原更較可慮蓋心腹受病不可愈也兩淮為天下喉襟之地今無一可用之兵

動輙召用鹽徒甚非可久之計即今武備誰復圖之惟苟延目前耳近日之事倉皇如此皆以無備為言及事過即已何扎昨泝塘所調之兵其情叵測亦甚危也公謂事在今日動見掣肘誠然所云業有七八分即已幸也豈敢如此過望蓋得三五分亦難自蓮山中役役一年世味備嘗時勢備識但君子惟當見吾心而不見事苟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則吾心本直焉為此委曲固君子之所不道也不知有道者何以教之

入夏諗道體清勝承顏加慶為慰近喜榮轉儀制、朝廷增重蒼生有待尚容躬賀

答錢緒山

雲舟來領教甚慰弟居淮役役所謂倚毗屬望者全未全未而今覺得政事着此心不得轉為所累只隨事處事稍覺省力也尋常心中順逆得失紛紛擾擾往往来来此理之常亦稍識破亦無可去取者耳吾兄何以教之讀尊翁雲夜

吟集句句皆從胸中流出非詞章之學所能窺識客贅數語另當寄上俚說一章附請教今年全運幸俱過淮七月半邊當議北上矣

與萬養菴萬履菴二宗夫

小兒寓荆溪辱惠愛稠密可謂至矣言何以悉謝聞二兄居喪守禮之甚雖哀戚之情自不能已而亦足以範俗賢人君子在邦在家何往而非利也趙侯無由惟此瞻悵弟此来諸凡不甚着意遇事亦不敢不為之盡心悠悠度日而已

梧翁近甚相信事無逆者准中上下小大亦頗
無間不無絲粟之益大抵一切事功真如浮雲
太虚於我若無與耳賤體夏来多病脏力疾以
行意太懶散山中之念時起時息終不得消磨
如何茲遣小兒終業望頻垂指誨乞以猶子視
之勿云客禮則友誼宗情並敦之矣

與馮真所憲副

向夕舟中清話爾我俱忘可作一塲鼓吹別来
至清源人皆頌德雖嚴予亦甚服公蓋如真金

美玉隨處光明不昧本色故也此後不知于何
地再請教承使遠道因還附啟言謝不盡

與楊禹峯兵憲

別遠甚切懷企昨過德州不及奉會豈勝悵然
但聞德之士民感頌德政而已亦足深慰吾兄
明道君子作用自別愚意於人無所不愛則為
慈悲貪官污吏之害人者毅然去之惟恐不速
則為解脫二者惟公所行但隨時節因緣一見
之耳吾何心哉不知公當即可否户部戴渾菴

磊落不凡者也一見甚契公朝夕與處金蘭之
好又當何如許守倫亦可人最謙謹者幸加禮
之使各盡其職則陽春化育自廣大矣辱道義
愛厚言忘狂僭冬還道當復経必得侍教舟行
匆匆布此不盡

答羅念菴太史

疊領手教句句皆析精微從此精進直造更無
話說弟意常疑兄亦相似語非實際理地語然
所可疑者目前有三欲同諸公赴匡廬之約是

一與何善山寫書辨論是二念念接引諸友是
三兄當於此三處細察之於自己實際理地尚
未相應尋捉得手只在舊根上發用故也今若
真實為此學一切且當不顧蓋不是顧人之時
古人只了自已便是顧人真切處也故成已所
以成物明德即是新民其於諸惓切處總謂之
魔然亦于人無益不過文字見解而已總是葛
藤牽纏他日兄當自有驗處偶病暑頭暈盛价
欲田之速力疾數字不盡請教何日晤言對使

悵然

答何總戎卿

勲名威望傾仰有素淮上晤會月梧公讚服不盡其前歲秋暮入京時公出城未久不及一奉晤以慰平生望勝悵然但見潤菴公竊聞雄畧耳願見之私如何可言去臘還淮舊疾復作至今伏枕忽拜雲翰顧承謬愛之深感愧兼集白草之功非公夙望素懾蠻夷更誰成此也敬因便羽聊具短狀上聞力疾甚畧尚容別啟

與沈夷齋海道

别又隔年馳仰恒切近日海上多事邊備久廢知勞整飭士民仰籍但事勢誠有不可責効于旦夕者固須從容窮治其本而姑先其末則地方賴安矣近日來持通市之說者漸多此所謂因獘變法而不知體者也敝府在成化弘治間並無通番者亦從無海寇之擾正德末年始漸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數今往通者不可數計海賊之擾年甚一年亦不可以數計矣使先嘗通番元無海寇今因禁而致則當開禁以通之近日海寇之多實因人頑禁弛所致其受病之源蓋可求矣知公於此固已了然不敢復贅目来科中所言未識地方機宜故耳公實心實政而虚以受人根本之病久而自除軍食久而自足邊防久而自飭若夫目前之擾只少紆籌策自足以驅之矣生自謂知公為獨深也豈勝顒仰伏望安意地方幸甚近有一儒者挾兵術過淮觀其法畧頗奇不知試之於用果皆驗否知

公為地方之寇所留意者謹以其書奉献併為引見請一一試之如何

與吳斂泉少卿

往夜造宅上擾後聞道舫當至善巷思欠予時即返杭乃失奉晤嗣有漕命匆匆奉役北上旣違再造孱軀力疾困冗並奪問候闕然豈勝罪歉都下獲領董後峯所寄雲劄益感存記去臘還淮一病至今尚未全愈春来恭諗道體康強閑情曠逸殊切瞻企安至湾中督漕會通輙思

功德真無窮之利然不特省費而且進速比
年全運若非此河則湖廣浙江之船俱凍阻矣
每見經紀船户追思公德至於感泣眐已磨碑
往求龍湖公文章托舍甥朱生催文刻石容另
報聞

與唐克菴

小兒遠勞令郎枉教非吾兄過愛篤於道義通
家之好詎可得蚗知感不盡但兒輩碩稚不足
施教杭寓乏人有慢令郎恐得罪耳弟病踬不

行比來漕事日集過客日煩病體甚艱周旋但
覺精神不足支持不去為之柰何較之吾兄悠
悠自得尚論古今發舒志意心逸日休者豈不
啻天淵乎道經贅言乃臨江客邸一時漫題但
據陋見亦不曰老氏之意果如是也弟平生每
求自信自覺亦以為必欲得古人之心先得吾
心古人之心元與吾心不少有異若只以古人
之心求之便覺有間故耳幸有以教之如何老
氏質疑心粗尚未精閱病中口偈附呈

與羅念菴太史

與兄別後冗俗不可言秪覺紛雜應酬心每煩
厭亦有時洒落以心委之而已但景象頻異不
能常洒落也實有非調抑寬散能安舒之者縱
得安舒亦不能久惟常究蚗宗趣落難易令安
穩不疑耳時憶同心不覺吐露兄一念真實不
為戲論海內相求豈可再得驛中別言意各懇
懇豈非古謂眉毛厮結者乎但常不向外求只
從心究所謂魔中捉鱉知無走失必於學問見

聞上漸漸移動平日所愛書籍忽置不用方是
入道得力處也否則恐終不離自己窠臼如何
屢辱手教深感愛切相違愈遠不任馳情弟初
六日領　勑初十日長行卜念六日到任候至
准有便更當奉啟不盡

答章三洲祠部

兩承翰貺感荷高情賤恙近稍止觔尚覺頭暈
心跳蓋因勞所致不敢復勞耳攝生之說素每
畧之不欲於軀殼上起念秪添心上一種纏擾

切謂人生修短有數不可以術免者高見如何金陵僧人別久已無相知然知道者本少所往来者亦不過迎待之雅借以偷閒耳高廟實録為小兒盡卷而還昨已奉告非敢為秘病中他無所聞敬因使還力疾裁謝不備亮之

奉張半洲總制書

某病側居於事百廢曠違奉候豈勝歉甚恭喜特起留都揔握機務適吳浙海寇危擾之日此天意有寄也不勝仰切某昨復補中府閒命郎行時江之南北賊正猖獗自集水陸兵一千率領前来聽翁指麾稍為一助及至蘇州聞江北之賊已退而蘇松之賊方熾度今事勢欲固南京必守蘇松遂與本處撫按諸公詳議海上賊勢舊者未去新者復来源源未已必先截之海外庶斷其源先將水兵四百獲往江陰駕領福船一百往太倉州支領火藥軍器復往江陰下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百餘自嘉定太倉而来某率陸兵五百禦之至楊涇橋地方拒河而守不意賊衆数有二千乘勢長驅一日夜過崐山沿途放火刼殺直趨婁門某親與衆兵同冒矢石督兵力戰殺賊二三十人衆寡不敵遂為所奪某亦被賊矢中胃溺而復救輿疾入城先松江賊急蘇州諸兵俱發松江止有山東兵五百守官瀆橋更無他兵可以應援者某病瘡頗重心脇俱痛不能帖枕席而各賊沿城刼掠四下圍燒恣肆已極聞南滙所復報賊船一百七十隻登岸嘉定縣報到賊船八隻松江元有賊二千恐其相合而来大不可支今蘇城十分危急且聲言欲往無錫以至常鎮二府勢逼南京某甚憂切昨已急遣人往調水兵四百原往江陰駕船者今暫回無錫防遏尚恐兵勢不盛又為所奪乞如翁近日所題亟命韓璽或路正賫銀募兵星夜前来無錫地方併禦方張之虜不勝幸甚然截之於蘇常地方而後南京可固也某陸兵五百陣亡一百有餘殺回殘傷併病弱者亦有一百餘見存二百共同水兵七百俱

在但各兵所食口糧所用兵器取之各府似亦不便耳謹差舍人董甫齎道馳狀以聞病不能詳伏惟台鑒賜教祗候

又

竊聞海寇見在松江地方者尚有萬餘每欲渡湖西來其勢似不可止一過蘇州則勢逼京城誠不可不早為之備所謂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於時亦晚萬一果來何以禦之今城以內

則　宗廟百官城以外則有　皇陵使少動一杯土其罪誰歸可不慎乎所関重大豈當惜費若夫明春風汛賊來必多相合之勢殆有不可言者其病垂絕之餘即今稍回一息日夜憂惕伏枕思惟敢以保護京　陵數事冒陳采納至於裝兵分守蘇州至王宅楊涇二橋防賊之西來以保松城募彼土人為兵使知道路且止饑荒之民相率從賊屯兵要害爲堡設險固守嚴戢松江住寇出沒之路時復逆詼出計相機剿絕以祛宿患設布兵船於寶山陳前殿前諸山遠近之處以防賊舟之繼入募攢看民沙兵分列劉家河吳淞江各海口以為重防嚴飭浙東海道之兵或召募屢年出海人民併力巡邏遇到截殺使不得過馬稷下八等山以為浙西東吳之害如此則今冬明春之事並舉無患然此皆非某之敢議也今將守城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一守狼山竊以陳前殿前等山皆浙西蘇松通

泰節中之地松江見賊萬餘俱入寶山內河恐其乘便揚帆徑過狼山不登餘東各厰以擾通泰則從圌山金山直至上新河登岸燒劫便不可禦京城驚皇矣必會操江并江北巡撫衙門亟行造船設兵給與火器刀杖應用器械擇官督兵晝夜以守遇賊截殺不使入擾如非大福船五隻蒼山大鐵頭船一二十隻不足守也今鎮江見有造完大福船五隻可以應用金山圌山各設兵船或造車輪船一二十隻以防狼山

之失守此備賊之舟来者也
一練營兵先當擇各營把總中之才力可將者數人量其才之可將多少則與之多少令其自選精壯堪用之兵并舉堪為副裨衛總一員以分統之每名日給口粮三分常川操練聽候征調遇賊報警即遣各官領兵分守各要害地方務令盡力拒戰仍令坐營將官督之如各營無可將之官則於各衛選取更換不失營規選下不堪者或暫令休息候警分派上城防守如此

則各任其責而兵必選精無之時加練習或亦可用矣
一守要害彼賊過蘇常而来則丹陽入句容鎮江入岸渚龍潭二路俱為要害而丹陽句容為最若入宜興則溧陽溧水一路為要須當預先多造火器等項齊備一聞過蘇即於三路各擇要害賊所必経去處暗設坑陷容埋地雷無以伏弩窩弓之類并多列弓矢銃鉋以待之彼賊豈能飛越蓋我軍之氣多弱若不設險於前使之膽壯則未有不望塵而退者未易守耳此備賊之陸来者也
一備應援南畿無賊之郡必先檄其各選民兵照郡大小定以多寡擇官統領備慶工食毋令缺乏操練聽候或差官各歷點驗務在精備一遇軍門牌至即便星夜前来應援如違時刻坐以軍法先令其各將選委官員職名由報所選之兵不拘召募僉報俱要精強不許將無用民壯快手迎接應後趂食之徒充數誤事如此則應援有備而京城無虞矣

一設遊兵夫既以營兵守各要害若不增設遊兵以為策應則各軍孤矣雖檄各輔郡之兵為之應援然緩急恐難卒濟必選謀勇將官二員令其自行召募務得精兵二千分領屯駐城外時親練習或委部司官二員監之遇有警急左右往来策應或京城事勢稍緩則命率領南去相協諸兵征勦此居重馭輕之所不可無者蓋京城事體重大不宜惜此小費而不為之備也

故曰有備無患且物之不齊𢌞物之情集以千夫自不能一少不循矩但當嚴飭以齊之則久而自安至於慎選責在主帥如此必無他可患矣

又答張半洲總制書

某病中聞翁兼總制之命不勝喜劇　宗社生靈並有頼也方將奉啟而忽拜使翰祗領感慰某雖駑鈍敢不勉承以備奔走但賊體素弱遭此傷溺復患泄痢力不稱志殊負知愛為可愧

恨此賊過吳江淅兵五千禦於王江涇我兵被傷數百殺總督夏光千百户數員徃徃嘉善聞今已至松江矣敢以所聞所見忘其僭陋為翁一陳之近日山東募来之兵損傷頗重全未見斬獲之功地方毋為所擾今欽募六千看與無異恐不足倚大抵江南地多水田溝港真英雄無用武之地比兵至此墮水不救者甚多狼兵終比他兵勇猛此被殺數人亦不敢出都司周應禎募来徐邳亳州之兵至浙中者亦有可用但難駕馭此非統領之將官得人審識机宜而善用之則兵雖强多然未必能成功也此賊渡河涉水如飛一半收用吳民故其道路極熟抄灣涉徑曲折皆知而各兵至此先失地利毋為所陷其埋伏一起横衝中後如山東長鎗手一非已逃者勢不可折旋後者亦無所用技只棄鎗奔走而已從其追殺此皆已徃可鑒者也徃時此賊用兵零散或一二十人或三五十人多則百數十人神出鬼没使人

莫測此番二千之賊布旗列陣分作三路齊来又與徃日不同賊中似有善用兵者為之主張耳盖自用兵以来只水戰毋勝陸戰徃徃失利盖陸戰彼之所長水戰則我之所利也但一登岸雖數十之賊千兵不敢近為今之計必召募寧波下八山兵相兼太倉沙兵領駕福船數十隻更調薊山大鉄頭船百隻截之海外去者擊其惰歸使片帆不返来者乘其未備使一帆不入則杭嘉蘇松江陰泝通泰淮北諸處俱可無

虞明年之事斯不足憂也謹以海圖呈上審裁
盖比之陸戰事易而功倍惜上年之不為此耳
地方安危全在此一舉今年似不可再失如寧
波定海兵船數多但令叅将俞大猷率兵至上
下九山大洋往来哨捕則浙東諸郡可無虞也
今南滙所船二百二十隻賊數量有萬餘聞皆
飽載而将去者近報嘉定新船一千有餘亦過
松江其崇明南沙大船十三隻聞是新来尚未
登岸今陸兵之計但當以守為戰如蘇州婁門

外楊涇橋地方乃嘉定崑山太倉賊来衝要之
處當築敵臺開戰塲置河栅立牖屏設埋伏屯
兵二千拒河而守雖千賊不能踰齊葑二門之
旁路近可以併守此守一固則自蘇以北常鎮
諸郡皆無患矣常州只守靖江可也今崑山太
倉蘇州閶門一路皆為所掠再有賊来不擾蘇
城必至無錫一過無錫則宜興溧陽在所必擾
都下亦危所當急議若松江上海之賊由嘉善
吴江裹湖而来者則吴江水兵船數百艘自足
以禦之然非信賞不可使也今松江上海崑山
嘉定城外俱被殘掠無遺已是青野但令各城
堅壁以待時選精兵或用狼兵山東等兵漸移
賊巢近處擇地為營與之對壘其重船在港者
仍裝沙船以火攻之先攻其所必救則陸兵乘
其亂而奮擊方可取勝極宜慎重計定而戰務
出萬全輕戰徒折我官軍益沮我士氣非計也
此以處未去之賊又見近賊多崑山太倉崇明
人此三處沿海之民遭兵燹之後耕植俱廢誠

不聊生勢必從賊於本處發銀募兵所貴不多
必用精選每日照客兵給與口粮則人皆樂從
募得一千可省一千之賊然知路道且又可用
其利又愈于用他兵也若减其口食去其雇值
則所得者皆非可用使其從賊亦不足畏者耳
前云閶門賊首乃是徐碧溪故猖獗如此今看
来不是若此賊来必有烏嘴銃未見有此故知
其非然亦此賊所引来者皆吾土各處沿海大
家造船雇人雇倭而来每倭一名用銀七兩彼

國王皆所不知蓋以倭為名正以自蔽况我皆
指其為逃荒倭奴彼益得計恣意敢為夫此輩
於海上得財寧復于海上享之必歸其家若使
人務廣其跡則一繩之力耳此皆由海禁法弛
所致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彼耳目極多凡一
舉動彼無不知而彼賊之情我則懵然莫識但
報賊來則便發兵往攻似太疎畧每多取敗實
非知彼知己之道不得賊情而欲取勝未之有
也此非重賞密遣其情豈可遽得大抵諸賊雖

各方之人皆賊首王五峯等所引不費己之力
不用己之財而以利使之競來殘破困乏我之
兵力其深謀遠慮恐未可測殆不可一法以圖
之所不能盡近日用兵全無兵器誠以其卒與
之至于禦守猶以火銃戚賊于數百步之外者
為先次弓箭次鎗刀次盔甲皆當急造然必精
而後可將就苟簡未免僨事仰惟我公為
宗社生靈專茲重寄中外倚望敢恃舊愛僭陳
悚息伏乞涵育賜擇不勝幸甚其再生之餘乖

絶之息此心若有不容已者萬一調治稍痊尚
當趨候指麾更容對悉不宣

玩鹿亭稿卷之四終

玩鹿亭稿卷之五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孚敬校梓

九沙草堂

雜言

西湖之上有武穆精忠祠馬過者至今憤然意猶未平謂武穆之精忠如此而全家覆㓕人則已矣而天之所以報施者何在也善曷以勸予曰不然天地之間只是氣之往来屈伸耳今人之生皆出是氣既出是氣則屬往来屈伸夫誰逆之盖未有来而不往伸而不屈者也故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寒暑夜旦之相推屈伸之相感天地不能逆而况於人乎自武穆之應募劉錡以百騎擒陶俊降吉倩也所向克捷金人無敢嬰其鋒席捲長驅盡復中原直擣燕幽不難也其氣之盛何如哉惟其氣之盛也故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今廟食千載而又一伸之皆氣之所為耳若例以天之報施論之則難言

矣

儒者不易稱儒者仁義而已矣不言利所謂利者只事求可功求成便是利也故孔孟行道濟時而終身不遇盖不言利此古今之大儒也漢董仲舒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之言真有儒者氣象孔明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其所以稱儒者氣象者非以此乎夫必欲事之可功之成未免違吾心以就事與功也違吾心則違理違理則非道非道又可以稱儒者乎

黄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黄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即今亦微至可截以

壩也斷可識矣盖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

河之贏縮豈關于河之改流也哉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

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雖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盖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

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白河比之由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于海運之險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兖東而障泗水流西

南築堤城壩於兖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於衛當時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舠其三百餘里皆為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兖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為而顧為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

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姑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可易者也夫誰敢議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粮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粮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姑式可通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為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為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為言此文字之見非達于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粮委之海也必欲為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府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粮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雇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為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自古夷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藤衣冠而願為犬羊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

生民塗炭上壓
九重之憂中外所上利害章疏日有献納然所
献者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為戰善為
陣之人而于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勿論
夫用善戰善陣之人急于攻截捍禦之計乃一
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
毋背諸鎮之兵日事虜賊于一擊而他不暇顧
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屢投以逐邪發表之
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参

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参以先固本者深有謂
也且諸邊自将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
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
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
日離而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卒虜人皆學
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
恒産土俗漸宜心無戀戾而後用為向導使為
奸細故地里之迂近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
之盈虚人心之離固将之勇懦皆知事勢之難

易常变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餒苦痒之卒聞
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
浮以緩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
是則深可憂者耳夫虜之来也不測而我之禦
也無時諸邊日夕所慮惟以目前捍禦為計竭
本窮力茍利捍禦無不為之何暇圖惟固本也
哉此所謂决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
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

次綱司者又有捌頭扶柁二人相恊持之旗甲
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于綱司籍記之餘則
共利少則共償其羸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
事由一體以故交兌無虚會之弊沿途無盗賣
之失而運于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
衆則惟任撑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関甚至一船
皆雇倩之無籍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茍
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
粮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

人尚不可得況綱司廒卒乎雖有堅實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又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粮運然河道粮運元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勑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楊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篤該管官司幷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粮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于粮運利于軍民悉聽尓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决事體重大則専　勑大臣一員往治之事竣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佐缺補以為定員其職專管黄河于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

勑諭内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黄河北

岸長堤幷各該堤岸應脩築者亦要着實用工脩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幷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脩理凡脩河事宜勑内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勑也近今添奉

勑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屡被黄河衝决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

勑旨亦為近年黄河遷變不常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為黄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往廻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粮運不通漕運衙門

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為處乃具本畫推之河道
奉
旨切責自曾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
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豈特岐而為二竟成仇
讐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雪之而洪閘使用比
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若漕運之職無関漕務
何以漕名夫漕以轉運運必資漕二者元不可
得而分者也

令大君郎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
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
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
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
收鎮江廬鳳淮揚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
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令裡河船於會通
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
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
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

自是罷海運而為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
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
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
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
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
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
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
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
船領運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

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叅將吳
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
方交兌諸府州縣各于附近水次蓋設倉厫領
兌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
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
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州縣各于德州交兌東
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等州縣于濟寧領
兌其餘水次頻多做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
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

昭議罷瓜淮交兌令南京幷江北官軍雇民船
于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江船
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為長運矣至
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
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
隨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
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為轉運之
計又相傳以為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

可以屯兵實兼此意故只令五處俱設鎮守兵
備守備等官是也歷
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轉運變為兌運兌運又
變而為長運蓋因時便宜為軍民計也成化十
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
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而諸倉之
粮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廒倒塌皆
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
加增腳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

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
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
之困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于臨德天津增置
倉廒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于
倉然而又有覬望寄倉故為遷延之弊嘉靖初
以粮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
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為民累執以為不可
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
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

萬里無以脩艌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
剥淺道路之難若措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
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
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又設酒佐戲以待
旗軍蓋有勞酧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
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
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措刁難之弊焉勒措
不已便有爭嚷爭嚷不已便有打鬬打鬬不已
便有人命屢年問戍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粮長

則漸有糠谷濕潤之弊馬漸有開倉留難守候
之弊馬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馬漸有扶老
病飢民誣賴之弊馬漸有誣申捏告拿害之弊
馬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
次交兑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
官不相見面甚有令各舖户不得賣酒米魚菜
與各運粮官及拘治歇家不得容留安歇以困
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
方爲之講兑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兑者竟不

以　國家粮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
但謂粮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
不民及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
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
者又復幾人及户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
監兑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于有司也
雖奉專
勑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
論粮米好惡逼軍交兑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

其有私者又不待言且如領兑粮米務要乾圓
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
場窄狹不及晒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
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兑主事出京必持漕
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
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允粮米進京通二倉必
晒三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晒揚於交兑之日
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粮運之所以日難也
夫瓜淮交兑民久便安固不可復若不嚴交兑

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則長運之弊又
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
譬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
一體聯屬而聽命于心者也若目爲目而耳爲
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離其體而
又可以圖存也耶
粮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粮也江
西湖廣浙江兑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
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

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隷兌運
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
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隷
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
隨船之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
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
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
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為差耳先是耗粮俱本色
隨船候到灣顧車起粮則易銀為用後以灣中

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
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之價
五錢可以輕賫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
六二六三六輕齋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
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
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冒饒粮運於斯為盛其
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石
此山東河南直隷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
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

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
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於兌運輕齋銀
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粮
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六只總完四百萬石而
已此雖減耗定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数雖減少
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
權要始有官債虐立文約逼奪輕齋而弊又從
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為害蓋借
公物以為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

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封
乃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因寅
緣驗封查筭使用以羨餘献之於官故有扣除
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
筭扣歲增其数咸務多献以為功太倉庫所積
羨餘至盈数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不可
勝言欽之倡始為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
齋乃耗粮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
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粮使用各總皆

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于官是則于正粮四百萬石之外復收其耗粮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将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将王佐乃定脚價搜括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蹵則謂之蹵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而遂為例矣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

爭訐故姒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為應得又于數外求之為厚薄低昂矣蓋作法于凉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将焉止故為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去叅将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粮員外驗封查筭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粮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悲勢不可行

乃又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為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為言故又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以給軍是矣然而無救于其運之敝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今以羨餘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灣中粮運俱集衆聚數千人成群哄衆官

亦無如之何為弊一至于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羸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酧其撑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群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司驗封查筭者乃以給衆軍為公給旗甲為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剋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為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初以耗粮秔齋扣筭羨餘解太倉庫作正支銷
都督楊公宏上疏其畧曰漕運粮儲除本色正
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
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賫
銀兩先年俱係各運官軍收掌裒多益寡隨便
究貼支銷但欲正粮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
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
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
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鞘裝盛以革前

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
過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
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賫仍舊盛鞘印封
至通州叅將處查筭雇脚支用計筭羨餘扣收
在官其各衛粮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
起剥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
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粮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
籌復如往年法立于彼而弊生於此欠粮卻于
鞘總扣筭餘剩粮米以補其數餘下輕齋銀兩
以為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為發運
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
或說耀卿献之耀卿曰此公家羸縮之利耳奈
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
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所親胡師文為發
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
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献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
失悉載史冊仰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粮餘銀以為裕國之計伏
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
錢粮数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剩員
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于漕
運粮儲歲額四百萬石出于田里之地收于粮
里之手運于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
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賫原係耗

米以備沿途僦雇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
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筭計秋毫佃無遺
餘舍糴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
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
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粮将有缺軍挽運之害
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疏入下部
看詳議
准給軍公閔中人正德間忤劉瑾得罪謫戍于
邊時遂菴楊公為總制甚雅重之常召至制府

商畧邊務凡所建白多出公手嘉靖改元復公
官尋
命提督漕運時年六十餘鋭意脩振雅好讀書
每于政暇手不釋卷未嘗問及家事常切切以
祖宗典章法度為言在淮六年後還南府以致
仕歸卒于家予為公屬受公教愛獨深今九泉
莫作儀刑尚在老臣練達如公者豈可復得
國家經制國用户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
運于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
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
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粮馬草地租屯田食塩
錢鈔稅課塩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燈草蒲杖
塩金局稅門攤各有成額成化弘治以前各邊
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
南京及 内府光禄寺并两直隸天下司府衛
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粮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
見者言之京通倉粮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
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

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内
庫積四百餘萬外庫常有一百餘萬今則内庫
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
銀兩極費而其謚者邊防為最商鋪料價次之
馬疋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脩邊給
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
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
草餘塩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
米輕齎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

每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粮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餘兩職官額用有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疋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粮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是太倉每年支剩銀六十六萬餘兩近年以来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

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塩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粮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七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户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名利之士不言生死每每忘生以求所欲養生之士則營營於生死滋味寢處極其奉養廣延方士講求丹術呼吸屈伸鼎器藥物百計以求長生而卒不能生轉速其死惜哉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誦之亦可衆也夫人之延促定於當生之數蓋有不可得而迯焉者耳

其可為者惟減禄延壽之說乎語云人無壽夭禄盡而亡若不自儉惜一旦受用遽盡豈可復圖存私故曰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延壽也

暴殄天物蓋人間一切所用之物皆天物也今之富貴侈靡恣所欲而靡費之惟日不足人或以節儉喻之則曰此吾物也噫是豈知為天之物私夫天之生物以養衆人豈於此則嗇于彼矣又焉得視為巳物而恣用之梅屋許先生曰

天不能家訓户餙貯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聽户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故凡事曰天事職曰天職位曰天位盖我者天之所生而我之所養無非所以賛天也可以人而不知天乎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儉吝二義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己也吝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于己而厚於人也吝而不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

也儉而吝者人己俱約也人己俱約是亦謂之吝也人己俱不約者則不可謂之吝然亦不可謂之儉殆猶愈於人己俱約者乎約人而豐己斯下矣

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黄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脩墻塹以固邊防而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粮兼為復河套之舉以除禍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衆捎大費就沙漠不毛之

地以修築千數百里之邊墻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争之穴以驅逐數十年盤據之黠虜安危所係尤重必須慎謀於始乃可保無後艱詳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自雙山堡至黄甫川分為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内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於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費仰給于　内帑國計亦恐有碍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

難保水土沙鹻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詳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况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槍手將為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恒憂其不足將為掩襲之奇兵啣枚而進則形迹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騾幾於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粮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費折銀則艱於得食餽乏之難免

運本色則疲於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抽於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於一擲抑豈善後圖全在正德初年議修邊墻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於籌邊且有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墻塹則其難其慎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畊牧斯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

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此出治齋萬公鏜筆引據籌畫可謂有見當時惜不能從其言也因撮其畧於什一以見大意云

丗崇三教儒與釋道也釋道二氏皆出世之學惟儒教為大中至正治天下國家之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二氏教雖各異而盡性至命處則同故道謂之玄釋謂之向言於性命無所加損皆本色也但不同者教耳故曰三教而釋氏所謂菩薩道菩薩行者則愈高遠而無涯涘矣中庸亦謂君子之道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有所不足者亦可謂高矣遠矣而皆不出乎平常日用之道但不令有止耳

希仙學道者先要識破世間一切虛幻身亦是幻凡有必無凡生必滅既少而長必老而死此必然之理也故須具此正信無惑於中斯無貪慾凡諸邪師謬解不能亂之可以入道矣但一

有貪生之念生於其心則邪說易入而無所不至雖名學道祗是作業豈有欲此身常存於世朝夕用心只成一己之私而可以為道乎蓋人之貪慾莫有大於長生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人知死而不亡者壽則知長生之說矣

甚矣財色之溺人也人初學仙意本為長生也及夫盲師邪士指以彼家鼎器泥水金丹黃白燒煉點化之說鮮有不為其所溺者嬌艷入室

慾火熾然鉛汞在爐貪心海若卒之長生之念亦不足以奪之精耗神敝財散齒衰而不知止破其家戕其生而不知悔嗚呼甚矣財色之溺人也可哀也已

金冊不落形氣專在性命世傳參同悟真二書皆金冊之學也亦言性命其旨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蓋參同契者參同此理也故覩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外于一陰一陽之道而莫不皆同者也悟真篇者悟此真理也真理即金冊

也陰陽之祖也篇中所謂一乾一坤一離一坎一日一月一男一女一龍一虎一鉛一汞一烏一兎一彼一我一水一火一金一木一主一賓一剛一柔一有一無一浮一沉一情一性一戊一己者總是一陰一陽也諸皆引喻耳故篇中詩云不識陰陽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其要專在悟此陰陽之祖方名悟真若不於此悟皆非所謂金冊也二書多為隱語者正使人精研其義以求之庶或有得于心若直說破則不復有悟矣更何有得於心耶為此學者當正志虛心以求自得毋為邪師謬解之所惑可也

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廒兌運正米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漸多嘉靖十三

年周侍郎 叙初督倉塲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菴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俑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廒明交耗粮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為深

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面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槩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叅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為收受粮斛事奉　欽依惟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兊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為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為附餘則是耗外又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漕運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收則軍迯運斃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　國計根本所繫為害者大耳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今人言吏隱者以其官之地位消閒謂吏隱也

殊不知所謂吏隱者以吏為隱也商隱者以商為隱也有道之士泯迹於名利之場而中之所存固衆人之所不識斯可謂之隱也故曰大隱居朝市以此耳

凡寺中所塑佛像西域謂之像教其山門塑二金剛者言學者入門當發勇猛也次天王殿塑四天王者言勇猛之志不可退惰當直造其奥也大殿則諸佛菩薩諸天羅漢具在蓋言升堂入室而理無不具事無不周斯入大圓融境界矣

釋門出家即去本性別名雙字如圓明圓朗之類皆直呼本體蓋性元如是也欲其言下有悟耳道教凡百模倣釋教故道士名亦雙字而不去本性失其意矣

玄門之學金丹尚矣悟真篇云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也金丹元無修證惟在妙悟如劉長生曰心上通得一物出得一物發通得萬物出得萬物殺又曰一分塵盡則明一

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尹清和曰修行人有志越有魔無志則無魔但魔一畨心上明一畨性靈一畨又人說要傳道道本無傳但說傳道便是恠人糸的亦是恠人又曰自古聖真皆自貧苦得来不從富貴中出赤脚劉先生曰脩行人只合向根蔕上下工夫根蔕是心世人學的莫學世人愛的莫愛世人做的莫做只向日用上搜獲自已端的處莫胡亂放過又曰不於自已心性上下工夫只是隨人脚跟轉只向古

人言句上做活計說時暫悟對境還迷為甚麼只是工夫少不識自已端的處假如解得千經萬論又於言句上甚有所悟止是一點螢光有多少明處若是自已本性上悟得如百千日月放大光明宇宙乾坤無不照徹又曰脩行人着衣喫飯尚不得已而為之因甚麼只為有寒有冷不能恐得須是着些紙衣布衲遮形蓋體只為有飢有渴不能恐得且喫些粗茶淡飯填腸塞肚此外有甚所取若志不[illegible]怠則一步進如

一步前進一切飢寒貧病艱難至於大魔大難俱要衝撞得過也丘長春曰脩真悟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又曰祖師云凡為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此皆先代諸真之語乃後人任丹之基也依此脩行縱不得丹亦當植本況於自已心性上求殆不求魚於陸若辦肯心固無不得之理是何也吾性即金丹也今之好此

學者甚多而長生之慾根于其心往往便為邪師彼家鼎器之說所惑乃謂長生住世可得因而流于黃白之事擇鼎立室以為入山養道況資法財非得外事則內事不成遂使盡生精神皆弊于此畢竟無成雖賢士大夫亦惑之而況其他抑殊不知學道者飢寒貧病皆所不顧又何待于法財養道之具色色齊備而後可以為道也蓋飢寒貧病正以煉心只在志耳故曰自古聖真皆自貧苦得来非從富貴中出黃白之

事非未必有亦不足學人生精神誠不當爲此一事遷爾汨没亦可惜也古人得亦棄之何况求而不可得者至於鼎器彼家之説尤爲非道悟真篇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蓋言大虚爲鼎器也陰陽藥物也若只言以坤爲鼎器則牙訛非可附矣吾性流于情識則喻曰彼家所謂白虎允鉛皆此也今人以彼家爲女豈不謬耶悟真篇云只縁彼此懷真土遂使金冊有往還蓋言互爲其根也又曰人人自有長

生藥又曰此般至寶家家有蓋言人人本具也曾何假於外物哉近來惑此説者甚多人心真爲其陷溺愚故不得不爲之辯

海寇議 嘉靖壬子歲作

寧波自來海上無寇每年止有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並無敢過海通番者後有一二家止在廣東福建地方買貨陸往船回潜泊關外賄求把關官以小船早夜進貨或投托鄉宦説關祖宗之法尚未壞也二十餘年來始漸有之近年海禁漸弛前項貪利之徒勾引番船紛然往來而海上寇盜遂亦紛然矣然各船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嘗爲群後因海上強弱相凌自相劫奪因各結綜依附一雄強者以爲船頭或五隻或十隻或十數隻成群分黨紛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數計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至又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借其強悍以爲護翼亦有糾合富實倭奴出本

附搭買賣互爲雄長雖則收販番貨俱成大寇徽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福建陳思盻住横港吴美幹福建義官原通番者朱都堂行取福清船令其率領而來後因海邊反爲所擾令率一半先歸遂不復還省別住一夥亦住横港後許二爲朱都堂取委福建盧都司帶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將雙嶼港築截賊首許二逸去今見在京買賣汪五峯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管櫃素有沉

撥勇畧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瀝港而陳思盼尤強後吳美幹為陳思盼所殺其黨不平陽附思盼潛通五峯五峯正嫉思盼之壓已而瀝港往來又必經橫港屢被邀截乃潛約慈谿積年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協之又為報之寧波府府白之海道差發官兵但為之送援詢知其從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飲酒不備內外合併殺之盡奪其財德美所得亦以萬計擒其姪陳四并餘賊數十人送官及各船

餘黨還無所依悉歸五峯後雖有一二新發番船俱請五峯旗號方敢行使五峯之勢于此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此因其有隙而用賊攻賊亦兵家之常未為失策五峯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領之往來海上肆散劫掠番貨出入閩無敢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近地人民或餽時鮮或餽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與柴德美通番而往來五峯素熟者近則甘為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快上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辯法禁之壞至此極矣今雖平昔本分者亦往通之是果誰使之乎近自破黃巖屠霩衢而其志益驕至定海操江亭焚牌送府追貸稱淨海王僭竊叛逆腰斬指揮殺府知事殺千百戶焚燒房屋擄掠婦女財物數月以來沿邊軍民被殺數萬罪惡滔天在所不赦昔年太倉秦璠王良之亂未嘗見其攻一城殺一官而撫按衙門即以奏聞請將出師一面通行各省緝

捕其親黨剪其羽翼而其勢始窮束手就擒地方遂寧今此賊屠城掠邑殺官戕吏一至於此而見今肆散劫掠不於餘姚則于觀海不于樂清則于瑞安往來塗毒生靈無有虛日而猶浪言倭寇不實上聞果何待耶既曰倭奴酋長為誰是誰欺乎其所劫掠地方凡通番之家皆不相犯蓋以立信故人皆競趨而賊黨之在省者紛紛不可復言奸細如汪五峯之眷屬徐碧溪之子弟亦且安住出入真若無人況其他乎近

日碧溪子弟見為人首告拿獲在官而又故縱毛海峯鄞縣人先因長子毛子明通番遞欠貨物以父往質而後以弟代之頗有勇力善使佛郎機又善彈射五峯因育為子託為心腹就稱海峯父去子來子去父來交馳番國且徐碧溪毛海峯皆五峯部下賊首也黃巖縣寔徐碧溪同姪明山率領攻掠又嘗臨関叱罵肆無忌憚其惡不在五峯之下族誅猶有餘辜而待之若此果何說耶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

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関津畧不譏盤明送資賊繼以酒米非所謂授刀於敵資粮于盜者乎此自古所未有者也今之在位者亦明知事機但曰巡按不欲行夫

朝廷之法有職者之所共守若抑法以狥人邪家又何所賴愚謂當此之時不論官之崇卑事權之在與否皆當自奮所謂人人得而誅之盖所協恭者惟一人之事也或又曰行法慮以招釁若只畏忌必欲法不行而釁不招但各悠悠以度時而彼賊養一日則盛一日四方黠猾之來附者日衆沿邊財物之刼擄者日富畢竟縱之何所至而後已也且今日之屠殘是果誰招釁以激之耶正在法之不行有以釀成之耳先年夷斎沈公為海道正當群盗縱橫之時虛心訪究盡得其情惟盡心奉法累無假借允地方積年通番者一拿即至不敢踰時按法治罪雖

豪右不能以計免而人皆始知懼法無敢窺海者如巨猾林德美亦逃之福建而不敢歸番船亦各漸往廣東別為生理若遲以一二年海道其肅清矣惜乎其去之速也豈邊海之當厄耶至今士民皆懷誦之後自沈公之去而法禁復弛逃避者復回問罪者復脫而海賊復橫後又拆巡海之哨船减墩寨之戍卒城垣任廢而不脩邊粮侵欠而不究海賊殺掠禁不許報惟務隱蔽大壞邊備苟延脫身但令遷官買賊以為

功姑以塞責僥倖以去
祖宗之法益蕩然矣夫以朱都堂搗穴焚舟除
海巨寇鑿山築海功非不偉而人未有懷之者
蓋以其高而不下粗而不察惟專攻其末而反
遺其本臨下雖過嚴地方之通番者紛然如故
除一許二增一五峯其勞宜不足稱此不猶汲
水救火而厝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故本之所當
先而末之所當後也明矣今以杭之弱卒器械
不利裹粮不足盛暑以往即欲攻其末不亦難

乎赭山鱉子門又焉能守賊船晝入其將何法
以禦之但謂之迎賊可也各郡役民守城妨其
生理殆不可久況通番者得利而良善者受勞
人心焉服且勾引者之不除則海賊必不可去
從逆者之不正其罪則遠近黠猾者何所憚而
不為此紀綱法度
朝廷所以維持天下不可一日或廢者也豈勝
太息或又有謂欲禁通番為碍士夫者噫此官
府之碍士夫耳士夫豈有碍官府者乎如沈公
之行法更誰敢犯且寧波士夫並無有通番者
雖間有一二人衆皆鄙之其餘不過因他人番
貨之被獲而為其說人情者有之若官府執法
自不敢說今謂寧波士夫盡是海賊豈不冤抑
叛亂至此而猶為此顧忌是果何說耶因循猶
豫必至身與地方俱壞而後已誠可哀也豈當
局固迷如此乎識者有謂今歲不亟為處養至
明年二三月間其勢決不可復為浙東諸郡皆
危矣豈特浙東之危如杭州由鱉子門而入嘉

興由澉乍二浦而入其先潛住諸黨又為之內
應其可保乎斯言殆不為誣然即今誠猶可為
也但以
朝廷之法治之則有不待血刃而可以成功者
交通既絕酒米不饋彼亦不能久住今舍其易
而不為坐失事機何哉前雖有幸脫者此又非
其時矣豈可效尤且聞此賊攻掠之處未嘗不
有人勾引而但無勾引者則無攻掠此黨又豈
可容潜住近地又聞許二覘知海禁之弛糾領

黑番復来海上此尤可憂事勢甚急而諸公談笑飲宴若罔聞知畧不為意以為賊去百萬生靈之命誰一念之愚衆切切若不容已深知逆衆耳而犯衆怒所不敢恤伏惟公誠為國者一垂覽焉

張棟庄先生昜字仲明成化壬辰進士治鉛山每有異政鉛俗尚鬼神邑中滛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献者亰乍於路公曰蠹財惑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正人心時有羊角

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每宴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于木肖取生羊向蕒道一擊之羊仆人死公知之匆獘蓋倏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公受其詞選勇鋭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之手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呪之生吾即宥汝矣試之法卒不驗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崩公曰此巫所為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為神人咸請釋之公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何如巫叩首請死公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公取而置之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何如巫不荅郎仆而死衆請舁出之公曰何言之易也躬往瘞於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越三日啟視之

腐矣巫害遂息公釋蕒邑中孝子節婦皆浔頒胙敦風化也有節婦之子持肉踰嶺而歸為虎所噬其母泣訴于公公作文告城隍言神為一邑之主今虎噬人吾與神皆有責焉限五日神當驅虎於吾不然吾當罷職神亦當毀像皇天鑒臨豈虛語也是夜公夢中恍惚聞高聲叫云虎至者公覺曰豈神之驅虎来耶命列炬于兩傍啟門視之虎果伏於外若有束縛而不能動但俛首戰栗如畏罪然公叱之曰良民何辜遭

汝民牙之毒雖碎首斷腕何以償民之命遂命
衆擊殺之以皮肉賜婦後絕無虎患又民有賣
薪者性嗜鱔一日晡歸乘饑恣啖忽患腹痛而
死隣保疑其妻殺之執送之官械繫踰年而獄
未成公蒞任方三月偶於月夜步庭見一人衣
冠皓首向公揖曰公毋疑吾某鄉土地也某婦
之夫中鱔毒死非婦之罪凡鱔首昂者殺人試
烹以啖狗即死言訖不見公如其言明早取婦
問之曰汝夫平日好食何物婦曰好食鱔公遂

命婦捕鱔數百閒得昂首者五乃設釜于庭即
命婦烹之啖狗果死公謂婦曰汝事白矣遂為
釋之一婦喪夫翁姑逼其改嫁乃書嫁狀詒婦
告批婦不得已佯許嫁期是日泣祭夫畢潛投
後園池中翁姑怒即填屍于池事久不露自後
朞年不雨公憂之齋戒宿城隍廟夢一婦抱狀
且泣且訴公詳閱其狀既覺悉記都里姓名竟
詢至其家鞫之啟池土得屍婦貌如生公為之
大慟作文祭之忽雨如注平地水尺餘即為之

殮瘞併罪其同謀者因飭之以詩曰士類曾為
俗所移可憐孤寡受翁欺半生婦節將誰恤一
點天心尚有知堂上肯教違父母地中端可見
男兒于今留取鴦湖月千古清光照野池復立
祠塑像春秋設祭以表其節如此類者尚多不
能盡記大抵公之精誠通乎鬼神懋德昭乎天
地人心所未知者鬼神通之人力所未至者鬼
神相之夫為政而至于格天地動鬼神至矣後
公為御史則抗疏暴權奸太監將琮尚書陳誼

之罪辭連監閣及諸執政不諱以至落職為監
司則伸民命之冤殺巨萬之豪巡按不得而撓
之事與心違即棄官而歸家居一十九年未嘗
一入公府閉户著書啜粥飲水兒女啼饑號寒
於前而不為意都御史王璟遺以百金堅卻不
受始終一致至死弗踰公病篤郡守周坤率僚
佐問疾寢所見陋室敗垣凋帷敝榻相嘆感泣
嗚呼公誠山川之閒氣天地之偉人也余祖母
都憲公女公之嫡姑與先君中表兄弟故聞于

家庭者甚悉先君嘗遣侯公每侍公教公手垂
過膝頰長盈尺龍準劒眉霜髯雪鬢雙目炯炯
危坐一室望之儼然神明云
鄞布衣胡弘字任之勤苦力學正統初游杭遇
一老翁自云汴人深于易理弘從之遊因盡得
其秘景泰初張都御史楷征閩寇延之軍中所
言奇中卒賴成功而功竟不錄者不能盡從其
言故也居蘇士大夫競往卜之趙御史筮得坤
之師云當發科官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生子

祝參政灝筮得比之二五爻云君臣慶會光先
黄門近侍之職轉大藩而止後皆如其言楊尚
書翥筮得復之六二云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
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壽差減五年有子亦露
祿後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
子以公蔭受吳縣簿此其易筮之玅全主乎理
觀趙之罷官得子楊之增秩減年可見人生祿
壽子嗣俱有定數而每相流通豈此則嗇彼今
貪緣得顯位者皆黙損吾數所有以益之非數

外別有所得也弘不特易筮隨所遇皆占之無
不驗應二士子將赴鄉試遇弘於途因請卜之
云某君當領薦某君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
一果丧父一登第或問之弘曰某君問時傍有
一人汲水而立此泣字故知其服阻某君問時
傍立一人此位字故知其領薦又一應試者書
一串字問之弘云君當連中進士串是二中故
也又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云君勿言科名當
憂疾病其後二人一果連中一果得重疾或問

之弘云前問出於偶然尔後從而效之則有心
矣串下加心故患也其術大抵如此弘與先祖
竹窩公素善故得以聞記其一二云
九峯孫公交湖廣安陸人嘉靖初以宿望同幸
菴彭公見素林公奉
詔赴用以公爲户部尚書時予以都指揮領運
兩浙至京都見公召至暖室從容謂曰聞子青
年才敏盡心運務我故欲一見我不敢當長者
子遠業未涯當去此秀才氣將來自有受用子

領佩之尚未深解後涉歷之久方有悟于公言每嘆曰公誠長者也憶自往歲壬午獲受公教于今二十八年犬馬之齒漸衰所謂秀才氣者尚力除不盡慚負此翁多矣果能除此則純一真實其于聖賢之道不废幾乎然不自棄者尚未敢忘乎公言也

南湖余公本在庠時母舅夏攬納官錢費用逋欠時郡守伍公符于攬納逋欠之法甚嚴犯者必杖之死夏懼竄匿公家捕者日急公母與夏

相持而泣痛不能釋公亦悲泣乃以身代詣府伍怒乃拽公于庭痛笞之流血污衣仍逮繫必得夏乃免公曰願以已產鬻以代償情極痛切伍許之公產不厚遂盡鬻以償後罪遇赦免終庇其舅乃自授徒以養不數年公建第中榜眼授翰林編修歷遷南京通政卒于官公性孝友其析居從兄弟數人皆貧乏不能自給公令并爨食之公性直不能抑情凡語咲欬皆真切聞者不厭甬川張公閒居常曰安得余南湖在一聆語咲洗我鄙懷蓋深思之也

冊山屠公滽為吏部尚書時九峯孫公為文選司郎中以遠方員缺呈堂擬補公停批者久之曰此死地也乃為之定擬若不得已者後公卒九峯公作詩悼之有執筆停批念瘴方之句此見公仁人之心也

九峯孫公為戶部尚書時鳳山秦公金為左侍郎鳳山明達于政部中事公委心任之[illegible]大事致商決焉鳳山亦為之盡心或讓公不親事者

公曰昔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相魏公無文人曰歐陽公之文即魏公之文也今鳳山之政即我之政何必出諸已耶聞者服之書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九峯有焉

冊山屠公在吏部時致尹頭陀于京留居數月不垂一語臨行公再三懇之但謂曰早飯要早午飯要飽晚飯要少不乞又好竟不復言豈以名位之士不堪他授耶予謂此老所得亦只形

斅小乘耳

金太僕公湜字本清號朽木居士善草隸作詩寫墨竹鈎白竹俱清妙有思致人得片楮尺幅莫不珍之稱賞海內咸謂殊品公多鬍鬚嘗封王出使一路經宿郵傳恐鬚汚被乃製布囊至夕囊其鬚以寢惜公物如己物此亦人情之所易忽者而公獨慎之可見公存心之一端也後致仕家居悠悠詩酒無病而卒

堪輿士謂予曰造化忌蔟揚嘗見人家造坊牌

者數年之內不落職則喪身但立于當門者謂之獅開口其禍尤驗公試觀之當自知矣予曰此固理也豈獨堪輿之說耶後偶于淮杭寧三處建造之家歷驗之果無不然間有一二福厚者或免然亦減分數予益信之予謂坊牌尤為身外之物所得已者就以世俗之名勢亦不假此縱有榮觀殆不可以彼博此也況上費官錢下役鄉人自勞心思非惟無益而反招災是不可以已乎但未之察故耳予故有感于堪輿者之言而因識之

杭州自北關以至布政司大街皆為
詔道未嘗覆以坊牌布政司左右坊牌二座亦止題承流宣化四字未嘗書其官其立蓋龍亭往来之處不敢以臣子之名加諸其上也昔年陳進士橫街造一坊牌後　詔至即移于街側至今諺云陳進士坊牌請過一邊今數年以来越造大石坊牌高標姓字林林相望非夙昔矣予自宦遊初歸為一駭然

武宗朝諫疏嘗以武選郎中黃鞏第一其疏首曰　陛下臨馭以来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於邊臣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言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亦知也其曰通言路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以其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

九重之前雖有兇亂之李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知之矣其曰正名號　陛下自稱爲鎮國公誰則爲　陛下者今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　陛下之臣也其曰戒遊幸　陛下始出遊戲不出大庭止于南內論者猶爲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又曰郎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

況又重以蠱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爲危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宮親昵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專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或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其曰去小人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又曰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驕虎之勢不亂不已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兇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此疏議論第一忠誠第一文章第一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因識其畧云公莆陽人字伯固號后峯中弘治乙丑進士有後峯集梓行云

先祖蘭自公平日好焚香隨寓不輟一日先母

夢有人告曰汝舅壽本七十以焚香多故壽止六十四今當盡矣越兩月忽中風果卒是知馨香臭味乃是人生一種受用皆不宜過娍祿延壽之說于斯益信然香最散氣亦養生者之所忌也但可以之勝濕解穢而已

近予目病退腫兩眥皆粘破痛澀不能視物彌月不愈甚苦之適武林舊知王雲谷渡過予謂曰此風熱也非苦不可以清熱非辛不可以散風宜用黃連剉碎先以生薑一塊切兩片剜空

入連煨之次以紅棗去核加少礬末入連再煨
俱用溼紙包裹候以紙乾取出加人乳置磁杯
中蒸熟點之熱淚淋漓其病如解又曰於大小
便時閉目固齒意隨便下降火尤妙二法用之
俱驗雲谷磊落不允年踰六十止育一女後自
衣室遣女郎棄家不娶遊于江湖好讀褚伯秀
莊子得其旨趣所作詩畫亦脫俗嘗寫王大痴
山水雲氣悠揚令觀者動丘中之想人謂之王
小痴又嘗草萬言書論時政甚悉不果上一日

寓徽州以詩謁佘明府曰十年南北竟支離出
不諳時處復違書草萬言空憫世交論四海可
依誰自梅苑菊餞冰霰客况人情送鬓絲酒醒
山城聽夜雨新寒又是去年時亦可誦也
海寧邑中有高堅者為粮長貲用官錢頗為後
肆後罷役里人以詩嘲之曰西鄉粮長脫高堅
便覺萎蕤不似前拚性命拖官府債寫文書賣
祖宗田當時口是無量斗今日身如沒舵船寄
語一般粮長道此人堪笑亦堪憐詩雖嘲戲實
切事情可以警俗

玩鹿亭稿卷之五終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illegible]校梓

奏議

奏處大患船糧疏

為異常水患衝滚船隻漂流粮米渰死人命事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粮指揮僉事梁端呈據直隸泗州衛運粮指揮趙恩呈備左等所旗甲潘真等連名告稱領運蘇常二府武進等縣粮斛

本年六月十八日儹運到灣至長店鎮地方住泊起粮間本月二十六日霪雨猛風大作連夜山水陡泛汹湧漫流四顧成湖人民房屋衝倒致被皇木漂流將大河衛旗甲鍾得名等三十餘船從啞巴莊衝開數幫順灣隨流真等一十四船盡被衝壞頭稍梁棧隨即溺水漂流粮米各旗軍得抱篙櫓救生至次日真等前往里二寺尋得王谷許鵉二船當就撈獲濕米五百二十六石五斗告蒙本衛照例分散各船食用易換好米代補外實漂無存正粮一百一十六石真與宋綱簡義魏廷仲劉保唐志劉現凌餘蔣舉李方孔蜜陳有才十二船共漂流正粮三千六百二十四石并帶官磚一千七百三十八箇官酒瓶九十三箇俱被衝溺無從上納等情具告到衛轉呈到總行間又據大河衛運粮指揮管善呈備中等所旗甲王受等連名告稱駕船於六月十九日到灣住泊啞巴莊地方聽候起粮間不意本月二十五日夜二更時分山水陡

漲平地約高三丈有餘兼以惡風暴雨大作將受等船八隻衝開又被大木交横互相撞碎漂溺各軍浮篙木伏搭救命當有前所旗甲王貴三船隨翻淹故該船軍人未知存亡下落中前所運軍張阿金等亦被淹死二十六等日止尋獲中右所旗甲趙向老鍾浮名雷仁三船漂入居民田内梁頭棧板俱壞沉水撈救濕米七百七十石告蒙本衛給散各船易換代納外實漂無存正粮一百六十九石又與王林陳保一陸

復三王貴三五船共漂正粮一千五百六十石并磚瓶畫被衝滚無跡等情具告備呈到總呈乞照詳等因又據中都留守司把總史謙呈據懷遠衛運粮指揮王佩呈備後所旗甲李玘等告稱各役領兊常州府無錫縣粮米於六月二十四日駕領到於張家灣啞巴莊地方住泊蒙撥京倉上納聽候起粮不意天雨大作至二十五日夜二更時分陡發風浪齊湧將玘并旗甲吳貴武雄三船樁纜衝倒原裝在船正粮共九

百四十九石本色蘆蓆二百三十七領臨清厰城磚五百七十六塊盡被衝滚無存玘等搶扶篙櫓浮命上岸告乞分豁等因到總理合呈乞施行又據江南下江把總孫承宗呈稱鎮江衛指揮李楫下旗甲施寧船裝正粮三百一十四石跟幫行至北河泗河崖南京留守中衛百户高軒下旗甲正勝船裝正粮三百七石住泊長店地方俱于六月二十五日夜忽被水發將船衝滚連人粮不知下落呈乞施行等因又據浙

江把總孫文呈稱杭州前衛運粮千户將文迪呈稱本衛前後二所旗甲周永寧鄭林二船各裝支運粟米四百石官磚二百箇於六月十八日至張家灣地名新河口住泊聽起粮間不期本月二十五日黑夜風雨大作山水泛漲將各船磕撞沉沒淹死軍人周憲鄭陳淮又據本衛中所旗甲陳行亦告本船領兊粟米四百石磚二百箇亦被衝滚次早水耗於里二寺地方尋獲本船打撈濕米一百六十四石五斗分散各

船易米代納實漂正粮二百三十五石并周永寧鄭林二船正粮八百石官磚四百箇並無踪跡緣由又據南京水軍左衛百户劉儀呈稱本幫千户周易管領支運臨清倉粮船隻到湾本官因病呈准在於小甲孫恵船調理粮米起上於六月二十五日陡遇水發連船衝滚淹故打撈不獲等情又節據各官呈稱流漕粮米俱經備呈巡倉衙門批委通州知州汪有執公同江北把總梁端山東署總指揮劉經徐州左衛運

粮指揮陳鑄各視諳張家灣漂流處所拘集地
方巡司總小甲及隣幫官軍人等結勘是實回
報訖各呈到臣據此竊照臣猥以薄劣積病屡
廢誤蒙
聖明簡用方未履任即遭此大患漂失粮米數
多淹死官軍臣聞不勝驚惶寢食俱廢無以自
安除待罪外臣查得漕運議單内一款漂流粮
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覈實
勘報一面先將運到粮米照例就將兑運京粮

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
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粮照例加
耗所省脚米止足刮鈌兩平收受若通州倉鈌
厫不必減除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
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
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
前項免晒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
行放支又一欵自嘉靖二十二年為始漕運粮
米漂流船粮照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盗費用
照舊条提外其過洪閘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
粮米漂失多寡者拘審該幫官旗衆証相同若
果漂流損失不係官軍侵盗者就將該幫官旗
應給羨餘銀兩查筭扣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
径解各該倉庫收支折銀應用如該幫官旗羨
餘銀筭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内扣
除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餘剩照舊給軍等
因節該户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為照前項漂流粮

米委係非常水患衝滚無存節經巡倉御史委
差多官勘明条奏所據前項粮米除大河等衛
尋獲旗甲趙向老等六船係船存粮漂各將撈
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粮
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灘淺磕撞
船存粮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
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筭損失米數每石折銀
七錢径解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
原數其滿真等二十四船係全船漂流無存正

粮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遵照全船漂流減襆京粮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晒以省脚耗陪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粮漂事例分别甚明具載議单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軍自六月二十五日以来為因衛决石堤稽誤進粮其被患四總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箇月日尚未發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軍未計將來之事誠當亟畫所據淹没官軍各

越數千里之程身為
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粮漂失不知去向實為可憫即今京城內外同患漂没軍民之家俱蒙
聖恩垂恤萬姓懽騰咸霑
天澤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
勑該部將前項漂流粮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早為處裝軍船南還亟畫下年全運之計其淹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衛所查出分年應支粮俸并羨餘銀兩全給家屬存恤以濟
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群生不勝仰戴漕運幸甚緣係異常水患衛滚船隻流淀粮米淹死人命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親齎謹
題請
旨

議處截赵通運疏

為水旱二患先後遲阻粮運預計赵納事近據浙江等總處州等衛所運粮指揮等官王凞等

呈稱孟陽八里灣仲家淺新閘新店等閘水甚急溜難行每船用大纜八九條方拽過閘日夜無停每閘止過船五六十隻艱辛萬狀不能速進過違期限官軍負累何堪呈乞議處分豁等因據此案照今年春夏自淮迤南天道亢旱瓜儀一帶外江裏河水小不能相接四等月日先各據湖廣江西上江等總武昌等衛所運粮指揮羅英等各呈稱兌完粮米見抵儀真停泊守水不能過閘該臣會同前任總督漕運都御史

韓　通行高郵儀真管河管閘郎中等官并淮揚二府州縣各管河官負逐一閘塞涵洞毋致漏泄蓄水濟運至五月中旬幸遇時雨接濟方於六月初二日儘催過淮臣復會同都御史韓具奏及行參將賈席并委各把總官逐節分押幫船沿途催儹外後據南京等總廣洋等衛所指揮等官李春等呈稱自清河縣至徐州一帶大水泛漲洶湧非常船不能進每十船併挽一船日行不過數里躭延遲誤緣由又經會行沿

河有司着管河官員拘集淺溜人夫相兼運軍晝夜打挽前進臣隨於本月二十四日離淮隨路催儹又據江北等總泗州等衛所運粮指揮等官蔡需等呈稱濟寧迤北十里舖等處衝倒堤岸决口數處長闊不一大者計長四五十丈阻集粮船數多已該河道等衙門當即撥夫築塞但决口闊大不能即完又該行令各把總官調集各幫運軍併力修築月餘方完船始通行後遇連雨决口修築不堅又復坍壞隨行修築

船復無阻為照全運一萬餘船各總先兌江北粮米船隻所去不多其餘江南兌粮各總船隻俱為旱阻一遇時雨通行沿途聯接前後挨幫不能速進一船少延後幫即阻雖派委各把總官每員量管催船一千逐節分督照顧每不相及臣隨路身親督催每見各幫動輒告稱已頂前幫雖遇好風亦只坐泊盖由船多壅滯不行跡先達後之故臣即嚴督見在閘河上下把總黄印呂元孫永宗等所領三節幫船盡轉白河

次第抵灣起納訖後接續繼至而把總劉救所領幫船止到一半餘未見到又經差人鎖拿脫幫台州衛千户衛瀾并查把總劉救未報今復據呈濟寧迤南一帶諸閘水淺艱難尚爾延滯臣聞心切驚憂雖則與上年抵灣進納之期不甚相遠而今年無閏九月節氣更早後幫運船不無凍阻之患事應速計尚可圖脫近先准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户部左侍郎李　咨據本部委官員外郎周魯呈據武昌等衛指揮羅

英李文明等呈前項水患遲阻緣由煩為差官前去沿河催儹備行到臣除撥委把總黄印自河西務起直至尾幇止沿河一帶迎催如遇各閘淺溜阻集去處就彼調發人夫併力扯挽日夜催儹前來不許時刻停泊及分委把總朱文呂元管催起剥背嶴完粮空船清理張家灣一帶河道又經差人守催完粮把總指揮孫支周應禎出京并取遮洋完粮把總賴天祐各總完粮指揮陸琦弋揚劉翔等分布各淺協力催儹

先將楊村以上見到各幇嚴催抵灣起納俾後幇續到船隻隨到隨剥隨起不致守候廢無復滯其河西務起剥近因天寒河水淺涸各船剥米數少行至蕭家林等處仍復淺阻不能抵灣又尋剥船起剥甚是躭延照今時日甚迫豈容少滯如各總缺船衛分每船有加裝正耗米至七百餘石者須起米二百五十石方浔通行抵灣若裝六百石以下者須起米二百石亦可無阻已行委官把總酌量各船重輕加剥石數毋

令再剥就將輕賫十分之三沿途起剥銀兩動給船户以免守候隨背開行仍回河西務地方聽剥如後幇船粮到多剥船不足量留江北路近回空運船湊剥以速前進外即今允有可為出凍之圖者猶當悉心周計不敢坐待臣思每年通會河石壩日起京粮数止三萬石又有陰雨遲阻之時今查未到京粮自寧波衛起至末幇安慶衛止共計九十六萬有零雖日起米常盈三萬石之數計須三十餘日方可進完中間

又有風雨間阻不能定計今十月十二日小雪只隔三十三日節前每年河先走凌船已難行計不足三十日之期矧今石壩每日起米二萬餘石或不及二萬似難出凍甚為可慮必當通融為處方克有濟惟通粮路近進倉頗速而湖廣江西上江路遠船隻一經凍阻有誤來年兑期尤宜亟處為今之計查將後到授文湖廣江西上江三總粮船盡進通倉將各空船急發回家其扣下脚價存貯通州候下年三四月間江

北等總先帮粮船到日照數給發盡起京粮以
補原定允改京通三七四六之數比時各幫到
灣數少時日從容進納不難似為通便仍令各
垻委官每日務起三萬石之數共圖脫連一面
馬上差人行令河道等衙門一體催儹毋容停
泊并嚴行後帮把總劉敎田于公魏元等晝夜
兼程督押前来如或遲延以致誤事照例叅調
降黜庶使人心警勵粮運可完矣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全運水旱路途之艱難凍期時日之

迫促乞勅户部叅酌臣議早為計處俾國完納
不勝幸甚

奏請發銀補造以濟全運并議折銀䟽

為議處缺銀脩造船隻以濟全運事據江北直
隷把總運粮指揮周應禎呈稱本總所屬八衛
額運淺船一千六百七隻該修船料銀并辦什
物等項大約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先年俱于本
總贓存料銀動支給發近無贓存料銀蒙漕司
題
准於各衛完粮羨餘銀兩內扣留三分之一銀
九百三兩二錢六分四釐六毫六絲四微尚欠
銀一萬一千餘兩如今年壽邳等衛缺銀脩船
粮巳交完到垻船泊外江守候延至四月方纔
借得淮安府庫官銀前去買料旋脩旋復始得
起運僅能完事近年見奉
明旨全粮緑無贓存軍料前項船隻未免缺銀
應用臨期誤事罪及何辭呈乞預為計處免致
遲累等因據此先為議處輕賫羨餘銀兩以備

修造以濟全運事該户部咨該臣等具題該查
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衛所
淺船得以减存旗軍照例辦納料銀連年藉此
修造船隻應用去歲奉有
明旨全運本色原額淺船俱派見運無軍贓存
辦料缺銀修船委難區處議自嘉靖二十七年
為始將浙江等十總運軍應給完粮羨餘銀兩
以三分為率二分仍照例給軍回途盤費量扣
一分給付各把總官收領解淮貯庫相兼支剩

料銀聽候應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把總周應禎又呈下年本總除扣留羡餘一分外尚欠銀一萬一千餘兩為照各總幇脩貼造銀兩自來俱有減存料銀例於各軍月粮扣解惟周應禎所屬淮大邳三衛因缺月粮是以料銀亦每缺少然尚足給近因全運通無減存非獨周應禎一總無料各總俱無但各總猶有先年解到給發未盡料銀尚可為一歲歲半之給後亦無處今年運回即

該修船赴充事體甚為緊急所當亟圖及查嘉靖二十一年漕司具題補造各總衛所節年漂流毀壞事故無存運船共一千七百餘隻一向減運未造上年因全運缺船查支節年減存料銀七萬兩先補造船七百隻餘查無銀又復停造及將老舊沉水壞船盡行秤庠修驗赴充不足裝運又將山東粮米俱雇民船其餘缺船之粮加派見在各船附帶苟勉完事今年老舊壞船不堪再修以故船逾缺少加派附帶逾重一船原裝正耗米四百五十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湖船重載淘水疲卒撐駕甚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顧松一幇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粮可惜追陪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為今之計必將先年原　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内量行補造二百隻撥浙江下江二總缺船衛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計該銀二萬兩并給湊周應禎總年例脩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

誠難缺少即今十月已盡急為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塩銀兩應用前項或備邉用不可借支查得每年粮運解貯太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粮似應查發修造以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継尚當別圖料銀修造以為經久之圖臣復思舊例漕運粮斛四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单内一欵倘有災傷等項停免於附近府分撥補附近

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照數支運
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者為災傷停
免而言夫災傷例當停免然恐虧　國計且以
臨德二倉粮米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
災傷停免之中以為減折非無故折銀坐虧
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之所畨有修造
淺船一向所需實皆自昔相承之法臣愚以為
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温
各適其自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

理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屈無他道也如豐
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京儲大本以
充雖連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
或應停免者量減折色以存　國計使民易出
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為用于　國計亦不
可無若俱運本色臣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
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為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
常竊計漕運粮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
米并修造淺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粮率四石致

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放京軍月
粮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為
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
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粮
儲省積不逾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矧
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需實濟京師之米價亦
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
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
損益而已原非執一之法今本折出納實寓常

平之意夫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
國用非專於節運之勞徇民之欲者也臣今會
議至京正舊運方集來運接始之時適遇
明旨因災條陳之日特陳修造缺乏之由併献
一得之愚少攄忠悃輙忘冒昧伏望
皇上垂念　國計俯擇芻荛乞
勅户部將前項銀兩早為查處給發亟令先冬
修造以濟下年全運併將減折事宜再為從長
定議上

費以為経久之圖不勝幸甚

丙午年會議二條

一為進納以蘇敝運着得遮洋一總十分疲敝節據該總官軍告稱天薊二倉交納繁難薊州倉尤甚比之京通二倉遲速懸隔允過二倉上納者糧必掛欠船必凍阻官必累罪軍必逃亡借貸既多賠償無措以故各皆避死不敢赴彼交納今該總各衛俱輪年派撥二倉上納無有不敝者官俸軍糧每年盡數扣除完補尚且不

足負難至甚日来各衛俱敝輪流亦難幾不可支及照各總衛所上納京通倉糧大約三百三十餘萬石如災傷之年亦有二百餘萬石以一幇自進糧晒收計之粮多者不出月餘少者二十日俱得完報十月終旬二倉粮米通報納完惟薊州天津二倉數各六萬石往往不得完報且如上年淮安衛指揮吴山一幇六月二十六日船粮抵薊州倉河下守至十月方收兩次晒颺回限加增斛面稽遲日久挂欠賠償比之京通事體迥然不同是以難于上納及今若不早為之處决當大壞極敝臣等罪復何辭合無查照京通二倉事體投文到倉即與進粮進完即晒照例晒二日颺一日晒颺完日即與報收毋復稽延守候以致困累再照天薊二倉去京不遠只二百餘里或令各運官投文到倉赴總督等衙門告限併進十日一次到京報限尤為畫一庶免事無統紀因人變遷遮洋困憊可以漸蘇矣

一重逃法以修運政據南京把總朱文呈稱南京各衛粮船例不下垻水次兊粮每船止用旗綱二名雇覔民船裝載餘軍八名在營聽候粮運到垻上船内有奸頑者觀望粮到輙便逃躲虚食月粮三四箇月者有之或中途畏懼艱辛弃撇船粮逃回者有之直待幇船去遠捏稱患病等項具首南京兵部未經百日者免參已經百日者參送刑部不過問擬越關杖罪改驗別差以遂避運奸計船非人力不能前進南運北

回旗甲只浔雇人代運逃軍行粮止于三石豈足雇人工食及至遲回南京户部查扣逃軍行粮反将旗軍名下安家月粮扣抵還官一船或二三名在逃旗甲月粮經年累歲不浔関支盖因逃軍罪輕易於玩法旗甲貽累難以支持奸弊日滋漕政漸廢呈乞議處等情據此為照運粮以船一隻負米四百餘石駕船以人一船十人缺一不可南京两總兊江南粮者船不下垻旗綱二人既先雇船裝兊其餘八名自合赴船聽候粮至駕運詎意奸頑安然坐視粮至反行躲避或行至中途弃粮而逃致累旗甲雇人撑駕本軍行粮數至三石不足雇人所雇之人又将何食若不重治人皆效尤逃亡日衆為患非細南京兵部常例一向於逃法太輕如一軍在逃未經百日免𠫭已經百日𠫭送刑部止問越關杖罪改驗别差令各軍既於年前派撥在運以至兊粮之時先已虚支月粮三四箇月及至起運即逃伺運稍遠即捏患病首役所浔既多而獲罪甚輕則人将何憚而不為𢚩旗軍受累不可勝言而又将月粮扣除苦屈愈甚奸頑愈肆查浔議單内一欵南京運軍逃走回衛及買求衛所官員改當别差者許把總并管運官旗呈告南京兵部晳拿獲日轉發應天府解送漕運衙門問罪改正仍觧上運掐出衛所遺誤并受賍改差官負𠫭拿提問照例觧落又一欵運軍恃頑不行上運不候交兊及雖交兊而弃船逃走以致遲誤者将行粮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發邊衛充軍另勾户丁補伍合無通行南京兵部查照前例一體遵守自嘉靖二十六年為始兊粮起運之時凡有逃故者令把總并衛所運粮等官先将開報南京兵部行南京各衛晳拿獲日轉發應天府解送漕運衙門問罪改正仍觧上運毋容一槩首役别差并将旗甲月粮不得混行扣官虧累旗甲中間果有事故照例晳補若至完報回日通無到船者依議單前開運軍恃頑不行上運弃船逃走事例将行粮賞鈔

盡追入官仍問發邊衛充軍另勾户丁補伍如此廢法例歸一奸頑知所警戢漕法不可紊亂矣

丁未年會議二條

一補脚米以免虧累據南京把總黄邱呈切照南京江北中都五總淺船俱在瓜儀二壩寄泊官軍前去江南等司府領兑惟江北三總給與過江脚米一斗三升內除七升雇船水脚餘剩六升給軍盤壩修船其南京衛分每石止是雇

船過江脚米七升有司徑給船户其盤壩旱脚有司並無升合官軍只得將各船本等加四耗米內動支一升應用又無餘米幇助修船俱令運軍包賠出辦所以軍船狼狽為最切思南京衛分二總官軍領兑南糧雇船到壩盤糧修船復載俱與江北三總事體相同南京官軍止隔一江除雇船脚米七升與江北相等外至於盤壩修船何獨給與江北六升而南京官軍並無給與升合查得江南糧米先年俱係民運過江

就軍交兑雇船盤壩皆出於民今民既免轉輸之勞盤壩之費亦當在民不為虧累呈乞議處等因到臣查得先年南京二總官軍屢常呈告漕司會議欲行有司每石量添二升部司恐其增多病民未准所擬今把總又呈前因蓋因見運軍賠累之難誠非得已委應議處卷查南京二總衛分先年議將領兑浙江三六耗米輕賚內存二六完糧扣出兩尖米一斗折銀五分名為斗米封收在總一半作改造旗船軍三料價

一半該總貼補修船什物并盤壩等用以故南京各衛未嘗稱乏後至嘉靖十二年為存斗米復辦料以濟漕船事該户工二部咨將南京總下三六輕齎銀兩照數驗封入鞘完糧合用給軍羨餘數內用使不盡者作為軍三料價造船又該漕司議得羨餘必候糧完方得查解不無有誤造船覆議將領兑浙江三六耗糧內每石原扣銀五分除該給各廠成造旗船外其餘銀兩合依所議仍發各總領解赴京完糧回咨户

工二部查照外所以斗米止儘造船完粮羨餘
給軍其修船什物并過垻米並無給與升合一
向累軍包賠合無仍酌量先年舊例將南京二
總領兑江浙三四耗米内原扣斗米銀五分除
扣解軍三旗船料價外所餘數内量扣銀一分
以為過垻旱脚并幇修什物等用俱報循環稽
查其餘銀兩仍盡裝各總照例驗封入鞘領解
赴京完粮支用羨餘給軍足以各衛三四完粮
給軍之多餘給補槩總起運包賠之不足上不

扣損於官下不加賦於民完粮脚價亦均而揭
借賠費之苦可少息矣
一議處耗米以蘇軍困據遮洋把總蔣懋勛呈
查得山東江北等總每年領兑山東河南二省
改兑正粮每石加耗一斗七升運赴京通二倉
每石例交上納耗米四升惟遮洋官軍領兑河
南改兑每石止得耗米一斗五升運赴天津倉
上納每石交倉用耗六升較之山東等總領兑
耗米原少二升交倉反多二升共計每石虧耗
米四升節致掛欠累軍揭債賠補疲困已極况
有司原收民納耗米一斗七升山東江北等總
照數領足惟遮洋止領一斗五升却留所餘二
升別項支銷既不寬免於民何獨貽累於軍若
謂運納倉分稍殊天津相去何遠減去二升及
照天津倉歲收遮洋改兑六萬石不過隨收隨
放較之京通倉久貯挨陳放支者却反多納耗
米二升事體不一久為軍累呈乞議處將遮洋
改兑粮耗比照各總每石加耗一斗七升運至

天津倉亦照京通交納四升以蘇軍困等因到
臣查得議單内一款改兑粮米加耗則例山東
河南一斗七升遮洋一斗五升天津倉相去京
倉不遠輙減二升亦似太多又一款内開進京
倉交納粮米每石兑運加耗七升改兑加耗四
升遮洋六升山東江北等總交納京通二倉本
倉俱兑兑改納耗自是不同其單内遮洋六升
惟指正兑納耗而言如薊州倉上納正兑耗米
應該六升至於天津倉上納改兑耗米與京通

倉納耗事體相同不係正兊却洇作正兊亦要
納耗六升蓋因議单遮洋未分交粮正改加耗
數目以致每年天津倉改兊洇照薊州倉正兊
俱納六升負累官軍粜將月粮或揭債賠補困
敝已極故遮洋總分比之他總十分狼狽相應
議處合無嘉靖二十七年為始行令有司將遮
洋總改兊原徵耗米一斗七升先年止領一斗
五升扣留二升今量給一升每石領兊耗米一
斗六升其運赴天津倉亦照京通改兊一例加

耗米四升則民不加徵軍不虧累永為定例開
載議单庶耗米適均敝運可蘇矣

患病乞代疏

為患病危急亟請更代免誤漕務事切照臣素
患虛火怔忡病症調治未痊嘉靖二十五年欽
奉
勑命提督漕運臣聞
命喜躍力疾供職以圖補報連歲趋走苟完運
事但前病怔忡時作時止每發數日或旬日郎
愈至今年九月間催運進京一時虛火復發遍
身火熱咳嗽吐痰加以鼻衄伏枕月餘稍愈隨
復奉
旨嚴整明年運事欽遵陸路兼程回淮因勞動
火前症大作頭目暈眩喘嗽不息鼻衄不止心
氣怔仲全身戰動復加疼痛日夜呻吟半月不
痊輾加危重積患交攻勢難延活縱使醫治浔
生亦恐終成痼廢切念臣犬馬之年今踰五十
叨竊運樞正當

聖明向用之日不意命蹇福薄遭此病患不能
少效絲粟圖報何時思之感泣臣螻蟻微生固
不足惜但漕運重任時難廢息只今病卧不無
誤事憂惶激切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為
國重計察臣惓惓圖報之心積患危急不浔已
之情乞
勑兵部早賜推官更換容臣回籍調治以圖後
報不勝感激

戊申年會議二條

一禁私兌以重京儲據中都把總運粮署都指揮僉事尹鳳呈據慓遠等衛運粮指揮莊棠等呈稱蒙派領兌蘇常二府州縣粮米依期到彼眼同官里將在倉粮石從公領兌此又外有不入倉粮石名為兌戶各居鄉城不一每衛派散五十七家粮米多寡不等旗甲挨門找尋伺候彼便則出兌不便則叱回只得守等曠延月日又被將粮摻和糠粃湿潤倚勢兌與官軍受害

不敢聲言緣由到總呈乞禁治行間又據江北把總周應禎呈稱泗洲衛運粮千戶劉爵領兌常州府武進等縣粮米被粮長白子道等伏倚豪強濫將粗惡粮米存落在後通不上倉晒揚勢逼官軍私家領兌實應京通交納虧苦呈乞議處及據杭州右衛千戶綦以平呈稱領兌蘇州府崑山縣粮米被延四月之上未完粮米千餘豈被勢豪粮里倚恃豪家不行運倉逼軍上門領兌等情各先後到臣已經會行江南巡撫衙門查究禁治外切惟漕運粮斛乃

國家重計各處自有水次官倉晒揚交兌係不易之定法柰何近年江南各縣豪戶罔畏

國憲不遵明法公然不將粮米運倉倚勢存家任其拖延該府縣管粮等官莫敢誰何直待三四月內倉粮兌畢之時方令官軍找兌既不晒揚乾潔反又摻和糠水百計留難官軍畏懼違限比較問罪只得屈兌上船沿途蒸折臨倉虧欠負累包賠不勝困極且前項奸弊不獨蘇常

二府粮長白子道為然上年節據江北把總呂元盐城所千戶李顯紛紜呈各相同若不申明法例嚴行禁革弟恐效尤者衆不惟官軍被害粮運日敝

國法亦為撓阻誠非細故如蒙俯念軍儲為

國家之重計法例為天下之遵承阻廢不容以漸合無通行江南巡撫衙門嚴行各府州縣掌印管粮官自嘉靖二十七年徵收兌軍秋粮為始務要遵照律例依限開倉收受完足具收過

在倉糧數開報漕司聽候官軍晒揚交兑雖升
合不許容放私家敢有勢豪仍蹈前弊不行上
倉逼軍私家領兑者聽臣等并撫按監兑等官
拿問重治該府縣管糧等官問以罷軟革職如
有贓私照律治罪仍計各户不進倉數糧米坐
以侵盗申照法例乞載議单永為遵守
一併軍船以便漕運據中都留守司把總運糧
署都指揮尹鳳呈照得本總所屬河南潁上所
止船五隻官軍五十一員名運糧一千五百餘

石數為極少官軍不便有三該所窵遠不善過
江每年輪兑山東鳳陽二處糧米派撥三四州
縣水次星散一官不便鈐束一也糧船北上經
過洪閘灘溜軍船畸零難於併力牽挽二也抵
灣分撥京通二倉交納上下不能相顧三也此
外不便於本總者又復一端該所應報合干上
司一應錢糧公文因隔窵遠多不如期雖差守
取往返千里動經旬日每每稽遲誤運查得總
屬潁川衛亦係河南都司所轄該衛止船二十

隻額設指揮一員百户一員領運船糧亦為簡
少如蒙乞將潁上所原運旗軍五十名改革春
班京操却將潁川衛春班操軍摘留五十名領
船駕運遞相互換庶不兩誤呈乞議處等因到
臣為照潁上所原無運軍成化年間為因長淮
等衛缺軍運糧始於該所添設五十名領船五
隻駕運及查嘉靖元年該先任漕運都御史陶
琰總兵官楊宏會議題
准將淮大等衛春秋兩班京操旗軍改撥運糧

以抵徐左泗洲二衛缺運之數却將歸德等衛
所空閑餘丁頂替淮大等衛京操今照潁上所
止有額船五隻官軍五十一員名地居僻遠逓
年領兑交納委果星散一官難以鈐束及中途
經過洪閘淺溜人少力薄不便併拽每致愆期
罣誤及照潁川衛與潁上所俱屬一省各有操
運二差均係重役且該衛止船二十隻數亦不
多見有指揮百户二員管領若將潁上所運軍
改操潁川衛操軍改運互相兑換彼此均便查

與徐邳歸德先年改撥操運之例相同似應議
處合無自嘉靖二十八年為始將頴川衛春班
京操旗軍於内摘留五十名充領該所船五隻
併附本衛運粮不足添官却将頴上所華粮旗
軍五十名抵數赴班操守運官退所别差如此
庶操運兩便事易統攝俱無妨誤矣

辛丑河道淺阻議處起粮出凍疏

為儧運粮儲事切照臣先於今年二月間前往
瓜儀二塲催儧各運陸續過淮前來五月十一

日隨至清河一帶督船過淺後因兩洪清河有
水船行無滯臣復至濟寧一帶各閘督催今見
督過濟寧南粮運船先後總計五千七百一十
隻即今末幫運船俱於七月二十二日過呂梁
洪挨幫前進但查往年先幫運船正月已有過
淮二月三月四月陸續過淮不斷次第抵張家
灣進倉交納每年七月間隨路俱有空船南回
今年五月初六日兩洪方得水運船方行即今
八月頭幫高郵衛運船方纔交粮一兩月間各

總運船先後擁集深慮灣中擠泊不下起粮起
剥俱為艱冗而火盜之變干係重大昔嘉靖元
年臣先任浙江運粮把總時因粮運節年遲悞
自天津以至張家灣船俱凍阻臣訪得天津丁
字沽枇花口一帶俱堪起粮盖由武清縣馬駒
橋一直進京路不甚遠其京粮車脚銀兩比之
張家灣起米進倉所差不多惟通粮車路沿河
灣遠進倉比之京粮途路亦各相等所費車脚
甚多臣議將丁字沽一帶凍阻運船通起京粮

天津以南開河一帶凍阻運船通起通粮總不
失京通兑改三七四六之數將分撥通粮船隻
脚價空貼京粮蒙户部題
准前議行臣催督不加絲粟給濟通將凍粮起
儧進倉後江西安福所浙江台州衛幫船連日
兩處起火共燒船數百隻得粮米俱已起完止
燒空船實出萬幸今後幫各船接聯轉河背進
豈但重船阻雖起完空船亦恐擠塞分撥差官
晝夜清理不開其起粮條子剥船尚有阻旬日

半月不得到閘者今年八千餘船陸續先後只今雖見清理八九月間後幫運船俱到數當不下五千比常加倍督儹尤難火盗干係將来豈不深有可憂況九月以後凍不可測只有八月一箇月之期神輸鬼運展轉不及若照常格起粮必然致誤況江西湖廣二總途路遥遠若再凍阻明年凍開方回勢難復運下年粮運又須停減及照各總粮運近来十分疲敝今年受累尤重隨路逃亡再使守凍缺食十亡八九將

来粮運從此不可救藥若不預陳區處以致失時誤事雖罪死無益為今之計必須水陸並進或於後到運船内量摘通起京粮就令於丁字沽一帶湾泊聽候雇車不須拋灣擠塞却於已過河西務各幫摘起通粮惟不失京通三七四六總數京粮腳價于摘撥通粮船内提貼但今輕齎二六者止是二四三六者止是三四恐不足用其原減二升量動累年由閘節省銀兩照數補足其通恵河每日進粮三萬照舊不誤或將湖廣江西二總路遠運船從權水兑以速回南今年河道涸阻遠近共知後不得援以為例然必多方並行庶圖出凍仍查先年各幫扣存事故給軍銀兩每船量給雇人不候交粮先行駕船回南則下年運事可以依期責成若一年凍阻則歲歲愆期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今年河道枯涸異常臣等不勝憂懼荷蒙

皇上軫念粮儲重計

特命大臣督治河道又

遣官祭告河瀆等神以故萬靈効順百職殫力多方疏理晝夜靡懈以致於斯實出望外今事在垂成正虧一簣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粮阻垂成之時重恤軍士守凍之苦早圖下年兑運之計乞

勑户部早為議處水陸並進將路遠運船從權水兑兼濟務期早完出凍不誤下年起運則上不負

皇上聖慮之勤至下不虚諸臣奉職之辛勞想

運不勝幸甚

乞免淮邳官軍守江以固重鎮疏

題為乞免摘撥淮邳守江官軍以固中原重鎮事切照兩淮為南北要衝天下喉襟之地東臨大海塩徒出沒不特倭夷之防北接徐沛盜賊尤多自昔雄強桀猾之所隱伏蓋中原之鎮未有要於此者也今淮安大河邳州三衛户口日減差役甚繁所最先者春秋二班京操秉外河運糧巡塩捕盗河下接替夫役雲梯閘把守次

則派撥厰料局料顏料并賠納屯田荒粮餘補守城操備軍少差繁實不足給近年又該江淮巡捕總兵官湯　行文選取淮大邳三衛并東西二海所官軍共二百餘員名前去鎮江湊足二千餘名之數在彼操練以故城操愈少今年山東單縣地方妖賊竊發境聯豐沛切近徐邳嘗調軍防禦於淮大二衛城操軍舍內逐一摠選只二百餘名其中尚有老弱充數人心驚惶甚為可慮臣思兩淮喉襟重鎮既無調集防守之兵而乃以兩淮之兵調守鎮江即今城伍空虛誠不足以居馭彈壓緩急殊無所賴且淮大二衛原非沿江衛所今調彼防守過湖越江遺家遠役雖則於該府地方給有行粮而連年月粮多缺關支家口亦無供贍每去必處幇貼軍伍愈累況江南亦無嘯聚之盜在彼亦為冗食即有盜聚調取亦易如蒙伏望

皇上垂念兩淮為中原重鎮乞

勑兵部行令操江巡江提督巡捕等衙門將前

項官軍止於沿江各衛查撥其淮大邳三衛原撥鎮江操守官軍仍回淮安本鎮操備遇有盜賊生發聽彼調用庶不顧彼失此地方有賴人情亦安武備可修中原可固矣

乙卯年會議六條

一嚴收納以袪夙弊據遊洋把總運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同知徐學下德州衛指揮周金呈稱本總所屬淮安通州左等衛官軍先年在天蓟二倉上納守候艱難至嘉靖二十六

年該蒙漕司議擬比照京通二倉事體各運官
赴京總督等衙門告限併進每十日一次比限
稍得蘇息但近年運官赴京承領各衙門限票
止蒙比併運官不蒙責併各倉官吏夫運官在
倉耽不欲其速完早歸但進倉晒收俱係各倉
官吏所司運官豈能預力責限既不加于倉官
晒收愈加稽阻展轉索掯不可勝言况運官赴
京比較往返耽閣動經半月盤纏花用未免科
派貧軍比之先年尤為繁苦呈乞議處等因到

職卷查先該漕司會議看得遮洋一總十分疲
敝節據官軍告稱乞照京通二倉事體投文到
倉郎與進粮進完郎晒晒完郎收勿得稽延守
候或令十日一次到京報完該户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今據前因為照該總官軍呈
稱天薊二倉晒收延遲欲求并限比較蓋因近
年責限止及運官而不及倉官遂致倉官乘機
求索愈致稽遲乞要議處職等竊惟粮運稽遲
其弊有二一則運官運軍窺知在船耗米數多

沿途侵欺花費以致虧欠正粮不得完納一則
在倉官攢軍斗指以常例為由索要財物少有
不遂縱使粮運進倉完足仍復百計刁難不即
收受中間忽遭風雨動至半月或一月不得收
納完足此其為弊已非一日之積矣今若獨比
較運官而遺倉官將益中其姦貪之計恣行掯
勒若獨比較倉官而遺運官將縱恣其玩愒之
為愈益稽遲又十日一次到京報完兼行比責
此亦責成速完之意但各倉自天津薊州到京

往返四五百里若使運官屢行至京豈惟勞費
艱難抑恐曠廢進納為照天薊二倉各設有户
部管粮郎中主事等官堪以委任且見在彼處
地方行事勢亦甚便合無自嘉靖三十五年為
始凡各該粮船將及抵倉之日運官投文户部
總督并巡倉等衙門給限並與各倉并運官各
照粮數多寡定限某日完粮户部仍即行文令
天薊二倉管粮郎中主事等官就彼將運官倉
官查照總督等衙門原定限期嚴加比較責令

上納一如在京各倉主事之例免其運官數數赴京止是半月或一月一次其該倉郎中主事將收完粮數呈報本部及移文巡倉衙門知會查考不然或令運官一月一次赴京呈遞完欠數目因行比較如有延捱日久粮運不完及掛欠數多審有侵欺情弊者就將運官旗甲人等參送法司問擬追併不必復待運回致令展轉遲延如此則夙弊可除繁文可省而粮運亦不致久稽矣惟復仍舊赴京比較施行

一復舊規以紓疲軍據江北等總把總運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等官張弼等呈據鎬德等衛指揮千百户趙滂等呈稱漕運舊規旗軍領兌粮米運船駕至張家灣等處住泊坐粮衙門撥給外河剥船將粮剥運石土二垻通粮則車户搬運京粮則東河由閘旗軍只在各倉候粮米至日交納輕齎銀兩給與脚價騰出空船即日趕發回南止留一旗一軍在後完納此是經常舊規旗軍尚多負累近蒙改派空運至密雲昌平等處住為邊粮每運船一隻裝粮三百餘石其牛欄山水淺須用小船七八隻或十數隻剥運軍少船多防範不周至于起旱之時車户人等四散行走尤難照顧往往中途偷盜潵潵追陪數多切思粮運自水次抵灣跋涉月久指望至灣交卸少得蘇息却又令其空運冰陸復有二三百里十分苦累乞賜轉達免其空運只照舊規運至京通二倉交納實為萬便等因具呈職等查得議單節年題奉

欽依止是運至京通二倉原無送至牛欄山事例近自一二年間委因北虜侵犯古北口等處動調主客兵馬錢粮不敷乃遂有改運牛欄山之議此亦因時轉輸以供軍餉事理職等何敢不遵但思近年各處地方災傷重以倭寇道路梗阻交兌為難其各省如期兌完者少過期者多比及兌完起運已犯住俸降級之例此其轉運之苦一也又運官運軍自江淮一二千里赴山東河南水次領兌比運至通州已極困憊正

望息有而復重以此役實是筋輸力盡轉運不
前且南人至北道路不知雇倩車户脚夫人等
十分措勤典衣鬻櫓艱難萬狀此其轉運之苦
二也及職等查得先年該户部主事胡致和建
牛欄山水運之議節經該部行巡撫等衙門覆
議逾年未報彼時蓋已知其難矣且今由通州
分水以至牛欄山水道八九十里雖有小船剥
運之勞亦不敢辭惟自牛欄山至密雲石匣等
處則陸運險阻遠方疲困之卒實難為力及照

近年宣大亦嘗空運俱是户部題行順天府起
車或運至宣府或運至懷來户部出給官銀雇
脚原非運官轉輸此于軍民兩受其患其在今
日亦乞議處將原議糧米止照舊規運至京通
二倉上納如或以近議已定則止運到牛欄山
交卸其脚價亦不敢煩費户部就于輕齎銀内
動支但乞行文各該坐倉員外或密雲昌平管
糧主事督令彼處通判州縣等官給領前項官
價雇車裝運至密雲并石匣昌平等處如輕齎

銀兩不足則於新加耗米三升内出辦則公私
亦兩便矣等因到職卷查嘉靖三十二年該户
部議擬備行漕運衙門查將三十三年山東河
南應運京通粟米内撥一十五萬石運至密雲
昌平為主客兵粮之用其薊州密雲昌平班軍
行粮共五萬六千一百八十八石除薊州該一
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照舊轉運外密雲該三
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昌平該九千二百七
十二石五斗俱比照小灘至臨清事體於原兑

地方除應加耗米外每石量加米三升以為盤
剥之費徑由通州水路運赴密雲昌平收貯聽
用仍要將頭幇船粮撥發等因備咨漕司遵照
分派江北等總挖運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内該
户部咨為儧運粮儲事内開會議嘉靖三十四
年漕粮查將原派密雲鎮主客粮米一十五萬
石内量改六萬石運昌平鎮四萬石准作主兵
二萬石客兵隨宜叅酌支用以後年分查照派
撥施行等因備咨前來除案候查撥運納外今

據前因職等竊惟法貴通變亦貴宜民南粮節
年運至京通二倉者
國家經常之制也改運至密雲昌平以濟軍餉
者一時濟邊之權也維今倭寇四出東南民力
已竭其運至
京師亦難矣而可復重以遠輸之苦耶易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語云強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在今日通變宜民之道亦
不可不為之所矣如蒙伏乞

聖明軫念民艱將遮洋等總粮米止照先年舊
規運至京通二倉上納完足出給通關即令回
空南去不誤下年粮運乃為長計惟復令其運
至牛欄山交卸户部行委管倉郎中等官就彼
收受督令府縣等官議處或于牛欄山盖造倉
房寄囤或令車户人等支領脚價般運至密雲
石匣等處少紓軍困此亦一策又或不然則宜
查照
京師官軍平年下通州倉支粮事例令密雲石
匣昌平等處官軍將應得月粮自牛欄山等處
各自般運回营用度則軍餉民情實為兩利矣
此於運事尤切乞
賜矜處
一專責成以重
國計查得近該户部咨開漕糧四百萬石係額
運軍需少有虧缺例當即時措置完補今查以
前年分至三十三年止額運數内每年各有掛
欠漂流一總或數計盈萬本部雖屢行撫按并

漕運衙門督催百無一二完結照得各該把總
職任一總運務攸司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議得各該把總但有掛欠漂流不許推陞
縱有遷轉聽本部叅留等因在卷近節准兵部
咨開下江把總郭全仁湖廣把總常勲江西把
總華盖江北把總姚澐江南把總朱冠南京把
總張建節俱陞任去訖且節年掛欠漂流之數
皆各官經手錢粮若既離任則將來愈難完結
合行移咨前去煩照本部先題

准事理將前開陞各把總備查領運經手粮米除一總下通計欠少不勾千石者着落新運把總補運不必拘留外其掛欠數多至二千石以上者拘留在淮完結一面叅
奏前來以憑從重叅究情輕者完日行令赴任情重者革任等因備咨到職為照漕運四百萬石係干軍國之需是故漕司自總兵叅將而下設有把總都指揮有署都指揮有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俾之總司一總之事官階既崇人心

自服其漂流者令其處補掛欠者令其嚴限催徵至於緊要重大甚有關繫者則尤在總領輕齎艙船等項銀兩每年以千萬計皆此一人典司出納之權也可不慎乎查得正德五年四月內該都御史屈直奏該户部議擬題
准漕運把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運粮依期不至借債者准於實職上陞一級總督總兵等官務要從公推訪愜服衆心不許拘情聽囑有辜
恩典等因在卷故先年推陞把總俱在十月十一月漕運會議之後必查得把總官粮無掛欠銀有羨餘方纔推陞其在正月二月以後漕務方殷則不復推用此其立法良有深意今照嘉靖三十四年自二月起至四月止不及半年陞遷把總運粮官郭全仁常勲姚滙華盖朱冠張建節李忱共七員且正在粮運過淮之際而各官忽叨遷轉在本官則棄原官為弁髦幸以為脫身之謀在他人則視本官為贅龐實無服從

之意是之謂臨敵易將矣關係豈其微扎且交承官員倉卒前來罔知頭緒其漂流者何項抵補掛欠者遽難催納至於輕賫銀兩則出入盈縮之間其有無侵欺皆不能毫分而縷析矣緣係先年題奉
欽依事理况准户部明文咨行前來除將各官欠粮二千石以上如常勲等各行拘留完納外及照各官陞轉多係湖廣等處都司僉書閑散官員原非軍前聽調緊急之用職等失今不言

萬一將來復有遷轉不無變易漕規重誤
國計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務
勅下戶兵二部會議凡運官應該陞遷者仍須
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每年完粮之時令戶部并漕運衙門查
將粮無掛欠銀有羨餘把總指揮等官開送兵
部查果係三年以上者照例加陞其遇有軍情
緊急不次陞擢者亦須於內參酌巡按巡倉等
衙門疏薦推用中間但有掛欠凍阻者雖有論
薦不得推陞仍乞載入議單永為遵守如此庶
事有成規人有固志而僥倖速化者將無所容
矣
一均法例以勵運官查得戶部議單正月終有
司無糧軍衛無船者府州縣掌印管粮官領運
千百戶各住俸半年二月終無粮無船者府州
縣掌印管粮官領運指揮千百戶住俸一年若
延至三月終船粮不到者提問降二級四月終

船粮不到者連布政司掌印管粮官領運把總
通行提問各降二級等因近該戶部咨為僨運
粮儲事內開嘉靖三十一年挨文到部遲納未
獲通關并次年二月終不完及漂流等項照例
問罪降二級開住浙江等總杭州前右等衛指
揮千百戶等官邵昇等共二百六十餘員節又
准戶部咨為清查侵欠錢粮未完通關事內開
領運嘉靖三十三年分粮米次年二月終完粮
違限照例降二級山東等總任城等衛指揮等
官許選等共五十九員俱經會行漕運理刑司
提問降級去後查得一二年間參降運官共三
百二十餘員職等竊惟完粮違限重誤軍儲住
俸降級載在議單所宜遵守夫復何言但照近
年各處地方災傷重以兵燹小民上納艱難多
不如前其在有司無粮者豈止三月終而已至
過四月終欠粮者恒十之三四又軍衛運官羈
累水次已違過淮之限縱使過淮亦已違完粮
之期其各該監兌儹運等官止照舊規一時槩

叅今一二年間黜降至三百餘員其各該衛所每遇京操領運實是缺人差遣且指揮降千户千户降百户百户降總小旗只待終身之日子孫襲替方纔復職職等查得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等項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其餘減至杖九十徒二年半以下與別項罪犯俱照常蔟落原係管事者照舊管事原係帶俸者照舊帶俸此天下之通例也今照各該軍衛等官止以運粮違限公罪

反致終身廢棄情似可原且較諸有司并布政司官無粮違限者尤為偏罪通合議處如蒙伏乞

聖明軫念時事艱難運政凋敝查將各總衛所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前除犯贓情罪深重及漂流虧欠數多者另行議處外其犯該完粮違限并運船到遲降級官員

勅下該部會同法司議擬題

請候

命下之日備將各官行各該撫按衙門或理刑主事查勘果無別項重情姑照軍職立功事例已及五年者准令復職未及五年者候滿日准復各許改過自新聽候委用如或以節年議单已定一時未可盡復或降級至七八年或十年姑行准復則懲創已久自新有日而曾經領運人員亦不為終棄矣其但係託病避運棄撇船粮逃回等項問擬降級者並聽終身子孫方許復職不許一槩妄行援例如此廢法例惟均勸

懲允當庶官亦得勵志於運矣

一申舊議以整漕規據浙江把總運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朱仁呈照得漕運通志内一條每衛指揮二員分畨修船運粮景泰伍年該總兵官徐　具

奏江南船隻經涉江湖車垻損壞原擬各衛掌印官措料協同整理近年多不遵守往往稽遲起運又先年各衛原有指揮二員運粮後暫停止今合照舊每年一員管運一員整理船隻聽

蔟下年輪運守禦千戶所亦同職觀此條誠為便益何者如浙江兩總運船近遭黄河水患船多漂流無存及至湊運抵灣起粮上納軍船先回而總運指揮千百戶等官仍復覊縻在京掣取通関其軍與船無人管束修補直至次年正二月間各官方得南回乃亟欲於數日之間行文於數百里相隔之府衛催解料價修艌淺船補軍整甲不亦難乎是以各稱有旗缺船有船缺軍允此皆由分理乏人幹濟不預之過也呈

乞議處查復舊規以便粮運等因職等竊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況漕運係軍

國之需必須得人協心預處庶為有濟查得各總衛所官員有掌印有軍政佐二掌印者掌一衛之事軍船皆其所屬運粮佐二官則代掌印官分理原非判然為二事也但近年各該掌印者以運務一付之佐二官其船之修否軍之有無漫不加意蓋由利害不切於身考察無預于己是以缺軍罔肯僉補料欠不行扣追犯罪脫逃者不行拏解富豪隱避者受賄改差而領運官員倉卒回還復欲赴究又焉能一一整理之乎是則不獨浙江總分為然而湖廣江西上下江南京等總粮運愆期率多由此緣今歲正當考選軍政之年諸凡事務可以選定如蒙合無查照申明先年總兵官徐恭奏行事例自嘉靖三十五年為始通行各該巡撫等衙門查將所屬衛所等官務選材幹指揮二員定擬一員掌印一員運粮一迤一年分番領運如三十五年

佐貳官領運赴京其掌印官在衛不妨原務即行預整三十六年運事軍有逃亡即為僉補船有損壞即督修造派下新粮就便行文依期催攢事事完備候領運官回交代印信令其署掌本官即遵照議单限期於正月内起行赴究早圖完納其下年運粮事務則署印者在衛照前預理停當輪流上運以効同舟共濟之義如有急緩誤事者聽漕司并撫按官參拿究問如果係緊急地方掌印官必不可缺該衛堪用指揮

有餘則定擬指揮二員分〻畄上運亦聽從其便
如此則廢弛事有責成官無曠廢而
國計漕規亦或可得修復矣
一議分理以速漕務竊惟漕運之設專備
上供及京邊仰給之需關係寔重
國家設有總督都御史又有總兵有參將蓋俾
之各司其事各効其勞事乃有濟爲照淮安爲
南北要津議單內各總兌運粮米俱載有過淮
之期其各處軍衛有司開兌時則畏監兌儧運

郎中主事并巡按御史查參既兌後則畏職等
在淮稽考比較是故率以過淮爲重且每年三
四月間漕運參將復至瓜州儀真等處催儧故
人多黽勉爭先過淮無敢後者一自過淮之後
以爲職等給過批帖無復事矣其把總并指揮
千百户等官乃遂夷猶自得在途遷延或販賣
土宜或收買貨物甚或把總并指揮乘坐大轎
張傘登陸或以漕卒送人拽船或以漕卒恣行
私役展轉遲延罔知畏憚此其有誤粮運一也

又自淮以至邳徐波濤洶湧逆流而上舟行甚
難故嘉靖三十一二年間率三四船共輓一船
方得牽拽而上粮多人衆非有尊官以統涖而
聯屬之鮮克濟矣此其關繫粮運二也又近年
南直隸湖廣江西等處運官運軍人等侵費官
粮慮無陪補往往駕言徐邳等處黃河溜急中
途漂流覆没者無歲無之雖經行勘大段地遠
年久聞見失真亦徒取具文書而已今嘉靖三
十四年五月內准户部咨該本部總督左侍郎

盧　題稱鎮江衛運册陽縣粮米漂流宿遷縣
具老人宋通一勘結遂爲遮飾此其爲弊已非
一日之積其虧損
國賦不已多乎此其蠹害粮運三也又近年江
淮盗賊出没無常往往焚刼粮船重爲運阻近
該兵部題奉
欽依命都督周于德江南防護遂得無虞是亦
近年事例昭昭可見者此其關繫粮運四也職
等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六日〻該刑部左侍郎吳

睋濟淮徐條陳封事其一曰重守鎮謂徐邳當两京之衝須職重者居此控扼庶幾人心有所畏攝欲將淮安叅將常在邳州駐劄往來淮徐訓練兵馬防守城池此爲曲防至意于時因是不專漕務未即舉行今該漕運都御史陳　親到地方七月間會河道都御史曽　謂淮北一帶缺官催趲粮運乃遂稽遲且復滋弊合行議處題

請以裨漕務如蒙乞

勅下户部再行查議如果可行候會議已畢之後令總兵叅將即便回南在淮經理下年粮運事務至次年正二月間叅將先赴瓜儀經理過垻過閘次第待至三四月粮運湧到之日本官即回勘處自淮以北一帶粮運由清河直抵徐州嚴加催趲令其日夜前進如有水溜則多方牵輓漂流則就近嚴實其有多帶私貨即行盤詰一或有盜賊生發即行緝捕務要周旋其間夙夜匪懈如果粮運之到稍遲就于邳州暫行駐劄將邳州并桃源宿遷清河等處各城操幷民兵快手民壯等項時加操練聽候往来調度防護一則可以速京儲一則可以控要害緩急良有攸賴矣其淮南粮運則職等會同委官或把總或府衛官多方催儹如或稽遲廢格則職與巡撫都御史不時巡歷所屬地方親行督責務期早完載在議单永爲遵守如此則衆志攸同而事務畢舉其于

國計不無小補矣

玩鹿亭稿卷之六終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文移

淮大二衛告缺月粮行巡撫都察院

為乞憐軍歎拯給月粮救濟生命事據淮大二衛見運軍餘家屬陳海等狀告前事海等各有子姪兄弟夫男在船駕運所有應給月粮除節年缺欠數多一時未敢開告今年分蒙本衛造

四箇月粮册送府於四月內各軍南來再三哀告止給粮兩月稍浔槳補衣衫此去遺棄父母妻子在營正遇年歲凶荒柴米價高有役過操運老疾廢残不能動履者有餓損染患瘟疫時病将垂死者衆口嗷嗷缺食救命老幼飢餓日夜悲啼不能覓討全家委實不能存活惟望月粮濟度如蒙可憐乞将本年分未支月粮先行查給兩三箇月急救性命以後月分再乞查明准給瘞慰貧軍仰望有此苦情具告連名狀陳等情行間又據春秋兩班操城操守門局匠疾幼等軍謝蘭等各告相同據此隨行淮大二衛先将嘉靖二十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各軍已未支過月粮備查造册繳報前來查浔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軍月粮嘉靖二十年分淮安衛未支八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一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七箇月嘉靖二十二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十一箇月嘉靖二十三年分淮安衛未支四

箇月大河衛未支六箇月嘉靖二十四年分淮安衛未支三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五年分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粮各支二箇月餘尚未支其遮洋見運節年已未支月粮多寡不一大約與裏河運軍相同其減存運軍月粮奉例抵扣料銀修造船隻者多皆無支其邳州衛東西二海所尚未查報缺欠尤多及查兩衛春秋兩班京操者惟起程之際各告支四箇月餘亦無支其城操海操守門備倭局匠老疾

等軍歲支不過二三箇月有全無支者查據浔此為照官軍俸粮
朝廷所以養贍官軍按月給之謂之月粮以故先年皆按月関支未嘗遲缺盖身役于伍食寄于官為有司者一方在官之人所共仰食故以歲計之以給一歲之用且如一年會計除起運若干宍免若干官吏俸粮若干師生膳米若干衛所軍士月粮若干兄先為之徵派務使足給如民間一大家其賓客之費僮僕之食農庄之需亦兄歲計之事同一理盖未有恝然置之而不為之處給者及照淮大邳三衛并守禦東西二海所操運等項官軍俸粮舊例坐派淮安府二州九縣該本府大軍等倉存留夏麥秋粮米豆并淮大邳三衛屯粮籽粒相兼本府税課司局商税課程給放不缺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歲歲缺食畧不為處但曰無粮竟無查據及又行據淮安府将原派各州縣未完錢粮并商税銀兩查報前来中間隠細雖未盡知而其所以缺

粮支給者大約有三其一有司不重農桑淮安各州縣地土荒蕪者多而人民逃亡者衆盖人民之逃亡者日衆則地土荒蕪者日多且如一里若干户其一户逃亡則一户錢粮槩里為之陪納逃亡兩户則陪納兩户逃亡漸多陪納漸重陪納漸重逃亡漸多地土豈不荒蕪錢粮安浔完倫月粮何由足給夫荒閒田土召民開墾蠲其税粮限滿科徵者俱有
祖宗明例節經申明即今有司每年凡遇上司按臨憲綱冊内首先開荅但不肯着實奉行不過為紙上故事以致澤不下究荒蕪如舊良以考覈遷轉原不係此故也其不視地方如傳舍者幾希孰有以生民為念者耶且今淮民之有田不能耕種者只少牛具所用黄牛二隻為一具不過用價二三兩再給以飯米一石可耕一頃有餘則是浔銀四十兩便可開田十餘頃歲可望收千斛而於地方亦多千斛之粮雖不能盡為之開墾而一縣用銀四十兩亦易處辦若

試為之以次開墾則荒蕪漸闢收獲漸多其為
地方之利不細其極低窪之處亦可樹椰為薪
以充粮稅苟存誠於為民殆無不可為者又往
年嘗至清河等縣地方督淺親見耕熟地土切
近居民門首者亦任其長草嘗怪而問之則曰
此逃户之田也若抜田中一莖草則里甲便來
追要原户節年拖欠之粮故不敢種及問其見
年粮稅何人出辦則曰里甲共陪夫里甲何愚
也就令附近之民從便耕種雖不能償宿欠之

粮亦可以代見年之稅就見年免稅以後亦固
有望若竟不敢種而終使荒蕪陪納寧有了期
大抵只州縣官不為之主耳若查逃户之田使
附近居民有力耕種者給與印信帖文執照不
許里甲追要宿欠之粮仍照例免稅限滿科徵
則人誰不種但種得一畝得一畝廢田土不致
荒廢里甲漸免陪累官府亦便催徵將来逃亡
漸可止矣此皆不費給銀區處者亦何所憚而
不肯為扎然此亦須州守縣令留心于此身親

區畫非泛常委之里甲文移查報而可行是以
難也竊以為不務開墾而止逃亡終無以為月
粮之本開墾既多逃亡既止則又豈特為月粮
之本而已扎若夫水旱荒歉所不必論蓋水旱
荒歉雖云災變而事實常成化弘治間倉廩實
軍儲足之時亦未嘗無水旱荒歉之災也蓋耕
獲常理也若云荒歉而罪於歲不務開墾豈有
不耕而獲之理故曰所不必論也其二粮里收
頭串同吏書徵收侵隱襲以為常其弊有不可

言而各州縣管粮官一到即吞猾餌莫敢誰何
惟其所使曲為庇護但曰無徵州守縣令竟不
之察及府行催但亦曰無徵乃以蔽護僚吏粮
長收頭撑持上官為有力量而府管粮通判令
已不行於州縣知府惟以州守縣令之言為信
本府該吏又相扶同遂亦曰無徵上司問以官
軍月粮則曰無粮而其所以無粮與是否無徵
竟未嘗為之深究豈不重誣上而蔽下也扎今
據該府所開本府倉各州縣未完之數然不謂

全是有徵俱屬侵隱中間亦有無徵亦有有徵者且如每年之所派徵如起運充改粮若干鳳陽倉粮若干徐州倉粮若干常盈倉粮若干本府大軍等倉粮若干每年先儘起運其次即儘鳳陽倉粮盖鳳陽倉有坐倉主事又有巡倉御史恭問例嚴故也徐州與常盈倉各有坐倉主事経管督催而無巡倉御史事㝵稍緩又次及之惟本府倉粮每年但敎完給官吏師生俸廪則已至於官軍俸粮有則量給一二月無則遂

止未完之數遂不追徵其粮若可已者又且向無人查以故各該吏書粮里收頭人等皆㝵緣以為奸恣為侵隱慣㝵其利但說本府倉粮便作肥家之想且如荒歲無徵猶可諉之荒歲至於成熟之年官軍俸粮每年亦只支㝵二三箇月固無加於荒歲之不給者何也然謂之無徵不可也謂之非弊不可也其弊多是粮里收頭串同積年書手為之豈但官不之知雖該吏亦未之知也官吏常易而書手未常易故也又聞有錢粮起解至府前而復回分侵者此亦皆書手之弊其由實本於該府官不以軍士月粮為念置之度外故奸小㝵以窺伺而為之爾况吏書只利放支錢粮之少而不利其盈足盖少則可倖儌所之謀幹乃為呈請而方與之如其盈足按月放支皆各人應㝵之粮何人謀幹支領則不須呈請為矣然此豈特三五年来之弊其所積漸者深也再查該府申報查過各州縣自嘉靖十六年起至二十五年夏稅止總計十年

原額該徵府倉夏麥八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石秋粮米一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石二項共該額粮一百萬九千五十四石内除奉例減免三分并災傷勘實蠲免粮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實該徵夏秋米麥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九十六石於内止徵完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四石未完粮五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申稱各縣不行徵解恐非盡是小民拖欠若不專委公正一官素有風力心計者為之清

查劾革前弊則無以圖新而軍士絶仰食之望
矣其三稅課司局商稅課程一向俱同本府倉
存留夏麥秋粮米豆并屯田籽粒盡數相兼給
放軍士月粮近来存留夏麥秋粮米豆各州縣
拖欠無徵數多以致缺粮固應遵照見行事例
即查倉庫錢粮或别項區處補給今該府既不
區處補給却乃反將原派商稅銀兩留以糴穀
備賑以致反招物議其夏麥又那作起運甲丁
二庫顔料之用是以官軍俸粮愈缺闕支矣今

以夏麥那作顔料猶為有説至於商稅銀兩尤
是放給月粮有餘方可糴穀備賑舊例即以各
衛門贓罰糴穀備賑者正以其無碍也今奪軍
士應得之食而以備賑其可通乎然獨備賑為
有司之事而給軍又非有司之事乎亦可謂不
知体也且先年軍伍充足食之者衆嘗聞軍儲
足給倉廩盈餘今軍册户口虧减僅存原額之
三四食之者寡比之先年宜有餘積而反告匱
者似無可説蓋不出乎以上三者之弊也夫國

家養士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今雖所養非所
用而見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春秋兩班京操者
千里裹粮以趨役况又有到京工價之納鎮江
南操者路雖稍近而身操於彼令妨生計遺棄
父母妻子在家與京操者均無仰給其東外河
運粮者則駕運往来父母妻子終年遺棄其在
城操者則有南北往来差使迎接護送上至邳
州下至高郵一差動經旬餘往返豈能空腹又
有兩班京操與南操之幇貼屯田荒粮之陪納

然各軍雖用有不同要皆身役於官而未嘗寧
處者也且又有諸項出入之費豈可無粮而役
之假使月粮一年全給内除一箇月作為公費
半箇月扣為廠料顔料只得十箇半月今每米
一石給銀三錢一軍每月八斗只該銀二錢四
分一年所支十箇半月總計只得銀二兩五錢
二分尚不足一人之食如上年米貴每石價銀
一兩五六錢只糴米一石七斗將充何用盖各
軍自己衣粮在此父母妻子仰給在此一應盤

貲幫貼京操工價出辦在此全給亦不足濟何
况缺給乎是以各營老幼衆口嗷嗷飢寒待哺
求乞無門流移困苦疾病啼號誠有不忍坐視
其死亡者今有司任其飢寒至死而不恤誠不
犬馬畜之然此輩亦人耳實非異類其同胞一
體之義何在也且兩淮為南北咽襟之地武備
不修久矣比來逃亡者衆户口數減差役繁重
分疎不下武備豈但不修亦不知所謂武備也
今北虜方盛各鎮警報未息識者咸以中原為

念昨者中外所上利害亦以山東江北中原地
方皆宜備禦以防衛軼而自古徐邳之間雄強
桀猾之所隱伏其畜不逞而待變者或多殆不
可以不慮而古者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道固
不俟其幾見而後備今三衛軍士月糧既缺口
食不度所謂救死不贍豈暇他治欲求其親上
死長之義亦難矣夫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
父不能有其子安能有其民哉斯言殆不誣也
郎今開墾查粮給軍誠為今日地方第一之重

務蓋軍安則民安民安則軍安軍民安而地方
安兩淮之地方安而中原之本固矣揆之法義
察之人情參之時事誠非可緩所據錢粮係巡
撫衙門掌行合用手本前去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都御史翁 處煩查照施行

議處全運缺船幇銀補造稿

為議處漕運事故缺船以蘇軍困以裕
國計事先准户部咨該漕運衙門具

題議單內一欵補造以濟餉運據南京等十二
總把總韓哲等呈稱本總所屬南京龍虎左等
衛見運漕船節年漂流損壞不堪拆卸等項各
缺不等共計額船一千七百餘隻為因年限無
滿并底船無存不能補造節年領運只得將粮
洒派緊衛見船附帶以致載重難行遇淺閣損
負累困苦漕司查得先因節年漂流毀壞船隻
曾経
奏請塩運司錢粮補造合無仍照先年事理那

偹餘塩銀一十七萬兩買料成造該户部會官
議擬前件行漕運衙門另議回奏題奉
欽依備咨前来又該漕司覆議得各總事故缺
船一千七百餘隻近年為因河道梗阻打洪放
閘損壞及守凍回遲遺棄等項所缺之數又不
止此去冬荷蒙
聖恩軫念漕河艱阻軍民困憊
准將嘉靖二十一年分漕運粮斛減折三分軍
船亦省三分臣等罪過少逭萬一深慮来年全

運本色前項缺船計該裝運正粮六十餘萬石
若使加派豈能盡載許多但前
請塩銀既該本部查革所缺船料動以萬計委
難別處查得今年漕銀減折三分隨船旗軍得
減四萬二千餘石各辦不等大約共該辦納料
銀九萬三千餘兩俱係奉例於月粮銀内抵扣
之數應該陸續解淮或于各省收貯以應及年
打造并修捻船隻之用除當年修船用過約計
一半其餘尚有逃亡事故等項不扣外若嚴加

徵處僅得三四萬兩可以補造缺船三四百隻
仍將嘉靖二十二年分漕運粮斛照依今年事
例減折三分或查照有災去處減折五六十萬
石以拯前項缺船裝運所存旗軍亦照例徵辦
料銀除用當年修船之外餘者亦聽徵解補造
缺船二年間可得補造七八百隻派給領運其
餘缺船陸續修補等因具題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行前来已該前任總兵官顧 會同漕
運都御史張 備行浙江等十二把總官轉行

所屬衛所各掌印領運催料等官并各該司府
州縣將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分減存軍辦
料銀照例于月粮内扣解赴淮及委造船把總
并指揮等官許信等十員前去各總查催解報
去後續據湖廣把總指揮丁奎呈稱湖藩木植
萃聚之所事故缺船若赴淮廠造補不無往返
不便要將前銀免其解淮留彼造船緣由前来
亦経准擬其餘江南中都南京江西浙江等處
節據委官催解各年料銀大約有四五萬餘兩

俱經驗發淮安府貯庫比因節年漕粮奏例災
免本色減派折銀太半用船數少是以前船未
經補造今照前因會同都御史喻　議得來歲
粮斛近該戶部題奉
聖旨漕運粮斛歲輸四百萬石悉徵本色係國
家之舊規如何節年任意減免過半欽此為照
全運本色伏承
明旨督責甚嚴連年因災傷減存太半用船數
少將就選揀堪駕船隻裝運明年全運粮斛缺

船數多將何裝運所據前項事故缺船雖經題
請補造尚未興作相應急為整理及查先年三
次補造船隻原因流賊燒燬及節年漂失大患
積壞之數比來燒燬漂流歲報有數屢歲積計
尚不盈百挨年又復改造今又報缺船一千七
百餘隻者其故原不在燒燬漂流也蓋近年以
來各廠造船公私費用太多船不如法堅完如
江北十年一造者每每只駕七八年江南五年
一造者僅駕三四年甚有未及造完不曾出廠

而即沉水者以故缺船數多雖歲借官銀補造
亦無補足之理當時只為目前應濟之計不暇
細究遠慮而嚴切于造船之始只言補造是以
無救於今日之缺為今之計若再因循則歲歲
缺船寧有了期所謂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所據查究以為後圖誠不容
緩今查嘉靖二年以至十一年民七大料俱只
用五十兩或造一船至十二年增銀四兩五錢
十四年又增銀二兩二十一年又增銀三兩五

錢共增至六十兩加以軍三小料三十五兩并
底船貼造無底船者又給銀二十兩每船一隻
共銀一百一十五兩其價不為不足船隻固應
比前堅完而積弊既深所加銀兩未見有增于
船料商人又將空心木植混送付廠解板粘補
印貼將就打造又各廠官賢愚不一所領小料
三十五兩公私費用其灰油釘麻賒那苟且豈
能堅緻足駕十年而造船把總每每不行用心
全不稽考此亦數年因襲之弊也及照各總運

官勤惰不一交粮畢日不行的當委官督押空船回還以致貧難缺人撑駕遺棄中途漂失損壞其減存在家停泊各處河下者又有看守不謹苫蓋不周以致損壞其浙江台州等衛又有湾中盗賣情弊缺船之故亦叢衆弊非止一端相應通究今既慎之于造船之始又嚴之于領駕之後庶幾以後可免缺船矣但今嘉靖二十六年全運粮斛緊要用船前項所圖乃為後計遠不救急所據前項補造一節勢不容緩及查

先准工部咨為議處休息船料以便粮運事内開通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司府衛所掌印等官自嘉靖十年為始将各總衛所減存軍辦料銀就于各軍當年應支月粮銀内扣抵在官以備修船并補造事故缺船之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来俱經通行欽遵外查得各總節年俱有減存旗軍該扣料銀不下數十餘萬两内江北等總每年間多解淮貯庫支用惟江西浙江并上江等總解淮甚少近年俱扣彼處官軍止是修船支用數亦不多其支剩者銀數甚多俱係補造事故缺船之數與年例料銀無干除候行各總查報缺船的數照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查将扣貯前銀就彼給發各廠委官買料補造事故船隻盡數補足聽候下年全運餘剩銀两各候修船支用外行據淮安府申查得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總衛所解到各年減存支剩見在料銀七萬六千五百餘两并查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支剩減存料銀五萬二千

七百餘两計筭二項共銀一十二萬九千二百餘两各數目開造前来為照前銀俱係例該補造事故缺船之數但查嘉靖二十一年該前府題開南京等總共缺船一千七百餘隻向未補造及查數内江西上江江北揚州等四總雖原報缺船頗少況與各總今又俱隔四年之後各總衛所又有漂失等船不知數目應合于前缺船數内先行量造七百餘隻一面行府動支庫貯前銀七萬两委官分投買木補造派給裝運

一面查修㦲存舊船以備全運之用其有不足之數各總作速查明議處呈來定奪再查遮洋總額運粮米内有常例折銀十分之六本色四分船可彀用山東總耗少船輕可以加帶湖廣總缺船近年補造足數外合将前補造七百隻内派浙江南京江北淮安中都五總各一百隻下江總六十隻江北揚州總四十隻上江江西二總各五十隻其江北南京等五總船隻查照上年補造舊規在于儀真等處浙江下江二總

船隻在于蘇州上江總在于安慶江西總在于九江各近河地方取便設廠成造所給料價查照原議

題准每船連底給銀一百两俱行淮安府呈送清運衙門當堂驗發其銀數已免虧折木植釘灰油蔴等料俱用見銀收買匠作随便雇用别無公私等費雖比清江廠年例船料少銀一十五两亦已足用但使承委得人事亦克濟今照衛河造船把總指揮黄印浙江造船把總指揮牛天賜各廉能詳慎堪以管造南京等五總船四百四十隻原任江北把總杭州右衛指揮朱鸞嘉興所原運粮今掌印指揮畢洋各老成勤幹堪以管造浙江下江二總船一百六十隻造船把總張天爵管造本總船五十隻江西都司委官管造本總船五十隻各恊併提調其分理等官江北造者聽於清江廠内浙江上下二江江西聽于該廠或㦲存運官内各責委差用支領府庫料銀七萬两分領前去蕪湖等處收買

木植等料各赴所定地方聽造各該廠務另行委官帯管仍行各總查㩦全無底船旗甲并帯長行船軍四名赴廠領料執匠興工并查各船年分原造字號造册在官候及號之年行廠扣将軍民料價解淮貯庫擬合通行各總并清江等廠施行

玩鹿亭稿卷之七終

玩鹿亭稿卷之八

道德經贅言序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迂誕不經宋儒因斥為異端與論語曾子問所稱異學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管子古史路史王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聃字伯陽父皋陶之曾孫曰理徵為夏翼隸諫吳伯不當誅死之娶契龢氏生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

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大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國語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寔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僊人李霧飛配玉女生李耳為老子又言籛鏗彭祖析為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為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頗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

者拗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樂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乃取賢聖經訓託之黃老襍以不死之言儌幸不俱燔耳古之聖者脩德養生一貫身也者道之器也身存斯德脩德脩斯道在孔子亦云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二道與周官保傅著寒晝夜雨暘之際喜怒言笑動息溫涼之宜論語飲食之節內則玉藻滋味滫浴之徵罔不曲載謂養生脩

德一貫非邪志士成仁取義必時有大不得已者權其重輕可耳非不得已而輕生以傷勇匪至不仁者莫之忍為是故夭壽不貳修身以俟道斯正矣秦漢以來言養生者罔繇于正或矯揉顛倒盜以偷生固儒者所斥亦老子未嘗語也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著道德經贅言深明性命之旨而不襍于迂誕俾人脩德凝道順受其正甚可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浮屠漢中初入未有玅說至晉宋

閒世主好之於是許玄度宗少文輩援易老子
遂語入釋典而廓之緊彼實藉我我曷本于彼
與鹿園子過謁予曰開子學晳于經于史傳博
而覈兆詳老子之世與通其言幸為我序贅言
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經若干言先刻嗣德
經又若干言余從臾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穌
平辨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𠭖歷至
於大帥于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為文官殆可
以坐

廟堂議禮樂佐
明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
但汝汝已也
大明嘉靖三十有一年玄黓困敦之歲春二月
丁卯望前進士水丘天瓦翁豐道生人𤆬序

玩鹿亭稿卷之八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道經贅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常者真常不變者也可道可名以其有實實
則有形數形數則有衰壞故曰非常蓋神無
方而易無體無方則無可道無體則無可名

何變之有乃所謂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未有天地先有此氣未有此氣元是玄虛何
名之有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既有此氣即有
陰陽既有陰陽即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
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不思善不思惡正是本來面目此即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此即真常不變之體即無而真

有也萬化生焉不有以觀其妙乎然有雖真

有其歸本無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不有以觀其徼乎故曰徼者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雖有有無之名而實無有無之別故皆曰玄所謂水即是波波即水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有無之辨不可勝窮故曰玄之又玄為衆妙之所自出非久於内觀深達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語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為至善擇其所謂美善者而居之即離體矣緣拘文字總屬識情故曰斯惡已斯不善已此蓋謂最上一乘者說其餘學者舍此善美則將何以持循乎故聖人不得已而立教賡為衆生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皆自然之理也如易所謂日月寒暑之相推屈伸之相感同一自然也然則聖人又何為乎又何言乎此聖人之所以與天下之為美善者不同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

居

作而不辭盡其性也生而不有體本空也為而不恃無能所也功成而不居與道冥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諸行無常皆有生滅以其有居也夫唯不居何去之有蓋非不居實無可居耳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古之聖人治國治心同一無為其旨只在弃

物使民復性而已若以賢者而尚之則民使有爭為賢者矣是使離性而有作也以難得之貨而貴重之則民皆競趨取貴故慕紱綺而服布素不足慕膏粱而食菽粟不足其不為盜已爭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妄除心息也此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治心亦猶是也如上章所謂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者皆不見有可欲則無所揀擇而心自安矣謂有可希可求者皆見可欲也是即安也故安生則心亂安除則心息此義最精信心銘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又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是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虛其心者中無一物實其腹者一得永得弱其志者心無進取強其骨者不為摧奪蓋心無進取即下章之絕學無憂也所謂不起精進心是名常精進蓋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人性上豈別有所增益哉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聖人明德新民只是一義吾之絕學無為民亦無知無欲是以智者無所用其明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凡為有為皆有限量故有不治者是以聖人但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此總結聖人無為之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不盈者無滿足也凡實則有盡虛則無窮道以虛應萬變而無窮似無而有淵深莫測故曰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无是渾然解其紛者无是無爭和其光者无不與物同其塵者无不離塵湛兮似或存存而無存也道體元自如是曰挫曰

解曰和曰同非實有功可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而先天地生似可象也主宰萬物之謂帝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未嘗有心於必生聖人仁民愛物而不留情于仁愛故似不仁芻狗

束芻為狗古之祭祀所用用時則設[illegible]則棄之故以喻萬物百姓蓋天地聖人[illegible]於萬物百姓元無係累此其所以[illegible]無窮也令人但知仁之為仁而不知不[illegible]所以為仁也豈慈悲恩愛者可以言仁乎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冶之鞴也籥橐之管也皆所以生風本無而動有者也屈者窮也天地之間虛而不可窮動而愈出不猶夫橐籥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即吾身吾身即橐籥也橐籥即中也吾中本虛應物無迹萬變皆從此出寧有窮乎此謂之無盡藏也聰明才辯皆有窮屈以其屬數而有盡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谷空而應謂之神應而無息謂之不死深遠之謂玄能毋萬物之謂牝有闔有闢謂之門

是謂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惟谷神常應而不息故謂之玄牝故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皆所以狀道體也勤者勞也言不乏也與動而愈出義同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言人為己之私過于自愛而卒以自弊天地之長且久天地何嘗自生聖人亦何嘗有自生之心故常後之外之而顧獨先獨存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無私者無自生之心也能成其私者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壞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

水性就下隨其所遇之方圓廣狹高下盈科而進無與忤者故曰善利萬物而不爭諺云人向高頭水向低流故曰處衆人之所惡蓋高則危而卑則安道者安也故幾於道此非大智者不能以自處故曰上善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然非知崇如天則未免為情識所礙故不能禮卑如地禮卑如地者必其知崇如天豈尋常勉強可行者哉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上善者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仁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皆與物無忤故如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亦以其所見者高所處者卑所行者安故也夫既不爭何尤之有而物自莫能勝之此所以為上善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其可持而盈之乎天下事變無窮故君子臨事而懼其可揣度而銳行之能常倖不敗乎物聚必有散金玉滿堂雖有智力能為守乎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之道也富貴而驕能無患乎以上四者皆言衆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之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故君子功成

名遂身退則無上四者之失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此章蓋驗玄德也言人之營魄要在不離一則不離離則不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抱一即神氣相依情性相合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嬰兒氣柔惟性所役食息咲哭皆為自在及其既長則識生而氣剛不為性役氣反制性

欲言而訥欲行而止觸逆成滯矣所謂如奴作主是也學道者先淘去情識則情來歸性氣專而自柔惟性所役若嬰兒然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窮理盡性須從玄覽然玄覽不除反為心病所謂病去藥存而藥是病矣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佛氏謂之理障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事理無礙權實雙顯蓋事能顯理亦能覆理若愛民治國未免全在事上雖在事上不為世諦流布頭頭明顯無為而為既不失理亦不失事事理渾融然非大聖人不能也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此佛氏謂之斷除事障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雌者即玄牝之義天門開闔動靜無端也故如谷神常空常應常應常空生生不息綿綿

不絕大哉雌乎此即人生而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謂靜者非動靜之靜為有對待正雌義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言灼然一切處光明活潑要在無知所謂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若少有知則神包乎氣而非氣包乎神乃無量劫來生死本也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丹書所云神包乎氣凝神入氣者皆大隱語欲使人精思而自得

之令邪說謬解雖智者亦惑其言可悲也已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畜之而實無生無畜即不有不恃不宰也是故謂之玄德蓋以其無迹也此重言上文之義宰者主宰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車為衆輻所湊轂當輻之中其空處則容軸而利轉也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為器而其空處則受物也牖以通明戶以出入鑿戶牖所以為室而其空處則居處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以車器室三者之用以明此理之用妙在於無也然無因有而無有因無而用有無不相離微哉微哉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目能視色而所以視者非目耳能聽音而所以聽者非耳口能知味而所以知者非口曰目盲耳聾口爽者蓋言物於物而失其本心蔽其所以為視聽者耳故曰盲與聾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以上言眼耳口三根之過此則言意根之過有二故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能狂其心妨其行乃意根之溺於嗜慾而失其本心者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易曰坤為腹腹歸藏也離為目目發用也視聽嗜慾知所歸藏則發用亦歸藏也故不以其小者而奪其大者去彼取此達本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貴重也人之寵辱若驚者蓋以其所重之大患在有吾身耳下文更詳言之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

辱若驚

聞辱而驚者常也遇寵宜喜而亦驚者盖其汲汲於希寵患得患失之心勝故也寵為下凡承寵者皆在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則有患故人所重之大患以其有身達者知身是幻不有其身則一切皆空又何患焉故曰因愛生憂因愛生怖吾無於愛何憂

何怖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即吾身也不有吾身故可貴愛若吾有吾身則天下為天下矣可以寄託乎哉此盖明夫無身之義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此言道體之無聲無臭至矣以其無色可見故曰夷無聲可聞故曰希無形可持故曰微曰夷曰希曰微三者詎可詰而辨之總同於無故曰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形而上似明而非明形而下似昧而非昧繩繩兮運行無極而又不可以名要之皆無實體故曰復歸於無物本無故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凡狀皆有狀而此狀獨無狀凡象皆有物而此象獨無物似無而有似有而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推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聖人惟執無以御有也古始者即虛無也故為道之紀也非窮理盡性至命者詎知所謂古始與道紀哉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則不有妙則不無玄則不窮通則不滞古之得道之士有是四者故深而不可測識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古之為士者既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蓋借猶豫以狀之也以下皆言強為之容猶豫皆獸

名其性多顧慮而不定王弼氏云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是也猶兮若畏四鄰謂東西南北不知何所向也道人心無意况已亦不自知他人能識之乎雖鬼神亦不能覷其幾也

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儼若容者言若有儀可畏也渙若冰釋者言若灑然無滓也敦而不鑿則若樸曠而空闊則若谷渾而同俗則若濁蓋其變化莫測元無定狀易之乾卦六爻皆曰龍者亦以變化不測之義故曰老子其猶龍乎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此承上文而言雖渾兮其若濁以靜之徐清濁不常濁也其孰能濁之其靜而清則似安矣以動之徐生安不常安也其孰能安之蓋道體之妙不可湊泊故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道無可盈盈則非道是以得道之士實無所得乃為得道故曰悟了還同未悟人是謂之能敝不新成也若有成則有壞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中無一物虛之極也一念不生靜之篤也而萬物作焉作况有止故觀其復于以洞窺精微矣若多慾混亂又何以見之故易剝盡乃復周子曰無慾故靜古衲云世人愛黃金我

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亦此意
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物之芸芸茂盛莫不枯落以復歸其根
而人心之萬變紛紜未有不息而歸其體者
本體元靜故曰靜此即人生而靜天命之性
所謂本來面目是也故曰復命命無生滅故
曰常知此則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故曰明不

知常則任其所為奇特與聖不殊皆名妄作
以其不達本故也是故窮理盡性至命之學
不可無也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殆

此復申言知常之妙蓋知常則體自虛空何
所不容容則萬物一體自無物我之殊故曰
公公則巍巍蕩蕩無不周普其尊無上故曰
王王則與天為一天即我而我即天故曰天

惟其天乃所以為道也道則無盡故久一得
永得殀壽不貳故曰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

太上者猶言極上聖人至治無象下知有之
而已所謂帝力何有于我也此為極上若夫
親而譽之則德澤之數民得而稱故其次也
以政以刑而下畏之又其次也刑政之弊下

復侮之斯愈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常是本體無不真實信斯全矣民相忘焉道
之齊之為德為禮為刑為政因權蔽實離體
漸遠而信斯虧是以譽之畏之侮之馴至於
渝薄故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猶兮其貴言者若難言也不言而躬行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有大偽

大道本具夫仁義而無仁義之名故由仁義行而莫之知也惟大道廢而有仁有義則文字立而行仁行義矣自是以降取舍是非動拘文字則知惠出焉知惠之弊則為大偽其流益遠又何可勝言也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孝慈與忠元無名字以國家之亂而孝慈與忠名斯立焉此甚言名教救世之不得已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示人以聖智而民得聖智之義於心意識中則醍醐為毒藥矣絶聖棄智則民無所得無得則無害故曰民利百倍孔子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達磨曰廓然無聖面壁少林絶人知見皆此意也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義立而民徇仁義矣絶仁棄義而仁義之名不立則心無知見而父子之間孝慈真切藹然天性之發越乃所以為仁義也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以發民之機心利以起民之貪慾而盜賊生矣故曰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所謂雖賞之不竊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曰聖知曰仁義曰巧利則皆絶而棄之三者

固盡之矣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猶以為未盡而申言之也見素抱樸純一無文也少私寡欲渾然天理也此二者以足上文三者之義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古語云有求皆苦絶學無求何憂之有為道而至於絶學無憂至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惟阿本同一言而恭慢分別遂生喜嗔善惡不外一心而是非揀擇遂生好惡此皆為情識所轉流浪生死蓋人之危而可畏者故不可不畏然必有此畏而後可以絕學無憂也若付之不畏而遽絕學焉則莽莽蕩蕩荒廢寧有止耶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衆人卅味濃厚如享太牢目前一切色相皆真故如春之登臺咸有趨向而我獨心無起念形兆不萌如嬰兒之處胎而未孩謂無所見也怕當作泊澹然也乘乘猶言騰騰謂騰騰任運而無所歸着也衆人意氣盈溢而我獨空空若遺我誠愚人之心哉純純兮而無所分別也此正言衆人皆是情識而我獨超乎情識之外下文同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此復申言上文之義人昭昭而我若昏人察察而我悶悶也澹兮其若海則巨細淨垢無不併納又何分別耶飂兮則飄揚盡大地又何所止耶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言衆人之心皆有所為而我獨頑然似鄙全無所為然我之獨與人異者以我所重惟道是資而一切無心也道者吾所自出故曰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孔德乃大德言得道者也大德之容蕩蕩無物唯道之是從然道果何物耶道本虛無無可形容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像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惚恍有象者實無象也恍惚有物者實無物也無象無物窈兮冥兮雖無而實有故曰其中有精然極真切者莫如此也故曰其精甚真無感不應故又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甫始也自古及今惟道獨存其名不去道為萬物始生故因之以閱衆始吾能知衆始之

所以者正在斯道恍惚窈冥中有以見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
當人求全而反不全求直而反不直求盈而反窪求新而反弊道人則曲而全之枉而直之窪而盈之弊而新之然非故為曲枉窪弊而惟道是從實不知曲不知枉不知窪不知弊也即前章所謂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者也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支離膠雜豈不惑哉故聖人抱一以為式於天下而示人以易簡也抱一者惟道是依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自見則障己之真光故不明自是則人不與也故不彰自伐者常自滿假故無功自矜者則的然日亡故不長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

不自矜四者正曲枉窪弊之反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安處曲枉窪弊而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則與世無爭也惟其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可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最緊要然極難用力處乃為道之生死路頭也蓋從吾好則違時好狥時好則違吾好故善為道者惟道是從一切是非

不覩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也夫至於天下非之曲之至也苟見道不真孰不為其所採奪哉惟見道而不見人抱一不離故能全而婦之若少狥時好雖浮世俗之憐全與道違矣故曰修飾人間事最苦不堪諧謂不可與適道也然則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希言自然蓋言無聲無臭於穆不已而自然流行所以明道體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喻作意之行雖顯赫而有止蓋言非自然者之不可久也風雨乃天地之所為既不可久而人之所作又豈能久耶是以貴自然也下文皆言希言自然之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故務道者惟體自然道無所道德無所德失不知所失故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言無可見也惟無所見故道亦得德亦得失亦得此所謂希言自然也

信不足有不信

此希言自然之道惟其自信不及故有不信然學道者當求自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跂者一足著地其可立乎跨者盡足闊步其可行乎自見者蔽其能明乎自是者小其能彰乎自伐者滿其能有功乎自矜者弊其能長乎蓋猶跂跨者之不立不行也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餘食贅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皆道

外之事反害道者也物或惡之言人道惡盈
也有道者不處處則喪道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未有天地而有此理故曰先天地生以其無
所自出故曰混成寂兮寥兮言無可捉摸也
獨立而不改不逐四時凋也周行而不殆能
為萬象主也可以為天下母無物先之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
曰遠遠曰反
此物元無名誰復知之今字之曰道者道亦
不足以字之强名之曰大者大亦不足以名
之也以其大而常遷故又曰逝常逝而不息
故又曰遠雖逝雖遠而實未嘗去故又曰反
所謂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
月歷天而不周微哉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
一焉
道大天大地大人大者言同一氣故皆曰大
然人能盡其性則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豈
不大哉故曰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雱
氏曰言王舉人之盡性者良是觀下文曰人
法地可知故天德王道亦盡性者之通稱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上言道天地人為域中四大而王處其一此
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謂人

與天地道本無二猶言人即地地即天天即
道道即自然所謂法者言後先相繼也此甚
言自然為斯道之極蔑以加矣若為道者惟
曰自然則知果而不知因又謂之自然外道
然必窮理盡性至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乃所
以為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静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輕躁不離乎本體輕躁雖動而本體實未嘗動故曰靜重蓋所以為輕躁之主也是以君子次識心達本以為其主而不釋動以求靜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者言終日動而常靜也燕處謂不動超然謂無礙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不妨朝市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心如萬乘之主若隨識變遷以狥事物則是

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言體用皆失也是以貴窮理盡性而得靜重之本體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無轍迹可尋者謂之善行無瑕疵可讁者謂之善言不假籌筭者謂之善計不用關揵而不可開者謂之善閉不用繩約而不可解者謂之善結蓋先拈此五者以起下文聖人無棄人為善救人之意不必例以為道用而費辯牽合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此節加是以二字以起之可見重在此下文也蓋救人救物勢不能以盡救必有棄之者聖人救人而無棄人救物而無棄物乃所為善蓋無救之之迹也是謂襲明言晦其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者不善者師之以取法不善者善者資之以為用故善與不善皆無可棄者矣二者固皆無棄而又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若大迷皆無迹可見人不得而知是謂要妙此等氣象必深造乃見蓋自有無可分別者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

雄動雌靜靜乃常而動則用也知其動而守其靜者貴一本也故曰若淂一萬事畢谿為衆水所歸謂淂天下之所歸也淂天下之所歸亦只是不離常德而已即常守其雌也惟其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蓋情識盡而天真全也然欲復嬰兒者必須知守雌之要乃能嬰兒所謂嬰兒者豈齒落更生反老還童哉謂不失赤子之心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以喻明謂識神之昭昭也黑以喻闇謂性天之混混也道人知白守黑者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如闇昧無所見也為天下式淂天下之至則也淂天下之至則可以為式於天下者亦只是依於常德不差忒而已常德者即守黑也無極猶言無盡諸行無常皆屬生滅常德无無極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知其道理之榮而甘守其辱遇賤惡不移至妖壽不貳堅定故也為天下谷者言天下之至深也如理未穩實未免遇賤惡而移至妖壽而貳故守辱為天下之至難必過此以往常德乃為足矣常德本樸故曰復歸於樸亦言究竟不出於樸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凡木石之未斲削者謂之樸樸散則為器言斲削而為器是散其樸也聖人用樸以為治故曰大制不割不割者不破其樸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淂已

聖人濟世之心固皇皇然然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若無與然也若欲取天下而為之是着物矣聖人豈如是哉其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如舜禹湯武之曆數在躬天與人歸蓋

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當以天下處之豈有方體故曰神器蓋不可以己意為之也故為之者反敗執之者反失聖人豈特不欲取天下而為之而有天下者亦不可為也神無故也

凡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蓋因其情而損益之行所無事也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其事好還也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我既以兵強天下而天下畏之矣其事殆不可常他日必受天下之攻而畏人也然不特其事之好還即時所害者蓋亦不小師之所處農事必廢故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傷天地之和故必有凶年此理之所必然也

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善強者自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果而矜伐驕之心勿行焉可謂果也已矣此三者有我而好勝蓋兵之所由用也果於不得已而用之果於勿強以侵人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故曰果而已矣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恒久不變者之謂道物壯則老壯老之變非道也非道則未有能久者故曰早已君子不敢以兵強於天下者非道故也知其事之好還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兵善取勝之兵也天道好生而兵以殺為
佳故曰不祥之器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曰物或惡之也有道者不處盖不以為美而居之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君子平居之禮則尚左而用兵則尚右以見君子之所不處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之樂之樂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此復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然而不能盡廢者以除暴去害或敵加於已不得已而用之也恬淡為上勝亦不以為喜故不美也若以為美必樂用之是樂殺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未有樂殺人者而可以得志於天下也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禮以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者喪禮也今用兵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則是以喪禮處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盖甚言兵之不祥故君子所不處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體豈有名乎樸亦無名盖以喻道樸無

小大天下不能臣之以其為物之始也王侯守此則萬物自然賓服盖道能賓物物不能臣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此言道之混然天地合而甘露降人不令而自均盖陰陽相合而混沌自然故降甘露言混沌自然之樂若甘露也不令而自均出作入息帝何有於我也此皆明道之混然無迹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制者判樸成器之謂夫支派流注離體漸遠若不知止則終迷不返豈不殆哉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也言當返體也是故道之所以萬殊只是一本譬川谷之於江海耳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知人者用明於外也自知者用明於内也勝人者以力勝人也自勝者以理自勝也富者有餘也知足則自有餘矣強行者無怠也無怠則有志矣凡物得其所則可久也以上皆泛論之重在下文死而不亡者壽一句

死而不亡者壽

此理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何曾亡死既不亡則常存矣其壽何可量也今道家相傳以為長生之學者非以此耶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汎元無定着故可左可右蓋言其或左而或右也皆無形象方所之意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生而不辭言生生無盡也功成不居言不有其功也大道虚無固無窮盡亦無可寄泊耳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

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此一本之所以萬殊體此道者於此萬殊總是自然故常無欲也謂名於小者以其散在萬殊故名小也即小德川流之義萬物歸焉而不知主言萬殊之一本也萬殊一本故曰可名於大矣即大德敦化之義一本本無何主之有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自大者不大不自大乃所以成其大也聖人不知其大故不自大不知其大豈有限乎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者即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以此為之總持則天下無往而不通也不害者勿傷之也若以大象可執寧無傷之然大象無形何可執也知不執之執為之執則往而不害不

害則安平泰矣曰安曰平曰泰皆言全而不害也蓋一事而三致意云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之有聲有味者故人悅而為留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所謂冷水蘸冬瓜者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言無可取也無可取而用之不可窮乃所謂道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此據其已然而逆其將然也蓋道之張者所以翕也強者所以弱也興者所以廢也與者所以奪也此道之妙用至微而至明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

此言微明之道其柔其弱而實至剛至強猶

魚之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本體如是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今人言無為之道只靜默以無為乃謂無為何為玄妙道無不為而無為此其所以為玄妙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君人體此道者故常不廢天下之為而實則

嘗為如天之四時行百物生而已故萬物日
化於道而不知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民之既化而猶有作也吾將以無名之樸鎮
之樸者器之未制名以喻無為之道也民之
欲作而欲鎮之豈有他哉亦惟此道而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以無名之樸鎮之亦似有物故亦將不欲夫
不欲以靜則民之化而欲作者自止故曰天

下將自正也此正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蓋聖人到底只是一箇無為而已於民之化
與不化作與不作更無二道也故大人者正
己而物正者也

玩鹿亭稿卷之八終

玩鹿亭稿附錄

羅念菴先生

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然若出樊籠世
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皆是飄風已
而於家務中混攪一月又覺乍昏乍明乍存乍
亡然一切不與剖判只任其番覆流轉彼自動
擾彼自疑惑彼自堅凝彼自發貼日有改處日
有透處乃知易言日新大約近之從此一路乃
吾終身消受不盡處乃吾終身幹當不了處不

賴引進人終為失路子感德感恩寧有窮已時
也此後往復書中不妨重下刀斧禎梗大膽人
頗能承當不知畏懼到得大了手後還公一棒
不然公亦倀倀行耳誰與了會心話頭乎果齋
處傳至六月書復承指點且闢開闔之期甚慰
甚慰好書籍事漸減誠有如書中所言所言不
作疑處尤見工夫密切果於此通達真是火中
生蓮非是揀路下脚矣
去冬數寄書緣去人甚多今春音耗杳杳正尔

牽念忽承手教驚喜若狂開緘讀至只是解悟未可據以為是之語則拍手曰千里同心正在於此同心之言不煩詞說此可驗也弟即以為是却不敢若以為非亦不肯即此研窮自無了手大意不得小瞎不得只甘心不忍瞞昧一味破除是吾活計處處是幻念念是幻此境尚未過真只是漸破除去雖較之他日粘皮着骨較量是非執着影響已是輕快已無嫌疑然自身斷根處不知在何日耳面前諸般議論隨人開

口因緣說法皆不礙吾此件真處與口談性命者却對話不前只有閉口結舌此處所若正為無了手人常與作對到此真有不能奮飛之嘆近日遇一異人儘有下落七日相伴受益不少乃是禪宗人物只此輩無停脚無緣攀留渠甚有意于兄所恨窮達兩途不肯往見不知吾與兄後來機緣如何此大性命所關言之痛心兄此出得力如何能知脚跟不穩即是不落魔障眼前誰人肯論到此願加細膩到精光處無絲

毫繫着乃是受用時也龍溪兄屢約不至荊川閉關之計如何弟夏中以室人有就館者故未可出秋後或有廬阜之行淮上之會於勢未能五月間有小价啇於維揚因遣相候當盡所未語也浙弓雖美此技已讓荊川無意復爾相効小兒承念謝謝不盡

別後乘北風三日至家舟中頗不畏暑至新灣因食薑賤體全愈能飲酒恨不早對君一醉也相對旬日受益不細於道理障稍有警悟誠不

敢不策勵所願吾兄亦於密實處皆身有之使處處俱無滲漏然後為得理不然言論知見豈足濟事哉獲事在八月初始得畢至期必期終領教益茲先遣祥勝供事左右備治諸樂樂完遣歸拙作四首求改正樂府一本天文圖一小摺倫覽尚有虞林清賞未尋得在後續上豆豉米粉致行厨不盡

千里而來為此一件淹留毘陵兩月未得真精聚合比一再見承垂慈憫恵以砭劑惟恐其沉

痼日深生活無路此情此德何日能忘四海交游平生極少遇吾夫當不啻一當百萬歲月已無幾一次往復形貌更變後來知復有餘日否敢復浪棄為吾夫憂所望然後遇便示我真言倘令吾道眼或於維摩示疾時大膽問病亦不為猻穽如何登舟大光手致多物感謝感謝更不欲言辭者惟拂愛也秋間北行萬里珍攝無過勞是禱

前達附二書意吾夫京行或未歸而舍弟縣以奏辦行恐其失望故先後脩奉與一有遇不知果相見否此時草木零落大化歸根回想越中行又是夢中事天下何事不如此山居人無他望望吾夫時出真冊點頑石耳至京風景又如何諒達人當此只作一番局面開玩然等處有所經歷幸于便風中示之使有補長也家兄授任廣西布政經歷郎縣同胞該起復過京經從帳下附然通候尚天寒舟凍必從陸望指示之不爾則幸以一人衛之出强感德多矣同舟有

闕兄汝方者弟之妹夫而吟塘先生乃弟也均乞推愛餘不多及

自去歲屢奉書相候止寄浙中不知旌旄已入金陵計別來五年冲養嘿守當益邃密未由一晤盡傾倒也弟自去年靜中初有尋求比之往日隨言流轉隨地觸動差有安頓日用應接此間皆有樞紐可據大端只於心源上察識稍分曉便各色漏精神者自當不枉用力耳年紀倏近五旬今春齒落髮白自度不能久於人世賴路徑不甚差朝聞夕死之機今當可勉或不至孟浪則幸矣他更何言久不聞箴誨徐生歸大病故見書稍遲讀罷即忙忙裁答以徐生云有便使不問為誰何聊作郵傳耳

前得本省把總遞至手書當時草草具復已而持書時一對証句句是真語切語至容語所謂起死回生第一劑也而今只有儘力磨鍊遇有迷處必究原到底求緣何至是直至無去處始有脫手處處處是迷即處處是悟更不管至何

時方了結以此日間頗有依據頗不散失精神前此俱逐聲響轉動而今只就自家上了更不欲證何人何法也道理障漸漸覺不見欺瞞雖日隨道理作用却不是將來作本領也隨世緣殊不相混來諭云勿逢烟佳手既已見烟豈肯遂歇此心絲毫瞞他不得到未發處縱人道好于我何干此處也有安穩也有失落也有戀劊也有奮發只好此處了一切言句皆無用也此弟之日用向往者兄試以為落何病痛可時與

之劑乎家兄來又得手書且勞周視茲祥勝往附此奉候寧波弓已高懸日來頗愛惜精神更不逐意與上奔馳但有深山長往一念甚切而事機未湊泊坐是耿耿安得一面為我籌之別紙所需幸為速㦲小价回乞與數字慰也飢渴

連得手書高韻令人嘆仰四書義中有尚欲請教者然不虛度時日又復竦然敬矣此學一二年間初有踮徑緣平日被良知兩字牽扯逐外未有歸根返本安頓一處今方時刻收視反聽以補滲漏猶朱子所謂補小學之缺者然痛悔平日孟浪錯過光陰不可復返為可悲也回思向承指示處此之逐外若有間視無聲無臭之體尚覺隔遠又所謂乍昏乍明乍起乍滅亦謂為本體者亦屬孟浪且操存保守之功驟而不講以無所存而自無不存為究竟法亦覺與聖門脉絡殊異在執事固是袖珠在不肖不免逐塊故耳眼前可與證此件者絕少每思吾兄與荊川兄道遠莫致忉忉如何蓋日暮途窮不容

依違稍不鞭策即屬枉過一生幸有以示其的也理欲之辨落見解者固是非真若混俗任情未有約情返性之實未可即用出脫語自古戰戰兢兢方是聖人何等繩墨緊峭天理二字未能嘿契未可輕言離得欲界也乘便布所欲請書稿附上求證不必他傳也

不奉手教者幾一載昨聞有書在吳雲泉手來亦未轉示故人北望時復牽情自聞教後此件工夫又幾番變動皆于運用中試驗即又回頭

今日看來故膽不得着意不得平日所說已見本色尚是傳度來者非是直下盡屬此物顯現不免以意思湊泊諦爲片段從此一覺便覺有澄然處然此澄然非是一任漫去却又深藏退步時刻不露機緘自信此後方好受兄爐錘不似前之散逸也因吳翁行草草附此漕政得兩賢合志平生有欲爲而未酬者宜盡力商量難得者時也山谷中人言政事亦屬越分一笑兄近來自察進處何在千里牽情處諸不盡言

去歲瓜洲分打此之教令人受益不淺自是頗有所懲創歸家紛紜以來只有時時念想一一不敢少懈今肝膈中所信服而依倚以爲可與商量此件者指不多屈不知執事已歸家否山中絕與世外人少交涉家貧無資不能遠出游以求切磋荊川秋來有南衡之約喜有商確處獨念吾兄拳拳不置耳即今甚有識病痛處始知前此愈着力愈是遠却真性至於牽纏處又自包裹過去今方與斬截直任去尚未有脫手信得及地步不知兄何以教之追憶兄住日所造弟萬一不能窺測然于自信處亦覺有任情作性之弊不知近日當精詣何似也草草附此相念頗懇相見何由

今秋各庄稻皆未收偶有先塋偷樹訟事二三僕答應官府遂無一人可遣茲不得已自入山中收拾適使書遠來招遊山且遣舟來盛事不偶樂意難耳有如此者柰何東望怏怏倘能留至初七八日可仍遣舟來弟是時百事皆完矣

又不能久留則玄漂勝地不可缺高人踪跡弟冒炎暑訪兄兄恐不一回答耶又况玄漂去溆縣四十里縣中正官皆入科場留視篆者庸輩耳雖招之亦不來更有何人援兄耶即乘舟至縣城下尚無人應者此可不勞遠避兄在玄漂弟當久留奉陪蓋去家止二十里小兒消息常聞一旦撲舟北下止一宿可至臨江凡事行處皆是過影欲更待何年皆屬虛美且有爲兄善後一葉非面晤不可弟初八九拱俟羽颫耳更

勿聽拘士搖惑是望前數日為友酒所傷今日脾胃方好金酒之恵甚佳盖秋来頗宜山人少秋者謝謝餘須面談

前祥勝去亦坐家兄未得詳晝比舍弟忙忙期赴敝郡劉総運舟行復附此此學如談夢中事縱有聰明者皆至于愕然不應既寡友不得不極力尋求然殊于此可慨也安得隨兄山中鍛錬耶祥勝回乞賜所求藥以慰遠望兄京回又是隔年人彼此當各證近效耳日者善山兄連

書来論兄之學且力箴弟病初不欲答不得已有言録任一覧

山中人懷遠地昆友甚于飢渴忽見手書驚喜無量則以為遠地來也蔑緘乃知留滯臨江問來人莫知旌旋所指則驚喜益不可當矣別来數年種種欲請者得此一遂若夢游天姥與群仙飲清露飯胡麻不啻過也来期具在別帋兩歲不見尺書未知兄精進何地視弟瞠乎其後宜無復有情也年來精力比前頓減故遠游之念不復耳萌向来承指境界近来覺得稍別一切虛寂得下始是入門良知二字猶覺費分疎兄近来當以何為口句也風便幸證之小川毫幸見賜數十枝為山中驅使也切望

蔑冒陽連日風雨舟行甚便景物氣候皆蕭洒清逸足以助此念王生處舟如夏屋之帡幪也兄為恵豈細扎茲入山則吴楚阻隔不能不悵悵有懷人處榮行何期錢王二兄尚留宅上否良晤不偶佳時且去日體箴語如蹈空水他時

相對不知可免呵責否耳外舟中所作附上幸教示

昨有書在雙江公處當未奉覧即今貴體何似幸保愛弟精力比前頗不逮甚惟自知過處稍容時時有實下手處不敢似前漫過耳時時教之孤寂之望

家兄行已敝同年王武山見過極慕兄為人意過淮必求見復布此為先容武山兄忠謹篤厚論心之外更無他求但欲轉肉眼為法眼清淨

眼幸分真册彼此感惠他日與共山水遊觀者舍此兄莫與圖也望留意

得吳中寄來詩值盛暑伏枕時一吟哦輒如侍玉趾于芳園曲沼之上不覺滌汗之去肌體也賤體向秋啜姜茶而愈往年戒酒戒肉等項皆爲增衰之語然則養生豈有常耶讀駁與陳明水書極領教但弟之意以爲良知須養而後完須致而漸明未可以一念之回復遂信其全體而忘外斂之功盖懲往日之踈曠非藉以立異

也近日自反習氣頗重只覺虚痒不下每一念輒欲下淚今鬚半白矣齒搖落矣来日幾何尚爾悠悠孤却少壯之志何以自贖兄不能來弟不能往惟盡力向往耳尹封君行匆匆裁布百惟垂教

玉峡別後登山北望則儼舟已眇然矣心馳如何然尚謂貴體果安和也及奉手教云云令人邑邑不釋安得奮飛相從乎大要畏服藥者屢爲病苦前言洛村兄是矣乃今復驗之兄宜與醫商量進藥勿固執爲望省中事體勿留胷次飲食須節即此便是分別真性與嗜欲處勿輕視過也洛村兄聞此數日將至玄潭渠欲相見甚懇切計正月初必奉謁又得慰孤痒耳

小价回備承分惠名藥起衰之功當不忘仙人采掇辛勤也小詩因不暇尚未染墨即高志可遂玄潭之游决不宜食言敝鄉山水可容不留芳躅耶偶白坡老先生追訪附此布問外道德經并壁談二冊奉返經中所示皆極精當已命

小童全録俟閑中細玩再申惟壁談欠中冊仍煩搆借也

前別甦秋溪擬遣舍弟隨乃岳謝潮溪過杭必可祈致尺書問候比數日計未定又成虚念矣想懐如渇惟是吾兄聚首有無限言外感觸處近方有商確恨無從促膝也得理後惟謹守規矩不得得少爲足吾兄當日精日粹日進進不休盖今之所謂得理正吾儒學知方處是初起手非住脚也秋溪所見甚正所言甚諠兄取人

宜無誤也既有所指適無意中得者若果然乃天授也因此事悟得世間萬事由天人莫能分毫與力今頗覺不與天爭権即自省事但無從質有道者輕車熟道更如何耳拙詩引笑寓作不徒其才力有限也

去秋瓜洲示我真言指我膏肓一時奮獲真不欲生歸逐又復落莫不知警省近來山居忽自省平生受知見病作祟半生精力皆屬此輪轉不能直信自心尚從他人口耳作根腳今似有

可進步處又去兄太遠無從切劘伏斗之約日縈于懷緣平日無理財之術無貲出門不可越境近與黄洛村為會期待荊川緒山同遊後從入越中求一面為快也

唐荊川先生

冬來鄉莊閑居興味頗覺悠長獨念吾鹿園龍溪諸兄則不能無離索之感耳承示還山有期甚慰但恐人不能舍兄若還山不可得則行藏舒卷無處不是道場何必以烟霞泉石為癖也

高同年誠未為深知然如兄所稱述則因可信其為人也有便容致兄意耳使者行迫草率不盡佚使節至瓜洲時更修問也

僕與吾兄平昔痛癢相関近揚行人過淮來言兄卧病為之悄然不能忘懷以是知兄聞吾之病亦悄然不能忘懷也僕自交春來病骨漸瘳飯可以慰兄之懐矣而使者來詢吾兄尚在床席飲食尚減則我之懐益甚也如何如何然吾兄素善調養客氣雖暫相干於元氣因知無損

也計今當勿藥有喜矣但兄書中所言幾覧人手之説不知所謂大率世路嶮巇于直道多不利也錦衣玉帯綸巾芒履於兄曾少有軒輊扎途中諸詩有韋蘇州風致見兄性情不染風塵也來書所託賢郎請師事一麟與賢郎師生之情素厚量彼亦不能舍今盛意再三道之希古彼當有以相復也淮上有往來人亦便兄所居千萬相示蓋兄在病中此心懸懸耳

得來書慰甚前書言漕事散懐極費精力整頓

而兄又恐有障理之疑大率宇宙內事雖至轇轕轕瑣瑣碎碎勞勞擾擾一切應感皆出于真機之所不容已既皆出于真機之所不容已自是吾人本分內事故曰非彼為郎我為又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此儒者至誠惻怛萬物一體之學與虛無寂滅家自私自利根子終竟有別然雖是勞勞擾擾費精瘁神而皆出于真機之不容已原無一毫人力起滅其間則亦未嘗不空寂也兄為動靜合一之學久矣豈

待僕贅乎聊以請教耳別來懷兄甚渴來春決須圖一面晤但老父在家此身殊不自由也容夾訂扨二賢郎俱有長進正是向上之時須尋一好導師不可失也草草不盡

得所示雜編不覺欣然快意所論理道與世務多與鄙見不謀而同又去年蔡生還自南都云嘗見兄大學解稿蔡生不能舉其詳只語及一二指歸處則僕四五年間恍恍有見而未敢自決亦未嘗敢以語人也吾兄已先得之可見此心此理之同也甚快但吾兄前後解釋著述刻本頗多得無亦是一漏否願兄且更留意藏密之學使含蓄默識處多而裁揮散洩處少則與疑道當更有力即使異日見之言語文字當更益精明也何如何如牛首燕磯之間久欲一償宿願尚爾未果若有定期當先寄一信于兄也

王明齋行曾附數字不識達否

日望吾兄之來相與對寂寞之野共證妙道歲云暮矣而不果來豈家事所羈耶抑別有所遣

耶翠峯老禪師此行將往海上及設齋招慶總仗吾兄護法之力而海禁多虞尤望兄悉心一處郎所以推愛于弟者也容面謝不悉

兄之此來不特脩佛蓋寺自是荆溪人心一番向往機緣所輳不謀而同方信古人朴實頭處感動人處最多工文章詩錄上請教

承示諸詩極似常孟而山寺雜懷之作脫去言詮坐證玄理又當與寒山石屋詩並看兄嘗厭言詩興裁之自我乃今甚有青出於藍之意道

人增以一伎倆不知為妙用耶為技痒作癢耶此等若不自解脫中作用則如兄向日所訶明齋呈字說于念菴又作一罪過矣呵呵

弟痢病增劇只候命數何如兄縱傷幸無恙甚慰各保性命餘事且無論矣金創諸戒不可不守謹録要語奉覽精于醫者無錫徐折脚名格者其家住在館驛後不知避難何所如兄全愈則已稍有未穩須求其人也

念菴先生

四憶詩者憶鹿園萬君也嘉靖癸卯夏君辭廣西總戎之

命卧病于臨余訪之天王寺中旬日論心塵緣欲盡因促視䕶整爾分攜比再往同遊閤皂山九月觀我玄漂聞呂純陽題詩雪浪閣事留衣道士三宿乃去余送至玉峽時安玄嘿嗒然忘言改歲音書感而成咏蓋悲往臨之何在慨来日之大難勉修微言廣寡積蒙兹其永矢矣嗚

南征早挂鵕鸃冠處處尋山學止觀卧向維摩誰問病坐依祇樹當登壇階泉浴日諸天近褒岫看雲六月寒乞食我来脩法恐整違猶自別君難

閤山萬木遠蒼蒼百尺風泉帶雨香冊井共窺容自好仙臺一宿道偏忘経殘鍾磬惟聞鳥石隱烟霞盡類羊莫訝桃源千載事與君前度是劉郎

玄漂冊閣卧斜暉雪浪秋聲淌翠微對客巖花如半笑傍人江鳥欲忘歸偶聞往事傷流水未

惜臨寒解別衣此地游仙留有賦知君離思定依依

異鄉同賞轉情親邂逅諸沿溪不猒頻久客忽然輕別友尋師未遇遠懷人雨中浦樹疑過棹城上山樓見去津欲向来鴻問君信幾時重晤峽江濱

後五年戊申夏作寄鹿園萬君

别君淮水上歸卧一丘閑時見白雲起如同滄渚間遠書憐歲月離思淌秋山詎意来千里輕

車恣往還

不矜萬户貴但愛五千文避地誰相問幽泉静自閒慣邀鹿苑士猒對虎符軍底事頻推轂知君重報勲

朝廷方用武舜寞病何如智欽南中葉心依藥上書施金酬佛力減食就僧居誰識將軍勇機鋒日已疎

平生重然諾道在即依依言有同心利情能終日違山中新黍熟早晚築瘍歸縱切鱸魚思遲余共釣磯

孔文谷先生

金波園集送鹿園先生入山

鹿園先生内㯳智鏡外䑕仁航鏡則普照而弗留航則周流而無滯徆仁智之雙營非宣歛之一隅故居然域中之務復倏爾方外之遊典魯叟嘆其猶龍軒皇標其罔象者也予與虚齋王子龍巖趙子少嵋譚子月山楊子及吴門周山人時樂與遊正數晨夕忽聞遼彼無何翩然散澹而緒山錢子龍溪王子嶺庱江來送予等共寫寒壺盃勤〻欵龍巖又賦留行而公方吟招隱蓋如白雲在天終無定跡者已但各咏一詩而别

送君已在湖山上君去湖山何處遊遊到不知人我處歸来還見故山秋　虚齋王績

君去青山何處深石雲蘿月杳沉沉故人相憶書難寄秪有長宵一片心　文谷孔天徹

天寒筇杖遠相將君向青山問藥王害馬予心是奚病頗貽靈草救膏肓　龍巖趙維垣

滄江十月雲凄凄道人西去欲何之青山是處有黄獨莫道不如他山奇　少嵋譚棻

誰能湖海薄公侯隨處青山是舊遊朔雪彤雲千里夢也應回首繫先憂　月山楊欽

幾廻湖上共論文忽讀湖邊又送君不斷青山憐獨遠頗携孤策訪重雲　虚巖周詩

朝小湖上遊暮宿烟霞寺與君結初心日辦山行事君懷五岳姿遺我意如棄振錫駕長缸白

露横秋氣窮探會有特萬里豈無際收拾枕頭
春為我發幽滯　　緒山錢德洪

憐君久抱烟霞癖莽莽長林卧綠陰孤棹又將
千里別九華山色入雲深　　龍溪王畿

君獨胡為遠別離片帆江上朔風吹西溪君猒
人来往長日閉関誰扣之　　維垣

許石屋先生

聞鹿園先生習静山中日與釋子遊玄言妙法
溢于篇咏暇日見寄作此奉懷

聞君辭漢祿未老乞歸留頴脱人間世逍遥物
外遊山川真性洽風月浩歌酬予亦巖棲者閑
門同所求

吳射陽先生

鹿園公藏真有驗應果無迹再秉旌鉞功流我
邦默予必來下風已是十年之舊穆如穎獻寄
在小篇

牙門百尺寶旗明組練光寒肅衛兵虎帳晝眠
何所夢塞驢三竺聽泉聲

蕙袍離帶久相忘重為
矢恩出道場舊日朱衣今在不山童試撿貯經
箱

儲胥萬舸餉神京風水連檣晝不驚始信山人
無長物只憑心地作干城

春茶夏筍脩僧供白拂黄香逆客談朝會變龍
從接武静居彌勒憶同龕

到處山僧為寫真净名心事宰官身誰知萬里
封侯骨却是雙林示疾人

四海太平無戰伐元戎暫府自禽魚鳥皮棐几
翻新綠閑倚芭蕉註道書

風爐茗盌蔭庭柯齋罷徐行腹自摩十萬甲兵
何處洗一瓢秋乳酌銀河

交遊海内総心降獅子壇中説法幢我欲問君
無可問露華寒月印空江

荊川先生

與鹿園宿工文菴次韵一首

何處尋山不猒深淡烟歸鳥暮鐘音去家百里

訝如客别爾經年尚此心安坐焇香滋夜氣閉
門殘雪映寒林相從一宿應堪覺機事何須問
漢陰

奉贈督府鹿園先生次萬禮部思節韵四首

時倭寇内訌君自家居倡義起僧兵戰于
姑蘇身中流矢喪家童一人

幾年枯寂學全真一握兵機運鬼神驕養義兒
皆判死灰心禪客亦捐身獨冐利鏃生如剰綿
散黄金家益貧直欲塡橋跨滄海先聲萬里走
波臣

暫脱衲衣事鼓鼙從軍亦復有新詩犯難甘為
智士笑還山肯顧道人期申胥自信知天定李
廣何心計數奇尊俎運籌今已就潢池跳踉欲
奚為

許國誰能似爾真每憂時變幾傷神試看養亂
偷生將共是腰金拖玉身杼軸千家愁命盡輔
輸萬里嘆師貧飢饉干戈今並急謨謀全仰二
三臣

寒宵清嘯雜征鼙撫劍劉琨本善詩開幕待降
收死力隔江遣諜刻還期功須因敗翻成巧莫
恰當機不見奇長子帥師今在爾道傍築室莫
輕為

萬履菴先生

宿工文菴次鹿園宗兄韵

山寺蕭蕭萬樹深閑吟聊得與知音浮雲不住
虚空相庭栢能諳入定心日夕寒禽喧暮景雪
殘明月照疎林對君坐覺塵緣息秖有松窓一
片陰

暮入禪宮一徑深寥寥萬籟共群音試看松栢
雪中色應識乾坤歲暮心雲白疎鍾和梵語月
明歸雁過禪林坐來忽悟無生理徙倚庭臯看
竹陰

宿善權寺贈鹿園道人時鹿園訝老子解

往来經月不言姓何處山僧尚識君卅味總看
如逝水替纓差可比浮雲行披禪衲聊同往坐
向仙巖若可群何幸閑門時道氣求書應得五

千文

寄贈鹿園督府兄 時姑蘇戰後

先事憂時意獨真幾年區畫瘠勞神奇謀不售還閑口險難頻經只許身僧為慈悲來偕死家因散資自甘貧遥知近上便宜疏多是君王用老臣

淮上會鹿園兄次韻

四歸漕府原司賦共說明時用舊人入定久甘清淨味總戎聊作化緣身論詩詞客還須讓報主文臣訖比真自吳山中張鶴伴別來衰髩六經春

過淮挽鹿園居士

憶從賜告住禪林頗怪詩篇着意深傳得韋家佳麗句湧金亭下月前吟

謾將禪寂學廬能一遇時艱憤不勝曾將虎賁身九死危途仍共素齋僧

武略文才兼寄跡佛廬仙院總倘行平生萬事應難了身後還傳底處名

功德身為禪教重勲階家受國恩長灰心久已拋妻子一飯何曾忘海洋

半窔疑帶仙人骨籌略常餘濟世才辟穀未能謀亦棄提戈忠憤不勝哀

幾番淮上伴同遊北道頻因地主留依舊山川人不見春風和淚過揚州

顧玄言先生

萬都督民望才清思逸稟賦高曠言行無俗韻其詩如空巖曲瀨窈轉寥夐時復滴瀝浮幽閑真趣郎深雲看世遠短褐覺身輕深曠市塵隔蕭條瑾里同五侯延士少數口向誰存海雲朝數變山鳥暮雙還又我已出家惟帶髮君來連榻與同心並得韋應物深致乙卯間丁倭變公倡義集僧兵為捍子婿死之遂鬱鬱抱病多寄跡蘭若平生苦空事佛豈風世高僧輪化耶余為作感知傳後云萬公獨縣解多著鹿園書好道事齋缺用兵師穰苴素所厭軒冕蕭條只泊如雲岑隨處宿香飯淨齋居出世比丘者應修

泆喜盧穼寘甘被褐尚論在冲虛

玩鹿亭稿附錄

都督鹿園萬公行狀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武選司郎中

山陰王畿撰

君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君生有異質慧穎過人性至孝及長好學不倦習舉子業尚理致不為浮詞鄉士人多推之早歲喪父晨夕受訓于母雖動履微過必深自省惕惟恐傷母之心年十七嗣職豁達有大志不與時上下恥事紛遂屏居郊外晝則騎射夜則誦讀經史留心經濟嘗以孔明寧靜澹泊之語揭諸座右母嘗強以執籌會計君謝而請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事特生事之瑣瑣者耳兒不欲為也母笑曰小子毋大言正德己卯中浙江武舉庚辰中會試第十八名論將之策有曰將係于相天下未嘗無將特患無相耳學士石公瑤奇之錄第一衆以其激切時事乃更定焉尋擢都指揮督全浙運時運事多艱難君周旋其間曲盡經畧凡所建畫為轉漕永規聲聞于朝先是運軍貸負卅家每

船未抵灣逼于勢必先償私負而後及於官君嚴法禁之欲行奏免衆皆讋服其稽覈錢粮別紀籍以便查檢不恃文案吏胥不得緣以為奸歲歉兩淮千里無烟人食草根木皮餓殍遍野君建請於漕運欲俟題准始發賑君曰人命旦夕不能待候
命而發將無噍類矣舊制非奉
旨擅發運米者罪抵死君慨然曰予忍以一身易萬姓之命乎即先以所督運米發賑之流民存活者萬計人咸為危當事者庶君捨身任事竟得赦免一夕昏暈氣絶詰旦始甦謂家人曰予夢天神詔予曰汝先世皆壽促上帝憐汝捨身救人益汝壽若干年其事若幻然君一念精誠所感不可誣也嘉靖乙酉推浙江司閫介靖自持門無私謁鎮守中官為其親故請托君正色拒之時鎮守之權方重呼吸與禁庭通或為君危君毅然不顧卒亦無所伺隙己丑推南京大教塲坐營董營事時營伍凋廢兵多病若流

亡君徧撫病卒煑粥和藥以濟之又為立法使軍士相為保恤有把總一二人恃魏國勢踰法虐衆君痛懲之無所忌魏國深以為憾見君正氣凛凛久之敬服遂為相知常寄居蘭若情神幽曠夜對長明燈坐繩床靜息觀心平生伎倆曾無毫髮辛卯告病歸壬辰起江西司閫聞彛病不赴母王恭人病劇君侍湯藥晝夜不解衣帶禱于北斗願以身代癸未居母喪哀慟數暈絶家人勸以節哀則愈痛哭不勝曰母死何以身為廬墓西溪有芝生阡側人以為誠孝所致是年冬陞漕運叅將特河道淺涸
朝廷特設都御史以理之有欲通渦河直達白河者君力明其不可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粮運以十分之二就中都運船兌鳳陽等府粮由汴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由衛河以達丁京廒可為有事之備也丙申推南京錦衣僉書癸卯推廣西副總兵至臨江以病乞歸丙午起為左軍都督漕運總兵下車之日淮民拜舞

于道私相慶曰此前好道舍命活民萬矣也君
申明法令禁賭博遊食之徒咸使務本開荒蕪
之地以招流亡民皆樂業焉是年水患異常漂
流船米軍士死者若干君奏以該幫官旗應給
羨銀并京通通變脚價斛面扣數折補其淹沒
官軍照例應支粮羨全給其家以示存恤軍旗
既免賠貱之苦而且有賑恤之恵君之周慮皆
此類也又議處折銀調理財之道莫要于本折
通融如豐年米賤則全運本色以充京儲如遇

災傷則量減折色以存
國計凡本色至京計其沿途所費率四石而至
壹石及其支給每米一石不過易銀叁錢貴得
賤用甚可惜也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
者作二石放支其所儲本色候米貴之年支給
不至取盈以病民公家所獲既倍而漕費亦省
京師米價可平蓋常平之法自古稱善今之本
折實寓常平惟在調停損益而已時山東單縣
妖賊謝漢惠金等作亂徐淮騷然淮城久虛無

兵君召募鹽徒死士為兵皆給免帖厚與撫恤
擇其尤者以為之長衆皆感奮嘗曰收錄此輩
非惟增我之兵實所以減敵之黨也尋遷南京
都督府僉書南樞清暇無簿書之擾益得潛心
所學一時士大夫或究理道或商經濟或討詩
文或談玄宗各以所得相証君虛心樂與翕然
風動庚戌復以病乞歸優游湖山間蕭然物外
時閱
本朝奏議分類為六部十三省九邊採其關于

國體切于時政事宜彙成一書名經濟錄且曰
古德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閒居無事庶幾
以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壬子春海寇礽起人
心洶洶君雖在告憂懷激發慨然有澄清之志
深究亂所從起欲治其原繼聞黃岩失守寢食
俱廢常中夜披衣起步中庭仰天竊嘆是時賊
首王直號聚倭夷衆猶良賈目之未顯明其為
賊君乃作海寇議大意欲明正王直之罪嚴禁
通番以絕其黨或曰此議一出關君門户事不

小君曰吾世受
國恩不論事權之在與否義當捐軀以報他何
所顧也當路問策于君君為規畫誘致賊中黨
與多設間諜以圖容擒之計曰兵法所謂上兵
伐謀其次伐交若徒以兵革相向不治其本財
殫力竭禍敗無涯矣因條十一事議不果行事
機屢失癸丑夏海寇犯赭山賊衆慓悍官兵屢
北杭城震驚時巡撫王公出巡海上左布政游
公居敬強君出君慨然任其事乃單騎出城相

度形勢以鼓人心既而曰此輩羸敝之卒不可
恃也急歸選募方僧為兵倉卒召集咸曰菩薩
出世救人我輩寧受一死乎一日夜得二百人
遂召婿指揮吴懋宣將統之懋宣是夜開賊據
民舍遂率僧衆進焚其巢奮勇前驅斬其先鋒
數人賊稍遁遂乘勝追擊斬獲數十人餘黨奔
竄山谷間懋宣恃勝獨窮追為餘賊所殪賊亦
隨遁城中賴以獲安時有五峯謀士某者潛居
内地巡按趙公炳然獲奸細并其所與謀士書

稱蘭谷先生不知其為誰因密示君君歸訪旬
日得其姓名即擒其人趙公歎然曰公智策何
神也君以陸地當以守為戰相機而動惟截之
海外乃可以逞謂沿海下八山人時常入海販
鮮採薪習知水戰為賊所憚年來困于生理俱
欲為兵不然且將從賊亟須召募駕船給以火
藥兵器分泊陳錢馬磧大衢等山迎擊來賊毋
令登岸内地始保無虞甲寅春復
詔起為南京都督僉書時無討賊之

命聞嘉興藴松通泰諸路賊報甚急乃變産聚
粮倡義集下八山水兵併僧兵合八百人以進
指畫要害分兵截守復以下八山水兵五百屬
之軍門檄往江陰駕領沙船出海截殺時報海
賊自嘉定太倉而來遂率所隨僧兵往禦之猝
與賊遇于婁門陽澄橋時各路兵將皆微服潛
入城君以孤軍在外誓與賊死戰乃拒河以守
分為三隊先發火器以挫其先鋒俄而賊衆四
出我兵無援衆寡不敵身中流矢一義男力戰

殞于敵賊亦遂去遂畢瘁力疾趨留都時尚書張公經為總制君作書以告終始主于截海之說君至督府病勢復作下血數斗幾暈絕右手足漸成痿痺伏枕三月猶日以地方為憂因陳固守京畿之策以告當路吉陽何公遷大洲趙公貞吉兩溪萬公恭聞公之議翕然是之以語於總制張公乃強君以出扶病就道與武庫郎中譚君綸兼程趨吳中募兵度地築臺置柵開濠設險為拒守計至嘉興值大夥賊自平望來

勢甚熾君曰此賊重載而遷志戀財貨可要擊而破也遂親請戰地布陳設伏分立奇兵水陸並進期在必克撓於衆議不果行君不勝憤激坐中忽暈絕而甦方欲辭病乃轉提督漕運君以

特命不敢遽辭赴任月餘值倭寇犯鹽城先期漕運巡撫鄭公曉出巡楊州料理通泰兵事君在淮衆議欲調兵守廟灣君測曰此賊必赴雲梯關若守廟灣則緩急無及矣後賊果趨雲梯

見有倫尋道去乙卯秋病勢轉劇懇疏乞歸未幾復推為浙直海防總兵病不能往以前

旨歸山中靜養才數月忽一夕攝衾端坐而卒有大星隕于庭忽雷雨大作時丙辰正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為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君生平志於古人之學才長於經濟性素冲雅樂方外交嘗曰枯淡寂寞乃近於道一切世紛塵擾徒喪精神且增罪業無益也居官四十餘年終始以廉自視居無華飾衣無

紈綺食無豐味每遇賓會盛饌繁樂則辭而避之君晏病陳乞歸不受祿曰居官任事猶恐不勝矧今閒居可坐享耶君兩為督府不為父母請贈人或以為非君曰吾家世祿身為列侯計功稽賜所獲已多猶為不足耶逆推分外之心缺此一贈知亦安也君性純孝痛父早亡事母如父愛而能敬事姊恭養如母族弟襄家落矣君為措居置產授貲娶室訓育其子終始保翼冀其有成曰此吾祖宗支裔也君追念外家王

氏之德而憫其無嗣為之立祠以祀君居家不事殺牲惟食淨肉二子分授産百畝僅使足用勿令羨餘雖寸帛尺絲必関白而後用以防其侈心君于每歲之入約為四分一以供公賦一以裕家用一以應賓交一以賑貧乏嘗欲于宅後增建一樓已積米百餘石工料咸集術者以方向為忌即盡以所積散給諸山行僧及親友之貧者凡居官積俸未嘗益産業亦以助給施之用甚至易衣脫家人簪珥以繼人或以為癡

君曰財者世間流通之物譬如元氣周身纔有壅滞即能生疾吾見世人之癡耳君屡病賜告隱居西溪九沙環抱若築室其間名九沙草堂因自號九沙山人幅巾布袍混迹緇素墾山力田以給饘粥歲釀酒鄉耆野老相與聚樂皷缶而歌意曠如也己亥歲大歉疫痢盛行饑殍積野君于昭慶寺設群釜于庭煮粥調藥以次分給時攜衣策扶経理其間或以疫染阻君君曰若輩獨非人乎苟可利人所不辭也時杭守希

齋陳君仕賢聞而嘆曰是吾守土之責胡以勞君乃相率僚屬捐俸饒以賛助之存活者千萬人遠近賴焉君嘗遊伏牛山躋嶺半忽見曉日初昇赤光閃爍恍惚若有証悟見伏牛道場火坑鍊魔晝夜不息君慨然曰吾人為習氣所勝反視此輩不如欲望成道得乎君嘗隱名姓作雲遊道人歲除之宜興善權寺僧方擊牲盛會拒而不納不得已處之隘室君藉草為林與一僕拾薪煮粥以給後詢知為君惶懼乞哀君笑

曰不足異也乃更為募剏禅室坐禅誦經寺僧感化皆戒殺崇教至今守之君久處善權乘興著感遇述懐諸詩時予與荆川過訪因出所作以示荆川曰諸作皆絶去言銓坐證玄理深得韋蘇州三昧君赴廣西途中以病陳乞候
命于臨江時念菴羅君洪先問疾于天王寺以其所得相證君謂曰兄夙發真心囙應有此入處然此猶涉解悟未可遽以為得正好着力研窮必盡去此礙膺之物掌一要絶口弗談性命

第二要將一切世事俱看得破如夢幻一般觸處洞然頭頭明了譬之鑽木逢烟切莫住手到得烟消木盡即究竟法因微示旨歸念菴羅然自謂得所證也君極喜食楊梅西溪遠山麓植楊梅百餘本雖遠出數百里外及期必趍歸就食日啗千餘顆不厭或窒涉不得歸談及則口津津神若與往時注懷寄咏悠然有蓴鱸之興每出雲遊携藥裹方屐徧諸名山所至人爭識之即窮陬僻壤山童野叟無不知為鹿園云

然絕不喜與生徒會聚每逢東南會所見衆中相酬答輒避處隱房衆或強見之終非所樂也以為此輩未曾發心為道不過以意氣形迹往來比挽牽扯門面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磨刀片石縱使少有淬礪自家所損亦多矣待彼此機緣到時偶一成就未為晚也予曰此意不講已數百年幾成絕學況成就人才非徒為人實以自為所謂教學相長若待其憤悱然後開口明道所謂法堂草深一丈非取

友求益之初心矣余語君以良知之說君未以為然君嘗與余論格致之旨以為聖賢切要工夫莫先于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千態萬狀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為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予曰君所說格物正是說了致知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証真脩

離物則知無從而致矣明明德在于親民明德即所謂致知親民即所謂格物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此然吾兄所見已是說歸心上與後儒在物上求理者不同如此用工久當歸一未須屑屑在言句上求同異也君平生不信養生之說修短自有數如旦暮必然昔人謂五情喜怒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尚厭其多況久生乎吾不欲軀殼上復添一念也亦絕不喜人談說性命曰學者之事務在躬行夫子教人只

是文行忠信至於命與仁則罕言之纔涉言語勘到極精微極惓切處總謂之魔不離文字見解而已海內士夫以君好與方外交遊嘗以火候藥物為問君曰心體即是藥物格物即是火候一點靈明徹底光透則火藥一矣時有兵憲來問慈悲解脫之說君荅之曰于人無所不愛是為慈悲貪官污吏之害人者毅然去之是為解脫二者惟君所行但看時節因緣一見之耳君于方外禪衲素所尊禮者為小達磨風自然

二人余皆及見之達磨嘗謂金鱗脫網離不得水予訝曰還有這箇在果能飛騰變化何論離與不離乎一日自然顛躍放歌跳舞縱口罵人若狂若痴予戲曰好箇禪定頭陀已而忽收膝枯坐若木偶人復戲曰何作此散亂伎倆耶君聞之笑曰龍溪饒舌吾于達磨表行于自然表智皆吾助道資粮也緒山嘗以收放心說示君君辨曰予謂求之未放之心使不馳于物無乃有以制之乎求是尋求之義苟求得其體則千條萬緒紛然而馳者皆此體之呈見即無放與不放也不得其體雖時時存之猶放也以心制心是二之也循其所是而去其所非是取舍之心未忘乃識也非不識不知也皆放也予謂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是矣而又云馳於物又誰馳也君遇應酬煩悶或思慮耗竭即欲以他玩適事換境解之以此為滋養予曰此猶是移接法若能當下回照弗令煩耗方是不轉換工夫君曰纔有回照即落漸法予曰若論頓法酬應

思慮覩體瑩然煩悶耗竭從何得來總有煩耗乃是習氣消化未盡照破即了更無回換亦是頓法須是真悟真修始得非言語所湊泊也君嘗自謂色根名根漸覺消脫無染予曰談何容易昔人因情欲而正性命為病之根惟色難拔君于色之一事原作遊戲看這臭皮囊原不堪愛惜且置若夫名之一事君以為無染處正恐落在好名窠臼不可不察也君每與予料事自以為神肦志弱不能深慮苦思得其大較了了

而止時有厭心或并置之亦無成心以是為超
脫嘗謂予志強善思慮且機圓無滯可以應變
成務予亦不能自知也君作詩本于性情和平
婉切頗得陶韋精意荆川深許之君亦自信其
作文明達疎暢直寫所見如江河順流而下意
盡而辭止荆川嘗曰鹿園為詩已得冲淡一路
為文直達漸已脫去俗套纏繞若夫體裁奇崛
險徤稚怪與夫紆徐幽眇以虛為用之機括更
須有商量耳君諳練典故不為好奇喜新之論

遇事允虛心經畫究其立法之原嘗謂
祖宗舊制皆有深意存得舊法一分則養得一
分元氣若以聰明安意更張則元氣索矣君久
於漕任於漕政猶為精達論我
朝漕政歷代損益以来凡五變自海運變而為
轉運變而為兊運又變而為長運其後淮徐臨
德四倉支運米七十萬石亦改兊水次兊軍名
為改兊始有定制而君嘗謂淮徐臨德天津五
處置倉正為轉運之計相傳以為五處要害之

地皆設鎮守兵俻萬一京師及中原有變可以
也兵其慮甚遠而今皆廢之非立法之初意矣
若夫一切法制變更之由與夫隨時經畧之詳
載諸通志議單可考數也君嘗修砌常山路四
十餘里餘杭女兒橋路若干里蘇州楓橋若干
里脩佛寺造橋梁若干處皆隨分自盡此心非
以求福利也君所註述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
孟子摘義居常與予盤究斯義謂明德于天下
是吾儒大願力舍此皆為小乘之法謂未發之

中無聲無臭即虞廷道心之微戒慎恐懼是由
人道以達於天之功精一之學也謂顏氏曾氏
是頓漸二教謂集義養氣是孟氏盡性致命之
學大都取裁于心于聖賢說旨多有所發非苟
然者他有灼艾諸集唐詩類選萬氏家蔵諸方
書行于世君平生勞心盡節夙夜思誠憂
國濟人忘懸之志終始一節無間于出處卒之
前半月聞倭寇之報猶欲集鄉兵為守境計御
竹銃火砲等器又圖蔵海數策欲告之當路不

果其切齒東南忠憤一念至死不忘嗚呼可謂忠矣君姓辛畢萬後漢唐來譜系遺兵燹無存者祖禮四府君允時世居鳳陽定遠縣生義八府君其名皆無考義八生斌鬻名國珍有文武才元季兵亂
高皇帝龍興首率義兵歸之為易今名充萬户下滁城河陽定濠及泗洪武戊申以功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户北向定中原永平進征沙漠力戰而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即君之始祖也斌生鍾洪武九年授龍驤副千户十七年甲子受
命將兵寧波備倭有功丁卯
賜第於寧波郡學東始家焉乙亥秋以年勞
詔赴京狀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譎戍交趾死于戰無嗣弟文繼襲永樂丁酉倭夷入寇率舟師禦之大勝師次兎諸射中龍目颶作覆溺文生全豈弟有文學念曾祖及考皆以王事死而大母洎母皆守志乃繪像表為四忠三節修世譜以叙全生禧禧生椿即君之父也雅好儒術究心彝典家貧以文史自娛晏如也君娶方氏故督學御史方公誌之孫女子二長謙甫寧波府學生廢出娶兵部尚書甬川張公邦奇之女次逵甫襲寧波衛指揮僉事方出娶禮部侍郎致齋黄公宗明之孫女女二長適杭州衛指揮同知吴懋宣庠亡次適學士北川吴公惠之孫寧波府學生師道長生孫女二人次生孫男一人俱幼君交游遍海内念菴荊川緒山及予三數人尤為相知予與君居聯迹比臭味孚契自謂平生交與知君為甚深謹次序歷官行事出處與夫論學之槩表而著之君之學雖混迹方外而實欲以賢聖為宗君之為政在漕日久故述其漕政為獨詳若夫軍旅之事世或以為非君所長大抵因人立事多掣肘不能自遂其大較亦可見使其獨任專責發之以精誠而要其所終當亦必有可觀者矣而必欲以區區狀貌槩之則輕裘羽扇不任鞍馬

獨非名將耶海內名筆必有信予之言為之勒
銘以傳者矣謹狀

行狀

明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
墓志銘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
起居注纂修
國史　文華殿日講官瑯琊焦竑撰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范鈁書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陳之龍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
如杜預羊祜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
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
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
學名於時而閒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
慕焉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
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其所精詣固未
易以淺近窺也公歿屬汝中為狀而應德銘
之亡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一年子達甫
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

墓志　一

余則昌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
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
賜名斌充萬户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
軍滁州守禦副千户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户
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
鍾授龍驤衛副千户奉
命備倭寧波有功
賜第因家焉以年勞

詔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
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椿即公父
也仁厚儒雅脱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娱斌
迄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
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烱烱忼慷多大節相者
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
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内訓斬斬每事規
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
人盡歡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

喜卒卧苫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
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
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
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
兄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禄家産所息
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為授貲娶室比卒撫兩
孤兒教之相繼為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即以
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
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

揭孔明寧静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
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
乎庚辰武舉中式居學士珽閲公卷以為奇
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
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
錦衣已為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
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
為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羸河渠
通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甃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黄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三年黄河决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来至徐入漕必駈濤而黄水始来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黄始盛来漫衍衝决方黄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

但向者黄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衛入為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来至駈濤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

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黄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决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亦可為備變一策又論海運為

祖宗已棄之策人情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為言非達於事者也必欲為事變之備令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鶻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似或可行也太倉則例兊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

單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蹶小者議累累百
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折通
融為
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
農薄賦以實中原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
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
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
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
石推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
家世以戰功死
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
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巢我
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琉賊據內地久
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
率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
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
兵令士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
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

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
奪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為籌
畫甚具賊方彝也諸島而歙汪直者以驍雄
魁其曹公策其踈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
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畨
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
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
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
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
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
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
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
為犬羊後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
慘毒上厪
九重之憂中外章蹶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
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
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
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

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為功而池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藕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向

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貲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物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

國恩今憂及

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内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殁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内典獨契於心闢而釋自然者以若行鍊磨浔悟絕學獨露真風不立文字公

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

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若入巨海見龍宮蔵擧手動脚無非道妙其
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
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
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為
竊者嗤耶為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
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
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録灼艾集玩
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

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為德於鄉
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
餘財餅鉢蕭踈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為
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
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
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
西湖倦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御誌女孫子
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奇女次
郎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侍

郎黄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
懋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二長邦孚山
東都指揮使司僉書次邦禎尚幼嗟乎公晰
理窮微細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賁育不可
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雷擊不可狎視而禅
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於物
不留而衆尸狗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
而論之三先生者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内施
揔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懦有足相發者杜

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
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東以海為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
人崛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
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
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既冨且多厥維鯨鯢
東海美波公遇蘇門擐甲揮戈以一枝伯矢
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竑人曰壮哉公心
靡盬驅民于數寇是用張向如收之以弱為

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
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
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
此閱公所自浮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
窮太史之銘

玩鹿亭稿八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萬表撰表有海寇議已著錄萬氏世以勲績顯
表獨才兼文武每與唐順之等講學禦倭亦有功
績號爲儒將然其詩文氣格稍弱故終不能與一
時文士角逐詞壇是集凡詩二卷文六卷末附錄
贈答詩啟及行狀墓誌乃其子達甫所編其孫邦
孚所刋達甫有皆非集邦孚有一枝軒藁皆能傳
其家學云

少石集十三卷

〔明〕陸釴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少石集十三卷》提要

跋陸太史公文集

此余叔大父少石先生之遺詩若文[illegible]繼
元繼甡梓之以傳者也先生少穎敏殫精藝文
遇結撰數百言下筆立就甫弱冠舉於鄉對策
大廷賜進士及第官翰林駸駸嚮用矣尋以評
大禮衊外歷山東學憲遂卒卒之年僅四十耳惜
找詩文凡若干首詩温麗沉雅有開元大曆風
文淵源左氏務顯理道切事情懋龍嘗伏讀之
其旨恢然宏其氣恒沛然而有餘而竟不究其
用以歿此何以故造化精英鍾於人爲節槩次
爲文章而禄位壽考固有時盡也先生無乃[illegible]
其大者[illegible]生晚不及見先生而自[illegible]
每見先生於[illegible]間已叨鄉薦名次與先生同
及成進士又先生科分也亦異矣哉不肖何敢
望先生而先生之不亡此亦一徵云并載其事
於末簡識余之耿耿焉集稱太史公者仍初銜
且志先生大節也

萬曆庚辰秋從姪孫懋龍謹跋

陸溢元二序

原缺第一至三葉

少石集目錄

詩類

一卷

慶成宴
人日夜偕文衡山廖洞野集盧秋官樓分
得開字是日招王界塘不至
雨中遊張氏園亭二首
送周根之令高安　春雨
送鄭德夫湖廣審刑
贈方塘子還吳　登鏡光閣
功德寺　夜集童玉沙宅用杜韻
次韻答趙僉憲二首
次韻答吳仁叔　洗兒寄家書
鄉客話別　贈姚太僕致仕
送陳司空之南京　贈密雲李鎮撫
齋宿興隆寺　候駕疊韻
泗亭歌贈盧子　慶石齋閣老恩遇
贈張維靜赴南曹　壽黃郡伯
壽虛白真人八十　賀陶克清生子
元夕宴希齋宅分得鎖字
雨中過文衡山宅次韻
贈鄒東郭謫廣德　送孟司寇之南曹
吳白樓省墓一首　壽溫筍莊先生
壽松逸先生歌　使君行贈應推官
憶昔五首代友人作
棟塘行
和燕泉先生世講會
遊西山次從題韻　暮歸
入郭有感　憶山房
賜宴二首　贈周節推調重慶
和令仁遊白氏園四首
贈呂涇野謫解州　胡節婦壽圖
送李肅之州徒丞　送金文素分教曹縣
送周司訓之茶陵
七月十五日諍禮下獄
獄中　獄夜
獄與七兄同床　幸杖後得生
贈初侍御巡鹽河東
廖洞野奉使歸湖南以秋興八首留別次
韻
讀七兄獄中詩感懷次韻
遂僧房同劉水澄姚五泉對竹懷王界塘
次韻
送董子庸令太湖　友梅

送范氏儀守廣川
姚子宅宴集次文衡山韻
送鄉谷南還
送袁二尹之崇安
送馬教諭之光山
送吳侍御熊呈田文祥
送黃允吉少參之雲南
和廬師陳積雨二首
鶴江　賀孫莎松得子
贈鮑主簿之銅陵
二卷
贈柴通判赴松江　次朱子羽留別韻
次汪石潭留別韻
程子諭信陽判話別一首
贈趙司寇致仕司寇之去也　上賜詩嘉
止人皆榮之
月食行呈督府一首　送崔都尉使安陸
秋日懷歸次衡山韻
送王太史前峯省覲
十四日賜食次衡山韻
潘博士荊林
進賀録恭睹次賀閣老
賜宴　須賜
夏日治田　七夕宴和韻
謝司諫宅賞燈二首
夜雨集允與宅　秋日次希齋韻四首
劉侍御謁陵還　喜晴
聽蟬　和匕兄病中書懷
朴菴
秋日迎祥寺分得長風二字
春日偕諸友遊西山
送萬無燕視學[illegible]江
送孟司寇之南曹　新竹
贈王殿講參蜀藩　得[illegible]二首
寄別館友用贈行韻
曉發潞河　夜泊天津
江行雜詩六首　來田都閫二首
遣興
和華石窓舟題二絕
望沛縣懷古　贈榮秋官
贈孫念菴和韻　游雪竇寺
次楊鏡川韻　次眉丹山韻
石女祠　妙高臺
錦鏡池　飛雪亭

桃花坑　御[illegible]亭
夏日過戚靜山宅
和馮松坡遊阿育王寺
芳洲草堂　題扇
題王孔所藏外祖賜扇
王內翰衛官遊　楊惟仁通判宿州
高松歌　題畫
東齋對月為蕭郡伯題
寄曹別駕　愛琴
游齋　西崑篇贈王氏二子
毅齋贈史醫士　送大尹劉君考績
[illegible]
又代父作一首　題畫六言二首
題秋江圖　芳洲賞菊
再次宗舜一首　和張甬川二首
蓮峯歌贈鮑丞　壽陶少參六十
梅林為蕭太守賦　贈許少參之湖藩
南河雜曲

三卷

江行紀懷　錢塘懷古
山寺　湖上次尚鹿園韻
過嚴灘　登釣臺

王山訪曾子　湖口
湖亭寄沈子　皖望
謁顯陵　吉祥寺
出郊曲贈中將軍
觀音巖觀泉次許少華韻
同許少華登黃鶴樓四首
立春登樓
雨中同許少華張南溟過江寺
中將軍歌　黃鶴樓讌崔東洲次韻
夏日同許義齋過古城寺
送余都閫鎮蜀　送朱子宜遊武當
八日登[illegible]寺　[illegible]
華石窓話別　春日武當宮
楚藩燈讌
月夜陪少華南溟登廣視堂次韻
南溟衙短菊　贈宜齋封君還鄉
九月十日讌童太史於廣視堂悵然有懷
賦贈一首　洪山寺用韻答少華
贈龍谿軒之辰沅
雪中偕諸君訪少華留讌值沈近湖饋生魚有作
除夕　漢上訪朱子直
顯陵歌贈嚴伯宗　讀孫太初詩

晉接清光卷贈周憲長
哀朱生祠　岳陽樓
野宿二首　訪廖子白鹿山居
送蔣山山解官歸　余竹城同過江館
旅夜紀懷　不寐
武陵道中　龍陽別南溟子
用韻答張文邢二首
東歸不赴南岳柬許少華兼呈徐深江
旅夜宿少華館
雨夜再宿少華館話別
送楊憲副之郴桂　贈嚴介溪還朝五章
[illegible]　壽許夫人[illegible]
潯陽訪王蓮峯　七夕歌
立春公讌與許少華汪蛟潭聯句
晦日嶽麓流飲與汪南嵩許少華聯句
還家口號　古泉爲楊長史題
用韻答華石窗　符林中丞六首
又代父作一首　挽湯公子
五雯亭歌　南山祝壽爲張侍御題
守歲和陶韻　贈與泉子
春口清道觀和湯蔡峯韻
觀中飲姚東泉宴

再飲王十竹宴　贈唐萬陽
贈白厓子
四卷
南山草堂歌
春日重過芳洲和王定齋韻二首
村居十詠　和黃南谿新正感懷
謝李將軍　郊行
病居遣懷　挽方居士
又代父作一首　送胡生歸閩
山中即事　戲東山僧
山寺聞鐘　山寺抱病
雨[illegible]陵　西湖泛[illegible]
用韻答馬子華　湖上贈[illegible]子
雨泊江口候師山不至口號一首留別
上之約兼呈爽泉七人
宿枕天寺　五子詠
答馮松坡　和友人金陵遇清
南屏閣和韻　寄壽文仲子
扇面桃花　贈沈子令桐廬
秋溪　敬一亭
與杏垣陶子仲文講道三首
讀太白山人詩柬張陞二子

學臺秋集　生日辭家
常山道中　望費子新居
江口同唐子貴丁昆玉夜酌
贈范浣溪歸蜀　滕王閣晚眺
雪中見紅梅二首
歲除席中觀紅梅贈劉使君之贛
贈朱鶴坡遊白鹿　樓上張東沙叙舊
來菡　俟書
贈劉將軍　雲崖為宗室題
救田　登王峽吊古
謁文山祠　宜春臺
臺江懷古　宿市汊
荷峯為陳中丞賦　袁州道中
和汪蛟潭遊麻姑山二首
梅桂詞
夏日八厓過飲署樓留作奉答一首
五卷
觀化篇有叙
舟發南浦值大風雨驟作幾覆晚霽宿石
頭口志悲喜一首
石頭口舍舟陸行趨建昌
建昌道中　至德安縣

開元寺　南康維詠五首
嘉伯氏至　五老峯
廬山五絕　白鹿洞四子觀五老峯
中秋對月懷八厓　次八厓入廬韻二首
望雲為竹石宗室題
竹泉為陳都閫題
和汪石潭九日同弟登觀音峯二首
過費定軒新居話別二首
槪谷撤二首　贈熊子赴遼陽
豹突泉用趙韻贈熊子
中秋臺試　次邵端峯韻

北極臺　千佛寺
矮槐二絕　夏日北樓陪劉函山作
次函山韻　赤城篇壽周侍御母
魚臺歌　濟東夜訪任子
贈陳給事使琉球　宿醴泉寺
贈邵端峯陞太僕　壽陳太守母
伏生墓　羅漢洞
贈邊東皋赴南京兆次韻
開關歌贈張敬之　贈陳龍山
贈陳虞山赴浙藩　南澗詞
龍洞　和南澗草亭韻

新嘉驛草亭和壁韻
相思行贈陳石亭
文類
六卷
贈萬侯視淅闈序　琴堂新化詩序
送湖廣僉憲汪君序
送節推錢君之大名序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送揭陽丞曹君之任序
贈南京國子博士江君序
贈都憲東泉姚公總督兩廣序

無極縣建名宦鄉賢祠記
慶俞君廷器齊壽六十序
慶蒲莊邵先生受封序
七卷
送忠州郡守顧君序
贈眞定太守王君序
贈司訓金君本仁赴南陵序
綿州兵備道題名記
雨中詩序　吏部尚書王恕傳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璧傳
禮部尚書張昇傳　春遊紀別詩序

送陳塘李先生榮歸序
復齋王翁大歸傳
送經歷鄭君南還序
西野記
送萬安丞劉君之任序
孫君成齋墓誌銘
送鄒君德卿署教武進序
八卷
慶方伯李心齋先生七十序
贈劉侯容甫考績序
壽堂圖序　保餘堂記

贈西禺子序
贈鄭子南金守宿州序
蓮潭周翁挽詩序
明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孫公墓誌銘
一樂編序
贈包君仁夫判無為州序
東巢雜著序
壽封母周太宜人七十序
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陰陽學正術李公宗翊墓誌銘
雲南按察僉事邵君室陳氏墓誌銘

贈山東參議東谷王公序
朔方建節詩序　節婦圖序
宣義郎楊君墓志銘
贈御醫王從仁南還序
封一品夫人洛州吳氏行狀

雜著

十三卷

書棟塘湖州後
題史氏鴻臚公告身後
復庵氏冊定書　祭省太祝冊文
祭九伯父文代父作　又代六伯父作

自莫伯父　又祭莫[illegible]文
又代族人作　祭張孺人文
祭親家眉公文　祭定海[illegible]大尹文
祭岳丈王郡侯文　祭熊母文
彬上人像贊　守拙楊公像贊
定上人像贊　三司祭白御史文
祭傅都憲文代作　祭王太史文
館閣祭江太史公文
祭楊孺人文　拙菴對
跋魏文伯和薌詩　書序蓋錄後
三司祭陳都憲文　振衣亭志

贈郁彥深軒姚公贊
贈淑人姚母胡氏像贊
木軒說
跋何氏藏二楊先生手稿後
拙吾述　祭胡太淑人文
無心子像贊　祭東阜王公文

少石集目録

詩類

慶成宴

天上卿雲開錦宴日中宮樂奏虞韶鳳凰池畔仙仗迴鳷鵲樓頭花氣繞絡繹前珍將御金趨鏘雜珮盡中貂侍臣近識龍顏甚海宇先占玉燭調

人日夜偕文衡山廖洞野集盧秋官樓分得開字是日招王界貽不至

夜闌深閣共傳盃人日人逢笑口開梅蕋半含殘臘雪洞庭初試早春醅星垂極渚當窗動雲擁高城如月來何事仲宣孤此興登臨況復剩詩才

雨中遊某氏園亭二首

衝泥躍馬到西林洗竹行盤花氣深[illegible]海至蒼茫誰辨柘梘陰看山漲嶼煙中[illegible]飛浪底吟向晚冥濛迷出處打魚沽酒思難禁

出城冠蓋擁群仙風雨花朝春可憐豈有車塵淹白日即看池渚淨紅蓮沾衣庚竹溪橋路載酒翻蹐雪夜船公子華筵愛賓客酣歌還擬樂遊篇

送周振之令高安

白璧風塵皆爾才黃金何事繫燕臺偶為仙令江湖去不道重山城郭開錦水春帆行畫舸琴堂秋月淨氛埃明光早下徵良詔鳥舄翩翩去復來

春雨

陰雲漠漠浮天際鳴雨垂垂度苑墻石燕沙鳩愁太劇岸花汀柳濕何妨霏微仙闕鯨鬐杳縹緲寒江舟楫長春色紛披不知處祇疑烟浦對瀟湘

送鄭德夫湖廣僉刑

漢使紛馳絳節開洞庭欲偏楷君才雲霄冠蓋青春舸文藻江山黃鶴臺入部法星臨渚動繞車甘雨自天來楚湘況屬龍興地草木恩偏王氣培

贈方塘子還吳

繞屋清溪半畝塘亂雲低樹漾晴光千峯雨過源頭綠四面風來荷氣香把釣夕陽聽白苧抱琴流

水入滄浪孤舟萬里青春伴行盡江南碧草[illegible]

登鏡光閣

湖邊累閣凌空起閣裏丹梯伏道斜寶鏡光寒侵石壁佛燈烟息落天花披雲忽見蓬萊闕步斗虛疑河漢槎白晝未能生羽翼青春今已負瑤華

功德寺

古殿空山澗道縈翠華當日駐仙蹤百靈地迥峯巒拱萬玉泉流星漢通春寂魚龍沈畫舸夜深溪閣奏松風侍臣歌藻思遊幸院靜忽聞長樂鐘

夜集童玉沙宅用杜韻

春月歌鐘宵宴起仙家冠蓋樂升難酒盃花氣凝

芳液竹樹池陰繞曲干湘賦才憐金馬客楚江魚
出玉盤飧醉貪清賞頻移席坐久明星閃畫欄

次韻答趙僉憲二首

白首江湖汗漫遊草堂春色上溪頭曉鐘長樂懷
清禁落日滄浪穩去舟老著方書聊獻曝醉眠溪
閣自親鷗丹砂為覓長生藥消得風塵兩鬢秋

海上孫棲泛客星東風吹纜故園情詩從花鳥愁
邊落夢逐烟霞谷口醒杜甫行裝須樂物馮唐絲
鬢謝功名五陵年少非君侶洛社衣冠待老成

次韻答吳仁叔

緘書李子勞相問會報迴家結會新海內弟兄真
不偶春來歌賞故須頻詩名久重江關[illegible]
憑道義親欲待城東花事好約過陪從玉驂塵

洗兒寄家書

頻年望子愁難遣三十生兒亦未遲北土敢誇真
驥種南山羞比鳳凰雛日高蓬矢懸朱閣香[illegible]
湯淨粉肌江鴈尺書傳故里開緘還有弄璋詩

鄉客話別

萬里移居忝嶽東百年喬木故家風殊方土俗渾
相狎衰鬢鄉音自不同夢繞關河春樹碧話深桑
梓夜燈紅秋風慣作幷州別一曲江南倚暮鴻

贈姚太僕致仕

天開雲錦功成日萬里滄江忽棹歌黑髮幾人輕
組綬清徽深處卧烟蘿九仙昏閣春潮湧三徑松
風落日多回首玉霄丹鳳迥每依北斗憶鳴珂

送陳司空之南京

千年豐鎬存周典四海依庭為禹功劒珮星辰移
極北樓船烟雨下江東石城遥閣三山外鍾阜明
瞻八座中黃髮幾勞當宁想簪裾時動玉階楓

贈徐大參鎮撫

遼陽控扼古興班大荒漠漠鳥飛還嵯峨百道窺
烽火縹緲三軍駐玉關入幕有賓諳豹略籌[illegible]
應勸燕山海東戍北威名迥總入麒麟畫閣[illegible]

齋宿興隆寺

花梵瑤宮接禁墻清齋無語坐焚香月[illegible]
天淨閣道春回午夜光萬戶曉鐘開畫戟九衢仙
蹕擁金章侍臣遥憶趨陪地欲賦甘泉獻尚方

候駕觀顏

縹緲彤霞凝紫墻綵仗金風動御袍香雲開閶闔臨
黃道日射旌旗閃翠光九奏烝柴周禮樂百年歌
鼎漢文章方欣此日休徵集天際陽和及萬方

泗亭歌贈扁子

徐山蒼蒼入烟霧泗水滔滔日東注芒碭龍氣收
紫雲雲去還留泗亭樹泗亭墟迹埋草萊土花秋

碧歌風臺當年亭長提三尺疾呼甸萬驅雷霄西
走疆秦約今姓一日輪彭菹醢狙壯士何能守四
方況復儒生桑如上山中老嫗猶夜啼沛上小兒
歎嘆遊亦帝炎光倏如化西風木葉同悲悽使君
懷古意慨慷賦為哥碑泗濱上英雄塵土堪嘆嗟
咨嗟　眺散決介

慶石齋閣老恩遇

金門奉詔綵綸下明光鎬京容華容松嶽呈休
祥良辰樂事集慈忠德於將雲天正藹靄瓊珮何
瑲瑲儼瀛洲太液斗柄燭文昌八珍出駝釜九霞
泛瑶觴庭中廣樂懸階下儀鳳翔念茲錬石勞報
以彤弓龍寵崇既已極勳業誰能量丹青圖式祖
邁德齊汾陽旂常紀調燮賡歌續明良願言眉壽
永符此景運長

贈張維靜赴南曹

班髮振瑶華携手入雲路結念匪榮名秉心以貞
素況思命已訖幽抱訴所遇夕陽懷徂光清時播
芳譽
芳譽何紛藉好修以自珍虞宗亦已邈周鎬誰為
新直清萌茲存夙夜奉以寅我聞古達者禮樂當
致身
致身恥多歧所志況歊蕭曠情薄塵軀清署學執

掌勝遊足徒秀退食恣幽賞黃鵠翩然與使我神
欲往
欲往將安之鍾山鬱欽嶬凌風跨雲表掛席遊江
湄超忽任所適樂幷復何時踟躕祖道傍執手言
心期
心期欲何言要我同甸子歲晚各自持後凋以為
美令德載永終端修慎初始誓言共努力明光鑒
河渶

壽董郡伯

岩嶤會稽山雲林俯喬木緯楔凌層霄華蓉起名
族達人奮清朔大業抗高蹤寅寅鐵柱孤蕩蕩肯

嶽育抗志畢辭榮棲身向幽獨朝濯滄浪纓暮采
東籬菊蒼虬嘯玄溟赤豹潛深谷去思勒豐碑續
休耤餘　紫閣巢鳳凰碧山輝珠玉朝露紛瀼瀼
庭花翩郁郁龍章疊金泥霞彩進瑤帙況復北堂
春並稱南山祝庭中列綺羅門外停車轂緋袍麗
鮮新瓊珮垂離陸皎皎明蘭指呦呦奏簫笛洛社
榮已逾瑤池勝堪縉慶源良有存樂事誰能足行
矣培根本三槐篤貫福

壽虛白與人八十

琳宮繚仙山真樹拂雲杪真人在其入和虛白以白
保虛以含玄精白以凝玄灝帝念龍錫殊日祈籍

靈禱拓第輝金纏賜袍爛火藻秘室開丹經芝田
足幽討羽童雙蹁躚瑶盤獻赤棗一服歲已千長
見顏色好花壇坐午陰松竅青虬老吹簫紫洞雲
僊馭凌風杳終然白日昇脫迹長安道

賀陶克清生子

海東有桃樹斜結青虬枝衆芳幾搖落花開獨後
期靈根沃玄瀨黄[illegible]朱實孫霞復和露仙種逈
自奇何時青鳥來銜向西王池
丹穴有朱鳳[illegible]仙雛皎皎入雲際五色苞彩
殊一鳴息[illegible]為[illegible]來儀良有自寶德當
明都太陽況中午照此高岡梧

元夕宴希齋宅分得鎖字

塵世驅斜紛幽抱縈煩鎖元夕諧讌歡[illegible]
槎庭虛皓彩流景淑芳華妥[illegible]漏催銅龍[illegible]
金鎖九陌馳繡輪千山起燔火壓歷銀漢明纖纖
絳燈墮對景怡賞心披襟豁盈坐清歌擊琳琅麗
藻翻淡沱劇箴託賡酬娛樂忘爾我願言秖明徳
毋使交脩惰

雨中過文衡山宅次韻

竹裡若堂絶市埃看花長傍雨中來鳴琴獨鶴為
起舞踏破半庭蒼玉苔
城中車馬沒飛埃靜愛仙居秋自來正是池塘雨
初霽坐深夜何山上青苔

贈鄒東郭謫廣德

百年鄒浩心仍壯自倚孤忠慷慨行天祿暫虛蔡
火照朝陽不厭鳳凰鳴金牛洞古逢新主北老祠
荒締夙盟了去嶽名齊北斗我將斷悃侍承明

送孟司徒之南都

飭節初辭星際迴秣陵遥指畫船來百年豐芑鎬神
謨在八座鍾峯紫氣開王國蘇公真執法轅門頗
老經幃才南州見戀二山勝北斗重登五鳳臺

吴門懷古一首

吴峯萃制八人杪勝地作眠五湖島赤虬紫鳳蔵
幾秋碧霄紅嵐日縹緲明公歷迹茲一方[illegible]
脉來何長宿德青宮需啓沃元樞彤閣參翱翔却
憶兩都轉車轍延陵道阻春芳緑百年木本動遐
情萬里松楸懷故國殷勤疏請天王憐寵光特許
馳驛旋江鄉鳴鼓帆檣動日麗鶯花袍袖鮮震澤
春濤湧千丈聖朝雨露同滂沛未誇晝錦榮鄉閭
還從金泥賁紫微明旨晴雲霄九重側席思
爾勞格心人業未須綏明公早晚廻星軺

壽溫[illegible]先生

蜀山嵯峨江浩渺萬木叢林鬱穹天中有仙翁上
築居王鼎金鑪列蓬島仙翁舊是紫微郎黑頭解

紐歸徜徉三峽冥龍釣煙水百花幽畔開荊莊菊
莊千樹秋金爛錦石高雲啓華宴醉舞狂歌樂不
休晚節孤芳人共羨日邊鳳子文章斿琅玕五色
紛披爛亦絞別田憶萊彩白雲西消聘峨眉峨眉
岑頂前檄照青纖袷送泥金詔填門車馬紛沓趨
黃門林泉動光耀紫芝瑤草春風妍白首無憂逢
倦倦桃源花開幾甲子海水眼見成桑田吁嗟榮
辱誰比伍種德槐庭自今古願公強健寧子心蒼
生消息爾衍山

壽松逸先生歌

江頭老松蟠萬虬先生卜居林塘幽茅齋書鎖寒

烟碧籠晚夜浸陰山秋風高玄鶴唳瓊圃野水笙
簧為誰奏翠蓋停霞歲可飡紫芝和露朝堪啖先
生冠鶡游徜徉撫松坐石吟蒼京高標豈羨大夫
寵延齡須問佺佺長偓佺海外空杳渺何如行地
神仙好洞口桃花泛水輕庭前桂蕋飄香早即今
繡斧天邊歸帥堂白日生光輝鸞函玉軸雙蟠諸
孫簇金花五綵衣春風高宴張雲綺鴿鶺啼樹
紅紫滿瀉斟釭釀玉醪花徑停驂盡珠履先生雙
鍱明雙眸醉行溪畔鳩杖扶東海仙成丹竈秦南
山坐倚碧松閱碧松皓首共悠久歲晚冰霜傲蕭
柳試問徂徠山下人伏龜青牛曾見否

使君行贈應推官

使君矯矯凌霄姿南州佳士稱白眉十年抱策干
明主萬里悲秋嗟數奇胸中氣海遲暮寶劍虹
精吐烟霧白馬誰驅紫陌塵青符鏡入黃堂幕我
聞瑞陽俗好爭鼠翻鼠突君為平訟庭無喧鶴鸛
下簾閒月掩冰壺清山城洞府神仙樂座外群峯
嵐翠落仰止時欽一賢德賢心間眺雙清閣君看
闕嶽騰龍泉此去鯤樓須拔翰賈傅多謀召宣室
呂公大業由潁川君家慈水名卿後喬木清芬播
華級勛猷前董皆可師爵祿於我亦何有秋風蕭
條祖帳開擊歌為爾發高臺遊日暮黃金落江

上之石長嗟嘆

憶昔五首代友人作

憶昔仗劍游帝鄉開西貴客垂銀黃青雲意氣蓋
塊磊富貴肯逐紈袴郎英雄坎坷一失勢側身遭
路悲且傷窮巷蒼苔坐寂寞攬衣夜起徒彷徨
憶昔明公起徒步赤手青天撥雲霧海內英豪塵
後先賤子龍門亦攀附生涯漂泊二十年白首綈
袍戀如故寸心激烈空自持公車難上感恩賦
憶昔先德難且陳胡我後世遭邅迍敝裘羸馬不
稱意鶡冠短髮將隱淪癢南骨肉多阻絕高堂日
林潛悲辛明公舉手運六合倏忽枯槁回陽春

憶昔京華富金紫填街賓客趨如市瑤盤玉箸寶
前極高談四座盡知已一朝門巷張虞羅白衣蒼
狗紛紛是我今不樂亦何為仰天歎息而已矣
憶昔君王恩浩蕩我族簪組延世賞鶺鴒原頭忽
黯淡狂風霹靂兼魍魎浮雲蔽天白日昏安得隙
光照幽谷拊膺躑躅仍大呼忍使壯士長悲怏

楝塘行

野塘四月有[illegible]紫楝花開爛如綺東皇不鑄桃
李顏萬綠[illegible]花泥滓我知造物真有情故遣名
花殿群[illegible]龍不老枝錦裹光漾空塘水塘
邊老翁[illegible]看花淵眼眼中紫白首京華辭[illegible]
[illegible]花笑不言
心自[illegible]芳老去塵埃對如[illegible]
花信不[illegible]年一花先結子海風吹送[illegible]中
玉露[illegible]累百年灌溉功已收者非物[illegible]元
相倚君不見王祐槐手植庭中貴可侯李家[illegible]
無乃似

和葵泉先生世講會

昭代風雲慶會身百年落落老成人朝端大業[illegible]
名迴海內交情道義親春入席筵開玳瑁晚移仙
仗下星辰群公禮數寬無量還見通家氣味真
群仙曾共曲江春兩世衣冠會有因龍虎傳家[illegible]
勝柄鼓鍾周宴樂喜賓情深倡和還三疊歡劇交
酬定百巡昨夜綺星來聚室德輝應照座中人

遊西山次壁題韻

宦遊山水故多情野寺尋春春草生欲向沙鷗分
隙地獨憐身世繫浮名玄關日淌鶯花麗高閣雲
通鳥道平清興最宜知木穩隔溪頻送竹泉聲
春來花鳥最關情禪榻題詩太瘦生虛籟高峯真
凝勝蓬萊仙閣浪傳名層巒長照諸天在野竹參
差萬塢平落日空山群籟寂暝鐘時散暮鴉聲

暮歸

遊遍春山不盡情石林回首翠烟生禽喧薄暮還
留客樹暝繁花不辨名村徑小橋來市遠野塘高處
馬趁沙平塵緩未許湖山老長樂明朝聽漏聲

入郭有感

東風飛識宦遊情剛入城門草不生歸袖尚含青
嶂色到家還說碧雲名朱樓翠館春先醉赤日金
羈路未平為語諸君一惆悵壯懷今夜舞雞聲

憶山房

一宿山房便有情虎溪風物望中生朝天不逐江
湖興塵世難兼吏隱名石燕飛飛空自舞春田沙
渺為誰平五更夢轉聞殘漏猶道巖泉瀑布聲
[illegible]豐前翰林湖侍御汝賢西

啼鴂伐木正含情忽謾驪歌別恨生野屐東山纔
荷芰豸冠御史傳名鑾烟鶴里蒼梧濕銅柱千
年碧落平何處埋輪問豺虎行行聊避玉驄聲

賜扇二首

龍賜喧傳紫殿東手輪摹出玉華宮袖藏祗覺恩
光重順處能令御里濃三伏大炎先退暑[illegible]僚襟
字自生風日開寧羽扇雕飾麗符官筋掌握中
裹笠輕盈絲縷紅尚方珍錫製偏工日華雉尾瞻
依近金水鴛行拜賜同傾影忽猶明月墜形宵應
在碧雲東朝來早駁真無賴欲借清飈拂祝融

贈周節推調重慶

西去扁舟下錦灘十年漂泊郡寮官調高[illegible][illegible]
音少道在何妨行路難巫峽浮雲開白日楚江秋
駝尺幽蘭冥鴻不負凌霄志五色明霞刷羽翰

和全本仁遊白氏園四首

江上名園依綠草王孫不見昔年遊苔深迴徑人
稀到鳥落寒塘水自流牧豎任教尋積攏園丁借
爾放鳧舟江南人士頻年困誰向蓬蒿訪故丘
竹逕亭子花逕欄日斜芬芬物魍游蓬島人間空
勝槩衣冠江左憶風流百年地上誰停蓋千里烟
波此繫舟逆社昔家餘樂事郎將金碧付荒丘
豪華一去無消息留得花園恣客遊果熟園分欺

成主花殘風送入東流濯纓清瀨依平石訊竹前
溪仁短舟野老夕陽談往事相看麋鹿上墟丘
花徑陰沈風物古輪蹄日日往來遊薔薇露冷香
堪把鸚鵡杯空翠不流白鶴幾巢深院樹青蛾羞
上採蓮舟昔日池金谷終塵土猶道繁華是樂丘

贈呂涇野謫解州

兩朝何從論恩功萬里孤臣去國輕高樹烈風巢
不定亂山崎谷路難行首陽采蕨憐尚老楚賦懷
沙泣賈生直道古來終戀主白頭雙眼望昇平

胡節婦詩圖

彩鸚貼耳雙鵲橋綺冠歌撫鳳凰簫種桃春與
離熟沉栢秋汪滾滾潮碧玉堦[illegible]瑞雲紫泥延
誥下青霄畫圖祗識瑤池意辛苦平生不盡描

送李肅之丹徒丞

江上波濤天地浮遠開丹國抱仙洲魚龍夜吼南
徐窟星漢平臨北固樓花綴海雲翻蜃閣鐘鳴山
寺報衙籌監田自識唫哦意月白松陰碧樹秋

送金文素分教曹縣

泰嶽青徐萬里迴文芒東魯揖中台百年洙泗源
流迥兩觀門墻日月開歲晚功名悲短髮官貧湖
海重憐才欲知化雨春來足三月桃花滿鳳臺

送周司訓之茶陵

天寒木落洞庭濤客子青氈感二毛石馬峯高翻
疏雨鐵牛亭古壓城濠三湘文藻江山麗五嶺宫
墻日月高請罷空齋無復事青莪吟入楚人騷

七月十五日醉禮下獄

漢庭禮樂休論古廷獄衣冠已濫今天際疾雷翻
白晝夕陽高柳閉重陰百年縲絏知吾罪萬古綱
常繫此心報國有忠多棄擲小臣含淚下沾襟

獄中

盡日幽犴獨愴神牢籠天地百年身投書貴霸能
開道不祭皐陶為直臣赤暑虫蠅喧撲面空梁魑
魅落窺人
聖朝八葉扶忠義今日誰知誤觸鱗

獄夜

簷晃依依落暮庭柝烏啼罷復傳鈴桃殘護綠鄰
陽疏拭淚頻占貫索星消耳寒螢喧暗壁空墻腐
草亂流螢常年不識囹圄地此夕含懷坐獨醒

獄與七兄同床

棘墻鎖館暗青梧跼蹐連床氣未蘇海內冠裳今
並辱天涯手足自相扶枕邊風雨愁交切夢裡池
塘與不孤天外數聲鴻雁侶祗緣羅畢散江湖

幸杖後得生

天威迅赫能誅滅臣罪狂愚記
聖明已分一朝成厲鬼寧知萬死得餘生茂陵多
病愁還劇賈誼疪時恨未平樂最扶吾蹈東海此
身猶足任農耕

贈初侍御巡鹽河東

清秋節鉞九天開三晉風霜動草萊滿坂落霞明
豸服群峯高樹隱烏臺[illegible]誰興利今日邊
儲已匱財擔繁州看多[illegible]氣濟時還屬楚湘才

參洞野春使歸湖南以秋興八首留別次韻

露白秋猿啼[illegible]楚林風[illegible]颿風湘流曲抱烏
檣轉漢川流[illegible]廊廟計謝公才
美鳳凰毛[illegible]已過湖南樹吾志江門聽海濤
憶昨鴛鸞興代邸來郡仙同日下蓬萊鳴珂躍馬趨
金闕步月吟詩登玉臺轉盻悲歡俱浪迹故人存
沒幾憐才秋風落葉仙堦靜白日蛸蠨空自猜
城頭愎角夜分明把酒論心空復情異菊露函秋
淚消斷鴻聲落黑雲橫登臺消目兵戈恨去國孤
舟江漢名欲為知音歌白雪哀絃風急調難成
拔劍狂歌獨抱憂消城風雨入邊秋將軍不戒蕭
墻禍壯士番成敵國仇胡騎烟雲屯列寨漢宮金
紫擁重裘仙槎遂憶張騫使匡國還須賈誼謀
供奉君王侍紫朝群星落落散清霄五陵車馬誰
輕捷七澤魚龍自寂寥犴狴苦遭羞計拙窔新先

刎笑頭焦百年儀議貞臣生地下忠魂誰與招
萬里湘濤天地消洞庭秋渺白雲情青楓樓觀搖
金浦虛閣松風奏玉笙黃鶴歸仙傳北使大家有
子遂東征閒居暫擬安仁賦花下浮盃綠竹聲
長安甲第列彤扉九陌珠簾綵檻圍午夜歌鐘聞
激烈死牆宮柳轉霏微誰知草閣楊雄悶不見湖
船范蠡歸落日江關愁極目幾時瀟灑芰荷衣
多病閒庭事事幽黃花無語飲清秋枯蟬抱葉鳴
初下淡雨隨雲散從流捫蝨高談輕世態舞雞深
夜借予愁野人本合棲金馬謾把行藏付倚樓

讀七才獄中詩感懷次韻

世事從今重可哀狂瀾誰注挽時回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
非禮魯國儒生空負才人動衡星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
水問難裁觀桃細訴劉郎何他日尋鄰無[illegible][illegible]
病客秋來不舉杯謾勞黃菊暗相猜傷心朔漠新
戎馬去國英雄半土萊江鴈寒天愁極目池魚失
火幸全災商飆日暮鄉心切夢裡青山夜夜迴
多難微軀幸此生夜來風浪夢魂驚芳從回首傷
心地謾說披肝報主情寒日竹風秋易老病餘鶴
骨瘦還輕庭闈忽憶雙垂白消息真傳波已傾
旅館蕭蕭木葉風[illegible]終日日度簾櫳聽笳悲極心
愈壯行路難[illegible]不[illegible]折角未能為郭泰[illegible]今

已哨楊雄燕山急吹胡沙黑塵亮麾上多落眼中
當日閣扉為觸鱗無端風雨涕交頤蕭條夜誦鴞
原恨牢落陰房鬼火親話入多情增感慨事於追
往倍酸辛江城兩月傳書札骨肉殊方堪愴神

遠僧房同劉水滄姚五泉對竹懷王界塘次韻

幽徑通禪秋梵清竹光浮座日華晶青蓮已媚瀟
湘景蒼瑯若聞鐘磬聲無復王猷同載酒空勞王
板數尋盟英標夜色虛庭宇惆悵詩痕碧蘚生

送董子脩令太湖

江門萬里連秋色木落霜寒鴻鴈來皖伯風流周
甸邑仲舒經術漢庭才日斜山郭絃歌起[illegible][illegible]
村錦繡開此去江湖非浪迹朝陽長倚鳳凰臺

友梅

江浦梅花千樹垂主人幽抱對相宜柴門瘦影月
初上錦席寒香風為移野水竹松憐意氣暮天冰
雪共心期羅浮萬里春烟亂幾度山窓繞夢思

送范廷儀守廣州

長憶南泉范司寇把麾湖海更愁予攀崖拾蚌蠻
方俗度嶺穿梅使者車陶侃功名惟運甓羊公心
事在懸魚秋深瘴雨連衡嶽鴻鴈能傳萬里書

姚予宅宴集次文衡山韻

少石集卷之二

詩類

贈宋通判赴松江

憐君秋鬢不得意詞竹江湖半刺行郡裡旌旄並
五馬城中賦重三吳庭春書舞金城鶴官味盤
登上膾鱸回首摩沙一髮驛五雲廊路長途

次朱子羽留別韻

江門飛雁一兄[illegible]排[illegible]東風度映塘柳村連溪
雨綠湖山春接洞天長催科政拙愁尺牘獻納情
多戀哀鴻事晚醉月靜亂來將景入詩腸
勝地洞淸史事忙縣門流水繞溪塘花明小徑春

雲亂風細鳴絃古調長五柳畫陰移漏刻四封
雨濕帷裳漢庭折檻君家事柱史還勞鐵石腸

次江石潭留別韻

曉鐘聽罷漢宮秋潞水帆開去國舟陶徑陰松來
雉王謝池芳草結離愁百年禮樂論心事兩字行
藏爲道謀彭蠡烟波孤島出約磯新築占沙鷗
萬壑雲間江上秋短篷疎雨自孤舟廟堂誰仗王
珪議湖海應先范老憂碧水丹崖餘樂地赤松黃
石秋身謀絲綸白首重來日天外旌幢散野鷗

程子諭信陽判話別一首

信陽山郭歷重關迢遞嗟君行路艱[illegible]對河風花隨

劒舞背城氷雪帶春寒孤臣有淚江湖滿吾道不
窮天地寬環珮夜堂看北斗五雲鍾鼓隔長安

贈趙司寇致仕司寇之去也　上賜詩寵之
人皆榮之

曉移星履下承明琴鶴飄然故國情賀老榮歸新
賜出蘇公執法舊齊名雲間泰嶽堪支笏薊渤清
秋及解纓湖海即今憂不細白頭扶杖望昇平

月食有事得作一首

羽府森嚴肅夜[illegible]伐鼓叩仙官雲間忽送青
蛇影天上誰知[illegible]飛歷亂星河闇
闇向闌珊滿門會見[illegible]萬里清輝迴自圓

送崔都尉使安陸

介貂貴客中朝望王節三持向楚門萬里烟波秦
樹斷九天風雨憶鴒原黃樓日落秋雲滿赤壁洋
南上氣存漢使星槎真不忝有從牛斗問湘源

秋日懷歸次衡山韻

江上茅堂幽事微秋風偏想芰荷衣若遭塵鞅不
相放未見賓鴻無數歸落日樹生計拙間關湖
海信音稀天山越岫真携杖溪鶴林猿浪是非

送王太史前峯省覲

紫省朝辭供奉班白雲東望滿天關何間慈母三
秋望題柱仙郎駟馬還江畔魚從饌美春風花

孤館悵君夕新詩破我愁幾看燕嶠月同上庾公
樓江海忘機鳥乾坤不繫舟棲遲對金馬應念碧
山秋
冉冉浮雲暮天寒倍旅愁感時長抱杞多病嬾登
樓日月雙馳轂行藏一葉舟行懷多悲壯擗劒倚
高秋
高城紛落葉淅淅月送新愁寒日思鴻渚明星傍鵲
樓幾懸徐稚榻空羨李膺舟滄海還憐汝狂歌起
曷秋
百年非楚客搖落自添愁寒露凄闌樹層雲蔽海
樓驚心雙杵月歸夢五湖舟勳業蹉跎裏風塵入

悲秋
劉侍御謁陵還
絳節中元會青山謁寢祠先皇金盌地勝槩玉蓮
池松露鵷班肅蘿烟豸繡垂橋陵多感愴應不廢
新詩
千嶂迴臺殿諸陵紫翠間金銀浮王氣鼓角到重
關驄馬溪雲度龍影夜月攀萋萋芳草白愁絶侍
臣顏
喜晴
雨霽宿烟收天空碧玉流詩脾將爽氣野色動清
秋簷角蛛添網池塘鳥出游呼醪乘晩興月上庾
公樓
聽蟬
樹杪露華清凉秋寄早聲迎風疑入調向晩最含
情寂落三秋思悲悽萬感生知音誰念賞高潔向
余鳴
和七兄病中書懷
睡起坐空堂搔背繞床驚心沙雁落隨淚客絡
傷吾道謀身拙秋風引興長年來須藥物肌骨半
消盲
庭曙浥芳塵閒居亦自春竹風晴弄日簷鳥下親
人力疾心還壯翻愁意轉嗔生涯憑一醉漉酒問

陶巾
苦憶艱危際笙往可自猜未乾襟底淚還哭眼邊
痕開訊頻過客疎慵獨掩床故人多鬼録斜日憶
秋山
巴昧浮生理難忘雨造恩冠裳身外物風浪夢中
魂秋雨新肥蕨修林暮宿鳥存生未衰謝湖海志
堪論
高城悽鼓角獨坐起悲傷寒菊秋多露愁苗夜有
霜歲華催轂轉身世百年忙未合廣卿病殘書廢
幾行
朴巷

大道悲淪沒江湖後此人疋盃傾濁酒野葛倒花
市至性元無僞吾儒自有眞澆風絕知已商代間
遺民

秋日迎祥寺分得長風二字

出郭尋幽寺看山興轉長野蘿開晚酌溪樹坐新
涼萬籟秋笙寂三天花霧香朶茫重回首騎馬立
斜陽

古寺禪聲裡清尊此日同入門鐘磬發開徑竹泉
通野霽明沙鷺天寒落塞鴻登臨意何限長嘯碧
林風

春日偕諸友遊西山

瞰鑣日牀道山寺賞幽尋石洞陰雲古巖開野竹
深幽泉鳴澗玉晴樹染嵐金清磬聞玄籟幽禽送
好音橋陵橫翠壁風磴隔朱林春水平田潤香臺
落照陰虎溪風脈脈花樹月沈沈煮茗燃芳桂鳴
湍撫素琴梵香青縷細蘿幌碧苔侵半榻逢僧話
禪通不住心

送萬僉憲視學淛江

絳闕辭大日剛驄攬轡新聖朝期得士吾道屬斯
人憶昔趨庭歲來遊淛水濱丹山馳騁裏清壽託
麒麟氣壓千軍敵經傳二載賓風流追大雅文體
則先秦援劍驅雷電揮毫泣鬼神南宮魁俊乂東
省列華新舊英棻朝署斯光爛席珍中年縱豺虎
世路忽荊榛抗志匡衡疏完名郭泰巾乾坤新瀚
滌湖海舊沈淪貫道當前席王褒須得臣署遐司
馬重名彘豫章頻獵遊時聯翰鷁翔幾拔茵濮園
儷藻起梁楸授書親道術元經國才華果致身文
旧輝淡泊景迥恬愉寄節金飈肅選江紫氣勻
嫠幽神禹洞弔古越王關風雨湖山約重來草木
春飛旌隨化雨公餘懷遐塵周典弘三物虞庠重
五倫賢良登濟濟博約誘循循性習詞章貴風還
禮樂淳宮墻懸日月山斗接嶙峋報國無他術成
材倚大鈞歸來徵明主特出獻楓宸

送孟司寇之南曹

嶧甸鍾靈傑由來間氣殊見吾騰雪劍渥水呑龍
駒玉樹高風勁金天爽氣敷河東誇伯仲海北迅
搏扶憶昔蘭臺迥于今鐵柱孤楓宸多建白獸錦
已拖朱細柳曾當關長城盡挽弧甲兵雄小范烽
火息彊胡邦憲資平允師徵佐簡孚明章施嗑電
仁德詠麟虞州郡千人活幽霜六月無爽鳩眞競
美瑞鶡幾足符直道應多忤流言可厚誣憂時添
素髮篤棐指弘圖闕樹勤宵旰鄉選碩膺白雲
何依旅彤殺又灣偏陵劍遊界臨旂幢夾柳衢風
遲斧石燕波浪嘯攜烏山郭湖帷滯津亭候吏趨

鎮開八座滄海鎮三吳澳嶽虛庭斷豐儀托廟謨欽哉能贊舜敬爾弋追蘇不愧周司寇咸稱魯國儒江山增秀潤草木定榮枯至治基三典祥風過九區泰山須作礪滄海許來桴北斗時瞻闕東京憶返輸文昌懸洪從黼座贊元樞天厚明公業鴻名重兩都

新竹

春雷宵昧動野竹暮成林冉冉烟梢起冥冥霧葉深谷風憐弱篠月日仁惜陰水雪標先勁雲霄意不禁心當窗纖影見臨水細龍吟叢翠分三徑緋黃聰萬金矩闈勝解帶清泉惕開襟無肉還瀟灑浮

消世俗心

贈王殿講參蜀藩

共臺辭北極薇省向西川幾共金門直相攀玉樹憐浣花秋水路雪嶺暮灘船雪漢頻瞻斗江湖謫仙唐皐珍侍從周業重旬宣自是文章客能無經濟賢何時趨紫陵前席對金蓮

得請歸覲二首

遊子憶庭闈君王特賜歸祇憐彤管從不遣碧山違拔琊移花苑含香考彩衣黃封馳壽宴爭道此行稀

捧檄動朝簪還家喜不禁忽驚千里道定省十年心結駟非題柱歸裝有賜金丘園乾鵲噪先為通瑞音

寄別館友用贈行韻

欲餞辭同袍仇千詩綢繆寒颸衆芳歇川原朔氣幽驅車赴朝聆日落臨河流河流淌東注湖山興已悠悠皆知汀渚鴈俗翮詎能留行行日漸遠仰眺紅雲樓離衷正若結揮軫聊自抽精誠瑤華首情好以為酬緬懷風昔歡綜夕誰與儔判跡心匪離敦義良足求采采河洲蘭贈彼君子仇

曉發潞河

潞河秋水落平川過波鳴金曉發船日氣半含青嶂雨江光初破白蘋烟雲山客路三千里瀟灑[illegible]心五六年此去班生未須羨彩衣輕棹亦登仙

夜泊天津

牢落孤城對海門片帆烟渚泊黃昏三秋水涸蒹葭冷一夜潮生風雨翻蓬底蛟龍眠暗窟桅邊雞犬飼荒村幽燈獨照難成寐坐聽沙頭人語喧

江行雜詩六首

積水長天白飄飄宿莽汀細聽蓬底語俱是欲歸人

放船日欲落湖口淡煙生郊路何分問青山深處行

沙崩古岸圻石出臨篙滿舟子渾不攔揚帆遂飛
除
哀鴻不可聽偵觸兄且悲開蓬見明月烟波隔江
湄
波搖雲際斗月傍水邊樓長笛一聲曉青蒼江上
秋
寄村落秋光暫歌拂請檣采蓮人不見隔水明漁
燈

東田部閣二首

金馬滄樓客風塵暫脫羈借君青雀舫馳我白雲
思錦纜霞光動官樓海色遲故鄉渺何處烟雨萬

山迷
將軍眞愛客高誼薄秋雲豈謂追隨並還憐顧再
勤樓船橫漢渚劍戟下江濆吾向碧山去君行策
上勛

漫興

遠水迷孤棹天寒戀物華片雲殘照雨衰菊半籬
花野靜聞幺鶴江清見白沙飄然湖海興鳧鴈汝
爲家

和華石窓舟題二絕

蘆花淺水泊江船正是霜與白鴈天月暗江豚還
出沒卻驚波浪夜驚眠

隔村燈火見漁船獨倚秋聲叫暮天沽酒沙頭待
明月一江風露醉中眠

望沛縣懷古

千秋漢業龍興地王氣消殘尺土存亭上烟花飛
舊雨道邊溪樹向黃昏江流自轉青山色野哭虛
疑白帝魂無奈旅愁憑遠眺轉因歌古淚清猿

贈榮秋官

俊逸清朝彥長沙漢傅才聲名動湖海詞藻託風
雷衡典欽虞命星軺向越隈江光鮮島見劍氣蜃
雲開僕本虛齋淚蘇森被草萊湖山無勝覽襟抱
滌氛埃鶴渚臨滄渤瀛宮燭紫台六橋笙管沸三

竺洞霞班試展君今去乘槎我亦來秋風[illegible]
烟雨上花臺

贈孫兪憲和韻

金馬憐君得意時秋雲江上遠含思才華獨擅深
湘賦世事空嗟一局棋鴈蕩紗籠重記取豸冠霜
節舊相宜海門不斷沙鴻路風雨冥冥音信遲
楚峯吳嶠夕相望碧水秋紅劍氣長舊侍君王辭
玉案忽疑仙子下雲房風迴海嶽潮聲近霜落烏
臺樹色涼卻憶三年共藜火石渠清夢繞彤墻

游雪竇寺

山寺嵯峨霄漢間霞梯窈窕任躋攀迴峯[illegible]金

五月仙槎入漢京祖筵冠蓋半傾城青目忽許南
溟起丹闕遥瞻北斗平遺愛棠麻思故老上功金
紫錫承明留君枳棘應難住阿閣朝陽有鳳鳴

和白齋二絶

江閣秋深掩市塵湖聲白日暗驚雷黄花對酒青
山好鳥開庭自往來

梧竹蒼涼絶點埃海陰落日送輕雷草玄亭畔秋
多少江葉風高捲地來

挽李少司空

憶昨焚魚尚黑頭雀山尚冊碧峯幽蒼生屬目林
中起白日乘貨人上遊石室松篁吟夜雨詩壇花
鳥帳深秋司空大業存疏築滾滾長河天地流

又代父作一首

洛社憐君鬢未絲風流文藻更能詩玉樓天上何
年記遺恨山中此日悲易簀尚遺憂國語蓋棺休
上乞恩書老來朋舊凋零盡風雨寒花倍所思

題畫六言二首

萬樹溪雲麻帶數椽茅屋藏春可是鳥飛絶處寒
江獨釣無人

楓葉一江紅雨桃源幾曲清溪寂寞草堂無主白
雲采藥多時

題秋江圖

秋江萬里爽山碧點淡烟波天一色鷺鷥落木翻
清湘疊嶂乘離悦赤壁未崩輕漾蘆花汀江楓半
赤江沙清衡帆數點鷗鳧起斷岸一聲鴻鴈鳴開
篷四顧淼滸停白雲忽起江心樹酒酣耳熱歌正
長露下天空月東吐三山九疑杳未定微茫何處
問通津故棹所愁風雨作收綸莫觸龍蛇嗔君不
見鴟夷子扁舟浩蕩歸五湖又不見張季鷹秋風
一夕思蓴鱸洞庭流浪亦奈所我今羽為尚塵途
蒼涼對此神欲往悄然坐我於蓬壺為君一灑秋
江圖何不見當時四壁走烟霧海風蕭蕭庭樹枯

芳洲賞菊

野圃重過烟外遊短籬疎菊向深秋含烟玉蕊爭
相媚弄日金粧淡不流裊娜虛疑五柳宅滄浪還
似百花洲莫交蜂蝶愁風雨醉罷歸來插滿頭

再次宗舜一首

黄花紆徑恣情遊木落雲深巧耐秋國色娟娟和
露淨林香脉脉帶溪流折能未數鴛鴦種麗藻何
如鸚鵡洲塵世百年俱浪跡野烟寒日一搔頭

和張甬川二首

十月江城樹亦蕭東籬澗以艷陽天鶴翎霜消藤
蘿石龍腦香飄荷繡筵醉倚花神棲夜榻靜看林
影散平川小橋東去仙源近借問漁郎何處船

麁夢稚子遥吟白苧詞

柳陰沙畔築堤新仙子尋源意自眞他日雲門訪丹竈從君樓十間河津

少石集卷之二

少石集卷之三

詩類

江行紀懷

海門烟雨放樓船獨客宵行思渺然岸有文章鳴節閣誰將勲業付江川麒麟日靜爐香細鸚鵡春深洲草連直道寸心終戀主五更清夢忽朝天

錢塘懷古

黄壁南遷日蒼山結鳳樓可憐江海地曾是帝王州草樹沉宮怨笙歌咽客愁寒潮自來往難雪古今讐

山寺

桂檝聊停渚芒鞋上碧岑谷深平見寺村午靜聞鐘篆蹟殘碑蘚林香淵澗松王程不可住僧訪未從容

湖上次萬鹿園韻

春湖一葉浪波平淡日風烟柳絮輕水面笙歌青雀起淵邊桃竹紫鴛行直探王笙蒼茫盡忽訝諸天墨生與予携詠洞縱樂明朝莫設問陰晴

過嚴灘

風帆自恍三湘客漂泊水過七里灘岸謝若王勸物色却令太守釣江干青峯兩岸潮作起白雪群鷗樹影寒衡嶽洞庭從此適衹應無夢到金鑾

登釣臺
高臺一觸碧岑烟紫谷嵠俱利天不見長竿臨
巨壑獨留明月照平川南陽出久處應北游清
風自歲年欲問當時釣魚意野樹無語夕陽邊
王山訪詹了
十年對榻使金馬十里停驂訪玉峯地迥翠常開
間寂夜深斷話從容空憐阿閣留棲鳳忽憶滄
江有臥龍庭畔花枝須細把宦途萍迹恐難逢
湖口
湖口茶村渡人家落照邊遠憐彭澤樹着上洞庭
船草色迷芳甸江聲起宿烟此身隨物役空羨白

鷗眠
湖亭寄沈子
君昔為巴令吾今使楚行雲霄俱浪跡湖海共含
情獨樹蒼城見孤帆遠照明憑高一悲慨風浪幾
時平
皖望
皖望江波迥孤城伯氏居天空一鴈度樹遠夕陽
疎寥草新傳句看雲數寄書欲知弟消息惆對武
昌魚
謁顯陵
龍蟠紫穴開靈嶂鳥立清霄廟露斑廟祀已隆周
禮樂園陵猶抱楚江山蒼梧煙水層臺望碧殿衣
冠夜月還瞻拜松楸一惆悵迢湖雲遠莫追攀
吉祥寺
叢林紺宇連峯起御榜金書耀日明帝子空聞閑
寶地山僧猶說迓霓旌堂虛衣鉢留雲氣院靜風
篁雜磬聲多病微軀羞竊祿祇應投隱學無生
出塞曲贈申将軍
寶裝金勒紫騮文夜度關山鐵笛聞草白沙寒照
明月南飛鴻鴈不成群
金闕星馳奏捷文王關昨夜羽書聞将軍不畫麒
麟閣沙漠誰空虎豹群

觀音巖觀泉次許少華韻
觀音巖在滄溟滸瀟湘萬里胡為名無乃玆泉太
奇秀觸目偶入高人評龍湫鴈蕩金沙落香爐瀑
布銀河傾松杉蕭蕭山鬼泣潭窟隱隱蛟龍聲或
云靈派古來少時有光彩空中明驚渀飛鳥怯莫
度怒沫衝舷疑不行君不見崑崙之流一道來西
極又不見江漢之水萬派朝東瀛出山有漸自不
息流水無情須解爭沙明水碧白石爛孺子濯我
滄浪纓
同許少華登黃鶴樓四首
丹閣凌空渚層城擁翠微浮雲纖棟入高鳥逼簷

龍川閃金銀氣風翻[illegible]荔磯登臨同謝眺把酒欲
斜暉
仙樓負壯觀之予獨相招倚檻看雲夢開尊酌斗
杓味簾風遠捲城俗竹烟消子晉空山笛愁聽雲
漢遙
萬里谷樓眼三秋作客心晴天霜鴈落寒日水龍
吟漢樹分城郭江流自古今酒酣橫落照覓句對
岑參
仙子歸滄海高空白雲江清波渺渺山紫葉紛
紛鸚鵡中流見笙簫隔水聞詩成俱慷慨風雨泣
湘君

立春登臺
澤國春生早陽臺豈故丘携壺聊引望乘燭幾同
遊山色晴催柳江聲暖泛鷗漢宮傳彩勝無復殿
東頭

雨中同許少華張南溟過江寺
岑律香林超霏微水殿開幾懷巖際宿聊向雨中
来雪浪翻蓮座江花湧石臺觀經同謝客刼海問
沉灰

申將軍歌
申將軍氣横八極吞滄溟金吾奕葉名帝京慷慨
獨存燕趙種縱横少學孫吳兵憶從射策明光殿
陳懸金印誰不羨東海牙旗建柳營北闕鐵騎壓
沙向虎符戟擁来瀟湘樓船蔽日魚鳥震
吹漢口月寶刀夜閃荊門霜将軍才略兼文武紫
髯白羽揮尊俎秋雨蕭鈴靜虎貔春風緩帶歌鸚
鵡楸書昨夜到轅門禁中頗牧須召君漢驃材官
木號勇府家神策號親軍君家甲第長安道十二
龍樓春色早豹尾香隨玉輦塵貂裘翠染金坡草
迴来西北愁備胡登壇誰勒燕然圖紈袴衣冠盡
驕脆鑑餉歌舞空酣娛丈夫志氣要磈磊射鵰飲
馬思青海扶桑早掛樓蘭頭幕南馳奏金門凱楚
江落日風怒號美君行色壯秋濤狂歌擊劍為起

舞回看[illegible][illegible]橫中宵

黃鶴樓謙崔東洲次韻
憶昨樓建對金馬却来同上漢江樓炎天驟瞑千
峯雨高棟新涼六月秋黃鶴不来空悵望清尊多
暇且淹留湖山文藻崔郎後花鳥愁添鸚鵡洲
憐君自是金閨彥作賦登樓興益豪萬里湖山雄
楚觀十年風雨聽湘濤雲帆曲抱江流轉星檻平
臨漢渚高跨鶴飛鯨俱浪跡洞庭西去有仙舠

夏日同許義菴過古城寺
香閣叢林紫翠深朱旛夏日共登臨堂虛縹緲青
蓮彩谷靜間關幽鳥音却暑氷漿馬瑙碧際斗下

洞辟蘇浮訪天書瑣發孤嶼瀨底蛟龍時一吟

送余都閫鎮蜀

燕市逢君悵意氣湘潭今日唱驪駒三巴節鉞進通楚五月樓船早渡瀘虎帳正容金鎖甲錦溪文采鐵珊瑚肯將細柳牽桑梓還向凌烟勒壯圖

送朱子宜遊武當

陶令歸来惟種秫葛洪此去覓丹砂朝從五嶽仙人館暮宿三茅道士家蹳海橫江憐爾興訪真先去武當宫花邊拄杖看金竈松下尋師問玉童金闕岩嶤上帝尊鳳笙龍篆半空聞青牛一去留丹笈黃鶴重来訪白雲天邊瑶草真堪拾洞口桃花春自開狂客遠携青玉杖仙人来獻紫霞杯

八日登朗吟亭

楚眺逢人日仙臺碧玉岑青陽知候轉丹井自春陰海色雲霞動江聲鳥鴈深少陵時序感涕倒一狂吟

屏燈

玉漏遲宵安瑶燈出內家堂開雲母障座擁繡屏霞彩焰春星亂流輝皓月斜金吾明夜弛何處共銀花

華石窓話別

楚澤憐君至沙頭倒徙迎風塵俱作客江漢彼多情錦纜高流急朱旛北斗明樊魚石合夫不負碧山盟

冬日武當宫

仙宮積翠凌空起飛磴盤梯上界寬丹嶽雲霞朝絳節三天星斗傍木闌琅函日靜蘿烟繞石窟春生玉髓寒塵上十年思羽蓋洞霄何日乞祠官

楚藩燈讌

鳳館歌鍾夜宴開虹城千炬繞星臺遥分漢苑青榆火長照梁王白雪杯七寶香塵花外結雙蛾舞袖月中迴清光却憶金蓮送午夜何妨銀箭催

月夜陪少華南溟登廣視堂次韻

石徑攀蘿轉山樓足楚觀星河懸檻外燈火出林端陰壑猿啼急高飈木葉寒夜深江月上長嘯一凭闌

南溟衙短菊

仙葩移別圃野色豔秋堂綴玉千絲弱垂金萬疊黃婆娑低晚照搖落爭孤芳共是風霜客銜盃興獨長

贈宜齋封君還鄉

高士不愛烏府居鶡冠鳩杖吾意如鄰翁氄氈開

花徑稚子山扉迎竹車黃菊天清雛影落紫芝歌長屏翠虛溪猿林鶴莫相狎架上還有蟠龍書

九月十日蘇童太史於廣視堂悵然有懷賦贈一首

楚城烟雨重陽過越客登臨空復情木葉仍兼黃菊淚樓臺虛眺碧山晴江鴻急吹催寒影海樹秋陰起暮聲抱病我今懷故國五雲君去侍承明

洪山寺用韻答少華

江閣邀賓至雲峯入化城遥憐丹室靜寔是少王騶迎洗鉢開林宴飛泉促澗觥清秋孤眺迴寥廓見高情

贈龍發軒之辰沅

攬轡山城迴邊秋鼓角淒霜鵰寒日勁旌旗瀟雲低魚鑰防三楚龍泉控五谿君看古名蹟銅柱碧天齊

雪中偕諸君訪少華留醼值沅近湖鎖生魚有作

麗宇擁晴雪寒爐敞夕筵氛氳垂絳帳淅瀝繞朱絃折竹開深徑飛花逗遠天銀騘迴雜遝珠履集聯翩徐穉能留榻王猷未返船騷壇酬紙白丹室靜談玄酒力侵瑤斝茶香噴玉烟楚江新集呂梁兆忽投鮮鱠錯冰鱗細羹分翠釜傳名須同丙穴味擬出耳泉張翰逢秋思羊公憶舊懸占豐歌六[illegible]出協瑞誇三鱣興劇金醴發情深玉樹憐柳追家上侶難和郢中篇

除夕

江城歲暮冰霜結閣道星回午夜纏銀燭金花堆爛熳椒盤柏葉頌芳酢兒童喜劇知何事客子蹉跎祇自憐玉漏頻催殘臘盡天涯春色倒梅邊

漢上訪木子宜

滄江歲暮蟄龍卧長見風雷白書谷山閣遠烟開返照岸花殘雪映寒尊狂憐李白尋瑤草靜愛龐公隱鹿門興劇移舟晚歸去月明鐘鼓到沙村

顯陵歌贈嚴宗伯

顯陵宮闕抱靈峯峯上雲霞紫氣重一自衣冠藏此地千秋人憶鼎湖龍

高皇寢廟踞鍾山大壽諸陵壯北關郢國並稱興王地松杉形勢九龍蟠

漢文興代際昌期后稷由來王業基功德萬年隆報祀京山須擬龍興岐

松殿陰森雖王滸祠官歲時奉蒸嘗魚燈銀海無銷歇金石垂文萬古光

萬里蒼梧烟水愁楚鄉自古帝王丘五陵不盡攀依思漢水湘江日夜流

手持玉冊下遥天腰綰銀魚綵綬鮮東禮從來用
秩伯秉槎不數漢張騫
翠管朱絃九奏間秩宗朝禮散靈君安幢想像松
楸外白日鸞車下紫雲
樓船烟水泛瀟湘麗藻青春山水光試問郢中歌
白雪何如溪上詠滄浪
唐帝巡親四海名夔龍昭代仰宗卿爭誇禮樂超
千古謾有文章賦兩京
霄漢懸旒燭紫宸日華秋日擁旋車金門早聽三
台履下苑還携五嶽書
玄宮禮樂備幽明歸薦神蘋洽帝情南國洛詢懃

祚土殷勲宜室對蒼生
商祐重歌烈祖篇帝心臣德格幽玄靈泉瑞雀遍
堪頌寳曆鴻圖卜萬年

讀孫太初詩

海内詩名歸大雅關中人物迥天豪長遊轍跡竆
吳越逸思風流起孟陶萬里雲霄雙白鶴十年湖
海一青袍何時掛劒過苕水設把遺編泣楚騷
高人一去空湖海家在青山帶荒花折角風神思
郭泰登樓而賦擬潘即子規春暮啼花徑白鹿秋
深過草堂已見斗牛衝紫劍更留琬琰照青箱

晉接清光卷贈周憲長

萬里樓船行漢渚三湘簫鼓帖鯨波紫雕霜落蒹
葭冷黄鶴秋深洲草多鼎鼐快瞻光日月園陵須
問楚山河明光早奏康侯績錫馬春風鳴玉珂

哀朱生祠

楚南祠堂鴛瓦碧楚南父老相嘆息嘆息朱郎誰
復如二十書生已廟食憶昨前村喧鼓鼙天昏日
落豺狼馳蒼茫野哭走兒女黯淡殺氣衝潢池朱
郎此時挺身出憑陵大叫探虎窟鄰生掉舌機已
危畏卿罵賊死不屈古來壯士思解紛朱郎救焚
循自焚寳劍精光忽夜蝕乾坤誰與清妖氛湘水
村前擊鼓共采幽蘭薦芳醑英魂時駕黄鶴來

祠下松杉泣風雨

岳陽樓

洞庭二月春水平樓閣蕩漾空中明銜岳流雲變
今古君山若木生陰晴漁舠弄日白浪闊鐵笛墮
檻蒼虬鳴客子狂歌縱孤眺烟蓑忽動滄洲情

野宿二首

林霧溺日青峯没山花惱人黄霧昏疎燈明滅白
谷館夜半山鬼喧柴門
地僻已鮮車馬跡村遥不聞長短更寒塘月出掛
茅屋推窓欹枕夢魂清

訪寥子白鹿山居

紫陽廬嶽爭名勝白鹿芧堂春洞開學士碧山今
地主仙人黃鶴有時來巖扃桂樹家丹霧岩下泉
花繡錦苔楚畔懷君歌七澤漢京回首望三台

送蔣山山耕官歸

扁舟琴鶴故山歸黯淡湘江春雨霏萬里滄洲雙
短鬢百年青眼一沾衣賈生去國聲猷壯王粲登
樓心事違何處鹿門堪卜隱海風秋笛上漁磯

余竹城同過江館

江天谿野館溪雨淨朝氣岸坼蛟龍窟烟銜鸛鶴
群袍光分碧樹杯影亂春雲對榻情何限山鐘送
夕曛

旅夜紀懷

旅館寒宵坐春愁日自昏角聲三鼓月野哭幾家
村養拙韜能斂含悽愧鹿門時艱諸老在好為定
乾坤

不寐

不寐喧城柝其如夜未何攬衣燒短燭擊節動悲
歌蝶夢春來劇蛙聲雨後多楚江愁對眼無地著
漁蓑

武陵道中

鳥徑花堤行暮春武陵道上多風塵不禁楊柳惱
征旆欲向桃源羞問津谿洞豺狼太驕毒石壕鷄

蛇多苦辛腐儒肉食愧何補嘆息臨首空沾巾

龍陽別南溟子

旅榻春宵共官程曉句分躊躇悲遠道去作任浮
雲柳陌能淮翠花明篆錦文梁園如引興消息遣
先聞

用韻答張文邦二首

鳳凰城北仙人館鴻雁天邊音信疎楚澤風烟憐
賈誼洪京詞賦美相如春深草綠王孫路江暝花
迎學士魚天祿幾聞勤汗簡金縢新閟紫泥書

湖海頻年懷鳳侶洞庭春月聽猿聲翻風蕙草孤
芳遠獨樹梅花太瘦生亂載爾能齊董史行藏吾

巴上君平海門日暮登樓眼極北愁看鐵[illegible]

東歸不赴南岳東許少華燕吳徐濠江

許渾秀句江關重徐穉高名湘水聞炎徼遙攜青
玉杖靈巖深覓紫霞文星羅寶闕蟠螭蓋雲起松
林散鶴群狂客春帆向東海渚蘭汀芷重懷君

旅夜宿少華館

蘭署春芳寂蔡林曉更移清標憐玉樹短翮並鸞
枝鼓角江聲壯琴尊夜色遲挑燈俱不寐風雨重
含思

雨夜再宿少華館話別

暮雨湘花暝茅堂許再過張燈還復宴聽漏自明

河綠酒逆狀奇朱絃子夜歌祇帆朝浦別春草奈
愁何

送楊憲副之郴桂

春宵對酒歌芳樹曉陌行驄動遠阜萬里旌旗衛
岳秀九江帆檣洞庭潮邊城月出吹笳角瘴嶺花
深擁豸袍不是承平勤遠畧早期勳業靜弓刀

贈嚴介溪還朝五章 代友人作

漢啓興皇邑代運[illegible]昌明靈輝耀珠瓏王氣騰江
湄龍馭倏然舉駿[illegible]迹周岐
天王夙作孝陵園[illegible]新宮玄殿護象設豐碑勒鴻
功疇咨遺宗伯祼[illegible]淵悰

迎車下楚甸備物陳天庭金石流唱嘆牲幣達[illegible]
精竭虔以將命假哉綏皇靈
明禋既登告覽勝遵江隈滄浪富新調白雪吟陽
臺倐然下黃鶴漢渚凌風迴
四壯既旋邈恭阿衡明光神休薦靈惠帝心豫以
康願言篤周祜永錫邦祚昌

弔青尉祠

逆節尚名汗竹間江城祠像對龍山碧苔春雨蒼
生淚紫栢秋霜烈士頭
祠下春江流水長祠邊松檜鬱蒼蒼祇緣遺愛留
湘土不放忠魂歸蜀鄉

青尉真成偉丈夫英聲烈烈動江湖救時疏擬郤
模字悟主功多鄭俠圖
苦竹春深啼杜鵑碧祠簫鼓暮喧闐山城尚哭捐
軀日野老空傳減稅年

壽許夫人七十

彩姿晴瞻烏鵲橋霜臺還有鳳凰毛設誇楚鐸春
江化須記熊丸夜雨勞秦女笙簫流上漢天孫雲
錦爛宮袍湘門二月瑤池宴渭水監盤薦碧桃

濟陽訪王蓮峯

憐君粵嶺不得意我亦瀟湘返謫居且向芋堂對
五老何須蘭畹弔三閭孤烟倚棹江波迥落日留

尋幽興盡此去海門須卜隱肯教彭蠡雁來疎

七夕歌

夜深涼月散蕭櫳清淺銀河碧霧籠空絲暮雲斷過
織女金盤玉果薦兒童
錦機織罷露華明一水東西萬古情祇見橋邊烏
鵲影不聞天上珮環聲

立春公讌與許少華汪蛟潭聯句

青陽初應律錦席薦辛盤 少石 擁坐江雲暖浮盃
臘蟻寒 少華 歲時驚逐客歌笑帶交歡 蛟潭 勳業
隨春遍同沾漢令寬 少石

晦日嶽麓流飲與汪南屏許少華聯句

石澗流泉細花杯去不遲 石 酒香浮岸草旗彩
容尊絲 少華 勝日蘭亭集名山嶽麓祠 南濟 舞雩
陪二妙歸詠思無涯 少石 風流傳曲水祓欲傍山
陰 少華 送酒催花幟行歌和鳥音 南濟 泉香溪雨
過澗影洞雲深 少石 倘遇麻胡泛仙源共爾尋 少
華 離越行騷客瀟湘泛棹人 南濟 賞心千里共淑
景嶋花新 少石 碧水傳杯酌青芹採澗濱 少華 不
妨巴里調倚醉和陽春 南濟

還家口號

瀟湘萬里風塵客海畔孤帆歸去遲沙瀨鷗鳧迎
舊主草堂松桂長新枝清狂愛中山陽酒潦倒長

參杜曲詩無奈纖雲愁對眼幸逢秋水足會思
拂衣聊向明時隱舊業青山晅暮潮世路十年驚
灘瀨生涯今日賦鷦鷯東遊拄杖滄溟霧北望浮
雲絳節朝野老村童時問訊微軀久已屬漁樵

古泉為楊長史題

梁園名勝地剩水割瀟湘高注青雲濕寒分紫液
香暗雷喧竹賣晴雪洒松堂白石綸巾坐鳴絃意
獨長

用韻答華石窓

萬里江湖客長懸霄漢心風城花氣轉鶯院柳條
深習靜便多病傷春欲廢吟知音還憶汝白雪齋

[illegible]琴

寄林中丞六首

江皐潤陂澤桑野稠綠陰君去日已遠君惠流且
深豐碑篆鴻績擊壤歌好音渺渺長江水悠悠寄
我心

我心念征軒漸墀歲催遲凋瘵多迹移杼軸空羅
落君來播仁風四境欣所託政平沛 皐慈甫以
慘民瘼

民瘼重惻隱上書叩重閽煩苛悉芟剗掃枯槁回春
溫膏田秀禾黍夕陽散雞豚石壕無催吏山翁話
酒瓮

酒瓮異未央公車倏然舉老椽不可留[illegible]
仵胡彼栝蒼民奪我萬間宇寬德恩未[illegible]

庭樹

庭樹何森蔚中有遊愛禽兒童走伏臘簫鼓日半
西峴山無乾土雷竹多新枝願言慎呵護報德崇

遐思

遐思在浙東粵南邁征憶銅柱天際振扶桑日邊
遠秉鉞張貔威安疆殄烽燹宣帽理合銜勳業誰
能纂

又代父作一首

領外傳黃鉞湖中有[illegible]凱日雷竹正班

時春雨棠花發秋風寒鴈過老余泉石眼動紫翠
鍾彝

挽湯公子

公子乘雲去空山碧草深如何蘭芷秀偏易雪霜
侵□□虛張帳秋風怨鶴琴玉樓天上記讀能一
沾襟

五愛亭歌

潘郎愛花花滿縣河陽歸去賦閒居元亮風流百
世師清秋把菊坐新詩葛巾漉酒常淋漓逋仙放
鶴西湖湄六橋梅花千樹再茂叔胸涵萬頃陂清
漣馥郁搖素蘂太華藕船恨莫移曹侯瀟洒鸞鶴
姿逸志不受風塵羈洛陽彭澤聲名[illegible]山不虛
蜀山奇浣花溪似見濂溪草堂花塢日半西池風
淡蕩幽鳥啼天清露白秋卉菲霜梧雪蓀碧參差
四時光景流隙駒五愛亭中春晝遲徜徉散步接
䍦隨手持綠玉冠接籬舉觴大叫歌紫芝歌長月
出橫蛾眉叮嗟乎金罍玉斝我所思安得西方之
鳥雙翅飛與君浩蕩同襟期

南山祝壽爲張侍御題

瞻彼南山在淇之陽磅礴雲霧龍潛豹藏爰有一
士棲止其旁居貞履素含潔紉芳朝飲沆瀣暮宿
扶桑以游以衍與世相忘顯允令子霄漢翔翔厥

材楩梓厥聲琳琅頎德有爽服龍斯光鸞鸑紫[illegible]
豸簇金紫翊逢泰遇偕彼求凰雲妃斯集瑶池相
將翟冠翩降[illegible]賦佩鏘彩以湘瑟酌以霞觴言介
繁祉樂孺月康了[illegible][illegible]游句夕望南山之顛白
雲渺茫彼此何陟[illegible]升[illegible]邈悵歎天休祝壽無疆

守歲和陶韻

殘臘不足惜韶華逝流泉冥坐轉夜漏對景夜無
言歎哀雜與長愁心促以繁陰陽有恒軌代謝理
無愆夕鳥返天末寒烟歛遠山更殘若燭短氣淑
知春還嗟哉逆旅中世故多糾纏仲連未高蹈賈
誼空少年明星忽東曉攬衣思茫然

贈與泉子

匡山有懸瀑瀉名龍湫茲泉並奇秀高注千峯
頭紛如晴雨落浩若天漢流娟娟掛虹影嘶嘶鳴
楓秋蛟龍噴靈窟海若翻滄洲達人抱近賞澄心
恣冥搜結廬溪谷閒拄杖巖花幽鳴絃響同[illegible]濯
纓意與遊遐哉川上想藐彼滄上求我有紫泉滴
煑石懷好仇

春日消道觀和湯燦峯韻

山中磐盤龍虎洞口碧桃春自開石壁斷霞松
半嶺斜林少芘逕無蹊花邊金碧藏丹竈竹裏玉
爺停鶴杯却憶逝仙栖隱地湖光十里放晴漪一

觀中飲姚東泉宴

江流曲抱琳宮轉山色陰森古樹蒼明月鳳簫留羽客綠烟桃水失漁郎東山散後青春伴北海文筵紫液觴五嶽三茅真對眼十年塵土夢俱忘

再飲王十竹宴

玉霄宮闕入蓬萊錦樹明霞返照開偶駐紫騮朝絳節忽思玄鶴下瑤臺松光翠湧玻璃月花氣春濃琥珀杯仙令王喬真不忝漢庭鳧舃幾時回

贈唐萬陽

仙郎卜築秦人洞作令來看海甸花但使桃源流赤水何須勾漏覓丹砂陸機草閣斷文賦賀老香

祠近酒家不道春筵逢白雪醉歌庭樹落烟霞

贈白厓子

白厓溪流石齒齒朧洞霧合花冥冥君愛紫泉築堂靜我携素琴過月明東遊天紀涉滄海南望鐘山賦玉京歲晚冰霜重相許碧梧紫竹談心盟

少石集卷之三

少石集卷之四

詩類

南山草堂歌

南山巉巖開草堂芙蓉翠削青天旁草江樹色烟湖裡滕閣風流山水北山中丹穴棲鸞鳳五色照耀嵐霞動地勝還旋李相庄清深忽訝秦人洞迴繞香伴羅幌雨上人杖藜吟紫芝晴窓亂飄瀑布雪落日半映山花紅一從挾策謁明主白雲長鎖巖關蒲霧林俄驚文豹翔澤國已徧蛟龍雨我昔從君江漢遊擊劍狂歌黃鶴樓風神想見崔郎邁廊廟真懸范老憂節鉞從天鎮南紀風霆迅忽振

烜從漢室宣威伏伏波謝軍却敵臨邛老夫覽忘林壑情安危國計重長城紫垣回首台衡遍緣野他年畫錦榮我歌南山氣衡斗巖巖具瞻古亦有北山猿鶴那得知南山勳名垂不朽

春日直過芳洲和王定齋韻二首

春湖淡蕩細烟霏雅若卜築林塘幽麗日濃花已千樹微波錦鱗浪鴨頭不辭深盃恣佳賞已覺爽氣凌高秋鄭谷茶樓幾度上曠懷寂寞君為酬

江村曲抱前村繞石閣蒼涼松桂枝長憶謝池芳草夢遂攀郊社結襟期青春杖履能乘興白髮烟霞有攸知便合焚魚從卜隱碧山薇蕨可今可

栖居十詠

物性本所宜人心胡弗如便應斯惡不極斯樂我
居
我居倚日幽致境躭佳趣烟月滿庭柯寒光滿空
界
空界樾林杪古幹蟠枝螭几烏不收下上有[illegible]
栖
鸞鶴志清高飄逸風塵修翮結子不充腸沆瀣足朝
食
朝食白赤木葉飡歸芬蒙茸不美桃李穠華媚采
霜

水霜積玄冥萬數摩冉滅崚嶒兀碧標君子以
節
比節貴植德為學須苦心寒歲徹冰夜浙瀝風濤
吟
風濤鳴聲悲陽景倏幽幽赤松亦我徒飡霞負遠
志
遠志欣所托脊離結采縧論交苦不早寧待歲寒
時
歲寒志弗渝德周白愧磊君肴孔明廟然色千年
在

和黃南谿新正感懷

長年玉署見飛翼朝下傳呼祝萬齡一自江帆黃
鶴去幾回宮柳碧煙生且傾栢葉杯須盡欲看鹿
門青未成往事年華空物役靜觀天地一浮萍

壽李將軍

江上龍蛇矯帝宮閭星斗動旌旄伏波勳業隣
晉蕭部般詩書本六韜凡說西平誇鳳子不愁東
海息鯨濤壽筵滿進逢春水盤薦碧桃

郊行

偶稱出郭謝塵事野曠物態恬且神鵝鴉勃情沙意
自得旅滿小閣花鮮新江湖淵眼不一醉歲月如
流催幾谷山巖霧上烟樹樹棲于臺暮山鬼隣

病居遣懷

憶昨君門夜直廬五更銀漢漏聲疎金蓮蠟[illegible]
明月玉堂香塵隔紫渠八韻謾勞宜室召賀公須
卜鑑湖居白雲水竹衡門寂多病一春長著書

挽方居士

空山寂寞煙霞路往事淒涼太史銘王粲多情悲
楚地鄒陽何罪泣秦庭江湖已入高人傳雲漢空
瞻處士星生氣只今堪想像劍光寒日下滄溟

文代父作一首

君結城南社余歸衡巷居青山須我輩白髮幾人
存暮雨殘花館悲風起楷木琴絃不成調落日一

招魂

送胡生歸閩

青春文藻濟臺吞杖劍東溟萬里遊問字長過揚子宅歸心忽動李膺舟白雲親舍藍田在碧海鄉山綠樹留此去鯉湖須入夢草占鵬翩倚高秋

山中即事

春山晝靜不知春溪閣生陰水氣凉天際雲輕孤岫出雨餘花落怕泉香狂歌白雪思同調醉把清尊惜衆芳湖海十年成潦倒不愁顛倒芰何裳

載東山僧

老僧最愛清狂客百遍登臨意不憎雲谷杖藜時引興山風吹酒易為醒且看竹院留新句不用紗籠護舊名欲待虎溪秋月上還來同聽石泉聲

山寺聞鍾

長樂曉宮鐘待漏萬山禪觀暮聞鍾虛疑絳幘傳銀箭忽訝清溪鳴石淙永夜星河看擊劍遨遊天地任飄蓬寂寥轉覺聲悲壯風雨滄江起暮龍

山寺抱病

閉日松關長抱病白雲禪榻坐消宿喘獨鶴飢能舞隔葉鳴鳩語自調須信烟霞成痼疾不妨皮骨向春凋茂陵消渴渾多事著述窮年未寂寥

寄高陵

錦袍爭看老入烟霞暖閣對峭若能開已翻江遠道石壁忽洒巖漲喧晴雷金銀氣閃靈蛟動魚鳳□□絕王風哀帝業千秋共塵土與君細酌山花杯

西湖泛月

雨霽江門月如練天空湖水淨含暉千峯影亂潛蛟舞萬里烟消獨鶴歸瀲灔金波平對酒攀翻荷露細沾衣乘槎我亦金閨客何處仙人來石磯

用韻答馬子莘

艷帝仙客思瑤草白鶴琴尊萬里行為帳空悲楊子宅花深須吊越王城麥濤戴雪舟能放坐石飛觴酒易傾意氣感君同瀉落海門寒日劍光橫

湖上贈馬子

海畔支離嗟獨客清朝何事乞山林馬周試[illegible]時計王粲樓頭故國心玉笥萬年探禹穴芒鞋三竺到述岑我來共爾滄洲興日暮聊為白紵吟

雨泊江口候師山不至口號一首留訂湖上之約兼呈寒泉主人

馬卿濡雨來應暮湖上須携陸放翁欲共雲浮同大任肯緣瀼滑與西東五湖舟楫煙濤外三竺樓臺草樹中聞道寒泉能愛客行廚洗玉待從容

宿梵天寺

江蟠秀色蛟龍窟日落空山麋豹群傍樹樓臺出

鐘磬五銖衣祇樹風上方上界知藏法頭白孤
僧能好文最愛虛堂對離月游圃淪茗意殷懃

五子詠

五子者皆名賢也余何人哉獲與之遊講
道湖山浹旬言別綣綣不能舍去作五子
詠紀余懷云

落落中離子刻志希古哲蘊璞光不揚扣鐘響逾
列篤信曾唯傳況其會真訣大道若康莊謂余策
駑劣

矯矯師山子英邁振流俗抗疏濞功名投簪卧幽
獨壯哉司馬遊莫與悲深不服道餘十年著書向

深谷

挺挺青湖子意氣何倜儻鵷鷺儐振羽衣金石撒瀟
響亦知萬里心致身恥尋枉白石敦道盟赤松結
遐想

楚楚龍溪子悟道一何早萬鵠脫塵羅青山服瑤
草意參中已融筌蹄跡如掃正學多蓁蕪與君共
幽討

沉沉紹山子托交匪文札道義資切磋衷情結蘭
蕙超悟覺天機玄談發闢秘宋陸千古家鵝湖力
刊澈

答馮松坡

白髮綸巾放鹿車青山結屋自棲遲征途猿狖多
歸思却憶馮唐老故知世事邯鄲驚往夢江湖岸
梗愧清時富春日暮懷吟侶西望嚴灘有釣臺

和文人金陵遇清明

江湖地遠逐佳節草木城春御氣通海曙雲霞三
島外夕陽臺殿萬花中五侯第宅新榆火九市村
墟細雨風繡轂香塵馳上苑綵繩遊女颺晴空少
年豪俠心澤世路經興不同結游空憐鸚鵡
賦後河誰復鳳凰臺上揃劍醉三春春莫道多愁
嬰羈逢遊兩部聽歸大青尊細雨落花紅

南州閣和韻

翠屏南望一峯遙虛閣青尊咲語嬌此地登臨
寶藏何年仙錫住山腰江聲夜渡青蓮舫草色春
深朱雀橋一卧煙霞蘇病骨十年簪組愧清朝

寄壽文仲子

得歸早賦陶元亮初度剛逢屈大夫籬菊晚香滄
歲月畹蘭秋水遍江湖幾懷彤閣分藜火不共花
朝醉玉壺白日群仙下蓬島驄翩南極向東吳

扇面桃花

武陵春色千山暮獨樹陰陰覆曉霞洞口不知人
去遠東風還發舊叢花

贈沈子令桐廬

山愧爾招懷玉蕊峯開返照壇中仙笛度雲霄

望賞了新居

新築湖邊宅還同涿上居幾時開竹徑共爾對銀
魚勝地餘今古浮雲任卷舒夕陽聊繫舫惆悵翠
微虛

江口同侍了賞子昆玉夜酌

暫與還江閣高談倒夕尊多情憐玉樹往事憶金
門山暝風光亟蛟蟠水氣昏飛騰藉君輩回首北
溟鯤

贈沔浣溪歸蜀

金陵市上逢君日鐵柱城邊悵別時三峽琴尊携
遠道九江舟楫常[illegible]風塵不動煙霞色蔵月長
含烏鳩私春月錦江晴弄彩玉盤魚筍繪銀絲
江閣送君巫峽去滕王須擬望鄉臺劒光落日蛟
蘢乳秋色湔大鴻鵰來錦里書迎衣繡入草堂[illegible]
對浣花開茂陵若述非關病湖海先憂豈伎求

滕王閣晚眺

樓上煙霞回浦照樓中簫鼓暮衙盃江光半隱瀛
嵱亂木葉驟鳴山雨來萬井兵戈餘野哭千年[illegible]
嫋依荒臺古今帝子俱消歇王粲彌衡空爾哀

雪中見紅梅二首

風雪朝寒動園梅忽自開素輝[illegible]蝋春色到冊

幸憶共金峨酬秋[illegible]值上年餘月次東閣[illegible]
詩裁

衆芳搖落後冷蕊放竹枝已共江湖遠還同冰雪
期明霞粧媚眼流彩艷春姿莫遣鄉愁亂相逢倒
玉巵

歲暮席中觀紅梅贈劉使君之贑

幾年青漢風塵隔歲晚江湖冰雪稠賴有梅花供
節序可無栢葉慰鄉愁紫薇日動瑤堦影絳蠟香
分玉署秋欲折贈君將遠道贑南春色近羅浮

贈朱鶴坡遊白鹿

漢庭折檻名元重淮海投簪興轉幽偏爾尋眞探
白鹿祗緣吾道在滄洲秦人洞口桃花[illegible]
前春水流柱杖香爐凌絕頂不須瑤草覔丹丘

樓上張東沙叙舊

長憶張平子吟詩帝里春含香辭粉署攬轡出風
塵虛榻無高士開尊有故人豫章雙劒合江色倍
精神

采芝

我有紫芝阿今為綠玉叶餐食不長飢摘葉朝巳
稀
鬱鬱原上綠纖纖盤中絲野人歲晏餐肉食安得
知

倭畫

來朝看北斗歸國信東風杳靄煙波裡蓬萊日月宮

贈劉將軍

漢京奕葉金吾將江甸分符東節旄長見琴尊多暇日坐看湖海息煙塵伏波勳業雙飛鬢郤縠詩書一散袍何日與客招駿骨誰瞻麟閣在雲霄

雲屏為宋客題

南浦清江碧嶂開孤雲冉冉淨氛埃陰生葛令丹砂井影落梁王白雪杯金竈依然龍卧冷玉簫何處鳳飛迴河間帝子非凡伍洛水千年作賦才

菽田

桑陰菽原野菽田何離離達人事耕隱[illegible]足悲清時谿羅綱古道多棄遺緬懷有莘氏樂道新耕犁北山采薇蕨南陽任胼胝之子亦漢[illegible]世羞詭隨芳餐卧幽獨秋風吹鬢絲豪華等駒隙組綬空累縶腥不得飽種菽長不饑野人薄鍾鼎意味良在茲豐歉歲所遇榮枯信有特願言加餐飯明德永以持

登王峽吊古 峽有練子寧祠

金川自古稱佳麗玉峽千峯龍虎盤天際孤雲時縹緲城尖小閣自嶙峋傷心罷下齊山淚嘆世空

歌蜀道難一自南陽人去遠長留明月照江湍

謁文山祠

丞相高名宇宙垂螺江今有報忠祠運移諸葛身殲日義盡睢陽力竭時戎馬中原空北淚松杉異代尚南枝燕京碧草傷春色楚賦招魂有所思

宜春臺

江浦但知滕閣勝宜陽今始識春臺峯巒百疊重城圍煙雨三湘秋色來極目浮雲聊拄杖殊方落日更銜杯昌黎虎少青山句鄴曲誰當白雪才

臺上懷古 昌黎蔡征諭濂溪監稅皆此地事今有祠

濂溪道化千年在吏部文章祠並開顧我亦為監稅客憐君真有濟時才城分楚韓山川盡秋壓湘濤天地迴惆悵古今春望裏土花煙碧上臺

宿市汊驛

江閣開帆日已曛驛樓停旆濕行雲黃家渡口村烟暝丁字磯頭水派分市近漁燈喧浦溆波搖龍劍動上生文客懷愁絕難成寐夜靜猿啼不可聞

荷峯為陳中丞賦

仙子騎隨黃鶴去相公庄在碧蓮池空山月籟笙還發一夜錦塘花亂垂靈氣萬峯深玉井道心千古到濂溪為霖正屬蒼生望降嶽聊吟申甫詩

袁州道中

山入宜春春更宜烟花雲谷度行與野人䄄有看
山興盡日山行興轉迷
川衆縹緲入雲林絶勝西湖瑪瑙陂天外磬餘聲
不遠煙中樓閣隱招提
春山紫翠綠陰繁山家農務自村村耕雲放犢嵊
沙觜假竹分泉繞石門
秀色江嶠畫舫橋雙螺隱隱冗雲霄中深不見袁
京宅日暮還逐上方

和江皎潤遊麻姑山二首

古洞天深花間仙宮絳節合群靈煙中萬瀑泉
饌把谷口七里杉樹月少月石梁飛白鶴披霞王

雙問冊經紅顏振羽非吾意塵夢江湖聊[illegible]
用衆城樹樓城限雙瀑冷冷石竇開日照紫[illegible]
嗔雨濤翻滄海地盤雷仙源西望瑤池水犀藻難
尋謝客才江漢千年黃鶴侶如何不共碧霞杯

梅桂詞

余縱陳石亭脊稅江湍瀟碧有梅桂雙植
堂下石亭嘗賦之余讀焉悵然有懷而作

梅有香天寒地凍冰雪彌桂有芳秋風一夕木葉
貴與君氣味略相似幽姿勁節挺不僵胡為乎風
波一失所漂泊皆殊方岱有嶽江有臣楚南濟北
進相望憶昨同趨金馬門螭頭鸞鳴參翱翔碧山

學士蒼水妖狐綠楊紀綱來閣吟詩滄歲月
北山招隱空林垠歸哉乎與君同白石歌滄浪安
能與塵世君競爭者之[illegible]露稱腐草之餘光吁嗟
乎梅有香桂有芳

夏日入岸過飲著樓留作奉答一首

草閣陰森古樹蒼炎天氷雪正微涼南州高士能
留榻北海文蓮聊縱觴笑傲塵寰空歲月狂謌歌
深入瀟湘瀰高徒倚暮山碧忽送江門月色凉

少石集卷之四

詩類

觀化篇有叙

克齋王子學道句曲山十餘年叩其中奥如也與之談悖而辯精確而不迂蓋有得于道觀云少石陸子曰夫善觀道者體諸物善觀物者體諸化是故物非形而下也化非形而上也精而一之之謂誠明而通之之謂聖默而運之之謂神道不在茲乎道不在茲乎迺俗學之多岐則罔弗達于觀也已余故作觀化一篇於王子之別書以識久要云

吾觀萬物化升降由氣機兩儀運不息七政儼參差嶷然鎮坤軸居中當不移因茲悟玄象太極含化樞萬變從茲始中心靜無為

大道日淪沮皇羲跡已邈緬思精一傳千古竟誰紹俗學昧文離玄談復虛窈濂洛起狂瀾紫陽[illegible]秋草與子結同心遺經足幽討

發大亦有門望洋豈無涘願茲學道功先民有遺矩博約功匪偏悟觀惟一理擇術何不精毫釐謬千里大哉聖中聖條理貫終始

緘波伏溶渚皓月流長空除飈倏以奮萬象俱冥深靜觀吾心體元化相流通將迎適為累思慮何憧憧伊洛儼遺訓順應存太公

古人學為己窮年知不足今人學未優含己徇流俗得魚竟忘筌還珠空買櫝義利途轍分聖狂豈殊轍所以下學功其要在慎獨

道器本不離心體無外內卷之入至微放之浩無際神易寓其中昭曠絕私累老佛尚幽玄申韓恣狂悖多岐良足悲合一斯統會

太上本無言人文起羲畫聖賢發心精六經道無敝草玄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秘遊藝猶象乃喪心執詞斯害意安得起羲皇畫前叩玄秘

尼父本生知軻賢得先覺好古事敏求博文[illegible]約如何夸毗子粗浮意落落變化乃通神至誠[illegible]致曲戒戕忘與助優游以自勗

為山本平地掘井須及泉道體何浩森閉學在精專賜以願息損參以日省傳進止機在我馳騖往多迷青陽力不早駒隙倏流年

與子一言別離別離安足惜人心非有岐大道渾無迹但使意氣同千里如居室不見萬水流滄溟歸會息道遼恐莫致念茲永無斁

舟發南浦值大風雨驟作幾覆晚霽宿石頭口志悲喜一首

毒熱氣鬱雷雨垂空江白日勝蛟螭開帆已詫風浪惡回首忽看城觀迷舟子驚惶不自顧水神播弄何相欺崖崩岸圻玄豹泣杞柝檣顛青雀欹章江亦作涪江險楚水延牽湘水悲天意蒼茫那可測平生忠義吾何疑石頭村晚月色露沽酒烹鮮聊賦詩

石頭口舍舟陸行抵建昌

江水何瀰瀰石頭亦齒齒舍舟怯洪濤駕言陟彼圯洪濤所危險陸也無寧軌乃知世路中所向多坎止義命各有安危視所履但驅忠信車營亦何以

建昌道中

赤坂揚塵霾朱飈轉炎熾下有修樹林清泉蔭蒙翠行子苦鬱蒸居者自幽邃豈為躁靜分亦緣身世異東門瓜已跌南山荳堪藝回車理故岑願言遂高致

至德安縣

廬嶠望嶙峋山城草木春難忘君子澤能使後民淳水火耕餘楚衣冠俗避秦勞勞行役者明發異風塵

開元寺

清秋入古寺廬嶽最高峯紺殿穴孤兎玄潭伏蛟龍泉飄千澗雪雲起萬年松頭白孤僧在殘碑話夕春

寶梵開珠藏龍池但劫灰何年歸帝子此地復樓臺日月金輪轉笙簫玉宇哀山靈莫惆悵柱杖我重來

茂陵多病客山水意殷勤洗竹聊分瀑攀崖更勸文衣裳三峽隱樓觀九江雲偈罷林煙散香爐天樂聞

星闕招提近石門深幾重峯各不青巨峽僧住白雲峯法鼓出魚聽谿中鹿蹤誦天路昏黑谷口但聞鐘

南康雜詠五首

落星自何年江心已飛錫但聞天上精今化水中石長夜吐光芒奔流俯澄碧宿龍濺飛沫汀鳥倦棲翮天柱儼孤撑金山恍神迹雲氣互慘舒風帆渺瞬息奇探境入真禪悟理終隔不滅金膏光長照紫微客

千金買寶地萬金築書樓地勝賢今嵯樓高敞林幽藐哉巢父想竟逐華胥遊洗墨空結藻番衣尚玄修兵馬倏臨境法鼓鳴不休莊嚴已消蕩冊碧成墟丘吹笙調悽惋古樹鳴陰颸憑高恣遐矚脉脉春江愁

昔人騎白鹿其事已千載呵護藉山靈洞古依然
在宋造蹟名賢託盟良有待山水性所諧亭謝觀
屢改壁立欽士模光霽發林彩齊濟餘青衿洋洋
絃誦靄檪荆忽蹟滋愀豈有餘慨瑤草非儒眞谷
馨佩幽懐

五老蟠江湄廻峯合天造斷落名號殊無乃形容
肖稜層石髪疎呼吸山風嘯降作混沌初彭期齒
還少東井奎元精南極陰靈耀六鰲力莫移九關
蹴能到砥柱障頹瀾剛風寒虎豹我欲效圯橋跪
進石應笑

醉石大如何欹置柴桑野蒙密喬樹陰滴瀝哀湍
瀉淵明早辭榮結廬棲其下漉酒樂天眞世事雖
飄瓦當其醉卧時羲皇夢非假月白酒半醒風露
挹盈把踈籬菊不芳素琴諧調寡我有仰止思願
結林中社

熹伯氏至

憶昨春塘賦玉京秋風鴻鴈更含情喜傳錦纜沙
頭至忽設荆花江畔生天上紫微嬌並照洞中白
鹿故相迎看雲步月殊方恨蜀水吳山萬里程

五老峯

南極星精一墮地西江骨立老煙霞陰晴秪識殊
顏貌寒暑誰將定歲華天近九關窺虎豹地蟠三
峽起龍蛇紫芝不去[illegible]人白鹿[illegible]北庭家

廬山五絶

匡廬吾所愛雲意共躊躇惠遠如堪作山中定買
居

飛瀑懸千丈遥疑銀漢通却從煙霧裡洗出翠芙
蓉

可惜南唐寺誰招後主魂小樓吹玉笛遺響不堪
聞

雙劒峯何迥精光射太微只疑風雨夜化作兩龍
飛

參差萬樓閣恍忽見諸天僧住香爐頂半空燒紫
煙

白鹿洞四亭觀五老峯

亭前看五老石蹬響秋泉濠梁有佳侶吾意欲忘
筌

右觀魚亭

亭前看五老紫氣正嶙峋泛影秋尊月啣盃更幾
人

右獨對亭

亭前看五老空翠出林梢不聞五老語盡日聽松
濤

右高萊亭

發賓鴻倏蹔舉千路幾回湖感時歲雲暮欲濟河
無梁東有蓬萊閣北有華表隔滄溟共遐矚日夕
遥相望
回車自蜀道駕言復東遊蜀道誠嶮巇遼水非安
流棄置弗復僊行藏以道謀志士齊險夷達人貴
靈修浮雲倏虧蔽白璧終須求撫劍直慷慨行哉
樹遠猷

豹突泉用趙韻贈熊广

西極崑崙事有無東泉縹渺散瑤壺驚翻地軸星
河轉愁汲坤靈渤海估白日雷霆喧石窟青春留
當照雲湖淼閑豪客多詞賦松雪吟懷今不孤

中秋臺翫

泉亭移桂席壇露暗香飄寒浸千山碧明懸八月
潮瑶宫臨兎窟銀女度鸞簫便欲凌虛入秋光遍
九霄

次郡端峯韻

華月今宵淨瑶臺尺五天清輝流鵲渚寒氣吐龍
淵玉笛心先折朱樓人未眠陰晴家萬里蓬轉嘆
流年

北極臺

長憶西湖生遠興聊從北極望城春天邊海嶽雲
霞動水面孤蒲鷗鶴馴東帯苦遭淹歲月振衣長

嘯出風塵冊景信是非古上瑶草珠泉意自親

千佛寺

代陰煙樹鎖龍宫香閣岩嶢翠巘重仟客遠携青
玉杖高僧長住白雲峯瑶燈萬象懸虛照松磬千
巖起暮春蓮社風流吾所羡宦途禪榻未從容

淩槐二絶

黄袍已化紫雲空半落虬髯臥黑龍老幹翠裝勝
不得受恩誰比大夫松
斜日槐亭古道西綠陰垂地曲蟠蜿掛袍試問當
年事何似陳橋擁衆時

夏日北樓陪劉函山作

高閣溪風送午凉炎天氷雪正微茫煙中遠見龍
山寺天畔平開北海觴太白酒樓同壯觀長卿詞
賦有輝光瀟湘只在朱闌外慷慨悲歌雲樹蒼

次函山韻

湖邊樓影靜涵波樓上新凉山雨過當檻鵲峯煙
點黛迎風鷗渚翠翻荷杖藜忽動滄洲興擊筑遥
聞白苧歌最愛扁舟晚歸去杯陰沙畔夕陽多

赤城篇壽周侍御母

赤城遥在滄海東蓬萊香島煙波中瑶草金光氣
欝葱層樓貝闕何巃嵸主人鶴髮蒼顔童仙籙遥
傳白兎公玉井冊砂路可通胡麻石髓行相逢石

溪春水桃花紅老人星照金銀宮玉盃錦席流長
虹吹竽擊筑聲玲瓏繡衣使者雕王驄日邊綵袖
楊春風南翔笪之雙羽鴻東方還勒虞淵功君不
見天台太嶽幾萬里白雲縹渺飛長空雲開下凡
仙人猶攬轡須登日觀峯

魚臺歌

魚臺縣前秋水高洪濤拍天風怒號野外平原變
江海城中萬户生蓬蒿岸崩岸漸疾如雨安得回
潮射強弩黃河噴沫小虹驕白晝閃日蒼龍舞可
憐樹杪棲人家悠識父老相悲嗟漂零已分葬魚
腹征科況復愁難虵府帖例來促堤築築聲悽斷

林猿哭千夫蟻聚空苦辛一夜鯨翻盡傾覆我獨
泊舟魚臺旁柁楫顛危魂魄揚燃燈歎息坐中夜
觸目流離增感傷豐衣美食千萬厦天寒誰庇蒼
生野重閽日遠不得知歌罷秋風淚盈把

濟東夜訪任子

携尊出城郭涉舫到林丘木受草堂靜黃成雪夜
遊林煙星散炬野水渡驚鷗任舫何年隱滄浪倚
釣鉤
野館延秋色茅堂護短籬喜逢高士隱偏遇菊花
時碧碗漿流蔗銀盤膾錯絲浮踪俱濩落吾道望
鶺鴒

贈陳給事使琉球

周王錫券分重譯漢使乘槎壯遠遊翠翡白牛須
自至碧雞金馬更何求蓬萊宮闕開三島司馬文
章記十洲玉節春明回海角皂囊心事在螭頭

宿醴泉寺

寺門煙霧擁蘿障丞相祠堂松檜開地湧靈泉千
澗落僧傳香火百年來埋金事往留丹穴洗墨池
荒長碧苔夜靜孤峯明月上鐘聲偏到讀書臺

贈邵端峯陞太僕

楚甸同攀黃鶴樓濟川還共李膺舟江山文藻須
吾輩騏驥風塵誰衛求南國棠陰思去召東方鴻

渚惜歸周奏功雲錦非君事前席蒼生有國謀

壽陳太守母

東郡魚軒迎上國北堂鸞誥下雲邊家聲不數金
吾貴母德真餘氷蘗賢淑淑棠陰浮紫氣離離桃
實上朱筵承歡莫美潘郎賦燕喜重歌魯頌篇

伏生墓

斜日下荒塚瀟瀟溪樹陰白頭秦博士青簡漢儒
林古碣龜文細平沙鳥篆深衹餘齊魯化紋誦藹
青衿

羅漢洞

險絕陂門路悠然雲洞深潭空迴餘瀝樹古接層

陰白鹿煙霞侶卅砂歳月心鳴絃坐秋石細和水
龍吟

贈邊東阜赴南京兆次韻

紫鳳銜書下玉除青藜光照十年餘謝家簪組承
三葉班氏文章賦兩都政典尚存根本地朝廷有
道中興初鷄鳴牛首多公暇會有新詩一啓予
齊門冠蓋習驪歌猶有南來紫綬多叢殿煙花思
故國棹船簫鼓恃春波趨庭忽憶山江舊憂國真
憐鬢髮皤不數趙張勳業與直看霖雨沛商阿

用閔歌贈張敬之

黃沙紫漠鎮烏[illegible]高朱旗蔽日來塞外風煙盡
豺虎玉關魚鑰莫輕開
中官氣勢奪嫖姚御史威名山嶽摇此日北門須
寇準他年麟閣畫班超
赤羽雕騘白玉鞍紫笳吹月上陰山埋輪莫問豺
狼屆拔劍須當虎豹關
漢帝當年困白登唐皇鴨綠為親征閉關自是防
夷策聖主東危莫罷兵
千官十木肅妖氛猶有酸心不可聞砥柱若非張
御史戰場重起石將軍
營中忽報夜同驚寨上嗁呼萬姓歡八駿于今消
息斷萬年基業固長安

贈陳龍山

憐君共浙水朋為客齊川貞士負耿介雲衢[illegible]
養南山拾瑤草北渚採采蓮君歌滄浪曲我吟秋
水篇歡娛意不足離別促繁絃岱陰積愁霧華滋
媚春泉臨流賦絶濟岐路多風烟睽踪恐難紹結
念懷靈荃

贈陳虞山赴浙藩

萬里旬宣周岳伯兩朝節鉞漢乘驄紫薇春色開
晴嶽碧海潮聲把暮空大[illegible]幾逢高士榻行藏真
見古人風亦知南國多榮詠聊為東方賦渚鴻

南澗詞

南澗子產于冀北覽幽燕西歷關陝南遊
楚蜀東抵海岱盖宦轍幾遍宇內乃不忘
南澗焉所至輒披圖寓思曰吾生斯業斯
歸將老焉斯哉少石子曰夫窮探遠覽者
弘其業耽幽甚靜者求其志斯達人之謀
也已系之詞曰

緊達士兮懷四方超玄覽兮追鴻翔踰河洛兮觀
渤澥泛洞庭兮涉沅湘放瞿峽兮泛灔澦投汶泗
兮窺宮墻忽遐思兮故土信吾吳兮修燕澗之石
兮繭澗之水兮湯湯摎雲木兮蓊鬱雜衡杜兮
幽芳誥吾廬兮臨碧沚把吾釣兮歌滄浪引沫水

兮遠赴沂汾流兮茫洋瞻首陽兮既周道望蒲坂兮思虞唐睠王明兮不含汞霖雨兮入荒蛟龍蟄兮靈液䲰鵬舉兮雲揚渺余從兮無路遡長風兮永望惝授簡兮振藻希嗣響兮琳琅

龍洞

石門臬臬度雙旌松徑迢迢入化城龍去何年留洞古牛眠此地護山靈臺開寶塔芙蓉障日麗鶯花錦繡屏隱約諸天鐘磬發暮林啼鳥不勝情

和南澗草亭韻

茅簷長日坐銷憂肉食須知為國謀歷下亭臺傳勝事杜陵花鳥入春愁屏開錦石三峯秀風奏笙

簧萬木秋始信高情兼吏隱乾坤聊此寄蜉蝣

新嘉驛草亭和壁韻

小構東泉上悠然北海亭洗流飛澗白嶽霧出林青把酒近溪月揮毫動客星少陵千古興吾爾鮮忘形

相思行贈陳石亭

相逢日何短相思日何長君行復西顧懷舊悽我腸憶昨瀛洲並華選君才白倡誰不羨委佩朝承鳷鵲樓披香晚出鵷鸞殿十年漂泊風烟苦學士奔波賤如土君採白鹿賦滕王我上黃樓吊鸚鵡江藩賦役清且平我當君後畫一寧眼前簪組爭

駒隙世上勳業歸儒生汶濟相看復相憶亦有兮城並蕭然看漠長縣掉日心風塵肯隨雁天莫君不見池上鴛同飛復同宿又不見陌上桑同枯復同綠物理榮枯自有時世事那求變棋局願君來勿道白首長相思長相思兮東流無盡期勸君且盡杯中酒歸去卿吟白下詩

文類

贈萬侯視浙閩序

萬侯民望視浙閩人曰侯少而銳也克諸侯聞之蹙然起曰有是哉亦老而諳者之克也銳之言也者非也且大篘吏者開於務勇為者躁於謀余惟是懼弗祇承天子之命一日侍以告余且謀焉余曰子識兵不聞兵家說乎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又曰鈍兵挫銳戒師老也夫人少則朝壯則晝老則暮氣盛衰亦隨之故銳也者氣之精華果確不挫於物者也

配道義弘功業斯其用矣世俗下趨委靡相尚余方憂銳之未蓄乎以銳為非耶侯曰吾亦疑夫挫之靡也守進銳之戒耳余曰否天賦之謂材人成之謂能用不善則銳各用之善則銳休存乎人焉耳今夫鏌鋣干將天下之銛莫銳焉斷蛟龍剸犀革排紛堅而不缺與折者煉之火淬之水磨之石矣故君子懷召利器非致遠之難不善用之為患且子將家英也續言力學博熟洽聞發年而就擬戎幕既則校武以興技月充以長歲日精以究大司馬登序漕司之役宿蠱盤結非舉者以拙退介入者以汚出子獨同察則於遺無纖巨咸當故不三年塞者通隊者飭之者饒絕者繼困者舒蓋閩歷之邻亦炎今兹之 命蓋效而後用也宜若易然然子猶若是歟焉如弗勝者君子曰養能於拙以慎出之今日者將以厚發之善用銳無若子者矣閩閩之慮則終且所以克也雖然慮腸之師以老然之物以悅者何異樂少銳歷老成人哉世無老成人久矣亦無若銳之士耳故曰少負氣則壯立剛特之操壯立剛特之操則老若舒洛之功完其銳弗喪其所謂精華果確者二公可幾矣奚啻折衝一道者之克哉侯廼起謝曰銳之言也者是也吾將從事焉遂書以贈

琴堂新化詩序

諸暨越鉅邑也包山豬湖地不飲潤而易涝嵐氣鬱塞習鄙朴不可禮馴黠胥豪吏滔猾其負弱絕之愈熾土不悦市不崇貨戶無恒利而好徙民斷斷健訟相尚吏緦緦窺隙以舞文嘯聚出没之徒阻山負海莫可蹤跡討捕故吏茲土者六事鮮克舉焉嘉靖甲申通山朱子禮以進士出宰暨下車甫月餘吏民懷之期而頌聲四馳達於京師或曰若是其邑之難也奚子禮易易然彼三年而報政始謗而後舉者將是之非速與武庫陳子者邑

人也余問焉陳子曰吾邑今數十年來僅得子禮子禮之政懊懊然舒也悶悶然醇也煦煦然可近而愛也是故惠施而易洽威行而不敢犯六事敘修厥難不克余作而嘆曰令

明天子綜核吏治出進士令邑者遍寰宇而子禮卓曾其治矣將為四方則耶夫廣衢大途列轡而趨驥亦群然者耳陂羊腸歷坎坷千里之足見矣肉試而勝解大阿與凡刃同截盤匜斷犀甲百煉之鋒出矣諸暨之難非子禮因弗克治使子禮不遇是其能自拔於儔類以致今日之譽哉雖然陳子諸暨巨室也令之為政者恒病於不得巨室之

心盡施恩過則令撓而政阻持法峻則怨[illegible]生若子禮者得其道矣不然胡陳子之心服而戶譽也孟子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子禮用之以治一邑其又何難耶陳子退而為巨冊冊繪圖為六曰田野闢曰教化興曰賦役均曰戶口增曰訟獄簡曰盜賊息彰子禮之績也有題焉曰琴堂新化謂子禮今之宓氏也有詩焉諷諷乎循良之詠朝之大夫士為子禮賦也既而持余請曰吾子昔者之論宜序諸首余惟子禮之治書之史冊可也余承乏史氏不能為子禮傳循吏耶而奚是之為陳子曰紀事公也頌德私也採詩以考政據實以

成史皆不可無也且子鄞人也鄰諸暨而居將[illegible]觀其成以沾其餘也序其可已乎無以辭

送湖廣僉憲汪君序

汪子汝梁之僉湖臬也朝之大夫士咸惜之曰汝梁奈何得常叙或曰汝梁剛而忤物有是役也夫陸子曰信乎今世之陋也亦難乎為剛矣夫俗靡而尚同習愞成媚習媚成巧習巧成詐習詐成鬼言危而激者媒謗行矯而獨者積忌骯髒特立之士其誰與兌哉曰然則汝梁將是懲乎曰否士有貞剛而不變者矣貞剛者天地之正氣完而弗喪浩乎至足也剛足故志毅志毅故守確守確故行

可常而可常故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可沉毀之不能亂其真挫之不能撓其是譬諸金然火爍而益精矣譬諸刃然石礪而益堅矣故君子之處世患己之不剛不患道之不能伸患剛之不足不患世之不能容孔子曰吾未見剛者為士無貞剛也衰世之有大剛則折之戒矣夫折不折存乎其遇豈剛之過哉為是說者鄙夫患失之徒耳嗚呼鄙夫患失之說行而天下之為剛者懼矣夫天下之為剛者懼而貞剛之士寡矣貞剛之士寡而五者之習成矣治斯弊極矣夫汝梁者秉志不屈抗義而行視世之依阿淟涊若將浼焉而思以易之也不懼[illegible]矣

令茲之後沮且葢奮弗數其初將不得為貞剛之
士乎哉且夫易器而操用違其長因勢而導㧑罔
不順汝梁昔為節推以不畏强禦聞曁官司馬郎
以嚴恪振戎度蓋自刑而兵得其理矣迺今握風
紀專糾察復刑司也將不得理於兵乎兵亦刑也
威不軌而昭〻德與懲奸慝而飭邦憲剛之不可
廢均焉耳況□於大澤之間民慓疾而俗勁悍又
雄藩巨室封於□□憑陵而撓法在末易制哉汝
梁亦出其效諸兵者為克强弗友之治肅清一道
何有哉雖然剛之用大矣汝梁亦非一道之才行
當任夫遠且重者必充其用而後已乎然則諸君
無重為汝梁惜可也

送節推錢君之太名序

今年秋余同年進士出為節推者二人錢子以□
得大名俞子寵之得吉安皆稱雄郡先是銓曹選
二闕以上諸次選進士咸憚吉安祈得大名者曁
命下人為俞子戚為錢子喜問其故則曰吉安訟
健政繁大名俗簡朴無深詞滯獄簿書案牘僅當
吉之屬邑俞子得其難錢子得其易矣余曰失之
子者豈以是為喜戚哉天下事無難易操舵危則
六馬可馭存放肆不能制匹雛刑獄天下之大命
關焉持之以慎猶懼不得其情況先以易心待之
耶古之論刑者多矣其切要之訓曰明慎曰欽恤
曰敬明曰勿誤聖人不敢易於刑也近世刑司徒
執其一定之法以繩民□林則弗察剛愎則逞威
頗僻則阿私深刻則□□闒懦則無斷用法不同
同歸於弊皆易心乘之耳　國家慎重刑憲凡郡
邑大獄察於部使而後議成于司寇鄉里小民有
不得伸其能自直於有司者鮮矣有司不直其能
自辯於部使者又鮮矣至於議成而終抑焉者不
知其幾然皆自郡邑始故節推之任尤不可易也
錢子忠厚明達其接人謙實以不欺為本事無巨
細縝密有條其理刑獄必知所難而不敢易大名
之民將不得其理乎俞者大名為古衛地子路嘗
仕衛治蒲矣孔子曰蒲多壯士難治也則大名在
昔亦非易治者矣獨易於今乎孔子言治蒲曰恭
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
上斯又正本清源使民無訟之道也子路用之而
蒲民靖錢子其將試之亦自其不敢易者始余經
生也不知刑律於俞子之行也告以馭難之說亦
既不為之戚今錢子之行也敢輕為喜耶迺述其
不可易者書之以先行李云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隋戒嚴會

宣府欽撫臣先 命一人來至廷議謂宜别選才
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
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
懼巳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宜力
効忠此非時乎即起入拜命越宿而 陛辭再宿
而就道公神閑氣定義形於色簞𣪍之民環道左
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
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會勇
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内智以
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持以
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媿
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illegible]
式辟為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illegible]
公祗山甫之德以仰副
明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
回紇之變微單騎一見幾不可為願公樹令公之
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
亦危矣虜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願公培文忠之
志節以張廢墜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
進曰昔公為御史按吾浙也值寧藩之亂瑞鎮陰
為應援浙民忷忷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
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斡不動聲色而兩
浙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
然猶若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
非公弗克我
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
亦如在吾浙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
浙其勢為孰強鄰之寇視大憝之在蕭墻其患為
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
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為孰重施
為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
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侈耶公無
以應遂命余次第其言書之

送揭陽丞曹君之任序

人有恒言為令易為丞難令主一邑勢集而得專
得自展厥施故易丞於事無不當問顧勢統於令
而位逼動輒多掣肘故難余曰斯韓昌黎記崔斯立
之遺說也斯立以言事左遷為丞昌黎之論蓋有
激而云不然丞設之將使優游焉習廢而無所於
業受直息事者得藉以便其私矣可為訓哉今制
上自寺監司府下逮諸邑皆置丞以貳其長故丞
名以承長之命而佐其不及也近世居是職者往
往膠於聞見或曲意巽媚懷嫌而自退漫不可否
事或挾賢智動以聲氣相尚至貽道晴呼雨之誚

斯二者皆非也同室而處長曰可幼曰不可鬩墻生矣同舟而濟柁人南艣人北滅頂及矣况合民社稷之理耶曹子汝喬之除揭陽丞也僉慮其難余以是告之曹子年壯而氣銳識精而材敏遇事敢於敢為且冲冲而和也翼翼而恭也謙謙而有禮也視人若無不可與者夫以其遇事敢為之志將靡職之弗舉而肯以嫌避耶以其人無不可與之器雖非類將納之而况處其長耶長賢且材吾子若也政罔不良子其承以布之長弗子若也起力弗逮子其佐以成之承無違志有善必歸諸長佐無隱能有勞必任諸已夫是以上下睦而化理宣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曹子其將克之雖然揭陽嶺南巨邑典衡者慎選以授子殆有所試矣吾余竊有為子慶者李子明德氏吾浙望士也子同郡也頃以憲臺言得失出簿玆邑揭陽之治方倚焉吾子其朝夕而咨之得所覩矣政必乂矣斯不負丞矣

贈南京國子博士江君序

江子仁伯與余同舉辛巳褐初釋衆喜相賀江子獨欝欝懷抱戚然著顏色余叩之江子曰夫士慶遭逢樂進用吾豈人殊哉吾有母垂白懼羈于仕而不得養也居數月史事起江子以才進士分采閩録得取道省覲再越歳事竣來京謁選余遣焉伺其情察其色復如初第時叩之則復如昔之告余者余適知江子之志必朝夕乎親之側而後已也未幾除閩之尤溪令江子處不寧其居食不旨下咽皇皇然喪厥常度盖視昔有加焉其友若識莫或之知也相與私臆而言曰出材于外寄乎簿書刑獄之弗習乎僻壤遐陬之非樂乎必居一於是矣余曰是非所以窺江子也夫江子誠為其親也仕遂而養之弗逮豐禄矣食焉道阻而將之不能榮名矣蹈焉玆其所以大戚也情之至也既遂疏請易任以圖便養

明天子仁孝憫其情許之以為南京國子博士江子聞命大喜居安而食旨者倏如其常衆以是億江子之果為其親而余言之不誣也曰知江子者莫子若子宜道之行余惟國學天下俊髦之所萃博士師屬也朝夕進諸生質經辯難考德問業有風化之責焉將惟其藝文佔嗶之務乎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終以孝德知逆惡三行之教又以孝行親父母為先說者謂孝德學則至德敏德有所依而進孝行謹則弟行友行有所立而推古之人所以重教本敦化源也而師氏寔以身率之若江子之為其親可不謂孝乎修德勵行表率群士

駸駸焉復古厚倫之化以為天下倡者必自爾雍始江子其圖之雖然世之為其親仕者往往屈伏下僚位不足以行其道勢不足以弘其業志士或不屑焉未有如博士之官內之既足以便其私而外之無廢於道業者然則江子又非直為其親仕也亦驗諸其施焉爾矣

贈都憲東泉姚公總督兩廣序

我

國朝人臣以德望動業震耀海內者後先相望余於近世得三人焉王端毅之俊而儼而直劉忠宣之介而清忠勇而奮張簡肅之孚而恪沉重而有謀皆所謂卓然自樹於時者余備職史館得三公之遺事而論其世嘗歎夫天為[illegible]人之難也夫端毅之望起於滇南之役忠宣[illegible]著於宣大之行簡肅之聲振於關陝之捷當是[illegible]憲孝二廟方注意老臣挈其重且大者畀之三公亦秉機赴會不避險難以宣効其勞於是天下仰望風采徐而坐之廟堂表儀百寮遂成一代偉人其視從容諷議白首臺省間者動業果孰烈耶嗚呼世亦有負三公之畧而不得其遇與得其遇而或負焉以至泯滅無傳者余故歎夫天為人國之成人之難也今年夏兩廣缺總督憲臣銓曹先疏二八以上未允既迺得少司馬東泉姚公遂拜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朝之薦紳咸為公惜曰顯居禁闥可過淮南之謀出準天雄夷將覘我乎余曰否天下安危之計邊防繫之矣兩廣去京師萬里王化罕及獠蠻負險易怨以變　朝廷憂其地而重其任總之大府假之專柄名號體統視諸鎮為獨雄不輕授人也公之命況出於再疏而簡擢者斯

明天子之厚遇　憲孝二聖用三臣之心也及退而伺公之隙則志感而奮色義而壯言激烈而果神安閑而不動又竊喜而嘆曰是三公儔也天之所以相我公而篤其成也余之喜豈獨為公耶公自登進士官春曹郎擢臬憲兩督桂[illegible]崇本士子多所造就及廉貴州苗夷懾服威德[illegible]司宣山左值　武皇帝南巡供億倥傯民情不擾撫延綏以恩信至身親戰壘士卒倍奮邊[illegible]子捷全陝賴焉為少司空理易州廠苗嫪髮櫛奸弊肅清大同之變遂以廷薦佐本兵未幾而復有是命則公之德望動業蓋不俟今日著也顧位愈高則責愈隆責愈隆則望愈重而業日大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天下期公必紹三公之業而公亦有不容自諉者也他日名獎揭帛與之並垂鴻號於無窮者天下亦孰能為公勤乎公與家君為同

年友惟東大史又余兄選之同年與余同官嘗待
接公議論至傾慕先哲圖不朽計者惓惓拳拳不置
故於公之別也不能無厚望焉情之至義之篤也
迺若韓昌黎贈鄭尚書海南始極波濤險駭以難
其行終致永歸之祝以慰其私則又非余所及者
公亦寧無擇於其間哉

無極縣建名宦鄉賢祠記

冊侯韓侯允禮令無極三年政恬民熙禮文咸秩
迺公暇覽乘圖閱史志慨然嘆曰無極畿輔邑也
道化莫先焉吏績之循良士民之賢哲美哉遐乎
彬彬然盛矣古所謂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與鄉先
生沒而祀於社者可謂無其人乎百世之下誰是
考德觀政吾涖茲土而弗舉厥事不敢以寧爰遂
諮學宮陳師生進邑民之耆俊而謀之僉曰茲盛
舉也惟我侯克圖敢不竭力從事維時督學監察
御史王公應鵬興崇雅多所肇興侯博訪集議
得可正祀者自晁說之而下五人為名宦魏琛而
下七人為鄉賢請于公許之侯先撤文昌祠基
舍創祠學至是鳩餘材建祠于學宮隙地以嘉靖
甲申某月經始某月落成列主奠次悉侯所更定
既而具書遣二庠生來請余記二生曰無極創邑
百餘年是祠曠廢逮今微侯將遂泯焉願書以示

來者余曰邑有廢祀有司責也胡先侯而令若獨
弗知道乃急哉神之顯晦存乎禮之舉墜存乎
時侯亦逆其會矣二生曰否吾見昔之令也皇皇
焉日惟逋取為慮以傳舍視官府以奔走期會為
課最有若之曠典輒諉曰非吾一人之力能為而
亦非一人之責也我侯直毅然當之若無足為者
余何天下事因仍易創造難故有其志才不允焉
不可也有其才志不副焉不可也侯其並優焉二
生曰然吾邑素凋敝自侯來百廢振飭是舉也官
不費于帑民不憊于力衆樂成之余曰民神之主
也古人有是言矣民和而神降之福謂先成其民
後致力于神也侯其知道乎二生曰然邑自去春不
雨小民戚嗟祠方告成而大雨如注或者神之應
與余曰天道遠人事近即近徵遠可以觀侯之政
矣夫宣王禦旱靡神不舉周禮救荒索鬼與神彼
滛虐弗祀猶足以干天和致災氛古之人必急圖
焉況崇德報功為邑大祀乎廢之于百年舉之於
一旦民心協而神意孚徹休交通茲其之所以雨
也而侯之精誠實意亦感乎其間矣雖然祠之創
也四方之士來仕茲邑瞻拜登降政有程式以修
其良將推而惠澤其邑民邑之士游歌俯仰德有
將勸以底于成出而惠澤四方之民得無似茲雨

與二生再拜稽首謝曰至哉言乎斯我侯建祠之
意也遂書以記

慶俞君廷器齊壽六十序

余少時識俞君廷器于京師廷器方盛年負穎敏
善豪談世事時鏡川楊公官翰林廷器游其門公
令讀素問難經諸脉訣書悉能體會用輒有奇效
遂以世籍除太醫院吏目距今二十餘年余壯且
及仕復來京師廷器顛毛已種種官尚如故怪而
問之廷器輾然笑曰吾豈昧速化術哉第耻為巧
宦耳盖正德間政厖法弛藝術之士競以傳乞進
用廷器肯一染指貴可立致顧惟循循然守其常

資無毛髮覬覦心誠若拙焉與謀者異[illegible]
巧宦皆落職君獨保其舊祿無少恙嘗譬之[illegible]
而進千里可企疾趨則蹶矣揖讓而食終日不飢
貪饕則瘠矣仕獨不然耶廷器自入官考九載績
者再僅陞俸二級而已今年又滿六載適壽届六
十又與其配施偕焉十一月二十日為廷器生辰
鄉士夫屬余言以壽余惟名位祿秩天之所以錫
乎人也有分焉多取則謂之盈盈則人共嫉之人
之所嫉天且奪之矣歉然不足謂之虧虧則人共
惜之人之所惜天且庇之矣老子曰天之道損有
餘補不足又曰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夫益之

而損者所謂天奪其盈也有餘故也損之而益者
所謂天庇其虧也不足故也冥默之中劑量予奪
豈毫釐爽哉夫廷器者實孚於名而不炫藝尤於
位而不矜貧踰於祿秩而不戚于其中無求于其
外斯人之所惜而天之所庇也天庇之謂福福莫
先乎壽矣人之言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
也故富貴或可倖取于一時壽則不可求而得矣
名位祿秩之不足而壽以償之天豈負吾廷器哉
雖然廷器博施其術濟物多矣疾病夭瘥慮不得
其生而吾寔生之是與之年也吾能與人以年人
亦將樂舉而歸報于我也造物者得無聽之乎茲

廷器之所以壽也文遂厥配矣廷器先世[illegible]
屯田郎中者三世皆以醫徵授從事郎施亦鄞[illegible]
族舊族余文詳於廷器而畧於施者就所尊也故
氏叙事體也然儒人相夫之美亦因以並見云

慶菊莊邵先生受封序

今
上追隆藩典詔廷臣未歷一考者悉聽貤封於是
姚江邵君元廣氏以已官封其父菊莊先生為承
德郎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朱為安人既而元廣以
使事南行將便道省覲司諫張君懋偕其戚里
[illegible]屬余言以賀余惟[illegible]次[illegible]百餘

原缺

年若綵不絶為海内並稱而榮焉者豈偶然哉余嘗登大欖見喬木蔥立問虞人焉虞人曰兹木也積幾千餘年沃以泉壤飽以霜雪滋以雨露其根固矣又嘗泛巨海觀潮流源洞問舟人焉舟人曰兹潮上下幾萬餘里接以河漢通以昆侖洩以尾閭其源深矣余迺嘆曰物理人事寧獨殊耶夫善不積不足以延其澤德不厚不足以弘其福巨家望族必有謹厚老成之士出乎其間飭[illegible]修行誼卓然以茁德高一鄉以化導其後人雖身不[illegible]顯仕其後人率賢且貴以[illegible]其名褒封錫焉福[illegible]綏焉家益昌而族益顯其[illegible]本固發源深故也[illegible]

之萬石氏以[illegible]稱宋之三槐氏以仁[illegible]厚者古之世族固有然者若今姚江之邵其[illegible]幾乎邵自　國朝以科第起家代有聞人即今[illegible]籍有為方伯為臬副為秋官為行人者未易[illegible]也迺元廣復以儁才官刑曹明法比籍籍有聲[illegible]者謂菊莊先生厚積之慶不於其身於其子發之蓋先生余之所謂謹厚之士也宜食其報邵氏之福澤駸駸未艾大欖之木鉅海之潮當無以之乎先生年以番白康強無恙朝夕偕伯仲氏烏紗緋杖倘佯容與於泉花竹石之間元廣歸而陳制詞進冠服稱觴起舞為先生壽余以為會中九老樂

少石集卷之七

文類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浙海南凡數郡惠以難治名夫地僻阻而易憑民驁悍而好逞憑且逞焉激以生忿忿斯爭爭斯訟訟稍不得其平則搒掠叫號殺越公行而不忌大惡之所由起也絅首守非其良控御失所俗沿而不可革治斯難矣今
天子致政不遴選慎擇得顧子於司寇之屬曰惟兹海濱之地非斯人曰顧子明習法比用適其長往其府哉顧子曰吾聞之伏弩以驅獸野無旋蹄

張機以伏鳥林無遺翼夫法使人易避而難犯豈其為弊與機乎聖王之制政以宣慈刑以弼教任義之術先後異施是故簡節疏目時有所置而不究非以崇奸也飭執察防有戾必獲而不赦非以毒淫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咸是與焉吾未聞徒法之能濟矣顧子之為郎也昭斷以剔究析鑒以擿伏確守以貞度何者佐王之刑法為先政為後茲後也有子民之責政為先法為後若憂治之弗馴而挾其長以繩民奈何其不為獸與弩也相率投焉耳以弩獸驅民而蒞其上其誰附我且夫智疑以待物者多拂情慮難以設防者恒

過思拂情則尤生過思則爭起無平政矣操不半之政以理其易然且不可而況于惠乎雖然惠亦不幸而蒙難治之名矣其習則然非民之性也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為善之民易刀劒而牛犢化淫汚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虛心者行政之本也恕思者布法之基也此之謂仁義之施乎顧子將克之信然易惠之治而返淳無訟而化理必自子夫

贈眞定太守王君序

王子允升守眞定三年報政銓曹以課最聞天子嘉之命復守茲土於是刑部郎中滄廷儀輩過余請曰昔者王子之出守也吾儕例有贈言而莫之舉今以考績來來且復去不可遂已余曰王子亦既效治矣尚俟余言贈耶范子曰贈也者增益之也眞定之治王子視若歉焉憂民牧理之念耿耿不懈豈將以求益乎余惟郡邑興而畿甸之職為重漢人置左馮翊右扶風與京兆為三輔唐宋分近畿州郡為四輔委任責成視諸宗令獨異然古今吏治循良獨盛於漢其著績三輔者惟蕭望之黃霸為最及考其政則望之以持法不撓霸以用法平和說者謂韓皦之下先法令人令法必屈政泥不行二子者達畿輔之理也眞定何假邪也貂璫勳戚之族雜處閭閻怙勢驕恣以撓於法者日數輩至縱之則玩生而長慝急之則怨積而兆亂或不免於禍仕者尤以為難王子蒞治繞三年而忠澤洽聞流茲若是易易哉王子嘗言法貴理廣求何折錦衣諸衛徵持政不阿以為家貴所懼一邵之法罔無其者法眾則禁令一禁令一則政軌齊政軌齊則殘息小民有所恃以安大治之道也今且復蒞其地矣法日益信政日益舉治其可量耶昔夫子適衛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賤論單父始之以小節曰小民附矣未足也衡之以中節曰中民富矣未足也終之以舉賢曰大者乃在此矣古之人不自足其政故益進於治也後世吏道日敝力怠於官成功隳於志滿至卒無所底就若王子之歉焉未足求益其治者思易今之俗而進之於古與眞定之治庶必富富必教而民不附而大者之悉舉也王子之心斯歉然矣乎後有談畿輔之治者將曰王子今之望之與霸也復古循良之風以為天下都邑倡自眞定始余執筆史末尚幸覩其成而書之

贈司訓全君本仁赴南陵序

大江之濱澤鹵不稼閒碎而播種之稙穉芃然茂生窮山邃壑莽没人跡樹之蒸木培之水上不數年可以棟明堂扶大廈蓋六合間汪洋瀰漫不擇地而布者天地之氣也作而成之者人之力也人力不至雖膏田廣麓將濯濯矣況其下焉者乎甲申春吾邑全君本仁貢上京師明年分教寧之南陵或曰南陵僻在山隅習鄙而朴勁而獷生徒不百人有數年不登薦書者吾慮本仁之難於教也余曰有是哉人材無地不生顯晦盛衰之異勢者存乎時剛柔緩急之異俗者存乎性摩厲其敝和同其化涵養培植繫之乎師儒矣所謂天地之氣而人之成之豈因其地哉即南畿諸郡在周秦幾多蠻吳楚號稱下國衣冠文物不齒於中州者凡幾閱代漢唐以來風氣漸開我

皇祖肇南服定爲畿輔百餘年來道化沾濡異才輩出遂稱東南文獻之會可謂今之南畿非昔之下國乎以是而例之一邑可知也余又聞之天地之氣淳而未漓則積之必厚而發之也弘蓄而未洩則鬱之必暢而出之也奇南陵山川之聚也其秀鬱清淑磅礴鬱積歷數代而未有鍾於人者尚翕然凝也其士民浸淫

聖澤刻勵磨淬而日趨於仁義禮樂者又勃然奮也得無所謂淳而未漓蓄而未洩者乎且今天下士習不古華而飾也幾於偽矣不患其失之鄙與朴也頹而懦也幾於靡矣不患其失之勁與獷也鄙朴者反朴之本敦厚愿愨之才出焉獷勁者自強之資毅直果確之才出焉皆天地之正氣也本仁往哉其慎用而善教之南陵之士將彬彬焉稱雄諸邑發之弘而出之奇矣本仁端飭而文爲諸生時門徒已至數十人若今侍御謝君國正番禺令戴君時霖輩受君訓迪尤深夫道不以窮達異用教不以廣狹異施推其淑諸鄉人者沛之一邑何有哉鄉大夫繪圖贈君請余言書之爲序

綿州兵備道題名記

綿州地沃而形險逼松茂疊溪諸番夷或曰居沃則用饒憑險則守固邇夷則情狎而易防綿有三利矣君子曰不然饒生侈固生肆狎生玩玩敵弗備侈肆臨之夷其伺我乎綿有三憂矣綿之兵置於成化甲申兵燹之餘以臬憲督其事若利綿保順諸備咸屬焉是故假之專敕以重柄也坐之大府以肅令也時有閱伍歲有巡徼以防警也逮今數十年烽堠晏然綿民恃以安堵非其利之爲能無忘厥憂備之力也嘉靖甲申四明戴君鷟以刑曹郎拜僉憲來視綿甫歲餘諸廢振舉閒閱州

圖志考諸先有事茲道者自江君沂而下十四人跡其姓字爵里暨貞珉鐫之以堅堂左朝夕注觀曰庶幾徵厥賢否以資吾理嗟乎是舉有備之道焉夫備卒乘以強戰備城堡以利守備芻粟以給餉備戈矛械器以耀敵無非備者惟備謀為急備謀非自用之賢能取諸人之貴夫其取諸人也已試而可徵者莫先焉是故往者來之軌也前者後之鑑也遡執以象賢則事有準昭鑑以明度則政不忒徧也濟之寬也糾之威也振之惠也宣之智也崇之斷也裁之能自得師矣其或優游怠荒弗戢于其戎弗完于其民吾得而議之又惕然自省

曰毋使後之議我如我之議昔以重辱茲石也夙夜殫厥謀慮靡敢不周故是舉有備之道焉然則殄綿之憂恒保厥利其有賴于茲石也夫惡可以無記記曰維時嘉靖某年某月某日綿州兵備按察僉事戴君賢竪虛其左以俟後之君子云

雨中詩序

雨中詩雨中遊張氏園作也園在都城西十餘里地稱佳勝丙戌仲夏望夏官郎查子瑞徵盧子師陳蔡子文卿李子時言余兄選之暨余六人相期出遊維時陰雨溟濛途泥[illegible]夫趨趄客有難色陸子曰吾儕不能復少[illegible]倘豈無于獸耶諸君乃躍然竝起披蓑靴盖聯轡出郊行數里道迷復紆迴走北二十里日中始至至則主人列盤饌以伺酒數行駕舟入渚泝曲流上下舉眄間山色沉翠水光浮黛游魚飛鳥相與偃仰而棲息雅有奇趣已復歷修圃登峻坡撫崇臺攀綠林莽衣履盡沾徐憩一小亭中園丁折諸卉以進迺復展觴盡醉暝而後歸是遊也吾儕偶乘公暇非有夙約况自晨及暮雨濯濯不少停崎嶇登頓有不勝其勞者故始至興若索然既則游目騁懷有留連不盡之興茲雨中詩所以作與余嘗愛王右丞輞川詩及杜工部渼陂行以為古今遊覽之什斯為絕

唱然皆得之雨中者何昔人謂詩有江山助余謂風雨之助尤深是故詠發乎情情會乎景景奇而情暢情暢而詠作若或神焉以觸其機而灑落閒適之懷俊逸奇偉之思於是焉逞此其詩之所以美而傳也然則觀雨中詩當想見古人之襟抱矣乎詩凡若干首皆近體七言書以得詩先後為次云

吏部尚書王恕傳

公諱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條陳刑罰不中六事 出知揚州府屢折疑獄歲飢賑濟多所全活

惕人立石頌之天順中擢江西右布政使轉左河
南成化間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郡
流民以内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勦平
轉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南京刑部左侍郎丁
外艱服闋改刑部巡視河防復改南京戶部值雲
南多事特論推公遂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勦鎮守
中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寳勲戚咸憚使人
至夷方無敢索賂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
切由是直聲動天下進右都御史尋改南京都察
院參贊機務兼督巡江又改南京兵部尚書為同
事者忌復以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會

蘇松諸郡以傷請停織造罷貢獻奏免稅糧數十
萬劾中官王敬千戶王臣科索罪敬被收臣梟首
于市中外稱快復南京參贊時刑部員外郎林俊
經歷張黻言事下獄公力救之因請罷永昌寺役
尋加太子少保左右有嫉公者俄有　旨落太子
少保以尚書致仕　孝廟在東宮聞公名即位首
遣使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階榮祿大夫公
在吏部抑僥倖奬名節振拔淹滯人不敢干以私
有内批傳陞公輒言天下官以待天下才奈何徇
私戚妨公義公有建白多謂業已行之則曰天下
事誤未當雖十易庸何傷識者以為名言公遇事

輒論不合即引疾求去每　温詔勉留會太醫院
判劉文泰阿當道忌公者誣奏公公疏辯下文泰
獄事既白而公求去益力
上不得已允之命馳驛還鄉有司歲給祿米人夫
賜寳鏹三千貫今
上即位遣行人存問饋羊醴加祿米人夫賜勅褒
獎年九十三卒計聞輟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給葬祭如例公方嚴儒特敦
歷中外四十年以身負天下之重屢抗疏陳時政
多所匡救然鯁直敢先發人多嫉之終以持正免
禍論者謂　國朝宿德大臣完名始終如公者不

數人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璧傳

公諱璧字瑞卿山西太原左衛人成化壬辰進士
授嘉興知縣改武進擢監察御史巡北畿郡復巡
山東剛直有威人呼為陳虎弘治間陞山東按察
司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有藩王就封過其境左右
求賄不得譖王擊僕幾死竟無撓辭徐令索左右
私盬以狀聞左右悉坐罪自是權貴過臨清無秋
毫犯陞按察使進南京太僕寺卿正德初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
等府所至風采凜然公嘗以事下　詔獄獄卒求公

賻公毅然曰吾犯法當刑豈賄汝且朝廷不欲死辟任汝為之卒竟不敢凌正德四年致仕至是卒詔給祭葬公性顓好面斥人過處患難益奮居官守法雖權豪無少屈然處事剛愎少包荒之量人以是惜之

禮部尚書張昇傳

昇字啓昭江西南城人成化己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改右春坊左贊善陞左春坊左諭德進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以劾奏太學士劉吉擢忤上左遷南京工部員外郎以憂去服闋復庶子上言時政大要汰冗濫罷齋醮停工役審奸欺為應天之實又以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併斛鈔為言多中時弊尋陞詹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陞禮部侍郎轉尚書時崔志端以太常樂舞積資至與同銜頗倨傲公寀據惟隱忍昇侍之峻絕正德二年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給驛還鄉至是疾卒年七十有五訃聞輟朝一日贈太子太傅賜祭葬如例昇居翰林奮志力學為詩文平實嘗主考兩京榜首得侍郎儲瓘編修陳瀾士論以為得人自擢尚書頗不協人意望屢為言官所劾嘗奉詔選宮女禁娼優隸卒榜書隸為吏衆鬨然騰謗迺不安於位時言者有謂小吏敢罵尚書而不問蓋據此也昇愿慤存餘居官雖無大建白自守亦彷然性褊急與人寡合侍郎羅玘負時望與昇同里閈竟不相能議者以是少之

春遊紀別詩序

北□會多勝槩若陝之終南洛之龍門建康之牛□臨安之吳山皆為古今登眺遊觀之地今留都之勝雄峙江南北都惟西山為最其峰巒雄偉雖不逮陝洛諸山而崗巒蒼翠幽泉邃壑茂林澄湖與夫琳宮仙梵掩映於其間蓋天府之佳麗一方之奇觀矣余居京數載未能一至今年春二月果庵侍御謝君將出按湖廣謂茲遊不可負已酉朏辰偕李鹿巖楊後江張東沙暨余四人聯轡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遵湖堤繞村徑後先惟意行歌相答舉盼間樓臺鱗次出沒烟靄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泉瀹茗酒數進起陟　英廟行宮已迺促騎西往緣崖攀蹬穿雲霧間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憩玉泉登望湖亭撫看花臺道傍諸刹不能遍歷惟聽主僧談名耳頃至碧雲下窺巖洞松風如沸颯有奇趣復尋絕壁得小亭泉可飛觴負踞酣歌時日已半瞑餘興尚濃復還功德載歌載饋主僧佽出陽明紀遊二律請之渢渢然遂各用韻賦數首二鼓宿禪

樹群籟闃寂惟聞四辟山鬼嘷詰朝易故道東行經邪律楚材墓弔焉午駐一野寺飯而出且眺且旋抵都門燈火煌然矣曾不知驅馳之勞也於是諸君相顧而嘆曰樂哉今日之遊乎非果庵倡之何以得此也果庵行且有日茲遊不可無紀復用韻賦别詩若干首鄉先生不預遊者交和之又得若干首總為一卷延以陽明詩題曰春遊紀别屬余序諸首余惟山水之樂自昔名得其然上巳禊飲古亦有是晉會蘭亭山陰而江左今傳為盛事故當國家安於民物但暇有官發蛇公朝暇則朋酒遨遊以舒其鬱而無荒于業未為不可果庵為御史克振風紀雖處政務繁劇中襟度清曠不覊是遊也不為孤發獨眺俾吾儕同有其樂宛然童冠舞雩之風軼諸放情逸豫遺落世事者又不侔矣余承

天子明命以往將歷洞庭登黃鶴覽八桂之秀靈窮万嶺之奇勝以極其所謂大觀者樂莫甚焉誠用是心推之剔奸弊卹貧瘼恤幽隱拯諸艱危俾遐方小子無怨無忘宣家齊慶以上　紓宵旰之憂則是遊也為從民大樂與人視獨樂其身者誠樂矣今日之遊有焉樂且乎視樂其人者其樂不益弘乎余於果菴茲行有望云

送楝塘李先生榮歸序

楝塘先生居海濱者數十年朴器不事榮利家面塘塘植雙楝怡愉其間先生豈所謂有以自老無求於人者耶今年以子備義舉進士來遊京師居數月欝欝不自伸曰吾焉適茲置謂歸哉樂吾楝塘耳既廼以　恩詔受章服進士君擢推池州遂奉先生以行士大夫賦詩榮之許多興楝塘者是故悄情於物曰茲元亮之菊也適其玩矣比德於似曰茲和靖之松也成其性矣祝齡於修曰茲蒙莊氏之椿也遐不朽矣徼福於冥曰茲王祜氏之槐也仁有後矣然而先生無預乎其間者有謂知先生者曰子不獨聞江南花信之說乎寒絕而樂楝為最晚先生年六十而服華於其躬稱豐於養晚節似之余聞而笑曰是知先生之粗耳夫楝苦木也凡物苦則人棄而不用率能自全其則取戕焉蘇其也以蹊蔬其也以粉瓜其也以割商丘之木咕之口爛嗅之狂酲其陰可庇千乘為無用也故知無用之用其用不可窮茲莊周氏之所以支離其德遊物外而不累者歟夫今之華裾而夼軼勞形擬精出入於死生禍福之中幸而不為蘇與瓜蔬者幾希而先生倘徉容與身不驚寵辱耳不聞理亂方圓歸老楝塘之上以怡其天年夫誰得

而用且戕之茲其所以取於棟也雖然食苦而後知井井生於苦其味雋長先生今日之歸榮矣蓋苦而後井者况飾推君勤苦力學厚積而施行將沛井澤於吾民者自一郡始豈非先生之餘哉於是先生聞而嘆曰至哉言也請歸而識諸吾廬遂書以行

敬齋王翁夫婦傳

翁諱欽字克敬姓王氏別號敬齋世為九江之德化人始祖勉齋公為給事中九傳至翁代有隱德祖習陰陽堪輿家術翁得其傳于遺篇益力以精鄉人叩吉凶事輒酬荅不倦有貧困不能致翁者徃焉雖盛寒風雨不辭時尚書敬齋劉公[illegible]見雅重敬事正術應無以屈廼已翁子汝賓方甚歲而警敏公一見奇之曰斯兒必顯厥宗吾何靳于此翁遂令汝賓就學恒以無負劉公為勉翁性愿慤接人以誠無事輒焚香誦道德佛經曰吾取其清虛玄淡可資身心非以徼福也翁喪父竭力事母撫諸幼弟成立而婚之有司舉鄉飲禮翁賓筵堅辭不赴嘉靖辛巳改元應　詔拜冠服時汝賓已成進士矣翁配鄭氏仁慧而貞肅治家秩然有條奉先祀賓祀致敬潔翁養其母也鄭為備滫瀡奉湯藥朝夕匪懈翁撫諸弟也鄭為均處其[illegible]無升粟寸帛私汝賓之就學也翁將責于外鄭輸所于內徭何出入察交游賢否凡其咎也為勸德少非順撥之流血汝賓稱自念曰毋之訓我也其于父之嚴也以是學克底成翁與鄭雍睦以居終其身愉愉然翁年疾篤鄭割股祈代絕粒七日果復愈壬午三月鄭染風疾翁遍求醫巫喪厥常度甲申十一月癸丑鄭卒翁哀感成脾疾越一月丙戌亦卒時汝賓以行人使湖湘道抵家先後奉衾棺俱殮以終翁與行人未嘗一日以喪相繼得吾兒否無餘憾嗚呼是其偶然哉翁生天順己卯十一月七日卒年六十有六鄭生天順丙子九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九子男二長行人次汝臣郡庠生女三俱適名家孫男二長師韓邑庠生次師范孫女三曾孫男一師韓所出云　論曰古稱夫愛婦內助婦愛夫刑家曰交相愛也夫婦之際可以觀德豈直情愛之篤哉君子不以欲勝理不以恩掩義正內外之位守徙順之常明唱隨之節同心一德家之所以和而肥也若翁與鄭其庶幾乎方翁之疾篤鄭欲以身代及鄭沒而翁以哀死繼之其篤愛有如此者世猶可幾焉延若翁所孝敬鄭亦孝且敬之協和輔其孜修倫理以共成令德保厥家昌厥嗣世復有幾人乎率至其生也偕老其沒

窮日夜努老稚而莫之恤民是以疲瘁盖惻然湣焉既抵郢見飛甍巨棟縈垣數亘屹若江涯者曰彼獨非淮民耶奚而衆無嫉且戕也有走告余者曰茲我周君德深氏居也德深富而不有積而能散作歳公餘告匱小民汲汲待哺有司計無所出德深指其家貲數千濟之吾儕卒而不飢負腹饜塗者以存今日德深惠也余喟然嘆曰今非漢之駟于奚而輸粟助邊者與復見也然而式有圖矣德深不沾沾然不求榮不遐視民之不聊其生若己推之而思與同焉其過古人遠哉士大夫往往以是推重德深高其義也德深別號西野嘗曰吾志

在西野爾吾將離塵俗遊曠蕩與斯生所謂廣濶無所何有者並馳斯亦足以寄吾樂矣余曰德深之樂非私其身之能樂也同乎人之樂也夫擁萬乘之尊不恤其國之民而能樂其臺池鳥獸者鮮矣況富千金之族不恤其里之民而能樂其園林居室哉今淮之民惟德深焉依食其惠而生者不知其幾德深雖華居而處豐服食美聲樂極其自奉淮民非惟無嫉且戚戚走相慶曰惟我周君怡愉無恙以享其樂惟天降祥我周君長保其有以慰吾小民之私斯德深之所以為樂也余聞活千人者其子孫必封淮民之所以祈報于君與君之

所以自樂者或在是哉易曰同人于野亨說者謂曠遠無私有亨道矣夫無私其斯能同乎夫亨其斯能樂乎孔子象傳終之曰乾行也夫乾陽也陽健也陽主義陰主利于義則利微矣用健則私決矣夫然後可以語大同為于野乎西野子將進于是者也余知其樂之未涯也遂書記之

送萬安丞劉君之任序

奉川劉君伯通之除萬安丞也或慮焉曰邑頑而健訟如之何治之伯通以告余曰奉川亦號難治子以為信然乎伯通曰亦談治者過焉耳余曰江浙治亦略相似安知人稱萬安非過耶今天下郡

邑不幸而蒙頑訟之名士大夫望而畏之至謝職綜核容禁約以頑訟繩其民民亦頑訟自待上下積忌競起而為偽卒至小民不堪而吏亦不免遂稱難治噫豈誠治之難哉夫民心無不好善惡惡樂治懼亂其姦偽健訟者非其性也習使之然也天下無不可變之習亦存乎其人爾揚子雲曰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狙詐咸作敵斯名言也馭之道有三德為上法次之術斯下矣是故立誠以感物主信以一民敷禮與義以更俗奸偽猶未息也然後刑辟以威之制法以驅之而民不敢犯術非所用也昔者季路之仕蒲龔遂之治渤

海張忠定之化蜀皆用是道矣況佐理一邑耶伯通愿而慤朴而不華近乎誠矣口吶吶如不出親恂恂而謹近乎信矣力學績文曾習不倦有禮與義矣愼斯以往雖蠻貊可行文獻如萬安古之易易也伯通尊翁嘗分教吉水萬安庭隣邑民性七俗之宜官司政理之方涉歷於耳目詳談於家庭者素矣駕輕車而就熟路乎尚何慮哉軏然子職丞也余言令事也為一邑言也令行而丞佐之丞於邑事有不當問者乎顧為之有道焉勞必任諸已毋嫌位逼而隱其能善必歸諸長毋恃已賢而侵其柄斯不負丞矣今之令萬安者余同年周君伯暘也弘博達敏化理宜矣子其得所資哉願持余言以往當質諸宗暘而行之

孫君成齋墓誌銘

吾邑夢菊先生成化間發解浙闈仕宜興教諭夢菊早世遺成齋有頴資成齋甫髫歲能讀父書長益刻勵業幾就以疾發攻醫其窮搜方脉用舉子觀理法故不數年超悟而深詣投劑輒見奇効余素得多疾恒賴之家人咸利其施正德末成齋遊京師朝縉紳爭相延致門無停轍遂以一旅起家時權貴有德成齋者惟所祈可得成齋避弗少涉嘉靖改元年革幸進諸藝士院署一空　詔選名醫入供事科道交薦成齋既試春官果優選乃肆冠被分醫師之治未幾戎興井肅諸醫競附從麻以邀近功獨成齋為大司馬所知欲薦之行則力以母老辭士大夫由是益雅重之成齋氣骨稜秀美鬚髯傴身雖以醫術而志不忘儒故言論舉止儼有儒度至清修慎立恥謁倖門又儒所難者夢菊之澤豈泯哉夢菊厚積而薄施吾意天必於成齋發之成齋所自期樹遠且大也年四十四而卒位不充其藝業不盡其能亦足悲夫成齋姓孫氏諱叔宇德常以成扁齋自𦙶遂號云世家于鄞曾祖叔倫仕長樂令祖辟終郡庠生父鑰即夢菊先生母章氏配黃氏子男二長材次揀女一秀適邑大綱成齋以天順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嘉靖乙酉三月二十二日卒材等扶櫬南還將以某月某日葬于其山之原涕泣捧狀乞銘余與孫有姻且生食成齋之德烏死可以不銘銘曰賢也夢菊振清修兮芳躅業也岐黃潤儒波兮耿光祿也群士悼勳名兮中止銘也史官勒貞珉兮永存

送鄧君德邵署教武進序

丙戌春鄧子德邵試春官不偶乞就教郡邑庠有為謀者曰德邵力茲壯銳不宜就贍學而工文才可遂奮不宜就師儒職號閒散志業無所于見不

宜就鄧子輾然笑曰吾謀豈不遠是顧吾母垂白矣古者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况能以數斗之養侯一第乎陸子者鄧子同年友也持以訪焉陸子曰吾子往哉無惑于人言吾為子籌之熟矣夫今之制為親而仕者聽情也處之師儒不責以民社之也優其祿而亦不匱其養義也六年而後上之春官與群秀並論而拔其尤又盛典也是故體其情也明有親也崇其分也明有尊也義之周也欲其稱也典之舉也懼有遺也則是其始之就之也若不獲已寔足以便其私而其終也階之奮焉又得伸其抱此近世豪傑有志之士所以樂趨是途而

未有以為不宜者豈非與世俗之見殊哉鄧子曰諾吾計且决矣遂領常之武進教諭先是鄧子處京邸日懷念其母鬱戚著顔色既捧檄乃展然盡既沾祿以養而武進又密邇其鄉板輿可數日至鄧子固爲其親喜也瀕行同年 仕京朝者數十人合餞之陸子次當作序迺起而言曰古之教者務本今之教者溺於末矣古之教者尚實今之教者近於名矣夫佔俾文心榮利奪志浮靡喪真雖嚴條約督課試飾焉已爾嘗觀師氏之三德終以孝德知逆惡三行之教又以孝行親父母為先說者謂孝德乎則至德敏德有所依而進孝行謹則弟

行友行有所立而推古人重本與實或是之謂與傳曰先之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之敬讓而民不爭導之禮樂而民和睦示之好惡而民知禁皆自孝始矣今鄧子爲親而仕無擇於其官得之未得至形諸欣戚可不謂孝乎其於武進也當知所以務本尚實徙古厚倫之化而與邑諸上將見彬彬然英才輩出矣然則鄧子之仕豈特為其親者耶諸君咸起謝曰善言鄧子無如子者遂書以行

少石集卷之八

文類

慶方伯李心齋先生七十序

心齋先生以貴州方伯致政家居者六年為嘉靖丁亥於是先生春秋七十三月三日其初度也鄉士大夫預謀以慶者先生聞而力辭不獲則滿舟散服出避村塢間曰吾嘗為生日樂哉除予口生不為樂古也甚不致慶非情也夫甚之大者莫壽若天保之詠岡丘之祝古亦有之矣然則諸大夫所以為先生慶是惟在是適若先生今日所與其圖樂事者又非諸大夫不可奚其能避之也先生

與家君同癸丑進士而少一歲往臘家君兼屬先生偕諸大夫為文以賀茲舉也寔次及之故輒大夫不敢以先生之避而遂已命余作壽序昔余家食時嘗謁先生于第先生抵掌談理道低昂人物勤拳接引無倦色其歷工兵部署外轉藩臬踰三巴越五嶺周流大江吳楚間所至文章政事蔚有聲望蓋先生始以經學魁禮闈李文正公器重之先生亦朝夕淬礪則自樹立故敭歷中外二十年雖其存心直道與物多忤而名位日益以起先生下時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天下之人無不可與者及其歸也杜門掩跡謝絕賓客雖郡邑長按部使不能以易致余歸數月凡三及門而守者辭焉于是知先生不復顧人間事矣故先生之行人或病其簡僻疎蕩不適于時而余獨有以諒其心益余嘗得心齋稿讀之見其沉厚而和平沖遠而曠達脩然若消遥乎八紘九垓之外略不以升沉寵辱榮悴然後知先生之志誠有見乎其大即江湖廊廟之憂有不遑而况與勞驅物役瑣屑爭校得失不亦勞且拙哉今夫神龍沖潛覃被天下蟄之則九淵之深莫可測汲高岡鳳鳴人爭快覩翔之則千仞之表覽德者莫從焉故動息者物之化也顯晦者時之用也善攝化者神運而不窮善

藏用者氣完而不挫神運不窮精之所以弗搖遺氣完不挫形之所以弗勞也此之謂長生之道矣由先生出處之跡與其守身御物之法觀之益深造乎是道者宜其貌澤而體康聰明聚鑠無少衰態壽厥有徵哉雖然壽而弗榮榮而弗樂猶弗壽焉耳先生仕至二品書繡還鄉有其榮矣自令偕諸大夫結社林泉歲時燕集遊歌登眺寄傲雲物以追鏡湖剡川之逸韻傲香山洛下之高踪俾人望之若閬風玄圃之仙不可得而攀附此真天壤間至樂也而先生之所以自命其天年者或亦不能舍是矣先生聞余言而莞爾曰子非以生為樂

殆以樂為生邪吾其返諸遂鼓棹入城延諸大夫
登堂展儀恭揖歠竟日而罷云

贈劉侯容甫考績序

劉侯容甫令吾鄉三年三政成將奏績于 朝值
歲飢發賑按部使者謂其侯不可留掇事以行侯廼
罪思併課催科以從稽覈常制冊會計儲峙胥
蒙漁獵稽戶田上下以平藏逋民廼涅沾侯之績
彰矣於是侯當旅道鄉諸大夫榮其行咸走賀饎
餞崇醴般出田郊祖曰劉侯茲去當被寵褒而膺
顯陟銜闕之司此豈若小民所以侯乎而道旁小民獨咨
嗟彷徨若欲尼侯之行者曰侯舍我去我無能忘
侯也侯亦戚然若不能舍余時亦在祖作而言曰
斯不足以徵侯之政哉夫政成而可紀曰功深長
而可思曰德功播士議德入民心凡諸大夫之榮
其行也嘉其功也小民之欲尼其行也懷其德也
是故徵侯之政矣夫侯北產也其始來蒞吾邑或
慮其土俗民性之弗狎也侯既至則其政醇而恰
和而輯詳而核贍而不苛敏而能持有威而可近
產于南而習其理者弗逮焉故上下交誦之雖然
懷德情也欲私侯于一邑也嘉功義也欲公侯于
天下也侯志在天下能為一邑吝戀留邪余逌執
爵而進曰今
天子仁聖憫災布德蠲寐循良切矣賑飢康民之
績行當首為明庭奏之斯非最課也與夫侯之政
大事其弊博大纖悉更僕有未易數而余獨拳拳
云者考易于難所以殫其智例當于變所以盡其
才故雖不當用之施而其撫字綏寧經綸區畫於
三年之久者緊可推矣夫賢沒體者必曰橋河內
之業循越者必曰拯越州之飢須前弼者必曰
鄙青民之流徙數公名望德業炳耀當世豈甚于
然要不可以一時弭變之圖而易之也劉侯徃哉
嚮用未艾他日當天下之難應天下之變以恢弘
其作用而遠大其勛猷罔俾數公專美前聞者余
于今日卜之矣豈直為考績辭耶祖帳撤遂書以
行

壽萱圖序

壽萱圖壽母也母為誰史氏而媍于陳為陳母也
應龍禹文氏其子也廼嘉靖戊子陳母年六十矣
正月七日其初度辰也七日者人日也人日主勝
人故里巷競為金勝以相遺送瑞圖像王母俗之
沿也而繪圖壽母適符其會矣然則圖孰為之曷
文之友人暨其門弟子推禹文所愛敬者愛敬之
以為通家之誼仰祝頌之私也凡圖以示象象以
明意意以表德故有德則圖史也人信之傳之

德則文焉耳母氏之德不踰閫閾家之人咸頌之鮮矣宗之黨咸頌之又鮮矣姻婭而疏若外內無間言僅可一二數而況其子之交游朋與而後愛祝者無少長無疏戚無或敢後先非其淑儀慈範穆間而誠服何能及此陳母信賢矣哉是圖足徵矣且吾聞之萱宜男草也一曰合歡一曰忘憂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北堂也故後世遂以萱喻母而祝壽者但稱焉今是圖也青鳥幻妄而不經蟠桃海鶴瑣屑而鄙俚皆儒所道哉雖然宜男非直草稱也有子而賢是之謂宜大陳母者以萬文為之子矇瞍卜文驥縣學校如青萍結綠之在武庫而光芒陸離躍然有號鳴聲如驊騮騄駬之在伏櫪而意態崢嶸欻然不可羈絡稱宜男矣況其刻志乏貧苦之中傳經于士類之廣以善養承親之歡者日進未已而於所謂登華膴榮供鼎俎煥門閭以彰斷機和丸之勞者又可跂足待也陳母且復何憂之足忘哉夫宜男斯亂昌合歡斯氣和忘憂斯樂康而多祉皆壽之道陳母有焉宜乎諸子之為是圖以祝也蓋象昭意協木之乎德矣而余之序之亦樂為之道也

保餘堂記

大江之滸崇垣飛棟雲連而星布者胥氏居也有堂其新丹碧焜燿鬱然而弘敞閎然而幽靚也大舶危帆瞬息千里往來而不絕奇嵐怪嶂晦明變化於煙波杳渺之間一寓目可盡堂中之勝槩也迺若衣冠萃止禮度紓徐長者先幼者後皆坐升者侍胥氏之子姓有事于斯堂也觥籌錯陳絃管交洲飲以淋漓歌以激烈堂中之讌集嬉然而歡也冠蓋騶輿之盛僮僕屢檻之稠出城闉而競渡者邑之士大夫來慶斯堂之落成也堂之主人為郎石巷公之仲子壽卿氏也壽卿扁其堂曰保餘益曰先世之餘子孫保之期弗墜也凡人之為其子孫惟所餘則遺之遺有餘不盡之祿以取貴遺有餘不盡之貨以致豐然或有易世而覆者厥德不培澤易竭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貲與祿之謂乎夫胥氏卜居勝土幾百餘年秀靈奇淑之氣磅礴鬱積鍾之乎人是故多賢而且貴為冢宰為侍御為尚書郎列京朝而典郡牧者後先輝映也迺石菴公雖詘于位而豐于德以致諸子競爽仕者樹勳望居者篤行誼而壽卿尤勤儉起家以剏斯堂也將日登游歌眺於其中以樂其勝而食其休善克保厥餘哉且夫日月不斷于餘光是故能久照江海不竭于餘波是故能長流胥氏將來之慶日月之方升江海之方至也保餘固

非所云余獨喜諧名堂者無㢲張後大之意而高夫
陽厲深長之思為可感也故託其說以為世之求
者告

贈南禺子序

南禺子存叔生而穎異九歲學古詩文長益瀹貫
形為舉子業年二十二父白巖先生誨之曰儒而
不用奚學哉遂為弟子員遂命偕余輩二三友聚
胍講學凡所歷涉略不懈於是存叔之宅心制行
有衆所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存叔亦曰子吾之
能知耶存叔性狷介而少容喜怒輙見顏面于是
寡諧于俗余固病其處世之難矣已卯發者解余
復同榜計偕北上赴春官試抵雲陽道中忽賦詩
東返有驅馬歸東山白雲足怡怡之句益浩然有
終焉之志矣乖請更始白巖先生復促之行癸未
舉進士拜秋官祠儀部余時亦官京朝存叔每過
必語以仕官非吾願也從親志耳未幾罹氏父子
以爭禮伏
闕得罪白巖先生既逐戍存叔力請而南為天曹
郎十餘年休為時例所格于幺谷君繢歸疏再上
不報始亦谷為流言所傷左遷通州倅嗟乎以豐
氏之忠與存叔之學之才而養之深粹出之和平
論議不紛于俗惜其於所謂狷介之私未能盡克

以至積忤于人而自中其身顧存叔于內省何汲
氏余時造吿有歸見存叔無少慍色慨語人曰吾
不復對吏氏矣必乞歸以畢初志則又喟然歎曰
緹縈一女流耳能贖父罪而吾不能以身代歸吾
父將女氏毋迷耶遂運馳二疏欲上值
大儆方赫非例所者往往觸禍在朝縉紳力沮
不可於是存叔復為淮海之行益浚巡曲就以圖
後舉而余實為發之也或曰存叔抱此堅之志子
知之素矣乃不能成其志而復勸之非意之就邪
余應之曰風雲曲線無以致以名位爵祿于之奪
之于之沈之何户油此故順天者昌逆天者殃懷
慎以罪時不可謂之仁務激以叢怨不可謂之知
凡夫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致功
名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又聖賢所不免也三輔之
試將階之奮乎故凡為存叔謀而勸之止者其論
似高而近于詭勸之就者其論似卑而近于忠余
知存叔者也故不以詭而以忠乃若存叔之所自
許與為其親而不可已者行當自圖之豈吾友人
所預謀哉

贈鄭子南金守宿州序

進士鄭子南金之守宿州也有為憮然不懌者陸
子聞而異之大夫階五品牧方州士一蹴而至是

無非即翁所可哀者聲之乎詩而翁之潛德茂歷
與其宅心制行之善居家御物之方可述而傳者
槩之矣邦器之哀兹其或少釋耶且吾聞古者無
挽歌然為死而哀人之情也古之為死者始則升
屋以號終則執紼而謳冀其或反也斯挽之濫觴
與雖歌之可也是故不獨人子之哀其親為人之
親哀者亦然此無他子之為其親哀仁也愛之至
也為人之親哀義也厚之至也皆不可已之情矣
然世固有其人無可哀而哀之者是無疾而呻吟
茹葷而索淚雖謂之不情亦宜洒若翁之可哀矣
誰不痛心而況諸士大夫論交邦器詎篤而情乎
哀其能自已哉嗟乎惠公黨公生則人祝死則人
祠其分固然鄉黨庠布之士非其行誼修諸已而
聲充動乎人雖其可哀孰為哀之是故其生也榮
其死也不哀謂之大戚其生也雖不榮其死也哀
死無憾矣翁之謂也且翁志雖弗克售子克繼之
身雖弗及榮子克顯之則固不必流連涕泣執手
為牖下之訣而翁且瞑目九泉矣余懼讀是誄者
哀而或傷故為敘其所可哀而繼之以其所可忘
哀者斯亦挽之之意與

明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孫公墓志銘

公諱漳字希學姓孫氏其先河朔人宋季有諱仲
者南遊至鄞遂家焉世有顯聞高祖元蒙以學行
應辟主清忠書院曾祖尚珍祖其皆隱居成化間
有諱紘者舉進士拜官御史以劾權貴謫判廣德
州公之從伯父也考諱鍔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
張氏贈孺人公生而穎敏甫髫齔日誦千餘言雖
綜錯名數詰屈不可句讀一覽輒記不忘屬對賦
詠捷有奇思長遂肆力于學以監察君久客濠泗
家既落學日益奮弃門而游者其集亦多所成立
以治戊午領鄉薦當魁明年試春官中乙第例當
署教事或勸沮之公辭以親病就教棠邑將之任
遭張孺人之喪哀毀幾不自存凡喪具皆已出不
以累諸弟迎監察君歸養極其孝敬服闋改授南
陵南陵僻阻山隅士寡問學公至則教範一新士
心翕然正德改元
考例史事選分禾天下貢錄學國華守連以公博
學屬纂成之庚午典山東文衡輿論服其精當辛
未舉進士試政秋官遂究心法家雖背自號素練
者莫能窮詰嘉公天分極高所學即過人類多若
此壬申拜南昌令以省獄政冗又值桃源東鄉華
林諸賊造熾邑幾不支公下車不數月整頓諸廢
升井井有條至其廉靜勤恪為民節縮於三年之間
者惠澤允深按部使連章薦之乙亥擢湖廣道監

察御史適
武皇帝西巡旋蹕被章服銀牌之賜尋本　粉省
戊陝西復按直隸河間諸郡凡畿輔多貂貴盤據
政或撓沮公悉裁以法亦不至矯亢宸濠之變
車駕親征所過供費有出公與巡撫伍公符協謀
區畫民情不擾官復得撫戎悍朗朗奏對無少惴
上為動容凱旋復以勞被賞升秩尤奔監察君復
癸未起復出按山東所發皆遂京師之邸舍見
公羸弱如不勝衣太保常齋稱驚惟之慕公之在
山東也值歲饑諸股有務僚煦䘏以夜不少停積
勞內傷疾久癸公發既乙養不許仍命例京職恐勞憊
益深復得命按廣西力疾而南抵家月餘卒公性
溫厚與人樂易犯者不較居官二十年清約如一
日遇事喜為所歷多繁難精勤匪懈卒以勞瘁其
躬傷哉易簀之日命諸子曰汝輩孝養母氏以勤
儉保家吾死殯葬從宜毋作佛事且曰吾官至侍
御歲踰十載死復何憾第報忠未竭有負 國恩
耳公生于成化丁亥七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丙
戌二月一日享年六十配周氏封孺人子男二長
櫝娶李氏邑博常之孫女次槐娶蕭氏戶侯孟魁
之女女一適國子學錄姜瑞子德恕早逝孫男二
觀一觀二女一皆幼櫝將以公卒之明年十二月

原缺第十四葉

天俯不作于人言達性者知之知之斯好之好之
斯樂之矣或曰子之説須備于時伯仲氏弗替替
紱樂殆有甚焉曰是世之淺鄙夫之談也天下有可
樂者富貴利達足以榮其身而弗能易其志性定
故耳性定則內慕專內慕專則外物于我何有故
得其樂王天下不與不得其樂有天下不足以解
憂而況其餘耶故世此義弗明遞有捧檄動顏絕
裾斷愛侈運甓之美誇列戟之榮者亦汩于物矣
雖幸俱存無故其弊也必至于相夷相猶自貽吝
戚有不能一朝居者樂何可得也余于是知樂在
我不在物在內不在外油然生勃然起陶然自怡
莫知其然耳其情性之發乎故曰樂則生矣生則惡
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讀是
編者當有味于斯言矣

贈包君仁夫判無為州序

無為古巢伯地也秦人始邑之隋人鎮之宋人軍
之元總為路既則定為州矣我
皇祖創基南服遂入畿輔稱上郡焉包子仁夫領
判無為問政于陸子陸子曰夫弗易于其舊邪之
理乎猶之畬田而種也無弗稷矣包子曰異乎吾
聞也木久則蠹生器久則垢積國舊則民玩且敝
玩也故法滯敝也故政衍鈞滯舉衍理孰難乎陸

子曰否王者之治不易民有道之政必先邇無為
逼于都治　聖澤莫先焉固本之朝培而暢茂器
之時滌而潔新者與吾子無難視之且秦人之邑
也以慮始謀非備也隋人之鎮也以偏安澤弗宣
也宋人之重也以攘禦威輕而兵褻也元人之州
也夷之汚也政之紛也今之治則承平百餘年治
久故慮詳慮詳故法精法精故化洽是故談無為
之治者日入其疆土無與萊室無懸來地有常利
矣視其民好儉而有文敦行而先禮里有善俗矣
吏畏于執執事儆于在位官有常度矣地有常利
則民不匱里有善俗則教不忒官有常度則上下
相信而可守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illegible]
基也且吾子湖之故家也世美弗替[illegible]
舊邦豈殊哉觀于身可以示準觀于倫可以立政
觀于族可以馭衆及遠亦歸而求之而已矣包子
曰子之言誠達于治也願余之專職則判耳陸子
曰夫判也者斷也分也平其政而施之職之良也
今有司之政失其平者多矣怵威則中怯宗勢則
外撓狃好惡則理偏三者皆廢守也廢守斯亂政
矣故善政治者以我剖物不以物役我是之謂能
斷以理辯事不以事眩理是之謂能分斷欲其如
雷霆之下擊也力不反也分欲其如鐫刀之解紛
也節不亂也故斷者公也剛也分者理也明也公
以存之剖以執之理以裁之明以照之天下之政
可平也而奚有於判哉於是包子作而謝曰敬聞
命矣吾於是達舊邦之理矣

東巢雜著序

東巢子與余論文得失上下今古千餘年慨然傷
俗學之多岐門牆湮沒今之弊斯極矣蓋自科
目之途闢而真才病詞章之習成而實學荒其來
豈一日哉東巢子閉戶讀書寒暑不輟者數十年
自典文下逮諸子百籍窮搜力索旁及陰陽星律
皆能舉其說與人辨析疊疊無倦色人曰東巢子
博于古之學矣雖然將無適于今之用與夫儒者
學古凡以探物情而識時要是故閱成敗則審利
害之幾泝沿革則知興廢之故辨忠佞則明理亂
之原三才之變化六合之政理咸是基焉若徒務
博洽其聞見夸濟其詞說問之以世故休戚茫然
不知所對可謂之儒哉余于是知東巢子之學非
徒事博古而其卓然自信不為俗學所移必有辨
乎是矣嘗觀其雜著數篇或援經訂史折衷淆亂
或據事立言剖決可否辨而中辭而確平實而可
施諸用自非學古有德留心于當世者鮮克逮是
東巢子蓋今之有用之儒也且吾聞潛夫著論以

託情鹿門草書以明隱古之君子不得乎時者所
而無所洩則筆之簡編寄空名以垂不朽然往往
譏刺時短則訐而不厚發舒幽憤則激而不平要
之所謂可施諸實用者寡矣是編寧有一于茲邪
噫乎以東巢子之學謂世無知者其名固已籍籍
于時謂世已知之則猶屢踣而未奮而其匡時之
略用世之志發之言論則有浩乎未衰者顧安可
以世之知不知深為是編評哉余敢為東巢子告
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不然卷而懷之百世之下
有能搜林壑敝笥之藏者必取于斯矣

壽豐母周太宜人七十序

余讀史至范滂傳嘗歎滂母氏之賢能以忠義勗
其子及觀其告誡之詞悲愴激切若不能已於懟
尤者夫善必為不善必不為大丈夫能之婦人非
至性夙成通訓典諳理道智罕及是故賢如滂母
亦不能無惑焉婦德信難矣哉吾鄞豐氏自清敏
公以忠諒世其族百餘年來詩書禮義之澤守而
弗替而其家範之整肅嶄然內外尤足以表世故
不特簪組駢輝代有令譽即母德亦多可稱如太
宜人周又其燁然有聞者太宜人先郡博西園公
之繼室翰林學士白菴先生之母今考功主事存
叔之王母也太宜人來繼時先生年未及冠撫如
已出及抱諸孫皆親為衣哺而存叔負奇穎幼多
疢疾鞠愛尤深故先生及第官翰林存叔舉進士
官天曹郎文章德業尤於作述人謂太宜人之教
居多乙酉歲朝紳以議禮被楚撻豐氏父子預焉
黜而先生以倡義論戍存叔病杖瀕危時太宜人
家居日夜號泣不絕顧無纖毫怨望意介諸詞色
人人謂太宜人有滂母之賢而其識見之曠達若
或過之將不得為女丈夫哉今年太宜人春秋七
十四月十四日其初度辰適存叔以考績還得遂
稱觴鄉大夫士咸致慶祝錫余以言余昔為諸生
與存叔同講盟後同舉於鄉既筮史職得侍白菴
先生教席有通家之誼故知太宜人獨詳太宜人
性聰慧而寬和治家勤儉不以尺帛銖金私其黨
子弟有犯忍弗與較畜諸媵侍以恩寵而驕者咸
化之然則太宜人克成厥子若孫于忠義而不易
其心者豈聲音笑貌為之哉雖然今之所謂壽者
曰永年以壽身曰昌胤以壽世然未若垂名不朽
壽其德之為久且大滂母之言曰既有令名復求
壽考不可得兼是不知名存天地間未為不壽而
身與世有不預焉若古今母氏何可數計然惟斷
機之教倚門之慈伏劍之節和丸之訓光昭史冊
稱於後世令名亦豈易得耶今太宜人康彊無恙

孫曾繞膝足供樂事壽其身與壽其世者咸有之
矣余獨懼其隱而未揚者世或遺焉故為著之於
篇與彦苺詩之俾後世考德豐氏者知有賢母云
斯固不朽之圖也亦詩大夫稱壽之意也太宜人
將聞而領之乎

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嘉靖丁亥四月二十四日南京刑部侍郎省齋沈
公之配徐宜人卒其子鄉進士儀介同年友也泣
且寓狀以墓銘見屬憶余曾叔祖康僖公官司寇
時省齋公方在郎署余生猶兒即聞永蕃聲後二
十年獲與進士同鄉楊綸交適家通復知有宜人
而因以推其相夫教子之勞有足徵者銘其可已
乎按狀宜人姓徐氏諱淑璋徐之先錢塘人洪武
中戍寧夏以貞襄公貴遂蠲尺伍歸籍焉貞襄官
至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宜人其姪孫女也考
鐸妣陳氏天順戊寅八月十九日寔生宜人有慧
資在室嗜女紅精饋食以淑婉稱省齋公先娶張
宜人聘宜人繼之逮事舅封主事公姑潘安人奉
養周至歲時享祀率女侍供豆觴及賓朋宴會必
親蒞京館極其豐潔處娣姒雍睦無間言張宜人
遺一女幼齡而多疾鞠育如己出其居京邸尤難
重慎務時戒飭奴僕嚴扃鑰內外斬然刑曹[illegible]
勞午公夙夜勤于理家政柔順焉公性嚴毅處家
庭儼若公府宜人濟以寬和非吐弗茹上下咸宜
之中歲留處于家治子女婚嫁及經畫産業諸務
纖巨有條公自曹郎出僉臬憲洎總外臺陟方岳
入尹京兆為少司寇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廉介自
持無厚貲爲宜人節縮以佐之即銖金尺帛無妄
費且自奉尤儉約雖屢盛滿服　寵榮布素澹如
也未幾公以讒謗解組被酷罰家益就落宜人至
脫簪珥鬻奩具自給不以撓公之懷時進士方在
庠校有聲宜人勤訓誨以翼其成有和丸之風公
既歿宜人漸感疾疢一日召李氏女家歸言矣若
常晨興盥櫛坐中堂俄而疾作遂至大故享年七
十其封宜人蓋公為僉憲考績時也子男三長即
進士次俸佐女五長適夏珪即張出次適莫雲漢
次適庠生王悌次適聽選官李榮次適山西布政
使江曉孫男六恩卿名卿良卿忠卿順卿某卿女
二俱幼墓在鳳凰山之原卒之歲某月某日將啓
公壙合窆焉銘曰赫赫司馬寔顯厥宗彼淑一媛
頎出女中鯁鯁秋秋于歸允配允矣令儀　封章
顯被授授賢嗣爰振家聲匪母之教曷底厥成哉
哉風篁附此幽窆維以永存我銘其石

陰陽學正術李君宗翊墓誌銘

李氏以貲雄吾邑者稱宗翊品之士以醇篤謂居重鄉評者亦稱宗翊故自縉紳大夫宗黨姻戚及里閈所嘗與識者咸心醉焉宗翊何以得是哉夫世之稱有家者恒剽情剽情故寡義務豐殖者多崇私崇私故娼怨宗翊富而尚禮積而能散裕而能約安行而不倦其知所持乎故上下交頌之余昔為諸生嘗侍少司空董山先生及與宗舜君同講盟見宗翊事董山公甚虔董山公亦不以猶子蓄之宗舜交遊多一時名賢宗翊能推其愛愛重之諸賢士亦樂與之遊余之獲知于宗翊以是也頃余得請歸訪諸姻舊則宗翊已在九泉矣間嘗

稽宗舜詣君之墓見崇垣繚繞麗宇鱗比泉石竹石森鬱墓旁則又歎宗翊之能厚其終非曠懷遠識胡能及此視世之較錐刀而靳于自奉以至寧速其朽者不亦陋哉然則宗翊之賢雖身後可想見也廼宗舜狀君遺事介其子承嗣捧泣來請曰先君子葬且有年墓石尚虛以俟太史氏余既追念夙好又重孤請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諱維翰姓李氏宗翊其字先世深州人宋丞相昉之後八世祖翼始家于鄞遂為鄞人高祖泰亨妣祝氏曾祖伯儒祖鼎彌葵軒俱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曾祖妣蕭氏祖妣沈氏俱淑人董山公推也葵

軒生傑彌怡梅有隱德以例授宣義郎娶宣氏寔生君君狀貌魁梧性孝友質簡有度處人無知雖撈横逆不較少業舉子業就遂力農積粟以貲起家樂施予多所濟貧賴之埒大者千餘家正德癸酉旱君輸粟授陰陽學正術以祖居稠隘別恢第宅而起世恩堂以表先德焉凡世有為司馬郎為方伯為亞御先後輝映怡梅翁及君雖不仕亦沾 國榮云不忘也嘗遇正術缺署有司委之固辭不赴當董山公貴盛時足跡罕及公庭其恬潔多類此董山公歸田囊無厚蓄宗翊時給其乏公亦欲製先塋 勅賜一品儀節力不能措宗

翊奮然曰范文正公言祖宗積德百年而後興今叔父之貴翰之起家誰之功也叔父以貴顯其先翰獨不能以貲助乎遂鳩工置成之族人有業儒貧不能贍者捐十金與之為產宗舜得肆力問學成進士宗翊之助尤多君生于成化丙申二月一日卒于嘉靖癸未八月十七日年四十有八娶五鄉碶傅氏無出立宗舜次子為嗣故名承嗣聘憲副汪公玉之女甲申十一月二十四日窆于在城南清道鄉之原　銘曰李氏簪纓流世芳君積致富雄江鄉高城蔽日飛棟梁原田禾黍千斯倉渼庭踰粟不拜郎江湖散秩身名彰揮金結義氣宇

昻佳賓四座多高堂洽觴焚芬無取償三槐未數
陰功長君胡不壽嗣不昌繼兒下去傳其香佳城
紫翠鬱葱崗自平埋玉揚吠光太史之銘金石藏

雲南按察僉事邵君室陳氏墓誌銘

嘉靖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工部員外郎邵君
德成配陳氏卒于京邸明年春二月德成擢雲南
按察僉事以其櫬扶南還將葬事狀行捺啓緒郎楊
君安叔狀來乞銘安叔與僉憲君同里閈學同
塾仕同官皆余同年友也狀可據又憶余嘗偕安
叔過僉憲君第見諸幼斬斬序進肅拱遜讓如成
立人則驚問之安叔曰其諸慈範之迪乎徐出盥

茗列籩盤饌咸極腆潔則溪賓之安叔曰其諸中饋
之脩乎僉憲君寅于朝而酉于署出有秉服入有
膳養無顧慮于內外則又怪且疑之安叔曰維厥
內寔為經畫僉憲君安所知哉蓋孺人賢淑素聞
于鄉黨故安叔稱焉一日余復以質僉憲君君曰
斯婦職之常耳孺人之賢有過焉者吾少貧若力
學試每北孺人無慍顏輒譬慰之曰出處遲速命
也患學不至弗患名不成暨己卯舉薦明年登進
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歸寧見家衆薦食處或弗
給孺人正色言曰君謝帑布緜二年舅姑若子女
得脫飢餒足矣敢侈望乎其識見多類此余于是
又知孺人非女流也孺人性莊謹奉舅姑孝謹服
勤事女紅僮婢咸自衣之躬柎素以率衆處妯娌
宗姻咸得其歡心嘉靖二年秋隨宦來京未幾僉
憲君由行人遷司副正寺陞工部一歲間轉徙靡
寧以是僉憲君勞于公而孺人夙夜勤于內理不
知其瘁明年病作遂不起按狀孺人姓陳氏世家
姚江之雲柯里父某母某氏成化十九年四月十
八日寔生孺人卒年纔四十三生子男四長基
補邑庠生娶陳氏次埜次堅次墅方穉年
女一適邑庠生俱應以某年月日葬于其地　銘
曰彼鍾厥英雲柯之初我式闡之維爾鄉邦有評

彼歸克變臯臺之彥我式仰之維爾內外罔間彼
躬瘁亡予姓之昌我式銘之維爾幽淑永光

贈毛君良會判興國州序

丙戌春陛予被
命分校禮闈既事峻出棘臣子良會拜興國判來
以政請陸予曰大判之職也斷也分也平其政而
施之職之良也日今有司之政鮮如訟獄之難判
于而已予思以天下之今非法家謀不速也雖然竊
於校文得其辭矣夫天下之以藝相角也各逞其見
而伸其說以求其必售矣皆聚訟然辯詭而放也
疑於窗也思陷而穿也疑於冲也詞艶而淫也疑

於飛也浮者疑逆俚者疑朴膚者疑訢紛然而陳也惟上司馬校之而去取之矣當訟之難折然校非於大與取非當上將閃然騰議於下則又矣當合然後抑而號其不平者是故上司不敢不慎公無私以臨之明無蔽以照之直無枉曲以低昂之存乎而不刻曲成而不棄如不得已夫然後上焉取焉而後足以協人心之公可以無議於天下故循因文衡衡者平也輕重之適其宜也毛子往將平一州之政矣盍用吾術而推之嗟乎世之法史存於勢則移怵於威則屈徇於好惡則偏鮮不失其平者是之非達焉耳與爾介湖湘大澤閒俗雜

五方尚鬼而健訟況省府通轄民訟[illegible]起訴莫可令過而雄　藩臣室之維制[illegible]奉之來往憑陵驕恣抵禁而撓守者又不可以易為也毛子其愼圖哉毛子來京師居與余並常炙其言若行樂其敏而敏俊而逸諒溫而直僉飭而有章與國之政吾信其施有餘力矣而況推其公可以懾詐推其明可以摘姦伏推其直可以信衆志推其厚且誠可以昭怨而得情如是雖勢與威可好可惡者日陳乎前而吾與守之有定如唐人所謂南山可移此判不可易者亦惟求得其平爾矣夫訟獄平而州之政有不得其理乎毛子起謝曰

是足以縣州職矣遂書以行

少石集卷之八

文類

重新湖廣提學分司記

湖廣提學分司傳建武昌學宮之左背岑向市居弗敞薙茄□中関右許侯宗魯以僉憲來視學顧盼慨然□觀所稱講堂弘址值匕荆南道歸併撫氏有嶮學益遂徙居焉明年乙酉侯闢西圃搆宜靜軒軒前隙地結小亭環植花卉爲素芳亭堂寢仍舊云再明年丁亥許侯晉副山東兵憲戊子春後視楚學比至則堂寢逍陷幾傾矣侯迺謀于憲使周侯期雍憲副胡侯岳張侯鯤僉憲汪侯滌何

侯鰲柴侯經蔣侯珙暨余曰弗葺且亟壞矣盍及今而後葺孰與先焉周侯曰士嚮弗崇化源斯遏矧茲葺敝費約而功倍其爲可緩諸大夫咸應曰諾遂請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廷聲巡按御史唐公爵許之廼檄諸司發金市材諏日鳩工撤腐易陋聿然聿新外爲分司門中爲敷教堂後爲自公堂堂後中室爲省軒左右隸廡廚庫咸備而宜靜素芳弗更營也先是役興有以浩繁爲慮者暨撤舊材多可用故其費甚省凡用學司贖金僅一百八十有奇其工亟就侈自七月八日成于閏十月十五日其繪繪周浮于度而藻黻炳煥視舊有加焉落成之日許侯觴諸大夫于堂而言曰夫是舉也臺司主之諸大夫贊之群工執事勞之余何敢享其成諸大夫曰美哉斯壯居乎子之功也其誰敢居雖然抑亦可以觀士矣陸子曰否夫修觀近末崇教貴本侯之功非觀是修教之崇也故觀于是居者可以喻教矣夫士習之敝也相沿而不振化斯斁焉在易有之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言蠱後當飭也是以先王之教學也時其藝業肅其軌度申其條章一其勸懲以飭敝也敝飭斯化更化更斯善治許侯之涖楚也諸廢秩舉教典序敦故始至而士欣欣然繼居而士彬彬然既去而復來

道章化洽士伾伾然儒者奮頹者立鄙者□者□革教斯成矣其譬諸茲居之事新與是故教學序虞至矣曰敷教示敬寬也敬寬其生于心乎曰宜靜示心學也心靜故無欲無欲華斯斂矣曰素芳示返朴也動息不違所以時其教也曰自公以息慮也理欲之辨微矣慎獨莫要焉曰省軒以審幾也夫是數者固學之準也化之樞也教之本也許侯之所以式諸士之所以觀感而興者將不在是與於是諸大夫起爲侯頌曰子之功猗與盛矣弗記將泯焉已乎遂書于石

送憲長泉坡周先生入覲序

嘉靖戊子冬湖廣按察使泉坡周先生北行修覲禮也凡覲天子坐明堂百官序立階下大計群吏淑慝以彰黜陟廼若憲臣齊軌率物執辟振紀寔之朝廷耳目之寄是役也視諸臣厥惟重哉於是泉坡先生涖諸寮友謀曰惟余職在臬與諸大夫共之茲行何以告我諸大夫唯唯曰余二三人何能為言哉先生之涖楚也平反以滌冤滯搏擊以屏豪澒綜核以飭廢敝楚吏民懾且懷焉余二三人何能為言哉無已則成陳厥職焉廼憲副方山侯子言曰余歷寮寀鄭值歲多眚工浩民殫惟財力國計余寔

闡厥圖浦南胡子曰余詰戎伍用備不虞惟忠鄰是攝懼或罔忠于謀少華許子曰教敷欲敦化乂易敝余載視楚學惟敬寬有古訓庶幾無斁南濵張子曰覲風有機行法自邇余按省部臺府日臨惟是有所承式以寡于戾發軒龔子曰圖治者綏遠策勳者在邊五溪荒逖伏波之跡存焉余不敏撫恭茲前烈僉憲蛟潭汪子曰荊岳大澤地廣民稀撫流制猂余夙夜罔敢寧沅溪何子曰維茲衡永風浮俗兇浮懼日靡兇懼日淫余惟德刑未修是懼松洲柴子曰南楚上游厥民肫肫厥化汶汶剔茲夷跳在撫余不敢倖功以勤有衆於是泉坡

先生拜而受之曰是惟諸大夫之惠我也至矣德音洋洋衆美畢集吾行其有恃哉頎謂陸子曰謂何陸子曰諸大夫之職也憲也今諸大夫之言也亦恪供爾職矣且夫侯子之言憂以深胡子之言貞以達許子之言恪以慮其成張子之言緻而識其要龔子之言果而任汪子之言毅而晰何子之言縝而詳柴子之言請而中是故憂以深憲之恩也貞以達憲之幹也恪以慮其成憲之矩也緻而識其要憲之樞也果而任憲之度也毅而晰憲之章也縝而詳憲之體也請而中憲之準也以恩則繹以幹則植以矩則協以樞則運以度則飭以章

則明以體則建以準則平憲其有弗舉乎且夫撫舟而濟舵師秉節群工運斤匠氏上功諸大夫之舉厥職也固泉坡子之克蕆矣今之入覲述所職也亦述諸大夫之克舉者乎於是藩伯南山胡子暨諸寮聞之曰於戲休哉諸臬伯之有是也詩曰及爾同寮泉坡先生以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諸大夫有焉遅屬余書之以先行李

壽大司馬晉溪王公七十序

嘉靖戊子春　詔起大司馬晉溪王公總制西事於是公春秋七十矣有為公謀者曰我

皇治不遐遺簡茲黃髮擢之干廢置寄之以安危

公不出如西顧之憂何或者廼曰古者大夫七十不得謝安車几杖慨或勞也戎馬鋒鏑之衝少而鋭者或怯焉公即出如優老之典何於是公上疏懇辭

天子曰往哉朕命無辭乎在廷者公遂行憶辛巳之夏公佰顛沛旁觀者皆股戰失色公毅然宿道弗沮弗懾若發乎誠而哲人幾上察微審時固亦預知有今日公風骨所挾於諸臣無所不讀為文浩博閎衍有法程及衆嚮仁[illegible]然以經綸天下為己任歷官戶兵吏尚書所至修舉惟仰成廼若輸誅料敵定變析分判脫而衆心帖服事舉

而群策僉同就養望在兵曹尤為赫煒至今稱賢[illegible]馬者必曰王公王公今三遷且多故矣

皇上切撫髀之思將卒有授纘之望公雖欲以老辭不可得已傳有之故精神尖孅疑吾乃始壯是故趙充國之在金城圖上方畧馬伏波五谿之役援鞍鑠鑠以示可用郭令公旋驂旋用卒收吐蕃在昔老臣之為人國不避難以徇志不遂孅以隳功類有若茲爾公爾耶公將忠副方山侯子與余同官楚臬道公出處行業之詳至謀所以為公壽者余曰公身天下安危者也廼今徒以肖壽祝而不以天下之壽壽公是淺之乎知公矣夫邊圉絕釁境土輯寧所以壽吾國爽不跳梁室家胥慶所以壽吾民廼西事奏績內召有期精理承弼格心弘化又所以壽吾 君夫國壽則福益綿民壽則頌日起 君壽則股心元氣相依以為固易豫之四有曰由豫大得志也天下之壽有壽於是乎此公之所以遂榮顯休裕以自益其天年者亦係之矣且夫松柏之茂際冬不假潮洄百折流且衍長何也彼深者根斯固歷險者脉斯遠公出入四朝敭歷中外垂四十餘年或起而踣或踣而復起天之所以默佑曲成以豐其植而濬其脉者固且遠矣斯又非壽本也歟公配白夫人同躋七

十余亦因憲副徐君其賢廼余文詳于公而略于夫人者志所重也史氏敘事體也然夫人克配之美亦因以並見云

江漢朝宗詩序

湖藩伯蜀岡錢子將北覲諸大夫士咸有贈言蜀岡子拜而受之彙為巨冊題其端曰江漢朝宗純自楚也夫海為百水王故水朝焉臣執覲朝于王也江漢距海幾千里其勢固已趨之遠不忘君表臣義也故觀之為言近也古者諸侯時見于天子春朝而夏宗覲三載一行之以敷言辨職考執協政彰淑懲慝所由焉非特見比也且吾聞之

水險類有臣德焉善利萬物而不窮仁也由地中
行順也蹈險不疑勇也疏則流防則止智也洹而
下恭也澄瀅不淆清也今夫江漢發岷嶓瀦其源於
沱浙其勢合流而赴遂六德備也君子託物以興
言此類以象其其斯有取于是與或曰蜀岡子嘗
遊燕薊遊海岱抵徐吳歷滇黔官跡幾遍天下矣
今茲仕楚周亦壯觀不可無紀蜀子曰否否夫窮
幽廣覽探奇紀勝獨行之士皎情僻蕩斯可矣大
丈夫立德以嗣休弘業以□遂沂山合其流峙宇
宙同其攸久故頌禹功者稱河洛思孔澤者遡洙
泗何者功德在人名跡因之以並存爾蜀岡子之

仕楚也兼憲于臬則著澄清之化平政于藩則播
旬宣之猷矣考其施惠而恤惠而有濟則仁矣由
衷而不拂優柔而不躁以迪則順矣果而不滯毅
而任則勇矣晰而剖燭奸而不遺則智矣恪而自
卑居勞而不施則恭矣朴而歛淡而無欲則清矣
是故六德備而政以有弗崇乎甚崇故業廣業廣
故施博深仁厚澤洋洋乎江漢之間豈非不朽之
弘樹哉抑詩有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陳王化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言
德政也文王化行南國召伯實爲布之故詩人歸
功焉然則諸大夫士之詠歌行倘入覲紀抑亦可
以稽蜀岡子之政矣

宜齋周先生榮歸序

昔者張坡先生爲侍御于留都奉其尊宜齋公來
官邸承歡比令伯
天子下推恩之令曰其如子官公廼謝鵬裁豸袍
神爛紆縉紳大夫欲謚之曰宜齋公可謂榮養矣
先生出命臬于閩已而進而參藩于浙周歷南北
幾十年朝夕思慕公欲迎焉以道阻修弗果且公
春秋亦漸高邁值
天子頒優老之命曰章服其如子秩公廼橫金拖
朱袍髮幪映縉紳大夫又欲謚之曰宜齋公可謂

榮壽矣今年先生擢楚憲使楚豸遍先生之甄貫
焉可數日程廼奉公就養如在留都時而其養滋
之隆其寢處之華美几杖服御之供飭視昔有隆
焉公曰吾豈是適哉吾聞楚山川之藪也天下之
大觀居焉吾將從之廼陟黃鶴樓騰雲夢探赤壁之
奇撫洪山之勝則既喟然嘆曰美哉斯壯遊乎吾
昔遊大江覽金陵廼今老且及是樂既酬矣吾其
歸哉先生跪而進曰願大人庶幾少留以介茲樂
也藩臬諸寮率其屬進曰維先生是侯眷故以伸
曠隔之慕公盍聽諸楚之吏民與宗隸在序之徒則
又咸舉手私相祝曰願公毋紫土思以慰我君侯

寔吾儕小民之福然公竟不能留也雖然可不謂榮歸矣乎陸子曰余槪宜齋公外朴而復譙內簡而敦恪貴不靡淫雅尚幽潔豈不誠隱德哉夫且有子石賢賢而仕仕而有令聞教之遺也夫三榮者固天之所以錫厥多祉德之報也今歸而徜徉乎泉花石竹之間優游乎魚鳥之樂外則偕諸朋徒尋盟結社以為道內則諸孫羣帷引裾分甘以自怡而泉壑林藪日起龍榮荐至馳音問而報平反者方絡繹于道途宜齋公雖家居猶樂夫官也宜公之不能留也諸寮友繪圖賦詩以述公歸余僭爲之序

三朝恩命錄後序

余讀三朝恩命錄而知南岡公之履業也夫其始遇而名籍再遇而節著三遇而位亨施達維時者治寔因焉是故將命則使績有褒矣監察則督策有讃警伍有戒矣僉臬則馳封有勸矣晉副則飭戎有訓矣巡撫則柄寄有諭矣褒所以嘉勤也遣所以擇能也戒所以明守也勸所以獎忠也訓所以慎防也諭所以除弊也是故可以覩南岡公之履業矣夫頻笑之微哲王所慎車服之賜臣子所榮詩曰受言藏之志不忘也矧茲王言昭如日星華如黼衮寶如琬琰貴如丹青藏之于國是為嘉章守之于家是為宗器其式弗絕而論幷焉如錫何故予是錄之紀所以彰

君寵也勸臣義也光世德也斯庶幾備矣

壽母圖序

居靖戊子春二月丁丑許母太孺人孫壽七袠云憲副東侯是惟太孺人冢嗣東侯先成御史績太孺人被　寵封東侯憲學于楚奉太孺人來官極其娛養三年召山東兵憲無何再視楚學太孺人復依焉東侯之再來也道抵襄陽値太孺人誕辰郡旅獻觴禮弗腆稱至則備物盛儀張宴舉樂賓寮雍雍數變晨敬門生故吏感知遇而將祝嘏者後濟乎戶庭東侯洒拯觴跪進曰願大人履康食善介茲眉壽君子曰母氏有子是其樂也子克養母非教之貽與陸子曰夫古今稱母氏之教自斷機以降僅一二數矣自非子賢曷克徵信是故有仲郎之家法世知柳母有榮公之德器世知中國東侯早乖怙而力學二十而名籍于閩中三十而藩英于中秘四十而顯庸于天下博碩弘雅為時文宗太孺人善教之功居多几余覩東侯之迪楚士也秩秩乎矩之嚴也洋洋乎訓之敷也晣晣乎典之備也彬彬乎儀之章也惟法象太孺人之教是故觀其矩嚴則知有肅穆之範觀其訓敷則知

有淑慎之詞觀其典備則知有祗修之則觀其儀章則知有莊嚴之望夫肅穆所以昭德也淑慎所以重言也祗修所以明功也莊嚴所以表容也四德備而母道全矣夫德原于隱其朕必彰化原于静其動必光太孺人以身教其子則家之人咸象之以族以身教多士則國之人從化之飲河者固知源長且[illegible]聞之曰上壽壽德中壽壽年下壽壽祿是故豐[illegible]順[illegible]兒孫光黃髮眉齒者終古[illegible]悔息植德[illegible]無隙以永終譽壽斯為上此太夫人之所難[illegible]諸婦道耶今太孺人履榮嚮食既壽其祿躋稀望耋亦壽其年延若迪成厥

子以淑邦家庶幾孟柳中國之風壽德壽[illegible]非鮮哉於是泉坡周子偕諸寅寮歌南山而圖之則復投簡于陸子曰夫詩以詠蹟蹟莫若紀圖以示象象莫若徵徵象紀蹟匪德曷陳故凡吾子之頌太孺人究諸德也壽之至也遂書為圖序

賀提舶趙先生遷居序

滇南距吾浙幾萬里山川風氣異宜民殊習尚其語言食服之方而宮室田廬之制冠喪嫁娶之節恒不能相通故浙人宦於滇不樂滇人宦於此亦不樂豈惟涉遠之艱亦土思繫之矣提舶趙君[illegible]滇人也居吾[illegible]三年政[illegible]而[illegible]須[illegible]

然界以績最遷佐思恩郡當去君曰吾遊且倦矣惟樂上將上焉豈必歸滇邪吾始入鄞觀其民和而雅敎讓而有文曰是可與處睦也問其俗泉甘而土深稼穡而錯肥曰是可居以豐也接其士秩秩有禮以敬有子以愛曰是可因而宗也居且久如始至然曰[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裒枌榆其在鄞乎於是買田置廬遂為家焉陸子聞而歎曰趙君善卜居哉有三善矣處睦則不偷崇豐則不匱有所宗則不患寡助趙君善卜居哉或者乃曰燕驥不忘北狩越鳥不忘南翔樂其生也故晉幽者楚其奏楚縲者越其吟彪以北征賦感粲以登樓賦思自昔

羈旅之賢無弗懷戀故鄉以得歸與否形之欣戚趙君奚獨無是懷邪陸子曰否否大塊寄我以生天地為之逆旅四海內外孰非吾寓民胞物與孰非吾徒故懷土自便曲士之所以滯觀也安土無擇達人之所以居易也昔夫子嘗欲居九夷矣曰吾東南西北之人也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士未能或先焉趙君之計安知不出於是而顧規規然議之以守桑梓戀鄉井如兒女之為不亦隘且私乎吾聞之山居而徙之水則溺是不通於水之性也水處而徙之山則顛是不通於山之性也居四方則有大同之道矣仁厚者培其基也忠

信者植其幹也禮義者備其防也敬恭而無失樂
其侮也約慎而不肆游其澤也能行五者天下無
不可適之俗無不可居之邦矣越君之上居也其
亦行聞乎是邪且吾鄞號名邑稽昔賢達亦多遷
籍若謝呂元自蜀遷趙粹中自滁遷黃龜年陳瓘
以忤旨自閩遷數公名跡輝映定爲厥邑之文
獻亦是徵焉則越君僑居于此愛結于民行誼孚
于衆誠有適焉又能出其所謂善居之道居之以
後踵諸君子之倫不亦增重吾鄉邑哉斯則可賀
也已斯則可賀也已

壽五谿豐先生六十序

五谿先生之謫閩海也越茲五年矣有自閩來者
走詢先生起居曰先生體康而食善髭髮容色如
恒坐一室左右琴書環竹樹數行日怡愉其間客
至談笑移晷或與之辨論古今疑難旁及醫藥方
書虎鬼怪語有問及時事或議執政得與失輒嘿
不出口暇則逍遙倚杖登九僊吊越王撫烏石而
觀滄海興至飲酒半醺歌離騷數曲或詠詩數章
怡然陶然不知其他悉乎先生以諍諫被謫天下
之士識與不識無不服其去而壯其行嗟今恒情
值茲往往嗟尤憯戚有不能一朝居者而先生從
之若素視之若固有然豈非所謂識之深者謂先
生深居掩晦似陸宣公之在忠堅誠不動似劉元
城之在廣寨曠自適如蘇文忠公之在惠固窮不
濫如張無垢之在安南而余獨又謂先生之所處
其危疑視數公有甚焉何也震威之未霽也蛸刺
之方興也瘴癘荒戍之非其處也余是以信其難
也且夫人臣之為國有三大患懷忠者易于憤秉
節者易于激歷險者易于挫自非有道之士深養
而識弘操定而後堅鮮不隳茲是故能不懟時斯
忠厚矣不傷義斯全節矣不辱志斯居易矣三者
先生固克之可不謂有道之士與先生為清敏之
裔公當宋熙寧間以抗直遭貶竄文公叙其遺事
先生嘗勒之廳屏以自勵期率祖攸行而今果徵
諸用哉余先生之門人也欲效何蕃之留陽城叩
闕上書尹焞之事伊川觸禁負愆愧未能焉矧於
先生之教尚能無負也乎今年先生壽六十誕在
十月二十八日吾鄞郡大夫預謀遣使為先生壽
余廼對使者再拜稽首為諸大夫祝曰維天為人
國非困抑頓挫無以成大賢而畀重任則先生不
能無今日之謫維福善降祥用培忠直之氣使君
子有所恃而勇于善則先生賜還之期或不可緩
先生春秋漸高矣惟保錫純嘏天其聽之又曰先
生之行足以播今而傳後于國為扶植綱常壽歟

作惟永固于家為克篤忠貞壽厥世惟永休于身
爲砥礪名節壽厥德惟永有令聞是則先生之所
謂壽亦異乎世之齒髮壽矣於是諸大夫起謝曰
至哉吾子之言斯天下之公祝也獨吾鄉邦私哉
遂書之使馳以獻

慶楊淑人壽八十序

余嘗讀文懿公壽誕記而知楊氏福履之未艾也
夫其叙顯庸則有楊伯起奕葉之盛頌觴燕則有
潘安仁板輿之樂陳慶會則有孔文舉賓朋之娛
述省覲則有韓魏公晝錦之榮自今觀之鄞城巨
室無慮數十姓歷數十年間罕有能儷焉楊氏居

克臻是哉公之言曰
主上大造之成也先世餘慶之被也太孺人孝慈
貞淑之徵也夫是三言者豈非綿福之本與蓋世
有淺夫曲士膺一爵沾一命輒曰吾稽古之力耳
忘其為君之賜幸而梢樹門閥曰自我元宗矣忘
其為祖之貽暨祿榮而志滿享其樂而圖所以自
逸則曰是適逢其會輒忘其為德之致信若是不
再傳而澤弗斬者幾希矣是故不忘主之謂厚不
背祖之謂仁不怠厥修之謂敬厚天之所助也仁
人之所與也敬百祥之所發也茲楊氏之所以綿
其福與延嘉靖己丑淑人壽屆八十九月十九日
定組誕辰伯子以節季子以明先期戒事值仲子
御史以和考績歸自滇南萬里外於是奉淑人登
堂設帨張宴熙賀族家衆捧觴上壽淑人喜動顏
色見者無不稱嘆曰昔文懿公記壽誕屬美蹟之
册衛勝事之難繼也孰知易世之後淑人復踵其
盛哉余於是信楊氏福履之未艾也雖然余竊又
謂淑人之福視太孺人為尤備太孺人稱壽時封
不過郎官壽纔古稀而多歷迍今貴封三品班朝
禁闈耄且望耋猶康食善此太孺人之所歉而
淑人之所獨隆也文懿公時官尚宮洗康簡公初
拜監察而君川西川麟洲鳳洲諸公猶在家食適

今父子弟兄六登進士三為尚書卿佐藩臬憲省
相望食蔭祿而濟世美者方彬彬然接武於中外
此太孺人所未及見而淑人之所躬逢也太孺人
當家初造儉素無腆迺今宮室田園之充拓寢
處几杖之織其髹珥服御之華美莊古瀚瀾之豐
潔奕奕焉十倍昔此太孺人之所未遑而淑人之
所獨裕也余嘗譬之君恩如雨露之及物必沾久
而後濡家慶如草木之投種必培深而後暢而克
勤祗修以迓多福如累其齊桑室然亦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謂福之始也
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謂福之成也太孺

人迓福之始故其享也盛而或有所遺淑人考福之成故其享也豐而雖有弗備而其為榮與壽為樂事為前瑞為公眾則均焉耳矣不然太孺人貽其所有餘而淑人者固食其所未盡邪淑人先方伯錢公之女少司寇蟠洲公之配於文懿公為冢婦真仁賢人之孫婦也淑人翁其淑德懿慈惠克嗣太孺人徽音其可稱述以傳者更僕未易盡數陸氏當有能文者繪壽誕記以揄揚厥休于世世斯又淑人不朽之壽云

壽封檢討洞雲張先生七十序

苕湖之演壤肥而林茂縈川帶山修曠幽勝稱樂

土焉張氏世居之樂土氣凝和龐弗漓其產于人也坦而孚朴而茂恪而能固故里多隱德如封太史洞雲先生又獨禀其秀者邪先生以其坦而孚者率之是為醇穫朴而茂者華之是為貢文恪而固者敦之是為仁俗家人咸化之是故入其閭絃誦洋然長幼秩秩尚文而貴賢秉信而先義稱禮族焉夫禮家之楨也楨植斯家昌家之將昌是生多賢多賢迺多顯宦是故為邑令為藩相為尚郎為翰林鳳毛麟趾泆瑞王國稱望族焉陸子曰夫培深者枝茂流濬者澤長凡世家巨族必有端人慤士藴高而德邵者以豐其植而啓其祐醇行謹篤儒石君之所以有家也仁恕忠厚三槐氏之所以裕後也然則張氏之族之盛可謂于世德無徵邪余聞先生早歲力學雙舉弗售識其嗣常甫君穎異曰以能竟吾志遂以業授之課督其成常甫弱冠舉進士入供翰史出秉學憲旋宮庶為大司成以文章政績鳴一代則先生之志未為不售而況服有寵榮享有禄養拖金紆紫優游泉石雖萬石三槐之福癈豈復見過哉今年先生壽躋七旬八月六日其弧旦也鄉大夫咸走問壽於余余方自楚歸楚多名山大川蹈先生嘗携杖屨遊矣登洪山覽赤壁撫黃鶴吞雲夢倚然若驅呂僊而揖

湘君也此非先生昔日之曠懷乎秋清氣朗良辰届茲賓朋畢集弟子執几杖捧觴而進侑以雅樂歌以南山此非先生今日之樂事乎迺若常甫遜仲頌祝四方能言之士抽詞摛藻播揚聲光若珠璣璀璨鏗鏘炳燿渢渢乎極一時之盛矣或者謂常甫羈于官守以不得稱觴為歉而不知常甫師模士類德尊道洽所以達先生未伸之志正惟在是則孟軻氏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樂固在先生也天下之樂也常甫即欲覲庭闈舞斑斕能舍天下之樂不以壽其親而以一家之樂壽之乎吾恐先生未之聽也諸大夫咸曰吾子善言先

生之壽矣曠懷紀壯遊也樂事須住辰也皆稱壽也然而天下之樂之壽壽之至矣世綴綴矣福履之綏綏未艾矣遂指以獻

又

洞雲張先生皆谷鄖隱君子也隱君皆乎曰今大司成常甫其嗣也常甫先供大史氏從之昔也太史服企繁乎曰　恩制也從常甫今秩也然則曷稱洞雲乎曰先生放懷林丘寄傲雲物以雲自怡稱洞雲記志也嘉靖己丑先生壽佰十袠八月六日為懸弧辰吾郡佐曹侯張侯謁余一言以壽今惟稱壽必擬諸物古也自成周天保行葦諸

詩下逮後世觴歌燕曲莫不然矣岡陵之固也松柏之茂也龜鶴之修也金石之不朽也數者物莫壽焉為古今所恒稱吾猶懼其時或乎崩裂焉萎焉化焉磨滅而消蕩焉又奚取以為先生祝余聞贈物者必投其好贈言者必逆其志先生志怡雲物請以雲為祝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狀雲之始升也夫南山高矣雲始升未已也敢以况先生之壽壽斯裕莊周曰乘虛不墜觸實不硋乘雲氣而浮游謂之神神人也者忘形而無累也敢以樂先生之壽壽斯休抱朴子曰春服雲英夏服雲珠秋服雲液冬服雲母服之十年雲氣常覆言長生也敢以益先生之壽壽斯無疆夫樓潭雲水之鄉先生所棲息也金峨杖錫雲岩磊立陰晴倏忽先生所瞻眺也江漢洪流山川巨觀昔人所謂白雲黃鶴千載興思者先生又嘗登陟而歷覽焉斯其行適於洞雲也邪先生厚德醇行視世俗所謂白衣蒼狗者壯焉而其崇朴敦雅淡然則有浮雲富貴之志迺今鎮盛而持謙始和而順神結社吟詩徜徉泉石朝而遊也英英乎若雲無心而出岫也夕而返也冉冉乎若雲隨風而歸壑也不知老之將至也將合六氣之精而駕馭乎鴻濛終始乎造化也斯不亦壽矣乎雖然壽其身者身迺康壽其

世者世迺光夫先生者學不售于時位不盡其志蓄而未彰屯而未施西郊之密雲耳今常甫文章德業炳煥赫燁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所謂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霖雨天下者行將見之世乎大曹侯者蜀産也張侯者楚産也常甫寓楚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非所以壽先生之溯嘗沛時雨之澤矣沾澤者必窮其源宜二侯之為先生壽也且常甫方繫國師陟岵南望而余之以雲稱壽雖以應侯請亦為常甫伸望雲之祝也

湖廣重建按察分司記

嘉靖戊子冬湖廣按察分司災分司在總司南舊

不然聞吾之所謂學而某焉其始繇趣吾名而終之將就吾實也斯不足與進乎在昔獨行之士憤世逃名寄跡方外若道安慧遠文暢了元之徒服緇而心純言嘯而行坐悟禪寂則超詣覺路滅塵紛則明詮性體即以作則辯聲中律追響騷壇若花者謂之發學玄冊傳焉一時名碩如習鑿齒如陶元亮如白樂天皆與為成與游於論交傾心若故豈其無所取而然邪夫賢不發為浮屠氏之徒乎類也仕不忘隱士大夫之潔其志也宜其有合也今夫隱學之勝清幽幽絕凡以澄心息慮賢跡之所遺足以仰軌興思吾吾忘其必有高僧如惠安

之儔出乎其間然寥寥百餘年未有聞焉豈所謂隱而學者固難其人耶抑有其人余未之與遊耶延慶玉上人者出于名族習聞詩書禮樂之訓服道十餘年親賢而好文余少讀其廬每晨鐘暮鷄聞誦經唄胡聲複助省惕與之談若能領會善根宣滌得滯且尊余久而甚虔余固樂其可與進也往哉隱學將駐錫焉因名而索實思其所學何如以希古名釋非余所望哉余才不類習鑿志不如元亮文不逮白樂天惟適歸自然求卜隱未能也然曠懷逸思樂與方外之士定盟結社寄傲塵表寫詞視數公風韻略同春和景麗余將偕同志芒鞋筇巾瓢天童覽阿育歷金峨杖錫諸峯當取道上方與吾子談名碗別龍井泝道源而探實際且示了以隱學之秘也盍遄往以俟

江陰邑博戎先生墓誌銘

嗟乎此吾師慎菴戎先生之墓先生性謙厚溫雅持己嚴於外辨析如不勝衣而中剛有智與人言訥若不出口然論議篤永有根據往往持片語折稚辯讀書則深沉不聲浮靡為文平實無險語而理趣自足故為諸生時及門之士履常滿負笈而遠至者踵相接余兄選之暨余初業舉于家君為擇師命同里先生篤學醇行之士也會將焉往

遂師焉先生教有法程對諸弟子斂襟危坐言笑不輕發質疑辨難亹亹無倦容間嘗進余兄弟語曰楩楠瑜瑾匪攻弗器子慎所用哉蓋先生謂余兄弟頗領悟故諄諄加器愛而其造就期望之念視諸弟子獨懇至焉正德丙子先生以歲薦上春官居最授江陰邑博余兄弟亦先後成進士先生每一寓書不忘規警顧余不敏於先生之教何能服膺萬一哉先生教江陰一如家食時楷範嚴飭癈振頹敦雅抑浮尤足為諸校先且善俾分任真樂施予士貧不給常捐貲賑之故諸士多感奮有家人父子之義會先生遘疾則相與惴惴戚顏色甚

脣齒講習懈及今哭盡哀奉櫬登道攀援號泣不忍去既遡祠于當道進祠名宦云嗟乎先生所以得諸士心與諸士所以眷戀弗諼先生恩義可謂篤矣嗚呼余於先生之沒矣審諸士之為慟故不能以不文之辭為先生銘嗚呼則士為知己何邪按狀先生諱誠字尚質姓戊氏別號慎菴其先維陽人九世祖諱景者始遷于鄞遂為鄞人祖洵以歲薦授湖廣黃州節推父勵處士母李氏生先生孝養至虔善承順志意李早世處士蕉景怡適凡以先生侍奉有方危篤交愛兄弟怡怡有薛包風先生有子弗育擇其從子曰立曰蕑並撫為嗣愛如

已出處族屬雖疎若遍御童僕皆有恩客有倖謁先生者語久不覺潛化市人閧而毆突聞先生優聲必為引避其敬信于人類如此先生生于天順甲申某月某日卒于嘉靖癸未某月某日享年六十配倪氏側室陳氏李氏立娶陳氏蕑未聘女二長適葉松次王某葬在城南光同鄉遠湖橋之陰以卒之又明年乙酉某月二日窆云銘曰　誰閒學之弗作河分有徒定廣厥授誰謂道之弗章學祠既秋寔流厥芳誰謂業之弗繼猶子詵詵寔厥宗

少石集卷之九

少石集卷之十

文類

送南京太常寺卿筠谿黃公序

皇上法古圖治考文秩化　詔下學臣曰若稽遂典協和神人寺在秩御須惟官弗慎選舉失其義名實剕乖政言不龐古訓有之直哉惟清惟兹燕其寮乃於是擢南京太常卿欽筠谿黃公自方岳内擢焉　簡推　筠谿公之行也惟藩惟臬惟僩諸大夫相與為訓公願有謂焉稿藩大夫起謝曰吾屬保釐兹土職在旬宣政令之淑慝吾既聞矣清廟典章惟有德者圖之臬大夫起謝曰余奉厥

辟激揚惟憲刑罰不中吾兹懼焉禮樂之興以俟君子閫大夫起謝曰余職兵戎兵無虛嘉詳俎豆之事武弁不敢以與聞陸子曰美哉讓且至矣諸大夫之言也亦試諸筠谿公之施爾矣昔者聖王之治阜成而政行焉辟輔而刑生焉序成不至而後兵興焉以修六府以叙九功以均四海禮樂之道洋洋乎通天地達民物其極一而已矣是故政也者理之達也刑也者教之弼也兵也者文之紀也理達則事叙教弼則執同文有紀則度敵恪而不紊故曰先成其民後致力于神[illegible]也曰百志成禮俗刑然後樂尚和平也曰[illegible]則克我祭則

以請下禮官議如公遂為宗濂祠有司歲祀罔斁嘉靖庚寅余奉職至江藩展謁祠下顧瞻幽靚庭草如存光儀可挹南昌郡守莊君惟春進曰維是柱史之功貽我後人勿述將泯焉嗟乎三代盛王之治嚮絕叔季豈惟古今人不相及蓋道與法離而天下無善政儒與吏分而天下無良士有司競功利則崇詐言尚法術則輕教化民斯斯焉趨于許治今行然入于敝矣可勝嘆哉先生闡經述訓明道於極或者徒以儒目之及其出歷州郡為政精絕不物將色而上下嚮服則役稱之曰老吏不如曰此宜與物曰是當辨分畫獄者審若是先生真今所謂能吏儒耶亦淺之乎知先生矣夫內聖者外王體明者用適先生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其得於道者粹然深故施於政者醇然善矣故明無疑以剖紛靜無欲以存潔公已公人以博愛達剛柔善惡以視數倏游乎中以觀化而其胷次之洒落識趣之高朗浩然無累與物同游所謂安百姓育萬邦者實寓焉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若先生者非其人與使得邦家而治之王道可幾矣先生宦跡焯焯其在江右簿分寧監盧溪稅再參南安被薦來南昌擢判虔州卒末南康軍以終所至士民懷思祠像赫奕如新矧南昌實今省郡政教首出之地宣觀風者重加之意哉君子曰徒惠易竭徒愛易微惟道澤之入人如江河之潤物愈遠而愈深千載之下振波揚瀾是賴吾黨君子文曰修禮祀則報崇抑淫瀆則經正報崇故俗不偷經正故教可飭三代盛王之治其庶幾勃然興乎柱史於吾道有功矣用志之石以告來者

刻呂氏讀詩記序

余嘗讀呂氏讀詩記大事記未嘗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曹君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篆言而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綠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兹余之所甚愛焉迺柱史應臺傅公亦曰夫是書也固詩學之正宗矣已且夫愛之欲其傳也遂刻于南昌郡刻成或謂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予謂朱呂異說慨學者之多歧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邈哉遐矣齊魯韓毛聲言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達也聲言則轍也集傳約其迷也辭則炬也約迷者必道之往往必有所歸夫呂氏者亦示之歸爾矣辭則幟與的也雖其約之弗幟與的猶夫迷也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呂宗毛氏朱取三家此其槩云爾朱說

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益同志友也非若夫
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
友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尊毛謨朱求合經以
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嘆焉三家之詩唐人
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泚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
世經生崇尚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
直如弁髦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
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為其之慨也夫去
古近者言雖朴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
故曰象尺雖斷可定鍾呂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
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鳴鳩合金

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
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
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
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授證驗不可廢
者是故刻呂氏以尊毛異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
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
人續成之茲又斷文之泚缺云

忠惠祠錄序

洪武間蜀人許文勝者尉鄱陽值
高皇帝初定除法尉慨邑上泚洳不稼賦重而民
逋抗疏關頌二上不報紓于登聞鼓下上憐其忠
減邑稅大半邑人思其惠為祠祀之其子孫遂家
焉憶余昔備職史館知有尉名既官楚中楚之士
大夫每談尉事不感激悲惋不能自遏惜未考其
蹟也今年春歷鄱陽采論邑人咸籍籍頌尉如新
田夫野老語及有泚涕下者曰吾邑微尉且無遺
類矣嗟乎尉不負民民亦奚敢忘尉哉肯子時中
者尉三世孫䎡持遺愛錄請序余曰愛能忠矣忠
或歉焉忠而能惠惟術祖克之遂更其名曰忠惠
序曰古稱循吏愛民如愛子治國如治家斯言至
矣然未聞慈母為其子以委命肖子為其家以捐
生則尉之為國與民殆有厚於恤其私者斯又循

吏所難能也可不謂獨行與雖然文勝一尉職耳
當其稅逋民移苟邑不支必有任其咎者尉適當
然以身當之至忘踈遠之分冒離越之嫌抗孤直
之詞觸沮撓之禁試履呼之危犯五大不韙艱難
一死而求濟焉非其忠愛懇篤根乎天性未有不
挾于私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許尉庶幾有之嗟乎殺身事易及民功難死而
無補奚用死為若公之死有史魚氏之直而蹟過
其烈有郈樸氏之誠而功過其實廟食百世宜矣
然則讀忠惠祠錄而不惕然敬慨然悲泫然流涕
其為吏也必不良其為臣也必不忠則是錄之作

可以勸矣亦可以愧矣錄首像賛次公檄次公傳
記諸文次詩詞總為二卷舊袠頗蕪亂余稍為更
次付時中校刻云

送江西少叅蛟潭汪子序

嘉靖己丑春
皇上朝天下方岳百執事大彰黜陟用裨化理蛟
潭汪子自湖廣僉憲晉叅議江藩蓋慎選云先是
蛟潭子為司馬郎骯髒特立寡諧于俗是故有楚
行暨莅楚則秉威以昭斷燿智以摘姦肅類以懾
化風裁所被民士戰慄按部使弍嫉其殺而思以
挫之陸子曰是非所以昭法也今天下弊斯極矣

職司之弗舉政紀之弗飭豪猾姦蠹般伏而無厭
于警莫禁焉甚故臬兹土者法患其骫也不患其
執之過也刑患其慢也不患其用之嚴也譬之理
亂繩者必淬礪其鐫刀治昏羸者必苦辛其藥石
斂鍔而求剖和飲而克瘳必不然矣蛟潭子固達
于楚之治乎或曰蛟潭子信優于憲矣今茲之職
則旬宣也得無泥遑厥長與陸子曰否居方而泥
施者曲士之偏守體化而旁通者達人之妙用蛟
潭子滯於器者邪且夫政不足而刑生焉刑之所
輔政靡不立是故醇醇之化赫赫之功悶悶之理
察察之精異用而同體施弗悖矣昔者舜咨十二
牧曰柔能曰允惇然不忘難壬之戒召公張師哉
亂而江漢之化民深長思之優於憲者有弗通于
政哉嗟乎以蛟潭子之治行按部使固鮮知之迺
茲僅得常調焉耳蓋今之職藩臬者其賢若不否多
出於按部有如厥職既盡治行焯焯而按部使弗
知典衡弗舉將淪沒沒焉已爾若蛟潭子者豈非
所尤難哉斯固
皇上知人之哲而蛟潭子之所以篤信而自樹者
亦既驗矣君子曰感遇圖報以思稱也守德弗渝
以植行也思奮則力强力强則志可崇植行則德
允德允則業可大蛟潭子將克之以樹弘休而永

終譽矣獨藩叅一道宜爾哉抑蛟潭子先被楚命
余嘗為文以惜其行未幾余亦外遷為同官茲行
固不能無言以贈矧諸寮友之榮其行而惜其去
也因彼為申其說併志余感云

壽松圖序

壽松圖壽吾叔王母太孺人同也太孺人年踰八
十矣履康食喜形神不衰是故擬諸松祝其茂也
天保之祝也天保稱松栢矣奚茲若有遺焉曰大
松千歲栢不並稱松其壽之尤也以尤壽祝祝之
至也且夫衆木之宗其名為松太孺人非吾族人
之所宗耶宗也者尊也尊有德也凡稱壽必頌德

故頌太孺人之德莫肖乎松矣記曰其在人也猶
松栢之有心也心亦微矣物則肖焉物亦彰矣德
斯寓焉彼圖之中亂蜷而偃蹇蟃蜑而糾盤若挺
若摭昂然蒼然非徒其形之類德之似也嗟乎婦
德亦難矣哉考厥系斯知原觀厥刑斯知化徵厥
復斯知節是故齊姜宋子稱族類也思齊關雎言
德刑也共姜栢舟誓後堅也婦德斯無遺矣夫太
孺人者出桐溪之姚姚望族也以文敏公為之父
則名卿也毓德鍾英厥有自矣故曰培塿之土不
植松栢天崚偃蓋大谷倒生斯其知太孺人之原
乎吾宗自康僖公始大門閥太孺人為之婦也淑

儀貞範族人則之襲餘輝而踵仕階者彬彬乎盛
矣故曰松栢之下其蔭必長胎孝濩珀材棟明堂
斯其知太孺人之化乎吾叔王父胄監君早世太
孺人二十而嫠居介潔自持孤貞弗白觀風者旌
表厥宅矣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斯其知
太孺人之節乎夫德原之究也化德之章也節德
之貞也貞斯固固斯永永斯壽宜稱壽者之取于
松也若嘗觀之天地之氣鍾於人物其始也非畀
之以秀靈奇淑無以厚其生而其終也非成之以
困抑摧挫無以完其受松於植物其稟獨殊風霆
霜雪之剝折夫寔為之成之太孺人生長貴盛中

歷辛危自恒情觀之未有不以為逆若迺今成冰
蘗之操敷蘭蕙之芳直與貞松比節享有遐齡豈
非天所獨厚而完其受耶雖然物無不敝名有不
朽故下壽壽齒上壽壽德太孺人貞心苦節家乘
載之國史傳之千百世仰之將與鍾彝琬琰並壽
什烈斯罔不朽之壽也吾又不知其與松齡孰為
久長也請書以質諸稱壽者

贈曹大夫考績序

翰軒曹大夫蜀人也初試杭郡理官折姦摘伏持
法不阿政撫煦如也杭之民咸德之暨擢貳吾寧
寬和非激惻怛隱政煦煦如也寧之民咸德之

或問余曰曹大夫之政若何夫棘棘者非威乎煦
煦者非惠乎威主嚴嚴罔弗恪矣惠主慈慈罔弗
祜矣厥施不同矣而民之德之同也且夫不擇地
而施者公于治不易民而化者適于理杭寧均吾
浙郡也豈其土俗民性之頓殊有不可膠柱而調
耶蓋亦曰曹大夫達于政矣夫政猶天道然寒暑
者其令也動靜者其機也晦明者其候也令故易
機故神候故遷夫然後六氣不滯而庶物生故天
之道不可測陰陽盡之矣政之道不可窮仁義盡
之矣夫威與惠固仁義之施也陰陽之則也觀于
令斯節宣矣觀于機斯順動矣觀于候斯變通矣

昔者鄭僑惠也其與然明論政曰如鷹鸇之逐鳥
雀季孫果也蒲之治忠信而右寬故所肯乎天下
才者能張能弛能闔能翕能為秋殺能為春生政
豈有恒哉故知曹大夫之達于政矣大夫之理杭
也司則碎也碎有擊之道焉故威為先慈為後今
之佐寧也司則牧也牧有柔之道焉故慈為先威
為後矧吾寧之視杭奚啻鄉鄙之於廣郡大衢乎
而以寧民視杭之民其澆漓淳朴與其治之孰難
孰易孰於寬宜孰於猛宜大夫蓋籌之至矣書曰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政從民也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令德平也曹大夫之政殆
庶幾乎宜民之德之同也大夫溫厚端雅進用未
艾行當被殊擢以弘厥施臬也則擊道也杭之政
可也藩也則柔道也寧之政可也臺也省也威之
惠之以時措之雖達諸天下可矣獨吾郡邑之民
宜乎哉於是郡博陳君良猷輩聞之曰曹大夫奏
績行矣吾儕當有贈言斯不足張之乎遂書以行

鵲巢記

嘉靖己丑冬郡憲東泉姚公闢新廨伤締楔初構
有鵲回翔集止遂定巢焉維時畚揭方殷喧囂上
下鵲馴如弗驚浹旬巢成再旬而乳雛啾啾其中
公既子聞而異之曰鵲來巢瑞也或曰鵲巢必巢
恒焉余奚瑞乎曰巢於林恒也巢於木恒也非所
恒巢之處而巢焉瑞也是故龍騰于淵則恒游於
池沼則為瑞鳳棲於穴則恒翔於庭階則為瑞故
瑞也者世不恒有邦家之休而至德之召也豈偶
然哉余觀鵲之性視群鳥為最靈月令曰季冬之
月鵲始巢其巢將候之歲莫如鵲東方朔以鵲尾
占風埤雅曰歲多風大喬木而巢旁枝言度風氣
之宜莫如鵲淮南子曰太陰所建巢向為戶又曰
巢戶向天一面背歲言識陰陽之向背莫如鵲夫
時候若盛衰之機乎風氣若安危之宅乎陰陽向
背若休咎之招乎而鵲皆知之鵲信靈物也惟靈
故能炳幾惟炳幾故能應感惟應感故能呈瑞今
世之人聞鵲聲曰喜兆見喙足曰行人至棲於樹
曰赦將傳巢于庭曰刑幾措見升巢梁曰主貴巢
可俯而窺曰世且平固皆目之為瑞矣然未有如
茲巢若辭茂林而來衣冠鐘鼎之家舍叢枝而當
風聲表樹之地其為瑞不尤靈且異哉夫瑞不虛
生福穰者徵福不偶集德培者承姚氏忠厚仁恕
之風詩書禮義之澤溉植百餘年乃今東泉公與
維東太史授武仕衛勛業懋於朝文章華於國位
望隆于天下嗣家聲而播餘馥者又彬彬然盛也
毓靈産傑厥居惟基味祥所鍾奇禎斯見茲鵲巢

所以呈瑞歟抑朋之族將大者子孫才國將昌者賢才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族大非所稱焉然則姚氏奕葉之盛寔昌厥裔惟邦家尚亦有利哉鵲巢之瑞為王國瑞可也為天下瑞可也姚氏不得而私之或以余言告公公曰可託矣遂書之

董氏族譜序

余讀董氏譜而知其族之必昌也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杞不足徵焉吾欲觀殷道宋不足徵焉文獻之係乎盛衰獨有國者然哉大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不可一日缺焉而世之有家者往往夸志於營殖曰焉用是譜文為哉而水木本源之意微尊祖睦族之道亡矣董氏出唐太傅晉公之後宋淳祐間諱循者官慶元路遂家于鄞册陽公必大始刱族譜歲久宗支日繁紀載殘缺監察公鑰嘗欲續修未就而逝正統間董氏遭回祿遺文故藉為之一空而僅譜世系幸藏于別室得脫煨燼或曰董氏文獻幾娍而復存天其未墜厥宗耶於是監察家嗣滑自成均卒業歸收録瀐之則復慨然興思曰弗繼遺緒是棄其祖也弗竟先志是忘其親也棄祖不可為仁忘親不可為孝吾其嗣成之迺搜散藏稽往牒詢宗老補殘綴遺舊譜

秩秩然章矣是故昭穆之序莫辨於世次故先之以譜圖論世者必考其行故次之以譜録行修而後論定論定而後任官故次之以 制勅有官而後績可徵故次之以狀誌狀誌必有所徵而後信故次之以遺文終焉遺編次則仍其舊曰弗敢[illegible]昭明也以示敬也否則衍於前曰弗敢遺紀恨也以示詳也散逸而難稽也弗載曰弗敢傳疑也以示信也繼嗣而非類者弗系曰弗敢亂汾陽也以示智也昔賢名書字書行曰弗敢臨文諱也以示公也董氏譜成而衆美具矣嗟乎是豈徒善其譜焉已乎夫辨世次所以叙其倫録行實所以觀其德彰

寵命所以昭其恩徵載蹟所以垂其範備著作所以廣其澤倫叙而祀不紊矣德觀而賢可肖矣恩昭而報可圖矣範垂而謀且貽矣澤廣而業可大矣夫然後敬以持之詳以度之信以要之智以燭之公以臨之尊祖睦族之道其勃然興乎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庶幾在茲乎是故讀董氏譜而知其族之必昌也文獻足故也粤昔鄭子能言其祖稱名列國無邱不忘簡袖克光趙祚余之深取于董氏蓋亦有所試也夫

明宣義郎簡菴陸公墓表

余從父簡菴公之歿也族人聚而哭之廼相嚮謂
余曰夫弗泯泯公行俾求厥闕汝則圖之余泣且
諾曰是公遺命也其曷敢弗勉惟公之行足以儀
天下必天下之公言斯信若余言則家乘云爾往
余嘗燕侍公公尚康強無恙一日謂余曰他日汝
必表吾墓吾平生無過人者幸而獲知海内縉紳
褒揚紀頌溢於篇章行實具在茲乎廼已且夏余
自楚歸謁公則公疾憊沉沉然矣問後命如初越
數月竟不起嗚呼痛哉於是搜閱笥藏得諸縉紳
名作如西涯李公之誄和瑞若川揚公之稱令德
至山李公之頌幽貞太史徐公撝公之述厚倫半

湖陳公甬川張公之原篤慶致齋黄公之陳德報
昭潛發隱金石鏗鍧所謂天下之公言非耶然則
雖家乘可表也嗟乎王教息而睦族之意衰宗法
亡而懿親之情渙分門割戶齗愛閲墻世道可勝
慨哉克敦孝友厥行焯焯如吾簡菴公者非獨高
十一鄉蓋天下鮮焉非獨叔世之所難雖三代以
下寥寥不多見也公諱儷字文亨簡菴其別號世
爲鄞人弘治間以輸助授宣義郎高祖康贈資政
大夫刑部尚書曾祖應祥祖琦父垸贈文林郎監
察御史世有隱德母錢氏贈孺人監察公生子五
人長偕次儀次公次佾余父憲副君居最少監察

公與孺人早世諸從父咸克幹起家獨余父困庠
校監察公易簀之日呼公囑曰使弱子不廢於業
者必吾兒也公稽顙泣受命以周旋與余父同居
合食者數十年内外怡怡特家箸一乳猶出入相
代惟識者謂和氣之感家事無織巨公悉任勞勤
亦以貽余父故兄弟志問學既成進士官御史出
副廉訪十九年外公爲蒸嘗具豊用廬給服食供
費　撫余兄弟成立爲里婚娶延師課督視己子
無少異故余父所至若登績凡以無内顧憂余父
既歸田遭逆瑾酷罰皆資幾蕩籍公輸助僅存君
子曰惜分親也輕貲義也不廢命忠也或可能也

愛父母之子如愛其身愛兄弟之子如愛其子仁
也公也倫之盡也是所難也公性寛簡有度事父
母孝敬中歳家裕特憶監察公與孺人生無腆養
每至泣下其祭時享必致豐潔族人有貧不能立
者收育之遐姻尚有因處横逆能忍弗較恒怡怡
如也他若揮金結誼焚券激倫恤孤悲窮高風獨
行縷縷可書而余獨詳於孝友者紀行本云公生
于正統癸亥二月十一日亥時卒於嘉靖己丑十
月廿九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七娶徐氏范氏側室
陳氏子男一鉉女三孫男二淳溥沛女二以庚寅
正月十六日葬於西山之陽

壽東涯楊先生七十序

東涯楊先生之壽七旬也其仲子某為吾郡大夫先期弛使有迎先生于家使者登堂稽首曰願大人就養官邸吾大夫寢食惟寧日夜以望車馬之至也先生辭将有其鄉之人大夫與其宗黨姻戚則又相率留先生行曰先生誕日在邇吾儕盛爵得奉几杖沸管絃為先生稱觴致祝豈非樂乎而奚官邸之為樂也於是先生行且復沮對使者辭使者瞿然曰願一言於鄉大夫請為大人勸駕先生曰諾廼進使者於鄉大夫言曰吾大夫之迎養大人也[illegible]也惟斯至矣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有如大人辭弗致慶如吾大夫之情何大夫之蒞吾郡也政廉而惠民愛戴若父母有弗均父母之欣戚乎故吾郡民亦惟日夜延頸以望大人之至也曰庶幾無疾痛道里之厄用慰大夫思是吾儕小民之福有如大夫之不得奉養為戚如吾郡民之情何且吳會佳土也綺羅文紵藥班桃竹之富足以供服御杏秔錯鱠橘柚櫻梨之產足以給游遨娃宮蘭館笙歌曲舞之巧麗足以侑觴燕紆衣博帶鏗金而戲王者多詞人騷客之流足以備紀領而大夫力皆能致之願大人與列於樂也鄉大夫覩然然曰使者之言宋矣大夫之中先生也以養志為大非耳日供具之為娛以克職為孝非豐爵腴祿之為尚昔者大夫之官諫議居禁闥也先生不以貴介侈賢大夫以直諫謫州郡也先生不以卑為挫其青望於大夫與大夫之所自樹以為先生榮且壽者何如而奚有於郡邸飲哉先生守貞復素卜隱東洲處不豐其居服不華其飾怡愉泉花竹石之間客至飲酒哦咏暇則出郭游眺侶煙霞群豕鹿而適禽魚是則先生之樂也亦世乎使者之所謂樂也使者再拜起謝曰鄙人弗達也請歸以復吾大夫先生遂留于家廼懸弧之旦燕會陳賓朋咸集起而歌行葦之卒章祈景福也再起而歌桑扈之首章張慶會也再起而歌考槃之首章揚隱德也君子曰德斯隱矣隱斯慶矣慶斯多福矣且夫辭祿養而安故土樂有今日樂其所自生也不忘本仁也仁者宜有壽哉余從諸鄉達後又大夫同年友也乃作壽序

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涂公墓誌銘

君居鄉而行足以表俗脩其身而教足以成子處鄉而為名公鉅卿之所雅重二者世稱為難豈日樹之無基而可以襲取哉吾鄉涂公者豫章隱君子也性豁達而氣豪與人坦直無嫌忌論事秉

理道不詭不激鄉鄰有關者不直有司而直公喜賙卹貧乏亦不責報或負所貸則焚券示之其慷慨樂施類有然者少學易悅悟盈虛以養晦自號日與貧朋吟詩飲酒放懷泉花竹石之間視榮利澹如也宗伯二泉邵公少許可至稱公行誼服人有鄉閭而返之風其訓子不專督課試懇懇忠孝為勸曰忠即孝推爾能竭忠于國是孝我也識者以為名言子相舉正德丁丑進士官御史所至著聲績義方之功居多嘉靖二年春以
恩命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從相職云君子曰平心率物植良也修德飛耀德施光也食報于

子慶澤長也養晦公樹德有基矣不愧隱君哉按狀公諱鳳占字應吉養晦其別號世為南昌人曾祖太寶祖良益世以耕讀起家父丘山號誠菴母喻氏寔生公公年十九誠菴客亡于蜀公觸險犇赴得吉兆遂葬焉歸奉母氏竭誠供養終身不離左右及卒哀毀如節人咸以孝稱公生於正統戊辰十月初十日卒于嘉靖庚寅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三娶楊氏同公受封孺人側室宗氏子男三長即侍御君次楫早世次校邑庠生皆宗氏出女二長適斗山姚瑛次適壁斜吳雍皆楊氏出孫女四以卒之明年辛卯三月六日窆於張坊之原

窆與楊孺人合葬云余昔受侍御君知篤於公固有夙慕延茲来涖江藩欲一叩閭觀德而公已不可作矣然幸流聞尚於宜述以傳矧勤侍君之請銘其可已乎銘曰　當于位豐于德為鄉閭之表式善厥謀貽厥子膺紫封兮柱史張坊之原鬱然者墳後欲考公之遺行尚亦有徵于余文

歸榮錄序

西峯趙公之致政也
皇上敦念老成賜　璽書以歸則有乘傳之遣褚費之頒廩餼輿隸之供誦者咸稱嘆曰鑑湖賜曲山氷至今有光唐皇誠惜賢達矣不知當時禮意

曾若是繾綣周至否乎而西峯公固今之賀監也維時在朝卿大夫咸重公去揄揚紀詠金玉鏗然讀者又稱嘆曰漢傳辭榮都亭祖餞之盛千載識爭儷矣不知當時公卿曾播諸述作否乎而西峯公固今之二疏也公既歸田閉門謝客煙霞為侶麋豕為群日與田夫野老吟詩飲酒為樂聞者又相稱嘆曰是復見东山之履西洛之社矣顧獨如蒼生之望何而西峯公固今之謝安司馬君實也公明農之暇彙諸贈言冠以　勅詞名其錄曰歸榮屬余序之嗟乎士大夫於出處之際誠難矣忘歸者迷得歸者幸惟榮歸者稱最難君子非樂歸

之難惟完歸之為尚是故操履不變以完其守與
素不汨以完其志毅直弗挫以完其氣寵辱得喪
而能奪以完其節若是者雖斥逐而去之位君子
榮焉其不然者徒阿𣵀忍與平生而棄之雖僅能
以祿位保終所喪實多矣又奚足榮哉西峯公早
負時望自曹郎出歷郡藩入登臺省遭纔被斥屢
蹈危機峻潔耿介之操久而彌固而其為大司空
持正抗言裁冗剔濫撥奸尤多今茲之歸雖不悅
已者中之然
明天子眷注惓惓若不忍舍去而　褒嘉錫予之
恩畧不少替顧於公自許徒何歎焉而謂非完歸

者與嗟乎駕轎車於羊腸者無旋軌全趙璧于秦
喙者稱上功今之挾藝而仕者其貴與重何如而
其涉歷畏途又奚啻羊腸虎喙之為險也有如公
之完名終始豈非所難哉余嘗論之賀之達也斯
鑒止疏之哲也其男退謝與馬之望也斯後樂鑒
止故不危男退故不惑後樂故克保終易曰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公完有之則是錄也可傳以為榮
矣

封安人張氏墓誌銘

安人今福建按察使胡公岳之配按察丞仕刑曹
郎封安人云余昔命楚憲與按察為寅僚居後鄰
並余故與安人往返甚密嘗謂余曰安人女中傑
也吾從其庭肅雍而無譁窺其婢侍和洽而尚敬
寧其饋精丰而潔腆而有度視其服拜儉素而不
炫安人真女中傑也迺安人卒按察謂余有世好
以刑部郎富君好禮狀走書請銘而其詞極悲悼
若不自勝焉者余固不能辭也矧安人之賢既稔
聞于閨領後取微于給綽耶按狀安人姓張氏名
秀蕃華亭儒家女也年六歲喪母依嫂氏習女紅
事繼母孝敬父國用愛之曰吾女必擇佳配按察
父耐菴先生國用執友也因遣其子往謁國用一
見稱其詳委焉安人既歸胡值按察多瘥學繼

廢曰偉男子不學將草木同朽耶按察用是奮勵
寒暑不輟者三年而學益肆遂舉進士第按察亦
早失怙孝養繼母安人相之事如親姑嘗偕按察
隨耐菴宦雲調節服食昕夕不少懈按察居刑曹
安人為嚴局鑰戒餙臧獲毋出愈蜀憲以道阻留
家綜理諸務纖巨咸秩按察得無內顧憂著聲績
其副楚憲時安人每見庭鞫從容問曰無捷叫號
能盡無冤滯耶按察因自警惕多所全活未幾安
人得痿疾以歸佐按察推廣右茶政過家安人疾
劇遂不起明年再擢閩憲復歸乃謀舉葬事安人
性明達寡言笑尤篤親誼外家中落子弟藉以充

給其待宗黨戚有恩姻娌諸婦動止皆取法或小
過輒相戒曰毋使安人知之其為家人所重類有
然者安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某
子三人長錄邑庠生次韓周子生次錫亦庠生次
一側室沈氏生安人愛如己出孫男一桐孝桐彬
女三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云銘曰　嗟彼
婉淑毓德儒門義之不忒圖史習聞處事繼母歸
亦繼鋕克孝克敬然始弗渝克相夫子勸學底成
振英中外為邦之楨胡弗遐享一命遽終泉壤載
錫徽音有裕

近湖詩敘

近湖沈子工於詩居近湖故稱近湖子因名其集
云近湖子嘗坐余于湖上之居出其集評焉曰夫
詩體亦難乎備矣豪峻者弗矩偉麗者弗邃雄深
者弗逸余茲病焉陸子曰夫矩其生于法乎邃其
出于思乎逸其成于習乎法貴傳思貴勁習貴養
是故傳莫親于家庭之授矣勁莫神于江山之勝
矣習莫難于王公貴人之弗移其性矣夫是之謂
三善少陵天下詩宗說者謂東郡趨庭之日有所
授之司馬子長歷名山大川著述奇古盧駱高武
皆貴族能以藻翰相馳競莫流響者必稽焉夫是
三善固詩人之所向也近湖子髫齔能作咿哦聲

其先憲副公長于詩長廼刻志庭訓益肆于吟近
湖子嘗從金陵暨北遊燕薊覽徐淮道海岱廼今居
楚洞庭黃鶴赤壁洪山朝夕之所登眺而歷覽者
天下之奇觀也廼厭思曰益豪放近湖子姻連戚
里無貴倨態築居一室左右圖史朝夕與賢士大
夫論文稽典摭之雅飭循循若寒士然廼厭養日
益深遂宜近湖子之工于詩也[illegible]三善之備矣凡
夫弗傳其失訛弗勁其失荒弗養其失呰雖般之
運斤蒙之巧射良之善御藝弗精也今天下學術
之弗精得無坐是乎夫詩固藝之上而學之餘也
知藝則知學知學則知詩矣近湖子起謝曰大人
論詩知學子之言其幾乎哉請書集端以正吾詩
云

趙氏家乘序

趙氏家乘載趙氏家世也世稱家矣局系屬牒乎曰
趙氏有宋裔也家化斯為國國散斯為家其本支
則一也故系焉夫系之其以焜燿厥閥乎曰非也
傳有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亦永言孝思之道爾
矣是故表之以慶圖沂其源也陳之以位序明其
後也聯之以字號別其次也列之以紀傳著其德
也沂其源本始厚矣明其授業守隆矣別其次昭
穆辨矣著其德典則貽矣載之盟府布之族屬子

孫守之固亦家之乘也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杞不足徵焉吾欲觀殷道宋不足徵焉趙氏斯其足徵矣乎是故一遷而洞觀再遷而古源洋溪三遷而高山夷之不能污威之不能亂恩之不能奪令中氏於是有血食之軌凡以文獻足故也夫足則紀載宜詳矣遡趙氏與於浙之東西江之左右荊湘大澤之上下牌有若開爰茲乘之弗及乎曰乘猶史也史示信也示信則弗傳疑故世藐而易淆者弗載地遠而難稽者弗載若安福潭州以下歷歷如指諸掌矣令中氏於是有簡袖之賢凡以世德存故也先乎趙氏易姓於王閥世屢矣水蘖舉古二公豈其得已而其心能一日忘趙[illegible]氏殺然請復之君子謂有五德焉不背本仁也能言其祖博也以義制恩斷也克纘先志孝也立玉氏後而恤之厚也仁則惠博則達斷則有成孝則不匱厚則不偷徵之治其勃然興矣乎故曰觀于其家而國之政可推也趙氏方圖家乘其於令中氏之治得以國事弗書耶令中氏爽愷特達自夏官郎擢守衢郡稱亢宗云

奏最承恩序

貤封令也凡近秩率三年得之其遠者非於薦雖試最弗昇焉亦令也郭無極為縣四越歲而被薦者再此試缘宰復書最焉會遴臺臣無極在簡刻願獨以例避謝於是

天子擢判松江府復　錫命贈封其考坦菴公如無極官妣若配並孺人前此既遷者罕被舊封實[illegible]異數也諸大夫士皆既以詩而復屬叙于其友史氏叙叙曰余觀於無極而父子君臣之道得矣誨愛曰仁顯榮曰孝推港曰禮服勤曰忠夫仁存而教形乎禮達而道定乎忠孝備而道立乎是故父無虛授子無易業君無冗情臣無徼惠盡其分而已矣昔坦　菴公厚積薄發檢校大名獨以其業授三子故伯也舉安成仲也舉偃季也舉無極具有業施焉可徵其仁也今

皇帝思濟元元簡守牧故於無極之最擢以要郡充其才也錫以榮封彰其異也是盡禮矣無極奉身而履誼共職而勤事履誼故民服其化勤事故上官嘉其能可謂不愧其君父稱忠孝矣夫君父至大倫也忠孝至失所也墮體以敗名之謂辱徵恩以怙寵之謂欲出不可以離國為民則也故懋忠舊業崇孝全德備[illegible]業故[illegible]淶而名榮備至德故標建而道尊然則推無極之治一邑固其小也以移諸松一郡亦其小也彼其[illegible]所召報君親者豈但已耶豈但已耶

少石集卷之十

少石集卷之十一

文類

山東通志序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韶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流風善政洋洋乎渢渢乎至于今不衰則因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古載典彰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迺曠焉弗脩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天下人物之望也六經天下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顧今人輒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諉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illegible]其議之者既無志難之者又不力矣將誰與興哉嘉靖壬辰釴視學山東訪先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畧編亦未就竊嘗欲删訂嗣成之顧奪於校藝未遑焉無何都臺靜菴袁公柱史苗莊方公涖山東慨茲墜典協謀毅舉釴遂得為請許之廼同于藩臬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句檄高唐判張君寅輩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剖疑難補遺正訛而苗莊公按部所至輙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為卷四十為類五十有二為附類凡十於是舊志所存無幾矣或廼言

曰山東遭胡元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爲是志也曷徵乎余曰禹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美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文史未嘗亡也曰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于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肱撰三齊紀阮叙之記南兗盧孝恭記南徐張建章之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圖經今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酈道元之水經註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夫寰宇一統諸志班班可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舜墟舜井之跡靈光孔鮒之藏大[illegible]之故址嶧鎮瑯琊登封之舊轍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劍塚之遺墟蓋嘗歷覽周詢得諸耶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矣興廢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因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質諸訓紀事核其實纂言會其精摭簡冊者多耳目搜遐逖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協以考俗準治則政達以彰淑徵慝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憲綱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罅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余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余豈敢哉余豈敢哉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東泉創自洪武戊申迄今百五十餘年刻石記名凡三易矣洪武甲寅刻十九人正統辛酉刻七十六人正德戊申刻百二十有四人迺嘉靖辛卯石窮紀溢但憲使東洲屠公至曰名不紀實將墜乎廼貼貞珉鐫之又三十餘人賢儀門之右維時余叅山東道志齊稽往牒詢故老得聞泉之賢大夫五六人焉夫是五六人者古所謂慈惠之師忠信之長明察之官矣愧耶嚚閒之寇有善五不善亦五是故稜堅秉直以端其操明法習比以繩其體摘伏果斷以昭其鑒繩奸詰暴以肅其規平反理冤以究其澤其或不然蓄昧以長寇弊也闒好擊以殘善弊也酷祟肥以濁枉弊也骫法文以鈎隱弊也刻倖勢以撓執弊也怯夫是五六人者五善克五不善弗克舉能其官可爲世法余安得不志之夫志固史之流也則五六人者可以不朽矣嗟乎更百五十餘年歷二百餘人可志以傳者僅茲五六人而已自五六人之外沒沒無聞者不知幾人矣君子立名以垂世誠亦難矣哉昔漢遣直指使八人分行天下獨張綱以埋輪著聲唐貞觀中

出部使二十二人察四方獨孫伏伽以鯁直被擢
彼其不得與二十并爾者又不可勝紀而今
五六人者將為綱為伽伏世稱賢大夫也豈非所
謂不朽哉後之君子思齊往哲惟五善期必行行
之惟恐不力惟五不善期必去去之惟恐不疾若
其名之不足實將焉徵是故勒之石表其名也實
之彰也載之志稽其實也名之著也傳之史永其
譽也名實之備也名實備則規鑒存規鑒存則官
師興吏于法執民于尸祝邦于典刑維茲石其永
賴矣夫

海岱澄清詩序

余聞談海岱之治者曰美哉斯古齊魯之[illegible]
決乎大風之餘也秩秩乎彝章之飭也洋洋乎稱
澤之饒也迺今東民弊焉極矣是故賦重而徭[illegible]
禮崩而教弛訟健而理劇刑繁而不勝其贅矣而
古今之不相及也傳曰魯道之衰馭法者非其人
齊術其法壞矣故法者政之紀而治之樞也紀不
振故令惕令惕則政日為樞不運故化壅化壅則
治日頹令大御史奉
天子明命巡行四方察庶僚而貞百度是惟法紀
是司有扶衰起治之責而況於所謂齊魯舊邦哉
嘉靖壬辰春徇莊方公出按山東下車慨惜深惟
俗敝政用嚴恪既迺陟岱宗覽帝丘弔魯宮眞墟
挹虞周之遺典遂涉沂泗謁孔庭昝鳧嶧訪中
牟之舊俗挹琴臺之餘化遵海而東抵瑯琊遙瞻
碣石撫營丘考太公之故疆甲管晏富強之遺術
既迺繩奸糾慝理冤起滯舉廉黜貪百司盛飭諸
廢漸舉東人為之歌曰攬轡兮東國慨周道兮不
復嶽風兮清穆文歌曰鵬舉兮鶚翔鯨鯢滅兮狐
狸藏海波兮不揚於是藩臬諸大夫咸從而詠之
渢渢然諸體備矣庶美彰矣嗟乎斯非所謂海岱
之風而齊魯之遺乎徇莊公維新舊國者蹟澄清
斯不足徵哉維昔先王之治天下以觀民風[illegible]
考俗考俗以知政是故民有謠野傳之士有箴[illegible]
奏之大夫有賦頌歌之凡以彰盛治而播休[illegible]
非自其藝之尚也茲徇莊公茲事歸矣東方之治
行將為我
明天子陳之是詩也紀采詢之實述明試之功備
敷納之一助矣乎遂冊以獻

崇正祠碑記

濟南城東北十餘里孤峯傑立巍然而蒼翠者為
華不注山山陽岐宇繚垣嶄然而盤亘者為華陽
宮宮據山為勝泉深而谷幽幡幢鍾鼓震羅林壑
遊者相顧嘆息曰秀靈融結之地明神弗棲而淫

瀆其祀曷表勝觀以式邦人嘉靖壬辰　詔天下毀淫祠於是有司議毀華陽宮都憲郁林袁公巡撫山東釐革庶政爰秩祀典迺進藩臬楊君守禮署君倫華謀曰祀淫匪彜毀成匪儉匪彜與將廢匪儉民將戕盍存舊而新之以正易淫傳曰先成其民後致力于神如之何維時巡按御史蔣莊方公治敦禮教則復進諸大夫謂曰祀欲正報欲隆舉欲不費慎之哉鈇不敏從諸大夫後迺退而言曰余嘗登華不注有遺暨焉逢丑父之忠偉焉烈矣閔子騫之孝醇焉至矣華泉取飲脫君虎喙兹非其地乎而弗之廟食幾爲華陽之墟矣余安得已于暨耶余聞古之君子生于其鄉則社[illegible]其地則邦祀死于其土則墓祀是故社祀以詔[illegible]也邦祀以徵勞也墓祀以寧魄也思不忘故也故祠之言思也過畫邑者必思蠋入孝堂者必思巨登華不注而不弔逢閔二公如忠臣孝子之思何諸大夫曰祀以崇報報以立勸忠孝人子之大防也勸斯至矣余迺復起而言曰　明興百五十餘年士大夫以從業鳴東土與鄉先生沒而祀于社者何可勝紀然不曰有功德蓋六郡譽望超一鄉者乎是故名宦自鐵公鉉而下吾得二十一人焉鄉賢自黃公福而下吾得十有九焉雖專祀一方矣其愧諸大夫曰禮以義起義協則禮稱數君子固逢閔之徒也可合以祠矣余迺其請于兩臺咸報議遂易華陽爲崇正祠頹者起之腐者新之有堂有門有廡有亭有庖有湢有飯有庫其外固以周垣表以石楔通以津橋引以川原規制敞煥觀瞻惟肅其祀則逢閔二公居于中　國朝諸君子並列左右春秋咸祀者爲令示君子曰闡靈據勝得其地抑邪扶正合乎經存舊爲新節乎費舉逸脩曠予典昔曠勵俗闡予教一事而庶美備焉弗述將泯焉已乎鈇無能爲役姑識其始末而系之銘華山嵸嵸濟水湯湯燕氣磅礴明神是藏翼翼新祠誰其作之顯顯中丞允維廢之曰昔華陽龍宮赫奕彼淫弗前乃正氣斯蝕正氣維何爲忠爲孝嶽峙川流日星同耀忠不避難孝亦底豫挺挺哲人爲世砥礪坎北鼙鼓俎豆肅雍神之降止君歆既同百爾君子有君有父式瞻永懷彝倫罔斁

許忠節公祠記

余聞之國治無勇功時平鮮節義多危而後畧著多難而後忠顯斯特其槩云夫謀定於素之謂畧義成於性之謂忠故排難不括器之利也守死不貳天之制也君子有從容以制變無貪幸以成功

有康慨以就義無矯抑以完名時之理亂夫非所
預焉　國家承平日久海内不知戰爭民不操兵
士大夫從容諷議語言伏節死義事迺正德間流
賊熾禍幾徧海岱騷然州邑長吏望風奔竄忠節
公來令山東之樂陵甫期城無完堞民無固志下
令撫必死曰有弗如令者戮以徇迺勤日夜浚濠
增陴繕兵儲粟拊摘其民而守之賊至則設伏出
奇或親操矢石突城出戰每戰必勝斬獲無慮數
百人於是賊相戒不敢犯樂陵城
天子嘉其功擢山東僉事以兵鎮武定武定素凋
弊公復飭備如樂陵時旁郡之民扶幼而至者塡

于道無何賊衆犯利津公出兵擊走之再犯德平
又擊走之於是賊又相戒不敢犯武定武定置兵
自公始至今領兵畧者必曰許公評公云公擢江
西副使備寘濠露反形亟白當道宜先發其罪有
不知意者輙拊膺頓足曰吾不知死所矣難果作
寘濠以兵刼公公抗義不屈竟罵賊以死嗚呼烈
丈夫之行也已蓋公少負奇頴以經略世務為已
任性慷直忠亮許國其素志也故卒然當變應之
有餘臨利害而不可奪豈平居無術遇事周章徒
自斃以塞責者可倫哉公遇害之明年
今上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諡曰忠節命有司建祠

江西之南昌迺隸人思公若喪父母歲時伏臘為
位哭奠祠未有立焉嘉靖壬午兵憲王公暘来備
武定士民有為言者公曰國之大事維祀若戎戎
飭而祀廢政迺弗咸盍祠之以言于都臺邵公錫
則從以言于柱史熊公榮則從迺撤廢寺得隙地
于學宮旁營之堂廡庖舍翼然煥然又得廢圃於
演武場號之入其稚稼以供俎豆有司歲祀罔斁
是舉也上下嘉其成幽明孚其感忠勇作其氣風
紀植其綱豈直慰隸人之思哉祠既成余適以督
學来東泉兵憲公曰斯不繫風教耶予為記之憶
余筮仕聞忠節公事未嘗不悲憤涕下則又以不

得見其人為恨徃叅江藩得謁公于南昌祠今督
東来又謁公于武定祠貌像若生拜瞻悽愴能無
忠義之感乎然竊聞江右人言曰宋有文丞相明
有許副使又聞山東人言曰唐有顔平原明有許
樂陵斯二言何謂哉盖文山祠于吉安南昌距吉
繞一水後三百餘年忠節祠建焉又一文山也平
原祠于陵武定血陵為接壤後五百餘年忠節祠
建焉又一平原也夫忠義之氣貫金石格天地而
况其精神氣類之自相感召死猶擇鄰曠世爰聞
其事同其心同宜其血食之地亦同可謂之偶然
哉嗟乎開元天寶之亂河北二十四郡靡然摧喪

平原一倡大義天下始知有勤王之師航海發崖
國事去矣惟一死以明君臣之義成敗又奚擇焉
由是觀之忠節之功不獨在武定很山之捷賊黨
剿平微公訛為之倡其忠不獨抗節鄱陽之戰群
忠効力微公孰為之倡然平原天子不知名而忠
節已録功於生時文山齎恨以沒而忠節隨酬志
於死地二公血食一方忠節且蒸祀焉忠節不負
臣子天下後世豈負吾忠節哉嗚呼可以為萬世
報忠之勸矣忠節姓許氏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
人其慝公益恭其烈者祀典迺秋云

六月西征詩序

嘉靖癸巳夏西蜀番部弗靖逆擾告警
天子軫念曰愼選撫臣以往於是用廷臣薦擢山
東左轄南澗楊公為副都御史
命曰惟飭兵戎給餉餽惟爾謀用臧惟戢在威柔
在德爾惟相厥宜惟副將若藩若臬閫內外惟爾
制之則又馳驛使諭曰往哉式遄毋宿朕命於是
公即日戒行時維六月溽暑淡壚沸蒸諸大夫同
事東土者咸為公留行曰蜀道遠哉艱矣撤無以
停乎公曰斯
君命也我弗敢稽且夫勞吾于鬱燠也與驅民于
鋒鏑也憂訛為大焚溺之拯也與行役之恤也事

訛為急於是公遂行之日余從諸大夫出餞郊
亭公曰何以贈我余廼起而言曰昔馬伏波之征
交趾也盛夏屯兵合浦將士至穿石竇以避暑瘴
然卒底平嶠南勒功絕域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
曰定志立謀以干時主惟是往烈余弗敢失墜然
而吾言必再余廼再起而言曰昔諸葛武侯提兵
西伐五月渡瀘威懾諸蠻功昭後代公是行得無
似之乎公曰惟竭股肱間關險難余弗敢暇逸然
而善言必三余廼復起而言曰昔吉甫臣周六月
啓戎薄伐玁狁王國斯定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
曰惟有嚴有翼實奏膚功余何足知斯然而善言

至矣廼再拜授簡于余曰子為識之余惟伏波壯
矣以垂老策勳武侯忠矣以偏安定績吉甫文且
武矣以中衰起祚今南澗公弘偉博達經營四方
且當強富之年處全盛之世際　熙明之會而蒐
爾醜爭黠不如徵則詐不如予並獲內侵非若朔方
自恒情度之若無足為公慮者公廼聞命就道志
激而義形食處不遑息勞暑不遑避則公於數君
子雖遇若不同而其立志之壯秉心之忠文武之
不廢非所謂思齊異代者邪余之竊望于公也昔
公嘗倅敘州守成都飭兵建昌蜀之山川土性民
俗政理夷情變態閱歷已素而其部落酋豪黠知

公名閩公且至將稽顙納欵 惴惴恐或後其不
然若禽彌草薙傳檄而可定也又何足煩公之慮
哉雖然公負中外之望久矣
明天子簡注深矣西事且竣蜀鎮不能留公也易
之解曰利西南有攸往夙吉今日之行有焉詩曰
啓敏戎公用錫爾祉行將為公頌之

贈旭天府尹翁造先生序

嘉靖壬辰春
皇上大計群吏以彰黜陟廼東阜先生自山東右
轄擢應天府尹諸大夫同事東土者屬余文為贈
余竊聞之人言矣文藝之士智近迂世祿之家習

易侈迂則弗諳政侈則弗任勞如之何其言理憲
豈然哉夫禮樂文章者政之府也勳望德業者邦
之軌也政無文則國陋人維舊則政詳故彝章者
昭其鑒也經綸者著其猷也張弛者神其用也聲
華者繫其望也忠貞者篤其祜也清白者副其休
也以達家邦以御民物咸是焉出矣是故達人不
以技藝局其長志士不以居養易其性董賈之才
稱通達王謝之族多勳庸彼其木強無術中枯而
外窒寔素寡聞驟登而輒敗又安所用之哉
明興百餘年海內稱望族者任丘邊氏而東阜先
生父子兄弟名蹟輝映尤極一時之盛先生舉進

王選入 中秘官翰林容(?)侍以文學為
職業早自表見既出補東藩計盈流積滯仰慰
忠剖奸剔蠹老吏不能逃也蓋先生朴茂醇篤刻
志問學雖生長世族能絕嗜好而研夫官箴政範
民情物理與夫世故熟聞於官究之指授於養於
館閣之瀚海者既究其詳故能隨試而輒效若[illegible]
為箕君治為裘不亟不疲乃若上將旗鄙韜精爲銳
一出而犹盤匜刺重華也其於京兆又何有哉或
者姬曰藩宜以平坎故思必及乎遠京兆以昌治
故威必行乎近昔者趙廣漢以發摘為神而不敵
清張敞以賞罰自立而四境治惟京兆者必稱焉

余獨曰
明天子在上漢治不足法也先生以文學飭吏治
刑法吏不足尚也故惇大者存其體忠厚者崇其
基仁恕者綿其澤傳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又
曰無急如束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
根本之慮寔維在是東土之治可舉而措矣惟先
生圖之

塤篪別調序

塤篪別調者一產陳子與其弟龍山子作也八音
殊響合奏塤倡而篪應故伯仲氏稱焉取其聲之
和也凡聲由氣而動其氣和者其聲和天籟自然

之感也今夫詩心之聲也心氣之發也氣同則求
聲同則應求且應是以和生焉有如兄弟矣延
亦有不盡然者何靜躁緩急之殊與其好惡取舍
之各趨也出處顯晦之異迹也亦且然由是作矣
是故君子不以攻取淆其性不以物我判其情因
心則篤友樂孺則敦愛慶敬則忘抑鬱哀則勸于
善怡怡愉愉弗逆弗偷其斯致和之道乎和也者
發皆中節之謂也和成於聲是曰至音修詞者得
之以平調齊名者得之以振響推而極之則節宣
陰陽出納今古排斥宇宙暢幽明而達至治用斯
為至矣夫一匡龍山二子者刻志希古以家學相

授受氣同心同故形諸詩章悠揚沖雅不詭不尤
誠若相為倡和焉者君子以為至和之音斯集庶
幾有之而或者循惜未睹其全嗟乎清廟登歌一
倡三嘆有餘音矣曾俟衆樂之闋耶且夫述平原
贈者識機雲之並秀懷池塘詠者思靈惠之摛藻
聞風而吟者慕東坡穎濱之結愛古之賢人咸重
友于匪直相與以昭遠亦名德之足紀也故曰誦
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惟讀是集者或害詞焉故為
繫言千什

賀別駕東窗林先生序

今制京朝官課最馳封如執券責償弗爽厥候特
之者亦視為恆焉爾惟外寮非政卓異或有其政
而按部使弗舉與舉焉而核乎其實輒不易得故
藩臬大夫賢而不相值者有之矣二千石賢而不
相值者衆矣倅貳丞簿賢而不相值若又不知幾
矣吾郡佐林先生先判徽郡有異政薦剡交聞
天子賢之值三載績滿封其父東窗先生如已官
博士曰東窗公有子宜享今日之榮稱異數焉嗟
乎叔世道崩教弛功利之風日熾父兄所以訓迪
其子弟果克古所謂義方之教乎子弟所期自樹
以慰其父兄果克古所謂不辱家聲者乎今夫估
俾稍能閱閱焉者紫之爭貴乎其前世稱曰賢

父兄爵祿加其身而民瘼罔聞曰惟豐貲積產以
自殖其身圖世謂之克肖若是則家與國奚賴焉
而又希寵榮以誇耀其鄉閭曰是主上之恩也教
子之功也豈非所甚愧耶東窗先生之教大夫自
束髮時授經課業即以持身修行為先暨入官每
寓書箴誨則以不負清節而其兩判州理淡泊自
持歸無餘蓄尤足以為家人表率是故誦菜根謠
而可以勵冰蘗之操矣觀河防疏而可以奮勤勞
之績矣讀訓子吟而可以興圖報之思矣大夫之
異政詎非先生之教之成耶君子曰樹德者豐基
歐河者泝源右氏所謂積行之化也楊世忠勳郄

金之遺也先生今日之崇於家為篤慶於國為禮化於予為民其報皆與先生川不售其志施不盡其才惜今偕精微而作泉石身榮而志逸大夫名位日崇為先生汜自隱於將来者殆穰穰未艾也一命之錫文炙足稱異數哉雖然大夫方為吾郡沛其榮之澤惟先生在閩海無以致愛養之私吾其民亦戚然惟大夫不得彼其私為戚吾郡佳山水不在吾樂公下且逸老焉先生肯恵然一來乎吾其三大夫當率從俯秖相候于鄞江之滸余又偕為之娛六

灤川別意序

龍山陳大夫之副東泉也剔蠧縄奸平冤達滯政罔遺惑居三年不遷或曰大夫寔之良也碩其行踽踽寡合言剌剌無忌避性朴而儉法持一而不阿人或尤之陸子曰甚哉處今世之難也夫寡合不介乎無忌避不直乎朴儉不潔乎持一不信乎士所患同耳詭隨耳濁耳詐耳獨且直而潔而信將尤之使不遷乎甚矣處今世之難也夫陳大夫者台產也台之士風峭直矯抗士負氣多節槩大夫達不變其張覆不越其素視世俗脂韋澳涊以為非是而思以易之固難免乎今之世哉大夫嘗謂余曰人之尤我我不為戚仕且倦矣歸諆菟裘哉余應曰天下有航嫌獨行之士台士將有合焉道之行否其在人耶其在我耶吾子亦俟其合而已矣嘉靖癸巳春大夫以考績戒行寅寮諸君設祖灤川之渚維時景槩情暢酒酣樂融繼以縺綣余乃舉觴臨流而言曰樂哉斯川如大夫之去何大河梁嗟別湘浦懷思古人豈為是戀戀兒女子態哉要之道合情睽撫景結衷蓋有不能已於言以凡諸君咸起而賦灤川為大夫別嗟乎灤水發汪犀滋榮陽抵岱阼而出河濟之間其始也伏于重壓罕坎窞殫於泥沙跡之泰溜濬之不長而其逆也滋為川潴為湖放為海沛然莫之能禦此其通與塞孰為之哉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信言水有恒性也又曰維心亨往有尚言人有恒德也水有恒性故流遠人有恒德故行達且夫灤濟水也濟者齊也齊度量濯汚垢德由来美矣夾夫遊斯憩斯觴斯詠斯於水德有深悟焉是故以齊其心志則不惑以齊其得喪則不憂不答激以資介不逆行以資直不受汚以資潔不爽候以資信如是則德備德備則用周用周則施達蒸雲霧而雨天下茲行固濫觴哉於是大夫起謝曰水知我乎我知水乎知我與水者子乎至哉吾子之善喻也祖帳撤音為群王之什

其政奚暇惟報哉嘗聞之治遠人若撫嬰然示之信以防其欺懷之恩以投其好寬之禁以樂其生是故有修文之治有柔綏之略有招撫之方有羈縻而不兵之術夫如是雖魑魅可馴格矣楊子曰吾職惟審讞其刑辟如吾子之訓何曰天不以窮谷廢其仁修政不以殊方易其生殺遐與邇一治也政與刑一道也今惟聽決惟允執辟不試非所謂信乎幽隱必達冤滯必伸非所謂惠乎明恕而行之用殺不辜非所謂寬乎三者皆審讞之職也以推遠之道行之則固楊子之政矣且今滇為省治禮樂刑政之治濟濟自有餘年豈復古南詔蒙段之習耶而彼棘爨羅麽猓獞烏蠻之種狉狉然蠢蠢然固亦好生惡死感仁而懷信未嘗不可以道化也吾知楊子往必克之矣楊子與余同舉于鄉同登進士第有文學余始目為文人耳暨歷冬官郎通判潮州除剔蠹材以廉幹稱出守濟南當省會之繁劇庭無留獄官無滯牒民無隱瘼又能以其餘力肆為辭翰於濟南人言宋曾鞏元趙孟頫之後文章政事稱楊子焉余於是又知楊子非專於文者君子曰文以飾政政以舉刑刑以馭民治不爲齷齪以順行之濟南已試之效可舉而措之滇皆用道于滇在茲楊子圖之遠皆以行

少石集卷之十二

文類

贈福建右轄心齋張先生序

往余濫史局纂　武皇帝實錄嘗得心齋張先生諫
疏讀之竊愛其詞意剴直不事勦説而忠義之激
烈利害之詳明有人所不能言與不敢言者獨高
之蓋先生時爲御史守居庸　駕將北狩先生與
同事武貊計不合乃按劒坐關下曰有奪關者死
天子聞而壯之遂傳回蹕於是天下多先生之功
余始未識先生暨讀其疏意其人必峭直峻厲或
落落豪宕不可近及與先生爲寮友則見其氣和

而量達行飭而禮卑政詳而有體論事平實不矯
悻激語叩其中淵然汪然是非可否確有定識余
然後知先生之養有過人者故臨大事當利害能
以危言悟
上而收其功先生自內臺出副陝臬參東藩擢山
西廉訪再更東臬居無何擢福建右轄計不歲終
而三遷陟方岳蓋稱異數云先生留行過余訪政
曰大木處者病穴土處者惡臬習性不同各有攸
宜余北産也如閩海之治何陸子曰四方男子所
有事雖遐陬絶壤靡不周歷是故懷居自便曲士
之所以自泥也安土敦仁達人之所以廣業也其
楚之才嘗策勳于中原燕趙之士多垂名于南國
古今何可殫也以吾子之才之器原養而裕施豈
其風土性習之所能易耶先生曰子之言誠達于
治矣竊聞東南大海溟涬無際愚氓駕艇出沒鳴
鎗嘯侶劫殺為嬉而海外諸夷波翻雲詭變恒不
測斯固易治與陸子曰夫駕羊腸之阪者窮轍皆
由企涉龍門之津者舉楫皆安流何者其始之所
歷固天下之至險難也今吾子以閩海視居庸為
[illegible]郡于大凪江帶海艅艎千艘龍魚寶藏之所生
商舶經略之所集非有寒徼之苦寒武夷壺公之
遊絃誦比屋士民興行非有北鄙之獷得倭奴占

城琉球婆利諸國奉琛入貢脫有覘伺蜂蠆之毒
耳非若北虜之鷙勁是故土饒則澤易宣民興行
則理易達虜馴則化不梗以居庸視茲誠若駕坦
途涉安流而况其時其勢其職任之難與易不同
先生既充其所難其易者知不足為也雖然先生
敭歷中外資望崇矣內臺柄擢可指日以俟先生
為藩臬于東方纔二年去而復來來未幾而復去
東人欲信宿為先生留不可矧閩海獨能無以我
公歸耶余又為寮友志别而遂及東人私欲以徼
先生之惠愛云

谿山詠餞序

東洲子轍將南諸大夫同事東上者繾綣不能為別合餞於濼源堂酒起而賦濼源越明日復餞於禊祓山酒起而賦禊祓又明日復餞於大明湖之丹亭泝舟出北門抵華山日暝而返又為賦華泉篇致詠餞然後別云陸子曰美哉諸大夫之別乎蓋情暢而不忘友道於是微焉夫臨流者曠遠以怡抱登高者騁眺以興感泝昔者流連以結思兄故有悰有頌有感有紀有規悰言乎德也頌言乎美也感言乎遇也紀言乎績也規言乎勸也咸識別焉爾矣夫人非鹿豕為儔勢不恆聚士有蓬萊之志業在四方道苟弗暌跡離奚訐故河梁以

慷慨陳詞洛濱以綢繆惜群淵湄以美今[illegible]載之下流響鏗鍧情義弗虧友道克敦也夫東洲子者懷義促敬弗矯弗亢德可親矣宣猷著[illegible]於東土矣可樹矣蹇諤自信時好弗容遇弗詭矣刑平訟息化流澄清績用彰矣祗慎厥術克保終始勸勵忘矣斯諸大夫所以不能為別也繾綣不足飲餞將之飲餞不足詠歌繼之是故以德興懷則不昵以美敷頌則不溢以遇陳感則不隘以績載紀則不遺以勸進規則不諛纚纚然洋洋然情由是暢義由是宣友道斯不足徵哉雖然吾聞之矣東洲子昔為御史以峻直不阿出守保定曰吾得式三輔之治復史廷平曰吾得考豫章之遺愛西瀦曰吾得覩唐虞之化總東臬曰吾得覩周公太公之流風益身親古道而有得焉是故抑而奮踔而起忖度而忘愈堅歷深而養益粹行乎而望日崇逈然胃揖儕輩莫逾命上遞憤選以往云余東洲子之戚也從諸大夫餞無能為役姑述其積以贈諸[illegible]

陽信縣學尊經閣記

余視學山東之明年春按武定集諸邑士校之維時餘姚徐九峯令陽信興學飭士教彬彬然嚮化余校藝且獎徐子徐子請曰先生何以益之余

曰陽信固多士哉盍視諸邑稱雄矣今[illegible]弗誦法孔孟祖述六經者乎是故言乎易其文沖沖爾言乎詩其文渢渢爾言乎書其文渾渾爾言乎春秋其文斷斷爾言乎禮與樂其文秩秩爾洋洋爾雖然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其教止是乎而諸生之自茲將維是焉自足已乎蓋聞之六經其載常道也其學心學也善學者凝心以體道不善學者徇物以喪心心之用大矣哉包天地合人物貫古今極天下之至賾通天下之至神是故易吾心之變化也詩吾心之好惡也書吾心之典常也春秋吾心之決[illegible]也禮樂吾心之敘與和也窮變化

以順性術好惡以逆志就此常以正軌研是非以定推其放依回以中性於六經皆存心中物矣其不然者勸[illegible]則將[illegible]訓詁則將鑿惑淫邪則弊閣決於異則將於無功利則將卑鄙經於道莫斯為甚尚凡為聖人之徒乎諸士子歸而求之越夏后川陽信能將經閣成徐子復進諸士而曰陽信地瀕僻風往[illegible]文弗備九州[illegible]諸士之流于業也漸為明致經史凡若干卷因思守者那力為重於學宮旁貯之曰尊經閣頗乞先生一言之訓余曰夫藏經以厥學也崇業以進士也進士以藝豈立教者之得已哉是故立德尚矣窮經次之藝

斯為下夫藝亦廣矣九流七畧諸史百家汗牛充棟學者何可勝讀而其源實出于經譬則五緯之麗天群星拱之矣譬則四瀆之行地衆水趨之矣故尊經云者蓋弗及藝也且古之藏經莫盛於周柱下楚左史漢天祿[illegible]府則有若老聃之多識倚相之能讀劉向[illegible]校出乎其間君子循病其流于藝抑不知今之讀聖人之經者將慘文如數君子之衛否乎亦將進諸藝而深造乎道也昔蘇氏作藏書紀曰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為可惜以余觀之有書不讀不足惜也讀書而流于藝深可惜也有書不讀愚耳昧耳於道未為深害流于藝者為浮為繁為闢為荒為陋五弊其興而道術裂矣嗟乎豈藏經之意哉於是諸士子憮然曰小子將安從事耶曰吾昔者心學之說盡之矣爾諸士盍歸而識之遂書以為記

胊山書院碑記

臨胊當青齊間山中地僻而民朴俗雜儇難馴或曰僻近陋朴近野儇近悍若之何化之陸子曰古道之不復其諸性真之忘乎今天下士習華而飾也幾於偽矣不患其失之僻而陋巧而競也幾於市矣不患其失之朴而野頹而懦也幾於靡矣不患其失之儇而靡是故僻陋者敦龐之化基焉朴

野者醇篤之行興焉儇靡者剛毅之守出焉斯天地之正氣而人之成之豈繫乎其地哉嘉靖壬辰余視學山東按青州集諸屬邑士試之則胊之士多以敏而穎與視諸邑為獨盛余始異之曰孰謂胊無士哉既乃進諸士子詢焉僉曰胊入國朝來自馬泌蒼學士以文章行誼鳴一時厥後寂寥無聞學宮秋圮而不修士風頹而不振者有數十年不登薦者若我胊令儲君賓來興學[illegible]治先教化又以儲材在學校而蒙養必先小學乃做古社塾遺意創書院於邑城中前為泰正[illegible]三楹後為景行堂五楹翼以書舍十六楹[illegible]六右塾八楹於

是選民間之秀彥立塾師以教之朝鍾暮鼓聚散惟時辨方正句讀吟詩習禮考論名物器數居處慎其與長幼明其節勤惰示其懲勸令雖日事條贖不暇給稍間輒與諸生胥課時校藝而進之右進升之左左進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進于庠校於是邑之士咸慨感而嚮化余作而嘆曰賭君豈不誠賢令哉達教本矣越明年癸巳巡按御史宿州方公按朐重為嘉獎遂扁其門曰朐山書院云嗟乎今書院之設遍山方然未聞以小學為教者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導之漸也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言辨之微也導之

漸則本立辨之微則幾審所以遏淫邪防逸豫而正聖功咸自茲始余固謂賭君之達教本也且夫天地之氣淳而未漓則積之必厚而發之也弘蓄而未洩則觸之必暢而出之也奇譬之荒江大澤之濱斥鹵不稼開闢而播種之種稑芃芃然生矣童山濯濯一旦培之水土樹之嘉木不數年可以棟明堂扶大廈人才之盛衰豈異是哉夫朐固山川之聚也其秀靈清淑磅礴鬱積歷數十年而未有鍾于人者尚翕然凝也今茲多士浸淫道化刻勵磨淬而日趨于仁義禮樂者又渤然奮也得無所謂淳而未漓蓄而未洩者乎諸士子勗哉毋負

良有司之意幼養而壯立以行敦龐之化以樹篤實之行以勵剛毅之守朐之俊髦將彬彬然輩出發之弘而出之奇矣諸士子勗哉

送石亭陳公擢太僕卿序

今之談治者曰文士弗諳于政甚或以迂腐目之由是不適于用也嗟乎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文政之華也政文之體也華弗著實之亡也其國敝以陋體弗崇用之窒也其治棼以蹇是故吾儒之道旁搴萬物而不遺遍包六合而無際歷試諸難而弗窮可內可外可升可沉可榮可辱而不可奪斯其文士之適于用也有弗諳政哉宋人有言蔡

君謨不喜政事而喜談文章歐陽永叔不喜文章而喜談政事二公各舍長以盜短以今觀之以永叔非政才君謨非文士不可也吾睹石亭陳大夫少負卓穎以博洽強記名海內暨舉進士文譽日益起選讀中秘書歷官史局與纂訓編摩啟沃之功居多人固曰陳大夫文士耳無何寧執建議出侍從諸臣外補藩試之難也大夫得江右少參江右賦繁而民猾奸竊盤據更老吏不能詰也大夫至則細疑者良披析宿弊不歲餘廢者起滯者疏之若纖貫焉而漁獵者不得作江右之賦稱平焉而其可否參求滌於稅之當如在江右時人於是知

大夫有政才曰文士固備邪今年冬改太僕卿分
署山右人為不懌曰大夫柰何當司圉牧哉予曰
否居方而售能非以造化也執器而運長非以廣
忠也且夫宇宙內事孰非吾儒所當究心乎乘四
委吏掌關擊柝雖聖賢有不辭而況牧圉大政軍
國攸賴典衡者將用是以徵吾儒功用之全大夫
豈有所擇哉昔者潞公以左轄晉太僕大夫
嘗為文贈之用衛文秉淵之語為規君子曰其為
文人謀也忠今予是知大夫為已之必忠也將無
所擇焉且夫今日政與文川秉淵進諸德矣德以
本之文以彰之政以達之則牧不足為矣大夫將
出其緒餘為文士寵厥用乎大夫未聞也曰籌往哉
吾將試之馬爾矣

贈順天府丞半窓羅公序

半窓羅大夫夙負穎敏年二十舉進士拜官中舍
或曰少而銳乎然而大夫不有其官日惟母老弗
養為戚遂乞留署改廷尉平於是大夫以恬退聞
大夫雖佔俚纔一年即試法比或曰附厥始乎然
而大夫入官如素平反鞫折一時老吏不能詰於
是大夫以精捷聞遂擢守於袁移於贛更於南康
出吏於南昌大袁也獷而勁贛也僻而阻康也敝
而膩昌也衝而劇大夫不數年更歷四郡或又為
慮曰才病於數更澤阻於未浹乎然而大夫所至
樹聲績是故獷勁者良焉阻僻者達焉敝陋者豐
焉衝劇者理焉於是大夫以幹治聞晉副江臬防
兵於饒饒臨鄱湖地稱要害或又為大夫慮曰易
儒而兵治乎然而大夫嘗操法振紀文而有備境
無劫掠焉於是大夫以防禦聞居無何竟以母老
歸於家居數年復起為薊憲飭兵威戎衆咸難其
行曰大夫柰何復驅險遠乎大夫哂曰擇仕非忠
也避難非義也居什哉晶轍西嚮而東臬之命下
矣於是大夫又以慨壯聞君子曰羅大夫信賢矣
哉恬退觀于忠也精捷觀于識也幹治觀于才也
防禦觀于謀也慨壯觀于節也羅大夫倜儻[illegible]哉
大夫之副東臬也當督郵傳間嘗與余談曰[illegible]
弗宜民疲弗息不惠東人何蓋始經書欲一洗宿蠹
俄而內遷京兆丞以去於是大夫咄咄謂弗究其
施者陸子曰今天下財力之困備有甚於京畿否
乎而民之所當力救之者有重於輦轂之下乎東
方殆不足勤公慮也夫根本者枝葉之宗也腹心
者肩髃之會也根本固而後枝葉茂腹心壯而後
肩髃強故漢世之盛京兆為最重然一時稱善治
者不過曰賞罰立信耳曰豪強屏跡耳曰一府皆
傾耳操核震刷之意有餘而培養休息之仁不足

外雖精明可喜而中則元氣索然以言論治者有道感焉今大夫請練傳達予念民瘼誠以東方未究之施為筆數之民一拯援焉斯非根本腹心之圖耶且夫一其志則政有恒矣精其識則物咸照矣練其才則紛可解矣畜其謀則策無遺矣固其節則守弗渝矣大夫將克究厥圖五善備也雖重且大下足者執此以往矣奚有於京兆丞哉於是同寅諸大夫聞之曰是可以贈矣遂書之

贈山東參議東谷王公序

東谷王子以東臬僉事武定之年而政行境無萑苻之警寇無門牛之盜東人稱安堵焉或問余曰

武定古無棣境齊太公之封界也有餘烈存焉東谷子經理其故疆而修舉其廢把將謂政無所因乎曰否志上弘駿謀以昭遠覇圖不足築也或曰樂陵古平原郡魯公之所守也有遺祠在焉東谷子出贍入謁朝夕而禮事之將謂勇無所激乎曰然昭忠勲以倡義群勇無弗感也或又曰武定之兵始于許忠節公遂忠節於武定有保障之功郡人之所思也有戶祝存焉東谷子祠其像碑其績而秩其歲祀將謂治無所裨乎曰然植餘愛以繫思衆志無弗歸也余觀東谷子醇厚爽愷遇事無纖巨種種有條間嘗為余談古今兵法極變合奇正

進退攻守之氣究時日背向雲鳥變異之占而於尉繚黃石司馬孫吳之所紀載咸能舉其梗概上下之余因知東谷子有志世用者也今年秋擢東藩少參過余訪政曰軍旅之未閑如錢穀何余曰政同體而異化同術而異施是故應變不窮存乎通經緯不亂存乎智今夫車不脂轂則不行火不積薪則不熾軍旅猶之轂也錢穀其脂也軍旅猶之火也錢穀其薪也相須以為用而相濟以成功孔子曰足食足兵豈有二哉東谷子曰然今之山東多古齊地古之齊也強兵捍卒角勝西秦今之齊也削弱不振矣古之齊也鑄山煮海富雄天下

今之齊也荒瘠不聊矣則如之何曰古今時也強弱豐儉勢也禹貢楊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冀州田上上今半為墝壤又奚獨齊地為然哉是故善為治者審時以立制則政有經因勢以順民則法可久今夫東方非兵弱之為患患民貧而弗給非民貧之為患患賦役之弗均故藩參者制其盈縮量其虛實經其出入酌其豐凶時其斂散齊其勞逸抑其貪冒利宣而弊釐惠行而有孚其職至重且難也然乎士沐一命亦幸得以自効東谷子舉進士出宰劇邑入官戶曹遷今務歷藩臬兵戎錢穀經制一方蔵聞溢于時樹功及于物駸駸乎進

門亦淡也東谷子用世之志將自茲其大行矣乎
他日東谷行日昔者少石子之論蓋儀我也盍書
以行諸大夫曰可遂書爲序

朔方紀節詩序

人有恒言立名處下例立功處于邊邇志士之言
則曰寧處邊隣分在邊閫余嘗壯其言而稽古功
名之士蓋惟漢世爲多負氣尚功者自表樹是故
趙充國自謂無踰老臣耳洪中國上方畧班生投
筆自奮立功異域馬伏波據鞍鑠以求自効彼
其不避險難弱冠而圖□獨志在功名已耶迺
叔世不然矣一有兵事恐懼以爲驅儀涉哲舉寘之

誊望而邊鎮外臺有召入臺省者士大夫羨以爲
榮爲過若是哉其視古人何如也嘉靖癸巳冬大
同軍士告變諸邊戒嚴
皇上命慎選撫臣值寧夏缺聞廷議以山東左轄
宇川張公爲請遂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以往同寅諸大夫或言曰以宇川公之才望即
入柄用何歎必試之邊邇乎公聞之曰此吾志也
願戮力以報
明主蓋公自舉進士爲秋官郎出爲僉臬爲少參
爲太僕爲藩伯仕跡多在山陝間故西北邊疆之
阨塞夷情之詭詐山川土俗之險易美惡皆嘗采

詢而涉歷焉茲行固宜其慨然思奮他不遑恤也
嗟乎古志士不是過矣雖然嘗聞之寧夏古朔方
地周漢以來玁狁匈奴皆由是內侵蓋其地衍曠
可長驅而賀蘭黑山莊浪西海諸地皆稱險絕擾
之足以捍敵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豈非得其
要害哉唐置朔方軍城亦內徙宋人失守遂爲虜
巢雖以韓范之謀畧僅能制敵一時而門庭之寇
終莫之去何者失險則守不固失勢則力不重失
紀綱則令不行唐宋邊防不競犯茲三大患矣我
朝三邊並置而寧夏獨遠控夷壤洪溝天塹直低
黃沙數千里所謂黑山諸險盡爲斥堠其設險可

謂固矣屯種以積聚飛輓以給餉通鹺以輸利權
勢可謂重矣賞罰號令自總制而達之臺臣自臺
臣而達之于將偏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有弗率
令者易置之其法守可謂信矣夫以
祖宗籌邊至計超越前代數百年來可以無事而後之有事
茲土者或出己意更張之於是西夏始多故矣公
至且如之何哉公氣清貌癯身若不勝衣而中剛
有制與人恭遜無競至臨大事決大議確不可移
君子謂有趙文子之德焉是故外遜以行順也順
生慈慈生惠矣內執以守正也正生嚴嚴生威矣
威惠行而賞罰信賞罰信而節制明節制明而政

令一政令一而將士服虜人懾矣易曰師貞詩曰壯猷公復奚愧耶公轍且西夏人斯得長城矣遄庭奏績■當宁與思夏人能無以我公歸乎茲又諸大夫之望之囑也

節壽圖序

節壽圖壽開人母王孺人圖也冠之節表賢也圖之中楚然者挺然秀者松與竹也或曰以比節焉節斯固固斯久延所以為孺人壽矣孺人新建伯陽明先生之姑先貞菴隱君之配今進士詮之母也閩人與王並世其族陽明天下稱鉅公貞菴鄉之善士詮用世才是故考厥系則知德觀厥家則知化徵厥嗣則知教兄固者大家也夫[illegible]也子仲郢與滂者柳范氏母也孺人之賢意矣君子曰淑哉休乎未也婦職之常耳亦盡諸變焉故常者順也安之者也弗可過也變者逆也守之者也弗可不及也於是乎觀節矣孺人之歸貞菴君也年三十而寡居家就落諸孤在褓孺人永藥自摛處之怡然者三十年如一日孤閭朴而茂則命之曰爾勤稼穡幹乃蠱維斯夕侍吾側以家食養詮敏而秀則命之曰爾業經史載爾質以往惟顯庸其身以祿養則又勖之曰爾闇爾詮厥惟先君子之志周旋奉之罔墜既而閭果克家詮[illegible]

科君子曰貞菴君沒且不泯母氏之勞也節甚之矣嗟乎士伏節以全其忠婦居節以完其正事君與從夫道固不同碩其事與勢婦視臣為難丈夫誦法聖賢行其所明故易於自立婦非獨得於天禀而素閑於姆訓所謂女丈夫者鮮不愧是此栢舟之操與忠臣義士並垂耿光而不磨也然則舍是何以為孺人壽余竊又謂詮將有官守言責之寄矣移節為忠未必非孺人教且孺人所託以存之永世者非其[illegible]壽而在[illegible]之所以顯揚其親於不窮亦必有以壽於[illegible]與孺人今年壽七十六月十二日為[illegible]克歸展觴祝是圖圖作固情之所不容已也余於場屋識詮因知孺人賢碩不能為岡陵松栢之祝而直期以世德之休祝之至也詮廼筮日命僕夫束圖置匭再拜稽首而遣之僕馳以獻

宣義郎楊君墓誌銘

宣義郎楊君之沒也其子濟丞淶水將奔焉淶之民有攀轅而泣者曰楊侯之不得侍終其親者為誰而吾儕小民實遺宣義感或問之故曰侯莅吾淶纔三年忠洽而信孚以子視淶民淶民亦父母視侯未有父母之戚其子能恝然於懷乎宣義君之賢斯不足徵哉或曰君嘗挾策[illegible]浙江淮

積而能散恥沽恣以富其縱券市義之驩乎賻得活人方修丸散施衆求者無弗予亦不責報其市藥有道之清乎歲饑民艱於食出粟千餘石賑之有司勸借無弗樂應負且不怨其輸財助邊之式乎夫如驩也利並而不離如清也惠博而不有如式也弗以私先公家先國義也然則君誠不愧宣義而丞之愛其民也思肖先德宜不負丞矣余是以徵焉君諱錫字廷器世為山西石州人曾祖棟祖茂父雷皆宣義郎與君均例授也母任氏生君配王氏繼高智曹子男四長即涞丞王氏出次潤晉府典膳賀氏出濮洲曹氏出女一適庠生王景

孫男一景新亦庠生曾孫男二應宿應奎君生於天順庚辰五月二十日卒於嘉靖甲申十月七日年六十有五丞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以侍御張君珮王狀來乞余銘余按其事質諸所聞皆信故為叙而銘之銘曰　維道有二曰利與義頹波日趨彼徇惟利君富以仁積而能施允懷胡求臭冥斯庇焉生賢才百里展驥愛及爾親涞民之思綿綿福綏匪德曷致我勒茲銘耿光勿隧

贈御醫吳從仁南還序

吳子從仁少業儒弗就坐折肱治軒岐之術視診投劑多奇中譽通日起有司薦其能升之醫師分其治而稽之曰十全十全者周人謂上考也今制則歲核群醫之良入供禁掖於是吳子預焉歷十有五載進為御醫人曰以吳子之勞績僅得是然今而後始有也茲其階乎吳子必殫厥施而後已無何遂引疾以去人或惑焉吳子曰予無易視醫也吾用其術二十年而窮其理得居身之道以語吾子夫人之疾陰陽風雨寒暑晦明之氣實乘之浸淫不殄結於膏肓法謂不治今之仕者疾如焉夫爵祿軒冕者陰陽風雨也榮辱利害者寒暑晦明也其震耀炫惑易於喪人之守入人之心殆甚焉

明哲雋偉之士往往迷而不返汨沒而不能振則膏肓痼之矣尚可為哉吾是以去耳或曰子誠高舉也其將以為樂吳子曰吾居山水之秀面金峩背天目茲奇諸峯環抱矗立吾於是角巾芒鞋觴歌登眺採芝而食鋤朮以飱種董仙之杏逢火君之棗相是優游以適將不復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子以為何如曰子之樂是矣顧今之居是職者咸若子固知何之疾病死傷何吳子曰上醫醫國吾歸壽諸山澤之民耳國之民壽則腹心壯山澤之民壽則手足無痿痺濟物均焉陸子聞而嘆曰吳子將不得為賢哉夫知足不辱以全其身義也

徜徉自適不為其外智也壽民醫國以博其施仁也三者儒行之所難吳子有焉古以醫術擬諸相業者豈過耶吳子氣軒技而謹厚蔚有文采至其樂施不吝亦不責報不能自拔於流俗市交之儔别承其仲父司務公伯氏從岷大參之訓源淵遠有端緒蓋醫而本之儒者也不然當正德溷亂朝諸藝勞午倖進鮮不濡足其間更化來亦且斥逐去矣與有今日之榮歸可得耶太醫院長楊君輩需余文以贈寮采之别余亦舊識吳子序以歸之

封一品夫人屠母姜氏行狀

夫人姓姜氏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襄惠屠公之繼室也姜之先松江上海人祖良始籍居京師父贈通政訥庵公旺母封恭人戴氏天順壬午五月十八日寔生夫人有婉資幼即警敏聽諸兄誦讀過耳熟記輒能領解大義甫長莊静有則言笑不妄爲父母奇愛曰吾女必擇良配年二十歸襄惠公蓋成化辛丑年也時公爲僉都御史壬寅封恭人丁未公爲都御史封夫人弘治戊午公以宫保爲冢宰進封一品夫人先是在室戴恭人夢彩鳳忽起庭中夫人攀翼升雲表持一羽還詰朝媒適諧或以方齊懿氏之占又一羽兆一品也夫人逮事舅封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秋窓公及姑贈一品夫人徐氏奉養備至事襄惠公巽順以處公先配薛夫人賢淑或感[illegible][illegible]儔夫人繼之内外咸宜公亦雅重焉每語所親曰薛夫人不死矣薛夫人卒歲餘公先娶側室方氏夫人後三月至愛敬相得居四十餘年終始無間内治翕然人无以爲難公在吏部夫人每戒其親族不得涉外事同院有是毋及吾門當斷斥之及思戴恭人不能忘僅迎養踰月或歲一歸寧而已夫人預朝謁者二十年屢被錫幣綵縷之賜性簡重非公事不輕出[illegible]賓客亦辭不赴雖處貴盛

中布素泊如恥矜衒簪珥之飾尤樂施予姻族戚獨者時賙之下御婢僕嚴而有慈正德壬申公卒于家夫人督諸子治喪纖鉅有條俗舉喪結綵繡用諸劇戲夫人曰此無益而費也徹之鄉人以爲知禮夫人居常以忠孝謙謹和氣六字訓諸子諄復不厭又曰今世兄弟不睦多起於奴僕私相譖愬有即逐之釁端自絶用是家人肅睦諸子友愛有棠棣風雖公之義方所成夫人預有助焉夫人素羸弱不娠爲公置媵妾張氏楊氏以廣繼嗣諸子婚娶服食房室悉爲處分如已出者諸子亦孝敬不異所生嘉靖乙酉三月二十三日疾卒享年

六十有四夫人兄浩工部郎中清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五人長偕前兵部督府經歷次徑吏部驗封郎中次健國子生次仕中書舍人次僎兢爽于時偕徑仕方氏出健張氏僎楊氏出孫男七人大年大文大受大亨大貞大晉大立女五人長許山東僉憲黃綬子伯鼎次福州府經歷陸銑子深次刑部員外郎陳辟子鉞其二尚幼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日奉夫人柩葬於乳泉山之原附公兆也惟夫人生長鉅族復配名公雖壽不滿德而重沐褒封之貞維嗣不已育而享有諸子之養亦可以無感矣若其幽德懿行稱之鄉邦載於姻末預聞一二姑述其大者以備立言君子之採擇云

少石集卷之十二

少石集卷之十三

雜著類

書楝塘詩册後

楝塘詩册成陸子誦之作而嘆曰美哉鏘鏘乎瓊琚玉琳斯盛鳴矣鹿巖子憮然曰使界塘太史存人篇雖詞不可少惜乎其不作矣徐出遺稿於緘笥閱焉得十册數葉詩凡四章曰洛陽名園賦雅操也曰別墅結芋陳幽志也曰日影圖翠與滋德也曰庭樹屯陰頌晚榮也第不知其所詠何物所指何人味且繹之疑若為楝塘發者鹿巖子既喜既愕曰有是哉吾册也斯無憾矣盖界塘存時嘗

許為李翁賦是詩又安知非指楝塘即非是詩意亦足揄揚况册成而出忽得諸吁悼感慨之餘如夜光明月不期其至而暗中投之可謂偶然哉嗟乎掛劍表信勒銘踐約吾聞存者能施之沒未聞沒者能施之存界塘平生敦信重義死猶不負人若是不然鹿巖子之癖好深思鬼神實通之幽明乎合之妙詎可深測耶因書以志感

題史氏鴻禧公告身後

鴻禧公沒且三百餘年矣告身至今若新當為後人世寶嗟乎公之賢可知矣盖夫天地間無不朽之物雖鐘鼎珦琰歸於湮滅故君子尚立德永其

思於世而人樂傳之物托以不朽焉鴻禧公嘗史氏貴盛獨能識幾守道介然立恬然退白首祠秩無恥于其宗是故以忠獻之孫爲而能使之有所畏獻文之不阿而卒能嗣其休士類欽其德天下稱其賢至于今吾鄞父老猶能誦之况公後裔之良覧故物而仰思其志行有不能自已者斯所謂物因以不朽者哉不然史氏金書玉軸充庭積笥其可令襲而藏之今者當不止是公之賢信可徵也大行君立模爲余同年友定公八世從孫積學懋行當世厥美兹物得諸其族健齋進士夫健齋之授之也謂大行爲史氏之無忝歟

復屠氏聘定書

昔君之先大夫襄惠公及我先康僖公克樹明德光昭爵勲爰暨其族用是世締姻好我從姊歸君之從父氏伯氏之子再委禽于君以徵襄惠之福而存定納之示既敦世好矣唯是復尋舊德不鄙遺下體勤二三賢達主張其盟廼布告於我父兄我父兄以收發命中之簽諧從謀從吉君子曰不忘舊德以修睦也賢達要盟以爲信也幽明贊孚以協順也睦以崇親信以行義順以成禮三美不易言歸于好顧辱貺之豈將之懇處敢不拜嘉若詩書闕業之弗墜義方有頼唯君圖之蘋蘩中櫛之弗踰載在訓典我不敢不肅諸姆氏則宜惟伉儷之獲祉于世德有休焉

祭屠太親母文

惟靈毓德坤元幽芳玉粹少嫺女紅長聞姆誨肆嬪屠之室荐蘋蘩嘗之任閨闈肅有儀孝于舅姑思勤定省於姑嫜極晨昏之致愛友娣姒頗篤親中饋相夫子以勳名偕寵光於昕夕服稿豐紫誥之封雨露協金桃之瑞奉宮禍於二例援寔妃於九陛珠絡輝煌霞帔雙鬟復貴盛而不驕恒滿盈之爲戒儉素敦鹿車之風仁厚衍德斯之派時分甘以布慈夜和丸以勵志踵孟母之遺芳振陶規於異代丹山復五綵之芑白首見諸郎之貴鐘鼎奏豐簪裾擁指啓內治之明章來宗姻之仰戴顏幽淑其成宜期福齡於未艾昊昊弗仁遽爾棄遺悵贈淡於蘭茎嗟陸離之璀珮音沉響閟恤思下逮既榮寵之克終雖泉壤其奚悔某等誼忝姻婭情深感慨望丹旐其尚遙陳椒漿而一酹慚損簋之從宜冀冥歆之不昧

祭九伯父文 代父作

嗚呼我同氣五人而長居少憶我父母中徂值家初造維時諸兄皆見成立而弟方困跡於庠校故治命之勤拳寔畀兄以教詔兄曰懿親周旋惟好

豐植我田廬時慰時芬鞠育我子女以婚以醮故弟之力於學也志業雖分克奮庸以自劾弟之出而仕也十九在公内餽無嬰于懷抱數十年來門庭熠爍内外怡愉益敦友孝化食犬以同牢瑞乳猫而呈兆鄉黨傳播於縉紳羨和氣之感召弟既歸田兄年我老戀白首以惜分撫紫荊而幽眺酬勸迭勸爰語爰笑謂食履之尚強當百齡而結耀夫何氷雪暗侵頻成衰耗竟一疾之弗瘳遂溘爾其長歸嗚呼人孰無兄如吾兄者可謂有薛包之誼而愛獨深有公藝之風而德彌邵言念厚恩罔圖涓報鴒原曷依撫膺痛悼悵音容其若臨聊陳牲而酹告

又代六伯父作

嗚呼我聞往訓同氣惜分矧玆永訣痛曷可云䌷彼翕鳥日夕呼羣矧余遲暮言念懿昆曰惟醇行貴德立園克孝克友古道夙敦憶家初剏幹蠱克勤廼豐厥殖寔大吾門廼昌厥裔孫仍若雲富壽康祉鄉邦絶倫雅我伯仲五柱並芬我寔長爾爾尤棄淪嗟嗟已矣顯有令聞我寂無侶靈光獨存惨凄風雨慘淡鴒原爰率諸從奠哭聲吞悵聽來格曷招爾魂

自奠伯父

嗚呼公之視我諸從愛均已出少也憫其難任鞠育之勞壯也哉其成躬訓課之責學也策其昏幸顯跡于泮名仕也恤其私俾殫心於厥職豈仲容趨庭喜色愧負家風竹林表宅故博産盡廬不足以言惠積和順而遺之安者廼其惠之溢輕財散金不足以言義均休戚而示之以公者廼其義之實昔人有愛兄子者夜起複盛或有間於子疾聽諸父者上升乙封樹夫談公咸猶然則公之視姪有倍古人而姪之視公何能企而修於萬一山高海深思難罄述痛隔九原報稱何日幸仕轍之偶旋預哭公於殯室恨侍談之如昨命為文以志石敢不勉承載揚紀筆聊泣奠以陳悰愧凡庭之匪秩於赫有靈鑒茲芬苾

又舉襄文 代父作

嗟吾宗之薄祐兮哲人云亡倏青陽之改歲兮我心悲傷慨流風不古乖同氣兮自戕角弓奚為乎怨兮或興誕於布粟分形骸以析産兮蕭墻怒而鬩墻伊伯氏之寡儔兮敦孔懷以為好謂葛藟猶庇本兮胡懿親之能忘量恢廓其有容兮情懇恒而獨至共斗若而弗渝兮析義利之毫芒余既羈縻于仕轍兮念田園之荒蕪徼伯氏其裕蠱兮將内顧之奚遑絶庭屏之間言兮雖睦撫猶子其成

近侍忻朝夕其追隨許相期以意氣遂許改玉之交求結金蘭之契維時勞績懋彰擢當不次忽假介從頃玆良過人孰不爲公嗟吁而公獨怡然不介去意中執手下吐莚論風神其和粹謂余式遄以笑言相繼人何別未幾時禍變紛至爰逮厥躬盍雨中余時讀[illegible]京我宿如刺苦寒之公卿鄉邦之士類咸爲之惕然興思泫然出涕也嗚呼驊騮致千里之才鴻鵠凌九霄之志以公之器量雖識與不識無不稱爲遠器然而竟止于斯者豈玄化之無常造物之多忌耶余適南還久公襄事追憶平儀恍如夢寐悵衷訣乎幽明聊陳詞而一酹嗚

呼哀哉尚饗

祭定海鄭大尹文

嗟嗟鄭侯厥家爲孝子居官爲良吏孝乃眾行之基良有及民之惠四人之所助天之所庇也胡厚施而薄報忽焉而中棄徂高堂白髮倚閭增日暮之悲眾弱孥抱襁隨去思之淚嗚呼上有不朽功德在世侯位雖不滿其受而遺愛結民心幾雖未竟其施而令聞飛清議彼修短異數亦宰莊然又安足深記耶其等治仰鄰封衣冠道哭追惟谷口之情聊泣道傍之祭侯有知否於昭來涖

祭岳丈王御侯文

嗚呼鉞昔髫華粗知誦讀侍我嚴君遠遊京國維時我公霜臺紀綱擢守星沙井棠茀綠兄索愛鍾雀屏肇卜廼稽良媒音書遠屬天作之緣誤收坦腹我先几冥有慚冰玉甫壯南還公已辟榖仰止爲由青城留發令久丁歸琴瑟雍睦婉淑相余沭公餘福[illegible]卯之秋叨名薦錄再占廷魁竊官天祿公在九泉亦當[illegible]開昭彼西岡佳城翠鬱我昔登臨十載倏忽省湖[illegible]旋適逢寒溯悵慕有懷臨旦薦奠來奠凡陳悃匪豐縟公弗我遺鑒茲庚告嗚呼哀哉尚饗

祭庶妇文

昔我兄弟幼齡爾維撫育辛勤愛如己出我父母扶攜仕途爾維敬恭左右周旋無失我家初遭百務倥偬爾晨昏幹理纖巨必親雖甚勞悴爾[illegible]中年家事漸殷爾猶儉素自持食無兼味衣無華飾蓋其勤苦之操淡薄之性出於夙成者闔終始如一也云胡去歲漸罹羸疾吾猶冀其湯藥之時進庶幾無恙而竟溘然以捐室哀計忽傳俾我心怛嗚呼我父母爵白方幸得爾爲終養之託而廼先遺之以憂戚我兄弟既祭[illegible]升祿報而反爲仕憂所羈不能攀號一[illegible]之何哉廼拊棺餘聊薦芬苾千里[illegible]述聞襄事之

尚稽庶臨哀之有日嗚呼悲哉尚饗

彬上人像贊

白雲半榻兀然爾形爾形太朴爾性則𩙪就謂其能起鉢龍而驅烟霧馴杖虎而篤風霆脊鼓俯畢落筆人驚似無道氣遠自宗門噫古之道林支公之徒庶幾可以平衡矣

守拙楊公像贊

朴乎其貌之古也而蘊之有文粹乎其儀之整也而即之則溫淳衣博帶超塵絶氣襟懷爽朗霽月高雲噫斯像也其當三州倥偬之時退食委蛇舒頌鬱而諷南董者耶抑亦林泉投老之年放歌逍遥採籬菊而佩幽芬者耶古所謂仕不近名隱不絶俗蓋庶幾乎吾君

定上人像贊

裓眞萃和豐姿秀宇披禪裳揮玉麈來心寂淵無去無住吾昔也若蓮社之風流領虎溪之笑語因從許其悟三生而息機借一龕與之廐穎奚俟式丹青畫貌傳諸後信其爲惠遠之侶耶

三司徒白御史文

惟公家譜[illegible]塞[illegible]中州繼奮英於中第策仕闈當軸[illegible]大[illegible]思帝寵之帝已[illegible]之過勞戒惟勿

亟故公之才猷雖未及大展于時而想望平采者咸服其介潔清之志夫何厥後方散公勿遊㝠豈其暑熱滋疵和于上性之宜抑勤勞夙夜竭身上事之瘁仰大驥蹶蹄死于長途鎭鄉拙飾于短技故士毎阨于數奇才或屯而未施此英雄古今之所共戚而先生之所獨是仲宣懷道厄之悲阮籍哭途窮之泣歸旅櫬之蕭條阻關河其迢遞嗚呼元化泯茫浮生若寄忘亡毗鄰下之亡王臣以褒寵白勵荀得正而今終委首丘之擇地某等承乏楚邦協恭國事奄風紀之復懷概經綸之未試爰薦椒蘭陳詞一斛盍下以痛楚民之失望上以悼邦國之喪賢非予一二三子之爲私涕也尚饗

祭傅都憲文 代作

嗚呼志士死邊王臣多蹇彼正首丘完軀澳恐粵惟眞服古稱戀荒耿耿銅柱勳烈斯光倚公挺生奇振發麟鳳呈祥珪璋特達廷評並仕日惟允明廼滌楚究刑清訟平臬憲荐遷藩句再陟顯允令猷仁宣義立　哲后綏遠簡惟碩臣巖巖節鎭六詔生春惟勞瘁躬亦既雁夾綸命方殷計聞倏奏雷竹在道峴碑且鐫士林之痛矧我姻婭旅櫬南歸我行在郢永訣暌違悲懷耿耿爰陳束帛爰奠椒漿魂乎易招江空水茫尚饗

祭王太史文

嗚呼天定降禍我鄉邑喪奪哲人嗟嗟已矣痛曷可陳子少艱苦而力學遭身世之邅迍十年脫跡三館侍臣傳經抱劉向之業樂道井原憲之貧世隨波而汨俗期直道以立身方潔議之沸起衆懷忌而逡巡子也閉無言責之寄家有垂白之親荒㦬蕭條鬱乎悲吟縱擔户而退黙亦何怍于儒紳子獨不可於關維倫使肝王陛忠犯逆鱗公論含冤於縲絏原愍指於蘭紉竟捐軀於電擊俄驚訃而沾巾夫以子之才川奔泉湧浩蕩無津子之行金精玉粹藹然陽春故識與不識無不目之為遠器詎意其用止于斯而志弗克少伸耶董狐南史之筆漢庭虛前席之宵蔡燈掩照越水沉珠玉樓須記其尾悽神嗚呼自古巨材招釁志士道屯渺浮世於一夢置利害於奚論昔昌黎以是慰柳州其等用以哭吾子而悲辛也商颸蕭颯千里歸魂迢迢祇懸浩浩海濱爰撫棺而慟訣聊陳詞以薦蘋嗚呼哀哉尚饗

館閣祭江太史父文

江右名宗衣冠葉奕挺生碩人顯允令德早年學道須溪築室徜徉以遊煙霞泉石寢素含貞服斯無斁鄉邦儀表是矜是式課子勤勞躬操督責曰惟尚書治亂遺跡爾惟鑽研毋懈朝夕子克敬承巍科奮跡通籍金閨蜚聲振赫君遜嬉怡樂茲成績逮來京師言笑言息庭趨既榮養豊祿食春頌未衰用逐楠錫返棹東歸尋盟故宅曾不踰年倏羅泱疾造物忌全多取者厄恩封不需以貢窀穸共等今子貢僚分同休戚景仰夙懷竟虛親炙哀計忽傳重我心惻江山阻修遙陳觴席英靈孔昭鑒茲微臆

祭楊孺人文

嗚呼蘭芳易萎珠娟沉淵彼元化之忌取豈物理為獨然相彼貞淑坤稟克全含幽章以蹈潔遵懿範而肅虔爰歸司諫奉以周旋司諫之家食也不徒操中饋執箕帚而且引機勸學內助稱賢司諫之登仕也不徒飾簪珥競絺綌而且浣衣披絮敦素為先明章可式內則無愆承魚軒之郁郁諧鳳侶之翩翩念辛勤其甫脫期榮樂於永年況褒綸之在邇庶幽嘉其或宣云胡一疾溘爾弗延委陸離之遺珮徒寥寂於哀絃悵蘭玉之未秀徒抱恨於九泉蓋不獨家人姻婭欷泣而思痛雖其等鄉黨姻戚無不嗟嘆而悲憐也儋升旐之既舉慘春華其就妍陳椒漿而一酹望明歆乎几筵

坦菴對

客有結幽廬而啓處思扁書以自屬名卷曰坦莫
磬其義或趨而問焉曰貧有堵宮高迪甲第雖崇
僻殊觀紆曲一制中巖扃鑰外森屏翳俾升堂者
鮮窒家之窺居業者樂圖書之秘子坦厥居不已
且乎客對曰予何觀之淺而論之近也元化混茫
浮生若寄市朝紛波趨名逐利殞身探虎穴之奇
物志趣羊腸之蹟吾將避世路之崎嶇卯斯菴以
居易或曰如斯而已乎客對曰未也士恥懷居賢
能避地苟俟命而不渝雖一廛以適意故康節以
安樂名窩蒙莊以和順委蛻吾於是談玄守拙樂
白酣醉惟散慮而無憂將不知老之倏至或曰如

斯而已乎客對曰未也人心險危谿谷難喻矣嘻
怡而乃藏言柔辯而蟄厲吾將隳岸斬崖和平胥
次混物我於兩忘庶消疑而釋忌或迺唯唯受言
退觀凝思頗憤然而未適持以質諸太史氏莞爾
而應曰客知其一未識其二夫天坦無朕六氣罔
滯地坦無垠品物斯羅乾坤之道易簡以示故幽
人坦坦以爲貞王道平平而無陂彼聵弗由愚蒙
自棄厲階斯崇機阻迺熾胡斯人之穷儵獨超凡
而遂請余觀其放信復譙柔心易氣隱不離群積
而樂施言紓徐以準繩行爽朗而和粹谿玲瓏於
八窓悟淵微於三逕將游心於廣漠茲造觀乎道

器是曰坦菴賓鳴厥志安問而善曰至哉斯言尚
求厥味走雖不敏願請從事遂再拜稽首祈結蓀
以物行術也端而覲記

跋鄧文伯和唐詩

吾鄉宋代劉先生雖不甚顯有詩名今其子敦抱
藝弗倦亦長于詩古所謂窮而後工者非與是編
特其和唐音之作步驟遺響看逼似者其用志亦
勤矣雖然詩不易作亦不易和王右丞和早朝一
作已不免於洗瀬之口宋人以尖人險韻相尚賡
酬盈衆皆無足傳焉詩[illegible]以和爲盖作者意出己
裁據界觸中倏然而成句率多工和者以己之詞

逆人之志其功已倍于作而况體裁之定音韻之
拘有不得而少肆焉者欲求其工信乎尤難也夫
觀難則易者可知魏子工于和奚有不工于作耶

書序齒錄後

楚士舉戊子八十又五人既歌鹿鳴迺退而詢邑
里通姓字脩讌會之好聯友生之義申久要之盟
則有錄焉錄曰序齒別薦書也迺諸士請于督學
許子梓之許子曰盍吉之陸子陸子曰猗歟休哉
維藪有材工則鳩之楚士良之多也許子之選乎
雖然是錄也可以觀化矣夫古道之弗敦讓弗崇
焉爾今夫齒固讓之先也齒廢故讓弗崇讓弗崇

則敬渝敬渝則義乖乖義渝敬俗用是偷今觀諸士雍雍然秩秩然少長有序不併不錯其與讓矣乎宜有是錄矣余聞之虞夏商周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故德爵與齒貴惟齒是視德視齒賢智罔敢或先矣爵視齒少銳樂進者無所容矣富且貴視齒黃髮典刑莫敢或侮矣是故先王之世敬修而義睦以長揖遜之風以達和衷之理以培忠厚之基後世弗能過也今諸士亦既登明薦矣序于鄉則齒序于朝則以國德爵[illegible]則焉將弗齒之視與是隳讓也且大虞[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而自息乎治宜子讓其下皆讓小人[illegible]從君子風[illegible]諸士固有責焉懷忠信

以協臣工厚人心而敦禮俗闡闡焉復古之遺[illegible]不在茲乎將不在茲乎故是錄也可以觀化矣

三司祭陳都憲文

惟公德望在朝端勲猷在社稷政澤在人心威聲在邊埸如日月之耀明如雷霆之震赫雖兒童走卒孰不知其爲江漢之名流邦家之膚碩而況某等有事茲土固先王之所謂後進而覿德者耶夫慕風采者徒憶于神交考行誼者必先于居迹故入西洛則知司馬之高風履東山則知謝安之雅識公之居鄉也簡嚴無政府之書端重表鄉閭之則其克勤小物有衛武之日休其役盛完名並汾陽之易奕故公年雖耄而江湖廟廊之憂長形[illegible]于朝夕公位雖釋而蒼生霖雨之望猶幸其庶幾于萬一胡天弗仁忽茲降厄蝕妖祲于三台歛精英于七澤嗟若應之凋零慨典刑之淪斁藐予生其曷依想風範[illegible]忽惻奠椒醑以陳告儼明神其來格

振衣亭志

東橋顧公之保釐吾浙也政暇多暇登眺以娛適庚寅夏中離薛子至自廣師山馬子至自閩青湖汪子龍溪王子緒山錢子至自稽余兄石樓至自貴余適自楚歸咸聚于杭相與縱游湖山之勝登曰荷與休戊彬彬乎盛會也四美二難斯其兼[illegible]

陋集厥嶔五溪萬公北屏李公觴諸賢于萬松之飛躍亭酒酣情暢歌詠肆陳亭前亂峯峙曲崗巉突有平崖元峙湖表上覽衍而境奇絕可眺公命誅萊塞坎通以紆徑竪亭崖頂刻詩石辭名其亭曰振衣盖取詩人語以寓潔高自適之意云陸子曰夫冥搜遠眾逸士之遊觀摘藻結思詞人之雅致蘭亭禊飲醉翁自放千載之下流風可思豈其適情怡物之私足以耀今而垂遠哉是故地以名勝志以賢彰名者賢之跡也勝者樂之寓也存跡則不朽得寓則不窮斯亭之所以𠛬也弗記將

泯焉已乎作振衣亭志

贈都憲樂軒姚公贊

廊廟衣冠煙霞半袼其朴也有古人風其厚也有君子德閫奓丹可以觀仁如黄金可以表俗享不于身燕貽孫謀服金章龍榮載洪其庶幾乎萬億代之起家二姚氏之食福者歟

贈淑人姚母胡氏像贊

容顏而莊凝神之厚性婉而淑煦春之温人徒見其莪住冠披帶攝而不知其布素之念恒存又或須其克閫助寵顯修而不知其慈閨之教夙敦和九宰甚甚裕後昆徽音赫煒無忝德門宜都憲公

爲之子太史氏爲之孫後有述姚氏之家[illegible]者不足徵于化源耶

木軒說

本也者朴也朴則無文矣文者華也朴者實也華在外也實在內也道所由淳漓矣天地之始氣化混厖大羹不和大圭不琢朴焉爾已三代盛王忠質文異尚朴之散昉於周矣故曰禮飾之繁忠信之薄也樞機之備仁義之衰也白賁垂於易儀尊著於禮黜雕去偽其庶幾返朴之道與老子疾衰世之偽曰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然則朴亦尚名乎名近華而離實返朴者遠之嗟乎必知無名之朴而後可與敦古道矣吾友何子廷輔扁其燕居曰木軒蓋有志於務朴者或疑焉曰吾見何子紡衣冠縝容止淑詞氣秩秩然整也煦煦然和也彬彬然有章也斯不亦文矣乎而奚朴之有且夫參以魯鈍聞道勃以木强著庸朴之用大矣哉何子得其克諸余曰何子之朴以實不以名其庶幾老氏之所謂朴也今夫敝廬不飾以昭吾儉汚垢不洗以任吾真[illegible]以示吾訥三者皆目之爲朴然其朴偽也[illegible]朴矣何也欲人之謂我儉也是喪其儉[illegible]也欲人之謂我真也是喪其真之[illegible]也欲人之謂我訥也是喪其訥之實也實喪

斯名浮名浮斯偽滋故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illegible]詐偽也返朴將以求道而作偽者離道益遠甚哉尚名之朴不可不辨而無名之朴吾儒所當務也雖然此非老氏之說也孔子蓋言之矣曰剛毅木訥近仁仁人心也性之德也是故公無私直無枉正無曲中無倚明無暗誠內也非外也實也非華也此之謂大朴不文而奚名之尚哉何子之務朴思以復古道致性源也其無怯乎名之不足而求務實勝焉朴之用斯亦大矣無怍乎名軒矣作木軒說

跋何氏藏二楊先生手稿後

朮田河子嗜古好文雖蠹餘殘刻必搜拾弗棄刻於家乘又名公之所譔錄而幸脫於煨燼得於散筒其所當愛重雖尺辭寸珠奚過哉宜朮田子之珍藏之也或曰二楊先生文皆梓傳矣茲特其少作耳奚若是重耶余曰昔宋班馬文章布天下千載之下有持片墨而立諸市人將謂一臠棄之乎以千金購之乎然則如茲卷者又當益重而何氏先德之美亦藉是傳之不朽矣茲又朮田子珍藏之微意與

拙政述

政亦難矣哉篤撫字則催科怠急催科則撫字忘然則如之何或曰寧拙催科勿忘撫字不失為古有司嗟乎是不達於政之論矣夫以民奉君古今通義軍國浩繁賦稅是需催科之政如之何其可緩也第求之當有道取之當及時究沴不可以不蠲豪強不可以不抑侵漁不可以不杜幽隱不可以不達虐胥奸吏舞文作慝不可以不懲能行五者撫字存乎其中矣是故撫字所以行催科之政催科所以運撫字之心非判然二物也其或不達乎是而姑息以惠奸市恩以傲衆沽一己之虛譽廢國大經而不顧徼一時之歡娛貽民重害而不[illegible]若是者邪政之蠹蠹王法所必誅良有司弗為也或曰然則陽城不足法乎曰唐至貞元海內疲于兵革問架酒榷無名之征紛然四至而諸道競以羨餘取貴寵如城之抗志不回為民蘇息可謂賢矣第不知今之所謂賦稅果無名之征耶抑亦中正之法所不可廢耶而今之布列郡縣者果盡能如陽城[illegible]否耶使陽城處今之世抑不知視今之賦稅將[illegible]勤耶不可得而知也是故為令如陽城當[illegible]之時則可非貞元之時縱焉爾矣有陽城之[illegible]則可無陽城之心許焉爾矣吾願諸有司皆陽城其人如學陽城之拙而不得其意流而為縱弛許斯不亦涉于巧乎易曰君子[illegible]交而後求傳曰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illegible]之本定惟在茲拙與巧又奚足論哉余性素拙[illegible]能以巧容于時邇茲來督藩稅蓋以拙性為拙政稱其能矣獨慮有司求拙者之涉于巧也非復古之所謂拙也見輒與辨辨必有以稽其政而反之以自省因退而書于拙政堂之屏云

祭胡大淑人文

於惟淑人坤精毓秀其璽玉粹和其則蘭幽振其芳松齡厚其植其等兹官兹土采風覩德從令子以論交欽毋儀之無忒令子之官柱史也蹇諤播聲於烏臺人曰淑人之訓之飭令子之分廉訪也遊

少石集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陸釴撰釴有山東通志已著錄是集詩五卷文七卷䄍著一卷前有張時徹序稱其華不近浮質不近俚而惜其志之未艾蓋具體而未成家者故序有徵詞云

張龍湖先生文集十五卷

〔明〕張治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彭思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湖文集十五卷》提要

揚子云譠言敗俗故立言者必衷諸道夫六經道之所滙也立言而不知宗經則終末由庶幾於道近代以文章鳴者衆矣而律以道之離合蓋勵有存者此無他經術疎也吾里自宋元迄明人才迭出類由經學顯而張龍湖先生尤以命世經儒廻文章之瀾於既倒者也先生幼孤窘崎嶇負米之餘抱守六籍單厥心於微言大義其於道也蓋用功深而培養邃故其所爲文章根柢盤深枝條峻茂無論鉅篇雜著罔不綜理道之要揭忠孝之恒樹勸戒之義而綱紀於修身治世之程者夫勝國之文至中葉而衰徵兆矣

猥庸者囿於疲薾黯黮之習而聰明奇杰之士又率爲蕩譎嵬瑣之態以相矜詡非有魁儒鉅公倡明經學以救其敝而力挽其流則靡靡之音狂惑競煽者不待至於隆萬之際矣先生於時以身爲之導其總持藝苑呼往發蒙必折諸聖歷主文柄多崇獎經術士如歸震川薛方山諸先輩皆出其門而震川被指授尤頻數故生平知己之感獨於先生三致意焉然則先生之文非惟自壽於世又能使經學遞廣其傳起衰之功寧遜前哲哉且先生之足垂不朽者非徒立言而已余聞之故老先生未達時慨然欲行所學

以大其設施及冠南宮入翰林以至典南銓陟政府翻翬颷不樂當食輒欷歔初與張桂齟齬有託以歸迨後世廟爲方士權輔所蔽屢劾補牘而迄無所濟薰蕕同器竟鬱悒困悴以至於疾疾革矣於時事猶惓惓焉凡此孤忠亮節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洵無媿於古大臣正己格主之道者而媢嫉之臣軼其事於身後當時紀載家亦莫敢昌言稱述故世弟傳其自劾及籌邊定會典數事其匡正於寮友之間啓沃於輔扆之側者僅僅流傳於鄉里故老之口而已可勝歎哉然先生之可垂不朽者固與江河俱流

也今讀其遺文渾厚深醇古雅森峭有一式詭於道者乎則先生窮經之效更可因其言以想見其爲人也已是集也余先曾叔祖治中公爲先生壻於其沒後鏤板以傳歲久漫闕翻本雜淆甲辰秋兒子新校士兩浙爰授以家藏原本及親友所藏諸本俾於吳越藏書家勘對譌誤校正篇次重梓行世以還先治中公之舊且使通經學古者知所勸焉雍正四年丙午秋八月上浣同里後學石隴彭思眷鶴田氏識於萊浦山房

舊序

明興自設立内閣以來代有名哲以文章功業相宣者在楚則有李文正文正爲茶陵人由天順甲申入翰林至弘治乙卯入相孝宗以底成績説者謂其關天運鍾地靈不徒以文章致身也非偶然矣及文正物故未逾四載龍湖翁又崛起於茶陵舉南宮第一值駕南狩廷試不果躬逢皇上龍飛江漢應運中興首賜進士出身選爲庶吉士第一俾讀中秘書以鈞陶之非貞元之會默有所期而然歟何天時人事若是其相成不爽也翁自辛巳入翰林既與文正之甲

申同運而志存經濟不安於萎儒掇華襲馨以竊章句凡軍旅刑獄錢穀水利之數與夫邊隘夷險地圖修阻户口登耗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以託於世旣而列宫采掌藝苑柄兩京銓政校文武士銖銖兩兩不淆毫釐論人才正若邪忠若佞義色直言凜莫敢犯至所崇奬名節士又如恐不及故海内縉紳相與屬望於翁者久而孚矣晚年簡自當宁於己酉之春命典機密距文正不逾一甲子而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與一二元老奉法順流斡旋元氣必欲朝政清明善類布列以培丕丕之基視文正與劉謝一

心共贊弘治之績先後相炳耀也而天運地靈不於是乎有明徵哉然文正功雖著於弘治至正德初季勢蓋岌岌矣翁嘗謂其有遺憾今皇上以上聖之資而乾剛獨運同符孝宗殆非正德時事比使假之歲月久於其位充翁之言必不以文正自限細旃廣厦從容啟沃自有以深中聖心而熙鴻號於無窮乃不克竟志以沒則翁之自憾寧不甚於憾文正耶是何生之不偶而久道之化不胥賴以成耶嘗觀邵二泉敘文正懷麓堂稾謂其澤被海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是不專以其文而誦其文則知文正所恃以不

朽者固自在也翁雖不可作矣然片言隻字流布於人者類繫國家大體而方正嚴毅巍然有壁立千仞之氣則翁之自期待而未竟者不可槩其一二耶禮忝翁知愛嘗欲勒成一代大典委責於禮而不獲執筆隨翁後蓋有餘憾焉因與翁婿治中彭宣拾遺稾序而存之使求翁於不朽者覩其大焉可也嘉靖癸丑季春吉旦後學豐城雷禮撰

舊序

夫道以文顯而亦以文而晦文以人傳亦以人而泯古今之爲文者多矣上下千百年間號稱名家者亦無慮數十輩而其遂傳不泯者非其人品卓越必其言幾於道者也然而識評指摘者則亦既有所不免矣其諸於道無所發明人不足爲世輕重鉛槧甫釋而影響罔聞竭一生之精力而曾不足以與春花朝露比榮者又豈可以一二數哉吾師龍湖張先生挺生南楚徑趨高峻旂初以文受知於場屋既以吏事事先生於南部見先生直躬正氣侃然不回而好善

嫉惡無少假借蓋信道之篤而果於自任者也故其爲文皆根諸性情理道而光明俊偉一洗菁藻浮華之習此其志蓋欲上窺邃古而不屑以後世之文自命矣既先生登內閣而余爲南宮司屬先生數以文示而虛心咨訪謂當無隱旂謂先生上下今古博極羣籍固於書無所不讀而左國戴管恒有所嗜惟是文之風容色澤時或有於四家之書大都相類先生乃掀髯長笑曰而謂吾文尚有蹊徑耶規矩者方圓之所就也律呂者聲音之所諧也成器以利天下導和以宣化機固有物焉以行乎其間矣行將甘苦俱

忘疾徐融釋陶鈞造物大音希聲再當示子未幾而先生疾革不起余亦以視學去茲余再至京師先生館甥彭君宣上追李漢故事刻先生之文以傳屬余序諸末簡余惟全楚山川古稱賢藪迨我明興益宏以肆在文廟則有楊文定夏忠靖在孝廟則李文正劉忠宣皆以文章飾政昭著中外其在於今與先生同時者則有石首蒲圻沔陽黄岡隨州各以才名藝林競馳湘漢載筆摛辭咸有紀述茲取先生之文熟復之正倫軌物經世範俗罔非載道之言而沉涵揮霍將兼體用而益大之雖天不憖遺而未酬之志蓋

有足徵實於前四公有耿光焉而同時諸公固未能或之先也其爲顯道傳世之文也又何疑乎嘉靖甲寅冬十二月門人武進薛應旂謹序

舊後序

栢自髫年即聞龍湖先生者翩翩起湘中矣後遊京師留滯於辟雍相與朝夕而私心遂嚮往之已酉先生由南宰入典機密毅然以治安爲己任而宇内訢訢然想見其太平明年校文禮闈先生素厭文體與時俗相卑弱雅意復古獨以歐陽文忠自許而因予瞻器余也居未數月而病且已矣栢旹學政屯部待奉命往營葬焉與其子壻治中彭君欲收遺文刻之今甲寅刻成因屬余序其後且曰是子之志也海内知己非子誰宜序焉序曰夫文章之道不獨時與政

關之而其人可類知也三代而下修詞之士衆矣曷嘗不效法墳典擬格於風雅哉然徒藝文爾已惟禹皐諸謨世稱絕德烝民之什千載誦焉蓋精一執中之學相與都俞而物則之懿山甫輩所克舉也是故其根之而爲德建之而爲功敷之而爲言其致一也雖其時太和之氣使之善鳴而諸人者所陳說詠歌於世道有裨焉故得之破辟斷簡至今訓爲經也明興承胡元之季學士之文多伏於草野惟我成祖加意表章迺稍稍著見然委靡俳儷之習至李文正始洗濯之文正余楚産也值成化弘治之時海内乂安

得從容中秘盡肆力於詞翰故所傳甚廣卒能以文名也迨於今而龍湖先生出焉先生生於衡嶽之麓天性早慧少負時望會今上中興即應期以起幾三十年乃入而論道凡所歷翰院宮坊禮闈銓部其培養君德節宣化理圖度政務鋪張禮樂進退人才莫非至文至所陳說詠歌者則緒論也況其風節凜凜深係天下之望而一時人士析六經之疑考歷代之遺表當世之典靡不於先生折衷焉凡有所作屬與而就輒伸筆滿紙不為婉昵細語岸乎如祝融浩乎如洞庭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及觀其自考一疏烈烈皆忠孝語而格心之妙隱然於天保之頌謂非其有得於精一物則之學者不能夫豈詞章之士所可及哉余獨憾夫秉政未幾世莫能究其用倘假之年優游經幄多所獻替必能如夔皐山甫諸人都俞諷咏庶幾哉稱虞周矣然先生之志雖銳意啟沃而其氣與節卒不肯少貶以徇時好即令久於其位或亦莫之能究也然其所未究者其緒論猶幸有茲集焉百世之下誦而讀之當自知其所不朽也嘉靖甲寅夏五月朔賜進士出身兵部職方司主事漢陽門人陳栢撰

重刻張龍湖先生文集凡例

一是集之傳於世者多非先曾叔祖治中公原刻余嘗以家藏原刻斷編數卷對校其篇目後先詩文多寡與字句增減往往互異不知何時翻刻遂顛倒舛譌若此如古體近體彼此互淆近體之後再列古詩又五七言古詩中間夾雜詩餘其他字句譌繆脫落者甚多殊失本來面目今得善本校正始無遺憾

一翻本與浙中藏書家抄本詩文篇目亦多寡互異緣翻本但行於楚省而前明東甌四明諸先

輩多與先生同時或獲其手訂稿本故不致沙礫雜入金玉混汰也今校定多從浙本

一翻本中有放舟及送一江僉憲之河南珺翰流輝閣數詩與鈐山堂集序壽序皆原本及抄本所無定屬贋作借名混入者今仍照原本刪去即原本壽李蒲汀序亦似當時代筆倣公壽張陽峯序文而為之者今姑仍其舊

一先生素薄文章為雕蟲小技平日泛泛酬應之作多不存稿今傳於世者惟此集及四書周易制義而已此外有長沙府志序及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常所作程式之文如屯田議廟制考區

田圖說與兩典南畿鄉試策問皆湛深經術裨益政治盛爲當世所傳誦者東南藏書家間存其一二當續爲訪求補刊

同里後學彭思眷鶴田氏識

張龍湖先生文集目錄

同里後學彭思眷鶴田編輯
男維銘新銳校字

卷之一

頌

嘉禾頌有序

天保萬年頌有序

卷之二

奏疏

請改官以便迎養疏

辭陞職以就親封疏

再辭陞職以就親封疏

考察自陳疏

陞南京吏部尚書謝恩疏

辭免内閣重任疏

謝恩疏

奉慰疏

謝賜銀幣疏

謝遣代祭先師孔子疏

謝賜飛魚衣疏

謝賜祭品疏
謝遣陪祀疏
謝遣代拜先聖先師疏
賀雨疏
賀太廟告成疏
賀白鹿疏
賀萬壽聖節疏
賀長至令節疏
賀靈雪疏
賀靈雨疏

賀長至令節疏
賀靈雪疏
賀元旦疏
賀冊進永妃疏
謝薦新疏
謝賜暦疏
謝恩賜疏

卷之三

序

會試録後序
會試録序
應天鄉試録序
應天同年録後序
武舉録序
武舉同年録序
應天府鄉試録後序
茶陵州志序

卷之四

序

陽峰奏議序

松皐文集序
雩村存稿序
壽張陽峰少宗伯序
壽封君傅筆山八十序
壽王太夫人序
壽韓苑洛七十序
壽少師羅峰六十序
贈蕭山李大參序
贈計太守入覲序
贈徐方塘序

贈張子乾序
贈郟梅巖北行序
贈趙完卿二守序
贈李蕉溪序
贈王克齋北上序

卷之五

序

贈劉希哲序
月菴序
贈王兩洲考績序

潛菴序
慕椿卷序
贈陳墨莊序
偕壽集序
戴星集序
晉昌榮哀録序
雙槐序
楚潭世惠序
攸水之釋序
馬首劉氏重修族譜序
賜金汝礪㢝武東歸序
別蔣崇冕序
願樂亭序

卷之六

記

安仁縣興建記
修復汶漕記
道鄉書院記
尚寶司題名記
安仁修城記
重脩文安縣儒學記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易州懷愛祠記
遺愛祠記
北堂玩適記
龍田賀氏祠堂記
修倉厰題名記
志海樓記

卷之七

雜著

壽劉希哲
機理篇
物解
鈞衡
言馥
散敖
周氏誌窮卷
讀周氏旌節卷
讀路口周氏族譜
贈潘封君七十壽言

榮壽篇
陳志篇
贈别胡子
温泉問答
述知
大觀贈尹雙泉
承民篇
廣竹篇
經教贈三學博
求仁説
說素
壽何燕泉
卷之八
祭文
祭何瀟川文
祭劉副使文
祭陽峰閣老文
祭壺山先生文
卷之九
墓誌銘
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公墓誌銘

榮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文通費公墓誌銘
徵仕郎户科左給事中沈公墓誌銘
刑部司務五塘陸君墓誌銘
故麗水教諭黄公戴孺人合葬墓誌銘
故高淑人王氏墓誌銘
懷遠將軍茶陵衛指揮同知高君墓誌銘
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豐山孫公墓誌銘

卷之十　墓表碑
劉節婦碑
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直菴趙公墓碑
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魏公墓表
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大名別駕曾君墓碑
卷之十一
四言古詩
雙感
碩人壽陸公也
山之雲三章
五言古詩
江懷
靈巖雜詠八首
河北道中
呂壜道中雪行
中秋二首
天柱閣
贈別諸宗丈
月夜懷羅二峯

釣
武昌早發
宿諫議祠
共適亭次東洲壁韻
薊哀王輓歌四章應制
送邱以義令餘姚
江夜
昌平道中
壽沈封君
秋夜與永寧諸宗丈話舊
送陳清泉分教安成
熊峰篇
恭和御製敬一亭成
恭和御製輔臣詩四章
齊山
秋江雜懷二首
漢口望黃鶴
贈雷啟瞻
夜坐
送人官靈寶

贈宋君祉歸江西
同大霞洞埜登廣寒樓分韻得日字
送黃汝明歸長沙
贈陳原習御史謫海陽
西麓爲林吉士父作
題鳳陽張母貞節
次詹憲副韻二首
癸巳生日巨田省墓舟中對月感懷
夜過洞庭
送賀汝勛之官彌勒

靜谷同林北泉兵憲宴集
送王紹甫提學山西
題畫
河西草堂爲童内方乃兄賦
荊州寄王江野給事
送譚洪之官績溪寨
却金篇贈方一田封君
送黎主政監稅杭州
七言古詩
孤鴻歌爲吴節婦

竹溪巷
壽羅峰閣老
壽孟大叅母
燕臺送季仁夫令新津
河橋篇贈計太守還蜀
海鶴篇贈中洲李竹樸六十
送趙東竹僉事之江西
送黃時敬令江西因柬秋潭
送郁太守山之温州
送王石沙御史按閩

送大司徒夏松泉之金陵
鳳岡篇贈譚七泉
擬四愁一首
白溝河
竹泉卷爲鄭僉憲父作
鐘石歌爲費子和贊善作
送九華顧長治還常州
送成鴻臚之金陵因懷王江野
贈史給事出判通州
送客之潮陽

送陳宗器令於潛
一經堂歌送尹時夫令臨海
椿萱圖歌為趙信臣作
壽蔣氏母
送徐道正判晉州
陳氏祠堂
望廬山
四懷詩并序
贈芝山山人歌
廬山吟壽汪石潭宗伯

蔡城歌
三陟永懷歌為王秋官鍌題
恒山瀛海歌壽序菴相公

卷之十二

五言律詩
秋郭小寺
夜坐
江光閣
皇雩山
嶽麓山
酬友人二首
城上
遊石矓彭治中山莊留宿治中有詩次韻二首
同楊後江黃希齋趙洪洋陸雙石迎祥寺分韻得溪字
廖白石以詩見寄會童元白亦有書來愴然成感依韻賦此因則敬寄去
瑞光寺次陽峰壁韻二首
眞州遇雲東

江暮
江上
天柱閣
夏夜青陽道院
山行
江宿
遠景樓
元旦
元夕
中秋無月

秋郊
定林寺次易舜山韻
懷舜山二首
寄高竹泉
草市廟
贈彭大尹
秋夜
送李長史還宣府
吴集市
湘中憶鄭粟齋憲僉
赤壁
石鐘寺
送張舉人幹還宣城
武穆祠
峴山
巴陵别子明
雨中東南田
曉日皇雩山中
夜懷用南田韻
南田以詩見懷用韻答之

秋日登城樓用南田韻
發茶陵别諸親舊
發長沙别諸友
眞州聞廖白石學士在維揚甚喜旣追弗及
感而賦此
清溪阻雨
獲麟渡
丁字沽五日
陽峰宗伯池亭宴集次崔東洲四首
渡淮
吕梁
送人之零陵
淡軒
送江西鄒司訓之貴池
挽周生汚
聽雨
同楊後江諸公迎祥寺分韻又得枯字
秋夜
長陵
江晚

寄青岡太守
東子鍾
喜雨用聞字韻東江午坡
苦蚊
送袁璣司教廣德
送易璜司教饒州
弔郭中丞母
陽峰宗伯池亭宴集次韻二首
和羅峰閣老瑞雪韻四首
萬壽節朝天宮習儀二首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送南城李知事
同古冲東園宴集言懷
送丁憲副大章入秦
懷水南學士
飲木末亭晚登雨花臺
懷貞齋少詹
寄懷周嵇山大尹
寄几川太守
禫後用南田韻
寄少湖三首
懷前峰司業
九日登觀象臺飲憑虛閣
壽顏樸菴
雨中天界寺赴同鄉之宴
送陳子正賓臚考績
孝陵次松谿韻
送戶曹郎中陳渠軒考績
雨後江亭送巾石中允

元夕雨
喜晴用韻
紅梅
河上寄少湖學士兼懷館中諸友叠前韻
送劉四山別駕還湖州
弔郭中丞父母
齋夜次陽峰宗伯二首
陵祀用前韻二首
次貞齋寄懷
送徐伯元南還因寄淥江年兄

省中元會次陽翁韻
元夕雪中同石塘冢宰宴集北原司馬次元
會韻
承天寄内方
龍陽道中寄陽丹泉僉憲
送汪太僕還滁
念二夜鷺洲河亭觀燈次古冲韻
河上寄壽顧東川御醫
送宮保宗伯惠巖顧公奉詔展省歸常州
送田侍御之南都

天津晚泊
上燕子磯遇羅邦懷
謫仙樓
謁忠宣祠
炎陵
天柱閣
奉别陳墨莊用元夫韻二首
晚興
喜得家書因憶同時諸友
送萬長史之汝府
早朝
送劉田司教東流
衡山偶成呈留朋山大叅毛泉山憲僉
送王叅政承乏之蜀
送大霞洞埜登廣寒山分韻得秋日二字
送蔡霞山之閩
壽王邃伯母八十
邃翁免朝志感和韻
送初内濱僉憲兵備河南
送張太史子陽封靜江王得省

送元善之金陵
送木翁閣老致仕
涯翁舊宅看花次韻
贈曾茂元奉母還南江
李古冲宅燕集别中川侍御限韻
南堂爲陽峰學士
送萁侍郎使安陸
康陵
恭和御製敬一亭成
和羅峰閣老敬一亭成志喜

定興道中用馬太史壁間韻
哀熊峰閣老
磁州僧寺宴會呈伍大叅張温二憲使
江上寄陸雙石
送大司徒近山趙公之金陵
送蕭尚㸃之忠州因寄雲東
送袁中山繕部奉使歸省因寄壽西園先生
二首
送趙廷尉方巖之金陵兼便歸省
揚州與陳巽峰侍御宴集時尹民部督運眞
州龍秋曹理刑淮上皆同鄉也遂喜賦此

徐州次陳水部韻
漕河阻淺次江午坡韻
端午述懷用韻
再述
晒起用午坡韻
清源郊水部話舊次韻
河西志喜
送張藩幕之雲南兼懷南湖方伯白泉憲使
送高相之常熟

寄龍雲東副使
送大司成倫白山之南都
蓮塘書屋 爲吳進士瓚作
扈駕發京
沙河駐蹕
七陵陪祀
曉發天壽山
恭和御製謁陵
趙洪洋銀臺守東直與內方司成登樓有作
依韻奉荅二首時杜研岡亦守崇文用訊

及馬
留別涂東潭次所作交游臺韻
送劉正之南還
閣蓮呈瑞和李序老韻二首
齋夜用元字韻二首奉呈翰院諸老
寄題清湖別墅
送龍雲東還浙
送趙洪洋巡撫陜西
宮僚燕集和許冢宰韻三首
送華侍讀察歸省

送沈太守愷之寧波
淮安南樓夜宴同約菴中丞次韻二首
送譚子明令建始
同前峰司業過內方庶子次韻三首
寫懷疊前韻
同內方過報國寺疊前韻
無題疊前韻二首
元夕招宴翰院諸公於懷麓堂次松臯太宰韻
齋夕有感奉次玉谿宗伯韻二首

對雪次韻
道上見軍餉志感疊前韻
道上望西山言懷再疊前韻
送黃以吉還閩中二首
送楊中丞金陵操江
齋夕用松臯喜雨韻二首
送子鍾下第南歸
送白洛川經府之金陵因寄洛原
送譚光浩司教武進
次陽峰賞花二首
寄龍雲東
對雪用韻呈几山司空
夜過几山留酌次韻二首
省中齋夜疊前韻
送戴龍山司馬還楚
送盛程齋還潮陽
送過廷諍歷滿還茶陵
送甘司務奉使西川便歸省母
送夏少叅寶之閩中便歸省母
和桂洲閣老三首

桂洲閣老壽日次韻
送劉善道還茶陵
立春有懷和子鍾韻
贈孟東漳僉憲赴京
雨中須野枉駕池園
再賦兼憶鄰溪司業
和郟梅巖太守秋夜漫興二首
觀湘閣與彭大尹宴別
人日家居風雨寫懷
悼亡友過九章

壽勁齋翁八十有四
慰子明不第
思竹壽卷
用韻答子鍾
己丑元夕用前韻
楊氏山庄
暑夜用南田韻
喜雨用前韻
次韻答李西州
庚寅元夕雨和韻
春日雲山寄廖童二太史
江上送方西樵閣老歸嶺南
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過東昌寄開州守雲東
寄羅二峰省解
聽雪
舟夜與胡一松
晚酌汲秀亭用周臼山韻二首
淮口舟中值風雨候臼山不至

過金陵呈諸同年
春日愛雲書屋
彭子充以詩見寄用韻
梅園秋遊
劉揮使席上
再寄雙石
獨夜用江午坡韻
武岡道中
送彭延重司訓合州
送董潯陽太史奉母還湖州因寄午塘宫諭
漣川秋官
春首喜晴次陽翁韻
再次二首奉松翁太宰
省中齋宿次援字韻
陵祀偕西依少宗伯出郭喜呈一首叠前韻
鞏華城叠前韻
瑞光寺同西依夜話叠前韻
陵祀叠前韻
道場紀事
曉赴西山

送盧涞西少司成之金陵
懷貞齋江司業因羅子鍾寄去
雨後用韻邀周少府
中秋僧寺對月有懷
答陳師魯次韻
和桂洲閣老二首
院中觀蓮次泰泉學士韻四首
送盧石屏督撫汀漳
送東川憲副兵備閩海因憶北原太宰
送費少石奉使淮藩便歸展謁

送鄒明章令德化
送陳廷記令雲安
送杜通判之九江
舟次遇雨有懷館中諸友
小孤
七夕蘄陽一二同年席上
壽謙菴七十
雪夜有懷用子言至日韻
喜道亨至
九日殷氏宅對菊

送孫太史使交趾
送同年朱瑞卿令奉新
寶應呈戴龍山次韻
徐州贈趙近山憲副
送人之岳州幕
送劉楚望南還
送張司訓詣司教開州
送中川按貴州
送沈靜夫令番禺
送劉養和提學山西

送何勉之司廳奉使歸省
眞州尹元夫民部話別
陳御史兩尊人雙壽
送陳懋貞太守之蒲州
送曹龍泉歸隱華亭
九日邵園和韻三首
送張六泉別駕督運還浙
秋享同內方齋宿直廬叠前韻
送張畏齋御瞥還吳
和松翁齋宮喜雪韻

送趙經歷澍之金陵
送馮御史提學南畿兼得迎養
賀其翁生孫和韻三首
壽顧中書母八十
次几山生日韻
南郊陪祀前韻
立春賜宴次几山韻
送周石崖巯督學閩中二首
送給事中陳棐送母還鄉二首
封卷進呈
簡西泉太史
送高謙菴先生歸閩
送六峰司教南陽
有懷諸同年
城上
廖白石奉使岷府過長沙水陸寺有詩用韻
奉答
南嶽二首
聽子明誦江上懷友之作感而和此
得士疇書用前韻

感懷次子明除夕韻
對雪
懷周少府次韻
寄詹少華給事
金陵別羅生子鍾
初登志海樓示羅生子鍾
答南田病懷用韻
次几山司空紀夢韻
寄陸少叅舉之
辛卯除夜有懷
厭雨
十六夜過志海樓
春日闞田謁先太孺人墓
陳體坤詩來促予迎暾之作次韻答此
慰子鍾憂居
壬辰除夜次子鍾韻
癸巳元夕次子鍾韻
端午喜邱須野省使宴集
林秋潭二守有愛妾之悼因贈二詩
秋潭以詩來言别再用瓊字韻答之

秋潭次韻兼名飲再疊前韻
中秋舟中疊前韻寄秋潭二首
壽元老三首
卷之十五
五言排律
贈於伯度出守大同
壽羅峰閣老六十
送趙白崖之任安成
送俞憲使兵備南贛
送李廷貴之官淳安

天壽篇百二十句奉羅峰閣老
送羅至善令龍溪
五言絶句
無碍山房
南嶽下山
秋夜與永寧諸宗丈話舊
九日子言家用壁間白坡韻二首
泊漢口走筆簡朱侍御
七言絶句
送戴石屏之官懷寧

春谷
迎暾十景
夢中寄桃村諸族詩有幾年不踏桃村路溪上桃花今若何二句覺來因足成之
南嶽祠三首
和石隴彭松竹主人遊壽藏
天柱閣夜聽可泉詩話
春意
送劉經盧陵丞二首
送鍾時亨之南雍四首

壽封君止菴胡翁四絶句
春山祠五首
雜興二十首
雜詠四首
登石鐘山望盧山
送符太僕出守韶州
壽山人陳慕泉
送李磐洲之官瑞州二首
送陳白石官吉水因寄念菴宮贊二首
送王鶴泉光祿之金陵三首

送五岡鴻臚歸省寄壽乃翁適耕先生四首
送譚順夫分教南充
忠勤歌二首 為張副憲作
送莫理問鈍之貴州
送吳中里憲伯防江岳鄂
茶溪
竹窗
雙感卷
鵪鳩小畫
有感

送譚性之判福州
送陳上舍一楷南還二首
有懷東里諸宗譜寄監鎮祖祠
詩餘
送劉春岡總憲留臺兼補怡椿賦
送鄭于野銀臺之金陵
大享燕樂歌五首應制

張龍湖先生文集目錄終

張文毅公傳

工部尚書雷 禮

張少保名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其遠祖自江右徙茶陵之月江里歷公父伯誠並以淳樸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倏戛雲下朱顱伭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襟袵間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特異機擥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搆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白督學使者補充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旁及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為文蔚如也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

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遭父喪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乾榜元出之讖公嘗憩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果符應是年毅皇帝南狩明年今上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脩會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人為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秉田委吏不為約

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即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入上嘉其情特畀封弗聽辭秩葢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大義勸之廼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黜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又

明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纂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躍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安南如履堂奧耳詎株守一職爲章句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厥趨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趨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爲大務及大計吏治貴

人嫉忤己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申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唐汙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兀合於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常薦一二謫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眚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

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於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萎習爲之少變未幾奉詔教庶吉士每喻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塵荃有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往未及朞上以元輔介溪嚴公屢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六人乃改

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闕上又命公與南渠公及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聖明日夜亹亹思納善道以輿太平詟不營私不奸法不阿權貴有徇俗以贄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蹤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痼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倒如水

決防而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輒愀然歎曰噫哉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奉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由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疏請告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温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疏請告及虜入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

河水以遏虜涉會憊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李公過問公疾不可爲神志猶啴啴語不及一私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先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若出九閽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以歸乎已兆之矣訃聞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謚文毅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爲下科雅不嗜尚閒著於文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并條例蕪積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

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禮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爲綱後之舉廢爲目昭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既汰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負數辯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肩之竟多尼格不果會三邊多警欲改一官自效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諦究往失而精來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忘邊計也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胷中無畛域不善爲逆億又不宿怨有犯而不

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沒惜哉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腐遠俗歸古典則其子儀制君元孝與公壻治中彭君宣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亦可以鏡其槩云

論曰公之不起也豈非天乎禮初入銓部爲公屬吏見公議論天下大計如江河之不窮而勁節直氣不少撓阻視時事有戾於成憲者慨然喟歎至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爲奸充斯志也豈

在富貴豪閒耶遭際聖明柄用日侍宥密使久於其位必有以振肅百僚而善類日進泰運可回矣乃一疾弗起豈剛直難近天固仇之耶卜世道升降之眹者可以惕然懼矣

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伭撰治不自得遂邑邑疾及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隆慶改元乃更謚文毅云見獻徵録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顧翁之後也州有龍化湖故有讖龍湖坼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暵涸龜裂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動之始起涖職爲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還南吏部右侍郎名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辯邪正明升黜不尨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

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侍禁近顧墨墨不自得冀乘閒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因謚文隱隆慶改元更謚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閒於娟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王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克享此治性卞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決國用乾耗愀然歎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

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儆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鏃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僃不支而遂卒見晉江何喬遠名山藏

公諱治字文邦湖廣茶陵州人也性禀英毅學覽淵博自少以經濟爲心正德辛巳舉會試登第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嘉靖丁亥同修大典書成授贊善歷諭德學士遷南吏侍改吏左侍掌翰林院陞南吏書己酉改禮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諡文隱慶曆中改諡文毅公弘襟曠度贍智長才議論侃直無所瞻顧聽者毛竦不敢犯兩典鄉會文衡號稱得人尤喜獎進忠直汲引善類其於權貴視之漠然不肯阿附以固祿位用是佐政未久賷志而歿海內傷之所著有龍湖文集見麻城王兆雲詞林人物考

頌

嘉禾頌有序

西苑瑞穀一莖而三穗者五一莖而雙穗者百一伏蒙諭示臣等臣幸際昌期獲覩盛美忻抃無已竊稽之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而太平則生又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周公曰三穗一苗天下其和爲一乎蓋禾也者和之謂也穀也者善之謂也詩曰俾爾戩穀言盡善也惟人君和德於上善及萬物則天地有嘉禾瑞穀之應是故同穎見於周書六穗紀於漢史古今所共傳以爲徽美者也仰惟皇上德

茂位功仁育生類謂稼穡之寶所以養民而耕耨之力可以興利春秋則舉祈報之典水旱則致躬禱之誠軫恤民隱憂勤宵旰每先事而預爲有備之圖雖已治而不忘無逸之念天下之民涵濡休澤既無一夫之不獲矣位鑒昭答黃祇效順協氣流暢嘉禾迭生蓋以發至和之光而錫作善之慶者况當誕聖之期降此休徵一莖三穗而五本所以表陽德也二穗同穎而百一所以昭蕃庶也其爲玉祿萬年聖壽無疆之兆豈不章然明著哉在昔聖帝哲王其德足以致貞符而名瑞應者載之史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喜談而樂道之况身被其澤目覩其盛者乎發而爲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於萬一此固臣子之情惓惓不能自已者也臣謹俯伏稽首而獻頌曰

瞻彼天田於帝之苑維時在秋稼穡蘙蘙中有嘉穀三穗同出一莖而二厥數維百嶷嶷芃芃實堅實粒田畯來獻皇心悅懌皇曰受之天祐朕躬匪躬之愉樂此歲豐國本在民民命在農民食既足國本斯崇乃薦清廟乃詔臣工交賀曰維皇之功維皇之功格於穹覆帝心鑒歆降此嘉祐嘉祐維何遐福單厚簡簡穰穰百祿是受福祿攸集是崇是茂維皇誕辰璿

衡在酉瑞穀之來不先不後天實命之以告萬壽皇曰休徵維帝之力惠此有秋立我民極禎符洋洋神祉來錫我敬承之敢怠厥德爰修圭幣爰薦芳潔祀事孔將以報位烈於維我皇凝神恭默爰知民依所其無逸憂民之憂宵衣旰食以禱以祈有虔有翼堯德儆予湯躬自責軫民痌瘝稷飢禹溺民乃攸寧保有家室出作入息不知不識和氣薰蒸大化融液天不愛道綏以元吉地不愛寶生此嘉植其機孔神疇可與測維天眷皇維皇得天其眷維何玉食萬年凝

和養素以引以恬豐穰之慶被及九埏維禎維祉繼繼緜緜壽我皇祚維以億千天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中和位育成美功焉頌聲奕奕垂無窮焉

天保萬年頌有序

臣聞粤昔帝王之盛其有天下也則必曰祈天永命而臣子祝於其君亦必曰天子萬年蓋君者天地萬物之命所寄也人君壽則天地萬物之壽隨之矣然人君受天命而興則天必昭以貞符膺間氣而生則壽必享以遐年天人之機印若契券不能爽也稽之

往牒帝王之以壽稱者莫尚乎軒轅蓋其秉斗樞之精應土德之運生而神明役使百靈敦敏廣淵善聖之宗也治天下則觀象設制垂衣無爲齋心大庭問道廣成授經王屋導養佐素爰能體鍊妙氣窮盡道眞而長生久視與天地罔極豈非聖帝之殊軌而道德之高躅哉洪惟我皇上纘天之統合道之貞昭受元符誕膺明命自軒后而下一人而已初丁卯之誕祥江漢也上距太祖所生之歲蓋百八十年得二九之會焉龍飛天極壬午紀元則上同乎成祖改命之歲蓋百二十年得九三之交焉朐叶昌期踆蹯純景

玆非應土德之運而當出符之會哉河清兆瑞慶雲表祥則大電繞樞之徵也神明聖哲通佐遠覽則狥齊敦敏之具也精禋應禱佐德咨升則神明知止之應也察地明天稽典定制則正名百物之治也恭默有室太素有居則齋心大庭夢遊華胥之樂也寘契眞詮納民壽域則順風廣成究意雷岐之仁也協氣薰郁休祥滋至則雲師紀官麟遊鳳巢之禎也稽符命之所加篤烈祖之駿惠天人合發區宇樂推神休暢茂靈祉顯思蓋天之所以啓聖神之祚而永無疆之慶也由是觀之則我皇上之遡神穹昊兼總元佐

長刼世而不老凋三光而獨存億萬之壽比於軒后蓋不待卜而知矣玆二十有八年時維仲秋十日在丁爲皇上天誕之辰萬神洽慶六合忻舞天下臣民感覆燾之恩朝明廷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臣仰受渥恩倍切懽忭謹援天保之義演爲頌詩一篇上祝萬年之壽雖詞意蕪陋不足以揄揚聖美而臣子之於君父所尚在質非僅以文爲悦也敬俯伏稽首以獻頌曰

粤稽邃古皇王代奮咸有貞符以兆景命倬彼軒后大電感樞斗精受形爰啓帝圖於維我皇誕祥江漢

濁河澄清慶雲炳煥乃御乾極以正萬方龍造蹻蹻
靈貺洋洋丹靈壽邱千載同芳詩人有言天命伭鳥
降而生商我受命溥將肇域彼四方於昭聖祖實肇
皇基維皇之生二九應期於赫文皇奮於燕邸維皇
御天壬午受紀若合符節不後不先天實啟之人孰
能然姬周卜曆天皇衍年載代六百成數維千轉箕
相乘莫可究焉詩人有言克昌厥後燕及皇天繩其
祖武於萬斯年維皇明德祇事上穹神功聖治純孝
貞忠帝心眷德錫福時萬百神受職三靈叶贊泰乙
流祉八景隤禧五神順軌九土咸釐至仁潛達伭化

殷溥先天不違物得其所詩人有言天保定爾受天
百祿降以遐福維日不足維皇建極萬方攸同焞焞
大業久而益崇天佑我人俾皇億壽垂祚九圍小大
咸受觀民設教神道佐輿以禜以祈禔福繩繩載以
清淨民自不忒中心無爲抱一以式詩人有言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維皇格天申錫
無已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秀岐嘉穎于彼天田靈禽
異獸甘露醴泉休祥奇瑞駢臻遝集協氣榮光氤氳
鬱鬱坤祇效珍乾象開圖龍文赤書日煥九區詩人
有言天保孔固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盛德
在金三光並麗維皇誕辰萬靈應瑞九龍毓聖二氣
含神赤光照夜黃雲覆辰露浮靈液月抱仙輪歡騰
萬宇喜溢八垠閶闔洞啓鈞樂九陳鶴書翔舞霞綵
繽紛穹伭錫慶洪釐允申小臣作頌虎拜稽首虎拜
稽首吾皇萬壽詩人有言如日如月如山如阜如川
之方至如松柏之茂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疏

請改官以便迎養疏

近因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正官及翰林臺諫官履任半年各於舉人歲貢府縣藩臬内薦舉一人自代者臣聞知人之事聖哲所難蓋天下之人心不同觀其外者不能信其中之不盡徇其華者不能揆其實之必孚故聽其言焉則奸言似忠亂德躁言似辯亂眞夸言似大亂度邪言似直亂政是以巧言鮮仁而利口惡其覆邦也求其迹焉則尚浮薄者似

精銳喜更張者似有爲斤斤似明喋喋似智術疎者似弘大行矯者似廉退是以清談禍晉而新法適足以亂宋也欲考之於博訪與則人類不一愛憎殊情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陷於横議而良才常厄於中傷也欲稽之以全德與則天之生物不齊輪桷異材駑驥殊品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夷惠之聖猶爲一偏稷契之才亦專一職才難之歎從古爲然也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夫由視而觀而察則知人非朝夕所可能賢必求之左右求之諸大夫求之國人則用人非一己所得私也况夫育材之道必假之積久而變化之機惟存乎舉錯故堯之於舜猶歷試諸艱湯有天下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此臣之所以不敢輕有所舉以自蹈於不智也然臣雖愚於知人而實明於自知緣臣本以章句腐儒謬叨科甲庸謭之才未足鞭策而又不通世務與時齟齬無班馬之長濫竽史館乏鄒枚之技空厠詞林冗礫不可以爲圭璋樗

櫟不可以爲梁棟循省生懼訟愧弗遑此臣所以夙夜汲汲思去其位也况臣家世貧寒幼稍知學父傭母績以供衣食及至成立而父不逮養終天之痛更何可言獨幸有母然以八十之齡遠離萬里之外悲來日之無多慨甘旨之莫繼人子之情其曷能已夫非其才而冒位以孤負於君者非忠也竊其祿以自養而不及於親者非孝也伏望皇上敕下吏部將臣量改一職使臣得以隨尺寸之能而效駑駘之力便升斗之祿以伸烏鳥之私臣子大閒倘致弗悖則臣之幸當何如哉抑臣聞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入

而論思出而經濟或遠或近或崇或卑位雖不同歸事於道而已矣故仁者不擇地而安忠者不擇事而事道苟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若徒計輕重於內外崇下之間則凡喜內而惡外愛崇而憎下者將巧於進取無所不至矣斯小人好利之見也故以道爲訓則士心正而王化成以利爲計則邪慝作而道理失道與利之分治與亂之由也臣雖不肖然嘗讀書窮理義利之途頗則知之亦安敢容心於擇取之便以自棄於道義之外負國家作養之恩哉伏惟聖明察臣之愚而俯從所

言則陛下用人之公益昭而孝治之化益廣矣

辭陞職以就親封疏

臣伏讀詔書內一欵兩京文武官員未及三年考滿但到任歷俸一年之上無過者俱與應得誥敕封贈父母欽此臣由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五年授本院編修六年正月內奉敕纂修大典七年六月書成陞左春坊左贊善今照前例以編修則歷俸二年父母可得推封以今職則拜官兩月似與詔例不合臣竊惟人君之孝以錫類爲大人子之心以顯親爲榮臣家世素貧幼而知學父母傭績以供衣食劬瘁百荼致有今日臣父不幸不逮養者已十有三年然九原之下待此瞑目臣所以思報劬勞於無窮以少慰終天之恨者亦惟此耳臣母在堂年逾八十風燭之期歲月是懼臣所以思致愉婉於無已少紓愛日之誠者亦惟此耳仰惟皇上仁孝之化洽於天下浩蕩之恩覃及四海臣愚無似儲之詞林列之侍從今且數載執勤史館効事編摩亦有寸勞既不敢上覬殊典如黃綰之輩又不得下援恩賚如庶官之列徒以陞秩所限遂使父母不得均被天寵幽明之中有遺恨焉區區人子之心尚可以一日自

安於祿位也邪昔趙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乞以封母史冊書之臣愚不足附於先賢而愛親之誠根於民彝初無今古之異伏望皇上下憫臣微衷容臣辭免陞職仍令以舊官供事俾臣父母得階一命之榮則臣受賜實逾九錫之重矣

再辭陞職以就親封疏

臣謬以纂修微勞躐陞前職第爲拜官未久父母不得隨例封贈烏鳥私情已經具疏上陳蒙敕該部至今未見覆請豈以爵賞爲朝廷所命未可輕變抑以臣爲有所沽激而然耶臣竊惟爵賞者人君所以勸

天下於忠也推恩者人君所以教天下於孝也臣子所處不同其情各有所重有不得而兼焉者臣父母平生貧苦居無完室體無完衣臣知向學傭績以資供億其所以成臣之身至艱也及臣叨有祿位父不逮養終天之恨已無可言母年八十有一尺寸之晷又不可爲期則臣所思致微誠於二親者蓋不容一日緩者也幸惟皇上廣錫類之孝以及天下臣自謂千載一時之遭遇乃復爲陞職所限遂使人子之情鬱而莫伸幽明之中悵望如故則臣所以汲汲然乞辭至於再三者豈得已哉況臣之陞職以大典成也

皇上之推恩以大禮成也臣嘗從事編摩之後得觀大禮顛末仰窺聖孝純至感化興起宜莫如臣今乃獨冒官爵之榮至忘二親之重自棄於孝治之外得罪聖明莫此爲甚皇上尚忍成之邪且臣年未即死犬馬之力尚可勉圖而臣母垂盡之年萬有不逮何以自贖後雖有重命累錫之榮終爲虛設已矣伏望皇上憫臣所懇特敕吏部容臣辭免陞秩仍令以舊官供事俾臣父母得以隨例封贈則臣之感戴天恩實萬倍於恒情矣

考察自陳疏

臣湖廣茶陵州人由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左春坊左贊善左春坊左諭德翰林院學士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陞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伏念臣器非宏遠識乏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圓之用徒以一介之鄙賤幸逢千載之休明始焉濫祿詞林尚未稱編摩之責繼乃貳政銓部曾莫贊均統之猷洊歷寵階冒嫌虛授坐糜年所積愧空餐報何有於涓埃恩實隆於天地頃者復援小宰之敘仍使再躋館閣之榮顧二秩之兼華何寸長之可錄術未深於稽古豈堪備

顧問之司才不足以濟時徒自切經營之志雖駑足十駕敢不勉於馳驅而畚力戴山終難勝其負載恒慚非據永惕在梁況乎秉愚戇之資恒以忤物加之以踰分之福必至招尤茲逢聖治更新之時適值國家考察之典如臣者在羣衆最爲庸劣其黜罰在所宜先伏乞恩施即賜罷斥以具瞻之重地祈改任於時賢如此則官得其人將不容以倖位物還其分庶獲遂於生前下可協輿論之公而上可昭邦典之重矣

陞南京吏部尚書謝恩疏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吏部尚書臣聞命下臨撫躬增惕望非意及感與懼并伏念臣衡湘寒畯樗櫟凡材學不通方器非大用徒知區區自守曾無犖犖過人始馬竊祿詞林未有涓埃之補繼而貳政銓部莫贊均統之猷積愧空餐坐靡歲月旋復援小宰之敘仍使還翰院之班顧二秩之兼華何寸長之可録有匡世之志而力則不任有報君之忠而材莫能副每思瘝曠方切深憂詎意鴻恩更加崇秩竊惟我朝之治六典建官兩都分治留京根本重地四輔所先冢宰邦治攸關諸曹是長自

非夙負名德何以銓鏡品流況其地既遠帝庭人情易弛且此日士俗益偷吏習漸弊宜選於衆舉咸有一德之臣使暨乃僚懋董正庶官之緒廣忠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令四海曉然知聖意所加庶南北相與致太平之業如臣不肖謬荷甄庸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滿盈已甚顛仆可虞茲遇皇上大德海涵至仁天覆才惟器使不以葑菲而下遺物皆曲成不擇纖芥而並育遂令瑣猥之細亦叨任使之隆矧由特簡之知罔避越次之驟此臣虀殞莫知所以爲報者也敢不淬礪初誠益堅愚赤雖蚉力戴山不勝負載而駑駘十駕願効馳驅誓捐未盡之身上答生成之造

辭免內閣重任疏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該吏部差辦事官陶蘭齎咨到臣內開吏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張治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陞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着在內閣辦事寵命天臨臣民驚喜里巷傳播以爲儒者至榮臣不勝感戴天恩慚悚伏地五內戰汗莫知所處謹緣陳力之義上布披瀝之詞臣竊惟我國家內閣之設所以輔承樞極參備論思雖

事無專成而職親要地至重任也祖宗之盛茲選匪爵秩之拘惟仁賢是任後乃資望並論蓋才必試而後見勞以久而能積也逮我皇上臨御以來簡任卿輔尤切審求近因員缺久虛至勤少待之旨仰見聖明慎重之心即古帝王疇咨之明而上法我祖宗建立之初意也伏念臣草茅末品粗識篇章樸愚乏通方之知迂疎非濟世之器徒以遭逢昌運竊祿詞林幾三十年初無尺寸之能仰答天造坐靡歲月洊歷通階雖先後五校文武之科出入兩貳南北之政亦惟碌碌隨人無所表見頃歲謬荷聖恩擢司留宰臣

雖不勝犬馬思報之忠而位崇務寡功薄心違每懷尸素切抱深憂豈意天慈即加收録不遠數千里之外拔諸稠衆人之中俾叅綸閣職以論思夫德薄而蒙非分之榮勞微而處非據之位臣所爲慄慄危懼而不能自安者也矧惟皇上神明睿知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遠覽獨識超絶古今每大政大猷一經聖斷雖老師宿儒不能仰贊一詞而大烈成功昭垂宇宙有古帝王所不能一二舉者夫豈臣下區區思議可得裨贊萬一哉且握圖御極三紀於茲聖澤所被愈深愈厚然而祈天保民思賢圖治惓惓聖懷未

嘗一日忘焉此則數千載難逢之聖主也當此之際誠宜博求英碩或簡諸宅俊之賢或采諸遺逸之彦務得眞才俾之左右宸幄庶幾仰承德意相與究太平之業顧臣何人而可與於茲選哉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優容而朝廷之事毫髪動關利害使臣不自揣量貪冒榮寵靦然受任則不惟上負聖皇知人之哲抑恐妨誤國事茍至顛覆臣雖糜殞何能自贖伏望皇慈俯憐愚悃特寢成命俾臣仍舊供職庶梗梓之材可以收隆棟之效而椳楔之用亦能叅構廈之功矣

謝恩疏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欽蒙聖恩改臣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着在内閣辦事續臣具奏辭免重任伏奉聖旨卿才望優著内閣重地特茲簡任宜殫竭忠誠以輔朕治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除報名廷謝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俯伏上言伏以弼亮才難絲綸任重維時遴選蓋嘗疇愼於旁求忽此兼叨夫豈凡庸之可稱控辭莫避拜命增慚伏念臣晩出楚陬遭逢昌運當江漢龍飛之日感山川雲出之期旣首應於文科中廻翔於詞苑學非博古重

以寡能株守陳言未聞大道居恒思省彌切兢惶抱駑駘十駕之誠而力常不逮有經營四方之志而用則未孚薦歷清華久孤鴻造頃緣冢宰之職俾司留省之衡千里闕廷望雲天而仰睇彌年江海同犬馬之戀恩忽承收召之榮益戴眷私之渥文昌聽履秩宗聯東省之班秘閣演綸學士貳北扉之直職親地要恩異數殊臣載惟我朝罷丞相而設内閣本以臣道無專擅而代有終顧茲良法美意之所存即古輔弼疑丞之遺制惟禮樂自天子出雖皆稟於淵裁然德業成上下交亦相資於治理自非文優學贍何以

備顧問而代天言然必正直忠貞乃能開誠心而布公道況唐虞御極須求接武夔龍而戎馬在邊宜有禁中頗牧乃如臣者姑使備員庶位尚或罄竭於小圖若令陪議鼎司豈能對揚乎明命望非意及愧與榮并茲蓋伏遇皇上道法祖宗德兼堯舜政惟求舊每興拊髀之思聖極自新尤重弼予之托然物生之品質每下而天地之目育無遺遂令小大之材各適短長之用憐臣既愚且樸必知克謹於王章故雖至鄙而庸亦使猥承乎官乏惟皇上之神聖莫及初何俟於贊襄顧君父之知遇特隆實難爲其報稱臣敢不靖共有位奉三尺以不欺同寅和衷集衆思而自

廣忠誠殫竭誓以身許國而靡他喘息苟存必鞠躬盡瘁而後已臣之志也天實臨之伏願聖曆無疆玉燭調而金甌固邦家有造百工釐而庶事康

奉慰疏

臣以恭趨名命伏聞皇太子於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薨逝臣不勝驚惻且信且疑四月初七日行至天津衛聞降敕布告中外臣隨就該衛公署成服如制仰惟皇上託重元良心勤慈育矚此仙逝彌切宸思雖父子至恩在聖懷固不能已然祖宗重器於天命自有所歸伏望少抑皇情茂崇天福下以慰四海臣民之望上以圖萬年宗社之基

謝賜銀幣疏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伏蒙聖恩頒賜臣等各銀四十兩緞羅四表裏者臣等謹就直所叩頭祇領訖除同臣朱希榮等具本恭謝外伏念臣等猥以凡庸叨陪禁直濫從勲輔獲上天階引步若驚沾榮倍昔詎意天恩之浩蕩特加錫賚之優隆束帛兼金並一時之穠縟殊恩異數慶千載之遭逢揣分非堪撫躬靡措仰惟皇上凝神大始合德伭元明祝之誠上

孚於帝鑒洪釐之慶茂集於宸居萬壽萬年愈昌愈盛臣等初塵供奉未効微勞遽冒寵私實增慚悚矧才同襪線何所補於袞裳顧詞出蒭蕘尤難章乎粉藻仰承天度曲賜貸容更荷眷慈愈慚稱塞感獨深於銘刻報矢竭於捐糜伏願神禧如日方升聖壽與天並永撫環輿於有道衍寶祚於無疆

謝遣代祭先師孔子疏

伏以六經之道如日星聖人垂彝倫之教萬世之功配天地辟雍修報祀之儀禮特重於右文事莫榮於代攝顧惟謭陋詎荷眷私祇拜綸音豈勝忻悚仰惟

皇上日新治教天作君師學紹正傳茂建中和之極統承往聖丕昭制作之權地緯天經叅兩儀而並位金聲玉振集百王之大成飭典禮而崇先師忻覩上庠之殷祀備情文而昭馨德羞稱過魯之太牢冠裳慶儒治之隆海宇仰文明之化伏念臣賦材樗櫟厠跡章縫學未成章得其門而入者或寡才非知道觀於海而所至益難愧乏秉文謬膺遣命瞻宮牆而陟降祇存如在之誠依鐘磬以登歌期賚思成之祐入廟每事問庶妥精意於明禋舉足如有循仰奉天衷於淵穆惟深激切莫罄名言伏願登三皇咸五帝聖

治日進於昌明祖堯舜憲文武道運允升於亨泰

謝賜飛魚衣疏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欽蒙聖恩頒賜臣大紅金彩羅飛魚衣一襲臣不勝懽戴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衣裳在笥命德昔重於五章宮錦飛華受寵特逾於三錫顧茲草茅之賤質仰叨天地之深慈鴻賜駢蕃屢膺渥賚魚袍輝煥復忝殊恩露頭角於風濤製出天機之巧絢翼鱗於霄漢榮增縫掖之光龍雲自慶於遭逢鵷翼深慚於塵冒撫躬跼蹐拜賜驚惶仰惟皇上道德光華服堯佩舜文章炳煥緯地經天草木何知衣被卿雲之燦爛魚鰕至陋涵濡滄海之汪洋臣運際昌明幸獲攀鱗於江漢官陪密勿曷能補袞於山龍謬承特達之知獨拜非常之貺昔唐人以口脂面藥猶侈篇章而漢臣之紫綬青囊尚流史冊況被聖時之異數茂章儒服之至榮念魚水之遭恒千載而難遘顧乾坤之德豈百身之足酬臣敢不益奮愚忠思效銜珠之報期昭素節冀無濡鵜之嫌惟曳尾以勉圖矢佩服而罔斁

謝賜祭品疏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恭遇皇上以陵名告薦

祖廟禮成致蒙聖恩分賜翰林詹事春坊祭品各一壇者臣等謹叩頭祇領除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臣等伏惟陽翠肇圖秀叶萬靈之域永陵薦號慶開億世之基鼇岫卜祥制緣法祖鳳輀妥吉義重厚倫爰諏日以告閟式命官而將事皇文昭達製出淵裁聖鑒居歆敬孚佐穆臣等仰觀縟典莫陪顯相之班謬荷鴻私均被神明之貺樽分秬鬯膰析瑤籩拜以登嘉增光華於儒服熟而致薦溥仁惠於親祊共戴渥恩彌深感激伏願高天厚地衍堯算於無疆聖子神孫奠皇圖於有永

謝遣陪祀疏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初六日祭帝社帝稷於西苑欽
蒙聖恩命臣陪祀禮成及頒賜脯醢酒菓者臣稽首
頓首謹言竊以耕桑所以基王業惟聖人斯能重民
粢盛所以奉明禋惟孝子爲能備物顧兹帝苑爰播
天田蘭𡌶開紫殿之原翠圃集芳春之耜省耕省斂
德比觀於先王以烝以嘗孝致享於有廟屬東作之
始舉載芟之祈登豆惟嘉流馨香於周甸盛禮會鼓
樂田祖以豳詩祀事孔明民天攸賴仰惟皇上志切
懷保功即康田躬溝洫之力以養萬民光昭神禹與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道合皇農貽我來牟莫匪烝民
之極所其無逸爰知小人之依嘉氣滋生粒玉陳倉
箱之富至和薰液黍珠垂畝畝之祥豈惟古哲王之
盛復覩於一時仰見大聖人之作度越乎千世也臣
家惟寒畯質本蒿萊四體未勤智不辨乎菽麥六經
徒守業何補於菑畬久濫詞林已慚素食頃從銓部
復玷清階祗承洪造之仁懼難報稱詎意青壇之祀
獲奉瞻依慶鳌事之告成戴寵光之薦及彌深感激
莫罄名言伏願化溥博而無方孝奉先而不匱帝力
何有樂農歌大有之秋神惠孔時介天錫無疆之福

謝遣代拜先聖先師疏

左順門遞出揭帖永明後殿先聖先師堂行禮遣臣
代拜者臣聞命欣悚謹齋沐即晨恭詣代拜禮成謹
稽首頓首上言竊以帝王中天地爲綱常之主聖賢
垂道統開心學之源粤若羲皇迄於唐虞以神道化
天下迨夫禹湯至於文武以王道治萬民周公制禮
樂而興王基立百世相臣之法孔子論詩書而明聖
教爲奕代帝者之師其澤足以衣被生民其功足以
建植人紀秩祀之典振古如兹尊事之儀於今特盛
此蓋伏遇我皇上兼神聖之道以裁理萬國躬道德

之實而卓冠百王緝熙光明優入希天之域恭默精
一侅同象帝之先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獨觀炳智
則品彙咸通重道右文昭垂往則憲經制義懋創弘
規開禁殿而禮聖師介朔望而勤釋奠信景崇之有
地爰佑啓之在天豈往牒之可循實前聞所未有蓋
唯聖知聖而道無不同斯以心契心而誠無不格也
臣器凡且陋學寡而迂初涉獵於詞章遂攀緣於仕
祿遭逢昌運謬玷清階責以綸經尚少知於訓詁使
知貳政曾莫助於猷爲夙仰宮牆引領文華之末詎
承綸綍叨私代拜之榮趨鷺掖而傍徨瞻龍堂而跼

踐祭神如在翼翼帝敬之將綏我思成濯濯佐靈之鑒喜當盛美感極眷慈伏願登三皇咸五帝極裁成輔相之能履中正樂和平臻聖神功化之效文運與世運而恒泰聖學與聖治而日新

賀雨疏

頃以經春不雨二麥未滋聖慈軫念降諭禮官躬禱逾旬四月初四日再敕申祈下諭之初雷雨隨至初八日秘叩上佐仍遣官遍祀神祇是午雨澤復至自後十一日雨十二日又雨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王者求端於天斯應變必以其實人君

躬行於上則修輔克有其常雖灾旱之來聖世有所不免而感通之理鬼神實潛其機成湯罪已於桑林帝堯傚予於洚水豈天道之云遠亦明徵之在人仰惟皇上德合泰清道超無始運神化以康萬類立四大於域中建皇極以協庶徵錫五福於天下居九重之上而志切閭閻享四海之供而憂勤畎畝往歲祈年於上帝既累錫以豐穰乘春敷賑於下民咸昭甦於煦育茲者經時不雨顧彼百穀未滋實由庶職靡修致此兩儀愆序爰上厪乎宸慮乃秘叩於重佐默抒精一之虔肅致再三之禱誠在幽而必貫德無遠而不孚先地先天斡佐功於無象爲雲爲雨慰農事於有秋神液布垂陋成都之噀酒泰和感召羞魯國之焚巫蜥蜴禁而匪靈麟鳳輕而讓瑞歡流原野慶溢寰區臣等矯首土龍久渴雲霓之望同情草木幸沾膏澤之濡感作霖於殷書彌深激切頌其滂於周雅莫罄忻愉伏願知天之天而邦本永寧惟聖曰聖而神庥滋至曰時雨曰時暘若叶徽美於箕疇書有年書大有年揚耿光於世史

賀太廟告成疏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恭遇太廟告成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賀者伏以聖皇御極昭垂一代之人文宗廟肇新載覲百年之禮樂尊親隆而善繼善述理義叶而盡制盡倫寢成孔安式靈承於烈祖孝思維則慶有道於一人天地偉觀國家盛事恭惟皇帝陛下淵謨若古至德格天精義入神得時中之妙用考文議禮集君道之大成當帝心仁愛之餘勞經營者五載適衆論紛紜之日折淆亂以一言謂先王之道有經有權斯作者之功可大可久因心制義惟聖斷之不疑立愛自親豈皇情之可奪晉睿皇以三穆用備考於四親合羣主於一堂仍全尊

於異室殫厥仁孝備極情文昭穆之倫既不拂乎周典懽聚之美亦兼採乎漢儀緣人情以爲節文監古而不泥於古觀會通而行典禮憲今而即宜於今乃名宗伯乃命司空度景方於舊址爰建寢祧爰崇太室卜鴻構於新宫靈效川祇江漢獻自浮之木潤回辰曜虛梁開營室之祥建經始於逾年遂奏功於不日金鋪璇牓輝映乾坤雕栱朱甍光騰日月隱若神明之奥屹乎太紫之威穆穆皇皇儼九聖神遊之地枚枚實實拓萬年宗祀之基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輪奐頌落成之美于以薦黍稷于以薦烝嘗本支

言勿替之休臣等德乏秉文榮叨顯相駿奔在下瞻筍簴而樂鐘鼓之聲雀躍於中拊憂石而興率舞之念孔曼且碩載歌殷武俾昌而熾有慶湯孫伏願祇遹先猷茂弘光烈夙夜敬止懷繼序而不忘陟降在兹賚思成而弗斁衍皇圖於有永介景福於無疆

賀白鹿疏

嘉靖二十四年恭遇永和王奏進白鹿上祝萬壽聖節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聞王者法先聖則白鹿來人君有盛德則瑞獸至蓋禎祥之興實由王政而天授之美匪以人爲況應時而來以萬壽之辰稱名而得夫百祿之義屬光華之在旦仰休烈之丕宣兆庶歡傳百僚驚喜仰惟皇上佐德孚達濊澤弘敷上下與天地同流功化備聖神之極致和而育萬物惠何眉於放麑顯比而用三驅仁殆同於解網羣生蒙被淪骨髓而浹肌膚異類涵濡洽飛潛而沾動植用是帝心悅豫協氣薰蒸珍瑞奇祥不一而足維兹白鹿貢自藩邦孕秀瑤光騰異形於革野含金精昊逞曜質於芳原濯濯不驚宛在文王之囿蹌蹌率舞依馴舜帝之庭匪煩力於虞羅如有感於王化蓋鹿壽所以表靈長之慶白色所以象明德之成

昔聞獻環於崑池而式啟道符投神於李母而肇開鴻寶紀牒所載固可謂希世之殊祥聖志謙冲猶以爲盛德之餘事可以播歌詩而奏郊廟可以被管絃而勒鼎彝無疆之徵端在兹矣大來之慶其有替乎臣等幸際昌熙樂觀靈貺校書藜館恒羨美於前聞載筆藝林願揚休於來史伏願懋敬德以承佐眷隆至治以慰羣心麟鳳來遊萬國頌泰和之盛犬戎不殺四郊藉煦育之休

賀萬壽聖節疏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恭遇萬壽聖節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俯伏上言伏以聖人有大德而膺寶籙介壽考於萬年帝王撫昌運而應金天符誕神於八月璣衡日繞屬鳳曆紀三十九載之元海嶽天開仰龍飛御二十四年之統人心悅而普天胥慶物氣協而萬寶告成辰曜表祥煥光輝於紫府梯航稱貢充璧馬於彤墀百靈之眷護攸申千載之遭逢特盛恭惟皇上九龍毓聖二氣含神作之君作之師懋建維皇之極必得祿必得壽式孚有道之長抱一函三運黃樞於眞始祈天永命穆伭德於泰清四大立而萬有濟生七政齊而百神受職睿思作聖集箕

疇斂福之徵至道希夷妙軒后長生之秘用能以美利利天下無爲而成以仁壽壽萬民合同而化地不愛寶嘉禾呈九九之祥天乃降康鴻祚衍千千之曆時萬時億愈熾愈昌臣等稽首玉階佇瞻璿宇獻千秋之金鏡俯愧前賢捧萬歲之瑤觴率同舞獸伏願天保孔固王道遐升如日如月如岡陵載詠歌於周雅多福多壽多男子永欣戴於堯仁

賀長至令節疏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恭遇長至令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稱賀者伏以日麗天中寶曆更新於二紀雷藏地下黃鐘復首於一陽乾坤妙發育之機神聖極裁成之道政齊璿度會七曜於太初氣轉鴻鈞開八荒之壽域履受踐長之吉庭充亞歲之儀庶彙潛萌萬方交慶仰惟皇上敬授法天之統伭同象帝之先悠久無疆如日之方永剛健不息與時而偕行安靜以攝元和蘊希聲於泰音之始恭默以思大道含有象於至無之中撫順璣衡歲月日時無易均調玉燭水火土穀惟修十一月徒杠成忠孝濟格天之惠三萬里烽塵息神武昭不殺之仁王道大而化日舒何假周圭之測景聖治感而豐歲應

豈煩魯觀之書雲矧茲嘉至之辰大集朋來之福五紋添綉山龍瞻舜袞之華九葉垂祥蓂莢衍堯階之祚綏將純嘏閱衆甫以皆昌膺保永圖極萬年而薦壽臣等葭灰弱質幸先得氣之微襪線菲才何補垂衣之治道遙供奉欣戴休明依近清華彌深慶忭伏願陽扶陰抑雍熙回有道之長天施地生動植遂無方之化碩果收得輿之祉拔茅進連彙之賢

賀靈雪疏

緣自去冬恒暘不雪仰厪宸衷竭誠躬禱乃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靈雪大降田野霑足臣等誠懽

誠忭謹稽首頓首上言稱賀者伏以寶曆更端肇二紀載新之始琪花呈瑞應三陽交泰之期萬方甫朝會於履端六出遂騰華於吉旦霏霙盈尺表陰德之珍符積素封條識太平之美象帝意與人心共協神功並聖治交宣天且不違民誰不悅恭惟皇上憂勤萬宇祇敬三靈念國本之所係在民而民事之所重惟食累求豐歲以阜羣生頃因冬雪不時寒燠愆序雖陰陽之常數則爾惟聖心每先事而圖爰布綸音躬祈夙夜百神受職驅屏翳以從風萬土含滋沃伭膏而發壤氤氳布濩與和氣而同浮霢霂既優知豐

年之可卜況當春王之首元會之辰若解舊以從新信明鑒之可赫蓋雨珠雨玉曾何救於時饑而如坻如京實有資於民食惟二氣感通之妙在一念轉移之間曰謀則時寒曰哲則時燠於皇極之謂休徵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固鬼神之所常享有年之慶莫大於此無疆之休端在茲矣臣等沐浴洪庥樂觀熙事雖涓滴無取感霖雨於商賢然疆埸咸霑頌同雲於周雅伏願緝熙伭德膺保鴻基峻極于天體一元而居正靈承於帝閱萬紀以長生

賀靈雨疏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伏覩聖諭朕即日恭於雷霆洪應之殿内躬禱自十三日始停刑禁屠至二十二日止方綸言初下時即陰雲隨布微雨飄灑至十六日甘雨沛洽田野均沾百穀昭蘇萬民鼓舞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俯伏上言稱賀者竊惟聖人之道以奉天爲心帝王之仁以重食爲本蓋歲時之豐凶所值而民生之休戚攸關斯洪範垂訓於庶徵春秋謹書於大有然必人君能應變以實而後鬼神妙感應之機仰惟皇上敦本務農憂時閔雨既兢兢於無逸之治尤汲汲於有備之圖布德施仁下民

雖未虞於艱食側身修患上心每不忘乎儆予自頃時或愆陽則惟天以示戒抑由庶官弗職致此旱沴爲灾仰釐宸衷默抒伭禱衆靈受職驅風伯而戒雨師三日爲霖起焦枯而回生意自中徂外咸被霑濡雨公及私靡不碩茂蒸黎歌詠知皆由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神功與天澤而俱遠膏液隨恩波而共深在昔魯史徒紀於焚巫桑林虛勤於剪爪豈若皇上伭德格於穹鑿至誠達乎幽微方一念之轉移致三靈之響答有如是哉臣等滲漉久資於帝力涓滴何補於天工沐浴泰和深慰雲霓之渴望仰

瞻瑞覝俯㪉霖雨之夙懷伏願至德馨而峻極於天
鴻仁溥而靈承於旅肅時雨乂時暘斂箕疇之五福
天助順人助信綿堯祚於萬年

賀長至令節疏

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恭遇長至令節臣等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俯伏上言稱賀者伏以陽回
子半起乾坤交泰之機日永天中仰神聖寅賓之化
發歲功於佐籥萌協氣於黃宮荔挺芸生識八風之
從律珠聯璧合會七曜之同躔春動九幽慶生率土
恭惟皇上道涵眞始德蘊泰初推策以撫五辰體元

而重三正雷聲淵默養至和於至靜之中佐象希夷
妙常有於常無之表察璿衡於舜典齊晷度於周圭
命律酌聲緹室密葭灰之候先事戒備臺官謹雲物
之書致孝享而山川鬼神攸寧建皇極而歲月日時
無易是以精禋格於穹昊純祐篤於永綏憝惡就擒
寢甲兵而不試蒸黎安堵樂禾黍以有成異瑞奇祥
莫不畢至雕題重譯罔敢弗臣適丁昌治之期茂對
迎長之序五紋添綉瞻黼扆之重華候日再中卜景
運之孔碩命維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等才乏
八能情均三祝龍墀星拱覲亞歲之上儀鵷簉晨趨
同百工而從樂豈勝率舞莫罄忻愉伏願道與時亨
化隨剛長靜則聖動則王中行敦獨復之仁扶則陽
抑則陰疇離獲朋來之祉麗貞明於四極綿慶曆於
萬年

賀靈雪疏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聖諭今冬雖雪
雜以霜霧物癘人災仍求正瑞玆十一日始至二十
日止有事於洪應殿欽此十二日之夕月宇光霽倏
然同雲雪花初泛灑於龍城詰旦遂遍鋪於燕野兆
人交喜百物咸嘉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俯伏

上言稱賀者竊聞豐歲之冬必有積雪玆謂休徵太
平之世雪不封條夙稱嘉瑞蓋至人之道先天而天
弗違惟聖人之心樂民而民亦樂即一念之所發動
與二氣相爲感通固不俟奏假之煩有甚於影響之
捷儼上鑒之孔赫信至誠之如神事出稀聞慶莫爲
大仰惟皇上佐化醇茂渥澤汪洋合覆燾持載之功
配高明博厚之德恩加羣類禮及百神每先事而塵
備患之圖恒遇變而切愛民之念以玆歲之冬雖寒
雪時降而雨冰於木猶以陰冐陽由臣職或戾於靖
共抑兵介未寧於邊圉人之災而物之癘本於地而

應於天爰軫宸憂恭祈皇昊啓靈文於洪應赦齋祓於穆清呼豐隆而令玄冥驅巽二而走滕六幽誠之達曾未踰時靈貺之來應如尅日密雲隨綸音而繼發霏霙與玄澤而並浮積素凝華輝連千野甃珪疊璐巧出六花威肅八遐消烽煙於萬里潤流九壤兆農畝於三登如坻如京宛若倉箱之富不徐不疾仍增殿苑之奇光簇瑤階花生琪樹豈惟洛神呈象來舞帝宮乃亦海騎相趨下朝仙闕東皋欣而望歲南史慶而書祥易災旱而爲休嘉改陰陽之異數去邪沴而迎正瑞參化育之成能自非睿感通微乾心佑

德何以經緯六氣呼吸兩儀其神速如此哉臣等謬塵清列沐浴泰和樂熙運之昌明對天庥而踴躍慶忭之至倍萬恒情伏願謀則時寒斂五福於皇極思維作聖純一德於泰清昭功化之隆保曆圖而永固握道德之紀齊姑射以長生

賀元旦疏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恭遇正旦令節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俯伏上言稱賀者伏以春始歲功太簇應條風之律寅爲人統攝提迴北斗之杓矧鳳編建丁未之元適龍德屬南離之紀撫大明而同王會國極萬以來朝觀曆象以敬民時陽至三而爲泰閶闔啓光華之旦魏闕布教令之和率土歡忻百嘉咸達恭惟皇上體乾之健出震而亨政順璿衡配四時而成序恩加寰宇育萬物以偕春體一德以爲元含泰始發生之用奉三無而並盛贊易簡造化之能惟聖神中和兼極其功斯裁成輔相各得其道是以玄心格而諸福畢致黎庶安而五穀屢登徒杠成輿梁成民不病涉靈龜出醴泉出帝乃降康況御寶曆逮二十六年其德澤之漸被者益久而基瑤圖億萬千祀爲天命所保佑者愈申維茲熙洽之辰茂對

履端之候太平有象瑞日麗而慶雲翔重譯咸賓玉帛陳而珍異集衆靈贊祉九域維新臣等喜際昌期仰同星拱誠傾葵藿隨百辟以在庭頌効栢椒極萬年而薦壽伏願靈承帝貺保合太和域中而王居一執軒紀以長生華封而祝者三戴堯天而永奠

賀冊進永妃疏

慶受淑媛天祚室家之壼禮崇顯號寵承冊命之華增仙祉於燕宮叶王風於褕翟懽騰掖陛喜溢宮闈仰惟皇上誕集帝禧丕膺玄眷三星耀彩載瞻法相之賢六列備儀爰著虞汭之化御家邦將由中以及

外奉天道在以陰而助陽矧當熊德孚於幽衡式貫魚寵超乎九御銀印璸珮光照闕庭寶節玉符煇煌禁籞明章宮教豈獨侈愛於環簪秩視公侯蓋以助敬於蘿瓚紫庭分理茂昭荇采之風彤管記言益啓雞鳴之警體和之範日藹層闈繁祉之嘉方崇蕃世廣治本於陰理開濬發於慶源臣等覩縟典之告成樂皇緒於無已豈勝踴躍莫罄贊揚伏願佐祉永康保萬載蘿圖之固天庥滋至應百男椒掖之祥

謝薦新疏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伏蒙聖恩以薦新內殿

香稻米飯賜臣者臣謹叩頭祇領訖伏以寶穡登場帝籍樂豐年之慶金穰薦廟天廷獻農事之祥恭承孝享之庥祇被神明之惠臣愧未勤於四體竊叨賜於九重正以先嘗一飯敢忘帝德薦而後食舉家咸仰天恩顧素餐而拊己懷慚惟含哺而與民同樂

謝賜曆疏

十一月初一日伏蒙皇上頒賜臣中曆一冊散曆一百本伏以天繞璣衡再啓三百六旬之始年編鳳紀欣瞻二十九載之春七政上叶於有虞正朔誕頒於諸夏恭惟皇上運聖神功化之妙極裁成輔相之宜治曆明時法天布治臣等既荷大廷之賜復叨在直之頒占景祚以無疆慶嘉時之有俶祝聖壽比天同永願皇圖與日俱升

謝恩賜疏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伏蒙聖恩以臣在告特遣內侍官馮彪賫賜猪羊米酒瓜茄者臣謹扶疾望闕叩頭祇領訖切臣本以一介庸陋之軀誤蒙九重特達之眷加以寵私優渥賞賚頻繁終歲之間金帛盈篋酸寒之福何以堪之受厚恩而罔知報稱食重祿而莫效贊襄灾之所來固其宜也乃蒙聖慈曲垂

軫惻既遣上醫診視復命中使下臨珍賜豐盈禮數優異恩光榮被里巷懽傳臣驚惶起拜不覺神情悅暢怳然若沉疴之去體也感激之餘惟有涕泣倘未盡之年不即塡於溝壑則矢報之志猶當竭於涓埃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會試録後序

嘉靖丁未會試録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於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丁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於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興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

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啓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於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內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並至神光曜暉洪洞朗天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粃之粰無救飢渴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嘗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藉於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眞實茂以開濟之畧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醇厚民得所養者則皆充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羞珍膳漸以密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眞味亦薄矣其養之惠於天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回惑營蠱惟淫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腸胃毒者也委瑣頹靡饕貴利自富於民弗勤敗粃之粰無救飢渴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

漸於匪彝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何述哉民生日彫瘵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氣化使然耶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於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天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愼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蘄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

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蘄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國之味不然其有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爲味士以道爲味而後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維麴糵維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爲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聖天子明盛之理則唯亦有聞於無窮哉臣治不佞辱詔從大夫

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會試錄序

嘉靖庚戌春二月天下士會試於禮部者幾四千五百人尚書臣階侍郎臣崇慶以試事請上命臣治臣德爲考試官其同考試則侍郎某某其監試則御史某某暨爲執事咸備既如例三試之乃窮日夜之力慎校擇焉遵宸斷取三百二十人爰錄其名氏及文之可式者二十篇以獻臣治謹序之曰夫錄所以錄士也然錄與士恒相爲重焉窮居布衣之士業鉛槧遊鄉邑必更十餘歲而後得錄於鄉之有司又必更十餘歲而後得錄於禮部有終身不與者焉故士得與是錄者有餘榮矣是士以錄而重也士錄矣其終身所建立果足以濟天下澤生民流聲光無窮焉後之人將敬而指之曰是錄所得士也則錄其有餘榮矣是錄以士而重也故曰錄與士恒相爲重也夫國之錄士何爲也欲其爲世用也士學古之學而求錄於上之人亦欲其學用於世也然道有升降世有古今君子惟隨其所值而致行之要以濟天下澤生民爲務然後爲有用之學學之而弗可用用之而弗宜於時則亦何取於錄哉我高皇帝有天下也即位之

三年庚戌始開科錄天下士一時翊戴之臣協志輯力相與締構大業以傳之萬世上下咸有大烈也聖聖相承蓋謹於取士之度今聖天子纘承天緒廓道德之途拓仁義之統遠撫長覽所以勤萬民而章洪業惟仁賢之務此堯舜之用心也二十九年於茲凡十舉士博恩廣施久而益深至德昭然軼於往代選方萬里之士肩踵並進寸材尺藝咸備官使此太平之具也然而臣失其職功不加於百姓惠澤不流羣生寡遂政之在天下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視祖宗之舊或少異焉此豈法之不足哉士不素厲而弊所

由滋也說古道者則泥而不達於時喜更張者又以其私智闘乎天下而擾之不復典常之師則其漸而至於敝也亦宜是故明王不恃其有久安長治之業而恃其有保邦制治之臣士者不患其無可爲之時而嘗患其無明體適用之學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此言明體而適用也保邦制治之理莫要於此矣往丁未之試臣嘗辱明命授以校士之責大懼無以稱塞玆再至其爲懼也益甚思欲勉無忽冀得明體適用之士惟聖天子所驅策用之相與守太平之業致治

安無疆也然而持有司尺寸之度求之語言之末則又臣之所竊憂焉何也求士於肇創之始也恒易求士於治平之世也恒難蓋肇造之始人周歷於艱險志勤慮審故才皆可用而求之也易治平之世人襲於所見之安誦古人之言而不明乎當世之務守成要之迹而不審乎治亂之原故才用鮮效而求之也難夫以日敝之法而重之鮮效之才其何以語保邦制治之理哉此臣所爲竊憂而懼滋甚也夫法不足於治者才不備也才不足於用者學不備也爾多士學古之學以售諸用則既録於上之人矣其必舉所學而善用之務以濟天下澤生民上贊聖天子太平之業而流聲光無窮焉則録其不有餘榮哉乃若逐逐然與時汩没無所裨於世用徒以美榮名於録也雖録之天下後世有弗録者矣是重爲録羞也吁可畏哉爾多士勉之

應天鄉試録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例選士於鄉應天府預以請臣治臣用卿遂祗命往典若文事事竣乃録所中式者之名氏與文以獻且傳之四方也臣治作而歎曰文不已盛乎在昔甲午之歲臣嘗承乏於玆役今且

再至焉視其文比之昔益加盛矣夫明興百有七十餘年以人文化成天下天下之人日相究於文經制宣備皇澤周洽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君術明臣道得也迨我皇上履純仁躬至德被六藝憲經飭禮敷賁人極蓋煥乎有文章矣薄海内外罔不翕然丕變承休光也矧夫南畿爲我聖祖肇迹之地鴻猷闓化昌被人物而豐芑涵育視外服先焉固宜彬彬焉稱盛美四國也然文實盛衰之機君子懼之何也古之人所貴於有文者將以飭德表行安衆軌物杼軸乎天人之理敍正乎君臣之宜縣之可察時變觀化成也

舜禹之代股肱昌言叙九功修六府曰都曰俞殷周之隆則有伊訓説命旅獒金縢之言以戴翊其世咸有大烈格於天地及其衰也實不勝其文而化成之意微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傷之也是故君子弗懼乎文也懼乎文之盛而實焉者之或寡也夫實者道之根於中也譬諸草木植其根焉則枝葉之蔭也遠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其實之謂與或曰文損益者時也而變之則存乎其人故韓愈出而唐之文變歐陽修出而宋之文變機使之然也曰文以形道也而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夫苟

至於道矣文損益弗害也變於文弗由於道是舍經緯而組組之無所措矣又烏足以語化成之理哉唐宋之治所以不能並於三代者獨文也與是故君子弗懼乎文之盛也懼乎文之弗由於道而政治因之也傳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吁可畏哉方當天子文教之隆爾多士勉旃毋自虛也是舉也提調則府尹某府丞某同考則學正某某監試則御史某咸胥飭以事諸曹六館之士督學御史臣宜所簡以試者凡四千四百而奇試而舉者百三十有五人遵成制弗敢過也

應天同年録後序

嘉靖甲午應天鄉試士子予竊同校文焉夫人人之言弗同也然而其取同矣所録之士凡畿之屬百一十有六人浙十有一人閩五人江西二人楚一人夫四方之地弗同也然而其薦同矣乙未咸集於京師醵燕以齒夫少長弗同也然而其序同矣于是乎有録焉以志其同予觀之歎曰唯君子爲能重是録也何則夫録以志同也然而有弗同者文同取也而語默異用焉名同薦也而崇卑異仕焉齒同序也而脩短異數焉其能以終同耶然則君子所以昭著久遠

弗朽滅者將不有大同之道哉何也文不同同理也仕不同同義也齒不同同德也三者非形勢地位之謂也是故語弗詳也默弗緘也崇弗貴也卑弗賤也脩弗永也短弗促也君子知語之弗詳默之弗緘也崇之弗貴卑之弗賤也脩之弗永短之弗促也則夫敏厥脩以足乎己者自弗能已矣知語之弗異乎默也崇之弗榮乎卑也脩之弗加乎短也則夫恃厥長以侈乎人者自弗能爲之矣是故足乎己之謂貞貞而後能久弗侈於人之謂虛虛而後能大久大之極則天地萬物同體也百世以俟聖人同道也何形勢

地位之足言乎是故同理之文可以立言同義之仕可以立功同德之齒可以立命三者所以昭著久遠弗朽滅也斯大同之道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在昔之同録者衆矣昌黎紫陽之録後之人特重焉其他固泯泯也二子之録之同者後之人亦惟二子之重也其他固泯泯也然則二子之所同者大矣是故君子不同其所不同而同其所終同者同之至也夫茍曰同矣而終乃大異焉雖録之天下有弗録者矣惡乎同故曰惟君子爲能重是録也

武舉録序

嘉靖戊戌春天下武舉士集京師者七百九十人而奇兵部援故例疏以請上若曰文陽而武陰也武舉以秋行後之舉亦秋行義乃合遂著令焉秋九月兵部復疏以請制曰可乃以某某知武舉某某同知武舉某某考試某某同考試某某監試某某提調餘執事亦罔不共慎若選也越九月己卯試騎射射而式者六百九人而奇十有二日壬午試步射射而式者三百四十人十有五日乙酉乃舉之棘院試以文是月二十有一日庚寅天子始大享帝於明堂肇正宗祀百辟咸嘉有曠禮思奉休德也用是職茲舉者懼不得與從事是辱乃窮五之日力夜繼燭焉六日而竣事拔文而式者六十有五人取宸斷也録成臣治敬拜手稽首而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聖王所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命領天下國家之道也憲經制用因時陳義從古爲重焉我皇上亶聰明之盡上達天德振湮釐繆作立大義以茂修古先王之緒冬至祭天而祀祖崇本始也季秋享帝而祀父思成形也而尊親之孝備矣三歳春而舉文順陽德也秋而舉武法陰刑也而仁義之用昭矣盡憲天之實建

化成之極斌斌然曠百王莫之尚也爾諸士馳弓矢抱文藝乘時而售之用既膺茲茂制矣復與覩夫典禮之盛也其爲遇也豈不甚良矣乎夫士患不恒於遇也亦遇而良矣其感奮也宜何如哉蓋忠孝一心也文武一道也而人弗可以貳焉者也故合忠與孝者之謂德合文與武者之謂才合才與德者之謂全人六月之詩美征伐也而乃曰文武吉甫張仲孝友焉然則其道也果二乎哉是故戰陳無勇不可以言孝辱親惰體不可以言忠違德愆律不可以言文勤暴怠禮不可以言武凡此者是貳之也夫人具是四

者以生之謂命古者戎有受脤以昭命也命而貳之是怠棄也遇雖良不如其已哉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全人之道矣爾諸士其無亦是務與誠而吉甫焉而張仲焉用干城我宗社引若昌祀至於無疆以上裨孝德之光弼茲仁義之治則爾亦有令聞於後世也其庶不負所遇之良也已爾敬懋哉

武舉同年録序

嘉靖戊戌秋舉武之士凡六十有五人胥燕而會焉會以齒所以敦情好尚讓禮也既成録矣謂張子嘗被命柄若舉録來張子讀之歎曰美哉渢渢乎茲行

於軍旅其先王之遺也然齒廣矣曲而曳于其全猶弗齒與二三子曰唯唯否否顧竟教焉張子曰爾諸子之始進也列而力黜陟之焉以藝齒乎進而第高下之焉以文齒乎會而序先後之焉以齒齒乎官而秩崇卑之焉以爵齒乎曰然曰古之有強力智謀之士顯名諸侯聲光百世者何限也然聞之射力不札者可以懷衆木強少文者可以定國表餌之術可以繫單于終身弗侯可以威沙漠之數者皆弗是齒也而卒能以齒流爾諸子其曷齒之重耶曰今之世齒莫重也弗齒其無以自齒故齒榮辱也君子務齒焉

張子曰齒大矣曲而曳於其全猶弗齒與二三子曰唯唯否否顧竟教焉張子曰上齒齒世其次齒人其次齒身夫齒藝與文者有司之公也齒於一人者也絀於人弗齒矣齒齒者比與之昵也齒於數人者也通乎人弗齒矣齒爵者國君之制也齒於一身者也後乎身弗齒矣故齒德者賢聖之行也齒於百世而無窮者也故藝莫強焉文莫加焉齒莫尊焉爵莫貴焉雖弗齒天下後世有齒焉者矣況齒者乎苟弗是雖齒之天下後世有弗齒者矣況弗齒者乎故齒遠近也君子慎焉二三子曰唯唯

應天府鄉試録後序

嘉靖甲午秋八月應天府鄉試臣以訓臣治受上命往柄厥事既行乃相與語曰茲知人之哲也維艱哉曷弗懼既至適貢院落成制宏而麗森而有域復相與語曰茲有司之理也唯共哉曷弗敬既事事再旬而竣録成復相與語曰茲人文之萃也維盛哉曷弗慶臣治敬稽首拜言於其後曰夫錄有八徵焉見昭代之盛焉見聖神之化焉見王制之善焉見根本之重焉見都會之美焉見道德之同焉見是非之公焉見賓興之隆焉周公而下道莫明於孔子而其學獨

盛於北其世運亦從而北時南有荆楚之強孟軻而下道莫明於周朱而其學獨盛於南其世運亦從而南時北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教誕敷訖於四海詩書禮樂蠻服咸暨履中撫運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焉斯昭代之盛也祖宗所以建極作則以基丕泰之化至精至密百六十餘年於茲纉有休嘉治理用張而皇上弘猷懿矩式勤作率黎獻承德罔弗自奮效用共于臣有菁莪棫樸之風焉斯聖神之化也選舉之政先王所重也後世損益各殊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爾國家科目之設雖若非古然士之志於是

者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瑰奇之才胥此焉出昌言遠猷夾輔于理而社稷賴之斯王制之善也昔文王伐崇居豐天命用新而武王宅是鎬京四方攸同乃昌燕翼以延八百之祀我太祖肇基金陵以混一海宇太宗卜世於冀居天下之重定萬世大業而豐芑之懿實首於茲土故三歲取士之額南北均隆焉斯根本之重也跨淮吞舒控引荆越山江環匯沃衍千里鳩靈孕英積而彌光故其才郁郁乎如照乘木難之媚於重淵大澤也弗可能掩焉斯都會之美也士之言典以蓄樸以貞信以通物明志以達政性命王道之紀彬彬爾非聖弗言焉斯道德之同也詩弗愚者録之易弗賊者録之書弗誣者録之春秋弗亂者録之禮弗煩樂弗奢者録之文浮罔實弗録也滯罔達弗録也僻罔正弗録也故可以獻可以傳可以程焉斯是非之公也惟皇上懋學飭治以敬禮於邦國之賢百辟祗若休命修乃役罔有弗寅供億百陳燕饗蠲備千夫馳庶工趨有司程能咸曰茲政務之大斯賓興之隆也然臣竊有憂焉録公矣庸有澤鞭以倖售者乎文同矣庸有靜言而庸違者乎才美矣庸有恃之而作狡者乎制善矣庸有藉之以謀利者乎有

一於此將不重戾聖王之教以自負明時哉何以當畿域之勝耶其無亦愧於有司之良爾矣是故君子會盛以昌也淑化以養也軌善以光也襲重以強也珍美以章也若同以廣也篤公以揚也昭隆以臧也察於此八者而主之以道焉其用諸天下昭諸萬世將無適而不宜夫是之謂才眞爾多士懋哉

茶陵州志序

茶陵志元以前無存刻也正統時始刻之治見其晦弗昭焉亂弗統焉蕪穢弗根焉遺弗備焉漸散失焉寂欲釐焉太常夏公出補茶以責之治治於是取而

筆削之作上下二卷爲目二十有二凡六萬餘言維先王制國畫地分邑道有升降或沿或革推世道之次志郡譜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然天人之道弗可姦罔志分野設險守國雖聖王不能廢也嘉子邁之功志城池地道之昌挹衡帶湘髣乂攸宅志形勝洪源孰孕疏爲江河大塊孰埏播爲山阿氏利之鍾也志山川鼓衆成化莫上於禮樂禮樂之發在於哲民情志風俗君食於民民食於力其極則恣欲并兼病於機利其隱弗悉也志食貨君子出政之地旅德則宅甘棠勿翦峴石興哀可不務與志公署維君子

之政以民惠弗務已惠已惠者窮儲備津梁溝澮之利因之民志惠政禋祀罔不有則匪是淫也崇正有之義志祀典勒崇垂鴻後則效之往世之轍可以爲式志古蹟民生顓蒙恣於欲動罔克咸本諸教志學校旅欲則奪競孱弗醜制而禦之以威天下志武備守令羣牧廉黷仁酷旅靈明明弗可掩也可不慎與志官守取士之法其來遠矣所損益各殊要以得人才裨政治雖百世不能易也志選舉陳惠隤祉以德黔黎久而彌懷其稱赫赫志循良哲夫茂令人綱人紀小德謀邑中德謀國大德謀世具可稱述志人物

坤政穆成震撼不二家人之間可以觀矣志列女墳典道絶六經言微秦漢而下文辭粲如也然要以發洩至道之蘊志藝文自漢以來佛老萌起至於今蔓如也正之以經常志寺觀大道弗昭誕幻章達足以鼓衆志傳疑事有參差不可以類存之足備搜考志雜志是故志志也郡譜世也分野象也城池固也形勝勢也山川域也風俗德也食貨力也公署人也惠政綏也祀典常也古蹟鑒也學校教也武備守也官守職也選舉求也循良吏之程也人物士之徵也列女貞其内也寺觀夷其外也藝文敦其訓也傳疑理

之窮也雜志事之終也志道於是乎備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陽峯奏議序

南宮奏議集大學士張陽峯公在南宮所敷奏者也其目之大曰朝賀曰宗廟曰祀典曰學校曰選舉曰官政曰恩邮曰王國曰賓貢凡爲卷若干治受而讀之歎曰吾楚誠多才也明興百八十年起家翰苑以躋於大僚者亦不數數見其位在宗伯若襄陽任公華容黎公蓋數十年而公始繼焉其位師相典機務則有若文定楊公文正李公蓋數十年而公始繼焉

然任黎舉寅清之職而闕絲綸之任楊李入典樞密而神人之務未親也而公則兼之矣任公當肇國之初而天造甫寧黎公守盈成之緒而其施弗終文定公歷事三朝險難百折正德之間其難岌岌矣當劇居難文正有遺恨焉我皇上中興右文崇儒稽古三代禮樂而明備之公首侍經幄細旃廣厦從容論說以資啟沃及位宗伯考古據今以上佐典禮君臣之際志意孚契言入而信兩無猜疑故朝賀之疏愛以舒宗廟之疏正以悉祀典之疏明以直學校之疏昭以達官政之疏嚴以確王國之疏周以辯賓貢之疏輯以柔可可否否如鹽梅麴蘖相濟而成味也其視四公難易何如哉夫所遇者時也所存者道也時之不齊故所建立者不能以皆同若夫紀綱國是盡力王室忠言嘉猷效於當時而文采勳烈侈於來世則公於四公固未或異道也夫公之位既兼乎四公之重而其遭遇之良以爲行道之地者蓋有四公所願欲而不得焉故觀於公之奏議則其時可感矣或曰天下猶治室也佐天子而相者猶持尋繩墨以審曲面勢也六職羣辟分理庶事猶執刀鋸斧斤以佐勢也今天子且以公相矣公將舉天下高深長短方圓

之度而盈縮之以指使羣役功成而無名焉茲奏議者條例而事陳之夫亦猶礱斲之器也公奚以是爲哉曰天下之事雖大小異勢則未有不相資而成者規矩誠陳矣繩墨誠設矣而礱斲不備羣役不疾趨焉則亦烏能以自室也是故斧斤刀鋸固規矩繩墨之所以行也由此觀之則奏議亦不爲無助於相理矣遂刻之

松皐文集序

君子之生關天地國家之氣而其言則恒以不朽虞夏殷周之盛昌言都俞伊訓說命金縢旅獒之書翊

戴其世咸有大烈德崇而身尊功炳而言流斯貞元之會而道德之極致也自是而降仁賢哲聖詞工學士或窮約終其身而達人顯爵文則不逮焉至於父子兄弟兼是數者以並立於一世益又寡矣司馬遷劉向石奮楊震韓億蘇洵之徒各著所勝不有兼名蓋氣有所不足物有所不齊大美難兼全德靡具所受於天不可強也治幼嘗讀近代名臣許襄毅公傳與平番始末北虜三貢諸疏茂聲元烈震於華夏每思見其人而與之奔走焉不可得也及入詞林聞莊敏學士論易詩太極之理夐凌超詣獨立今古而道

統一疏實開皇志通鑑綱目前編考敘數十載王覇興衰得失之故上追麟史豈不歸然賢豪哉讀黙齋中丞所著九邊論撥亂治本裁正化理長慮遠識經世之具也比貳銓部日侍於松皐太宰之側得覩其所爲文而讀之乃喟然歎曰天下之文盡在是矣蓋世之務立言者類事鉤奇探隱咀華擷纈以取豊幅尺其合於道無幾焉而公之文純碩博大平易正直稽性命之原達事物之變師遵六籍旁貫百氏其於古今疑詞隱理雖髖髀糾結莫不取揆胸臆虛明獨照自我心極爲之宰匠無所依襲也奇神逸彩挾光

天漢灑波江海雷霆蛟蚪出沒萬狀而殊流會歸同致於道是故于田鼇于南郊于無逸進講見陳善之忠焉于桓臺于晉祠于九感見懷古之思焉謂學可以自殖則汾州修學記謂名者永壽之道則山西按察題名碑明絕世之學振古之節則序余青陽集崇允蹈篤實之功則序薛文清讀書錄析天人之奧則序革象新書哀吾道之不續則祭莊敏文會天地人物之理一歸於誠則識胡靖菴年譜若夫本民彝物則之實立人物綱常之極表圖象之原窮理數之蘊提綱挈要簡而明信而通則臆言題義眞可羽翼六

經也其若古詩近體謳吟咏歌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泳風雅憲章陶謝而觸事感物天趣獨得篇章所形逈然性情之正一唱三歎有遺音也嗚呼盛哉夫天地之氣竅於山川而國之休命基於純佑故岳降申甫而八士興周也予聞嵩華河洛之間風氣佳美川岳蟠鬱蓋中土之奧區也才哲遞興然代不數人人不兼德即程氏兄弟不能一日立乎其位無論功業也豈非以其氣之不足而天時人事或不能相成耶唯公之父子兄弟並出其間暐映海宇而又值乎成化弘治盈成之會家庭師友志學相勗

明仁義之術修禮樂之具名以道立業由才成故自襄毅莊敏以迄於公三執宰衡敷流天澤栽植賢彙以昌壽王國垂休無窮而文章經術與勳業相宣兼有昔人之勝而丕昭焉天下有賢不肖皆知其爲昭世楨幹斯文元龜也蓋精靈之氣積久而毓昌熙之運濬發而會天之所縱豈偶然哉或曰文以理爲主以氣輔之而其運則與時高下蓋天地萬物一氣也其精純粹美流邕百嘉脉絡條貫無所舛錯其在於人則所得有厚薄所養有順逆故所用有善否耳予嘗侍公見其平居吶吶退居若無所勝及決大政折大

疑論權理道翻正居亂則其氣勃發若洪河東下沛然莫之障遏也至於底定則浮光靜影耀金涵碧湛乎可覩然而渟渟浩渺莫可究止不知所爲深且遠焉蓋所得者厚故其發也盛所養者順故所持也定所關者大故所傳也遠所謂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則其文之在天下固自如嵩華彝咢靈光百世不朽也又烏可徒以言語文字譊然立觀聽者例言哉集凡若干卷始弘治甲子迄於嘉靖甲午公仲子督府君與校而刻之繼是而作者當爲續集也

雩村存稿序

譚子光進以其父司正公所著詩若干什木以傳司正之歿也進在襁褓暨童而啓曰吾父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手澤斯可矣居弗豫於食弗臧焉有洵涕既索其故藏詢之播誦則蠹芸烏虎弗復完讀也校數歲始集爲彙四曰南還紀興曰登瀛倡和曰金臺雜錄曰居鄉留詠凡此皆其所存者也而弗存者不與焉帙成以謀諸治曰孤誠不能忍忘於吾先子也孔子有言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孤不知吾先子之言之文也可傳乎哉昭弗忘耳孤不樹無以亢先子而先子是忘其罪益滋大孝終身慕父母杖履栝棬

君子愛焉孤誠不能忍忘於吾先子也治曰夫詩者人之情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比於律之謂詩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而制其情若水有防若田有畔故言之發也鮮有慢矣治嘗讀司正之爲詩也其南還之音鬱以憂登瀛之音發以愉金臺之音縟以則居鄉之音散以緩夫鬱以憂者勞也發以愉者樂也縟以則者觀而止也散以緩者逸而適也勞逸憂樂之情變於前而音之所由以異矣然其言無不在君親者忠孝之道也夫性情之正莫大乎仁義仁義之發莫先乎忠孝故不知仁義而可以言詩者猶舍

白而釆也詩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此之謂與

壽張陽峰少宗伯序

嘉靖丙申九月皇史宬成奉列聖訓錄尊藏焉天子嘉儒臣之勞咸有慶用是陽峰張公晉少宗伯兼學士職講事如故實異數也是月廿有三日適公之誕辰凡楚之仕於朝者咸造而介觴焉僉命治曰女其壽公以詞治懼弗文也讓而固或進而言曰夫壽命於秉也故均植也而松柏壽均介也而龜壽均羽也而鶴壽何則秉之所定人莫之增也公質豐而氣昌

器度谿達若千頃之波汪汪弗窮也傳曰裁者培之茲公之壽與或進而言曰夫壽昌於積也故山積而嵩嶽爲喬焉水積而江海爲弘焉公自憲僉訥菴公基仁種德和慶萌起至大叅東軒公益昌以熾公克繩厥武發起掀蔚以震乎天下渢渢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茲公之壽與治曰然公之壽不囿於二者而能兼之夫天地之壽非高明博厚之謂也不息而已矣君子之壽非期頤耄耋之謂也不朽而已矣維公邃學昌辭卒澤於仁義道德之實故典則可以贊王度渾厚可以振頹弊嚴覈可以明得失冲粹可以續風雅鏗乎雲英韶頀之奏於懸閭也蔚爲國華焉是之謂金石之壽維聖天子懋學飭治而公日侍講幄細旃廣廈之上從容論說直而不激和而不迂引君於當道佛時仔肩以敷錫厥庶民王心用熙焉是之謂社稷之壽維昔楚聞人在文廟若楊文定公夏忠靖公在孝廟若李文正公劉忠宣公皆鄉之典刑也耿耿百世焉公起而續之龍翔鸞翥駸駸乎宅於百揆用若厥元化以左右天衷措斯世於泰山磐石之安勳庸聲烈流光無窮焉是之謂鼎彝之壽三者皆不朽之道也是壽之大也故澤於所積者其秉

或淫焉所壽弗全也厚於所秉者其履或違焉所壽弗昌也夫公之所履既足自壽以不朽而得於天澤於先世者復深且厚此人所甚願而不能必齊者皆於公聚焉則夫公之爲壽也不其備乎故曰公之壽不囿於二者而能兼之者也夫兼則備矣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其備之謂與僉曰然遂次其言以爲公壽

壽封君傅筆山八十序

嘉靖戊戌十月封君筆山傅公壽八十其子德輝侍御以天子命代巡於浙將過家稱觴焉楚薦紳士之

仕於朝者咸嘉侍御斯行之樂也命龍湖張某女其壽之詞某曰壽有道乎或曰質厚者壽予嘗聞公矣力德而貞業矱內而標外國社之楨也然三十而始廪於學五十而始貢於王竟弗大章顯於世而公塡塡焉忻距弗入骯髒無改度也嘗自解曰賢否者人也通塞者天也人不可忌天不可冀吾修吾人耳於天何求焉斯非質厚者能然乎或曰仁者壽予嘗聞公矣其爲陝之斷事也戎臣弗諳於理凡務必以公治之若游刃肯綮靡或有留焉然明允平恕而人弗以寃其佐於潁也平徭均役振弱卹匱專和惠生阜

利敬教潁民至於今弗忘陝卒搆難戕撫臣焚官廨勸勤省邑惟相戒曰愼毋犯傅公也傅公長者玆非仁者能然乎或曰知道者壽予嘗聞公矣公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憊毋代鳥飛蔽其羽翼棄纓組以歸于于焉徐徐焉伭同萬化與物齊一每讀老子書至伭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忻然曰道在是矣塞兌守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頹兮以自藏其貞耄而視聽無改焉斯非知道者能然乎治曰上壽壽民其次壽身夫三者之言言壽身也而公壽則大矣蓋國壽於民民壽於仁者也公能以仁心之政仁其民而民之被其仁者無弗壽其不盡之仁乃以託諸其子俾侍御爲仁賢焉侍御又能以公之仁仁天下而天下之被其仁者無弗壽故其壽益廣以遠故撫愛之仁可以壽上蔡貞肅之仁可以壽王國敭歷之仁可以壽四方夫侍御之所以仁於天下者則公之仁仁之而天下之所以壽於侍御者非公之壽壽之與仁不止於其心而足以仁其後壽不止於其身而足以壽天下故曰公之壽大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壽民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廣仁也是壽之道矣乃識之以告侍御俾侍御

歸而壽公

壽王太夫人序

太史槐野王子宦於燕以其母劉孺人就養焉久之劉思秦中不置槐野不能奪乃上疏曰臣少孤無他兄弟獨育於臣母劉氏臣母寡終身不欲易所守唯朝夕哭懼臣之弱而弗成也及臣力勝薪水則又朝夕哭懼臣之不能爲賢人也臣既荷天子寵靈以守內史之籍祿給之入可具甘旨乃奉臣母就邸舍養踰二三歲臣母則又朝夕哭懼臣之無以報君德也既又哭曰田穫之秋誰則種之吾寧能安食其粟而

忘秦之有拱木哉日思秦不置臣弗能奪而又不忍左右離也願令臣得扶侍以歸以重安臣母之志則臣敢不以報母者矢報天子也帝曰俞哉女維克于孝亦維克于忠予維女從槐野乃稽首拜辭闕下瀕行復謁於龍湖張子而告之曰楨也荷吾母之惠以有今日茲且得請侍以歸秦實惟天子之恵是庇癸卯吾母壽始六十秦俗上壽茲歸將置酒大會諸族人姻戚以稱觴吾母焉楨辱公之知也亦將有以壽乎楨願以請龍湖子曰夫人妻以壽夫爲壽人子以壽親爲壽然惟賢者爲能壽親天之壽萬物也非地

以資生之則天之道幾乎息矣天地之壽萬物也非物有以自壽之則天地之道幾乎息矣故父天也母地也父母之於子亦猶天地之於物也有相壽之道焉予聞子之先君子文菴公之弗自壽也遺孤煢煢若綴旒將絶於地乃劉孺人茹荼咀苦以育之於成且教之使得爲賢人焉則將引文菴之壽於無窮而且昌大之矣是則劉之所以爲壽也槐野力脩古之學而懋善弗倦藴之也可以壽德發之也可以壽言措之也可以壽功而天下國家之壽咸藉之則將引其親之壽於無窮而且昌大之矣是則槐野之所爲壽也是故天非必壽於地也地受之而壽於物道相禪而無窮焉則天之壽從之矣天地非必壽於萬物也物受之而能自壽化相禪而無窮焉則天地之壽從之矣故夫非必壽於妻也妻受之而壽於其子嗣相禪而無窮焉則夫之壽從之矣父母非必壽於其子也子受之而能自壽名相禪而無窮焉則父母之壽從之矣易曰地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相壽之道也然天地能壽萬物而不能必萬物之自壽故栽培傾覆不齊焉父母能壽其子而不能必其子之自壽故賢不肖

不齊焉其能者性同也其不能者氣之窮也槐野修其所同而得其所無窮能自壽矣是故父母之壽從之故曰惟賢者爲能壽親

壽韓苑洛七十序

嘉靖丙午南京兵部尚書缺帝曰其以朕二三大臣擇衆所賢者往撫朕師僉議曰都御史苑洛韓公可其任乃疏其名以請帝曰俞哉既而公以引年辭帝曰國有老成人朕方毗之弗聽去今年戊申秋八月十有二日公壽七十魏國篤齋徐公永康愛葵徐侯相率走牲酒纁幣稱觴庭下且丐予文以爲公壽予

拜手曰古大臣之言壽也以能壽天下國家者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夫惟君子以平格保乂作基邦家而後聲光休烈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我國家以六典建官兩都分治其制視成周昔成王之營洛也其命周公曰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公之治洛也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用誕保文武受命周宅西鎬而君臣相與乃勤志於洛焉其爲燕翼謀至深遠也獨以殷頑民哉我高皇帝提天戈首取金陵然後擒僞漢蹴吳蜀驅元人而有天下則金陵固爲根本

重地文皇帝之定鼎北平也扼幽薊之險坐臨南紀萬有餘里而金陵屹然上游北拱燕極東引甌魯臂秦洛而指百越供賦億萬莫不由徐揚以入奸宄跧伏無敢窺天塹以譁中土者金陵扞蔽之力也昔宋禍首於燕雲元綱潰於江漢以南北之勢懸而脈絡不相援也是故金陵固則南服靖南服靖則北地恃而爲安所謂天下之樞也其視洛不尤重哉永樂中監以儲貳後乃敕卿輔大臣居守之六職百役一如王朝守帥以下咸總已司馬以城關戎馬所隸視他職特重焉公以文武之材當天下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監茲留鑰經武制衆振頹剔蠹強奸怙桀隱絀發紓政乃大行人以寧宇則明作之功也首善之地舊章遺澤存焉土沃而民肥邇俗媮惰淫侈或逸於公度有司間以游宴之費課擾閭閻使者旁午彌文瑣委公悉裁罷之謹守筦鑰奉法順流與之休息井廛晏晏不識役斂之及已則惇大之緒也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優優之政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斗牛之野鬱然長城俾天子無南顧憂綢繆王基引於無替民氣完固猶木植其本而枝幹強立戶扃其樞而庭奧無恐焉則誕保之業

也聲光休烈將不可並美篤棐而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哉是則公之所爲壽也雖然君子之壽有道焉昔周公之繫易也研極天人之變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几几之誠天實佑之用能廸將周祚壽於八百而令聞永久公嘗悅周公之學通其理而究於其變思以其道潤澤於世至老而不衰則公所自壽其心者如此故勤勞中外餘四十年堅貞不貳天下國家莫不倚以爲壽其蓋有所本哉鳲鳩曰淑人君子胡不萬年言壽有本也於是篤齋聞而喜曰乃今知大臣以天下國家爲壽而本之學也遂書予言畀之爲公

壽

壽少師羅峰六十序

嘉靖甲午冬十有一月壬辰實維少師羅峰六十之辰凡從公舉進士者廿有七人時官京師咸趨而壽公各詞以頌焉頌以官乃學士道南侍講汝璧侍讀衮編修承敍拜而曰維公以邃學昌詞藻黼皇命文明武宣其氣渾礴爲國宗工可壽乃大理丞煦拜而曰九刑允理以亂茲宥衆不回不辟維公之平可壽乃通政柟拜而曰維公宣達宸聽正言弗壅讒說殄行罔震驚于師王澤乃通可壽乃給事中進第拜而

曰防口若川潰用潺湲維公導之俾于昌言邦有司直可壽乃御史有本學孔朝用行中惟恕鈍拜而曰昔公之總邦憲也舉直錯枉弼善正失百度以貞儀軌弗忒四方是則可壽乃天官貟外郎臬拜而曰公宅百揆賢者進焉不肖者退焉矜嚴成憲諒如衡石可壽乃地官郎中仲瓊檄拜而曰維公念民蠲逋時征遠近貢篚實均實盈厥愛之弘可壽乃春官郎中項主事介拜而曰維元后秉禮以孝出治而公相之蹇蹇諤諤惇典常定國是大猷乃從忠德不貳可壽乃司馬郎中鍐拜而曰昔者公貳圻父爰叶台極簡稽詰禁王旅惟式邊戍弗靖旣威以綏維公之謨可壽乃司寇郎中梧闓葉主事江山奎拜而曰平亭讞獄維公恤之民繁其辜維公釋之邦典乃欽維公之仁可壽乃司空郎中渠貟外郎傅拜而曰維公下理坤道上和乾元帝心寵忠晉錫騈蕃寶綸貞義翼翼桓桓其祉孔安可壽乃贊善治從諸子後拜而曰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道不息萬物乃成然而無能名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生化無疆萬民乃成然而無能名焉我聖天子纘有大命嚮明立極而公之奮庸適會昌紀力贊訏謨爰定大典同志合道若符契焉

豈偶然耶旣而躋公台輔秉國鈞軸公乃密勿萬務以斡運化樞四序宣流功成亭毒天下蓋不知其功而公亦不自以爲功孰得而名哉然而社稷安焉生民休焉聲光流於無窮而公卒不能掩是則公之所以爲壽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其此之謂與乃諸子退而賀曰昔昌黎紫陽之舉進士也凡與同録者至今可考見焉所托然耳然則從名辛巳之録者將不托公以壽於永世乎可以自慶矣遂命治次第其言爲序以獻

贈蕭山李大叅序

都諫蕭山李子既陟山東之大叅朝之大夫士咸相與賀曰李子文而慤忠信而理彊而弗激粹然誠者也其治山東也德惠是柔齊魯之民不其有瘳乎瀕行凡同事於科者祖而觴於白河之涯乃命諸治曰其贈之言治曰君子之於天下猶身也朝廷腹心也諫諍藥石也民元氣也德惠粱肉也腹心之氣或淫於晦明寒暑也則有疾故置爲藥石以待之然至於關格焉則藥之而弗達也砭之而弗及也茍拂而強之其疾益深故善醫者投之以意迎而奪之使自合之從而折之使自格之久之腹心晏然也故醫也者意也以意醫者上也民亦然蓋國脉之所恃者民也而民命之所由以生者則存乎財焉先王之世財藏於民而後世之財也藏於官今也上下佪佪焉稱匱乏不藏於民不藏於官矣夫不藏於官也猶必取諸民以盈之茍不藏於民也則又將何所取耶取之而竭焉其不至於横潰決裂也弗止矣茍横潰而決裂也雖有德惠弗之需矣夫人之身熒魂精孚嗜慾休作類元氣所運也然懼其衰也故飫之以粱肉使有滋矣茍或嗜慾弗止勞作瘁瘁折而支離焉抉而瘡痍焉横潰決裂雖有粱肉弗之飫矣故治身者弗懼

無粱肉也懼夫粱肉之無以飫也治民者弗懼無德惠也懼夫德惠之無以需也夫山東畿輔近藩也其患莫先焉登萊之地鹵瘠弗歲穫魚鹽而食厥生弗充也兗濟諸郡敝益甚矣常賦之餘漕輓之夫津途之卒日而伯仟月且萬也歲無算矣河防泉決官薪官牧百役萃之滕費之境蓬棘亘野而役賦日勤焉吾恐其横潰而決裂也夫李子嘗能以意而愈腹心者也國其食乃有福則於山東之治也齊魯之民不其有瘳乎蓋文而慤則事有紀也忠信而理則政弗迷也彊而弗激則行有序也粹然而誠則民弗攜也數者君子之道也是故可以事君可以治民茲朝之大夫士所以咸相與賀也

贈計太守入覲序

蜀計子萃夫以貞陽令陟守於茶未五月當入覲瀕行司教朱子勛周子相趙子銘林子繼祖與庠之士咸相率祖之計子曰政久則洽民乃孚子産之治鄭三年而後民誦之故理政若御善視其馬和其脣吻度量其力久而後習也旦夕而服之鮮弗逸矣夫國制百職三歲獻績用黜陟焉子茲行也五月之政耳其何以爲獻耶子勛乃爵而進曰惟天子有重守令

之詒以保乂民公之令貞陽也儲蓄二萬旅用弗饑守於荼經月而民事集再月而巨寇得三月而衆靡舉是謂能勤君之職茲不足獻與子相復進曰惟天子有敬一之箴以作民極公舉厥訓表重以式俾民知反於恒性罔不胥效以則是謂能廸君之訓茲不足獻與子銘復進曰惟天子正祀典以崇經常公欽乃度用昭厥彝飭厥經制秩節時興是謂能敷君之禮茲不足獻與子繼組復進曰惟天子重庠序之教以造士公時厥課誨訓不倦作率慶士惟厥躬士用彬彬然祇慎於修罔或斁是謂能作君之人茲不足

獻與於是庠之多士咸揖而進曰人君以四海爲心君子一視而同仁矣貞陽之民猶荼也荼之民猶天下也公昔之惠於貞陽者謂非惠荼乎今之惠於荼者謂非惠天下乎篤近而舉遠是謂能揚君之仁茲不足獻與張治疾不得與諸執事後聞之曰可以獻矣夫勤君之職行之共也迪君之訓心之忠也敷君之禮紀之中也作君之人庸弗窮也揚君之仁道大同也五者人臣之道也其爲獻孰大於是乃書以贈計子行

贈徐方塘序

方塘徐子以刑科右給事中陟山東憲副或曰徐子其能正刑矣乎張子曰徐子知正刑之本矣以達之天下沛然也昔者徐子舉進士筮仕於揚徐子曰揚揚也揚而導之是滋侈矣刑得無煩乎是故倡民有化正民有術古人之言曰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也不明於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可得已故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之謂化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之謂術吾惟端其化善其術以臨之其庶矣乎乃飭德崇義雕琢復樸三歲而民安之天子曰是才之良也

其克弼於民亦克弼予乃名爲給事中徐子入爲給事中曰上諫以道其次以法下焉者激而已矣以道者無刑者也以法者明刑者也激焉者違道以成其私也國乃多刑哉古人之言曰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世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違道之世旣已設法則棄法而行私者也爲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下者援私以爲公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所積矣刑得無煩乎吾惟守道循法而不敢以私焉其庶矣乎乃慎經順度動迪檢押三歲而國安之天子曰是才之良也其克

弼於予亦克弼於四方乃擢爲山東按察副使徐子曰政之所與在富民民富則思善思善則遠罪詩曰俾民不迷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古人之言使民之義在利之勿害在成之勿敗在生之勿殺在與之勿奪在樂之勿苦在喜之勿怒而已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其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今四方之民貧矣而害之而敗之而殺之而奪之而苦之而怒之弗已也刑得無煩乎吾惟省於是六者弗

移焉其庶矣乎夫務德以反俗者順民之經也務道以理法者正國之度也務愛以靖衆者格世之權也三者聖王所以治天下者也故曰徐子知正刑之本矣以之達於天下沛然也

贈張子乾序

史事既閱毅齋孫子虛山席子鄉溪江子水南張子白石廖子三渠王子咸龍湖子止焉南濱子趨而進曰金也愚帝弗省以教南康懼無以模範也惟君子言貞而則可以令世無以惠子予實克奉乃惠俾白鹿有典訓焉不亦遠乎長木之蔭無不庇也而況君子者哉孫子曰嘻艱哉惟國治亂在人人若否惟師師者民之表也故欲來民者必先起其表設其所惡雖名弗至也席子曰古之師也率人今之師也率於人古之教也興治今之教也興於治江子曰泰豆氏之御也善視其馬和其唇吻度量其力駕驥齊乘焉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長短俱材焉故敝而不反其常張子曰若金有範若木有繩弗範弗刑其器弗成弗繩弗準厥用弗審廖子曰無謂祿薄無謂位卑敬除其舍神明將依庸詎知薄之非薄卑之非卑耶王子曰白鹿之

規朱子之訓也其鑒不遠是故廸常盡性則道德集矣修知慎行則誠明域矣正誼明道則功利息矣強恕而行則物我一矣正身先物則教化浹矣由其迹弗解其貞容聲而振蒙斯謂學梗而訓苴也龍湖子曰備矣由孫子之言可以懼由席子之言可以樹由江子之言可以成物由張子之言可以刑由廖子之言可以守由王子之言可以大故知懼而後能知慎知樹而後能率知成物而後能化知守而後能固知大而後能不反不反立也能固力也能化業也能教職也能率則也能知慎德也六者通於天下矣何有

於教南濱予乃再拜曰惟衣服麗厥躬惟宮室庇厥止惟君子之言厥利溥哉金也敢敬承之庶藉有嘉寵

贈郟梅巖北行序

東倉梅巖郟大夫薦和始筮仕天子曰茲守之良也維漢嘉為蜀郡大且要女其往守之以輯厥旅乃予惠靡遠弗届庚寅梅巖守嘉甫三祀嘉之人惠焉天子曰茲守之良也惟茶陵為楚郡之敝民瘠而弗和女其往守之俾若厥生癸巳梅巖來守茶既期茶之人惠焉天子曰都汝維克敬承予命修乃秩績用彰

顯其名為司空員外郎用詔予以攖邦事梅巖將赴名州貳可山趙子完卿雲門謝子天章與郡之士若民相嘖嘖語曰郟大夫之來也慶茲土之休予亦樂有成政乃今奪以去焉茶之惠其弗終也咸若有不豫然宮寀氏龍湖張子治往賀而解之曰君子一視而同仁茶之民猶嘉也天下之民猶茶也昔嘉也不能私梅巖之惠而以及於茶茶也可得私梅巖之惠而不以及天下哉先王之立司空也以應四序之冬故曰冬官夫冬終也萬物之所終也為藏民之府是故度地居民游曠節矣山川沮澤時四時政俗一矣量地遠近四國宜矣興事任力百役齊矣食節事時民生植矣樂事勸功禮義出矣斯王政之本也昔伯益為虞若於上下草木禽獸禹為司空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攸賴其所藏也遠矣故守也者藏乎一方者也司空也者藏乎天下者也天下之民藏矣茶之民有弗藏者乎予方慶天下之民得人以藏也而子乃以茶之民不得其藏為憂耶子之意宜無弗豫也於是可山子偕雲門子欣然具觴俎相與餞梅巖於洣江之滸

贈趙完卿二守序

慈谿可山趙子完卿倅於茶有政之善三焉一曰勇平寇二曰斷服梗三曰志勤民茶山谷是宅長林深箐盜賊之區也嘉靖戊子渠魁谷儉聚亡命百十掠酃掠安仁掠攸掠東流無虛日鄉邑用弗靖兵憲東津孟公檄來謂可山曰寇之弗芟何以保民寇無常治或撫或捕惟汝謀可山迺設團伍備器械捕奸宄索窩匿令罔不慴辛卯八月谷儉掠官陂諜者至可山率兵往撲之至則賊已遁去亟驅兵追焉賊倉皇走山谷中且戰且卻可山望見之令其衆曰此難以刃接可矢而斃也於是左發一矢焉斃一人右發一

矢焉斃一人賊大潰識其斃則谷儉也衆歡呼而還賦用是不復如境居民忘警勇平寇也茶之東與永新壤相接彼豪奪予田數千畝賦貯於吾民者凡五十年奏訟積几勢格於兩省弗協彼民益梗鞫者艱焉乃中丞南岡朱公檄來謂可山曰酌乃俗以平茲役惟汝任可山奮然以從泰和尹呂子亦以公檄來會焉志維同乃召彼民而諭之曰爾歸予田乎入予租乎維爾擇否邦其有常刑民曰惟公命是聽可山曰疆有此彼其民一也予何忍睚奪其田弗利於爾爾弗入予租弗利於予民爾其入予以租田則弗爾

奪民曰唯唯遂歲入租二百六十有奇兩民稱便弗困焉斷服梗也壬辰春茶大疫可山曰其牧民者之咎乎乃往祈於神凡疫必躬視之疫遂已三月不雨夏五月六月復不雨可山曰民其將艱於食乎乃徒步往禱於名山之雲陽弗雨之秦人洞弗雨可山曰予聞百丈之山有龍湫焉盍禱諸衆曰險非公所宜往可山曰苟利於民何惜乎予身足重繭走數十里緣石披棘附蘿而上至其巔祝曰民弗食予不能食神其能血食神之監予予其歸俟爾命毋爲神羞遂大雨民歌曰田疇裂民食竭雨三日趙之力志勤民也夫平寇在勇惟慎乃集服梗在斷惟公乃成勤民在志惟誠乃孚是故孚以誠則志可貞矣成以公則斷可明矣集以慎則勇可行矣有一於此足以善物況備是乎乃多士曰斯吏之程也可以書適太守計公來亦曰可以書

贈李蕉溪序

予嘗道湘中與羅氏兄弟遊焉羅氏居江水之曲地奥而衍每春漲水沿溪入平疇成浸則繫舟庭階前予時與羅氏兄弟鼓枻張樂舉酒食鮮野翠交映上下一碧宛然坐鏡中也羅氏兄弟與蕉溪李子秀夫

稱内兄弟也嘗語予曰蕉溪不妄言動其中樸者也予緣是與蕉溪遊見其貌沌沌兮若澹及發語輙中理解予亦信蕉溪樸者也既而與湘之人士遊焉莫不曰蕉溪樸者也甲午蕉溪卒業於南雍南雍之士亦曰蕉溪樸者也辛丑蕉溪以謁選至相與道羅氏山水之樂予心戚戚有湘中之思矣無幾蕉溪授樂安丞問政於予予曰昔人有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懼擾民也是故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蕉溪樸者也其於民必安之矣蓋遠近不同習而感應之機則未或異焉者其心同也蕉溪之樸既孚

於其近矣有不孚於其遠者乎既孚於其士矣有不孚於其民者乎率素履以往可蠻貊也況樂安哉或者謂蕉溪曰以子之所持而僅止於丞焉或不孚矣蕉溪曰丞承也將以承乎令以承民也吾懼其實之不足以承也又何計崇卑哉蓋崇卑勢也而所以崇卑之者實也實崇矣有能卑者乎實卑矣有能崇者乎予聞之曰蕉溪達矣夫樸者體也達者用也樸以爲體則能使民不僞達以爲用則能使民不欺不僞故其俗可厚也不欺故其化可久也二者其政之大要乎蕉溪曰敬受命矣遂書其言於圖端以爲贈

贈王克齋北上序

嘉靖辛丑克齋王公以中丞撫於江右既陟留都之少司徒明年春天子乃名之入瀕行留都之卿大夫士咸相與喜曰凡人臣之通於仕籍者類視内爲重以其地之近而勢行便也玆公之入也將佐天子以邦計之重而奉行其制命受民是乂國其有永賴矣乎僉乃謂治宜贈之言治曰古大臣自四方入者必以其政告於君所以廣聽而達隱也公吳産也且官於東南者日久其民物豐乏政治偏弊之狀所親覩焉玆行也其所以告乎吾君而惠施之宜莫有急於東南者矣夫事之在東南係乎邦計之急所宜先者有三焉蓋國家財賦惟東南是倚至於今生之者寡而以靡食者甚衆取之者勤而以靡用者無經也故農終歲耕而不能以糠粃自飽婦終歲織而不能以縕絮自蔽公私之積嗷嗷然不逮正德間無論弘治也而旱蝗横斂日相尋不止夫民猶基也高墻豐上境下未必崩也降雨與流潦至則崩必先矣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於此者乎自國家之定鼎北平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入大倉貢篚行旅百貨羣來而皆由漕以達也昔者

嘗以黄河爲漕之害也而力障之今乃資其利而導之且弗至矣符離而下百里爲陸汶泗涓流滲於堧壞徐呂懸石百仞篙工纜卒不能飛而渡也夫漕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弗食則元氣爲索然矣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於此者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劉晏號善理財而鹽利視他賦半焉我國家懸中納之令富商鉅賈飛輓鱗集邊圉之間戎士宿飽何則吾予以利而彼利之也而今則不然令雖懸而應命者日益少禁愈嚴而奸利者日益多國則何所恃而利之何者彼有所利而吾奪之也古人有言利出

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由今言之利孔之出蓋不知幾矣予恐萑薪之弗茂而牢盆爲盜藪也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於此者乎夫民力竭則病財漕法廢則病食鹽政弊則病利三病交至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况乎野有暴師脱巾僕食燕薊弗給途載僵俘而勞費無度帑藏壁立市物騰踊民志廩廩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雖然亦存乎人耳語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百穫是故有治人無治法公之入也其得所樹矣哉予

嘗聞公之撫於江右也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窮鉏強横平征役允計會詰兵甲挍遺逸露濡霜肅洪都之人改觀焉其貳於司徒也經用制賦縮儲度費實均實盈惟民作常惟都作程留都之人改觀焉持是以往則凡所以佐天子邦計之重而惠施吾民以收百穫之功俾天下之人改觀焉國其不有永賴矣乎兹卿大夫士之所以相與而喜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壽李蒲汀六十序

嘉靖庚子五月癸丑維大司徒蒲汀李公壽六十之辰門下士咸趨公之庭拜觴焉乃序進而祝之中丞南川張子珩弓岡周子煦御史蒲津景子溱曰壽昌於積也山崇而嶽水蓄而海焉所積然也李氏自司徒杏岡公種和藝德功被當世渢渢乎天下稱仁焉公起而續之龍翔鳳翥繼跡厥位復能以杏岡之仁仁天下有不匱之孝焉夫是之謂世壽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銀臺叅議石川張子寰汴藩叅議頴川王子傳曰物厚者壽故松栢後歲寒而彫秉所定也公質厚而氣昌度汪汪若千頃波弗窮也有純固之眞焉夫是之謂秉壽傳曰栽者培之光禄四泉楊子

麒草亭彭子黯雪灘胡子奎曰公歷事三帝世躋怙熙罔有兵革禍亂委蛇禁闥綸華紛耀有衎衎之和焉夫是之謂際壽詩曰茀禄爾康矣司成東洲崔子桐少司成前峯王子同祖曰公邃學昌詞卒潭於仁義道德之實黼藻皇度章明聖則彬彬乎若黄鍾大呂玉琮㚖昂之奏諸懸閣列在西序也有不朽之懿焉夫是之謂經壽書曰維義維德時乃大訓庶子內方童子承敘司諫泰泉黄子佐曰昔公在講幄廣厦細旃之上從容論說直而不激和而不迂務引君於道既貳冢宰留政秩秩矜嚴成憲諒如衡石乃佐司

馬爰叶台極簡稽詰禁王旅惟式晉位司徒也經用制賦實均實嬴惟民作常惟都作程維時天子南狩公疏懇懇有勤國之烈焉夫是之謂仁壽南山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太僕潞橋楊子行中白厓劉子渠曰公仕四十年矣凡家食者再罔以進退充詘委順依化有樂天之誠焉夫是之謂裕壽老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司勳郎石溪倫子以諒曰昔聞之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惟公忠亮帝心簡之思用老成人以保乂有邦公將宅百揆秉鈞軸幹運天化以時四序俾社稷安焉生民休焉耀功千祀流聲無窮

有輔世之休焉夫是之謂貞壽書曰天壽平格學士張其拜諸子後而言曰備矣夫世言啓也秉言基也際言時也三者繫乎天而不可必得也經實之符也仁道之至也裕天之游也貞德之成也四者係諸人而不易能也公修其所難能而得所不可必者之天焉則其壽也不亦備乎記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贈劉希哲序

教治之緜也古者之教本乎其身法而布諸其履也議而闡諸其神也修六藝之文以道之明仁義之實以綱之是以其化依也化依故其材忠材忠故其政愨政愨故其民樸民樸故其俗渾厚而天下治後世之教嗟乎遠矣於已恕於物詳於已約於物備而又辟之以文辭鬨之以爵祿是以其化轂也化轂故其材靡材靡故其政楛政楛故其民侈民侈故其俗淫

豫而天下亂故曰教治之緜也弗可以弗慎也但今之所謂師儒者位不及郎祿不上三碩位卑則人易陵祿貧則謀道之心薄非大齊信於道奚能以自樹乎哉此教之所以不古也教之不古緊亂之衢梧岡器遠而履莊學碩而術不邪者也以遠載事則知齊物矣以莊爲行則知立道矣以正爲訓則知利用矣知齊物故處崇下不贅虧也知立道故無色知而有能也知利用故動中而人化也三者善之聚教之先也古者聖賢不亂窮達知所以齊也身以爲度知所以立也檃括之側無枉材知所以利也是以人材衆

多禮義典行王道成矣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朝廷正朝廷正而天下治始梧岡之為是官也人皆惜其位貴弗比於德予方有感乎教之不古而喜及見梧岡之克有成也梧岡名仰字希哲為梧岡請予文者司城陳子天器上舍賀子汝勛

月庵序

朱君廷廣自埋於民自藏於畔者也荷塘之山地崇而景幽廷廣居焉月出之夕則光射其室檻輝堂白巖研木爛仰而視俯而睨始怳怳乎若失既專專焉若有獲久之嗒焉遂以月名菴郭君汝賢之京師為

道其詳予曰嗟寘哉夫處其小則大者或昧恬於幽則曜者眩焉是以君子隨處而務得其道屠羊之技三旌弗能易者其得深也廷廣好月而忘勢者也其知月之道乎夫月媒媒晦晦受日之光既似虛者循微而入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屈而復伸盈則必食既似知命者軌度靡忒四時以成既似信者合離虧盈貞彼百化以底萬祀既似恒者咸得之而明失之而暗既似仁者是故君子尚其虛以受明也尚其察恐物有遺照也尚其知故幽約章白匪以贅虧也尚其信故無行弗越也尚其恒故其德靡貳也尚其仁故蛟龍螻蛄無弗愛也虛以為質察以至之知以用之信以守之恒以一之仁以成之六德不忒乃能協於天地之性古之君子迹幽而行昭金錫弗替弗忒德也否則月其憚為人之用乎隱負巖而似鈎蔽修堞而缺鏡非月之全也即晦索魄而不覩既望之昭昭非好之至也故曰君子隨處而務得其道焉汝賢歸幸以語廷廣廷廣其勗之

贈王兩洲考績序

南宗伯兩洲王公既三載考績於天子之廷春官之屬凡若而人謁於龍湖子治而言曰宗伯以掌邦禮

先王建制經世軌物則度一稟於禮禮者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物同風俗而出治道也故聖人重焉我國家肇基金陵首被皇祖禮教之澤迄於今百八十年世變風移敝化奢麗靡靡同流夫豈其治之不足哉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勢使然耳昔康王命於畢公曰歷世三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懼夫久而壞也我聖天子憲經稽古明禮樂之典以作新天下海內忻忻然而金陵在甸服之外數千里乃自少宰簡公以宗伯之任者其亦康王之意與公乃敷秩天子之化以敬脩我皇祖之舊是故以與典制則儀度有章

矣以愼禋祀則鬼神來享矣以辨器數則品物有程矣以謹貢度則荒服賓懷矣俾百度罔不共承于式聖王之禮用昭於久遠弗斁者玆維公之績莫競焉治曰禮者人之域也君子人域是域而後能域天下畀之命曰維公懋德克勤小物夫古之人君傳其臣以保釐之大而惓惓小物之勤者蓋勤其小則大可推矣故顏子王佐而自非禮勿言動始伊尹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予諸人皆自域以域人之理也予嘗聞公典銓選而黜陟公焉理藩轄而政化宣焉撫鄖楚而襄鄧寧焉督江洋而沙

寇平焉莅廷尉而刑獄允焉曰是猶夫公之才也及從公貳政冢宰日夕與游處則見夫公言必以壇宇也行必以坊表也交際取予必以檢押不苟也其示人若坦坦底裏畢出然即之截然而不可犯也窮之淵然而莫可究止也予始一二見之以爲強於禮者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其久也又未嘗不然及察於其家於其鄉於事之巨細人之衆寡無不皆然然後知公之所以域於天下者皆其所自域者以本之也夫立乎君子之域以由域人之理是故以掌邦禮宜乎其績之莫競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抑先民有言人道經緯萬端而規矩無所不貫予竊悲夫今之世矣民不與行邪慝並作悖經爇裂章服流俗靡靡而莫之返也人臣盜國柄以成好惡之私人綱人紀胥戕胥溺又何望乎天下之能域哉嗚呼安能推公之道以變易其俗使天下之人皆域乎公之所域則三代之治庶乎可求矣於是二三子屬筆於治書之爲文以贈公焉

潛庵序

龍子道熈別號潛菴張子曰潛與達一致也潛以抱眞達以庸之龍驤蠖屈易其化趣均焉耳君子之道

或失則通或失則固或失則流或失則泥斯皆不一之咎也夫道一則定道二則雜是故君子盡其性也性者一而已矣故葆其淳和志意得明焉推行正物事業得廣焉守其天分豐約得齊焉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言豐約齊也是故君子不入距不出訢塡塡焉于逵弗亂于盤衎衎謷謷乎天下正之以照萬世此君子之道也是故成身盡物者莫大乎性身而爲紀以定天下之紀極者莫大乎君子易曰龍德此之謂與故序

慕椿卷序

李子學寛既服官政因哀其父之嘗困於是而終弗獲有成也乃作慕椿卷以志其思將遺諸其後焉可謂孝矣昔李賀父名晉終身不舉進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履石不用石器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大舜五十而慕舜性也曾子幾也積利而賀矯也矯蕩志利近益幾則明性因矣肆其類懸也是以君子思成身焉成身成親之本也孝子之至莫大乎成親成親之至莫大乎成身吾聞成身而後能成其親者矣未聞不成其身而能成其親者也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故成身者非自成親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親孝也成物仁也學寛躬有教人之責能移其道以易之則民勸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其有及也學寛豈可以弗慎乎哉學寛以卷來索予文予不能自成以逮乎予親也悲矣暇能為學寛多言耶

贈陳墨莊序

墨莊與予同州里予童而跂長而適適壯而規規久釋如也幾二十年庚辰春予以試牒上春官五月墨莊亦以貢來京師萬里相得甚歡也會墨莊以分教巴縣離去予亦將服有官政相學相友弗能如昔此情豈易然耶夫不能離者心也不能不離者勢也其不能離者卒奪於不能不離者之勝焉嗟乎悲矣夫以墨莊而止於斯焉若無以自解於天者噫戲天下之事惟義與命而已矣義則可恒而命則不可必焉者也君子脩諸義以俟乎其命肆其道至焉施孟之子同業而異遇樗櫟之不良於松柏也限之以窮谷絕壑百牛莫致也樗櫟當途或得以斧於匠石懷卞璞三獻而三刖以瓦缶陶者比於畝歲數盆其然者義也其不然者命也而君子終不以彼而易此故能處窮達不亂焉墨莊言有壇宇行有坊表道有一隆

熙熙然其樂人之臧也有不當則隱隱然以恐能修義矣跡可遠到而頓於促銜可綜世而隘於庳心杆杆不為悒憐能聽命矣脩義故達達故於人順也聽命故不憂不憂故於己裕也順於人裕於己是謂備善師之道與且師也者所以范刑乎人也言繁弱秬黍之功必歸乎范刑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能作成乎人也而孟軻氏之所謂樂者亦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夫義不大行於己而足以裨人澤不自己出而功不掩勢不必崇而樂在焉墨莊之於命未始不為遇矣然則墨

莊之所以自解者亦或在於斯乎亦或在於斯乎

偕壽集序

偕壽集美雙壽也丹徒袁侗菴仲桑父壽八十其配沈氏孺人亦壽八十朝之公卿樂而頌者若而人大夫士樂而頌者又若而人鄉之士樂而頌者又若而人袁子倞如京師襲以示予予讀而歎曰可以觀德矣夫無知之謂侗侗德之基也君子侗以葆德德以基壽是以能備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故人皆知有知之知而莫知無知之知也以無知知者逸以有知知者勞以無知知者

釋以有知知者膠以無知知者靜以有知知者動逸故釋釋故靜靜故壽也勞故膠膠故動動故殆也是故天道無知而能久覆地道無知而能久成至人無知而能久視是謂萬物之宗天下莫競焉君子之道盡有天循有照寘有樞天以爲則地以爲紀日月以爲度四氣以爲本至人以爲經天以爲則故神不息也地以爲紀故形不汾也日月以爲度故精不竭也四氣以爲本故其倪不測也至人以爲經故德葆而神一也是故獸之窮也以機羽之窮也以罕鱗之窮也以罟夫知以窮物及其久也靈而不持與俱化焉故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是故謂之殆仲桑自埋於畔侗以爲守緣督任化委順而塗却然冉食連騎視一都之君爵邑之人樂與之比焉年登而強弗折羸其躬以祉其後君子以爲備矣夫備者侗之聚也侗以爲聚德莫藏焉是故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是故可以詠歌可以書可以傳

戴星集序

張子曰詩志也潛於中而詞以形者也予嘗卽古人之詞而論其志矣屈宋之志思其詞哀淵明之志幽

其詞離太白之志曠其詞遠子美之志憂其詞鬱夫四子者之詞也皆流離拂逆之餘也其變也已及讀楚洞野學士戴星集則歎曰維志之貞哉麓亭似屈原至樂似陶虎邱嵩高黃河似太白蒼彗日夕改歲似杜然思而不哀幽而不離曠而不遠憂而不鬱維志之貞哉史内方子曰夫四子者之詞也皆流離拂逆之餘也其變也已洞野子蜚英詞苑叶歌明良一言之形國家藻黼焉海嶽丹艧焉判徽未幾旋復名還晉寵日騈耀駸駸爾鈞軸矣夫枅臼濠激固與天籟徐徐者異也然則斯集也豈亦其變者與張子曰

君子同志而異道同情而異感同事而異遇夫道者其趨也感者其物也遇者其時也君子愼其趨焉耳矣其物與時之遭焉則有不可必者是故車正其軸而康莊大行莫匪致遠矣弩愼其括而遠邇左右莫匪適的矣人端其趨而夷險逆順莫匪成行矣是故貞志之立可以緯事可以經德履貞之信可以飭聽可以昭遠故曰詩志也

晉昌榮哀錄序

榮哀錄輯公卿大夫士詩凡一百二十有一篇文凡九篇事狀志銘各一篇皇帝諭祭文一篇公卿大夫

士弔祭文凡八十有五篇中丞郃陽六亭唐公應韶錄成帙攸陳子惟順謀諸梓以傳乃示茶陵太史治治曰噫嘻盛哉有勸之道存焉昔沃州公之舉於鄉也父死慟嘔血母死慟復嘔血及佐慶遠不兩月而卒蓋天之未定也有餘不盡之澤乃大振於六亭有植槐之遺焉非仁人能如是乎故讀大夫士內艱之釋慶遠之篇與狀而志焉哀而祭焉之詞可以勸父矣六亭爲御史陟貳京兆母王恭人俱奉以隨綏此百福底於令終有晉國之榮焉非有德能如是乎故讀公卿大夫士稱壽之釋萱日之篇與哀而祭焉之詞可以勸母矣初六亭居京兆以母恭人久於邸弗懌欲奉之歸乃具疏以請詔許之及恭人之沒也錫之諭祭嘉寵用昭有湛露之仁焉非聖王之以孝治也能如是乎故讀公卿大夫士送母之釋與天子錫諭之章可以勸臣矣六亭之籍於仕也以使於四方命用弗辱以茂邦憲邦憲其貞以承畿輔畿輔用乂以撫於蜀蜀人罔弗靖以總於風紀風紀維肅是謂能成身以成其親有不匱之善焉非君子能如是乎故讀公卿大夫士榮生哀死之言可以勸子矣爲父者勸斯天下知義矣爲母者勸斯天下知慈矣爲臣

者勸斯天下知忠矣爲子者勸斯天下知孝矣義慈忠孝之化行而天下有弗治哉是謂王道之本故曰有勸之道存焉記曰夫子之得邦家也綏來動和其生榮其死哀此之謂與此之謂與揚六義之華以侈百祿之盛具焉爾已矣非榮哀之實也

雙槐序

黃子才伯崇蓄邁樹以售章徹渢渢乎世黃子曰予弗惠實維先人是仰予聞之先人之言曰人之無良維善之監嘗手植雙槐於庭曰非敢望如王祐也善不可以已耳用有茲封福予恐無以宅其豐也敢居

惠治曰天啚其出地厚其翕物豐其入君子之道𣥠
懋其服不悔不竭是故天運於上其化懸矣地運於
下其施專矣物領華藻遠其械矣君子之道睢睢穆
穆無或厭矣夫植卉者力省而美疾見植柏者力倍
而久乃成然卉之美也以日柏之秀也以歲卉可玩
而柏可材其用之差萬矣是故君子創乎夷原成乎
喬嶽淑乎濊灦放乎溟渤小人之道志乎渠畧是以
其澤忽然也傳曰雨小漢故潛言積小以致大也詩
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小道之易轂也是故惠施
惠獲理之常也施而後獲數之變也嶶絶廢調德之

貞也旦夕而輟行之惑也君子貞以神變小人惑以
亂常故良農之耕不視凶穰良賈之貨不昭盈縮良
士之德不昭禍福君子貞以神變變亦定焉蘇子曰
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此之謂也是故昜而
由之存乎常積而至之存乎貞遏而享之存乎定若
黄氏者蓋處乎天人之定矣

楚潭世惠序

嘉靖甲午秋御史按楚者當代臺臣以聞天子曰俞
四方之疆惟楚爲鉅其慎擇以往臺臣以章山沈子
應命沈子乃謀於内史氏張曰四方之疆惟楚爲鉅
子懼子力之弗勝也治曰御史者人主之耳目也懼
弗惠弗懼弗任懼弗和弗懼弗威徒淫逞之而民休
戚弗省焉其猶壅蔽與昔閧子之治番禺也政循循
與物嫗育民樂而安之恒廸兹雖天下往矣何有於
楚蓋民安則不思弊弗若其性維弊之簦也益弊已
沈子按楚乃求民疾苦若植弱樹善揚德平俗抑強
飭蠹既朞百度具和自是楚欣欣然樂生也潭夙寇
傅萬受者鳩衆恃險虩民肆刼人弗有寧宇積十餘
年沈子曰患寇若疽若腐敗弗決雖有善藥弗可施
也元氣其傷乃以謀於巡撫中丞翟公曰兹維予志

其協舉之勿疑疏以請天子曰俞哉維爾撫巡其徂
征踣厥頑醜柔惠是馴予德用舒於是誓衆布方諏
日命師謂參議劉子思曰給兵餉弗匱弗濫維爾謂
僉憲張子素曰嚴厥用命不用命以底於成維爾謂
都指揮潘子璵曰節土兵俾勿虐於良耀武督陳以
襄厥功維爾謂潭守李子日章倅劉子安曰募餉置
諜練勇佐備度機與宜以協厥猷維爾四月治兵五
月往伐於柳林六月而凱旋凡馘者若而人俘者男
女若而人撫者男女若而人燔崇削險是抜是輯潭
民誦休焉捷聞天子曰都維予有臣疇允大邦以惠

朕人厥勞孔嘉乃賚之金幣錫命用章張子李子使人謂治曰昔者章山侍御之先大夫栢軒公憲於楚也勤事於潭潭之民復籍惠焉子潭之産且職史其敬述之以告乎潭之人俾世世不忘乎沈也治曰有世德者則有世報報莫大於忠孝仁義也章山之玆舉也備之服君事忠也祖武孝也勤民仁也去殘義也夫四者固栢軒公之所以遺也遺之而能昌也其爲報也不亦大乎章山復以是遺諸其後而後之人復昌之焉則沈氏之澤殆無窮也獨潭爾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作楚潭世惠

攸水之釋序

攸水敘離也仰齋胡子爲給事中以直言謫攸簿既朞帝念其良以令浙之海寧瀕行攸之士在門下者凡五十有六人咸祖於道相歌以送之洪子昭歌風雨曰公之立於朝也其不改度矣乎曾子欽魯歌鳲鳩曰公之儀也其惟不忒矣乎國人是正焉龍子天與歌菁莪曰公之來也人樂育之矣夫我則休譚子世寶歌九罭曰公其可去耶公去矣吾誰與依蔡子疇歌卷耳之二章曰離思其至矣譚子曉歌隰桑之卒章曰惟予小子罔聞知惟公之義是保劉子欽輔洪子聞爲治誦之治曰可以觀德矣風雨嘉其直也鳲鳩樂其儀也菁莪安其教也九罭昭其化也卷耳愛也隰桑懷也六者非德之至而能然乎乃爲之作攸水之釋

馬首劉氏重修族譜序

予里之劉氏其先有名椿者周廣順中自泰和來居馬首迄於今族遠以蕃茶陵稱故家也泰定丙寅名定宇者始作譜至正乙未名敬仲者復考其世而續焉然而兵燹之餘松楸零亂亦既有遺慨矣國朝洪武二十年名仲濟者繼輯之學士劉坦翁爲之序成化大學士李西涯翁又從而識其端焉劉氏信振振

乎顯矣弘治乙丑名鎬者復因譜之舊而訂之以傳然而未之刻也嘉靖庚子温泉新謀乃取而加輯焉將壽諸木以須之族人成先志也予時在翰林新謀以書來曰譜者宗法之遺所以合愛敬尚敦睦也先人有志而未就謀大懼久益荒廢乃率厥往緒惟君子之言能信於後世先生同里閈且有姻好願惠之言俾劉氏之子姓藉光重也辛丑予陟貳留銓新謀復以書來如前請壬寅予以赴天部之名便歸展省先壠新謀率其族人來請如前予曰諾癸卯謀又以

書來京師予乃授簡而序之且申告之曰孟子有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家亦然古之有天下者聯萬國以爲姓及其更也子孫曾不能托尺壤以處堯舜周孔萬世尊事之莫不欲以爲宗祖焉其賢使然耳予聞劉氏有太郎者死於王事至於今子孫無親疎少長咸神事之歲時持牲酒走祠下不絶過者必拜焉是何也其忠烈有以感之矣不然則數百歲之間劉氏之羣生而逐死者莫限也其何有於太郎哉由是而觀則家國之所以能光重百代者以賢焉耳是故賢者之名宗族稱焉鄉

黨稱焉雖世世有識其子若孫焉曰是賢者後也則肅然敬之矣其子若孫雖世世亦曰予不肖懼愧於賢者後也則奮然思立之矣其爲光重也不亦遠且大矣乎汩汩沉浮於世無所樹表甚而殘行穢心奪天親而戕之尺帛寸産相讐訟若異類焉俾鄉之人嗤曰斯其族之不肖也不猶大詬爾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吁可畏已爲劉氏後者其尚敬愼之乎其尚敬愼之乎否則雖文與譜亦喬木者耳予懼其弗競也

賜金汝礪陞武東歸序

燕之客有談遼左金君良佐之賢者爲錦衣王子汝和謂其武而能文寛而愛勇而謀正而不隨廉而不汙有古名將風張子曰自是知有良佐也惜不及其人以修禮其右一日汝和偕其子汝礪造焉張子見其斬斬然卬卬然凌厲而立也曰將類也傴傴然僂僂然循廗而避也曰承是教者也舒究其志若馳焉若逸焉而有所騖也曰豈亦紈綺愒者乎旣而受鉞以歸汝和復請於張子曰惟君子之言惠夫子幸爲予惠金子以言使佐有嗣也不亦善乎張子曰少成性也習從化也事遠誣也薰入深也金子欽懋若德

以惠厥服而無廢爾先人則幾矣夫武而好文學也寛而愛仁也勇而謀智也正不隨德也廉不汙守也學以識道仁以使人知以應物德以立守以恒五者備是以有令名也故本焉而無以文之謂愚末焉而無以容之謂殘嬉嬉焉以動之謂冥靡靡焉以趨之謂流昧昧焉以取之謂墨一有於是所自邪也五者之來寵祿過也故以羽鏃飭者榮以紈綺愒者辱其居悠悠者無丕功昔之人有苦鼠之患者畜貓而至於百也窮三舍夜無齧齧自是貓之功益大而孳益蕃鼠憚而飼之肉後復有患鼠者假以往蓋食肉者

也寘之鼠所視之矍矍焉即之皇皇焉不敢逼卒纍纍以逸故習乎紈綺而無以飭者鮮不以鼠畏也此五者君子所以自飭也金子欽懋若德以惠厥服而無廢爾先人則幾矣詩曰聿修厥德無忝爾所生金子其懋之

別蔣崇冕序

龍湖子往歲客京師莒城蔣生勵因永平馮子而見焉勵苦於學久弗自表見志鬱鬱可哀也居數月而去龍湖子亦歸山中凡十載不聞勵消耗也戊戌龍湖子復至京師有叩門者曰莒城蔣生見焉意其必

勵也既見則勵之兄紘也龍湖子與之坐而問焉紘曰勵苦於學久弗自表見志鬱鬱遂疾狂狂而甦則必念先生也龍湖子益哀之紘起曰予少也學爲舉子亦久弗自表見乃以貢卒業冑子今且謁選冢宰矣龍湖子見其貌樸而不華語吶吶若不出諸口動止弗踰察其中肫肫乎誠者也益樂重之居無何紘冠而束帶以謁曰紘不似荷天子命爲松江經歷也忻忻然無弗豫意龍湖子曰郡之幕職且卑守以下咸制焉子何豫於是紘曰粱麗編葦厥職則然況義命所制弗可強也夫紘弗惟卑之懼惟弗稱之懼苟稱焉則卑也有不爲崇者耶龍湖子曰噫諒哉夫人弗達於義命類役役於非分之求也弗得則怨尤之意生焉雖受之直弗思稱矣故義命者君子所以脩身處物之道也然惟誠而後能知義知義而後能達命達命而後能安於所處能安於所處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非知義命而安焉其孰能與於此哉紘也質誠而弗渝知義與命崇卑不移於其心視世之役役以求非分者殆遠矣孔子曰木訥近仁非斯人之謂耶紘請曰先生之言大矣請奉以終身焉

乃識而歸以告於勵俾無鬱鬱以疾狂也

頤樂亭序

湘東中丞羅公旣致政歸隱於潭之柳坪結頤樂亭以自怡焉治曰可以觀德矣夫樂有二道焉己爲世樂也世爲己樂也章志白道以澤萬物萬物時育已也有不爲世樂者乎忘情釋慮以遊萬物萬物時融世也有不爲己樂者乎己也爲世樂故君子之進也重焉不然有能爲世樂者乎世也爲己樂故君子之退也安焉不然有能爲己樂者乎故重而後能民不失望焉安而後能得已焉能得已之謂信能不失望

之謂順能信順之謂有德公諫而諤諤焉旬宣而愉
愉焉總憲度而秩秩焉世莫不樂之其進也不亦重
乎及歸而隱於潭也于于焉愉愉焉與鄉之人相忘
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焉且以爲嬰兒焉機忘嗜
淡以樂乎世之化其退也不亦安乎持信順之實以
遊乎二樂謂非有德者能然哉故曰可以觀德矣昔
譚端潔公居昭潭屬世弗靖崎嶇兵戎卒不得首邱
其間李文正公家京師有嶽麓之懷而不能遂焉夫
公之進也能與二公同其重而二公之退也不能與
公同其安同不同其有數乎公名亭曰願樂非有感

於是耶非有感於是耶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安仁縣興建記

正德丁丑郴寇弗靖於民掠於安仁百政用廢癸未
侍御直卿馬公來巡焉以茶陵戎使高子漢劉子湧
騎而從視學曰殿壞弗葺廡毀弗植畫宮徼蔀秩節
不興事無經矣視城曰石甃而復泐也隍除而弗軌
也草萊蘊崇役狡牟漁厥緒用弗集民何恃焉視民
之疾曰六氣弗治而淫鬼是惑伐天和矣民有不得
其死焉維亂棄禮待死資寇醫廢殃民其如之何乃

角鄭公費量其用值以命諸漢曰汝其董學事飭壞
振毀闢荒拓隘反㬥制昭崇極興秩節維汝任之命
諸湧曰汝其董城事程土物畧基址揣厚薄伋溝洫
形力度用禁貪作怠以終厥緒維汝任之會邑令袁
子達至自貴溪復檄之曰汝其勤民乃惠明醫備藥
壽殤起伐淫惑是祛計財用均稍食平勞逸眡成要
以佐成二子之役惟汝任之越數月三力咸畢袁子
乃屬書於治曰馬公之入予邑也有惠民之政三焉
廟廡作崇士知勸矣合渙飭怠振其全功民永庇矣
野無僵死夭閼遂生民命昌矣三者政之大也舉不

廢要知也施不遺遐仁也化不浹旬民是以康神也三者善之備也治曰至矣君子之政必本於知體於仁達於神以動也動於幾之謂知本動於利之謂體仁動於樂之謂達神此君子所以能祐天下也是故君子之政致教德也致敬備也致厚生也致教德故民紀立也致敬備故民無患也致厚生故物育也紀立則安無患則固物育則遂禮莫大於安器莫大於固化莫大於遂故曰政之大也是故有善作者必有善繼者也善作而善繼之者明也善作之而不善繼者怠也弗之能繼而敗之者悖也詩曰天作高山太

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是以君子貴其來也用紀是以告來者

修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天和奉簡命督河事宮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遭而問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以爲民也今之治河也以通漕焉已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於海與元輔國於堙城作斗門割汶流益泗漕以餉宿蘄之衆復漕江淮之粟以至於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北達於衛而漕始通國朝宋司空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湖焉以瀦滙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雨淫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魯橋而下閘廢沒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堤復傾圮民且盜而田之焉塲隄嚙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澁之患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

曰河保其不終爲漕之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性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與漕渠之外百里爲陸力不可施豈人所能哉鬼神實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道之使不爲漕害耳敢利之耶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君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未可易言耳予

嘗沿淮及河歷沁衞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勢張若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於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不猶愈於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及於沁沁去衞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猶濡有衣袽之戒者與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既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得曰俞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斛財用具畚鍤略遠邇揣厚薄陳部野處以率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南至於徐沛百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其築汶之東隄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

顧子翀曰汝其築汶之西隄翀受命而築焉隄各爲減水閘滚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縮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塲二湖之隄元吉受命而築焉會水部楊子且至公復以命之且復受命而協築焉隄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塲者凡五視水盈縮蓄洩焉既成千里之内隆岸平流舳艫時繼輓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命於朝晉公爲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于治丏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與漕猶鹵之於邊也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鹵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敝所恃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圖者薄公計闇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能有濟耶予方嘉劉公之既忠且知而樂吾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及工役則存乎有司之籍弗詳焉

道鄉書院記

嘉靖庚寅平樂道鄉書院成其守龍子道亨使人以書告治曰平樂在唐爲昭又曰樂宋亦曰昭徽宗崇寧蔡京柄國政以私竄鄒忠公於昭百代之下聲光耿蔚草木衣被昭有遺思焉先是兵憲涔涯李公掘地得斷碑識其刻曰道鄉書院意前此其有建乎廢興弗可考已會董學泰泉黄公按行郡以令諸大有曰民之多辟廢教之由民氣或柔或剛其弊也田舒激烈用罹於咎弼厥教俾若桑以須予之不逮惟女庸揭潛昭德以程有衆俾正厥嚮往亦惟汝庸大有

曰唯唯乃訪公之故居披厥藴崇得舊址爽塏可屋佛宫道舍與祀弗典者毁之厥貲可材鄉之耆若士與民義可使遂條其事以上之行都院行院宣司監司具報曰可復集其耆若士與民而告之曰維教克惠爾性惟君子實開爾軌爾弗惠弗軌予則有懲予其樹之以惠爾衆既成謀矣若可否亦惟爾之見僉曰諾民生倥侗顓蒙恣於情性開諸教教之所覆民所望也其誰弗從乃募義勸分角費程力號工授方五月而役成惟吾子記之俾昭有光訓焉不亦遠乎治曰可以觀世運矣周公而下道莫明於春秋戰國

然孔孟之學盛於北其世道亦從而北時南有荆楚之强孔孟而下道莫明於宋然朱周之學盛於南其世道亦從而南時北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明之化敷於四海禮樂詩書蠻服攸曁可謂當天地之中運撫四方之盛氣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也乎樂在昔爲竄逐之地今彬彬然齒於中土此固神聖甄育之澤而君子過化之功不可誣焉我觀之子袞衣繡裳袞衣章甫實復我所非誠於道而能然乎田畫之言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由是而觀則嶺海非能忘志完而志完之道能存嶺海於今日耳天地無擇仁故大王者無擇化故遠君子無擇教故久也雖然今之爲道也吾憂焉孔孟周朱之說微故德性廢而詞章之性道廢而功利之仁義廢而富貴之夫詞章害學也功利害道也富貴害義也三害出天下無眞儒矣臨事處變邪世强志抗節如志完或寡也况望其王道之行耶泰泉之教龍子之政其殆有憂與其殆有憂與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昭之人宜知所以自興矣乎書有云惠不惠懋不懋書院去府治之北凡幾里廣爲丈十有幾袤倍廣之幾前爲門中

爲堂凡三楹左右爲棲士之舍凡若干楹周以垣顏曰道鄉從公號也其應義而相厥費有差以俸入者爲教授某訓導某凡二人以材木甓植與地入者爲鄉之耆某若干人以廩與金入者爲庠士某若干人民之以地與金入者爲某若干人

尚寶司題名記

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左右掖之内其地至禁密也寶

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勑則用勑命之寶敕奬臣工則用廣運之寶敕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勲衛扈從及公矦駙馬都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

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叅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别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辯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爲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於西長安之直廬以稽往而貽來也丐張子記之治曰寳者人君所以信其令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

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爲題名意也

安仁修城記

嘉靖癸未冬十一月安仁城成城廣若干尺濠之如外高若干尺内縮四之一爲五門門覆以重樓環以貳堞其費凡三千二百有奇安仁初未始有城壘土而域丁卯郴寇作肆行如墟民無留藏焉中丞秦公曰鳥封其巢魚潛其澤邑而弗城其何以恃民弗庇

矣乃使邑令韓宗堯傲厥役以衡州千户劉寬董之役數歲弗就御史馬公直卿視焉曰城而弗成猶亡城也受直而怠事鮮有濟矣使茶陵指揮劉湧終厥緒會邑令袁子道夫來自貴溪曰是守土之責也乃籌厥費以請之中丞張公公曰勞以永佚厥徵可因以請之御史何公子魚公曰毋怠成無奸利濟貨無勤民自封以請之分守丁公原德公曰上有惠於民民罔不孚惟力厥成事袁子乃令諸民曰爾載爾築惟勤令諸公曰爾事爾直惟精節縮營度作其庸實不浥不淫五月而役成治閭而歎曰夫民之攸塈惟

其悅之眞也悅之以先民又何勞焉夫秦公之謀貞也是政之道也張公之謀協矣哉事惟怠則廢廢而作之乃立夫劉公之謀作也是政之飭也銳力倦終慮賄惠奸饕績病軌夫何公之謀周也是政之域也丁公之謀愛而舒袁子忠矣夫政貞以帥之協以比之作以飭之周以慮之愛以久之忠以行之鮮弗濟矣是以君子能藏民之固也詩曰哲夫成城是故城有三訓焉見制守之豫焉見民志之依焉見權節之和焉故與德進退德輕則亦輕德重則亦重輕其德而求外之重也雖王者弗能恃也是故君子之政必身自盡也盡諸其身而和其民以守其外此王者之道也故曰城保于德

重修文安縣儒學記

文安學厥舊維宋大觀元豐慶曆可籍考也兵燹代至廢興弗詳已國初洪武二十二年始改建焉正統八年縣令何源繼修之歲久日就壞嘉靖戊子平定李子時中知縣事三日而廟謁見其隘弗廣焉陋弗葺焉圮弗治焉將頹敝焉則歎之曰資政在教學也者教之地也學且廢其何以振教興理哉時屬歲歉不能舉大役會以艱往甲午服闋文安之民庶父老

樂李子之政惠而平也相率訴都下借復焉制可李子復令文安至則學之敝猶舊也曰茲宜畢吾志矣邑故有佛宮巨璫羸淫訾倍千巡按御史錢子檄毁之李子曰茲不可濟吾役哉以白之督學御史方子報許乃筮日召工程能斠費徹腐辟穢度基陳制乃易隙地畝若干益之簡勤董怠百工咸理毋或不良中爲孔子廟五楹廟前爲東西廡各十三楹又前爲戟門三楹又前鑿池而甃之梁以石橋旁爲神廚爲牲舍又前爲櫺星門東爲啓聖宮西爲明倫堂如廟之楹翼以齋舍堂後爲敬一亭刻聖製碑藏焉亭後

爲射圃爲觀德亭爲尊經閣周以堅垣佳木雜植厥費木千章丹堊千斛石丈什伯陶甓什伯者什之漆百斗麻鐵百石米粟斛五百役夫手指千乙未二月首事四閱月役成學師何子璉因進士張子良貴以告之治治歎曰嗟乎學宮之壞也則脩之俾可居可游以振起其弛厥維有司之良學術之壞也士乃日安焉弗之省而修之其得爲良乎張子曰士修之維何曰楩柟杞梓木之良也爲宮室者必擇之仁義忠信心之良也顧棄而弗居徒貴富功利之溺焉不亦異哉昔者孔子懼人之以貴富功利奪其良也立訓

垂世惓惓焉蓋欲得士之良以良於治也然則君子亦惟修其心之良以良於天下國家爾矣是故若彝正倫家之良也長民仁物國之良也經道制衆天下之良也聖善周達萬世之良也以家良曰儀以國良曰乂以天下良曰正以萬世良曰貞四者脩之極也非貴富功利之溺也否學無乃爲厲與張子喜曰以修學告而聞修士之道願識之俾從事於茲學者永監焉毋相視於壞也記成適李子陟判鞏昌文安之民庶父老相與語曰何奪吾父母爲也噫李子政而能惠教務作率終厥譽良吏哉良吏哉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嘉靖丁酉御史梅濱楊子奉上命按畿輔興能振弱旉和惠生弊百咸新也歷於涿進涿之衆而語曰涿郡當京國之衝四方所走集肩轂相踵也北河胡良之水環郡南北冬春水涸可木而梁也夏秋水淫漲流瀰瀰行者力不能絕衝濤悍夫乘時操舟索重利人莫不病焉予欲令有司庀官舟櫂以渡其可否惟爾民衆曰民惟依仁仁之所興民所利也其誰弗嘉楊子乃以謀諸副使疊川於子於子曰唯唯是予之志也而未之能行矣以謀諸知州陳子陳子曰唯唯

是予之職也而未之能盡矣成謀乃鳩材命工斲贖鏹佐厥費椽吏目徐志高董之北河爲巨舟二舟篙工三人爲步舟四舟篙工二人胡良視北河半之既竣事陳子曰仁之所興利所程也弗有以記之其後曷繼於永哉乃以書來屬宮冢氏治記焉治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夫行路之人猶涿之人也涿之人猶天下之人也予嘗道燕趙之墟歷漳易滹灃諸水而深有慨於斯民之多溺也以涿言之土埃埆而善崩水淫決衝流百里民沮洳而居室塗弗完水下沙礫墒衍夸陸爲阜蒿棘弗植無論禾黍也然則水

之溺於涿者獨行路之人也哉王程所歷使命相繼車百輛馬百匹驢騾千蹄驛夫馳肩卒重繭費日萬錢月無算也中人十家之產歲不能備一役官庄宦第官芻公牧百賦萃之凡編户之民童丁而犢秘弗充焉然則涿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又嘗因是泛觀四方之民弘治而上家餘藏鏹餘積山林川澤餘利也邊卒嬉武吏不宿逋至於今上下佌佌然稱匱乏誅賦日繁重力役弗已君子或懼其陸而魚也然則民之病於溺者獨涿也哉昔者高宗謂傅說曰若濟大川用女作舟楫夫舟楫傅說也斯民無溺之患矣

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曰惠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由己溺之孟子以為仁夫二者皆務為治者也直所從施異地耳故為政者近之以乘輿之惠遠之以己溺之仁斯舟楫而傳說也已以予觀於楊子之仁蓋託始於舟也究其施其濟大川也哉故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楊子名紹芳楚通城人於子名敖秦岷州人陳子名邦治亦楚人皆有事於舟者故備書俾后之人觀覽焉

易州懷愛祠記

懷愛祠易人懷行唐簿張公之愛而祠焉者也公諱大器字邦賢別號勁菴蜀內江人以子貴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弘治庚戌為行唐縣簿時易州歲賦薪炭累千萬給內用分郡邑官莅其事命司空大臣總之運車千輛役夫萬指驢騾千頭監胥日號民勞而費無訾也公至適領厥役歎曰山林川澤古以利民而今乃以為厲也如之何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惟隨其分與力之所能而盡心焉不寧有濟乎乃釐蠹弊申束約度遠邇均勞佚經費用卹窮患視疲苦之民若護新瘵懼其或傷焉自是易之人莫不知張公仁厚長者也九載公既滿去易之人相與悲曰何奪我父母哉

凡過公所嘗署之室必入拜焉曰茲張公之居也拊其庭之槐曰茲張公所手植也雖摧椽腐枝弗忍毀垂三十年不少替嘉靖戊戌屯部郎中周子復俊至其地聞而歎曰是民之義也弗可以弗興也乃扁其居曰懷愛置木主其中俾民祠瞻焉由是易之人欣欣然歲時持牲酒率男女走祀其下不絕也已亥御史王子瑛按其地聞而歎曰是民義之舉也弗可以弗永也然祠隘而陋圮弗治將頹靡乎其何以慰民情哉乃以屬之兵備副使於子敖敖曰唯唯遂飭其

故材改塗易檐爲堂爲神廚爲重門堂之前爲亭刻公所贈誥命詞於石榮仁者之有後也既成易之人欣欣然歲時持牲酒率男女走祀其下不絕也於子以書來謂學士張治曰先民有言立信讓以莅百姓則人之報禮重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其係於人者遠矣夫張公能以仁厚之德愛其民而民則懷之使繼今而政者無先後崇卑皆知聞而興焉則後之人亦懷後人矣豈不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褒德而顯功哉張治曰君子之爲善盡其心而已非務於人之懷也而人之懷之卒久而固焉天理民彝不容已耳

吾聞公質任純樸言若不出口而誠意懇至行矯強無阿容蓋孔子所謂木訥近仁者然身之所歷民至今懷之是故務赫赫者無冥冥之實而闇然爲己則有日章之美也舉天下之爲政者無遠近崇卑皆知聞而興焉則天下之人亦懷天下人矣世豈有不治乎公之子玉溪少宰德名勳望鬱然起當世國家倚重焉古稱仁者有後殆不信然哉故觀於公然後知君子之道其感激天下深矣遂記之碑有司刻之祠中庶後世可考覽焉嘉靖辛丑八月中秋後五日記成

遺愛祠記

予每讀孫延平哀慕錄未嘗不廢書流涕悲其人之勤民以死也及今合沔陽事觀之則君子之道其感於天人者深矣孫公諱衍字世賢别號曰雪岑松江華亭人成化戊戌第進士除知沔陽沔陽居江漢下流夏秋水溢決裂爲沴渺然成巨浸民處沮洳中然湖澤之利滮漫不可稽察黠胥豪商相爲乾沒業民捐瘠轉徙而多浮居藉魚鰕葦荻自爨食也公下車革暴振弱叀和恵生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期月而病者起亡者歸脩隄防之利復蒿穢之

業而闢之使耕然後民皆知農而食焉虞而出焉工而成焉商而通焉貪者禁不能取吏弗爲奸四民輯然咸寧宇矣常賦有程期勾撿奇羨以待貧乏不能輸者自是民歡戴如慈母嚴父古召杜不之過也政餘則集郡校之賢子弟親課其業一夕屏騶馭入學舍察諸生勤惰見籠燭焉問之曰陳學官出巡號耳公翌辰舁膏油二百斤來助燈火費曰師生能勤勵若此是舉其職也沔由是斌斌然多文學士矣六年遷南京刑部貟外郎去之日黎老垂泣以送公亦爲之感動賦二詩道忠信焉正德中有司奉公神入祀

名宦而民之思公者久益不置也乃謀更祀公嘉靖壬寅監司池陽柯君嘗即東故臺結亭以眺民因請以其前隙地創公祠柯君曰是民之義而吏之表也其誰敢後之乃命知州王君崇文即臺搆堂三楹翼以兩序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題之曰遺愛民老幼咸欣欣然走集其下供俎豆也祠成公仲子少宗伯毅齋適奉上命告事顯陵取道於沔遂即新祠展謁焉沔之父老若縉紳士咸趨而觀曰是嘗從孫公官吾沔者也仁人有後豈不信然哉崇文乃以內方童庶子狀馳使都下乞予記其事余惟祠者思也思其

人而祠焉者也昔聞公之守延平遠數千里而化成至於今垂六十載也民之思公者無間於遠近今昔若謀而同焉此豈有政令徵發期會哉忠信之所通人各由其誠以趨所慕欲如水之於下不名而自來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曰君子之道其感人者深矣夫延平之民猶夫沔之民也天下之民亦猶夫延平之民也向使公得究其志於天下則天下之民將必有被其澤而思之者矣旂常行貢之勳尚足道耶然公之身雖不能振於有位而能使其民廟食百世公之施雖不能究於其極而能使其子食慶報無窮天道之微豈不昭昭然可窺測哉余故爲之記俾刻石祠下使後至者或觀而興焉詞曰維沔之陽兮爲公所理維沔之民兮思公不已瞻彼新祠兮老少咸喜歲時報祀兮俎豆牲醴彼峙者山兮彼流者水維公之神兮其或來止慰我民之心兮維百斯世

北堂玩適記

梅巖思悅其母雜花草禽蟲人物繪爲圖時奉披覽焉題曰北堂玩適君子以爲能養情矣花之族凡三十有一紅者白者紅白間者數本開者半開者落者

菂者實纍纍者數本風垂者露浥者數本蔓相附者枝相倚者數本玩之無弗可適焉禽之族凡二十有一飛者鳴者啄者飲者鳴相和者飛相逐者舞者羣舞者飛欲止者棲者浴者交頸立者怒相攫者大小爲鳥凡七十有一玩之無弗可適焉草之水面浮者岸附者陸而蔓者陸蒙茸者渚生者生下田者凡六事蟲之族爲莫貐爲虹蛵爲蝹爲蛗螽爲蟨爲蠘爲螢蟆爲蜓蛛爲螽凡九種玩之無弗可適焉龍而躍者虎而嘯者兎樸簌者牛癢摩樹者鹿牝牡戲者凡五事舟漁者一人讀者一人坐披閱而有所思者一

人玩之無弗可適焉龍湖子曰圖以摩衷也梅巖子其知孝矣夫花華也華以昭質見其華則思敬身之儀乎禽勤也勤以斂功見其勤則思克物之慮乎草藻也藻以潔德見其藻則思中樞之純乎獸受也受以廣道見其受則思全歸之安乎蟲窮也窮以盡物見其窮則思究變之知乎人仁也仁以長世見其仁則思敦土之愛乎夫六者悦親之大也衷有焉圖以度之梅巖子其知孝矣

龍田賀氏祠堂記

藤丞賀子宏初作始祖祠始祖曷以祠厚本也始者

孰謂謂弁也何以始弁尚親也親昉於此乎前此永新令憑始良坊矣唐學士知章始會稽矣前此曷爲始乎此托始焉爾何爲托始焉爾龍田之始也何始乎龍田邇也惡乎邇其視良坊則已疎視會稽則已怠矣禮乎曰義也義者禮之實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御史子寬復賀氏五世之祠與其秩節禮也子宏作始祖祠因睦合族者義也禮義之所起其人道之紀與夫祠之爲言思也君子思其身則思其親思其親則思其祖思其祖則思其天天者物之始祖者人之始禮曰致反始以厚其本知厚其本則仁孝之道生矣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始也夫始始也必始委也始始一也始委分也知其一則莫或不敬矣知其分則莫或不愛矣是故自弁之始而始之則所謂良坊之賀者無不合矣自憑之始而始之則所謂會稽之賀者無不合矣又自知章之始而始之無窮焉則所謂天下之賀者無不合矣無不合則無不愛且敬矣自弁之始而委之則所謂龍田之賀者無不合矣又自宏之始而委之則所謂百世之賀者無不合矣無不合則無不愛且敬矣無不愛之謂仁無

不敬之謂孝合敬同愛之謂無二無二天也君子合諸天道由仁孝見之矣故曰思其親則思其天也然仁主於盈先王之制禮經而等之也孝主於約先王爲之義起推而進之也盈而正約而達夫然後愛敬行矣愛敬行而後民行興民行興而後風俗美風俗美而後王道成萬物理上下格矣而皆本之禮義故曰禮義之所起其人道之紀與祠有度有容有恩有訓素楹單席器弗越物弗侈田廩共惟藝度也爵散時獻缶壺疏臠脯俎備物爛孰敬饗容也祭之日少長咸集序昭穆之倫焉比親疎之等焉同卑遠之情

焉恩也凡祀祖之阜德則與阜功則與阜獻則與阜貢則與非此類則弗以從訓也故四者之道行則孝子慈孫之義備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不在茲乎

修倉厰題名記

司空繕部郎僊居蔣子良化董脩倉事間語諧治曰子未知是役之重乎治曰願竟焉蔣子曰國備惟戎戎備惟食國家之制歲令民出粟四百萬石漕以入日要月成歲會角斛贏縮度數多寡司徒主之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什一內督一

外督三稱賢比能司馬主之邑會則上之郡郡會則上之省省會則上之部遄慢維績廉事以最天官主之邦畿之內泰庚十一庚列而為厫厫凡千四百二十有四厫比而為楹楹凡七千一百鳩財眂費飭壞振毀司空主之司空上卿歲視大夫月視監工日號近人斲陶人塼埴圬人塗板幹時裁風雨與覆宇謀鳥鼠與封塞謀燥濕與爽塏謀虞戒與扃緘謀罔或不良凡此以重民也予嘗聞之粟之入也石費五倍歲足靡盈歲歉貸之漕卒百繭歲月而後達民力之艱旨可說矣而復委諸風雨鳥鼠焉不既殘乎殘民實瘁國其如何乎是以為茲役之重也不可不慎也治曰允如子之言矣然予之所虞者風雨鳥鼠也又有甚焉冗靡食貪濟貨奸牟漁侈不藝四者之行民病久矣孱力不滋無能谿壑風雨鳥鼠何以加之是故古之為國者食不足則修冗政不足則修貪度不足則脩奸用不足則脩侈治不足則脩德國其無以踰此矣蔣子曰予知予職焉耳若子之言非予所職也雖然予言遠矣他日蔣子於廳事得故礎礲而可碑復語治曰君子之政思師人也思師言也昔之與是役者衆矣令行鑿鑿予欲考其人與吾子之言義

將并勒之以朝夕觀取訓焉且俾後之人知所感而起也何如治曰子善矣盡衷事事報國之忠也語事及民惠物之仁也因往以樹取善之知也大慮首物作率之教也四者善莫大焉蔣子以告之少司空童公中貴梁公具曰由蔣子之言可以知忠由張子之言可以知固忠固之道可以久矣命蔣子立石

志海樓記

一泉羅子初作志海樓既成治造焉曰美哉居乎枕流背郭環荼之秀可攬而有也游乎息乎躭沈逸乎蓀薰潔乎潛冲積乎羅子曰岳也蚤弗學恣於情性

聰明弗開自吾遊南雍受學甘泉之門而後知興矣辨義與利吾得訓規焉敬終與始吾得心性圖焉至善之理費隱之旨吾得訓測焉合內外徹上下吾得遵道焉該體與用吾得二業合一焉會博與約吾得明新焉訓規約也心性覺也訓測廓也遵道樂也二業卓也明新沃也吾以是興矣吾歸而浮天塹跳匡霍涉洞庭雲夢望衡嶽而止之夕乎上封恍恍然若有得也夢從公觀海焉其神之交乎退而藏諸洣水之瀕覩川流焉悠悠然若有契也久而不能忘乎海樓而識之其情之怡乎馳昭曠之域縱麻覽之懷則

岳也惡乎敢治曰善今夫水則有蹄涔溝淖池湖江海之異矣是豈水之本哉其趨則然也是以君子思慎其志古之爲志也以道爲海今之爲志也以富貴爲海故溺焉者衆矣曰君子何貴乎海也曰貴其有本如元氣混闢而無窮也是海也不息其久是海也埤下裾拘必由其理是海也其汪汪乎不盈不竭已潛而澤是海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其此之謂乎是故君子之學知本斯立立斯誠矣不息斯久久斯安矣漸斯達達斯遠矣大斯合合斯貫矣是學海也夫海至而波生焉故物潤而無迹道至而文生焉故物訓而能化夫訓規也心性圖也訓測也遵道也二業合一也明新也其猶波乎約也覺也廓而卓也樂而沃也猶波之潤乎所本不存焉弗志其大而徒枯澤之溺也惡沱乎揚波呴潤而舍其原泉之混混猶望洋哉是故實而出之存乎本強而至之存乎久優而循之存乎漸溥而合之存乎大章而明之存乎文推而化之存乎訓知而由之存乎趨默而成之存乎志羅子喜曰乃今知甘泉公之道爲有本矣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壽劉希哲

郫司訓劉子希哲退居梧岡巴司訓陳子勉之退居墨莊墨莊子曰於異哉斆與梧岡子之同也儒而習之其業同仕而官之其秩同祿而食之其地同處同志也戚同誼也歲同齒也於異哉斆與梧岡子之同也己丑六月劉子壽陳子以語諸治曰子能有以壽之乎治曰歲登齒也德登壽也弗齒焉壽也弗壽也齒焉弗壽也壽也在同或異矣然而劉子壽曰何居曰考視其所始履視其所取劉子知所取故曰壽矣

曰請詳焉曰君子仰觀俯察同物象德劉子居取於梧岡其知所同而象乎夫梧弗揉而直其示人以質矣弗樹而揚其示人以立矣斵而庸之可以梁柱其示人以材矣實甘以珍維鳳止之其示人以潔矣夫岡隤然其示人靜也巋然其示人貞也廓然其示人廣也俯然其示人養也是故君子同焉雕琢復璞蓋取諸質充詘弗回蓋取諸立達物綜世蓋取諸材瑕垢弗變蓋取諸潔弗忻弗距蓋取諸靜變常克一蓋取諸貞纖巨並蓄蓋取諸廣物入不競蓋取諸養故質則能性矣立則能誠矣材則能仁矣潔則能明矣靜則能守矣貞則能久矣廣則能有矣養則能變矣能變之謂謙能有之謂大能久之謂恒能守之謂固能明之謂哲能仁之謂惠能誠之謂聖能性之謂德此八者皆壽之道天下所同也劉子居取於梧岡其知所同而象乎故曰壽墨莊子曰善哉子之言壽矣斯君子同人之道而予所願同者也否則惡乎壽又惡貴乎同

機理篇

二峰朱子居諫垣與龍湖張子遊嘗劇論天地人物古今世變二峰子輒慷慨激烈思興起古之人而與

之競馳千祀一不得所欲則拊髀太息悵然有餘憂也嘗曰言貴成事矜小智畧大務揭揭崇譽而或以階禍人國也奚言之貴哉是故憫時艱難以天下力任之弗少避凡事局震衡紛糾勢搶搶人罔不恐焉岌弗安二峰子輒言之言入而指犯攖逆禍叵測也二峰子屹若弗爲撓卒翕然靖定內贊國經外格時難言之氣如是乎渢渢哉日昌也是故平亭讞獄則刑罔及不辜矣陳灾省咎則天戒咸若矣章逸録廢則才賢弗遺矣飭外經內則安攘有道矣斥賄黷勵

臣節也罷官鎮謹履霜也備法制振兵紀也抑工技慎名器也凡此皆觸人之所諱障隤流而返也何則其明於是非之辨合道德中機理也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鎧刃不頓其機理之謂哉昔也二峰子嘗被命校文試精別妍醜不忒若素人罔不服焉又嘗與張子共被命校武試精別妍醜不忒若素人罔不服焉夫鑑不私於形而後物之形不遁也尺度弗競其用若定二峰子有鑑度矣其言也豈不明是非合道德中機理哉夫善繩之匠不能必木之皆理也瘇結拳曲是故有遺巧矣善診之師不能必風雨寒暑

之皆得其時也橫沴關格是故有遺治矣君子之術豈不剸權萬化經制一世哉而不必時之皆可爲機而窒焉理而詘焉君子亦如之何耶是故二峰子有餘憂焉己亥二峰子陟丞應天夫應天國之本也建官置秩南北並重焉祖宗之慮豈不神聖哉江東北數郡之賦國家倚命也民疲於多役日割膚以賂弗給輯而厚之俾國有永恃焉亦當世之機理也與二峰子將別凡同事於科者以張子嘗辱與遊也乃命贈之言作機理

物解

譚洪應甫嗜栢樹之曠軒龍湖子私焉作物解以廣其志曰君子考中度物比物醜德昭德成身故物者通乎人道矣夫物不類散乎垓極而子獨嗜柏尚無有以度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言貞而幹也詩曰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是斲是虔言貞而材也舜之華惡乎幹樗社之木可以蔽牛而無所庸惡乎材貞實之道君子尚之矣夫有所玩亦有所喪君子之行思其與也思其處也是故與物與舍而同其波曰逐物内韄以其軀纏繳曰累外與之而中距焉曰寄無出訢無入距塡塡乎曰忘同視萬物和以

天倪而吾不舍曰一震衡棼繆不足以淆成曰貞外内貞復曰實質而立曰幹實而任曰材質用弗貳曰德君子尚物於是爲至其德昭也故曰比物醜德昭德成身若以玩焉巴越之珠錦其可盡乎惡又以柏爲貴耶故曰無視郊草勤而不芸無吹劍首吷而不鳴

釣衡

賀子汝勛北學成均將歸揖張子而別之曰子將有以告我乎張子曰昔也登徒子受釣佽洲問其道佽洲曰洪竿脩綸釣若細鍼餌若蛆螾釣之具也相水

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浮沉及其解施因而獲之釣之術也二者俱備乃釣之衡曰釣益幾富曰吾嘗挾竿陳餌仰綸飛繳乎河水之渚矣鯉鱮鰋魴鱎鯵鱖鯞鯊鰽鮔鱒得而市之比價倍視農畝二三盆既而涉雲夢歷彭蠡遊龍門益卑其技鯄鮪鱧鮌衡鯢鮅鱒得而市之比價蓰視農畝數盆不已去而之海上伺鰲焉擁踴頓踏扼蛟吭仆螭室驅白黿叱馮夷周章溟渤然後折其翼而拔其鰭手而市之比價萬視農歲十千然不免於波濤幾矣登徒子曰盡之乎曰未也渭水之陽桐江之濱有大咼焉吾

嘗拔吾釣而繫之於一絲之上矣獲無算釣之名乃擅萬祀登徒子曰若是乎釣之大也技成而無所庸有終身鮒鯿之喙而弗餂者矣曰具物以得魚者人也物具而不得魚者天也吾聞物具而不得魚者矣未聞無具而可以得魚者也無具而得魚鱠人無乃弗飯于鱻故善工者利其器善陶者正其刑善漁者先其具君子曰是知道者也具以事事務立本也相勢不迫厭飫自趣也薦遠自邇循序有漸也得喪求諸天以順立命也賀子洵尚乎是道之綦也患無獲乎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賀子退而喜曰人貴樂有法言也張子乃書以別賀子賀子拜受而去

言馥

蘭物之馥也有馥者有馥馥者夫馥馥馥之至也馥其馥而能馥馥焉馥斯遠矣憶蘭翁種和藝淑以滋有厥馥然祀弗以爲鬱享弗以爲椒也竟掩其馥以委茲天之未定與而不盡之馥乃大發於梅巖谿光蔚掀拓爲國家之馥其膏沃之源浸洽百物爲楚蜀之馥馨德弗厭羞諸宗廟垂諸旂常與黍稷琬琰爭馥焉憶蘭之馥於是乎蒸蒸乎世表矣昔王祐植三

槐於庭曰吾後必有顯者夫顯豈必於槐哉有植植者以托之槐焉斯植之至也馥豈必於蘭哉有馥馥者以托之蘭焉斯馥之至也不然商邱隱谷之中雲立而風汎者則亦何限其何馥與植之能遺耶蘇氏曰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故人定馥吾之馥而天之馥從焉憶蘭以馥馥而處天之未定雖不冀其後之馥而馥卒不可已梅巖處天之既定雖馥不恃焉而馥馥不已是緝馥於家養定於天也則夫馥之遺於郟氏者其寧有窮耶故曰馥斯遠矣

散敖

秉清曰散敎明志也夫無所係於物之謂散無所屆於物之謂敎君子之道有所散有所弗散有所敎有所弗敎羽儀霄逵纏繳弗及可謂散矣而蠢迪撿押作罔不克咸弗散也塵垢百物芥蓰纓組可謂敎矣而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咸弗敎也是故君子散其外弗散其內敎於物弗敎於德散敎之至也故散者不自謂之不散而不散見於心雖自謂散人猶謂之不散也敎者不自謂之敎而不敎見於心雖自謂敎人猶謂之不敎也秉清知散而敎矣其內與外物與德必有所擇也作散敎

周氏誌窮卷

夫窮與達異情而實相成也夫人之道有無相生張弛相用屈伸相感進退相倚其機若環不可究焉是故善處窮者必守之以達則窮斯達矣善處達者必守之以窮則達無窮矣予觀周氏方梯雲之死也遺孤皇皇寡獨爲命若旒之墜於地而懼其絕可謂窮矣然而婦姑怡怡方撫其孤而安焉不以貧乏少奪其志視荼苦若飴之甘也斯非守之以達者乎中丞奮起巖廊金紫若若務德樹勛以施王國流光無窮可謂達矣然每道其先世之窮則鳴咽不自勝或繼之泣焉不以榮達少變其念視富貴若窮人無所歸也非守之以窮者乎夫窮而守之以達者順天者也達而守之以窮者保天者也順天則怨尤之心泯而所以思勞於善者至天之祐從之矣其窮也寧有不達者哉保天則仁孝之心篤而所以思檢其身者日周斯人之行歸之矣其達也寧有窮者哉是故知窮而達是以不窮知達而窮是以常達天之道微矣故曰窮與達異情而相成也

讀周氏旌節卷

古者言立孤守死二者有難易豈不誠知道哉夫死

固難矣而立孤非忍百死者不能也其不尤難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恒貞者婦人之義也即不幸而值其變焉則抱義終身或截耳斷鼻以死亦其道然耳若夫忍百死以存人之孤引其夫之緒於既絕則夫爲不死矣其功不尤烈耶周夫人許氏嫁再朞而其夫梯雲死舅姑煢煢遺腹在腹一綫之命蓋岌岌耳使許守溝瀆之諒以自決焉則周氏之鬼不食梯雲有遺恨矣乃能忍一死於兩月之後以待其孤之育復能忍百死於二十年之久以俟其孤之成卒使中丞嶄嶄成立掀震海宇亢周宗而大之家有孝

子國有賢臣則夫人之功視區區抱一節以貞者其難易輕重何如哉故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嗚呼觀此則君子不幸而遇天下之變其難易輕重當有所擇矣

讀路口周氏族譜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故觀於史者知勸戒焉則天下無亡國觀於譜者知勸戒焉則天下無亡家是以君子重譜也安成弓岡周公起進士爲行人爲御史爲大理爲御史中丞天下渢渢稱良臣也嘗語吾平生所爲不求人知求天知不求天知求心知夫心

者忠孝之本而勸戒之具也中丞旣以其心爲國之忠而又懼其家之無以廣其孝也乃輯周氏自路口而下者類爲譜以垂諸周之後人凡以譜其心焉耳是故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心以普諸其後者也爲周之後者誠觀於譜而得其心焉則周之昌也其有窮哉蓋譜必有始也必有委也自周之始者觀之以至於吾身之祖父伯叔兄弟焉一氣也又觀夫始始者以至於無窮焉謂非吾一氣乎皆吾之一氣則皆吾之所當愛且敬矣自周之委者觀之以至於吾身之子孫與夫伯叔兄弟之子孫焉一氣也又觀夫委委者以至於無窮焉謂非吾一氣乎皆吾之一氣則皆吾之所當愛且敬矣合敬同愛是謂孝弟孝弟之極可行於家可化於鄉可達於天下其道不遠且大哉是故能孝弟者則家所由興否則覆墜隨焉勸戒之意可不油然而起邪故曰譜也者所以普其心也爲周之後人誠觀於譜而得其心焉則於國爲良臣於家爲良子弟使天下世世稱良族焉則周之昌也其有窮哉若夫侈冑文物之華以號諸人曰是族之雄也則中丞之心荒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家亦然周之後人愼毋以喬木視玆譜

則庶幾乎得中丞之心

贈潘封君七十壽言

疊峯潘子希平以留都地官郎出守長沙祓除其志樹本而勤度政三月而和乃奉其父味菜翁來就養焉潭之若士與民見而起曰龐而樸翼而有儀其長者之風與宜有是子也其僚佐與屬之吏見而起曰言而度行而則表裏弗貳其古之君子與宜有是子也五月翁復歸於歙明年辛卯二月翁壽七十潘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予父之年高矣與隙之駟競也庸弗懼乎書有之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

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鑑也宦十年矣弟鉉藝於南雍辰弗爲稱觴焉庸弗憂乎别駕馮子曰耀聞之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公崇蘊而晦施祿光而嗇和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且也子之昆弟之彦爲國家用珍公式服有寵榮榮斯樂樂斯壽矣夫何懼周子曰大孝敬身其次忠君其次愛人子行道於身則公有餘顯矣移忠於君則公有餘敬矣敷惠於民則公有餘愛矣夫何憂治聞之曰備矣夫壽莫壽乎仁仁莫昭於衆之譽也仁以本之譽以徵之本仁徵譽以應成德有弗壽者乎夫麗而樸質也翼而有儀懿

也言度信也行則敬也表裏弗貳考中盛也崇蘊晦施淵發聖也祿光嗇和正性命也斯仁之立乎祓除其志精出往也樹本勤度亶厥章也行道光也忠君明也惠民愛也斯仁之遺乎夫公能仁其身以及其後潘子復成其身以成其親百姓歸之名爲君子之子其究也壽寧有窮耶夫是之謂不朽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此之謂乎潘子喜曰夫馮子之言順也是壽之道也周子之言大也是壽之貞也張子之言博也是壽之域也由馮子之言可以樂由周子之言可以樹由張子之言可以成鑑不敏亦惟二三君子之言是嘉乃伻以告子鉉俾鉉歸誦之以爲公壽

榮壽篇

大理鄂陽沈子既得告將歸焉謁龍湖子而請曰人子之志於其親惟榮與壽之是樂也昔予先大夫大叅公之章顯於世也樹貞而標忠茂惠而崇淑其教也惟予後之人是庇是訓嘗謂予父汭皐處士曰人之道惟忠孝是閑予弗墜汝其力續之俾沈有昌緒予父受命而力焉朝夕弗敢逸積數十年弗利於世乃曰君子惟身之脩其達與塞固弗可必也乃欽其

道以淑諸家事大父母盡孝焉事季父盡友焉而家之人從之又推其道以淑諸鄉言而壇宇焉動而檢押焉義聲融融焉而鄉之人從之予兄弟甫有知也則教之曰人之道惟忠孝是閑予弗弘女其力大之俾沈有昌緒予兄弟受命而力朝夕弗敢逸嘉靖丙戌兄亜舉進士令山陽予父時以薪米往焉戒之曰俾汝無慮衣食也可以殫志於民矣乙未垣復舉進士觀政於朝予父時以薪米往焉戒之曰俾汝無慮衣食也可以殫志於國矣丙申予職於大理會天子大推恩廷臣於是予父得封如垣之官母倪孺人偕

榮焉今年予父壽七十又二康而安樂而愉愉母倪偕老焉夫人子之志惟榮與壽之是樂也幸倫茲曷弗以自慶耶予歸將稱觴於庭子其侈言之子實惠予龍湖子曰忠孝者榮壽之基紀綱乎國家之具也夫人親之教其子也必使之仕以勸忠也人君之禮其臣也必及其親以勸孝也君親道相須而天下之爲臣子者勸焉王道出矣故子能敬其親而勸忠焉則孝益至臣能敬其君而勸孝焉則忠益篤忠孝立而國家之紀定矣夫忠孝之道大參公昌其端焉汭臯引而弗替子大以達沈氏其有昌緒矣是故可以

榮可以壽也不然則頤艾期耋世之人其不踵踵乎沈子曰敬聞命矣人有至樂也其榮壽之謂哉人有至道也其忠孝之謂哉敬聞命矣作榮壽

陳志篇

鳳岡沈子德夫嘉靖乙未起進士被選入翰院讀中秘書龍湖子在館局嘗與之論文焉鳳岡曰良才聞之文以氣爲主然氣之難辯也久矣憤抗者似義徑情者似直自是者似任是故憤抗之詞戾徑情之詞急自是之詞盈然而鮮弗撓矣君子知其然故歛乎無何有也歟乎若不勝也勿勿乎與陰陽化也大白不白道以爲則是故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可匱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龍湖子曰其知言矣辛丑鳳岡爲吏科都諫龍湖子貳銓部嘗與之論賢焉鳳岡曰日月照察萬物雺翳蔽蓋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奸立私以壅蔽之則主不得照察臣下故奸日多而人主愈蔽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夷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之則主不得見是故亡國踣家非無聖知也其所事者非其人也亂世迷主非無腹心也其所取者非其術也君子知其然達其蔽慎其術

而後天下之情可見矣書曰明四目達四聰龍湖子曰其知政矣癸卯鳳岡陟留都之大理丞龍湖子又與之論刑焉鳳岡子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然古之刑也將以止刑今之刑也導焉而已導之非而刑之雖市日行戮不可止也君子知其然生而厚之禁而止之要以全民之命而不敢喜其情也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龍湖子曰其知刑矣夫學莫美於知言治莫大於知政理莫先於知刑鳳岡子達是三者則沛然矣是故其言不抗不激惟義與直

任重而不回通賢去蔽陳力塞違國經是貞由是以弼教平枉奉民之生挽濤而反之淳也吾見其沛然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言所藉者遠也鳳岡子將之金陵凡同事於諫者咸欲予言以贈之乃作陳志

贈別胡子

張子治與胡子遊胡子問曰政教異施乎治曰天下無二道民性異齊乎曰天下無二治胡子曰演之教也始於承終於茶嘗有志於化矣往之攝於攸也茲且令於循其將志於理乎然俎豆之不能爲敲扑亦

敲扑之不能爲俎豆也而謂無二道何居承民揚荼民樸攸民浮循民慭故治有難易若力田饒磽異耕焉若服馬馴悍異駕焉而謂無二治何居治曰教也者效也政也者正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莫不爲教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教莫不爲政矣百昌雜糅天不異生焉地不異養焉聖人不異成焉故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故合政教之謂誠誠斯達矣同萬物之爲大大斯化矣曰有道乎曰道莫章於規軸規軸莫大乎四時故達於春者其教柔其政惠其民愉其化舒達於夏者其教章其政詳其民暢其化廣達於秋者其教辨其政廉其民畏其化域達於冬者其教貞其政肅其民固其化久故達於四時之謂法天法天之謂合一合一之道可以教可以政可以齊民可以成物是故謂之全人胡子唯唯

温泉問答

里之鳩湖劉氏居焉湖有泉寒沍之月氣温然可類而浴也以忠愛之乃取以自號焉問於龍湖子曰吾聞之水矣曾點浴焉莊周玩焉知者樂焉詩人忘飢焉孔子取焉是果何重於水龍湖子曰物備其則人

哲其極天文也地理也陰刑也陽德也四時法也度數節也五行氣也五材業也物罔不爾是故水之道也混混而出晝夜不息既似有本者不盈科不行既似序者行險不失其信既似恒者瑩明鑑形毫髮必見既似察者物以汙入以潔出既似化者歷乎百折險夷靡回既似貞者融液厚載弗變其澤既似仁者勢之所至無弗仆焉既似勇者卑下異勢而一其趨既似平者是故點適也周逸也知弗括也詩人悅也孔子一也君子比之宜有得也否則水其憚爲人用乎以忠曰然

述知

述知述所知也曷知乎有父子之懷焉有師生之貞焉有兄弟之懿焉有朋友之麗焉有離合之悲焉有進退之感焉有窮達之戚焉有榮辱之形焉有喜懼之懸焉弘治壬戌壺山先生來教茶陵治惸惸然困於蒿藋弱弗樹也先生曰斯材者與弗植其不免樵豎乎無乃亷天之良乎爾植俾于成予則有休昔予先君子之教麗水也乃造多士予曷敢墮厥志爾邁實嘉予哉鐵先生曰予其爾穀寒先生曰予其爾衣及冠先生曰予其爾弁及室先生曰予爾卜翼覆嫗

育浮於怙恃晧蘇攸藉焉斯父子之懷也治學弗深於苴訓弗誨於梗視古大狃齗齗然據弗變也先生曰是束之疆乎誘之可以跂於理質姿嚴弗柔視世乎裁之可以和於義道弗牽焉強弗抑焉開弗達焉故棘棘然弗欲脆志以降其趨也先生曰是慮之發檃度矯拔十年而反之道斯師生之貞也先生命諸其子曰爾錫爾章爾衢其傾於爾治式相好以友弗維同斯兄弟之懿也復命曰爾治爾錫爾章爾衢其相觀以善毋燕朋是暱毋燕辟是游與益同事罔弗興與損同懷罔弗隳斯朋友之麗也正德己巳先生陟長沙甲戌令興贛丙子治舉於鄉庚辰舉於南省辛巳服有官乃典史局乃贊宮秩先生已退居玉融矣廿有餘載風梗蓬靡定也斯離合之悲也先生之爲教與政也已誠而明大小曲離於范急病遜叀任怨不懼故物作而慮成時乃不哲偃仰弗表括而藏之以蓀其貞其知幾矣斯進退之感也汝吉以書來曰龍驤蠖蟄異時與梁麗編葦異質與干邪鉛刀異能與施孟異逢與竽瑟異尚與何子以斧藻天下而予弗蔽其躬哉斯窮達之戚也又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蓋貴賤懸諸勢而休戚係諸情予休予則休子

予戚子寧弗戚予乎斯榮辱之形也己丑先生壽六十辛卯林孺人亦壽六十慶弗能致洗腆隙駟受謝今昔靡好能無懷乎斯喜懼之懸也夫父子兄弟者恩之係也師生朋友者義之紀也離合進退窮達者迹之異也榮辱喜懼者情之暱也情愛而易博迹流而易曠恩義之至情莫親焉迹莫近焉何則恩者仁之澤義者道之域也仁道相考故動弗苟動弗苟故久弗奪久弗奪故疎遠弗間焉是故宣德考衆則父子貞矣作率慶士則師生允矣若彝昭信則兄弟恒矣輔仁敦德則朋友敦矣遐善協衆則離合一矣章

約思純則進退經矣正志白道則窮達同矣物入不競則榮辱通矣委順緣督則喜懼常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仁道之謂也索情而狗迹疾異而勤昵比焉耳則又惡貴乎知謀述知

大觀贈尹雙泉

雙泉子昔隱於畔休於莽蒼遂有觀也以爲小乃闚衡嶽歷洞庭南下金陵北遊燕薊望崑崙而反也其無諸夫蓬之心也君子務廣志焉張子乃作大觀曰觀有四其上無待於物其次待於物而有所樹有所

待無所樹然而無蓬之心者又其次也其下不能待不能樹於物蔽於蓬已天地設位百昌雜糅聖人受曆百度順軌日月運焉四時行焉萬物出入焉王風同焉庶工明焉旅事總總焉六合縣僻四體拳跼易其化趣均焉耳比其類虛以會於一無天地聖人無大小貴賤遊乎其一而吾無與故憂樂死生富貴貧賤齊焉是之謂伭同東國之人入泰華三年歸而無鄙心彼其於物未蓬蓬然也司馬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於齊魯之都戹困鄱薛過梁楚以歸乃作天官浩然思也而猶有待也東西南北之人所適七十餘國畏於匡戹於陳絃歌於蔡觀延陵之季子而往　之閒也南至荆東望於海西北於河彼且惡乎待哉惟伭同而後能無待能無待而後齊物齊物而後觀之道盡矣傳曰達人大觀此之謂也

承民篇

雙巖劉子彥卿授山陰丞謁龍湖子而問政焉龍湖子曰丞承也所以承乎君以承民也夫君譬則親民譬則子也吏譬則乳保也育子者乳或弗良焉則饑渴驚癇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育民者政或

弗良焉則顛仆窮困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故能承民者而後民承之矣曰承民之道維何曰在富之而已夫先王之富也藏於民而後世之富也藏於官今也不藏於民不藏於官而上下交貧矣先王之民弗可反已使富藏於官也其急也民猶資焉官復弗藏矣將必取諸民以益之益而弗得則誅伐行焉民懼其誅伐焉而共命是艱弗盜弗止矣上誅而下盜焉是階亂也故曰在富之而已曰山陰之民富矣富而益之無以滋侈與曰子不聞蜀與燕乎蜀富於木燕富於石也斧斤椎鑿歲相尋往求焉株拳而

千夫仞丈而伯訾民力日就憊是木石之富以爲厲也矣木石非能厲蜀與燕也人厲木石耳山陰之民信富矣然因其富而富之操囊篋往伺焉則其富也有弗貧者乎是富也以爲厲也夫富非能厲山陰也人厲其富耳故民弗懼乎富也懼富之足以爲厲也君子弗懼乎民之富而侈滋也懼人之有以厲其富也書曰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富厲之謂也傳曰爭民施奪厲富之謂也雖然彥卿往矣彥卿質厚而純恂恂然言動迪撿押敷之治必有豈弟之風也其往也可以承民矣民其維爾承君亦其維爾嘉

廣竹篇

院使林竹岡文明與龍湖子遊幾廿年情久益敬也龍湖子善之嘉靖戊戌九月十有三日竹岡壽六十龍湖子賀焉竹岡曰子何以壽予也龍湖子曰子嗜竹其以竹壽子可乎竹岡曰何居龍湖子曰昔人有言竹本固固以樹德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虛虛以受道竹節貞貞以立志子奉是四者終身焉則可以壽矣竹岡曰聞命矣然則四者之所以合於壽者何也曰子業醫醫仁之術也夫四者仁之事也故固者仁之地直者仁之質虛者仁之量貞者仁之守也以仁之事行仁之術故曰可以壽矣孔子曰仁者壽竹岡曰聞命矣然則四者之所以合於醫者何也曰天道貴固地道貴虛人道貴直物道貴貞天地人物變化互形上下相名損益彰矣把握陰陽獨立守神壽敝天地無有終時非所謂固乎大氣舉之寒暑不入百昌乃形非所謂虛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安其主客逆從同異非所謂直乎神機氣力外變弗屈謹道如法萬舉萬得內守正平長有天命非所謂貞乎是故君子守固以天也含虛以地也復直以人也歸貞以物也仁壽之道備於是矣故

曰子奉是四者終身焉則可以壽矣竹岡曰唯道生智唯伭生神乃今知醫之爲仁而竹之通於壽也龍湖子遂識其言以壽之曰廣竹

經教贈三學博

經教言以經教也荼之庠有三師焉奉化周子良佐饒陽趙子敬夫四會林子以善也周子治禮其教恂恂然而恭翼而有則八年而士知讓趙子治書其教典實而有恒通而不誣六年而士知達於政林子治詩其教溫而貞婉而弗流五年而士知返於性子治曰懿哉三子者之學夫經而能以教也夫讓德之制

也政德之用也性德之本也故知讓而後能知敬知敬而後能知和知和而後天下之行不過焉知達於政而後能知化知化而後能知道知道而後天下之治不陂焉知返於性而後能知樂知樂而後能不怨不怨而後天下之俗不淫焉先王之道以之教民君子奉厥訓而民效之故曰教者效也若三子者之教其使人效矣乎既而周子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竭篠形嗇精是以能長生吾衰之歎孔子不能已夢周吾倦矣毋代鳥飛僊其羽翼其歸乎趙子曰乘時位以白道也達於道則達窮於其道以殉

時位不殆已乎吾不能久數數於是也其歸乎林子曰人子之道純藝黍稷肇牽車牛遠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慶自致洗腆予宦五年矣以違父母如之何其歸乎一旦相繼解位而去治曰懿哉三子者之學夫經而能以教也夫進而知退者引年之制也約而思純者若時之哲也念不忘親者不匱之孝也故知引年者可以全生知若時者可以全志知念親者可以全愛全生之謂聖全志之謂明全愛之謂仁三者所以盡爲人之道盡爲人子之道也道之以身而民從之故曰以身教者從若三子之教其率人以身者乎於是門之諸弟子咸相揖而進曰三師者其出同道也其處同道也惟子之言能章之請書之以志其別

求仁說

譚子孟乾別號曰求仁志將以自朂也宮釆氏張子乃爲之說曰乾天道也四時之首曰孟四德之首曰仁故時首於孟而其運不忒矣德首於仁而其道不息矣運不忒天之所以生人也道不息人之所以合天也子兄弟者四而子長焉名以孟其猶四時之首乎夫四時一氣也寒暑不齊而流行無間焉兄弟一

體也喘息不齊而賦受無間焉仁也者所以渾然而無間者有間則非仁矣子曰求仁將思所以合乎天之無間者歟故無間者可以朂身可以治家可以善俗可以傳可以書

說素

羅君日暘言訥而貌樸行恂恂如也自謂之曰素人謂之亦曰素因以素名其軒予嘗讀雲陽大家譜於羅氏之先見其能素仁焉於陳氏之先見其能素義焉則悚然起曰鬱望哉二氏其有餘慶乎日暘生於陳而育於羅者其能素也固宜蓋仁義素之源也源

之所啓其流之必昌與有源以印之流而後大是故天地素則至化行焉物素而文生味素而和入素也者德之地也聖王之所重也作說素

壽何燕泉

嘉靖甲午正月十日維燕泉何公六十有一之辰公之子鄉舉士承矩伻來以書謂治曰方也慶維我家君享有茲多壽寔荷天之庥子鄉知也其亦知所以壽之乎即然則方之慶也乃倍恒性治受簡而懼然弗敢辭乃敬拜手言曰天地之壽不息焉爾矣非高明博厚之謂也君子之壽弗朽焉爾矣非期頤耄耋

之謂也是故大壽不齒然而燕泉公有壽之大四焉曰家壽曰國壽曰天下壽曰萬世壽家壽之謂孝國壽之謂忠天下壽之謂仁萬世壽之謂貞夫四者謂壽之大也何氏自公某而下萌和發慶以翼物長世而公乃克承厥武秘秘然掀蔚蕧起以震乎無和世德作求有不匱之則焉斯不謂之孝矣乎昔公之在職方也兵紀是協使於西圉戎事用輯弗斁有北山之勞焉其在太僕也以考牧畿甸而騋牝三千匪懲匪逸有在坰之思焉其貳天官也以正典禮而國是是主王度用貞於爽有匪躬之節焉斯不謂之忠矣乎其繇夫河南之政也來旬來宣以敷厥惠澤乃究汴民咸休有江漢之寧焉其撫於滇也滇弗靖於夷公用戒戎作以遏蠻方而山石號兵白蟒飛遁滇民永綏於治有折衝之籌焉至於備兵之編恤刑之書愛圉百物以洽至和斯不謂之仁矣乎易疑初筮表貞象也餘冬序錄盡物理也閒日分義徵事變也委心不瀆返貞樂也至言粹義旁開聖則人紀用章弗絕有衛道之功焉斯不謂之貞矣乎是孝則家之壽藏焉而爲子者立矣忠則國之壽歸焉而爲臣者備矣仁則天下之壽藏焉而爲政者固矣貞則萬世之

壽託焉而爲教者永矣夫四者之謂壽之大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其此之謂乎是則所以壽公也若夫共摩滓銅狄人以與松喬比齡焉抑末爾惡乎壽伻來請以復於承矩承矩以爲然否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七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八

祭文

祭何瀟川文

嗚呼公何以遽然耶同鄉之誼榮辱進退死生存亡懸之哀樂斯情之常然而君子之身關天地之大係盛衰之運則又夫人之所歔欷而永傷也籍衡孕麓毓漢膺湘類楚之良銀艾卉壤昭闡綸章於維公靈人實弗忘曠形勢而相感余不自知其何嚮也嗚呼摛華奮英矯翼風雲曳黃拖緋位公與卿公猶夫人也邁樹崇醇葆端履貞爲世幹楨爲鄉典型東山之

後一人而已公貌若詘公言若訥大美不言明則不設容容晦晦大白不白至若探伭析奧發幽洞賾入棼錯遊髖髀居難當劇干將獨割殆劃然而劈也雕琢復樸決畛破域播忱推赤粥粥抑抑腸腎咸出若至臨利害仗大節引重咼萬仞橫絕屹然而獨立也故其危詞足以攝時權眞節足以抗逆豎競氣足以服強藩純義足以消獷馭巖慮足以弭衝寇沉幾足以克亂緒釋田弼違急病遜夷蠹廸撿押旁開五爇川流蘭郁掀蔚旁施聖王秉衷狂夫遘荼浮士首難儒腐裕蠱維公之望鬱爲衆樞協衷之化庶其有趨國步弗臧天不憖遺春冰雨木中台圻移兩楹夢奠梁木其萎屈長算於短日頓遠迹於促途夷世之畧朽有一棺彌天之志竟於斧屋此人之所以永悲於公而公之所以自悲者亦或以是與雖然張子有言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公復何憾體受歸全盈虛消息明昭昏曹在數則然公於是理實洞其伭公將藉永濊以潛寐而或委流化於無何有之天也耶燕楚萬里素車將啟臨風薄奠爲世道一哭也又不特爲同鄉之誼而已

祭劉副使文

維帝懷民維媼鳩靈誕毓明哲時乃作跡旣扈內美紛以脩能遐翥霄漢矯飛渤溟湛豪斗寒城玥川玲瑤空朱鳳海峰孤鶚聽民圜土嘉石具平皐呂叅聽于張併稱申弼風紀煎揚而貞穴斬妖狿社無託疑載宏戎畧犄彼獷獰邊宇攸宅民堵斯屛苦燓以厚繁拒其掤我埸惟敵我禧惟訒韓琦在陝充國先零主方倚毗衡聊司平昊天不弔濛氾遽傾翠岫翳景長湖咽聲嗚呼哀哉邦之無禁民孰與成某夙景伭微維以有程籍知令子容羞姱娉諒休挹和實惻有忱頌存餘石絃留遺音侘傺生慨胡時靡興東芻遙

莫薄将我膺荒塵渫雨亂山鬱雲天風漠漠千里馳情

祭陽峰閣老文

嗚呼維公之生也蓋全楚氣運之所關即公之始終榮遇也君臣相得之爲難在昔吾楚以元魁登翰苑致位宗伯則有若襄陽之任華容之黎公蓋數十年而公始繼焉入贊台鼎以宅百揆則有若文定楊公文正李公蓋數十年而公始繼焉我朝百八十年之間鸞翔鳳翥僅此而已豈非全楚氣運之所關耶任黎舉寅清之職而其究弗極文定之歷事三朝更艱

險而百折文正之遭世岌岌持干將而獨割惟公之出際今上之明哲經幄細旃從容論說金甌委蛇隆恩殊錫啓沃交修如尹如說及位秩宗入贊密勿始終榮遇以至於没隆名融融寵光赫奕夫公能兼四公之位而得志行道完身全節蓋有四公之所願而不可得豈非君臣相遇千載而一日耶嗚呼公之凝重如任純樸如黎相業如楊文章如李昭勳華於當時流聲光於來世先後輝映則異代而一致者也公在相位天子倚毗中外忻忻太平可冀何上天之不慭詎一疾而長逝嗚呼已矣昔人有言惟有文爲不朽惟有子爲不死公文可傳公嗣弗延有櫬在旅誰侍几筵圖書在目誰紹其傳此公所不能瞑目而人之所傷悼而嗟焉嗚呼天之生物或修而培或覆而顛其氣之弗齊其福之弗完達人大觀孰洞其端在古則爾而於公又何間然公柩將歸丹旐素旂繡林之野公神所依某等夙以鄉曲之故受知門下有年於兹敬酬以酒而陳之以詞蓋上以寫天下之慟而下以哭楚人之私

祭壺山先生文

嗚呼慟乎予與先生不相見者十餘年矣其間動定

猶得聞之音耗也辛卯先生使來知先生有末疾不良於行而猶聞先生之能强食也乃今訃音忽至而先生之没且隔歲矣忍淚哽咽不能與來使相語語之則腸肺酸絶莫禁也先是數日之夕夢與先生相接精神往來曠千里而相感豈意先生遽止於此乎抑先生之精爽不能忘於予乎幽明之間一死一生今昔戚傷如何可言如何可言嗚呼先生衣予食予冠而婚予教而成予固視予猶子也予則不能千里奔弔築場反哭而以父視先生也不亦尤可痛乎雖然先生言在予耳志在予心予雖不肖敢不勉厥言

踐厥志以求無負於先生庶或慰先生於地下也閩山兮楚水渺漫兮萬里絮酒兮炙雞馳奠兮辛苦魂絕兮無語淚紛兮如雨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八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九

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公墓誌銘

國朝以文資世列上卿者惟靈寶許氏而少傅諱讚字廷美別號松皋許先世出周文叔後至元有名成者始家靈寶七傳而生教諭聚生進仕吏部尚書謚襄毅事在名臣錄語中襄毅生八男子伯曰誥鄉貢士次誥太子太保南京户部尚書謚莊敏次即少傅公也次記次詩工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論右副都御史金緋銀艾後起通籍一時海内莫京焉少傅生穎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不釋卷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五明年舉進士戊午授大名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以去曉起負薪者途拾其血刃而售諸市邏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公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形迹者乎久果得殺人者一訊即服乃釋負薪者郡稱神明馬方士妄以妖言誣仇家詞連開州民李志且旁引十餘人李志素儈者公曰志且冤矣況濫及其他乎執弗捕已而方士果坐誣死壬戌徵入

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乙丑以疾歸正德丙寅復出爲御史戊辰襄毅公入位冢宰公以例改翰林院編修閹瑾盜王鈇鉗織士類襄毅素不附瑾瑾銜之遂矯旨罷襄毅職莊敏調全州判官公亦調臨淄尹庚午丁襄毅憂瑾誅起復陞浙江僉事孝豐寇湯毛九集衆陷城邑公分地畫籌元兇就擒戊寅陞副使巡視海道會宸濠反賊兵四出浙東西洶洶公潛募丁壯扼險待之民恃安焉未幾改山西提學公校士先理道而後詞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論身心之要晉人士自是斌斌焉知向道矣尋陟四川叅政酉陽

土酋搆兵累歲不能平公往出數語折之二酋稽首服兵罷癸未陞按察使平反冤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右布政使乙酉轉左布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爲奸公摘發其尤者寘於法宿弊無藏焉丁亥陞光祿卿既而陞刑部右侍郎尋爲左侍郎時勳貴人恃權寵擅縶邊官爲臺諫所論劾下刑部鞫之勳貴人輒恃勢無敢決者公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尚可謂尊朝廷乎上特允之獄乃成尋以公代尚書任適刁狡乘風數起重獄詞連輔弼大臣公力直之不少狥錦衣指揮

施其者倚閹勢擅籍人財冤民詣闕訴久弗伸公至即按論如律庚寅改户部尚書會諸省類報災傷公奏議救荒便宜因條鹽法屯田及内府供億海户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上嘉納焉壬辰以二品一考廕子與爲國子生甲午莊敏公卒母高太夫人遘危疾公乞終養弗許特令馳驛歸省尋丁太夫人憂是歲冢宰缺上意以屬公特虛以待丙申詔改公吏部尚書俟終制供職蓋異恩也服闋公始至視部事銓鑑品流劑量賢否一如襄毅家法天下稱公焉丁酉二品兩考進太子太保己亥進少保天子南狩承天公

扈從尋以推恩給誥命進柱國贈三代庚子一品初考辛丑九廟災公上疏曰廟災宜策免大臣策免宜自臣始上允令致仕不逾歲復名公還公感上知遇益奮竭因疏銓曹積弊十餘條及防邊四事裁割扶剔咸當機宜甲辰以一品再考進太子太傅上歷試公知可大用乃進公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公既居密勿愈自抑畏與一二輔臣協恭秉議以翊贊上德乙巳太廟完進少傅公以久居大位連疏乞致仕上以公老成方隆倚用而公疏弗已與上意忤乃命公閒住歸至淇縣疾作足不良於行家居幾二載歲時

及萬壽節輒令人扶掖北面拜且祝戊申七月患滞
下疾亟呼諸子弟曰吾世受國恩父子兄弟俱列上
卿無可圖報今已矣爾曹毋作惡以忝先世且毋厚
葬以重吾過遂卒公生成化癸巳七月四日年七十
有六公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如公之官妣皆贈
一品夫人娶李氏累封一品夫人生子二曰俌早卒
曰僎以廕歷辰州知府乞便侍養詔改禮部員外郎
辦中書事賜四品服側室王氏生三女長適都指揮
張藎臣次適國子生張良士次適庠生王陽生孫男
二茂祿早卒次茂禎公性醇厚與物無忤尤善容人

過掌銓部十年每除目下人無異言前後薦起廢閑
者若干人居常呐呐若無所勝乃當大政決大疑商
確治理翻正得失劃然游刃髖髀中肯綮也嘗自以
兩世秉鈞軸大懼盈滿每拜命之日退避逡巡故終
其身乞歸凡十餘疏公在位讀廷試卷者四郊廟祭
告山陵從幸妃嬪冊立數受金幣之賜寵數出諸臣
上而公翼翼然無矜容蓋所謂貴大患若身寵辱若
驚者耶性好學老益不倦所著有松皐集讀史私論
五經題義臆言三曹奏議凡若干卷子僎卜以卒之
明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邑城南石嘴東麓以叅議李
君狀來乞予銘嗚呼予往在史局聞襄毅公克復哈
密事及敭歷中外諸聲績偉甚晚遭權豎搆侮世共
惜焉乃少傅公與莊敏諸昆弟旋以通儒躋立章顯
人定勝天豈不信然哉後予貳政銓部獲朝夕侍公
得悉公所行事故詳於誌使論世者考焉銘曰
許始受氏文叔之裔枝延澤緜不顯亦世啟慶發
祥神降於嵩佐時膚敏曰襄毅公維襄毅公天篤
忠棐載其嗣人降以繁祉嗣興英英彼李之賢懋
簡在庭以紹其先我職匪躬無間中外總藩司臬
垣屏斯賴帝度其能名掌邦域迺陟司徒國計是

毗以長六卿式是百司帝曰女嘉惟朕有臣惟襄
毅有子爾其弘亮以弼予躬公遜不居忠於初終
崇秩咼司象德濟美公懷遄歸帝俞其止大耋不
憖星隕嵩邙公歸在天忠鑒不亡考德論世我銘
其藏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
學士文通費公墓誌銘

弘治正德中兄弟以文名繼起翰苑者唯鉛山費氏
弋陽汪氏皆信州人也而費氏尤盛文憲公以狀元
位少師文通公位少保懋中復以一甲仕編脩渢渢

乎世表矣文通公諱寀字子和別號鐘石其先出蜀費禕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因家焉故信州之費自禾始五世祖本二徙鉛山之官坂本二生廣誠復徙横林廣誠生榮祖榮祖生應麒俱以文憲貴累贈至少師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叅議曰璠以文憲公貴累贈至少師曰璵即文通公父也以文通貴累贈至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璵娶張氏生文通公文通在娠甫七月而誕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鐘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也長益穎異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文譽日隱隱起羣

衆中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辛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癸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寧濠陰蓄異志以妻氏故欲結納公公拒弗近濠中銜之會濠賂倖貴謀復護衛文憲柄國持不可翌日矯旨褫文憲及公官比歸濠遣人陰伺之公微服從小舟夜數易泊所文憲舟果爲濠黨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羣盜刼掠掘墳墓己卯濠殺撫臣以兵叛公間道走贛州上書王中丞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擒矣既而寧濠敗誅辛巳今上繼大位復起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武廟實録未幾丁母張太夫人憂乙酉服闋以實録成陞左春坊左贊善公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四明白剴直上每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讀掌南翰林院事癸巳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國子監祭酒是歳陞南禮部右侍郎乙未改南吏部右侍郎蓋公之宦於南者十有二年凡六轉官焉丙申九廟覃恩給誥命廕子懋學爲國子監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上以公講幄舊臣壬寅復改禮部侍郎兼學士掌院事公應制奏靈雨嘉禾諸頌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圜邱命充導引

官甲辰陞禮部尚書仍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部事自是舉大典禮儀朝政公咸得盡力焉上由是知公而眷之深矣乙巳太廟成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及遣祭諸神祇咸以命公金幣之賜不絶丙午命撰佽儀諸文賞賚日益隆厚丁未考秩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進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蓋欲大用矣久之公痔疾作治弗愈上益念公而公竟不起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上聞而悼之輟朝賜祭葬贈光禄大夫謚文通遣官護柩理葬事公卒之明日上猶以金幣賜及其家嗚呼公仕三十餘年而

始與上遇上方欲大用而公乃弗祿焉豈非命與豈非命與然綸光焜燿震乎當世公孫之位輝映先後而恩寵之盛有文憲所未及者顧可不謂榮遇也哉初寧濠之搆禍也羣豪狺狺幾成覆族而公周旋其間卒成保濟身名俱完非有識者能之耶使當世朝臣人人如公兄弟言則何至於勞兵千里而親勤六飛也公性易而氣和樂與人交而人亦樂交之人有一言之善則終身道之不忘雖貴富常以儉約訓其子曰毋淫天福耳至於篤故舊之誼䘏孤幼之業捐山地以葬貧者種種皆仁義事可傳頌也公爲文冲

贍溫雅而詩歌豪宕有古人風致每得句則行吟嘯咏撫掌而喜所著文集若干卷及鉛山志榮謝闡幽等錄藏於家云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年六十有六初娶上饒婁郎中野亭公女以產卒繼金谿吳中丞女復卒俱贈夫人子五人長懋學以廕授後軍都督府經歷調詹事府主簿側室楊氏出次懋升懋謙同壽眉壽側室掌氏出女三人長適刑部侍郎詹公子翔鸞以嘉靖某年月日懋學葬公柩於某山之原銘曰

鬱鬱橫林維費之族發祥孕靈蓰起錄錄倬彼少師秉國之軸少保繼之接武天祿少保之興振藻蜚英遭時遘虐幾及禍成既明既哲厥難以平閒道走書不載其聲匪家之故國難是攖龍飛之初陰翳咸斂公奮於蟄再歸翰苑沃心經帷有誠蹇蹇靖直靡他匪石胡轉迴翔南國六歷閒階十有二祀帝心孔懷名典兵貳爰陟文台宗伯是掌寅清弼諧龍光煌煌錫予蕃庶公曰榮哉千載之遇矢報之忠斃而後已帝眷日加鼎鉉是倚疾而弗延命係於天或行或塞人其能然信江之里峨峨彰阡載詞幽石以慰九泉

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諱漢字宗海別號水西蘇州吳江人也正德庚辰與予三百人同舉於禮部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四月今上自興邸入繼大位天下士忻忻然慶山川出雲之會也五月策賜進士公居二甲第五人天子更化之始思得賢俊布列言路公釋褐即趨拜刑科給事中殊選也公既被簡遇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譊譊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仰喙權勢蔽

賢妨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則言何賴哉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曰吾以塞吾責耳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名至將復叙用公曰人君初命當愼刑賞重命令宦璫既斥而復進則倖門一啟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逋稅公疏曰逋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籍没之訾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上皆嘉納下户部行下之草場芻豆歲鉅萬宦監乾没視爲利藪初詔命科道稽覆會有旨已之公曰凡國家之費月成歲會

載在令甲令弊蠹蔓衍盈縮莫可考則弊將何極況渙汗方出而即反豈初政所宜爾耶自是中貴頗銜公矣會留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公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劉向之風焉至於論政體則言錦衣衞不當與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則言子游當有專祠於其鄉皂囊千牘鳳鳴鶻擊正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厲世表俗皆國體之大者時論翕然歸重初公之仕也奉母孺人就養燕邸癸未公疏乞奉母還詔許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累獲重譴公歎曰是尚可有言乎乃復以疾請得

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給事中丁亥遷户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倖營蔽力甚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旨逮諸理官付詔獄人皆惴惴仄足立公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公嗾當路害之公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碁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掀髯鼓掌笑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爲淪棄也丁未十月三十日忽遘疾卒於家其子嘉猷以予爲公同年進士乃持吳嚴州狀走數百里來乞銘嗚呼公已矣彌

天之志藉以潛寐曳世之畧朽有一棺君子悲焉然其言在史局後世必有能表而書之者可以不朽也公生成化庚子某月某日壽六十有八高祖文浩嘗選力士曾祖敬甫祖箎父奎贈刑科給事中母嚴氏封太孺人配徐氏卒贈孺人繼俞氏封孺人子五人嘉猷嘉謨嘉謀嘉績皆國子生嘉禾側室徐氏出縣學生女三長適徐行次適毛圖南次適汝栢孫七仕化位倬僑僎儀曾孫三皆幼以某月某日葬墓在柳胥西原先塋之側銘曰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進而盡忠退而以義人

臣之道公復何愧載之貞珉以詔來世

刑部司務五塘陸君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棐字元輔别號五塘平湖人光禄卿東濱公之子少司空石涇公之弟秋官主事胥峯之兄也嘉靖辛卯舉順天鄉試四落第於禮部乃謁選拜大理寺司務以疾卒於京邸明年戊申月日附葬於劍園祖塋之左胥峯狀其事遣其子鄉進士光祚來金陵乞予銘嗚呼始予舉進士以疾得賜告歸適東濱公考績還至河上舟相及余祗謁東濱公休休乎寛厚長者也其禮余特厚越數歲予來京師始識胥

峯相與道東濱公之舊又數歲識五塘五塘恂恂然古貌厚質宛如見東濱公也與坐談終日無一妄語令人樂愛不厭每持其所爲文以示予余讀之冲雅平妥雋然而有餘思然屢弗第弗第即攜家讀書京師故予得常常見之又數歲天子南狩余時扈從承天謁石涇公於行在所石涇公以中丞撫於楚也又數歲石涇公晉少司空胥峰舉進士官秋部五塘官大理余貳政天部遊於兄弟間踪甚邇未幾胥峰理刑淮南石涇五塘丁母淑人憂離去二三歲丁未春胥峯之子光祖舉於禮部乃獲爲余所取士會五塘起復來京師懽聚如往時既而五塘補刑部不旬日予過其門曰五塘死矣嗚呼余與陸氏獲交其祖子孫三世未三十年東濱公歿久矣至於今五塘又歿焉觀於人世不重可悲慨耶五塘與人處外若不了了而其中介然弗可撓每談天下事有不當意處輒愠怒見眉睫間其待諸兄弟極友愛常卧疾客舍幾殆甚適胥峰自浙中來五塘瞿然起曰弟來矣執手喜津津疾尋愈居家作二塾東顏曰孝廉西顏曰力田搆書數千卷貯閣中顏曰經史樓曰吾以此爲後人菑畬也復築圃闢堂蒔花竹引泉叠石顏曰東園

晚照曰吾晚歲將與吾兄弟共樂此也至於修先祠供祀之器歸彭棐客死之喪種種皆仁義事嗚呼使五塘得顯官能究其施則所建立當不止是而何遽至於死耶悲哉陸氏之先吳郡人唐開成徙居鹽官支至宋有諱旋吉者仕樞密傳數世諱士賢者徙平湖石牌涇又再傳諱宗秀者以義稱於鄉宗秀生珪珪生鋹鋹爲程鄉令有惠愛民立碑頌之鋹生淞仕南京光禄卿嘗忤閹豎下詔獄天下稱貞臣焉淞娶王氏封淑人生五子伯曰杰仕工部右侍郎次即五塘又次曰杲仕刑部主事又次曰集鄉進士又次曰

某五塘生弘治癸丑十月十有六日年五十有五娶譚氏艱於子育司空女女之長適太學生屠燧復育主事子光宅爲嗣後側室某氏生子光宙銘曰

湛盧濠曹千灌百辟有耀其芒一試乃折或偶而奇或消而息彼樞者天夫孰能測言斂其精歸於此室後之來者視我銘碣

故麗水教諭黃公戴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甲申冬季子愚先生將襄大事使其弟泮來屬銘治幼從先生遊嘗曰予弗恵予維先人是恵先人曰部婁無豐植石柞無弘聲踐盭無遠跡不厚其積

而有豐福也寡矣是故君子居則思誠其身出則思誠其物先人早失怙恃每誕辰或從而觴輒流涕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予不能忘古人之言也君子曰孝矣事長兄字幼弟睦如也一錢尺帛不入私藏處分家業必厚於兄子爲祭田書田各若干畝祀先作後鬱若世軌君子曰義矣成化丙申歲凶鄉多疫鄰有蔡宗者舉家方疫死人莫敢近子嬰煢煢若旒綴絕有委地勢先人曰見人之難而弗之能卹者忍也見人之孤而弗之能植者倍也乃葬其死移其孤置之他室日飼之粥孤用弗仆君子曰仁矣及教

麗水也蠢廸檢押軌度其則昭曚發頑維道時率人用弗違邦有淳化君子曰能教矣卒之日門人遊士巷市相哭聚賻堅木俾善達於里君子曰愛形諸物矣懋德允行眷言弗忘昕闇在服維弗率予先人是懼予實弗恵治又嘗侍於先生使佐食先生食弗臧而有洵涕治問焉曰唯食可以忘憂先生食弗臧而有洵涕何也曰予宦三年矣食公之養而父弗逮也幸吾母在有遠無邇復弗能致洗腆效天樂矣迎之報曰女朝夕其脩不僭於女先子之事雖弗女食猶飫也饕養瘝位淫德病物以貽女先子辱胃脯爛蠡

其吐之矣女弗聞乎嗛嗛之德不足求也不可以矜祇離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以膏祇離咎也弗就治聞之曰二三子識之黃之母可謂知道矣言不忘義蓋治事先生者十五年而所知於公者其大如此其細固可畧耳況青藍緜丹濡染之自有不可誣者治雖弗文其何敢弗銘公哉公諱珏字惟玉號玉齋其先爲宋狀元黃定之後居永福林嶼元季有元鎮者始徙磨石祖通隱而善富永樂中大軍南征能以牛酒佐軍食爲參軍保定伯及萊鎮臣輩取重父濟弗壽公十八充邑庠弟子員二十補學生成化

丁酉舉鄉試六十三人辛丑授浙東麗水教諭丙午浙大旱官府日事祈禱公弗以位卑自避觸暑成勞丁未七月十九日遂卒於官年四十有七孺人姓戴氏大父某爲東安縣簿孺人自閑姆訓以至有家婉慧柔淑實秩壺㚒中失所仰而貞心勁節茹苦執勤以撫有諸孫卒至成立家道日昌循續蔓發既昭且融以底今終可謂難矣嘉靖甲申正月初五日卒年八十有四公卜地葬於里之天井巖下與孺人合葬焉禮也子五人長汰次漋次泗門人尊之曰子愚先生舉弘治乙卯鄉貢壬戌授茶陵學正正德己巳陟

長沙教授乙亥進尹贛之興國文章政事屹若時望諒實身幹急病遜夷古之良吏也次汾次泮女二人長適定山處士鄭君次子旻次適龍江教諭項君潭次子柯孫男子十三人某某曾孫九人某某銘曰

壺山之陽有奕其黄也維此碩人亦孔之疆也其施弗昌厥譽孔光也亦有内相維家之臧也以似以續弈世其芳也百歲之後同歸斯藏也載以貞珉其永無傷也

故高淑人王氏墓誌銘

淑人姓王氏故昭毅將軍愷之女故懷遠將軍厚之妻今懷遠將軍漢之母也嘉靖壬午十一月初一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寅秋葬於州之西鄉第二三都小沖之原丑艮山未坤向惟時世傑匍匐走庭下拜襂襂弗置曰微吾母吾高氏之鬼不食久矣况有漢乎吾母自成化戊戌來歸吾父壬寅生漢己酉而吾父死矣妹在遺腹高氏無他兄弟宗屬可憑藉吾母擕二孤煢煢焉若旒綴絶有委地勢備茹百荼羣憂結膺頓踣疢痱阽於危覆然志益櫽弗渝常呼高氏先而哭曰爾不棄爾祀當保有此孤也吾所弗能植者有如日昭毅公洎外王母芮夫人憐之使挈二孤

來依焉昭毅晚弗成於嗣吾母承輿居終其身靡有懈容漢能勝衣冠有知識母詔之曰女懋女德女弗懋其何以子漢亦惟昕夕弗敢怠既而襲父官事戎政韜韣竹貢磬控縱送經制綜理日駸駸有成廚具篚實不絶女嗣復森出妹亦適有良子吾母乃喜曰吾子可以無憂也茲從女先人入地下無愧矣晚歲尤儉勤剪製織紝弗置年六十有一而卒其生則天順壬午十二月十九日也嗚呼吾母以百苦致有今日高廟之食母實賜之漢誠不忍使吾母之泯泯也子其丐子以銘予將以掩諸幽室不孝之罪或以蓋

覆子實德子張子曰噫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淑人能不貳其志以成厥孤不貳貞也成孤仁也貞以幹之仁以終之德莫大焉予惡乎弗銘漢字世傑娶尹氏繼娶周氏繼娶譚氏女適明威將軍劉湧孫男二應斗應奎孫女一許徐喬銘曰

維居翹翹維子譙譙厥辰安在罹此百勞亦既蓄只亦既鬻只居既固矣子亦翽矣既昭既融以底令終有鬱斯封維以永崇

懷遠將軍茶陵衛指揮同知高君墓誌銘

君姓高氏諱漢字世傑別號一峯其先鳳陽人祖有

諱名者元季起部伍從太祖高皇帝戡亂有功洪武四年授羽林左衛小旗三十五年陞成都中護衛指揮同知名生善襲指揮僉事宣德六年調南丹豹韜左衛善生廣襲如善之官十年始自南丹調茶陵廣生能襲如廣之官景泰征五開賴嵩天順征貴州東苗征廣西征郴桂勞且多乃復陞指揮同知如名之官能生厚厚生世傑厚襲職甫五載而卒時世傑甫八歲適明威將軍劉湧之妹在遺腹世傑與其母王淑人零丁孤苦煢煢焉昕而復夕乃外祖昭毅將軍王公愷與芮夫人曰吾子不幸而失所天幸而獲有此孤高廟之食實是望之顧吾子撫焉形影相弔吾所不能安也令王淑人攜世傑往依焉世傑既成立高氏之鬼遂有食弘治丁巳世傑襲父官辛酉掌屯政乙丑掌巡捕正德辛未復掌巡捕乙亥復掌屯政丁丑掌衛篆兼督城操是時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屯田副憲汪公錫皆命有司盛獎勵之嘉靖癸未御史馮公紀命督修安仁縣學畢力事事竣獎亦如之丙戌復掌巡捕庚寅寇掠酃治繼掠茶陵東流策獲渠魁御史張公祿獎亦如之乙未復掌衛篆自服有官以歷諸政事皆稱能撫巡布按諸公莫不交相獎

勵之謂其有統馭才茶之士若民咸以世傑駸駸乎將大用也而遽疾以卒嗚呼悲哉世傑生而美姿容頎然長者也騎射精絶每與儕輩立輕幖百步之外輒一發而中居官端潔自持苟且一毫不事性質直無回曲有所議論侃侃然面言可否雖貴勢不避也蓋其發多當理人自悦服之爾更聰慧喜書史公餘展閲即能明其大義至有嘉言善行可爲服行者則孜孜記憶弗忘必以訓諸其子遇賢士大夫折節下之其所爲詩歌手自抄録賓朋廣會則出示之以求益賢士大夫亦因而樂取焉不甚嗜飲親朋至其室

必宴笑終日不倦壺觴交錯或夜分乃罷尤能篤媚
戚厚施予有不給者則賑恤弗自吝有疾患者在人
所甚避而不敢近世傑必親往視之茍可用力盡意
扶持其心之仁厚類如此御家尤有法内外井井僕
從數十人三時督之於農農畢因能授事各有紀綱
勸勤懲惰政若公府懷昭毅公芮夫人恩德弗忘事
王淑人甚孝葬祭咸以禮三歲衰絰不脫伏臘哀慼
無間言之則顰蹙酸鼻潸然流涕也君子曰哀哀劬
勞世傑能不忘其母矣初娶尹氏繼娶周氏俱無嗣
而卒繼娶譚氏安仁順德通判珂之女也婉嫕貞淑

生二子長名應斗字伯瞻考補郡庠增廣生次名應
奎字仲瞻女一曰貞秀適昭勇將軍徐泰廕嫡曰喬
庶次曰應璧則周氏之所出也世傑生成化壬寅五
月其沒之歲爲嘉靖丙申十二月也壽五十有五予
素善世傑世傑卒之一月予適以使命過桑梓既往
哭其子伯瞻匍匐泣曰吾父適辱公之交也公忍不
以一言爲吾父昭久遠哉予尋且北歸於朝伯瞻亦
以襲職來申前請嗚呼予既知世傑也予烏得不銘
耶因直敘其實而銘之俾歸而藏諸墓焉墓在睦鄉
十二都地名東江口之原巽巳山乾亥向葬以戊戌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銘曰

子而能立於家兮厥祚孔光仕而能職於國兮厥
武孔陽用而弗竊其躬兮厥祀乃昌後人視我銘
章兮庶其勿傷

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豐山孫公墓誌銘

嘉靖丁未秋七月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公卒於家
越明年戊申適余來掌留銓事公之弟戶部員外郎
孟遣其姪官之守之來乞銘予嘗辱公之知也弗忍
辭乃即栢泉胡大參所爲狀而志之曰公諱存字性
甫世家滁陽豐樂山下自號豐山好讀書博聞強記

流覽古今傲睨宇宙縱橫闔翕八面咸敵而懷奇負
氣恥碌碌隨人下譬之龍泉大阿光芒四逼凜然而
人莫之敢攖然導大窾批大郤錐盤錯糾結髖髀軔
截獨游刃其間弗少避而亦莫不中理解迎肯綮也
故天下稱才有力者必曰豐山豐山而人亦多以忌
之萋斐成錦憎口日哆而公亦不爲奪其知公之深
者則猶欲毗之爲緩急之用也胡鬱鬱抱志以歿嗚
呼人固忌豐山矣而天亦忌之使不永耶悲哉悲哉
公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甲戌第進士釋褐授禮部
祠祭司主事尋改儀制司三載陞員外郎生母李氏

卒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司郎中會今上入繼大統甫冠公上疏曰古者聖王重冠宜考古冠禮及祖宗之法舉行之以式天下上嘉納焉夷國貢無度公裁之俾有常數朝鮮使以私覿公拒弗見後使者至其國必問孫正郎在否蓋深慕之也汰夷館譯字之濫減六安茶貢之額已渢乎聲矣壬午陟守贛州贛州素多盜公至擒渠魁王金鏁等十餘人斬於市自是盜相戒不復犯贛境癸未以父憂去起復補守長沙長沙賦重而善訟公芟媷而髮櫛之歲餘疲瘁愉愉然乃修嶽麓郛督誨潭之士由是斌斌稱盛矣吉藩有

田萬餘頃入供雞鶩食佃諸民間民亦有假王田以逃差役者每秋府校縣吏並征民甚苦之公奏以其租使賦於有司而納焉租畝三分諸不便者訟不已銓部遂從撫巡議調公守荆州時保靖酉陽土酋爭地互讐殺詔有司鞫平之無敢承者乃檄公往公至攣二酋於廷諭之曰殺人罪抵死國有明憲弗可干若曲直能自輸以平則貸汝否且死二酋叩首曰唯公命公乃分其地勒石以記之二酋遂解兵弗復鬬若夫禁罰免之弊輯宗藩之強積羆穀盈數萬石種種美績也既而以長沙相訐事復調守處州處州賦

繁重如長沙公條其利害數事奏行之處民務力穡獨苦旱公爲修好溪軀月二堰凡五千餘丈鑿洋彭峽謹其離洩可灌田千餘頃民甚德之尋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平涼甫之任陞江西布政司叅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擿發奸伏不法者數事寘以重典獄連貴勢人勢人辯書百出不能免然怨日深而謗日至而聽者又或過焉則公之位危矣尋陞本布政司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省藩祿誤增之數裁諸府冗校禁官寺濫給百弊咸釐焉癸卯丁黎淑人憂乙巳服闋即上疏自劾曰居官而費不已出是貪也慢

令不免於致期是酷也藥餌不絶口疾也毀言日至不謹也法不行於強圀政無補于民生是罷軟也乞罷黜弗允而公亦無復仕進意至是遂遘疾竟不起壽五十有七嗚呼才可爲而行則寒志欲爲而年則廹非天忌之而誰耶悲哉孫之先爲元萬户七世祖曰仁者從高皇帝起濠梁下滁州遂即郡之白米山家焉仁生慶慶生會會生和和生允恭正統丁卯舉鄉試爲嘉通學教諭遷贛州學教授以善教名允恭生學舉成化癸卯鄉試累不第授建寧府推官峭直不阿以政聞於閩學生子七人公其仲也以公貴祖

父俱贈中大夫江西左參政祖母鄧氏嫡母李氏俱贈淑人繼嫡黎氏封淑人生母李氏初以嫡母不並封李氏卒公上疏曰嫡母在生母不並封者嫌於所壓也生母死且久乃亦不得贈焉非人子情詔贈李氏爲恭人娶崔氏封淑人崔生一子宜之女一適郡學生盧如汝宜之早卒於長沙公告於族人以同母弟季之子官之次子爲宜之後方七歲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郡南傲漁塘之陽公深於法比嘗集刑名諸律例作讀法行於世所著詩文若干奏稿若干卷藏於家云銘曰

或行或違或成或疑或剛而勝或柔而危或弗羸其躬而祉其所遺維物之時而公獨逢其奇屈長算於短日頓遠跡於促途嗚呼天實爲之吾於公則又奚悲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九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

墓表碑

劉節婦碑

節婦衛姓襄垣人年十九適貿菴處士劉瀛二歲而寡節婦泣曰婦人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一而二之是自辱也女子之嫁母命之曰無違夫子夫死而違之辱命莫大焉且也劉氏之族章徹閒而有禮人域是域失節亂禮吾何以辱劉氏爲哉辱身不明也辱劉氏不義也辱父母不孝也三者無一而可秉彝向晦執艱茹荼稱未亡人五十年弗渝也族之人曰

節婦鄉之人曰節婦邑之人曰節婦壽七十三而卒嘉靖改元詔天下有司求所謂節孝之實而著者上之縣令以節婦聞帝曰俞其表之乃命以旌典表厥宅里庶民惟風渢渢哉戊子宗伯紫巖翁陟留都過先塋省焉謀諸治曰式是壺彝坤則成紀其爲德也不亦貞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予先叔祖母有焉予大父贊治尹府君既予父嘉君直幹諒德不渝其度以淑其家家人之間化可知矣其爲教也不亦遠乎詩曰刑于寡妻予先君子有焉皇上以孝治天下崇善樹良闡幽明明以風萬民民罔不則其爲化不

亦大乎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天子有焉治也始而文其克圖所以昭之俾不朽子寔恵汝治曰噫天道不言陰隲下民民不可縱畀之秉彝其常則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變而後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矣故節者道之變也非婦人之幸也人樂其常而惑其變亂虐是生國家之敝恒必由之人君懼焉是故閑之以禮義糾之以政刑勸之以爵賞瞀之以軌物而後國之人無淫焉君子懼焉修其身以及其家是故關睢以教愛葛覃以教儉樛木以教別釆蘋以教敬閨門有度巾櫛有禮而後家之人

無淫焉故天者節之源也君子奉天道以節民者也君子者則君以節其身節其家者也是故天道節而四時成萬物序矣君道節而四國正萬民豫矣家道節而男女別萬化生矣易曰節之用大矣哉夫節也者禮也禮也者宗伯之所治也禮莫先於敬親莫大于尊君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著之後世教也又曰善則稱君紫巖之舉也可謂知禮矣故知禮之人可與敬親可與尊君可與事天可與化民是故節婦非天弗因也非君子弗刑也非聖天子弗明也非宗伯弗成也四者備焉豈非節婦之幸耶是謂節亨作節婦碑

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直庵趙公墓碑

予每誦昔人人定勝天之説未嘗不致疑焉及今閱直庵趙公事乃爽然自失矣公趙姓諱晟字國明別號直庵少志於學既而失怙恃乃就生理治家政嘗曰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遂墾田百畝歲穫禾麥千石芻槀萬束羊豕百雙僮指數伯什樹棗栗千株澶淵之野稱富饒焉然雖富一錢尺帛不以入私藏兄昂出遊太學供億百費異母弟四人極衣馬紈帛芻豢之美咸倚給

也鄰之人有暴死弗塟者則輦錢二千緡與之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及兄倅寧海寧海素文獻地公曰吾聞之一歲之利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人樹人息萬倍吾幸而有丈夫子二三人可樹也其何能瑣瑣與畎畝逐錢鎛哉乃去而攜子就學寧海居五年歸則舊業索然無餘壤矣公歎曰上富富人下富富穀吾幸而有丈夫子二三人可富也吾將以經訓比菑畬何嗟乎貧爲既而伯子廷瑞舉進士讀書中秘爲給事中爲通政爲太僕卿爲僉都御史爲户部侍郎恩綸焜燿卒驗如公言嗚呼人定勝天之語觀於

茲不益可信與向使公守閭巷之行持機利以與羣衆人逐貨產之饒顧安所得致此哉公既卒之十有三年侍郎以晁大史所狀事乞予文將勒石墓道予與侍郎同進士入詞苑讀中秘書交篤而厚不欲以不文辭也按狀曰公之先鳳陽人元季曾祖諱允明辟兵來開州占籍得勝里遂爲開人祖謹祖妣劉氏父鵬以侍郎貴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母張氏贈淑人公初封徵仕郎再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生成化巳丑卒嘉靖癸巳葬城南郭之西就河新阡一里許張氏賢而能相有婦德累封太淑人生成化癸

巳卒嘉靖癸夘以侍郎歷有邊功得賜御祭命有司治塋域視公之典加隆矣以乙巳正月啟公之窆而合葬焉子三人長即廷瑞次廷璋國子生次廷瓚陰陽典術孫男四栗國子生曰果曰木其一幼未名也孫女一狀又曰公素性友愛正德庚午寧夏之變道路汹汹時兄昂以三原簿領公事至其地公聞之懼兄或罹其害也乃日夜馳關中走翔邠偵之倉皇遇諸河濵兄弟抱哭見者驚而歎焉君子曰愛不擇難義不避死公其能友矣夫初侍郎之三載考績也例得廕子侍郎疏以讓其弟廷璋孝友之所傳蓋有自哉夫碑者備也備其人之行而表之以揚諸鄉國揚諸天下後世者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來也以予觀於公之行則後聞者將不有興起於善而力勝其天者乎是則可碑也乃書而表之俾刋諸貞石示無極焉

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魏公墓表

昔治在館閣南京大理寺淺齋魏子以狀來謁治而言曰吾祖諱璣字廷衡以有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祖母沈氏贈淑人卒葬於許山先塋之右者餘九十年矣昔有本嘗侍於先大夫府君之側先

大夫呼有本語之曰吾不幸三歲而吾母沈氏卒五歲而吾父卒育於祖母陸氏既長有知識聞陸氏云女母死之日執吾手泣曰婦不孝不能終事吾姑顧有子在襁褓願以累吾姑使育之成則猶婦在姑左右也又二年女父亦死汝呱呱若綴旒將絕吾甚憂今則可望汝成立也又云汝父素有大志於諸子中特穎出不業儒而讀書通大義事吾二人甚孝承顏順志定省興止旦夕不少懈兄弟競逐逐治生理營緝家室女父獨澹然及分財產亦惟取人所餘者受無爭言而日用亦不甚乏其自奉薄而用儉嗇也然

喜賓客樂施與人有難則急赴之捐百金不復恤里中承役者類剥細民以自肥汝父則不然其貧窘不能償者乃爲之代賍故鄉之人皆稱曰義士義士門戶之役獨以身先之不以累其兄弟雖至喪失極頓悴無悔心竟以勞於輸運而斃故族之人亦稱曰義士義士汝母自歸吾家淑婉而有壼則執婦道唯謹於諸婦中吾最愛之常躬織絍紡績以佐汝父故汝父用不乏魏氏之宗稱賢婦焉惜皆早世不使見汝成立也然汝父母皆有善行汝雖幼吾固知其必將有後也吾泣而志之不敢忘越數歲陸氏亦卒時追

憶其言則五内痛若裂鳴呼吾生無父母不有陸氏則不有今日寧望有汝輩耶吾不能以一日養吾親又不能爲顯揚計其罪也夫其罪也夫汝輩曷勉哉每言輒泣不自禁既而有本年十二母黄氏卒年十八繼母衛氏卒年二十有六先大夫又卒兄弟煢煢然孤苦相倚時追憶先大夫言則五内痛若裂輒拊膺而呼曰天何使我復有先世之痛耶自先大夫之亡也又十有四年予始舉進士賜官行人官御史始得贈吾親如本之官又官大理丞得加贈焉自是爲大理少卿爲僉都御史以至如今之官荷天子推恩

始得贈吾祖如本之官鳴呼古人云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吾祖樹德嗜義雖不能躬享其報而顯榮褒大之命乃見於今日是足以徵陸氏有後之語而慰先大夫之靈於地下矣願託子之文表而傳焉俾魏之後人無忘孝敬予實有庇時治在奔走未得以應也比治來南銓淺齋復言之不置治以淺齋同年進士不敢以不文辭也按魏氏其先漢鉅鹿人唐武進令政遷會稽之山陰莫州司馬明復徙餘姚之蘭風十七世宋監丞茂之徙修文坊明洪武四川按察知事克明徙鳳亭之許家山克明生聰聰生修齡修

齡娶陸氏吏部郎中孟良姊也以永樂丁酉月日生公年四十一而卒天順改元丁丑娶沈氏里著姓福廣之女生永樂己亥月日年三十七而卒景泰六年乙亥也公生鎧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娶黄氏繼衛氏皆累贈淑人女二長適馮村趙某次適通德鄉袁某孫男二長即南京大理寺卿有本娶郁氏卒贈淑人繼柴氏封淑人次有容邑庠生娶汪氏孫女一曾孫男一乾亨曾孫女四孫男一宗皐以廕補國子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故君子之善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倣乎濊濶放乎溟渤蓋所積之漸

也夫公能力善自淑而魏世之祚慶以萌起積三世而後振發於大理大理復能引公之善緒而昌之以達於天下平亭讞獄所歷無寃有于公之風焉是則天下之民生於大理者皆公之善所佑啟也夫善不止於其身而足以仁其後仁不止於一家而足以生天下之民公雖没其可謂不死也已因誌其行以垂諸墓石俾魏之子孫永鑒觀焉

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君姓王氏名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南禮部主客郎中表之子也懋中爲兒時即不事嬉遊比長入郡校學

舉子業日惟靜坐躭書史外若弗了了而其中洞然沉鬱有精思故所造日深涵裦然出諸生上嘉靖甲午予與諭德南海倫公奉詔典試南畿得懋中文讀之相與歎曰婉而達和而平浩然而有餘思其吳之俊才乎鹿鳴之旦晉諸生堂下而謁焉懋中美髯玉立温温如處女皎然秀者也予竊喜之乙未予復校易禮闈簾中有持詩經卷示予曰渾渾乎若沖淵乎若深而不可窮湛乎若光發於太空其天下之俊才乎及啟卷則爲懋中也予歎曰丹砂玉札置藥籠中久矣今爲子奪之相與以得人賀既而廷對懋中賜二甲進士是歲天子親選士御文華殿試詩文而懋中詩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懋中益大肆力於學每閣試輒稱首丁酉授本院編修懋中曰翰林職文字然時俗弊久矣誇浮怪譎非所以稱良史潤賁皇猷也徒區區槧墨間不通天下之務苴塊焉耳則國亦何賴哉乃與編修孫子陞趙子貞吉檢討王子維楨裁質疑義論度古今治理得失及經制民物之畧其爲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沖雅騤騤入韓柳門戶也長安出入騃童羸馬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器與人言吶吶然不設畛域而是是非非較若皂

白可謂貞不絶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予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中曰立道宦數年矣唯是吾二人之懷荷天子寵靈玆歸實得吾之私心乎予笑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私君之私以効其忠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辰唐氏卒於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呱在襁褓安能晏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詔可歸之二

年承歡之餘閉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丁未年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子夭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之曰介不忤物而清修之行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暈輒吐痰數升不得已予往視之懋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寒士予因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歛神情以制浮陽也無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歛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亦莫不嘖嘖歎翰林失佳士也訃聞禮部君遣其子望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

予時在奔走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復遣其子重道來請不置嗚呼予知懋中者其忍復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輝生冕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仕表生懋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於鄉比歲有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爲王氏僕也遂舍之曰女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以化强暴而乃不能庇吾懋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耶懋中生正德庚午月日卒以嘉靖丁未月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懷女唐生子一曰弘化女二長許聘進士蔡某子次夭側室陸氏生子一尚幼以戊申年月日與唐孺人合葬於某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頓於促路長算屈於短日吾於懋中其曷爲弗悲然懋中無死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已視碌碌以生者何如哉

大名別駕曾君墓碑

史張子曰予每閱曾別駕事未嘗不歎其世之能大而又悲夫天之未定也別駕諱宗正字克明別號麓

峯其父東山公骫髒負大志以雄儁震於鄉鄉之人咸望而震也成化丁酉領湖廣鄉薦名目籍籍起未幾賫志以卒別駕年始髫與其母吳氏煢煢然形影相弔也吳氏朝夕攜別駕泣而號曰何天禍我良人哉爾成立俾爾曾氏不墮絶子則於良人無愧容未亡人亦奚忍爲曾氏謝荼苦耶乃以別駕託諸東山之友魯公政曰惟公不喪友道公克樹子子則子良人不死公則於良友亦無愧容魯公曰諾別駕遂黽勉日誦讀古今名人文字久益旁貫百氏母吳事紡織助供億弗倦別駕學乃大就補郡庠弟子員每試

有司輒褎然稱首正德庚午舉鄉試第幾歸忻忻拜母吳堂下吳喜曰予自是可無愧爾先人矣別駕益淬礪屢試春官竟弗第丙子元子述復舉於鄉別駕揚揚然若矜曰吾不做吾子必做吾烏能栖栖然與兒曹奔走競青紫哉嘉靖癸未乃謁選爲大名府通判理河政國家定鼎北平歲漕江淮粟四百萬石以輸於京師黃河每東決漕輒淤乃於郡縣設專官董其役別駕日周視河上每夏秋水至則號工築塞卷埽千尋役夫萬指晝夜弗休息久之兩足苦瘇不能良行別駕曰吾仕以母老也今疾其何以事吾母餘

年乎乃棄印綬歸會撫按咸疏薦堅弗起訾曰裕晨夕具甘旨奉其母怡如也逾歲子述死又逾歲子選死別駕哭曰天不福吾嗣吾何以慰吾母耶遂鬱鬱作疾庚子季子造復舉於鄉別駕喜揚揚若初然竟以足疾不能愈疾亟執母吳手泣曰吾母所以忍死以至於今者爲不肖也不肖乃不能忍須臾死以奉吾母可恨也已語畢而逝辛丑二月三日也壬寅五月張子以南銓赴召而北便道省先墓於茶歸舟涉長沙子造衰經謁江上既而子造跣足走數百里來乞文張子所居之里與曾氏相去數百武而子述則

司舉於鄉者每觀曾氏自東山公以儒起家科第萌發不絕然皆不能大其所施以庸明當世焉是豈所謂天之未定者與俞而舒之物道則爾曾氏之後將其有昌大也哉因感其事而識焉其他美東洲之志備矣曾氏之先泰和人宋景祐名學祿者以連州判徙茶陵之月江曰奇英曰昺曰策元時相繼舉進士至瓊祥生永隆永隆生理號東山先生始居長沙理生別駕別駕生六子曰述舉人曰選曰遜曰追俱郡庠生曰造舉人曰追習舉子業女二長適百戶譚邦治次適同知魯政之孫朝東孫男子四人子唯子約

子孝子省孫女四人別駕生成化壬辰八月壽七十娶高氏壬寅十一月葬於善化縣十一都易家山之原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四言古詩

雙感

無陟岵兮寘風蕭蕭白日暮兮無陟屺兮山高雲斷幾千里兮　岵可陟也心之憂矣不可極也屺可陟也心之懷矣不可釋也　物既府矣誰其醻矣父母弗逮維其楳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矣

雙感三章章六句

碩人壽陸公也

月湖之隩有衎其陸碩人敖敖洵美且膚鳳之儀矣于彼高岡九苞其章和鳴有鏘維王之明四國其慶

月湖之干其陸有衎碩人敖敖洵美且閑鳳之翔矣于彼千仞載歌載咏載食載飲謂人弗聖我心不惻　湖之沃沃其水瀾兮鳳之蕭蕭其子三兮振振歎德覿覿翰兮爰傳于天於昭奐兮君子之澤以弗單兮　湖之瀰瀰其水伊比于以濯之維觴及簋于以釀之維酒及醴于以樂之眉壽崇祉誰其稱之有嚴季子　南山有喬北山有梓樂只君子胡考之喜南山有榆北山有桑樂只君子胡考之康

碩人六章四章章十句二章章四句

山之雲三章

山之雲悠悠以揚我欲從之遊四方我有母兮在湘之鄉三月不見兮使我心傷燕麥既黃燕水其湯舟之方之使我遠涕而徬徨

山之雲悠悠以飛我欲逐之將南歸我有母兮在湘之涯三月不見兮使我心悲夙之夕之衣之食之我而不在誰其伺之

山之雲或浮于天我欲從之不可攀我有母兮在湘之閒三月不見兮使我心煩有冠崔崔有組纍纍我心不樂此將何爲

五言古詩

江懷

舉頭月在天低頭月在水遊子獨何心方舟在萬里攬衣坐徘徊涕下不可止潮生亂人語宿鷺連洲起

靈巖雜詠八首

曉出城南門霧深暗江渡稍稍曙光開微茫見蒼樹驅車村巷中野老偶相遇問予何所之笑指白雲處

右出郭

山水諧夙心林行豈云遠草深谿谷幽石出寒流淺秋風吹白雲千峰淨如捲塵事寧足勞初衣念將返

右入山

昔人讀書處人去巖亦空巖上古松枝白日含悲風
磨厓幾片石剥落苔蘚中獨有山間月清光今古同

右讀書巖

岧嶤入丹壑石室開羣峰壁色照萬古雲霧流其中
山僧傍巖宿下馬聞疎鐘欲訪仙人跡雲車駕白虹

右靈巖

古寺饒蒼苔斷礎委蔓草秋高木葉深霜重池荷老
日光穿雲來竹色不可掃世代成古今惻然傷懷抱

右廢寺

僧室隱白茅禪衲掛石壁禽翻貝葉青鶴舞藤梢碧
洞深竹日移簷虛松露滴繽紛菖蒲花滿地無人摘

右禪室

貪奇事攀躋邱壑自成趣鐘聲滿寒松日落萬峰暮
流泉不出山歸雲還依樹雲水何洄沿遊人獨歸去

右出山

新月掛西嶺千峰流素輝歸屐踏秋草白露沾寒衣
平村八九里籬落人跡稀長歌渡江水曲盡天風微

右夜歸

河北道中

驅駕凌脩途露白青山曉遙風西北來泠泠度寒篠
豈不厭奔涉王事故牽擾日出明疎林褰帷羨飛鳥

呂堰道中雪行

漢江何悠悠楚道幾千里風急黃雲深雪花密如雨
野澗無行人鴈聲在寒水

中秋二首

庭空夜不暑露下天無雲三五月正滿九十秋初分
長歌復短舞獨酌還自醺乾坤應吾道麋鹿難久羣

夜深尊俎徹雲散天宇清南箕北有斗歷歷縱且橫
白露沾我坐寒蛩依人鳴端居悟元化塵土勞吾生

天柱閣

曩聞天柱峯今登天柱閣迴席倚雲河移尊動溟渤
赤日海上流青天鏡中落凭高發孤吟長風隨寥廓

贈別諸宗丈

涼飈厲高木清雨梧桐枝相見苦不早輶車忽東馳
玉笥霞月白金鼇草樹悲回首雲山隔中天落斗箕

月夜懷羅二峰

夜久庭皐冷月明霜柝高故人已南國遊子尚征袍
車轝苦不脂澧蘭心獨勞滄江千萬里何處航波濤

釣

水深澤魚鳴江寒蘆葉淺乘閒理扁舟風多釣絲捲所志不在魚沉浮寧復辯仰視青天長秋雲還絶巘

武昌早發

侵曉發黃鶴日上江光明雲晴島樹出鳥下川波平遊子問何適孤蓬從遠征攬衣坐愁絶天濶長風生

宿諫議祠

曉發燕門道暮宿昌平祠片月照古壁寒風吹疎枝對酒千峰夕懷賢百世思未應憂直道明聖際今時

共適亭次東洲壁韻

昔人去已遠此地吾淹留一片白雲影萬古青山愁

亭心竹笋出石面苔花浮酣歌對樽酒天壤總悠悠

薊哀王輓歌四章應制

鳳雛何翩翩頡頏翔天閶悲風起中路竟去不復還九苞既零落竹實空摧殘唯餘清禁月千古照丹山

曉發黃金屋暮歸北山岡蕭蕭薊門路白日慘不光寒風厲廣野素旐隨飄揚鴻名照金石修短寧足傷

嚴霜度中夜悴此瓊瑤柯芳華悲萎質逝水感頹波松柏古原上落日青峨峨物理有摧折憂傷竟如何

宮煙散輕彩笙斷鳳凰樓獨憐王子晉一往無春秋蘭殿寒雲泣椒房明月愁蛟龍盤玉匣寂寂掩山邱

送邱以義令餘姚

黃花靜朝芳朱岫澹秋色之子清時才會稽古名域長途詫騏驎絶藝匪臯塞春日姚江濱鳴琴動相憶

江夜

冥心坐江夜風雨生秋寒天入滄浪遠燈懸水國殘塵襟愧芳杜蒼鬓羞峩冠燕楚幾萬里雲山何處看

昌平道中

微微冬日薄出郭塵心消天遠塞鴻落溪深冰雪饒歸鴉傍雲没健馬依風驕路轉松陰合寒聲生暮潮

壽沈封君

鮮鮮綵衣袂歲歲春風深泠然賞溪水懷之不能斟青山隔天際日夕浮雲陰願因雙歸翼寄此遠離心

秋夜與永寧諸宗丈話舊

天清木葉下日没孤鴻翻舊壁寒燈細高城白露繁湘江照錦席鼇谷莽平原飛鳥戀故居靈芝有芳根十年江海意一笑藉金樽

送陳清泉分教安成

我之曽祖母汝之高老姑復此締姻媾累世情逾孚里巷映桑梓溪流帶皇雩汝家東溪上泉林互盤紆憶昔登汝堂父兄森庭隅坐我脩竹下清醑盈百壺

倏忽二十載耆舊成凋枯汝年五十強抱策來燕都
入門喜相見白髮各滿顱開樽話疇夙感歎增欷歔
汝志頗自勵遅迴青雲衢一經謝衿佩爲官領師儒
國家重文教科貢尊賢途安成接鄉土况乃文獻區
弦歌有眞樂何必登要樞薊門初冬月嚴霜落寒榆
送汝官道側執手還躊躇我兄當暮齡依依攜二雛
數歲顔面隔豈不懷友于投簪計未得祿食慙當塗
塵輕車馬疾安能與汝俱吞聲寄遙臆仰視浮雲徂

熊峰篇

熊峰何崔嵬鬱鬱靑霄間巑岏軋地軸横絶凌天關

神秀鍾混茫蒼色横平原日遠浮雲征可望不可攀
上有姑射仙容耀何鮮妍方瞳氷雪肌白髮被兩肩
朝采南澗松夕息西山煙紲馬登閬風擢髮窮洧盤
文虬翼承折格澤紛驅先拂日擥珺枝紉佩垂秋蘭
悠然返初服逍遥以盤旋憶昔奉明主辛勤自歲年
宸樞發天惠朗鑑升才賢斗柄酌元化四氣隨敷宣
抗志冀陳力危詞激謇愆鏗鏗金石聲矯矯鸞凰騫
伭機有代謝物化終難遷豺狼馳我後鴟梟鳴我前
君子守貞性進退無刊剡鵠白不日浴烏黑不日黔
松柏生深林歲晚不改堅盈虛尚至理聖哲洞其端
所貴在明德義命良可安褰予抱弱質慕道心嬋媛
蓬麻幸附倚蔦蘿亦相緣豈不懷高蹈道路阻且艱
采采澧中芷思之不能言敷衽陳此詞喟然惻肺肝

恭和御製敬一亭成

維皇懋聖學優入軒羲堂中心穆敬一至道昭且詳
瑩然太虛淨靡爲纖翳妨明明堯舜典鬱鬱萬夫望
游泳熙卷阿賡歌叶明良萬世奉光訓永思弗能忘

恭和御製輔臣詩四章

青陽獻嘉歲廟祀帝乃親龍旂出央央萬舞陳赤宸
殷薦肇成典翼亮咨賢臣墜緒久弗作大義從茲伸

蒸蒸舜孝備亹亹文德純彝紀協人極禮樂本諸身
於穆皇王心寶此家國珍願言愼交修惟以左右民
帝降蒸民性天秩父子親卓哉大聖孝立極當宸宸
顯顯庶邦式雍雍四海臣至禮忻載考正言聿茲伸
直洗漢宋陋遐比殷周純可以詔萬世豈獨成厥身
寢廟儼丹伭簠簋登嘉珍永昭丕承烈佑啟我臣民
重明麗中正一德君相親冔凝宅鴻極衣垂穆龍宸
禎祥協神聖中外賓王臣忠猷契冲默彝典嘉昭伸
天章雲漢回令聞金玉純維聖能作則維賢乃成身
楚珩諒非寶隋珠焉足珍緬思古人道得志澤加民

煌煌大明世振振八葉親重光熈聖域垂慶惠皇宸
山川率寧宇黎獻恭惟臣雷電噬嗑章雨露勾萌伸
革孚虎文炳乾健龍德純機衡萬化樞位育三才身
天球表嘉瑞器車薦珠珍稽首歌帝休永保誠萬民

齊山

方舟大江渚短棹横長風停策齊山陽白足矜履鞾
捫蘿石門道弄波迴溪中西瞰皖公山東眺芙蓉峯
丹梯裊巉絶佳氣紛菁葱九水席下出凌歷萬壑通
遠岫旣窈窕近谷亦玲瓏明霞散古壁緑樹揺新欃
雲陰結綺蓋泉響吟枯桐瑶楨雜枓灌珉甃陳玷璁

依景蔭繁紛崇嵐薄清穹山花拂人來野鳥鳴聲雄
湖明落天鏡地古餘仙宮銀闕照碧海複閣棲長虹
鶴語青松幽龍去秋沙空褰予欲躋攀撫化心無終
有美施公子卮酒來相從飛騰狎倒景超忽入鴻濛
憑高一以眺悠哉八極同塵機不能謝惻然芳桂叢

秋江雜懷二首

翩翩雲中鳥歸飛薄叢林日落天雨霜回波清且深
依陰翳高壁草際寒蛩吟方舟在萬里離索故難任
黃鳥亦求友誰不懷所欽仰以觀列星俯以調素琴
列星光且繁素琴有遺音星光照我衣遺音傷人心
侵晨理行役微風蕩輕舟顥景散林薄熹光明素流
川后息驚波海若静不游揚帆出遠渚舉目眺遐邱
猗彼蕙蘭叢含英被芳洲采之盈懷袖將以遺好仇
路遠終莫致糾結心沉憂

漢口望黃鶴

徘徊漢江濱還顧望黃鶴黃鶴古高樓崔嵬幾千尺
上軼青天霓下俯雲夢澤遐規跨通波清川照華薄
藻綺結妍紛層曲麗飛閣念昔遊天闕乆爲世網縛
杖屨淪風塵仙賞意已墮薄言理歸舟凉颷厲高木
去鴈鳴北林羣華感銷落哀哉遊子心俛仰懷寂寞

羡彼王子喬揚志終遠託人生天地間朝霜零蕭藿
志士保眞堅哲人重明德永思終遙夕撫膺倚長櫂

贈雷啟瞻

暖雲鬱江樹芳華雜叢林故人湘中來鳴我花間琴
田軫揚高歌惻然感我心昔別江上山十載勞希音
黃鳥亦求友女蘿亦有尋豈不念夙好天路迥且深
懷往憂成緒慷慨增長吟願言茂遠遊寶此分寸陰
競迹周孔途庶以永蘭金

夜坐

秋月何皎皎列星繁且光憂懷不可寫獨坐臨中堂

客行雖云樂何如歸故鄉汀洲緑始抽蒹葭忽已霜
有書長若叵欲寄鴻南翔鴻飛亦復止空濶雲茫茫
攬衣起踟躕涕淚紛如滂

送人官靈寶

遠有贈行者遺予以束桑豈無河畔柳零落不可裳
贈行何繾綣遺子以束秈豈無河畔草纖亂不可饘
無衣尚可襡無粟尚可稸中州民欲腓脛斷詎能續
古道秘蕭蕭天濶寒雲高鞍馬出宛洛使我憂且勞

贈宋君祉歸江西

落木高不風薄霧濕作雨腓卉翳長原寒華被曲岨

所知重歡笑之子曷不處攬轡萬里途惻然悵誰與
客鳥戀舊林遊魚思故渚望望湘之雲徘徊獨延佇

同大霞洞埜登廣寒樓分韻得日字

御苑城西樓遼后昔膏櫛平臺俯川原飛閣亂雲日
風霜悲世殊木落秋氣瑟寒花明前除吟蛩傍殘壁
丹青摧舊顏雕楯行蝸出翳翳林中榛樓下水交潏
因思被袗人百代寡儔匹

送黃汝明歸長沙

南陸迎修景大火迴朱維温風動纖綌輕雨流清漪
徘徊攬行轡薄言出郊圻旦發燕門道暮望湘江湄
桑梓戀故域萬里遥相思踟躕蹊路側惻惻不能辭
念子日已遠何以慰渴饑願言茂明德策足青雲逵
干將與莫邪會合自有時丈夫志四海别離安足悲

贈陳原習御史謫海陽

南國有佳人容耀何鮮妍雙環綉羅襦寶髻金珠鈿
結髮事良人貞諒以終年辛勤理容飾寒機拭朝煙
一自新懽移舊愛中棄捐愴惻出門去涕下如流泉
沉憂結衷腸區區難可宣妾心苟能明妾命誠當然
舉頭觀列星低頭調素絃列星光苦繁素絃長自憐

西麓　為林吉士父作

九京不可作西崙空崔嵬寂寂邱中阿緑草生伭臺
女蘿覆石壁日夕清猿哀條枝鬱重林霜落天風來
誅茅晚結搆白道山前開匪因藉虛覯聊以紆永懷

題鳳陽張母貞節

帝鄉汪氏族著自皇陵碑有女洵婉淑結帨張明威
貞字既云從危禍中相罹芳衷鬱不諧四屋慘多悲
含愁撫蘭籍垂泣捫鉛姿上堂奉舅姑下堂哺孤兒
豈不怨華歲所媿乖坤彝指斷詎足傷荼苦甘若飴
日月共相照金石以為期良人如可作妾心終不疑
藹藹北山樹高塚何纍纍懷之不能已歎息陳此詞

次詹憲副韻二首

采采蘭蕙芳于彼湘江湄美人不在玆馨香安所之瞻彼祝融麓上有朱張祠清風滿林簿森森松桂枝願言結心期慰我長相思

相思亦何爲欲以開迷津瑤華寄遠道奈此山中人授粲飽嘉德摛藻敷陽春深言析依理一一宜書紳德音倘不遐矢當奉光塵

癸巳生日巨田省墓舟中對月感懷

露下江沙寒蓼深陂水綠孤舟夜不維山月照人宿浮世何蹉跎明朝四十六懷哉父母顏十年不在目

皇天悲悠悠白日如轉轂感此百憂集舉杯淚盈掬起視河漢流溪風動幽竹

夜過洞庭

曉發武昌門夕渡黃陵沚日暮江帆遲洞庭八百里微風澹無波明月照天水隱隱見君山鐘聲翠雲裏樓船坐中流長歌白波起

送賀汝勛之官彌勒

去年春二月別子攸江潯豈意今年秋別我燕山林迢迢西南域逝駟何駸駸萬里從一官辛苦誰能任志士茂明德焉用千黃金行矣加飧飯慰我遠離心

靜谷同林北泉兵憲宴集

春山懷伐木掛席滄波流有美林節使招我靜谷遊窈窕入蒼徑丹梯躡阻修飛泉洒石壁萬壑如鳴璆長松掛白日翠色不可收遥阡翳荒莽言是昔賢邱東風吹白楊萬古青悠悠貪奇歷重險倒影臨深幽仰觀衡嶽秀俯瞰湘江浮已諧塵外想況有同心儔怡然覽昭曠一笑豁凝愁

送王紹甫提學山西

矯矯鄒魯士騫飛入詞林沖標汎光蕙清廟流芳音華聲茂世武比貴逾雙金眷言秉休命攬轡晉陽陰

輕颸藉文轂衿佩何森森河汾有遺軌所希道相尋君其振遠猷庶以慰吾心

題畫

仙人住金閨緬懷溪山幽每於圖畫裏悠然見滄洲庭除咫尺間四顧生寒秋微茫辨川谷羣峰照清流藤蘿覆石壁古木如雲稠草屋三四椽中有羲皇儔扁舟江上來疑是王子猷浩蕩入煙霧短棹隨輕鷗對此意飛越忽若千里遊始知魏闕下亦自有丹邱

河西草堂爲童內方乃兄賦

君住玉沙湖雲構涵虛敞荷露凝清香竹風動幽響

月華川上來煙水平如掌深居澹無營悠然謝塵鞅
閉門卧高春不知春草長揭來燕市遊驅車何慨慷
細雨懸孤帆青山還獨往我家瀟湘東林巖亦蕭爽
三年縛纓裾懷之空惝怳衡嶽千萬峰因君發遐想
幾時湖上歸與君弄蘭槳

荆州寄王江野給事

嚴風振廣野青旌指前林緬懷同心友一别江湖深
黄鳥尚求侶女蘿附喬陰矧茲良覯阻寧不傷予心
皎皎松際月泠泠花間琴清光映瑶軫此意誰能任
秀彼澧中芷馨香盈懷襟采之欲何為將以遺所欽

路遠終莫致惻然雙淚零

送譚洪之官績溪寨

秋風起庭樹白露生微涼有鳥翩南飛使我心悲傷
天海洞寥廓雲逵邈嵯峨鵰翼播溟渤鶯鳩槍榆枋
佽輿靡有制物成隨厥常茶枝繫桑牖登畦饒秔穰
時成慎飲啄聊可自徜徉薄言日行邁績溪澄滄浪

却金篇贈方一田封君

馬得復馬失僕生與僕死吾心澹無營懷金何為爾
不以懷金憐寧以却金喜非義而富貴於我如敝屣
舜跖聖狂途義利之間耳毫釐茍未分差謬動千里
吁嗟方寸心萬物本同體忍使一膜餘吳越異人己
作善降之祥感應有常理榮名起亨衢峩峩豸冠史
裔裔方氏人發軔將自此始知心之田可以遺孫子
千載一田風泠然照桐水

送黎主政監稅杭州

王政先理財國家重賢託誰以舟車緡謂非經濟略
況茲多事秋此道豈云惡嗟彼劉晏名千古不可作
感時百憂生送君淚欲落白下春雨深江寒柳條弱
征旆指前林別緒增離索十年門下人恩深義匪薄
愛子冰雪心青天照琴鶴吳越山水鄉樓臺秀雲壑

西湖如鏡明應知有餘樂

七言古詩

孤鴻歌 為吳節婦

青天萬里碧海長雙鴻托以高翱翔悲風中路動慘
惻一鴻飛去雲茫茫縹縹孤影寒沙磧一片月明秋
水碧稻老江田菰米香清霜滿地蘆花白柳芳草嫩
春光熏嬌鶯乳燕何紛紛

竹溪巷

君不見瀟湘萬竿玉君不見洞庭千頃秋蒼蛟夜舞
風雨黑黿鼉日抱青天遊三年仗劒事明主君山衡

嶽空回頭長安六月紅塵浮竹溪竹溪何清幽安得載酒竹溪去醉卧秋陰看白鷗

壽羅峰閣老

羅山高不極拔地幾千尺下蟠后土上摩蒼穹崔巍崒嵂鬱乎從龍煙霄獨削青芙蓉大湖西滙滄海浸其東二十八井氣與銀河通北斗經緯天之中海壇沙漲鯨波空泰華不敢爭奇雄出雲千里隨飛龍陰陽吞吐驅神工霖雨滂澤九土咸熙豐坐令造化無全功仰看南極光如虹夜寒照耀文昌宮鉤陳太乙紛追從弱水蕩漾玉兎白扶桑指顧金烏紅紫芝瑶

草春茸茸十洲三島徒爾栖喬松羅山之高夫何如東甌萬古青濛濛要與霄壤同終窮

壽孟大恭母

使君謁帝來燕甸親承賜宴明光殿楚樹秦花幾問名十載京華始相見爲言阿母漢江濱六十九年鬢髮青鸞龍錯落五色爛歲歲壽域開高宴歸帆秋掛江煙起紫綬金章照江汜湘中遊子情更多遥望天南賦秋水

燕臺送季仁夫令新津

燕臺白露悲秋草美人欲去傷懷抱歸帆正憶武昌魚驅車還上巴山道巴山嵯峨倚空碧劍閣千尋縈青壁玉壘晴風一鶴幢錦城夜月雙鳧舄連雲鳥道不容憾念子行行亦何遠對酒休歌行路難願君努力加餐飯

河橋篇贈許太守還蜀

河橋楊柳窺春早使君去去巴山道野昏雲慘溪水寒饑烏啄雪梅花老昔聞巴山之道高崔嵬峨眉劒閣青天開舟人相呼不相見百丈牽雨江猿哀使君何爲去太疾淚痕獨洒西風出一片孤帆棲碧煙十里青山下落日送君洣江潯洣江不似離愁深回首甘棠滿地陰相思明月懸空林

海鶴篇贈中洲李竹樸六十

誰人畫此海鶴圖青天萬里雲模糊中有仙翁髮滿顱翛然手執青珊瑚海波碧照方瞳孤樸素不琢元精符王喬韓衆如可呼噫嘻黄白吐納何爲乎

送趙東竹僉事之江西

憶昨相逢京國時吹燈愛讀西曹詩彈棊看劒懽未已斗酒那知成別離豫章城中花萬樹使君獨領春風去燕水吳山一萬重日暮孤帆向何處章江千尺照匡廬下有白鹿仙人居寨帷杖鉞應多興須寄臨

流雙錦魚

送黄時敬令江西因柬秋潭

秋潭別我湘江渚三月殘紅落如雨回首湖山萬里雲日暮天南獨延佇隔年始見黄生來封書遠寄黄金臺開緘見書何所有上言生有圭璋才黄生黄生眞可羡牛刀且試江西縣春滿河陽桃李花好歸侍從承明殿

送郁太守山之温州

五馬金絡頭長鳴向東甌東甌山水甲寰宇北斗上指天河浮二十八井澄空碧海壇春煖沙光白孤嶼花明西射幽王謝風流自今昔君行莫上吹笙臺緑煙日暮迷荒苔江心古刹滄波裏感慨須憐異世才

送王石沙御史按閩

閩南路幾千交州更萬里君持繡斧向三山予亦乘舟渡湘水長安六月送君行酒盡長歌為君起丈夫志四方齪齪何爲爾匣中寶劍照人寒江上旌旗拂煙紫玉驄嘶雨麥花浮錦帆掛日天風駛直看炎海無驚波歸來笲揖承明裏

送大司徒夏松泉之金陵

昔年共作金陵客秦淮幾對春山月南北風煙逐轉蓬鶯花又是長安別留京宮闕倚天開江流曲繞鳳凰臺地曹舊署連東省八座聲華接上台君才磊落莫可匹廊廟此日須夔稷僕夫遅遅且勿亟天子召命應在即

鳳岡篇贈譚七泉

零山鳳去三十年高岡空鎖梧桐煙苔花零落竹實老祝融萬壑俱悽然有雛奕奕振毛羽五色翩躚照湘楚幾廻矯志風雲端天路盤旋泣秋雨翩然却向幽燕城辟雍鐘鼓聞和鳴一枝棲息未足數遅爾來儀帝舜庭

擬四愁一首

我所思兮江之南欲往從之道路難登高遠望心如翰秋風吹月墮高寒佳人贈我雙白玉何以報之琅玕腹（韓昌黎詩披腹呈琅玕）願因鴻鴈寄心曲海碧天青思寥廓

白溝河

白溝河水浩浩昔時戰爭場令成車馬道向來棄骨不可收千古殘魂哭秋草白日照地寒雲黄一溪落葉無人掃世事悠悠寧足論過客空悲天地老

竹泉卷（爲鄭僉憲父作）

鄭公懷玉披短褐釆芝不厭青山深烏石春花桃杖媚壺公秋月藤蘿陰野亭細竹飛蒼虬閣外寒泉玉一溝丹梯五嶽盧敖履煙水三江范蠡舟醉將白髮倚庭樹蛟龍怒鬬驚人句狂翻墨汁落縑緗世上梅花稱獨步跨鶴凌虛去不田草堂空對三山開長風吹林雨墮尾石壁日下清猿哀御史仙郎鐵柱冠手持斧鉞青霄閶茂碩應承帝德憐爆爆錦誥蟠龍鸞木齋少傅筆如椽見素文章天下傳雷燒碑樹狐兔死麒麟突兀仁山前

鐘石歌 為費子和贊善作

懷玉峰高幾千尺百里岧嶤墮空碧信溪東來瀊清澄突兀江雲見鐘石鑪錘不假鳧氏工厓根直插蛟龍宮峽色中涵翠琰琬波光倒映青芙蓉學士昔年棲碧山愛從鐘石看潺湲弄花草閣圖書濕踏月江門杖屨閑十載聲名動天子呼來復入承明裏翰苑班聯玉筍高講帷炬映金蓮紫清風黃閣鵷湖翁小阮詞林亦擅雄補天障海君復爾勛華鐘石同穹窿

送九華顧長治還常州

昔聞東吳顧文學今見尚書之子才清標揭來惠我百字令字字句句諧簫韶嗟爾之才有如此何不躡足升雲霄去年挾策臨燕甸驪黃牝牡誰能辨今年投牒入天曹竇刀未試金精號且攜書劍歸江東翩翩白馬嘶長風狀頭新詩三萬軸涼溪月夜吟蛟龍爾翁曳履朝元閣何日重看綵衣樂蓬萊元圃遲爾遊願攀瑤樹騎黃鶴

送成鴻臚之金陵因懷王江野

成生遠自江陵來相逢一見歡顏開手持諫議一書劄向我再拜陳心懷四年不覩諫議面忽把來書淚如霰啟緘見書何所言上言成生才可羨紉蘭結蕙冠切雲十載濩落栖風塵驥心未肯終槽櫪劍氣猶

堪凌紫旻上堂接席語嘖嘖握臂為之長歎息詰朝抱玉趨承明賓臚榮拜恩輝赫留都山水帝王區況比官府神仙居雨花牛首足清賞盡日槐庭無簿書丈夫及時且為樂何必擁蓋乘高車天塹南通諫議廬時能為我傳雙魚因君題詩寄幽意浮雲仰視空愁予

贈史給事出判通州

燕京木落秋初深高雲白鴈寒蕭森玉壺載酒送君去千里青山愁夕陰我欲贈君綠綺琴一彈一曲傷人心海門月出江煙薄惟見滄波澄碧林

送客之潮陽

禁城曉日横青煙城邊落葉如飛泉秋風吹雲寒欲洗潮陽一去八千里馬上看山椰葉迷津頭沽酒剥荔枝至今南海無鱷魚君須爲弔韓昌黎昌黎祠前草樹深黄鷂時飛野雉鳴

送陳宗器令於潛

錢塘江上湖如山於潛遠在湖山間共言地僻少逢謁況復民淳訟獄閲爾家三世總爲令前輩風流尚可攀惜爾讀書破萬卷得官今已成蒼顔故人客邸喜相見嗟我歲久頭顱班都門送爾轉愁思回首孤

雲天際還

一經堂歌送尹時夫令臨海

昔聞武穆追曹成提兵遠駐雲陽城雲陽山人尹彦德走謁轅門氣超逸槌牛釃酒享三軍義聲鼓動旌旗色武穆題贈一經堂銀鈎鐵畫生輝光山人從此知經史兒孫奕世皆金紫五百餘年舊澤存斗菴之後復見汝文章早歲登青雲風骨況也如外祖竭來足躡雙飛舄赤城竹馬争歡呼能以一經爲世用滿籯豈必黄金圖

椿萱圖歌爲趙信臣作

椿高三千尺萱短亦及堂瑶楨紛垂天雨花鳳凰爪擘東風黄日暖晴浮島嶼香雲來氣接蓬山長芳春瀛海揺孤光扶桑若木遥低昂十年勞我高堂夢丹青宛轉生徬徨

壽蔣氏母

蟠桃結實三千秋瀛海微茫不可求崑崙長松一萬尺山精跳號雷斧劈何如蔣氏堂前數尺萱鳳凰爪擘黄金翻孤莖撐立氷霜園春風歲歲吹芳枝嬌歌急管催瓊卮蕙幕蘭窻白日移舜華渠略空披離

送徐道正判晉州

已惜逢君遲還悲别君早燕京風已寒白露滿秋草君去鼓城三百里驅車曉渡桑乾水京觀花翻竹馬高西山樹繞旌旗紫君乍承恩出鳳池銀章墨綬人争奇十年始稱平生意勲業須酬明主知

陳氏祠堂

陳氏祠堂山之陽松柏青青覆短墻春蘭秋菊登豆張盛禮會鼓傳芭香玉樓花暖頹紅牀金屋柳發閶調簧霓裳未歇四海沸何如此室長凄凉

望廬山

廬山拔地連紫霞千朶萬朶青蓮花上有飛泉三百

丈海風吹落江之涯安得手持綠玉杖直從掇入瓊
瑶華蓮社虎溪總陳跡亂峰回首一長嗟

四懷詩 并序

余離羣而索居久矣寤寐良朋愁焉永歎思以道術相切劘滯天一方無由自達也乃作四懷詩匪以品藻淵流用昭忠信宣沉憂云耳

廖學士鳴吾

我所懷兮在白石五色彤彤補天裂三光下照河不洩我欲贈以雙玉盤英華陸離瓊錯丹漢陽之水阻且艱遠莫致之增長歎

童太史士疇

我所懷兮在五華仙人手握瓊瑤花玉笙雙鳳明春霞我欲贈以綠綺琴梧桐枝兮巖黄金洞庭之水阻且深遠莫致之勞予心

張太史補之

我所懷兮在水南蔚思揚藻紛文瀾光風轉蕙薄崇蘭我欲贈以雙珮璜璆鏘鳴兮琤琳瑯湘江之水阻且廣遠莫致之增煩傷

王太史允與

我所懷兮在三渠守淵抱璞韜璠璵蘭樽桂柱糾揭車我欲贈以金錯刀青天寶匣蒼龍號方城之水阻且遥遠莫致之增煩勞

贈芝山山人歌

芝山山人來武夷自言曾上看天池層巒沓嶂不可數香爐五老青纍纍丹梯千丈倚空出下有三級泉倒垂奔流直瀉落絶壁龍跳虎躍猿猱悲攀蘿杖策訪白鹿林深石滑顛崎嶇棲賢橋頭弄明月醉歌擊斷長松枝聽之發我胸中奇臨風欲呼黄鶴騎周遊六合覽八極南窺衡嶽窮九嶷羅浮四百總煙霧岷峩積雪連須彌西躡太華尋紫芝三花少室紛離披

太行王屋幾千里漁陽上谷黄塵起沙磧雲寒羣馬嘶日暮殘兵哭遼水蓬萊碣石遥相通泰山齊魯青不窮坐觀日出扶桑東海上萬點金芙蓉石梁鴈宕排長虹會稽下瞰神禹宮沃焦天姥俱濛濛却捲九曲胸懷中歸來濯髮晞天池竹林洗剔顛仙碑九華灊霍相追隨倒蹴彭蠡掀鯨鯢上扶乾軸迴赤曦下盤鰲足寧坤離天吴九首僵不飛頓令四海還清夷吁嗟丈夫志氣吞五嶽安能跼蹐徒爾爲金焦夜深老鼉語洪河浪沸蛟螭舞山人山人且莫歸長嘯與爾傾金罍

廬山吟壽汪石潭宗伯

廬山之高一萬九千丈彭蠡七澤東西流上有香爐五老矯矯勢騰擲下瞰溟渤弱海相沉浮巨靈贔屓磅礴千里攢空遏日横絶地紀河漢宵飛瀑布勢風雲晝吐天地氣尼邱生孔崧降申毓秀鍾奇豈人意汪家兄弟各挺出神駒馳步空燕冀石潭老子金馬仙結髮事帝三十年奇文軌嵩華峻節標雲天高槩周鼎出清廟赤鱗白鳳遊中原才猷三代佐禮樂兩生賢功成拂衣去卧對廬山前采薜荔兮芳洲攀桂樹兮山之幽赤脚騎白鹿散髮弄扁舟朝出遊暮歸

讀古人書兄酬弟勸樂有餘雲霄翥翼憐三鳳鄉國投簪說二疏秋風初動燕河柳瞻公壽域當南斗手持玉絨龍虎文再拜遠爲公之壽吁嗟乎江南此日多疲氓兵戈塞北生黄塵公須起挽廬山雲大作霖雨一洗天下塵然後爲公再祝百千春

蔡城歌

上蔡城控許洛帶中州睥睨百尺樓櫓遒遒天中東峙洪河下流朱馬春深静不揚東風紫陌行鳴騶憶昔河南賊騎來千戈千里飛黄埃婠妠棄置黴黨死日落雲寒鼓聲哀櫻城長吏眞堪羡軍敗旌旗猶轉戰痛哭橋頭百斷身仰視皇天夜雷電烈風慘澹砂礫走傳郎胸中血一斗此地經過淚滿巾十年馬上空回首朅來射策明光殿拜命新承天子歡漢武臺前花一縣垂楊掃地春光還坐令版築開蓬蒿古來說道民忘勞轆轤萬井朝煙細刁斗三關夜月高廬山岡頭舊鬼泣此日居民富種粒英雄所見在久遠旦夕之謀非爾及霍侯罵賊三寸舌鬼神爲號石爲裂傳侯保障千年功鍾鼎勳名共奇絶不見當時睢陽與峴山二子者氣横百代驅兩間

三陟永懷歌爲王秋官瑩題

蓼竹子崛起閩江濱乘時矯翼凌風雲百年郊藪蒼麟角五色丹山赤鳳文昔也鳴琴向江漢新詩妙墨人争看天子召置金虎司冰鑑秋空夜璀璨遍來識面長安都相逢意氣傾百壺懷中出示三陟圖覽之使我心如荼却憶此身昔貧賤藜藿不飽雙親饑十年有禄不逮養仰視皇天白日徂杳杳松楸隔鄉域松上啼烏泣寒食黄蒿葉長蘼蕪深游子天涯歸未得有兄有兄湘之陽各年六十頭顱蒼鶺鴒楚塞秋雲冷鴻雁燕山春雨長男兒生年誰百歲骨肉安得長不斃回首空嗟廿載前往事凋零淚沾袂岵兮屺

兮不可望陟高岡兮馬元黄兮辰何辰夕何夕與君對酒成悲傷悲兮悲兮可奈何爲君賦此三陟歌鳴呼歌終兮歌轉哀北風爲我吹愁來

、恒山瀛海歌壽序菴相公

崑崙西來幾千里北與恒嶽相盤迴恒嶽抜地一萬丈青天削出蓮花臺滹沱易水兩澨澮巨靈東蹴滄瀛開六鼇如山戴坤軸元氣遥含渾沌來文皇伊昔肇帝域日月千年麗燕極精英磅礴未肯休却從畿輔鍾賢德嵩高降神甫及申周室思皇頌王國銀甕天球寧足稱丹砂玉箭無顏色河間仙李百萬枝序

翁崛起尤稱奇二十作賦擲金石三十承恩入鳳池詞苑鏗然振高響力挽大雅回澆漓洋洋清廟陳韶濩皎皎明廷錯鼎彝雞舌朝含御香馥廣厦細旃聞啟沃天祿光含太乙藜承明歸擁金蓮燭盛時禮樂唐虞前南宮獨羨尚書賢雙馳履舄星辰上會接夔龍雨露邊社稷經綸動明主十年黄閣資元輔手攜造化驅神工左拍龍翔右鸞翥太和噓翕乾坤機四海蒼生被霖雨蕭曹瑣細焉足論伯仲之間見伊吕紛紛城府矜崢嶸休休翁獨攄精誠剌兒亦服韓公量走卒皆知司馬名樞衡運斡三辰正亭毒功深四序成海晏越裳重譯至夜深閤道泰階平珍謨高閣天中起御榜親題裁帝旨嵯峨錦石雙蟠龍龍光上射星河紫銀章封事玉作柙恩數從來無與比我朝一百六十年前有三楊今有李翁今年踰六十強方瞳炯炯眉髮蒼雙孫階前玉森立况有桂子垂金章桃花三月吹春香壽筵歲歲羅賓觴人言翁德擬山海高深豈不同靈長吁嗟乎山石可泐兮滄可桑君子之壽基家邦勳名萬古昭旂常欲與天地垂無疆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五言律詩

秋郭小寺

短髪行秋郭塵沙記舊禪長天依片鳥遠樹入孤煙野曠寒莎外江深細雨前馬蹄憐暮色藤月自娟娟

夜坐

日落清江夜村居户半扃樹深聞宿鳥月黑見流螢出處應吾道仁賢亦鼎銘蹉跎過四十雙髩愧滄溟

江光閣

獨上江光閣窓開面面幽月明巳樹近天濶海雲流

氷雪千山暮煙波萬里舟懷歸王粲賦回首不勝秋

皇雩山

石路沿流水江村帶古堤日廻雙徑合天抱萬峰低地險連吳楚碑殘識宋齊蛟龍深窟底風雨忽虹蜺

嶽麓山

細草山前路濃花野外堂三湘惟嶽麓四海幾宫墻地僻青杉合碑荒緑鮮長赫曦臺遠近應欲眺扶桑

酬友人二首

花下疎鐘靜天涯獨客愁功名揚子閣詞賦仲宣樓杜若滄洲雨春潮野渡舟有懷吾共汝雙髩愧清秋

微涼動高木落落此身愁壯志躭看劒生涯付倚樓纏綿千里夢浩蕩五湖舟歲月催華髮空悲蟋蟀秋

城上

縱目南樓晚蒼蒼落日昏城廻山不斷沙白水無痕疎雨誰家樹濃花何處村漁舟雙盪槳杳杳下江門

遊石隴彭治中山莊留宿治中有詩次韻二首

枕崖營棟牖面水拓園林江霧噓吟几山風入鼓琴沉酣齊物論排遣嫉時心衣染京塵客桃源此共尋

勝事君兼得吟牋伴酒籌書籤紅閒白花幄夏經秋談劇千峰暮尋殘一徑幽沿溪聞夜讀燈火遍層樓

同楊後江黄希齋趙洪洋陸雙石迎祥寺分韻

得溪字

郭外逢僧寺林深野路迷捫蘿凌石磴隨柳過清溪花梵聞經語松風聽鳥啼向來幽僻意欲就白雲栖

廖白石以詩見寄會童元白亦有書來愴然成感依韻賦此因則敬寄去

昔年陪二妙翰墨會詞林一別違相見尺書勞遠心萬峰生暮色孤鴈下秋音塊坐悲明月蒼山白露侵

佉蟬號落葉白露滿秋林一片湘山月空懸萬里心寒蟲那可聽鄰笛亦哀音幽獨增長歎相思白髮侵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動盈把願言寄同心
闕河辜舊夢風雨激清音歲晚空山裏深愁雪霰侵

瑞光寺次陽峰壁韻二首

結軫遵皇邑禪房坐夕曛樓臺依翠嶂鐘磬發青雲
看劒春星動談棊永夜分近邊有烽火何日捷書聞
芳春蕭寺靜掃榻倚斜曛幽意憐青竹閒情愛白雲
短築仙侶共新火野人分欲就山僧語禪機夙未聞

眞州遇雲東

客裏相逢處眞州日未曛萬峰遥對酒孤燭共論文
官惜三刀舊鸞悲一鏡分夜深渾不寐鳴雨濕江雲

江暮

薄暮回江舸輕風滿柁樓水空天上下波動月沉浮
鷺宿洲逾靜鐘鳴寺轉幽漁燈依近浦明滅向沙頭

江上

的的滄江近行行故國通危橋留落照遠樹度高風
鷗立沙分白花飄水借紅琴書隨懶癖吟意浩無窮

天柱閣

皖公城下水高閣倚天開山岳樽前出江湖席畔來
星浮千島動天壓萬峰迴欲作登樓賦誰如王粲才

夏夜青陽道院

江日盪煩溽塵襟鬱未舒偶扶青玉杖來訪白雲廬
斜日流花細微風動竹虛豈緣貪寂寞聊得慰幽踈

山行

淺水平沙近維舟曲徑逢杖藜侵細草布袖任輕風
綠樹浮煙紫青天落照紅塵襟藉昭曠蕭散野翁同

江宿

移舟初極浦倚岸即斜曛淡淡月臨水微微星出雲
流螢散高影暗水聚寒蚊山雨中宵至淒然不可聞

遠景樓

我愛高夫子新成遠景樓星侵雲夢動月傍祝融流

碧水三湘潤青天萬木浮江湖與廊廟誰有范公憂

元旦

飄灑天涯雪逡巡故國春椒花初獻歲柏葉謾娛賓
千里懷人意長年癈病身空庭寒色異獨立更傷神

元夕

萬里春山月初看此度圓笳歌元夕裡兒女夜燈前
愁病兼多日飄零已二年長安天北極回首一潸然

中秋無月

待月孤城夜秋風動苧羅陰雲天際重妖翳眼前多
霄漢黃金殿仙人白玉珂淒涼瞻望地嗚咽不成歌

秋郊

風流山簡馬瀟灑習家池赤日亂峰立青天獨鶴遲
無愁身覺散多病髮成絲月出秋城暮涼雲鼓角悲

定林寺次易舜山韻

下馬秋山寺雲林第幾重碧寒臨近水青遠見孤峰
短徑荒苔合空簷古木封舜山有佳興吾意亦從容

懷舜山二首

洣水陪雙話雲秋阻一阿蹇予愁若此知子意如何
良會今能幾相逢苦不多寒城暮回首落日下江波
天清木葉下日没孤鴻翻舊辟寒燈細高城白霧繁

幽棲驚節換獨坐與誰論蘭芷憐消歇思君不可言

寄高竹泉

籍甚瀟湘縣風流高竹泉鳳凰鳴曉日鷹隼在秋天
桑柘千家靜絃歌一邑傳慚予空落魄歲月故人憐

草市廟

登臨猶不倦倚杖更山扉舊壁龍蛇落空堂蝙蝠飛
雲香流別洞樹影動深磯便欲招仙侶青天振羽衣

贈彭大尹

瀟灑衡山尹公然道氣便相逢人似玉惜別酒如泉
秋水雷家市江風烏石船集賢如可卜須共買山田

秋夜

清露冷銀河輕雲渺白波遊人未歸去萬里歎蹉跎
月色當空好秋光傍客多誰家倍高興燭滅尚聞歌

送季長史還宣府

霜清木葉下秋盡黃花開軺車不可駐之子意難裁
落照延晴野寒風生古臺梁園春雪滿應得醉深杯

吴集市

吴集百家市回鄉十里村樹荒兵燹地血黑戰場痕
新鬼時聞哭貧家今幾存無端悽惻意獨坐向黃昏

湘中憶鄭栗齋憲僉

細雨春帆濕孤舟江色開岸花當水出沙鳥傍人來
緑草湘妃宅青山帝子臺湖南霜氣重遥憶子真才

赤壁

赤壁周郎渡清江蘇子臺林亭依緑水石磴入蒼苔
銅雀與亡恨金蓮際合才乾坤餘舊跡惻惻古今哀

石鐘寺

古寺依危石殘僧住薜蘿江聲流楚合山色入吴多
鸛鶴巢雲樹魚龍蟄水波天涯孤客思停棹一相過

送張舉人幹還宣城

舉世皆賢達張生何隱淪高歌燕樹曉拂袖敬山春

細雨江花濕東風溪柳匀一樽娱綵服應慰白頭人

武穆祠

寒雪湯陰道蕭蕭武穆祠陰風疑殺氣落日想征旗
離合君臣際存亡治亂期山川空故跡俎豆寄深思

峴山

山餘羊傅宅谷隱習家池野竹依寒水春苔繡古碑
江流人共遠日落鳥空悲無復高人意誰堪倒接䍦

巴陵别子明

我歸湘水曲君去帝王州乍喜相逢處難禁遠别愁
霜風吹短袂寒月下孤舟燈火巴陵暮含悽各涕流

雨中東南田

憶昔與君遠思君長渴飢如何相近地猶是惜多違
司馬愁仍在安仁思不微雨中黄葉落獨坐掩柴扉

曉入皇雩山中

霧氣連村黑江聲隔樹聞嚴霜栖密草寒日曀輕雲
徑轉危峰出林開細路分兒童山谷裏猶憶舊時羣

夜懷用南田韻

天遠聞鴻鴈樓高憶鳳凰鬓秋搔易短䰟獨不禁傷
風竹摇霜色寒花卧晚香長吟忘夜永明月下虚廊

南田以詩見懷用韻荅之

杯酒豈無侶知音寧復多爾才終赤紱吾道合青䍦
長鋏悲公子黄金誤翠娥河東誰更賦碁局且相過

秋日登城樓用南田韻

城臨孤辟迥樓出萬峰開域勢銜天濶江形抱楚迴
野風吹日落霜鴈切雲哀直北長安道憑軒首獨回

發茶陵别諸親舊

行行離故里洒淚别交親明發過湘水應爲更遠人
雨侵山樹曉花落暮江春何事懷簪組風塵白髮新

發長沙别諸友

自不能忘世應還事遠遊十年雙鬓短萬里一身浮

細雨山花館清江驛樹樓可堪春草色處處喚離愁

眞州聞廖白石學士在維揚甚喜旣追弗及感而賦此

眞州初倚棹聞爾在維揚笑指孤雲隔猶牽一水長
鳳歸還舊閣（廖有學士名命）鸞舞更新粧（時廖初得妾）逆駕難同步含愁坐夕陽

清溪阻雨

客愁已若此况聽雨聲多潮氣連滄海江光湧白波
暝雲低野度濕鳥掠船過咫尺齊山色蕭蕭鎖薜蘿

獲麟渡

聖王久不作吾道亦凋零回首獲麟渡空懷易世心
春歸津柳暗日落野亭陰把劒思今古長歌汶水深

丁字沽五日

解纜桑乾水薰風吹棹歌短蒲溪雨細高樹野煙多
又過端陽日其如歲月何黍包懷舊俗無處弔湘波

陽峰宗伯池亭宴集次崔東洲四首

東里春卿署柖尋水竹亭捲簾雙闕近對酒萬峰青
冠蓋同今雨江天聚德星坐臨池上晚明月浸寒冰
水抱新亭敞園迴潤岸紆池平窺仰鏡泉落散浮珠
卷幔波光入懸燈月色俱與狂忘禮數席地捋寒蒲

初疑旋馬地還識草伭亭風沿寒吹綠晴山晚送青
疏欞流淡月高樹隱飛星詩就傳新句揮毫撥硯冰
鏡開芳沼靜錦列畫屏紆鷺座談霏玉隨風唾作珠
山雲閒意得水月道心俱歸擁青綾卧吟魂傍翠蒲

渡淮

南風淮水上細雨短帆開山入峒峿盡江浮濟泗來
煙波踪跡遠歲月鬢毛催萬里長爲客湘雲首獨回

呂梁

呂梁眞險絶滾滾波濤翻風雨萬兵下雲雷百獸奔
傾危天意及疏鑿禹功存無補慚明主驅馳未足論

送人之零陵

千里湘南路孤舟白浪開讀碑元子室弔古澹山臺
蛇異從人得茅香縮酒廻左思能作賦吾子亦奇才

淡軒

懸軸維幽默居然百化陳雕華應物理腊鼠豈吾眞
大雅既不作王風遂絶淳美人殊未悴杜若自青青

送江西鄒司訓之貴池

遠水下天塹羣山當小孤風流自江左此日領師模
回軫清商古傳經白晝初秋陽與春雨梁棟共榱櫨

挽周生汚

周家碧瑶樹詎爾零芳賁葉深荒渡雨花冷暮山雲
短日悲長筭鳴琴罷遠聞百年慰幽寞應有定齋文

聽雨

滴滴吳江雨孤舟獨睡時不堪聞夜永況復是天涯
魏闕燕雲夢高堂楚國悲無端心欲折容易鬢成絲

同楊後江諸公迎祥寺分韻又得枯字

石門閑重屋樓閣起長衢歲月悲殘碣龜龍泣壯圖
庭空山鳥下水落石蓮枯獨立倚秋木寒風吹綠蕪

秋夜

涼露凋羣木禪房起寂寥天聯雙闕迴月對萬峰遙

宵柝龍城靜風燈竹户揺故山松桂樹秋去竟誰招

長陵

日月開燕域乾坤起帝圖丕承周武烈燕翼漢文謨
古道熊羆立空山殿宇孤松楸瞻望地清露滴寒蕪

江晚

落日層波迥輕舟帶夕揺長天孤鳥凈殘雪萬峰遥
野竹依寒水江門對石橋多愁雙鬢改應欲傍漁樵

寄青岡太守

不見青岡久相逢憶薊門彈碁秋月舘看劒夜窓樽
雲海人千里風塵淚幾痕封書愁寄與臨發欲銷魂

柬子鍾

數日未相見雙眉鬱不開一經嗟歲月短褐尚塵埃
柳色江春逼花香圃日催夜樓燈火地應作望京臺

喜雨用聞字韻東江午坡

紫電雙蛟下驚雷百里聞千檣掛飛雨萬樹濕流雲
潛霍根荄病遥驅海岳焚旅懷聊暫慰解纜重思君

苦蚊

蚊類何微細紛紛起夕陰飛從明燭滅鳴傍舊帷深
遠水孤舟夜滄江旅客心抱衾眠未得於汝不能任

送袁璣教廣德

鄉國生秋夢天涯復送君遠心連楚塞離思逐江雲
道重陳無已官貧鄭廣文建平儒業舊羨爾續遺芬

送易璜司教饒州

空憶西泉上傷心往事虛傳家今有汝薄命欲何如
歲月青氊冷江湖綠鬢疎鄱川千里外野送重愁予

弔郭中丞母

畫荻流風遠今傳郭母芳織機曽斷縷丸膽嚼殘香
幽壑松楸古封書日月光洋門山百尺鬱鬱照瀧岡

陽峰宗伯池亭宴集次韻二首

池亭開窈窕栢竹帶縈紆倒景涵空碧憑虛瞰蕋珠

醉懷因月勝幽意與雲俱總是瀛洲客相從拾紫蒲
分池銜翠閣高栢隱虛亭風柳依簷出霜篁拂座青
東華通御氣南斗露文星醉極沾微渴猶思玉井冰

和羅峰閣老瑞雪韻四首

青陽開獻歲白雪表豐年流澤千郊潤寒花萬樹妍
百靈隨帝力率土戴堯天功化歸調燮懸知一德虔
初從銀漢度旋繞玉階飛表瑞成三白凝花接四圍
氤氳浮御氣沾灑洽天暉佐鑒孚皇德靈承願不違
芳甸含青氣東風落素花寒飄龍漢遠輕撲鳳樓斜
帝闕光華旦皇洲億萬家太平歌有象聖壽正無涯

王春元會日玉帛萬方來瑞氣浮仙掌瓊花滿帝臺影涵宮闕動光照掖垣開熙景逢千載謳歌遍九垓

萬壽節朝天宮習儀二首

曲檻通丹室長松鎖翠煙樓臺臨絶巘鐘磬發諸天瑞莢生堯日緋桃入漢年君王有明德萬壽應高佐看珮移宵燭聞鐘候曉雞鼓嚴千隊肅嵩祝萬聲齊鳳吹隨金仗龍宮隱玉題回看天北極香案五雲西

[library stamp]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送南城李知事

天涯霜雪貂裘黑古道重雲野樹愁作客風塵皆萬里送君江海獨孤舟青巾舊說蓟南海白髮今傳李惠州幕府官閒詩興好定須飽飯對羅浮

同古冲東園宴集言懷

雪下樓臺千竹深名園樽酒得同臨十年踪跡悲岐路四海交期獨此心今古嘯歌龍虎國河山悽惻鳳凰吟相逢漫憶當時盛華髮年來半不禁

送丁憲副大章入秦

舊遊世路多離怨今雨天涯更此筵千里風煙雙劒外十年涕淚一燈前河山淑氣催芳草關塞霜威傍錦韉興慶即看王子賦過秦應寄賈生篇

懷水南學士

苦憶南州張仲蔚十年抱病卧滄洲文章有用翻憎命世事無情祇自憂澤國蕭蕭黃葉下關河渺渺白雲流多愁已似悲秋客況復登樓及客秋

飲木末亭晚登雨花臺

雨花臺擁孤峰出木末亭窺碧樹稠吴楚乾坤千里

[library stamp]

目雞豚禾黍萬家秋松間古寺依淮曲天際疎帆隱石頭一望煙波愁日暮五雲多處定皇州

懷貞齋少詹

雲樹荒涼對石城重來非復舊時盟折梅東閣春相憶伐木空山鳥自鳴江海蛟龍波浪濶省堂風雨夢䰟驚瑤琴獨抱朱弦冷何處樓臺看月明

寄懷周嵇山大尹

解綬歸來髩未皤玉潭深處水雲多山中詩侶黃花酒天上仙郎白玉珂聚散無端悲往緒追趨漫自憶同科幾時得向瀟湘去共爾江頭聽棹歌

寄几川太守

几川太守舊乘驄銅虎新持列郡雄贛水夜天孤月白瑞山春雨萬花紅南陽獻納憐看草楚澤飄零歎轉蓬衡嶽峰高回鴈遠尺書遙寄暮雲東

禫後用南田韻

春晝冥冥萬壑寒花枝三載共愁看歲時荏苒堪垂淚風雨凄清獨倚闌鵂樹啼痕殘月瞑烏城悲語濕雲乾哀餘轉覺祥雲澁病起俄驚舊帶寬

寄少湖三首

春山伐木聞啼鳥秋雨空堦長決明書癈總緣躭懶癖愁多不獨爲離情每從節物傷時變欲傍漁樵託此生凄惻有懷憐我共玉山何意愛公榮

去年此日逢長至憶共天階坐月明南國霜煙今獨宿省堂燈火夜深情遥憐夢與三山隔翻覺愁隨一線生歲月無端悲易老朝衣空恨未辭榮

愁顏覽鏡新絲重遠目登樓落照明南菊一秋羈客病北書千里故人情吟邊綵筆花爭發夢後池塘草又生春日庭中嘉樹滿攀條不惜寄芳榮

懷前峰司業

可憐多病王摩詰十載長隨鷗鷺羣勳業未敎收管

樂文章空說似機雲溪樓明月知誰共江國哀笳怨獨聞霄漢故人今復幾白門清淚墮秋分

九日登觀象臺飲憑虛閣

象緯丹梯凌絕巘雞鳴高閣俯憑虛古今人世登臨外百二山河覽眺餘九日天涯催節序萬峰秋色落郊墟綠尊醉把黃花認烏帽愁驚白髮疎

壽顏樸菴

早辭簪冕賦歸田卧向青山二十年雲淨樓臺開嶽麓春深花竹暗湘川一身樗散塵機息累世科名日月懸忽報仙郎歸晝錦壽筵此樂更無邊

雨中天界寺赴同鄉之宴

衝泥不倦登臨興錦席淹留古佛堂喜有清尊論故里未妨萍水是他鄉白門細雨林花净蕭寺凉雲野竹長共道相逢冠蓋盛獨慚簪履負巖廊

送陳子正賓臚考績

爾家住傍攸江上背郭堂開蔭薜蘿走馬山房曽共宿石牛潭水幾經過老懷故里情偏重惜别他鄉意轉多奏績莫嫌官獨小漢京冠珮總恩波

孝陵次松谿韻

龍馭鼎湖瞻望遠珠邱宮殿瑣層林天衢海嶽黄圖

濶壑轉風雷白晝陰獨立爐煙香霧濕再窺松栢五雲深山前忽聽祥蜂事千古君臣共此心

送户曹郎中陳渠軒考績

初聞奏最入金鑾喜得還家賦采蘭鴈引江帆過鄂渚春隨旌旆到長安十年冰雪看龍劍萬里雲霄放羽翰無那相逢即相别白門離思總漫漫

雨後江亭送巾石中允

送客逢春貪出郭東風南國凍初消輕雲建業千峰雨新水秦淮兩岸潮梅弄餘寒開細蕚柳含殘雪變芳條天涯萍跡誰能卜江上愁看煙樹遥

元夕雨

帝城積雨千家静燈火稀微獨掩門天上似疑春尚遠人間空有夕逢元窮愁錯莫寒仍急庭砌蕭騷夜轉繁欲掃長空看月色共將歌舞對琴尊

喜晴用韻

曉光初見隱虚無旭日當簷氣轉蘇高樹煖風回百鳥芳郊踈雨點寒蕪宫雲樓雪看俱好岸柳林花品自殊對景可能忘樂意朱絃瑶柱裊相扶

紅梅

二月墻梅吐絳英一枝庭畔獨分明總憐冰雪留芳

朶翻恨春風有妬情采摘未嫌時欲晚賞來須及雨初晴憑誰寫作清平調吹入君王玉笛聲

河上寄少湖學士兼懷館中諸友疊前韻

星垂平野孤帆静天繞長河片月明雲樹家山千里夢江湖廊廟百年情旅魂寂寂孤燈暮世路悠悠白髪生遥憶玉堂仙島迥紅蓮池上幾枝榮

送劉四山别駕還湖州

去年此日吴門路今日還爲白下遊却笑與君俱作客不禁岐路共悲秋天涯凉雨連飛鴈江上寒風颭細流湖海共憐霄漢意五雲回首鳳凰樓

弔郭中丞父母

千里章江隔楚濆生芻何處奠孤墳青山明月來黃鶴碧瀨寒煙咽暮雲錦匣龍鸞看紫誥瑤編燈火識遺文顯揚勳業傳餘澤孝子忠臣百代芬

齋夜次陽峰宗伯二首

去歲燕京逢日至五更環珮候天壇瑤堦月照龍旂靜朱戟霜浮虎帳寒白下江湖人共遠省中燈火夢初殘十年未獻甘泉賦雙鬢虛慚侍從官

葭灰初動六陰餘午夜清齋坐省廬宮闕鐘聲催漏下鍾陵山色近簾舒長松積露蒼枝重秀竹含風翠

葉疎遙憶漢皇前席問北雲流涕治安書

陵祀用前韻二首

宵衣趨走龍邱祀絳節瞻依象闕壇風雨滿旂靈馭下松楸萬樹翠微寒園浮寶氣宸文合石繡苔花玉字殘林際鐘聲分曙色日華光映殿頭官

孝陵松柏翠紆餘空曲盤回鎖禁廬日月萬方思劒舄河山千里帶荆舒雲樓觀闕峰雲暝霜重關城樹影踈燕冀載歌文武烈典謨真羨帝王書

次貞齋寄懷

幾回相憶淚浪浪講席空瞻漢殿香憂世匡衡翻謫宦白頭顏駟尚爲郎鵾鵬力播滄溟濶騏驥心悲險路長江海漫逢談笑地石城雲樹怯虛凉

送徐伯元南還因寄淥江年兄

幾年不寄淥江書白下逢君感客居江上煙波還送别天涯風雨正愁予扁舟歲晚蒹葭冷故國霜寒鴻鴈踈遥倩緘詩問公幹碧山幽意近何如

省中元會次陽翁韻

十載長揚獻賦臣白頭南國歲華新還因晝省含香處倍憶金門待漏晨江海風煙千里夢石城簫鼓萬家春春卿獨羨才無敵每有清詞動縉紳

元夕雪中同石塘冢宰宴集北原司馬次元會韻

畫堂燈火會元臣雪滿樓臺夜色新塵世百年能幾笑天涯今夕是何晨酒杯寒映星橋月火樹晴輝玉苑春比席夔龍真忝竊東風華髮愧簪紳

承天寄內方

迢遞荆門接帝州漢江如帶掛天流玉魚金盌悲前代翠輦龍旂感舊遊遥路風煙驚客鬢美人雲樹隔仙樓滿城木葉秋光暮欲寄黄花奈遠愁

龍陽道中寄陽丹泉僉憲

空山落木帶寒雲草樹微茫路不分天濶身隨孤鴈遠僧開鐘在半峰聞渚蓮露冷紅初薄巖桂秋深翠正芬却憶昨宵江上月清光千里重思君

送汪太僕還滁

薊門三月與君別秋盡金陵還別君異地不堪頻送遠故鄉那復賦離羣醉翁詞記今猶昔毛仲功名世所聞共愛白泉勳舊業又看三鳳在青雲

念二夜鷺洲河亭觀燈次古冲韻

對酒已憐芳節後看燈還愛夜堂明絳河瑞彩涵珠斗碧宇輕風和玉笙萬井樓臺銜霽景一庭梧竹藹

春情天涯今夕知何夕爛醉尊前笑語生

河上寄壽顧東川御醫

攜書十載客燕都大隱何妨與俗俱方朔金門緣避世長房白日有懸壺養生自愛千金秘伭覽眞貪五嶽圖短髮春風仍甲子壽筵回首北雲孤

送宮保宗伯惠巖顧公奉詔展省歸常州

十年名赴南宮直八座名齊北斗尊前席每承宣室問秘符曾奏廣成言紫泥金檢絲綸貴翠管銀罌錫予繁詔許暫歸誇晝錦惠山松桂總君恩

送田侍御之南都

高歌春日倚燕臺柳色青青照客杯玉勒花間驄馬出樓船江上錦帆開雨聲白下山光合日上鍾陵海色來磊落即看經國志早知君是不凡才

天津晚泊

天津橋西日欲落樵爨漁舟集暝灣晚市樽罍村月遠夜城鐘鼓海雲寒微風近榻鳴琴坐北斗中宵倚劒看燕樹楚山空有思不禁憔悴對江干

上燕子磯遇羅邦懷

江水東來幾千折羣山飛蓋俯孤涯沙明日漾黿鼉睡峽坼雲翻虎豹危戎馬關河傷往事風塵滄海獨

歸時羅郎賸有元龍氣月下相逢話不辭

謫仙樓

太白仙魂何處招峨眉亭下草蕭蕭青山舊宅自春雨落日寒江空暮潮朱瑟遺音三歎絕炎荒歸夢一身遙玉魚金盌終塵土紫極丹邱謾寂寥

謁忠宣祠

青簾畫舸皖城田古廟遥依天柱開杉檜風霜黃鵠語石林雷雨白猿哀中原涕淚軍麾滿異代蕭條江水洄芳草豐碑映千祀秦州太守史遷來

炎陵

衡嶽南峰迴碧嶂湘流千里接通川冥冥宮闕翳山木淅淅秋風吹野田無為八方順帝則粒食萬方開民天剪蘿下馬讀殘碣縹緲江漢昏寒煙

天柱閣

何人建閣俯江水千尺飛甍出皖州上下乾坤自清濁東西日月相沉浮兩孤劍柱尊前落九水絲縈天際流閣上主人能愛客南風長日繫孤舟

奉別陳墨莊用元夫韻二首

灑淚城中別知己含愁聽雨坐燈明十年鄉國論交地此日天涯無限情帆入海雲人共遠枕移寒月夢

初成臨岐已似三秋隔歸到湘南草又生

薊門殘雨入新詩又是匆匆兩地違萬里孤燈悲作客百年浮世幾相知欲為後會應何日最不能堪是此時千尺寒雲天外鴈夜深月黑共誰支

晚興

日暮春城風過輕葛巾攲側小亭清殘花自落屏煙細宿鳥不驚山葉鳴岐路息機塵夢遠林邱習靜道心生瑶琴獨抱朱弦冷何處芳洲看月明

喜得家書因憶同時諸友

骨肉兩年悲阻絕深愁無奈復離羣家書幾月能傳我風雨千山正憶君驛邊梅蕊逢來使海上琪花隔暮雲總為浮名銷綠鬢扁舟長夢楚江濱

送萬長史之汝府

十年彩筆隨青館五錫銀章未白頭春暖鳳笙聞玉殿日高花影動朱樓東平擬紹賢聲遠宣室重來禮數優梁雪賦成才不少嵩雲汴月莫深愁

早朝

桃都聲促金門漏曙色微茫遶玉華宮樹月低還逐馬禁城露冷欲翻鴉近臣侍直排金瑣中使傳宣出內家朝罷歸來仙館靜坐看日上紫薇花

送劉田司教東流

銅官秋浦宣城地白髮青氊鄭校情琴瑟傍花春日暖圖書開閣夜燈清晴雲天潤浮廬阜夕照江空見皖城同學書生今幾在翩翩衣馬自光榮

衡山偶成呈留朋山大參毛泉山憲僉

風暖原頭花氣香短蓬新水坐春航半生蹤跡空行役百里江程即異鄉天際山光浮岣嶁雲連樹色帶瀟湘旬宣憲使相逢地化雨清霜共醉觴

送王叅政承乏之蜀

十年金幄銀魚舊萬里微垣紫綬新但使詩書能化

俗不辭江海是孤臣漢皇有道終前席燕柳無情亦送人莫向浣溪問陳迹少陵詞賦最傷神

送大霞洞埜登廣寒山分韻得秋日二字

岧嶤蒼翠倚空立石林高木生寒秋裊裊丹梯萬井出冥冥赤日陰雲流天浮御關開龍苑花繞重城識鳳樓乘興杳然動孤嘯長風八極吹雙眸

送蔡霞山之閩

春風杖屨懷當日岐路蒼茫已十年忽漫相逢霄漢地可堪又對别離筵川移錦纜黄花裡霜捲牙旌白雁前燕塞閩關俱涕淚煙塵回首一悽然

壽王遂伯母八十

瑶池王母神仙侶三月燕南壽域開海日蟠桃翻赤圃天風青鳥下蓬萊紫薇花隱斑衣色玉樹春瞻繡斧才萬里有親今八秩白雲東望獨遲迴

遂翁免朝志感和韻

司馬重來王室重韓琦西去虜心寒義關出處應無愧事係安危不避難四海冰霜雙鬢白百年勳業寸心丹玉聲清漏趨承地獨得君恩許便安

送初内濱僉憲兵備河南

汴州秋去息風埃嵩嶽千峰天際開河上霜威飄斧鉞秣陵山色近樽罍旌旗暮擁淮陽戍詞賦春登銅雀臺中土地形稱宛洛安危還待濟時才

送張太史子陽封靜江王得省

江湖王節明秋水星漢仙槎下紫微弔古未妨平子賦還家應羨老萊衣蒼梧雲淨青山出湘浦天寒白雁稀百粤更須勞問俗田陽猶未解重圍

送元善之金陵

金陵宫闕千年麗春水仙帆萬里開鳷鵲雲邊懸碧樹鳳凰天畔有高臺月明瓜步潮聲入煙淨鐘山海色來登眺早傳吴下作英雄應羨幕中才

送木翁閣老致仕

白髪歸來還舊履碧山又見解朝衣安危天下誰憂樂進退人間有是非蘿壁煙霞今入夢客星猿鶴久忘機湖邊草色留春徑猶接當年老釣磯

涯翁舊宅看花次韻

三月長安未見花酒杯數去醉誰家一枝共愛含春日百媚争看妬晚霞開傍朱闌閑自好不妨細雨淨相加詩成却憶十年事心賞空悲兩鬢華

贈曾茂元奉母還南江

三年食祿曾參志萬里陳情李密歸柳帶暖煙隨畫

舫花含晴雨點斑衣磻溪山近啼鶯合螺浦江深白鳥飛怨別況驚家在楚獨憐寸草失春暉

李古冲宅燕集別中川侍御限韻

長安春色動花枝短髩空嗟歲月移此日酒杯深莫惜十年江海見常遲天涯細雨悲燕塞雲際青山憶楚圻又向別筵聞遠調晚來岐路益相思

南堂爲陽峰學士

嚚塵不似齊嬰第旋馬還同李相堂春煖禁花遥入座天晴宮柳半浮墻夜燃藜杖看周易曉着朝衣捧御牀共說蓬瀛清切甚未妨松菊故園荒

送某侍郎使安陸

獻皇陵廟開安陸楚國山河啟帝圖千里玉書將漢節十年經幄重臯謨月明鐵笛君山暮木落樓船夢澤孤司馬豈妨遊萬里左思今得賦三都

康陵

帝業憂勤十六載干戈南北聖躬勞傷心寢殿留弓劍滿目秋原生荻蒿華表風霜黃鶴語石林雷雨白猿號小臣漫憶承恩日雙髩蕭蕭感二毛

恭和御製敬一亭成

聖皇受命御明堂敬一亭開揭典常綱紀萬方王道大儀型百代帝謨藏文移天地成經緯化與陰陽共翕張千載豐碑留翰苑夜寒牛斗避龍光

和羅峰閣老敬一亭成志喜

詞林深處貢龍章盛事遭逢陋漢唐萬國人文同帝則百年民物岀天常汗青幾見留金匱飛白空傳賜玉堂此日來遊歌既醉共言明主四三皇

定興道中用馬太史壁間韻

沙寒草白霜欲乾古樹蒼藤杳靄間馳車天際日無色行人道上塵如山浮蹤江海憐衰髩遥路風煙毒病顏驅逐此生猶未息倦飛雙鳥向人還

哀熊峯閣老

黃閣勳名兩髩稀碧山貧病一軺歸先憂十載安危繫直道平生伎倆微冀北星霜猶問訊博陵風雨倍沾衣無端趨走傷心地獨立寒雲悵夕暉

磁州僧寺宴會呈伍大叅張温二憲使

汴中朔氣凌黃河雪花落面雲嵯峨荒城古寺霜燈小老樹空庭夜月多千里逢君同笑語三杯倚劍自酣歌萍蓬江海仍飄轉萬水千山奈爾何

江上寄陸雙石

關山書動經年隔江海愁來兩髩疎小陸名高終不

忝長卿病在近如何武昌夜月樓無鶴漢水秋風食有魚才大莫題鸚鵡賦情多須寄洞庭書

送大司徒近山趙公之金陵

霜落燕門萬樹殘曉天離思繞征鞍朋游霄漢今餘幾歲晚江湖欲別難八座星臨南極動三山月共北雲寒紫宸佇聽尚書履白髮須彈貢禹冠

送蕭尚默之忠州因寄雲東

忠州百粵文身地歲晏天涯獨去難抱璞自憐三獻後卑棲聊借一枝安山連八柱蠻煙暝江入蒼梧毒雨寒若過湘春逢舊侶爲言相憶路漫漫

送袁中山繕部奉使歸省因寄壽西園先生二首

愛爾瓊枝玉樹姿笑誇相府舊牽絲含香十載趨東省奉使乘春出禁墀征旆動隨新草色過家應賦采蘭詩遥知康樂承歡處不似長安夢到時

嶺海平交識俊才歸來花圃對山開正看春酒床頭熟忽報仙郎闕下回鸞誥貤恩更舊品鵰袍拂暖試新裁壽筵別是長生調一曲清歌出上台

送趙廷尉方巖之金陵兼便歸省

薊門萬柳散春暉千里金陵惜暫違南去總因懷白髮得歸應喜逐斑衣舊驄道上行人識啼鳥庭前候吏稀莫向高臺吟鳳曲長安回首五雲飛

揚州與陳巽峰侍御宴集時尹民部督運眞州龍秋曹理刑淮上皆同鄉也遂喜賦此

太卯德重賢聲籍劉晏才高國賦饒海上霜寒繡斧立花邊春暖玉驄驕十年岐路同杯酒千里鄉心共暮潮民部秋曹俱舊好過逢更喜路非遥

徐州次陳水部韻

古郡遥連河上開賢豪陳迹半蒿萊山青雨歇斷虹出江闊夜深明月來萃墨孤亭還細草歌風千古但高臺綠雲自鎖雲龍色無復山人放鶴回

漕河阻淺次江午坡韻

漕舟百里水如陸篙師挽卒聲相聞迴風冥冥陷白日四郊漠漠飛黃雲不成霖雨變枯槁轉覺卓午增蒸焚楚客江頭正愁絶題詩欲訟雲中君

端午述懷用韻

燕山尚是千程隔楚信兼疎兩月聞蒲艾天涯還節序帆檣江上獨孤雲勲名青鏡驚初改學士銀魚且未焚湖海豈忘涓滴念迂遲長愧聖明君

再述

天涯五日復五日萬里風煙坐短舲異域酒杯聊自遣故山蒲艾向誰青湖晴鳥下莎光細野潤雲生海色寘自起倚蓬成獨立數聲漁笛帶愁聽

睡起用午坡韻

孤舟久繫荒村畔白晝看雲思渺然杜甫窮愁無日少江淹新賦有人傳不禁熱毒似酷吏況復日長如小年遥憶松筠丹壑上幾層虛閣野流邊

清源郟水部話舊次韻

舟移河嶽火雲張江上客心悲未央萍梗天涯驚會合甘棠南國憶循良綠尊共醉微風舘蠟炬雙揺細

雨墻明發燕雲重回首何時更許對徜徉

河西志喜

幾年不踏燕山路江上扁舟此復來雲入蓬萊看五色斗臨宸極近三台謝安豈有蒼生望揚子慚非獻賦才堯舜共瞻清穆上垂衣閶闔九天開

送張藩幕之雲南兼懷南湖方伯白泉憲使

十年幕府承新寵萬里昆明有故池花萼春當霄漢麗紫微清傍簿書移苴蘭城古懷周蹟金馬山長弔漢祠治賦明刑朋好在欲因雙翼寄相思

送高相之常熟

湘南煙樹連平壤冀北寒雲劇暮愁作客風塵皆萬里送君江海獨孤舟峴承湖潤浮茆港覆釜山廻接虎邱奔逸早知騏驥足蜚聲應到鳳凰樓

寄龍雲東副使

天涯遠客悲燕塞歲晚憐君阻桂林千里關河雙尺素十年鄉國幾同心笛聲芳草愁何限春雨蒼梧夢亦深小院風流今寂寞朔雲相望一沾襟

送大司成倫白山之南都

鳳凰樓閣丹霄近龍虎河山紫氣盤豊芑萬年周禮樂辟雝百代漢衣冠煙開鍾阜清相對月上秦淮靜

自看却憶飛虹同宿處院深秋雨菊花寒

蓮塘書屋 為吴進士瓊作

彭澤歸來一草堂百年勳業付蓮塘碧筒曉雨尋香葉紅粉秋風滴露房鷗鷺不驚蘋藻靜魚龍暫息水雲長名花已見徵靈瑞會向春風次第芳

扈駕發京

彤墀春曉曙煙流馳道塵消宿雨收玉輦遠扶雙鳳下綵雲高傍六龍浮千村旭日迎仙蹕萬壑晴風轉翠斿行向軒邱抒聖孝還聞夏甸詠王休

沙河駐蹕

沙河遠泛白浮來帳殿新依碧澗開萬騎似雲屯虎豹千峰如劒護蓬萊草承香輦含煙細鳥避仙幢拂樹回簪紱十年叨扈從甘泉慚乏子雲才

七陵陪祀

萬仞居庸疊翠峰七陵松柏紫雲中河山四塞瓊瑤地龍虎雙開日月宮寢殿春風吹玉几衮衣旭日動飛龍駿奔喜共羣工後孝治還看萬國同

曉發天壽山

侵曉千官扈聖還萬峰回首碧蘿間仗依幙殿香猶在人散春林鳥自閑衮職無能慚白髮野情眞欲戀

青山聽雞躍馬成驅廹翠壁蒼巖不可攀

恭和御製謁陵

珠邱風雨閟黃腸俎豆恭脩帝孝彰萬樹春圍宸幄麗九霄雲護壽輿康路盤鐵壁迴朱澗天澗居庸帶白洋共向周原占王氣應知聖曆合無疆

趙洪洋銀臺守東直與内方司成登樓有作依韻奉答二首時杜研岡亦守崇文用訊及焉

庭堦宿雨綠苔封獨樹幽花照病容不寐正思東直鑰因風仍憶上陽鐘丹梯扶醉憐仙侶白雪傳歌慰客悰知爾憑高因送目翠華遙在碧雲峰

寂寞文園户不封自憐病骨共愁容月摇淡影臨宵幌雨送疎聲入夢鐘元鎮有才堪屬國少陵何處倍吟悰無端更上飛樓飲虛負雲天紫翠峰

留別涂東潭次所作交游臺韻

憶昔逢君笑口開皖城風雨共徘徊三年奔走悲看鏡幾度相思罷舉杯淮海又驚同野席交游何處更詩臺天涯去住仍多恨腸斷江煙日暮迴

送劉正之南還

去年燕地初逢汝愛汝相過意不違離思又驚南國遠天涯應惜故人稀霜林落葉隨秋雨煙塞飛鴻下

夕暉試問青衿趨璧水何如萊綵慶慈闈

閣蓮呈瑞和李序老韻二首

高閣陰陰淡夕風荷開十丈倚雲紅文章天上瞻葩藻雨露人間識化工香裊爐煙飄合殿翠和旭景上仙宮明堂歲見陳珠實轉覺中心獨苦功

翠盤香動紫闈風錦萼庭開殿日紅栽傍碧霄知異種信能人力代天工曉看玉露流仙掌宵訝金蓮出帝宮獨蘊絲綸根本地神機斂却不言功

齋夜用元字韻二首奉呈翰院諸老

仙人瑤珮謁伭門霞思飄飄杳莫援太乙綵雲高閣

道上清華月靜含元玉壺不斷春城漏晝省空懸雪夜尊却憶蓬瀛詞賦侶分曹猶恨隔西垣

夢隨鸞鶴入天門海上仙人呼可援坐見仙童持絳節更聞玉女侍佐元爐煙縹緲千花樹沆瀣霏微九位尊笈撫羲和行八極龍車倏忽遍三垣

寄題清湖別墅

懷玉山前湖水流蒼煙古木鎖寒湫杜陵卜築開江檻范蠡歸來一釣舟奕代簪纓傳閥閱百年堂構有箕裘多情獨愛黃扉老笈倩題詩寄舊遊

送龍雲東還浙

藩臣禮重天王壽環珮重來笈語同孤燭秋堂憐對酒十年岐路歎飛蓬異鄉歲月紅塵裏故國山河白露中明日午橋還是別暮雲依舊隔江東

送趙洪洋巡撫陝西

中丞朱轂畫熊羆玉節金符照陸離臺上風霜生斧鉞秦中山嶽動旌旗樵蘇千里供輸日烽火三邊轉戰時惠愛即看歌名伯威名還見泣胡兒

宮僚燕集和許冢宰韻三首

東明樓觀倚雲蒼四海冠裳集此觴兼秩禮崇周保傅遴才官備漢賢良河光抱日依簷際山翠飛寒隱樹傍十載承華眞忝竊空餘歌頌奉時昌

宮采翩翩玉佩蒼合懽今得並壺觴綺園夙戴儀型重漢嗣元歸羽翼良雲護銅樓當日角風傳鈴索隔煙傍顧因既醉同和德長奉金甌樂壽昌

宮槐寒映御河蒼霽影遙分錦席觴典禮喜看人共盛節辰況與會俱良沙堤平接東華外碧苑清依紫禁傍歸路月明頻北望前星的的近文昌

送華侍讀察歸省

講殿遙辭供奉班東風歸興落吳關帆邊細雨生新草江上晴雲繞舊山介壽正逢春酒綠看花如共舞衣斑李紳書閣蒼煙裏叢桂青青自可攀

送沈太守愷之寧波

客舍長安卜築頻獨憐沈約住西鄰短庭碧樹春相映濁酒蒼苔意總眞京國再逢凡隔歲四明今去更傷神東風五馬鄞川上應有賢聲動紫宸

淮安南樓夜宴同約菴中丞次韻二首

城上寒烏集晚晴高樓人醉月初生倚欄湖海連天闊捲幔星河倒坐明鼓角長淮千里暮管絃秋郭萬家聲霓裳未倦尊前興無奈江帆苦促程

突兀危樓逼紫霄登臨猶自憶前朝長空鳥下平蕪

靜千里雲連碧海饒白雪倚歌憐郢調丹梯扶影隔塵歎酒酣直欲凌風去跨鶴吹簫向泬寥

送譚子明令建始

天涯人去倍離憂故國情多感昔遊燕市有金神駿老長門無賦翠娥愁雲邊舄送青凫下峽裏江翻碧樹流白帝城頭天萬里相思應上最高樓

同前峰司業過內方庶子次韻三首

四海朋儕燕市酒十年霄漢鳳凰羣西雍東觀通仙禁翰苑青坊接紫雲環珮曉墀憐並入玉簫春殿憶同聞天涯莫惜簪常合岐路人間每易分

長安疏豁開新第冠蓋過逢戀昔羣往事無端驚歲月壯懷猶自激風雲醉臨綠樹稀衣靜吟倚朱絃錦瑟聞碁局酒盃俱不厭市朝林壑果誰分

坐愛虛窓消客慮清尊況復接仙羣謾憐蒼髩同潘岳豈有依文似子雲多病一春詩總廢懶朝高閣漏稀聞晚風忽送蟬聲急秋色槐庭欲幾分

寫懷疊前韻

憶昔歸棲湘水上碧山猿鶴十年羣朱陵洞口尋黃菊玉女峰頭拾翠雲松壑飛泉懸石落竹溪幽鳥隔窓聞只今汗漫隨塵土紫閣滄洲意未分

同內方過報國寺疊前韻

送客幾回貪出郭招提還覓惠休羣凌風花氣流香霧過雨松光溼翠雲上界樓臺塵外靜諸天鐘磬坐中聞吏情眞信兼仙隱一局殘碁白晝分

無題疊前韻二首

絳紗輕袖碧湘裙閒向天街笑作羣漢殿有情空對月楚山何處更爲雲天邊烏使翻疑夢花外羊車寂不聞一陣香風環珮下步虛歸去玉花分

仙人瑤匣赤琅文五色龍車駕鶴羣金掌芙蓉浮紫氣玉虛樓殿入青雲參差珠斗中宵見縹緲空香靜夜聞鳳吹鸞笙聲不斷人間天上杳難分

元夕招宴翰院諸公於懷麓堂次松皋太宰韻

平泉故第在燕門仙侶冠裾喜並援春動玉堂人共美月明銀漢夕初元清聯星彩輝庭户笑挹蘭香襲酒尊寡和更傳金石調風流應屬舊詞垣

齋夕有感奉次玉谿宗伯韻二首

擊劍空悲永夜過起看庭雪滿槐柯上林春淺花無賴高樹寒多鳥未歌岐路空垂楊子淚風流莫入晉人科冥心獨坐懷今昔愁共東風髩易皤

九五齋心竭素虔自朝眞祖報穹依仙人石笈應千

刼天子金甌本萬年長信香煙浮禁外太清鐘磬落
風前春卿署裡偏多思白雪吟成夜未眠

對雪次韻

高閣寒雲結晚空千山飛雪裊東風爐香欲散尚書
省玉輦初歸太乙宮帝德流通恭默上天心昭格不
言中昨聞邊騎三關急應洗烽塵萬里同

道上見軍餉志感疊前韻

漢家飛將集轅門供國軍輸未乏援豈謂材官憂戰
伐坐令邊騎逼黎元每煩宵旰紓當宁未有忠良翊
至尊此日巖廊晝周呂那無上將在星垣

道上望西山言懷再疊前韻

西嶺蒼蒼擁薊門皁雲丹磴負躋援空懷野鶴增幽
思欲向山居覽化元何日可攜青玉杖放歌一醉紫
霞尊倦鴉不解褰帷意漫逐歸人入禁垣

送黃以吉還閩中二首

憶從燈火對床眠遠隔煙波二十年忽漫相逢驚老
大與談舊事各悽然天涯夜雨空杯酒江上春風又
別船惆悵壺山今宿草不禁清淚洒寒煙
童稚相親今白首中間岐路歎飛蓬新懽又覺增悲
緒乍見還疑是夢中閩海風煙憐短褐壺山涕淚隔
秋空一經唯有侯芭在千古悠悠意不窮

送楊中丞金陵操江

中丞節鉞青霄下千里金陵幕府開龍虎雲邊雙闕
近鳳凰天畔萬峰來樓船春壓江流靜旗幟晴翻海
日迴南顧不煩當宁念知君應有濟川才

齋夕用松臯喜雨韻二首

法筵秋啟禮三天帝意天心互不愆絳節五雲扶玉
極琪花千歲秀金田闕中紫氣臨周日海上緋桃入
漢年更喜夔龍滿齋署共將明德弼時肩
素商迎候律初調日月重開誕聖朝太乙祈靈仙籙

秘伭宮奏簡玉書遙絳壇御氣浮丹扆碧落輕風轉
紫簫從此皇輿歸有道天心長護萬年朝

送子鍾下第南歸

獻賦十年猶未遇孤舟千里不勝愁卞和刖後空懷
璧季子歸來秖敝裘天末風塵勞遠夢江中煙雨伴
寒秋行囊須拂雙龍劍應有張華識斗牛

送白洛川經府之金陵因寄洛原

金陵昔與洛原別此日燕京別洛川四海交游衰鬢
裏十年蹤跡轉蓬前雨花靈谷春相憶淮樹江雲夢
獨牽見說司封猶臥病子虛新賦幾時傳

送譚光浩司教武進

月江烏石接平疇憶在童時共釣遊祿秩十年慚紱冕詩書美爾續箕裘綈袍京國論交地苜蓿毗陵感别秋踪跡此生真不定鄉心離思漫悠悠

次陽峰賞花二首

九重晴色霽庭衙來玉秋深更有花風轉香飄三殿遠日高紅映五雲斜移從太液憐仙品晚愛餘芳閱歲華詞賦不緣追夙賞坐聞天樂度凝笳

東省樓臺切紫微閑同仙侶讌晴暉花當勝地秋偏好調出陽春和轉稀搖落更看珠有實栽培還見玉成團殘香歲晚應堪惜清賞何妨醉不歸

寄龍雲東

桂林天隔楚雲長瞥見函書淚萬行壯志豈知成汗漫餘生那復尚炎荒天涯煙雨秋多思歲晚風塵髩有霜幾度爲君魂欲斷將因漁父問瀟湘

對雪用韻呈几山司空

寒鎖龍城雪未融灞橋何處訪詩翁尊中臘蟻浮新綠燈外簷花落細紅異域風煙蓬髩裏故園雲樹夢魂中多情却愛山陰客乘興那能一笑同

夜過几山留酌次韻二首

曉看仙曲倚陽春薄暮過逢笑語新塵世百年能幾會天涯今夕是何辰東坡詩好才難敵北海名高座有賓投契喜從吟社久論交況是故鄉親

畫閣圍寒煖借春瑤華光動蜀牋新懽留詩酒憐清夜會接夔龍屬此辰對主豈須題鳳字草書何用問鵝賓誰云開口難逢笑意到忘言覺更親

省中齋夜疊前韻

雲物晴催帝里春省中燈火暮寒新漏聲禁裡疎鐘晚節序天涯小至辰三殿爐煙懷袞席十年簪笏愧朝賓願從百辟同精白長奉君王一德親

送戴龍山司馬還楚

尚書位逼三台峻司馬權兼九伐雄封事未收憂國淚閉門今得著書功豈無青史評劉晏應有蒼生望謝公芳草莫吟鸚鵡賦五雲回首鳳凰宮

送盛程齋還潮陽

海邊習隱鷗心狎天上重來帝寵新方朔金門原避世申公白髮有安輪許歸溫室傳綸詔笑捲烟波上釣緡袖裏丹經堪續骨山中會見百年人

送過廷諍歷滿還茶陵

愛汝城南池館靜憶從尊酒坐江煙雲霄一隔三千

里風月虛閑二十年鄉國交遊非往昔天涯離別欲淒然庭闈歸去青春好闕下新聞可細傳

送甘司務奉使西川便歸省母

司空位望三台上才美仍稱季氏賢千里皇華南國遠七年歸夢北堂懸星軺秋雨過雲棧綵袖春風舞壽筵最是西園詩社冷定應池草寄新篇

送夏少叅寶之閩中便歸省母

長安十載過逢地愛爾瓊枝玉樹姿上苑煙花春對酒小堂燈火夜談碁得歸喜及慈闈壽怨別翻嫌客邸思閩嶠楚山天共遠萬峰寒鴈暮雲遲

和桂洲閣老三首

扈聖再登黃閣貴台階遙傍紫微高九重復喜逢元日百辟還隨拜袞袍金闕星辰廻舊履玉堂風雨落揮毫共歡萬品歸鈞化會見青雲滿俊髦

右元日早朝韻

天書促名賁林園紫閣重瞻上相尊御苑沙堤新賜馬迎和仙履舊趨門離宮入侍依龍幄直省分趨繞鳳垣共說明良資治理由來交泰合乾坤

右元日賜上尊韻

翠苑東風拂御鞍紫微春色滿層欄月臨鳷鵲樓陰轉雲繞蓬山海氣寒每候宮車過夜殿時聞鐘磬發仙壇師臣獨獻陽和曲偏得君王帶笑看

右雪夜禁中韻

桂洲閣老壽日次韻

昔歲曾沾初壽燕茲辰重醉賜麟卮共歡吉甫生周日絕勝温公起洛時平格百年天佑命保衡一德帝王師薰風内苑稱觴地佳氣榮光滿鳳池

送劉善道還茶陵

雲陽地勝開靈嶠七十二峰生紫煙鄉里衣冠真不乏爾家兄弟舊多賢交遊今昔堪追憶邂逅相看欲

惘然白首風塵悲去住楚天凉雨暮鴻還

立春有懷和子鍾韻

一臥滄波空復春楚雲錯莫轉愁新幾家芳草聞吹笛何處青山更戀人四十六年驚數癸穀元八日喜逢辛涓埃未得酬明主俯仰應慚造化仁

贈孟東漳僉憲赴京

青瑣匡衡曾抗疏楚山孟博更驅車湖湘節鉞持衡地江漢風霜攬轡餘綵鷁春行天闕近豸袍花暖日光舒玉珂定有蒼生奏宣室應知前席虛

雨中須野枉駕池園

積雨池園夏亦寒梟雲松柏靜誰看旋呼掃徑知因
客懶慢逢人謝着冠車馬忽勞行傍險酒杯聊得慰
交懽分攜明發還愁思楚水湘山悵渺漫

再賦兼憶鄭溪司業

草堂今喜故人來小酌眞能笑眼開憂國匡衡原抗
疏濟時陸贄亦先財奕棋清簟依涼雨落日雙燈倚
暮臺忽憶文通江浦賦不堪岐路重悲哀

和郟梅巖太守秋夜漫興二首

涼雲高閣碧陰沉明月青山幾處砧蟋蟀晚風悲自
語菊花秋雨爲誰深少陵江海唯雙鬢天祿勳名違

寸心倚瑟喜聞傳郢調步檐時復一長吟

中流簫鼓畫船張十里江天樂未央酒力喜能秋共
健節辰況與客俱良岸迴垂柳依行槳寺轉寒松出
短墻塵世幾逢開口笑菊花寧爾負徜徉

觀湘閣與彭大尹宴別

湘江東下應千折一水中分十里洲岸拆孤臺浮地
出窓開雙練掛天流芳蘺春暖生香細殘櫓風輕落
韻柔萬里未辭孤棹往一尊聊爲故人留

人日家居風雨寫懷

十日春來五風雨況逢人日轉多陰江梅妬雪香猶
細岸柳衝寒綠未深隴上松楸南北淚尊前兒女歲
時心楚山燕域還驅逐疎髩蒼顏半不禁

悼亡友過九章

涕淚平生道義期傷心猶恨對床時雲霄比翼盟仍
在江海傳書病已危文字百年悲鳳鳥弓裘舊業有
麟兒雲山此日堪腸斷忍見寒煙鎖暮碑

壽勁齋翁八十有四

臨桂仙人眉髮光直從灘水到瀟湘斷碑岣嶁看神
跡短杖雲秋識賁姜籌屋算經過八袠菊觴況復是
重陽仙郎更著王喬履碧海青天路正長

慰子明不第

失意故人猶閒寂無魚長鋏豈須哀同遊尚憶當年
恨辛苦相看十載來白壁卞和還舊璞黃金燕國有
高臺雲霄芻秣淹留地慚愧風塵老駿才

思竹壽卷

黃山谷裡瀟湘雨自是仙人種植成夜月碧霄看鳳
舞秋風清海聽龍吟疎簾清簟疑無迹落日寒煙更
有情滿地兒孫驚歲晚一簪華髮又逢生

用韻答子鍾

寂寂窮愁悲葛屨無端霜雪更冬餘每貪近藥緣多

病喜有新詩慰索居麗藻春深華日細短庭寒咏暮燈疎子雲白首躭奇字羨汝揮毫能獨如

己丑元夕用前韻

千峰雪色猶含凍燈火家家樂未疎夜月錦觴催急管春風銀燕散飛除病愁送老憐環句懶惰何心問璽書寂寞短檠清淚墮一庭寒漏暮煙虛

楊氏山庄

招邀數費山翁意盡日逢迎水竹涯徑轉小堂從細草江迴遙岸更平沙松枝凍舞含風葉梅樹寒生帶雪花驅逐十年聊此席塵纓吾欲愛煙霞

暑夜用南田韻

山窓夏月暑氣促小簟疎欄倚暮凉太華空傳寒玉井閬風遙憶白雲鄉河流淺影低高樹月轉微陰落短墻安得馭風凌九萬下看人世似浮糠

喜雨用前韻

六月雷雨忽三日軒窓杳杳動微凉蛙鳴禾黍田陰水人醉雞豚柘影鄉洒入燕條青拂檻濕沾鶯樹綠浮墻早雲更有憂民賦肉食誰能念粃糠

次韻答李西州

十年雲水寄閒身蕉鹿風塵夢已眞江浦短蓬明月夜石田桃竹碧荷春不貪豈有疑參杍較一誰能念漢仁歎息故人今白首多情猶自手書頻

庚寅元夕雨和韻

柳條疑未透春催寒色猶看傍晚回燈閃簷花浮雨細月流窓影遞雲來山林歲月驚蓬鬢湖海生涯愧酒杯何處兒童矜壯健臨除簫鼓夜爭癡

春日雲山寄廖童二太史

七十二峰何壯哉嶽蓮高傍青天開江流如帶裊煙碧石門過雨生春苔藤花落盡杜鵑老美人一去湘水哀瑤芝瓊草綠可折欲寄長安無使來

江上送方西樵閣老歸嶺南

清風黃閣調元地白首青山乞病身十畝園中今獨樂百年林下幾歸人長松卧對羅浮雨細草行歌海嶠春我北公南成別夢風塵回首暗傷神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過東昌寄開州守雲東

官閣高城拂樹迴牙檣滄海傍雲開垂楊沙岸啼鶯合細雨江天綵鷁催喜有詩篇傳白雪謾勞燈火憶金罍開州凉冷今何似白水青山首獨回

寄羅二峰省解

風塵憶與天涯別烽火驚傳海上書中散絕交知未得馬卿多病近何如月明畫角雙愁鬢春入孤城一草廬辛苦未妨終歲隔艱難猶恨十年餘

聽雪

草閣冬深睡初足忽聞寒雪下逡巡空簷簌簌仍兼雨虛枕蕭蕭欲近人鴻雁天南無一字兵戈塞北有驚塵生涯落魄年將暮羞見梅花幾樹新

舟夜與胡一松

雙袂臨風病眼開短航獨夜傍沙迴江濤細雨寒燈落木葉重雲白雁哀尊酒十年悲阻絕青山雙屐為誰來紅顏白髮俱愁思紫閣滄洲謾自猜

晚酌汲秀亭用周臼山韻二首

江上危亭倚斷槎偶因深酌出晡衙雨餘新柳青全透雲破遙岑碧半些梁落晴泥初舞燕樹驚風葉乍歸鴉輕煙小艇平沙際為愛漁郎理釣叉

愁病棲遲損性靈暖風輕袖共衰形一溪風雨過人日十里江天獨客星細草留連尊酒綠短亭歌舞萬峰青祝融忽憶元君鶴擬逐秋山看洞庭

淮口舟中值風雨候臼山不至

長風不來雨不絕江上孤舟向晚過千里客心連蟋蟀一蓬燈火傍龜鼉帆垂濕影依雲落雁帶寒聲隔樹多獨夜煙波還悵望君今何處聽漁歌

過金陵呈諸同年

古樹風烟入建康漢纖樓閣帶迴岡觀臨赤日懸鳷鵲臺轉青江起鳳凰月色大堤牛渚夜柳花細雨白門香諸君合在承明裏回首雲霄憶正長

春日愛雲書屋

岸迴古渡新亭出路入名園細草平春岫暖雲依樹滿晴窗斜日映池明陰陰溪柳垂絲重點點林花落片輕應愛將軍能地主幽期倘結薜蘿盟

彭子充以詩見寄用韻

蜀山秋盡暮雲平楚澤江寒白露清已是悲君千里隔況憐去國一身輕匡衡有志憂公室杜甫無家住

錦城沉芷澧蘭青更滿不禁日日喚愁生

梅園秋遊

燕門九月天雨霜瘦馬城西衝曉涼曲岸傍橋蘆葉短斷畦臨水稻花香鵝池清淺移舟入烏樹蒼范載酒嘗不有主人知愛客可能垂釣對斜陽

劉揮使席上

城上陰雲寒簌簌習家池館晚留連微風官燭歌喉底細雨簷花舞袖前引爵飛籌深不倦衝泥疋馬更須憐酒闌却有天涯思回首江湖一愴然

再寄雙石

湖上寒風吹月明孤舟官燭照灘聲美人遠隔青山暮此夜相思白髮生客淚暗隨江雨濕愁心遥度雁雲平多情不及中流水日夕悠悠向北傾

獨夜用江午坡韻

江船獨夜坐含情銀漢遥看接帝京高樹亂螢疎度雨垂楊深岸暗聞鶯風開短袖扶雙腋鼓落荒郵欲四更却愛捲簾吟白雪燭花紅破暮波平

武岡道中

曉驅使節濆陽道樹色閘河白露中溪岸短橋依斷石野籬疎竹拒寒風地連荊楚三千里天入雲山幾萬重鄉國迢遥心共遠天涯霜雪歲將窮

送彭延重司訓合州

十畝風煙連故里百年兄弟更通家他鄉見面愁初破舊事驚心鬢已華江海一罇憐歲晚蜀山萬點憶秋槎天涯惜别空尊酒目斷煙河御柳斜

送董潯陽太史奉母還湖州因寄午塘宫諭漣川秋官

玉堂仙客下鑾坡千里潘輿喜若何天入海雲江樹杳春歸汀草岸花多碧山晴雨催吟藻金馬榮光動薜蘿却愛苕溪詞賦侶定知載酒日相過

春首喜晴次陽翁韻

帝鄉民物總元元車騎東風接笑喧禁苑日光浮淑氣鍾山樹色帶春暄金花勝裏裁絲細栢葉尊前鬬翠繁清散敢言同吏隱迂疎何以答君恩

再次二首奉松翁太宰

衣冠洛下羨名門北斗聲華孰可援兩代銓衡歌世德百年崧華會真元丹心白日開公論黃髮中朝仰達尊咼矞勳功留社稷麒麟圖畫照臺垣

去歲茲辰住白門浮萍南北竟誰援天涯冠蓋還今夕海内煙花幾上元詎有盤餐兼水陸謾勞詞賦動

春尊當年相業稱懷麓比日夔龍滿帝垣

省中齋宿次援字韻

午夜清齋坐掩門院深車馬絶交援皇心九五潛恭默天德淵微契體元方朔漫傳青鳥信漢王空愛紫霞尊燭花不剪星辰下玉漏遥聞出禁垣

陵祀偕西佽少宗伯出郭喜呈一首叠前韻

霧曉衝寒出郭門青郊遥軫笑追援野愁已似張平子詞客仍逢郎士元松閣暖風憐聽鳥花源晴雨對御尊雲霄千嶂居庸道慷慨時聞指塞垣

鞏華城叠前韻

鞏華天北闢重門十里居庸翠可援叠岫風煙連象緯飛樓日月動乾元燕關遠海形相控帝寢神京勢並尊憶昔追從鑾蹕地五雲猶繞鳳凰垣

瑞光寺同西佽夜話叠前韻

十載追從金馬門禪房此夕更依援清商周廟聞疏越翊亮虞廷見愷元瑤樹光風流綺席碧蘭香雨潤芳尊雲霄意氣看長劍隱隱龍文遍斗垣

陵祀叠前韻

層巖紫翠隱朱門空曲盤迴勢若援天地萬年開締構河山千里閟靈元松風夜靜生瑤籟茅露春寒瀉

桂尊燕翼永懷歌峻業駿奔悽惻對穹垣

道場紀事

黄髮真人帶玉冠身騎金虎佩蒼鸞俯窺日月行丹極肅禮星辰拜石壇旛影一庭仙掌淨鐘聲萬戸彩雲寒朝元初罷千官下碧宇沉沉夜未闌

曉赴西山

萬騎旌旗拂曉風又隨仙仗出行宮天臨巖岫星辰近日麗煙花紫翠重喜逹鑾輿瞻御氣不緣邱壑戀雲松閑情翻愛青山寺何日僧房聽曉鐘

送盧涞西少司成之金陵

離筵萬柳照青春南國征帆帝命新千里河山周鎬宅百年禮樂漢成均雞鳴花暖横經坐虎踞雲深弔古頻詞賦白門傳麗藻文章黄閣待絲綸

懷貞齋江司業因羅子鍾寄去

憶昔追隨供奉地江淹新賦動長安離羣却恨相思苦直道空嗟行路難楚日斷雲孤雁遠白門紅葉萬峰殘愁心欲逐題封去江水茫茫秋雨寒

雨後用韻邀周少府

茂叔先生帽桶古簿書何事集如堆高軒倘念山中客細雨無孤掌上杯青落野園堪摘韮紅垂墻角尚

餘梅欲從風牖鷥踈豁昨夜江城已送雷

中夜僧寺對月有懷

禪房獨夜松杉靜小院廻廊蟋蟀幽潘岳有懷仍對月少陵多病更逢秋江城露下芙蓉晚霄漢雲遲海樹愁聊把一尊憐節序强移孤笑破羣憂

答陳師魯次韻

獨向煙波理釣船青篛笠自長年晴雲山谷花如霧春雨江門水似天桃杖觸松驚鶴舞葛巾移石對鷗眠著書近日應多少揚子位經許世傳

和桂洲閣老二首

策士春朝仍漢制羣英敷奏滿虞廷衡持藻鑑歸元宰供奉逍遥有列卿金殿日高旗影靜玉堂風細墨香清掖垣晚出趨南省樹隱龍城月未生

右東閣讀卷

朝下月明南省靜煖風拍拍透春庭玉亭入拜尊三事星履趨陪綴六卿金石文章看贊治綺筵宫燭對寅清十年三度追從地祿食空驚白髮生

右直宿南宫

院中觀蓮次泰泉學士韻四首

瀛洲深處水烟多有客看花載酒過笑倚玉堂歌泰華醉翻雲錦拂天河總因采勝憐芳品肯逐流萍感逝波遠道十年勞欲寄尊前今夕意如何

天風晴日滿丹邱秋苑離宫照錦流金海雲霞迷太乙瑶池花雨暗西樓芙蓉香殿縈光繞沆瀣仙莖紫氣浮亭畔一枝還獨對醉摇寒影水煙秋

堤擁平沙玉潤東小池花發水雲紅繁香撲棧天初霽涼影當軒日正中自愛孤芳留雨露差教薄媚借春風誰將瓊液飱仙掌持獻軒皇太乙宫

翠煙裊裊撲秋堂誰遣紅粧隔座光户外謾聞垂紫袖風前似欲試霓裳芳菲喜及看殘朶采掇還應見

遠香擕取一尊呼月色碧天霞海水雲凉

送盧石屏督撫汀漳

曾擕彩筆侍彤墀南國今來屬保釐節鉞風霜生海嶽壺漿父老迓旌旗權兼楚粵三千里坐擁貔貅十萬師即見春農銷戰甲待歸天闕是瓜期

送東川憲副兵備閩海因憶北原太宰

龍銜天上拜恩榮豸繡閩南建節行畫角晝吹江戍冷樓船春壓海波平誰言武備非文事正可詩書代甲兵別思因君更惆悵豫章煙雨不勝情

送費少石奉使淮藩便歸展謁

八座聲華逼紫微接雲瓊樹逈光輝銀章貴綰星樞重錦節遥隨斗漢歸朱殿玉笙陪曉宴青山風雨拜秋薇遠遊莫漫貪奇蹟黃閣春筵待綵衣

送鄒明章令德化

日出香爐立翠微月明潯水漲潮磯青天歸舄雙鳧下白晝鳴琴一鶴飛半日楚山知不遠百年仙令見應稀別離江海鄉關念冉冉風花點客衣

送陳廷記令雲安

萬里春風錦水清劍門秋盡倚雲明天邊雙鳥王喬舄雨裏新詩杜老情駐馬白鹽當遠峽鳴琴赤甲避

孤城離筵共惜燕山暮楊柳垂垂兩岸鶯

送杜通判之九江

老杜文章名四海潯陽山水重南陬月明天塹潮聲上日出廬山海色浮綬綰銀章非不貴轡聯五馬最風流更看雙鳳雲霄裏早晚應堪慰白頭

舟次遇雨有懷館中諸友

錦纜樓船江上開佺雲鬱暑坐中來迴風陷日天光薄白雨連山海勢嵬石燕小堂將乳子靈鼉深窟隱輕雷愁多却憶青霄侶目斷黃金百尺臺

小孤

江水東來蕩千壑孤峰積翠接天遥波濤夜靜鳴奔雨劍戟秋明起白鵰上下星河浮楚蜀東西日月帶雲霄仙姬神女無消息金碧樓臺空泬寥

七夕蘄陽一二同年席上

七夕蘄陽江上居一尊鄉國客愁舒高城木葉秋先下白露樓臺晚更虛學巧風塵應未得乘槎仙漢定何如相憐獨是通家誼引爵飛籌意未疎

壽謙庵七十

能詩常侍千人俊湖海元龍奕世豪南極一星明碧落東風三月醉春桃十年宦業餘鳩杖萬里雲霄有

鳳毛看徹青山淹白日學仙不必問圭刀

雪夜有懷用子言至日韻

北風吹雪向人流處處山鎧正割愁劍外將軍還戰甲湘中客子獨悲遊燈依古壁寒光細笛傍孤城清韻柔腸斷并州一灑淚首回王子故山樓

喜道亨至

楚山燈火曾看劍燕市風煙更此杯萍水幾年清夢遠天涯今日好懷開古臺寒月秋相對高樹涼雲晚共陪白髮兩人俱涕淚愁看風景重遲迴

九日殷氏宅對菊

楚鄉遊子滯天涯此日城南一看花愛有高雲明錦石不妨細雨濕黃沙秋風踈鬢還羞帽濁酒酣歌欲駐霞人散夜深騎馬去月明當面聽清笳

送孫太史使交趾

星車秋繞龍城出鳳詔新從越地開炎海恩波天子代玉堂冠冕史臣才石門弔古煙生室銅樹題詩月滿臺回首長安萬餘里莫逢姹女更徘徊

送同年朱瑞卿令奉新

南去奉新三百里華林章水壯名區单車花外看迴翟雙舄雲邊識下凫石徑山深仍卧虎草簷春暖有

饑烏朔雲寒雪長安暮杳杳平帆水驛孤

寶應呈戴龍山次韻

美人價比雙金貴病客心勞十載來遠水忽從揚子棹薰風喜共廣陵杯詩成筆社霜華落酒盡槐庭日影回江海相逢殊去住不知懷抱更誰開

徐州贈趙近山憲副

鄴潤楚封知善政相逢已是十年來青油南北重開府白筆東西舊著才霄漢文章看鳳鳥風塵蹀躞見龍媒萍蓬江海仍流轉回首青山戲馬臺

送人之岳州慕

才俊登庸蓮幕貴岳陽南去壯懷舒范公憂樂猶今古屈子行吟有故居洞庭水落魚龍出衡嶽風高木葉踈怨別自驚家在楚湘雲荊樹正愁予

送劉楚望南還

楚道荒煙短轡開薊門寒菊照離杯布袍江海氷霜晚龍劍風塵歲月衰白璧卞和還舊璞黃金燕國有高臺即看駿骨收良價莫倚青山賦綠苔

送張司訓誼司教開州

洪洋山繞鹹城出瓠子秋深漢水來鄭老青氊雙短鬢馬生滄海幾憐才菁莪夜雨聞琴調苜蓿春風照

酒杯亦是江南詞賦客莫看二鳥重悲哀

送中川按貴州

十年栖並上林枝此處翻愁使節移紫禁煙花朝雨細碧山雲樹暮春遲蕭蕭驄馬衝炎嶠渺渺星槎度漢湄鬼國西南薄屏地天王方軫廟廊思

送沈靜夫令番禺

南國才名推沈約尚方仙舄羡王喬梅花大庾雲千里柳色新城雨一軺越秀峰迴芳樹合海山天遠瘴煙消朱弦自昔還清廟郎位遙聆近紫霄

送劉養和提學山西

秋風薊北初看劍馬足并西更舉杯千里文星今入斗十年霜節舊憐才鴈門日落窺汾水漢柵雲開見五臺周道古來終愛主赤霄回首是三台

送何勉之司廳奉使歸省

九天丹詔重民極萬里仙槎獨爾勞楚國雲山開畫錦江湖秋色傍旌旄庾臺日落見蒼樹夢澤月明生暮濤南望鄉關更迢遞可憐鴻鴈背人高

眞州尹元夫民部話別

十年蹤跡各西東岐路蒼茫嘆轉蓬忽憶相逢眞戀戀可堪離別更匆匆尊移凉酒酣春綠燭對寒潮落晚紅明日扁舟向何處維揚江上倚孤蓬

陳御史兩尊人雙壽

淮水清霜斧鉞孤楚山愛日綵衣趨龍章喜沐雙封貴鶴髮仍兼七袠俱花暖春香凝繡豸壽開仙島下青鳬君親海內恩俱重忠孝人間義不殊

送陳懋貞太守之蒲州

吳下諸生名獨戚專城千里受恩新春風敢謂多桃李聖世應憐有鳳麟蒲坂冠裳還揖讓首陽山勢故嶙峋儀型今古瞻依地青史無論漢吏循

送曹龍泉歸隱華亭

燕京兩度逢君地龍劍風塵短褐哀萬事世間眞夢幻一官天上即歸來百年松菊陶潛徑兩鬢江湖李白杯閑倚青山吹玉笛海雲明月鶴雙回

九日邵園和韻三首

五侯富貴競名園九日登臨倒碧樽天際雲霞雙鳳闕望中禾黍萬家邨菊香溼露寒隨酒月色留人晚駐軒歌舞未妨頻奏樂于今四海頌君恩

戚里林亭敞碧園羣公暇日坐銜樽一溪雲竹城東路萬樹風煙郭外邨鴈帶寒聲遥度雨菊憐秋色細浮軒登臨豈用懷彭澤黃閣方隆漢主恩

九日天涯憶故園野流山閣對芳樽亂峰細雨黃花徑高樹鳴蟬白露村烏帽有情隨短鬢華裾何意賦高軒容顏却恨成消歇報國無能愧聖恩

送張六泉別駕督運還浙

則壤萬邦周貢賦轉輸千里漢功臣舳艫曉雨連滄海環珮秋風到紫宸豈謂陽城甘政拙獨憐伯起最官貧三年相見還相別去住天涯一愴神

秋享同內方齋宿直廬疊前韻

閟宮俎豆嚴秋祀禁署清齋習鷺羣銀箭銅龍催斷漏玉繩天闕度微雲爐煙並坐三堦靜魚鑰初傳九

殿聞郄羨賈生才遇主獨從宣室待宵分

送張畏齋御醫還吳

秋風正憶江東鱠八月遥乘漢上槎千里歸心速去鴈十年游子始還家寒波石出聽楓葉舊國山深長杏花見說洞庭仙子宅定應採藥訪煙霞

和松翁齋宮喜雪韻

琳宮高閣啓朱楹瑶陛冠裳列上卿風馭共瞻神陟降天心應格帝純誠丹砂火裏蛟龍出仙管雲間彩鳳鳴瓊雪忽看花萬樹春光疑是廣陵城

送趙經歷澍之金陵

八座聲華高北斗留臺地望切雲霄總緣鄉土憐桑梓况復姻聯托鳳僚燕國再逢青鬢舊金陵還去片帆遥九苞自是丹山種遲爾來儀叶舜韶

送馮御史提學南畿兼得迎養

金陵驄馬是重來王國爭歌棫樸才龍虎山河頻攬轡鳳凰詞賦舊登臺貪趨故里逢春色喜奉慈闈獻壽杯即辦綵衣隨畫鷁還依南斗望中台

賀某翁生孫和韻三首

有子昔聞歌繼美得孫今復慰承懽慶開仙葉誇三世喜重台衡動百官弧矢光涵奎壁潤麒麟秀映玉犀完燈前漸熟含飴興幾度朝回細抱看

芝蘭堦下呈新瑞黄閣新詞續舊懽願足總知緣有子身輕豈必羨無官台垣雨露源流遠壁府弓裘事已完千古清風傳賜笏他年佳話與同看

陽彩星華輝帝里賔筵犀果有餘懽啼聲共識眞英物陰德應知自錦官一代恩光今獨盛百年佳事幾能完勳名福履元相倚孝子忠臣俊可看

壽顧中書母八十

來鴈庭前寶婺懸薰風堂下綵衣鮮空聞王母三千歳未似人間八十年命服雲霞裁賜錦天書鸞鵲擁

瑶編仙郎寵禄方優渥長此承懽向日邊

次几山生日韻

五十八回天地春仙籌蓬海慶長新薦觴正近陽初候檢曆仍逢日丙辰南極祥光龍闕曉錦筵冠冕鳳池賔司空位望三台峻鍾吕勳名百代親

南郊陪祀前韻

緹室初迴六琯春郊邱琮璧祀惟新遭逢禮樂文明日不是秦封漢時辰寒拂雲旂隨陟降景回日馭重寅賔朱衣只在高位上奏假無言萬國親

立春賜宴次几山韻

遲日條風春事宜玉墀賜宴拜恩時九重淑氣浮天仗三殿晴光入酒卮湛露載歌周鎬曲陽春誰和郢中詩尚書獨在星辰上鳳掖東頭領百司

送周石崖琉督學閩中二首

遥持憲節趨閩越且傍秋風過楚城雲樹家山千里夢江湖廊廟百年情豸袍日映斑衣動烏府春兼絳幄榮早晚揚雄應奏賦瑣闈天子舊知名

與君已恨論交晚何事天涯又別離一室芝蘭憐共品十年鄉國幾相知薊門秋盡山楓冷越嶠雲長海鴈遲珍重飛棲霄漢翼上林應有鳳凰枝

送給事中陳棐送母還鄉二首

慈顏喜及君恩養扶侍兼承帝命將青瑣三階封事遠綵衣千里壽輿康漢宮仙檢題瑶軸汴水春花照錦觴莫以烏情貪愛日鳳鳴天闕待朝陽

假恩曾是于歸日賜假今仍逐子回鶴髮六旬身未老鳳書五色誥重開周南夜雨他年夢天上春風獻壽杯報主此生忠孝地瑣闈早著直臣才

封卷進呈

明時獨重賢科選白日文章上帝庭詞賦總知非往制鑒衡今喜屬元卿縱横數對天人盛甲乙分題聖覽清已見斂才歸一代還聞開閣待諸生

簡西泉太史

大雅文章當代盛青山南國十年居雲明衡嶽秋風杖花發湘江春水魚應有民懸裴度望可無人愛子雲書藤蘿月色憐相近躍馬聽琴意未疎

送高謙庵先生歸閩

仙郎作宰瀟湘縣白首南來興不孤衡嶽看春花近眼洞庭秉月水平湖子長昔日遊千里班固當年賦兩都漢水方城俱壯觀塵沙今已愧吾徒

送六峰司教南陽

南陽千里接方城短劍青氊獨客行豈有明珠終暗擲却憐神駿久悲鳴孔明祠古荒煙合平子臺空野樹生童稚相親三十載高雲寒菊倍離情

有懷諸同年

相憐霄漢從雙翼忽憶江湖隔幾秋涕淚經年書不至風塵千里見無由棲遲僻地應吾道出處論時亦所憂日暮寒煙生落木楚天回首一登樓

城上

城上東風入夜流曉雲啼鳥獨登樓凝寒郊野鶯難至積雨階除草未抽詩廢闈心非藥裏日來多病更

春愁楚山燕國仍千里歲月天涯易白頭

廖白石奉使岷府過長沙水陸寺有詩用韻奉答

劉向青藜長秘閣杜陵黃髮但滄洲遙持天上皇華節不負山陰雪夜舟衡嶽賦詩期未得長淮擊楫竟誰謀釣磯簑笠空煙雨滚滚長江信白鷗

南嶽二首

祝融高傍青天開我來踏破山中苔僧房鐘磬出萬樹仙人樓閣凌三台東西日月尊前度吳楚江湖席下來七十二峰看不盡夜深燈火宿南臺

朱陵洞口秋雲開杖藜宿溜猶蒼苔松竹迴翔鳥邊路浮圖徙倚天中台鳴琴一澗流泉度錦繡千峰返照來瑤草金芝紛可折西風欲寄長安臺

聽子明誦江上懷友之作感而和此

愁顏覽鏡新絲重病骨勝衣舊帶餘蕭瑟獨憐潘岳賦幽棲眞戀少陵居孤城日夕荒煙斷草閣天寒細雨踈貪聽仙郎歌白雪十年授簡愧相如

得士疇書用前韻

歲華荏苒哀歌裏岐路蒼茫涕淚餘千里風塵悲阻絕十年江海怨離居洞庭雲盡青山遠衡嶽天寒白鴈踈忽見書來還自喜開緘讀罷轉悽如

感懷次子明除夕韻

零落吟魂孤竹盡凄凉寒漏晚城踈十年岐路雙蓬鬢遊子天涯幾歲除豈有涓埃酬聖主還因多病廢交書空堂忍對清尊在歎息人間萬事虛

對雪

曉起寒風透客衣縈窓皓雪蹐輝輝欲窺短幕還飄去靜入重簷却亂飛獨坐書空轉愁絕不禁把酒對霏微天涯寂寞雲霄迥故國迢遥人未歸

懷周少府次韻

鳥啼芳樹白日午薜荔滿庭青可堆松菊百年元亮徑江湖雙鬢少陵杯晴風吹綠遥分柳細雨催黃欲上梅却憶能詩周少府與誰同步麓山苔

寄詹少華給事

苦憶少華詹給事十年高臥玉峰寒黃花詩酒陶元亮皂帽江湖管幼安衡岳鴈聲和夢斷楚天月色共誰看難隨鳥翼遥相逐倘惠瑤華慰所懽

金陵別羅生子鍾

燕水我應愁獨往金陵子欲傍誰居風雨天涯殊去住人情客旅見親踈莫倚善吟司馬賦何須不讀子

雲書頭顱我已無能甚江海空慚十載餘

初登志海樓示羅生子鍾

曉風雙眼一登樓玉露鳴蟬萬井秋白鳥獨閑春嶂靜青天不動大江流蠹香浮雨窓書捲龍氣衝星匣劍留知爾憑髙貪有思五雲應是帝王州

答南田病懷用韻

相如盡日憐多病藥餌秋厨不廢煎木葉無邊驚淅瀝草堂相憶正悽然螢流溼影依空砌鴈带寒聲落遠天忽見詩來還自喜背吟斜立月明邊

次几山司空紀夢韻

萬里青霄霽景融神遊黄鵠有仙翁星臨華蓋蓬萊近日繞扶桑海谷紅巖廟瞻依天磴上吟懷清動水雲中自慙薄劣非材賦敢謂交從夢寐同

寄陸少叅舉之

襄漢昔從瞻斧鉞豫章今復想旌旗十年岐路堪垂淚四海心期欲語誰雲樹日斜傷渭北蒞蘭春暮怨湘湄秋風過鴈應無數定有瑶華慰所思

辛卯除夜有懷

三歳故園逢此夕一杯聊自惜年華栢隨臘甕浮新葉椒出春盤闘細花薄凍梅梢含雪淺深宵燭蒞隋風斜鍾聲却憶趨朝地城上誰禁日暮笳

厭雨

元日人日不斷雨東風千壑晝冥冥山寒雪弄梅初蒞江暖春偷柳未青鰲綵樓頭歌阻絶蛾花勝裏意伶俜偶從雲際看微月獨起閑行過短庭

十六夜過志海樓

春來病肺惟髙枕乗興江門獨爾過樓峻星河雙栱近市晴燈火萬家多潭波月映生寒緑山郭風微入暮和遊樂自驚非少日蓴前那惜舞傞傞

春日闕田謁先太孺人墓

短舺清江幾度來遥阡髙傍碧林開青山不斷花爭發啼鳥何知人自哀宰木風煙空白日石麟春雨半蒼苔隴前牧笛牛羊下惆悵斜陽獨馬回

陳體坤詩來促予迎暾之作次韻答此

習懶江門秖釣磯病多况與世情違文章自信非能事琬琰虛疑可並輝晝靜雲簷雙燕細春殘風砌落花稀瑶華忽枉南厓使却引吟䰟倚爾飛

慰子鍾憂居

西風獨飲雙啼淚辛苦猶憐十載餘霄漢豈妨威鳳翼塵埃誰問臥龍居原思有道貧非病侯氏窮經學

不踈雲白山青江樹綠欲從無相會㒷如

壬辰除夜次子鍾韻

故國明朝又一年夜堂風雨促繁絃酒觴泛栢寒仍綠茶鼎敲氷火自煎萬里雲霄增悵望十年簪組愧才賢門人喜有侯芭在燈下時傳五色箋

癸巳元夕次子鍾韻

[illegible]鍾鼓萬家繁此日風光滿故園[illegible]梅[illegible]如有待江春默默自無言珮環猶憶趨華蓋仙樂遥聞出禁垣流景可憐隨白髮種瓜豈欲傍青門

端午喜邱須野省使宴集

故山蒲艾悲時序多病文園寂寞中千里喜君今下榻十年回首歎飛蓬盤蔬野外分新綠簷雨燈前落細紅海内弟兄能幾在相逢莫放酒杯空

林秋潭二守有愛妾之悼因贈二詩

歌舞教成出絳紗玉簫雙鳳倚春霞綵雲一自青鸞去明月空隨苍柳斜日夕含愁悲綠綺秋風清淚隨琵琶多情自古還多恨莫聽山城弄暮笳

知音無地覓楊瓊絃上空餘腸斷聲縱使新懽能似舊也應相憶不勝情庭空萬籟秋誰對雲冷千峰月自明瑟瑟晚風梧葉下獨憐憔悴向江城

秋潭以詩來言别再用瓊字韻答之

投李翻驚得報瓊天風高木下秋聲關雎鍾鼓河洲意司馬琴臺日暮情即使官途還五馬忍令山月只孤明可憐他夜相思夢飛入湘州第幾城

秋潭次韻兼名飲再疊前韻

探囊時復見珠瓊千古騷壇繼正聲況有清尊聯密好不妨傾蓋㒷情窓銜木葉垂雲濕堦隱苔花過雨明蓬梗秋風悲易轉曉來相憶隔湘城

中秋舟中疊前韻寄秋潭二守

叢桂陰陰花吐瓊獨移短舸枕江聲何堪天上中秋

月却照湘南兩地情流水無心隨意遠寒花不語傍人明此身鳥翼能相逐應與孤雲過遠城

壽元老三首

紫閣彤雲拂曙開上公花甲際初回仙人玉膳調神鼎霄漢金莖作壽杯堦上六符呈瑞日袖中五石補天才共歌商什資平格載頌周詩和有臺

崧高千古發靈源南極星輝接紫垣龍馬精神騰海嶽麒麟勳業照乾坤玉書金簡雲霞麗寶澤瓊恩雨露繁唯喜碧簫將鳳曲壽筵歲歲薦芳樽

黑頭拜命入黃扉天上台階接紫微一代文章瞻鳳

彩百年禮樂慶龍飛青霄時問排金閶晝日承恩賜
御衣靈壽應隨元氣久時從亭毒酌璿璣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五言排律

贈於伯度出守大同

五馬雲中守瑰奇天下材鵾鵬掀碧海騏驥突風埃
陣列桑乾遠旗臨上谷開曉雲高闕塞春樹白登臺
京國咽喉寄干戈羽檄催即看廉范績知有孟舒才
抜劒三城戍揚旗萬里回坐令關域閉白雉越裳來

壽羅峰閣老六十

哲后承昌紀明廷得俊儒鳳凰出郊藪龍馬負河圖
灌辟千將器飛黃汗血駒扶輿鍾間氣海嶽發徵符
壯志風雲際丹心社稷孤帝謀嘉契合臣弼叶都俞

禮樂回三代英雄失萬夫廟堂資密勿稷契會唐虞
冠冕依天近星辰聽履趨陰陽宣化理台斗酌元樞
几几瞻周舄優優服禹謨丙功深不伐說志洵交孚
翼亮經綸地甄陶造化鑪一人隆眷倚品類藉昭蘇
伭澤流如溢神功斂若無泰和薰宇宙春雨浸江湖
禮數羣公異恩光絕代殊大名存琬琰豐業動寰區
廉陛三階切珪璋八命俱御書將百檢華榜麗雙鋪
蟒錫金聯束魚垂玉並扶香分龍座煖日轉鳳池紆
蹕從伭枵次暘生昧谷都乾坤周甲子日月慶懸弧

王母麒麟脯仙人冰雪膚詩歌崧嶽卄頌擬麥邱夫
寇準鬚常黑韓休貌自癯長生非藥石平地即丹壺
有喜從扳桂叨榮愧倚莩陳詞增舞躍聊欲見衷愚

送趙白崖之任安成

憶昔荆門路青山趙氏居石橋寒澗細古木暮村虛
吾子今才俊爲官且簿書安成饒禮俗封壤帶衡廬
凉露侵征旆秋星伴使車上林相别地應惜鴈行疎

送俞憲使兵備南贛

夙著長沙績還聞六詔功甘棠黎庶愛聲教百蠻同
贛嶺仍分閫君恩昨錫封絲綸雙檢重節鉞萬夫雄

霜日明雕戟江湖歎轉蓬所希天路永相與躡鵷鴻

送李廷貴之官淳安

去去淳安縣江梅待客旌花封懽得佐竹馬定相迎
皀舄横天際銀章照日明湖平杭月白雲暖越山青
兵甲仍燕北豺狼欲道横東南亦凋敝相望獨關情

天壽篇百二十句奉羅峰閣老

帝德弘元化維天佑命純受圖膺間氣贊治得元臣
耆壽隆平格休符屬聖神夢徵巖肖說靈叶嶽生申
踆躡青雲上騫飛要路津文章卑後漢談笑失先秦
花繞蓬山曉槐揺晝省春王猷歸黼黻禮樂贊郊禋

策合神明地時乘於穆辰乾光臨首命景曜附天人
帷幄開黄閣冠簪上紫宸泰階臨日月華蓋逼鈎陳
獨立調元氣巍然握大鈞師資存啟沃端揆納經綸
密勿忠爲屏賡歌道作鄰鸞刀遊肯綮雉餗和甘辛
亭毒中樞正璿衡四序均廟謨升翊亮方夏藉陶甄
裴度勲名舊伭齡宰輔眞江河流沃潤泰華仰嶙峋
顧遇兼殊眷于今曠絶倫薇堂原是玉鵲印别爲銀
潞國傳宣早留侯賜問頻直廬聯玉榻温室践文茵
造膝牽朱芾懸魚襲綵麟珥貂朝殿側騎馬禁城闉
錫予深滄海奎書爛紫旻樓臺纏鳳藻篋笥半龍鱗

際合應非偶堅貞自不磷皇情殷眦倚公志愈恭寅
斷斷誠無二温温故可親招羅勤吐握識抜盡沉淪
品鑑通毫髮儀刑表縉紳才能咸作使士俗穆還淳
掩淚蒼生病揮金白屋貧僕呼君實姓族飲范公仁
信順恒多助禎祥以善徵鶴來庭卜瑞象暴卧能馴
芝秀盈三圃蘭芳郁九垠鳳毛雲楚楚螽羽日詵詵
析木星躔徙乾坤壽域新長庚輝左壁甲子又初旬
寶籙霞陰度霓旌天路繽緋桃看窈窕青鳥下逡巡
座引中恩渥觴連北斗醇寵頒仙嶠杖光賚上方珍
綺席羞駝釜平沙擁騎塵樅金紛廣樂獻賦競華輪

樂只南山頌康寧五福身形癯争鶴徤踵息納龜勻
李耳苦鄉樹莊生漆圃椿岡陵蟠宇宙氷雪凛松筠
利澤遥無斁昭融耿不湮其旋占視履得祿亶宜民
袞繡瞻方切旂常遠亦振長生疑即此大藥豈須論
國士慙深許封人意獨勤有懷同漢水遐迹但江濱
感以銜恩重交從知己伸願因天保什千載慶茲晨

送羅至善令龍溪

羅子廊廟器清漳山水區丹霞明左海麗藻秀平湖
花露琴隨鶴天風舄下凫鵰鶚開碧落騏驥發長途
霜刃利盤錯弓裘奕世謨一枝詎棲息脩翮待雲衢

五言絶句

無碍山房

碧嶂孤雲宿青天一鶴飛夜龕燈影滅藤月照禪衣

南嶽下山

赤脚騎伭鹿青天下白雲黄庭千歲觀空憶魏元君

秋夜與永寧諸宗丈話舊

圓月明高峰吟蛩在空壁尊酒話青州槐陰露欲滴

九日子言家用壁間白坡韻二首

莫問崑崙山雲斷一千里莫對淵明花秋風中夜起
淵明有高興栽菊滿秋道笑殺崑崙人獨對窓前草

泊漢口走筆簡朱侍御

維舟漢江濱水色照黄鶴驄馬何不來風雨横江落

七言絶句

送戴石屏之官懷寧

皖伯江頭天柱峰寒流千尺舞飛龍郡齋夜月明如
晝夢入芙蓉第幾重
家在長沙住碧山紫煙萬叠鎖巑岏皖江南去無多
路只隔潯陽一水間

春谷

晶晶晴雲芳翠堆千花萬花相映開東風吹雨入山
閣啼鳥一聲何處來

迎暾十景

玉龍不舞溪雲廻泉聲自響山花開祝融峰前月如
水散作一天風雨來

右龍泉

毛骨疑從混沌結長天獨抱蒼雲立江涵倒影魚不
驚自弄陰陽飽伭汁

右鷺嶺

沓青沙白煙光浮釣竿欲拂珊瑚卭長歌杳杳放舟
去風露滿簑江水流

右漁歌

野人自識山中路笑語遥聞隔煙霧山深竹密不見人零落東風花滿樹

右樵語

庭空露下蟪蛄鳴江城鼓落天風聲攬衣自起看山月北斗横斜河漢明

右城鼓

山中老僧吸松露拄杖擊虎虎不怒袈裟自脱禮華嚴風雨鐘聲送朝暮

右寺鐘

市門日出生青煙市兒車馬何翩翩野流山閣窅然碧啼鳥花間人自眠

右寺煙

老蟾泣露玉宇濕千尺寒江隨秋色明珠射出馮夷宫白龍斷斷不敢食

右溪月

野塘赤日飛蒼虬萬波洶洶青天流白鶴下叫山溪雨添作寒江萬頃秋

右松聲

軟風吹晴花滿陌一徑苺苔自春碧應嫌屐齒破蒼痕故向山中謝來客

右苔色

夢中寄桃村諸族詩有幾年不踏桃村路溪上桃花今若何二句覺來因足成之

幾年不踏桃村路溪上桃花今若何却憶釣遊如昨日天涯回首鬢雙皤

南嶽祠三首

南嶽仙人髮滿肩獨騎黃鵠踏青蓮朱陵洞在諸天上十二玉樓生紫煙

南嶽仙人鸞鶴車玉書金簡照雲霞分明授我長生

訣白日相辭朝帝家

衡嶽嶟屹盤地軸烟光萬丈開青玉洞庭明月照空寒衡岳仙人夜吹竹

和石瀧彭松竹主人遊壽藏

杖藜短短布裘長兩袖青風薜荔香松桂小山招不得鳴騶何地更相妨

天柱閣夜聽可泉詩話

李白獨吟秋浦上杜陵多在錦城隈夜深長嘯倚高閣明月隨江潮乍來

春意

石磴天風吹禪宇杏花榆莢不可數野流山閣碧近人一徑幽香自春雨

送劉經廬陵丞二首

章義秋風捲白裘岳陽紅樹繫孤舟朔雲寒菊天涯暮水遠山長故國愁

炎陵冬去即吴關郡外青螺雲水間下馬豈須尋故蹟題詩應合到文山

送鍾時亨之南雍四首

鍾氏樓臺傍洣江水光煙翠撲軒窓曾思少日頻相過醉盡牀頭酒十缸

君去金陵煙水長江天渺渺望瀟湘臨風却憶歸難得應笑金陵即故鄉

君家兄弟玉森森四十年來已半零尊酒天涯論舊好不禁毛髮總星星

霜落燕山萬木稀君行歲晚欲何依十年空獻君王策猶向橋門着布衣

壽封君止菴胡翁四絶句

瑶草琪花滿銅臺青山吹笛紫雲開天風吹度岷峨月時有仙人跨鶴來

君王親賜紫瑶編五色雲蟠赤鳳箋書錦春風吹白髮蜀人争道是眞仙

解綬歸來卧碧苔桂花開後杏花開山中幾度青桃熟摘向筵前薦壽杯

門倚江樓對雪峰簷前日月掛長松醉騎白鹿招仙侶踏遍芙蓉一萬重

春山詞五首

花發溪頭酒百壺青天明月滿菰蒲乾坤拍拍無邊意却入春山作畫圖

百里青山接帝畿千村花柳帶春暉朱衣日侍昭陽裏何事閒情寄翠微

紫翠千重玉殿高蓬萊春色醉仙桃青山漫結煙霞意笑倚東風拂錦袍

早插金貂侍紫鑾玉龍樓殿五雲盤宫花萬樹春如錦却似春山畫裡看

白馬金鞍入紫清十年回首碧山情桃花千樹深宫裡疑有仙人吹玉笙

雜興二十首

長安春晝萬花飛蝶浪蜂狂撲未歸庭畔一枝香不斷暖風晴日自芳菲

西山天半鬱崔嵬萬壑千巖入翠微悵望白雲還日

暮傷心不獨爲春歸
繡户朱簾閉暖風君王遥在上陽宫佳人自昔多緑
薄何事明妃怨畫工
青銅如雪繡羅香雙鈕鏤金鑄鳳凰不向粧臺照歌
舞清光長欲侍君王
大明宫闕九天開中使傳宣殿裏來紅玉雕盤宫錦
覆上公含笑賜金罒
四月鑾輿出禁庭旌旗十萬宿郊坰玉泉山下西湖
水此日應添駐蹕亭
禁裏鐘聲月欲斜君王又駕五雲車郊原父老相迎

處應識宫幢舊日花
躍馬長楊紫汗香誰將詞賦侍君王相如寂寞仍多
病獨數歸鴉坐夕陽
天子宸遊駕六龍紅斾翠葆照居庸風雲日護金根
轉歷盡銀山第幾重
銀山鐵壁五雲開玉輦金輿兩度來草樹忽承天一
笑萬年留作帝王臺
月御星妃雲霧鬟鹿遊忽漫向人間青山黄幙圍春
色十里松風落珮環
龍威冠上赤龍蟠甲色攢金照日寒弓劍萬人看去
馬屬車何地聽和鑾
貂貴三千擁節旌蟒衣玉帶繡裙刀殿前出去隨雕
輦馬上歸來賜錦袍
玉帶眞人戴羽冠步虛歸去珮聲寒七陵松竹蕭森
裏玉殿今開太乙壇
繡甲銀鞍十萬兵蕭蕭馬上角弓鳴將軍帳下横戈
睡天子旂前結隊行
望湖亭下水如天曾是宣皇賜幸年玉輦不來鳧鴈
冷一湖楊柳鎖春煙
春浪微微引御舟君王千古幾同遊揚雄莫獻甘泉

賦自有賡歌侍冕旒
五色絲綸御墨温昌平草木亦君恩春風不限陵原
土四海人人仰至尊
十八山前萬歲臺經營不日庶民來金精銀海終塵
土百尺橋山但草萊
西山松柏肅泠泠萬疊青天繡錦屏遥望羣仙朝絳
節北風吹日晝冥冥

雜詠四首

九龍池上六龍飛嫩緑殘紅野四圍翠扇遥看衝雨
急鳳輿遥見度雲微

長樂春風醉碧桃倚闌飛燕舞衣高只知夜夜憐新
寵誰念君王玉體勞

聞道昭陽賜寵新玉樓金屋不勝春君王亦自思賢
淑只恐蛾眉解妬人

郊廟園林役未休六宮金碧照神州初從西苑開清
馥更起看燈百尺樓

登石鐘山望廬山

萬里長風浪作堆紫雲吹盡楚天開起憑山石看廬
嶽招手仙人跨鶴來

三月江頭花亂紅楚吳天濶水雲空萬峰搔首東林

遠獨上青山扣石鐘

廬嶽亭亭翠萬重懸泉千尺掛飛龍石鐘山下江如
鏡映出青天五老峰

送符太僕出守韶州

南國仙人碧玉簫十年吹向紫宸朝餘音却繞青天
下散作薰風入舜韶

去住天涯恨不同北雲南樹思無窮韶山雨過千峰
濕知是芙蓉第幾重

壽山人陳慕泉

家住龍山第幾峰簷前日月掛長松仙郎況有軒轅
訣攜手青天跨白虹

白髮山翁卧碧苔錫山横笛紫雲開海風吹度雙溪
月應有仙人跨鶴來

送李礱洲之官瑞州二首

憶昔礱溪共釣遊今來已覺鬢毛秋相逢又作天涯
別明日風煙隔瑞州

平泉池館接西華細雨清尊幾度花懷舊豈堪仍送
遠東風吹思滿天涯

送陳白石官吉水因寄念菴宮贊二首

漢闕承恩墨綬新東風歸去已殘春黄金臺下垂楊

滿欲采長條贈遠人

白沙潭水接金螺玉洞春風長薜蘿懷遠因君重愁
思玉堂遥夕夢魂多

送王鶴泉光禄之金陵三首

龍虎盤迴百二關樓臺多在水雲間題詩靈谷花千
畝對酒秦淮月滿山

雨花臺下石楠花木末亭深入紫霞莫更登臨懷感
慨江南江北總天涯

城上青山繞建康漢宮芳草滿昭陽春明門外花無
數南北誰言是兩鄉

送五岡鴻臚歸省寄壽乃翁適耕先生四首

江上晴雲拂曙暉十年遊子喜初歸采蘭一曲春風裡却道斑衣勝錦衣

南國詞人張仲蔚十年調笑鳳凰樓山中白首應相憶却引詩情過虎邱

黄髮仙翁坐碧岧青山吹笛紫雲開稻花新雨看靈鵲又報仙郎闕下回

縹緲千峰鎖薜蘿適耕亭下水雲多鹿門人擬龐公宅白石誰傳甯戚歌

送譚順夫分教南充

萬柳東風御陌塵天涯去住欲沾襟他鄉正有思歸興又向他鄉送故人

湖上君山落日低巴江猶在洞庭西扁舟獨抱寒氊去無數猿聲過五溪

烏石擕書憶少時石潭風雨共題詩逢君却謾思前事五十年來鬢已絲

忠勤歌二首 為張副憲作

關西太守持銅章春風十里棠花香蘭州城頭夜如水至今愁殺攫金郎

巴水東來劒閣青黄霧四塞天冥冥使君不斬綿州盜草木蕭蕭吹血腥

送莫理問鈍之貴州

六十金門始拜官萬峰貴竹瘴煙寒異鄉已是難為別況復多情別更難

送吳中里憲伯防江岳鄂

岳陽樓前湖水平湖上青天如鏡明君山隱隱出烟際仙子時聞吹笛聲

岳楊拂地春沙晴獨騎驄馬湖邊行廊廟百年憂樂在使君應有范公情

茶溪

溪南溪北柳依依細草晴雲野四圍春雨一犁黄犢健歸來閑却綠蓑衣

蒼樹微茫帶遠洲滿江煙水接天流輕帆獨掛滄波裡不是尋常野渡舟

騎驢閑踏玉溪頭錦樹千層鎖絳樓謾說蓬壺秋色滿蓬壺天地不曾秋

竹窓

斗栱迴雲鬱青穀長阪春風散賚萊一溪煙雨瀟湘深無數鳥聲在高木

雙感卷

風雨松楸石子墳空將血淚灑斜曛百年嵩華盤青玉千折江流帶白雲

鵓鳩小畫

曉光庭外樹色紫薄霧山前不成雨一聲輕颺白雲迴獨立高枝俯江水

有感

蚌鷸相持落晚磯漁人倚杖笑含機如何忘却同眞化蚌自深潛鷸自飛

送譚性之判福州

故里風煙連石井詩書秋圃舊稱賢百年留得遺編

在却喜箕裘世有傳

薊門春柳拂行旌閩海雲山戀別情腰下銀章官六品知君應不愧家聲

送陳上舍一楷南還二首

爾昔山中訪草堂攸江百里即雲陽何知此日燕臺別却望天涯憶故鄉

攸江東畔鳳凰山雲水千重紫翠間竹實種花滿春雨九苞飛去幾時還

有懷東里諸宗譜寄監鎮祖祠

禾水城東楊柳垂嬉遊尚憶少年時勤王去後空陳迹惟有青松覆古祠

金鰲江上鎖千峰東里桃溪指顧中水木百年瞻望地幾時歸去拜寒松

詩餘

送劉春岡總憲留臺兼補怡椿賦

畫省仙春尚書舊第庭畔雲開接武今喜重來此下脫十字四十年間秋卿兩世海內名門有幾哉堪怡處愛清陰如舊編動吟懷　拜恩遥總留臺根本地帝命老成才看朱轓蜚熊錦袍拂豸風清江左霜冷秦淮佽武湖邊鍾陵山下一任詩情對酒杯聽星履便歸

來天上笑近台階

右調沁園春

送鄭于野銀臺之金陵

閩海壺山鳩靈毓秀世産豪雄仰先朝素老勳庸後峰繼起遹來于野猶有遺風青瑣三階皂囊千牘十載垂紳侍衮龍果然覩鳳鳴曉日鶚擊秋空　憶從校試南宮羨梁棟兼收得士功喜銀省新御金陵遥下錦帆春發江柳初濃佳麗山河神仙官府時可看花碧水東登臨處倘懷人天北莫惜詩筒右調沁園春

大享燕樂歌五首應制

秋色滿龍城百穀登萬寶呈明堂享禮慶初成萬國同歡感聖情堯仁廣運舜孝難名黎庶頌昇平天下文明

右調御鑾歌

萬宇秋聲轉玉墀開寶陛薦神鼇鳳樓高處雲護六龍移風翻翠葆晴曛赤羽仙樂從天至　玉殿風傳俎豆香周禮備舜謨光從來賢聖充此萬幾康帝心右享民心忻暢聖謨如天樣

右調水龍吟

仙掌日華浮動看萬年枝上瑞色葱瓏考晃鐘玉笙吹鳳錦瑟盤龍仰吾皇聖德隆孝思無窮紫雲香駕御徽風宸居穆穆千靈拱鈞天廣樂長供奉萬載皇家統

右調太清歌

桂殿玲瓏金風吹度簫韶下瞻五色雲車駕聖人孝德光華夏瓊巵玉斝泛流霞鴻福無涯

右調上清歌

彩雲流玉宇澄清候乾坤山河如繡千官同醉鳳凰樓周鎬日漢汾秋

右調開天門

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龍湖文集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治撰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隱改諡文毅萬歷初復改諡文肅是集凡文十卷詩五卷乃豐城雷禮與治壻彭宜所編刊板久漫漶雍正丙午宜之從曾孫思眘得舊刻校正屬其子維新重刊於浙江治明史無傳獻徵錄稱其臨事不阿以是失世宗旨及其卒也命與中諡隆慶改元始更諡焉然觀何喬遠所撰小傳不能舉其相業集中奏疏於時事亦罕指陳喬遠所稱爲輔臣時默默不自得冀乘間諍諫殆亦曲解之詞歟歸有光薛應旂皆治所取士當時以識鑒稱而詩文則未能自爲一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摘其夜過洞庭詩云曉發吳閶門夕渡廣陵沚日暮江帆過洞庭三百里微風澹無波明月照天水隱隱見君山鐘聲翠微裏以吳地而混於楚且云文肅家於茶陵與洞庭湖密邇何得以君山屬吳今觀集中是詩曉發吳閶門作武昌門夕渡廣陵沚作黃陵沚洞庭三百里作八百里則固未嘗涉於吳地豈彝尊所見之本乃思眘序所謂翻本譌淆或思眘重校因彝尊是語而改之歟

張水南文集十一卷

〔明〕張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水南集十一卷》提要

張水南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云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進在遇退在不遇余嘗疑其言謂有合於孟氏所論命性之指乃今覽觀水南先生張公之文而因考其生蓋慨焉傷鴻知之未效而慕穆行之有終也

夫先生以吉士起家既授御史尋改翰林編修累陞侍讀學士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似亦遇矣已坐諸生廷立失儀降南太常少卿稍遷光祿卿卒復從吏議先生退老山中嗟乎以先生如彼其才且際

明盛之朝列清華之秩而功名未
大立於世竟奉懷以老豈或尼
之然歟按先生集初在御史臺
數上書言
國家便事其應
詔陳言畧曰臣愚以爲叅日之勢
轉災爲祥不在毛舉天下之細

故而在人君之一身不在指陳
田野之嚬咲而在朝堂之舉措
因請罷陝西織造止雲廣採取
名還淅江內豎肆赦議禮諸臣
言極剴切侃侃皂鵰之風既還
翰林則陳
郊丘之禮論孔子之祀皆鴻制鉅

儀時方聚訟而先生叅稽今昔
務要之於當不徒附和白虎之
議馬當是時先生曠覽深識且
欲爲
國家建經久之業流無窮之光也
及既齟齬而歸巖居川觀履貞
委順辭讀法之宴卻書院之請

至於再三皭然不緇於俗先生
出處大都如此所謂人知之不
爲勸人不知不爲沮廉幾哉有
常賢矣居無何倭患起東南先
生嘗被圍危城中乃貽書政府
復條禦倭五事奏上之嗟乎夫
言也豈得已哉先生之志益足

悲矣余嘗觀太史公論士之游宦至封侯者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匡君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封樂安侯以為遇時而命良然今讀先生自撰壙記言在南光祿時

先皇帝頗念之忽遣中官詣閣下問曰今張亥何在不知所對云何尋竟罷去夫先生在翰林久既上結知

聖主漸以尊顯泥塗覲巷遇者吐乃卒以罷廢此其故難言之矣然先生持潔節婞行終始不渝視彼周人白首泣涕於塗者豈

可同年而語哉曩歲余視學浙中而豫章華原徐君為右使皆先生辛丑所進士也一日聞先生輕舟亂濤江吊故人之喪急遣人逆於江乃先生乘夜趣行竟不一晤而去余與徐君共嘆先生之峻節不可攀云甲子之春余守憲使在浙聞先生訃既為位哭之即走吏馳奠先生於里第因寓書其子鴻儀請先生遺文將刻焉又二年而余官豫章鴻儀始以先生集屬閩轄應谷劉君大參連江季君緘至二君蓋嘗校之余復稍加删訂釐

為十一卷先生雖典詞書而志存經世固非欲寄勳翰墨而成名詞賦也詩文廼其餘緒余故弗具論論其出處之大者書于篇端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夏五月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吳郡范惟一撰

張水南文集目録

卷一

賦

麥穗兩岐賦

纓泉賦

來鳳賦

慎獨餘馥賦

靈鵲賦

瑞應白鹿賦

頌

瑞應白兎頌

甘露頌

河清頌

卷二

古詩

桂洲八章壽桂翁也

介福堂詩

歲云徂矣三章寄張龍湖宮諭

有儀三章示諸生

贈高蘇門僉憲叅政山西

步虛詞三首
蒲澗效古
立秋日有懷曹方湖
十六夜與同館諸君對月
贈方嶠亭
同錢緒山登孤山次韻
咏菊效古體
贈陳仲約效崔宗之體
遊善權寺
燕山吟贈王文成秋官東歸

春興憶故鄉舊游贈方逵之東歸
陽谷篇
石屋山人歌
盤山歌為焦員外題
渡黃河
余甫巡永平崦西陽峰二先生過謂予曰將有公事屬予余訝之先生徐以是對既乃言曰盤山詩不可不有也余感其言及至而莫之能登慨歸無以藉手也歸途作盤山詩
贈羽用董子哲歸東吳
題李古冲像
題美人畫
病客行訪徐養齋
晚過黃古甫後園芙蓉池上閒步
題興國寺僧表器之畫雲龍海水圖
張公洞
雨中遊洞
遊王女潭寄史玉陽
曹娥廟古栢歌

西湖歌
六月廿九日予自闔閭城歸黃古甫待我于虎丘山上暮色蒼茫披襟坐石談山中之事在予為適在古甫則志切雲霄恐不可同日語耳
律詩
哀冲太子挽詞二首
挽劉毅齋二首
夏日遊光孝寺酒邊偶題二首
陪衍聖公祭 先師廟

十六夜集分得夜字
遊木末亭
自詠
放言
和荆川遊清溪莊贈洞陽主人二首
喜黄少村遠至
小堂與蔣東雲對月
邀客二弟園中小酌坐水亭以待
晚登江天閣
贈程松溪
春日朝回有述和夏桂洲
首夏遊郭生園亭和沈少泉
夏日恭覽 清馥殿
題夏桂洲宗伯賛治堂二首
題張陽峰學士新堂
答華鴻山見懷
雨亭對竹簡邀東曉僉憲
承 恩賜臣某講衍義宮川[illegible]二握
賜鯡魚
賜枇杷

八月十七日 實訓實録成 上親賜宴謹
身殿
黄安姪邀遊觀音閣
客至園亭和杭雙溪
羅念菴雨中同遊君山
飲童内方宅看菊屏次韻
晚過顧介溪宅留飲日監堂對菊菊有叢生
五色花者故盛
和桂洲 上賜直廬志感
元旦早朝志喜次韻二首
王溪少宰席上和韻餞童内方
壽李蒲翁二首
六月二日鄭鄧衣招飲郭外園亭客為孫毅
齋馬西玄周子岡梁劍峰暨予五人紀遊
二首
長安與仲弟遠之言别
将出京辭朝
晚登鳳凰臺
西園燕集和甬川
秋日登憑虚閣

九月九日買得盆菊數株列置小庭邀王象
山薛方山同賞
同魏大理楊中丞宿獻花巖
同王士先董體仁遊湯園看王蘭
與吳光祿顧少參䜭乃光憲副再登君山紀
興
登君山貽蔡同甫
春日橫林寶安寺和王文肅壁間韻二首
三月八日登君山
春雨聞內閣試庶吉士

桃花寺
送蒲汀先生進　萬壽表畢還南都
燈夕次吳白樓
新秋感懷
送丁大章之任三陝
和方宗陵
元日安李驗封宅次韻
送谷子丹宜興因簡杭伊溪
漢陽道中寄陳約之
春日鄭海亭邀遊慧山同張五齋顧東溪嚴晉
梅村王九峰王仲山
十五夜見月華
小堂對菊
劉子正園中看牡丹
和礪菴宗伯二首
春陰
六月十五日兒子治酒水次居邀諸賓觴酌
予先獨坐病思未除聊自詩一首
黃吉甫投贈金銀芍藥菊二本俯以箋辭甚
甚作

壽張羅峰閣老
登寺塔
贈劉子
題忠節祠爲陳僉憲乃祖節愍公
登牛首
與仰山侍御三華郡守登金山
蜀山渡汎舟李南渠閣老邀予同王龍溪趙
麟陽翁見海宴集
寄贈水西諫議四首
對菊有感

雪後放舟淮河
和顧東橋新營息園十二首
閒情示邢道士
同年華松峰以東堂所植盆松二株分惠作
詩道之因繼韻引謝
咏折枝海棠
登山即景言懷
同客庭前看雪
春日尋梅踏芳郊二首
覽金焦圖

卷三

經筵講章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
于文王受命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
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奏疏

題為別是非昭公論以定　國是疏
題為陳情乞　恩養病疏
題為禁革奸商計沮塩法以絕弊端以充
國課疏
題為順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疏
題為集衆論清本源以對揚休命疏

題為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題為稽典攄誠以對揚休命疏
題為申末議慎祀典以隆　聖德疏
題為獻末議靖醜夷安衆心以上慰　聖心
疏

卷四

序

中庸管窺序
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温公還鄉序
川嶽圖詩壽序

見山政訓後序
治河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贈大宗伯介溪嚴公之任南京詩序
送宮庶董內方先生歸省序
賀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瀛張公七
十壽序
會試錄後序
賀大冢宰玉峰朱公七十壽序
賀張母沈太夫人九十壽序
送總督薊州軍務少司馬文江胡公還京序

賀鄧千憲堂書績序

卷五

序

送少司徒松泉夏公被召北上序
送大中丞路橋楊公被召北上序
送侍御貞菴李君考績北上序
贈大司寇東橋顧公考績赴闕序
送巡撫右僉都御史詹公之汴開府序
重修江陰縣志序

易象大旨序
送麟陽趙使君被召北上序
送司訓趙子擢遼陽衛學教授序
贈推府廓原徐君被召北上序
贈郡伯東崖余公擢天津兵備副使序
兩峰奏議序
江南校武錄後序
鴻泥堂續集序
黎川王氏續修家譜序
贈邑侯金中石禦寇序

卷六

記

梧溪書院記
梧山記
重修合肥縣儒學記
隆慶衛儒學科貢題名記
重修祭酒公第記
淙造亭記
重修常州府門記
周襄敏公誥勑碑陰記

新城縣城記
重修蘇州府學記
重修延陵吳季子廟記
重修常州府儒學記
紹修堂記
丹徒縣學記
丹陽縣學記
楊舍城記
金壇縣城記
三關淺水閘記

魁筆峰堂記
重修先世大墓記
先祖四世祠堂記

卷七

書簡

與趙明府辭鄉飲
再與趙明府
與錢鶴洲
與撫按請兵書
與嚴介溪
與徐存齋
與潘朴溪
與楊五川
與唐荊川
與楊虞坡
與吳悟齋
與周觀所
與文衡山
與郡邑大夫辭建書院書
復巡按饒侍御書

答孫蒙泉
與撫按辭建書院書
答范中方
與翁見海
與周衡陽
與楊升菴
答劉掌敎

卷八

墓誌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養齋徐公墓誌銘
明故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萬君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裕軒夏公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毅齋劉公墓誌銘
鄒母華孺人墓誌銘
明故薛母吳孺人墓誌銘
劉母鄭安人墓誌銘
旌表節婦先姊孺人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江陰令鶴洲錢君墓誌銘

明誥封夫人吳氏墓誌銘
亡妻曹宜人墓誌銘
孫撰壙記并銘
卷九
墓表
明故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心華龔君墓表
贈禮部署員外郎主事蓉泉方公暨配錢安人墓表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南江鄒公墓表
明故贈監察御史湖濱劇公墓表
明故處士愚堀華君墓表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史公墓表
蟠龍山何將軍伯仲墓表
明故秋厓季處士墓表
明故大名府開州州判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華公墓表
行狀
明故前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沂樂湯公行狀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泰公行狀
卷十
傳
吳孝子傳
烈婦龔氏傳
東溪范翁傳
曹母鄒安人傳
祭文
祭陸儼山文

祭董庶子内方文
祭沂樂湯公文
祭王太孺人文
祭邵文化文
祭亡弟德之文
祭王前峰文
祭張甬川文
祭徐養齋文
祭周訥菴文
祭蔣澄川文

祭李太夫人文
祭唐荊川文

卷十一

雜著
同野說
勿藥說
良牧箴
慎滿箴
警惰箴
悅中箴

奇楨銘
紫石硯銘
磬銘
石假山銘
三陽開泰圖讚
莆田陳石亭先生像贊
高石山像贊
蘇教授竹泉像贊
劉敬軒像贊
題東川手卷

題子昂詩卷
跋東山卧謝圖
跋水竹村卷
跋二逸徐君詩卷後
賓石對

張水南文集卷一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衮撰

賦

麥穗兩岐賦 有序

濬縣令楊麒字仁甫江西之上饒人爲治依於仁厚而無鍥鉥䇿苛之弊莅年政洽其邑之安仁里麥穗兩岐太守路君直興而賦之以示行臺余曰仁哉麒之爲政也豈庶黎之悅豫而福應若斯耶不有歌頌曷宣厥美爰慕古抽筆以侈告群牧遂爲之賦

濬流湯湯其東注兮迴淇黎而合幷莫縣絡之奥區兮獲安仁之里名承君子之流澤兮藹金土兮微音兖嘉植于時以脅蔚兮冒紫甤而雙莖鍾渾噩以根荄兮毕灝氣之清英當義駿之緩輪兮色琳珉兮青熒葉旖旎以偏反兮萃翡翠兮骈與文瀾于平陸兮簇雪浪之閬旬振邕懇之雉羽兮鏘下上其鳴聯女袂之翩躚兮倏俯仰如神含蓓蕾之瓊蕤兮承沆瀣于芳春忽朱明之肇衍兮迎招搖之可金除蒲滕之刻鏤兮悴原隰之鋪荼既蜒蜷以戢拚兮復鄉比而鱗分覩金粟之纍纍兮揚午夜之葩芒綴羽蟲之詵詵兮亦振翮而飛揚爛盈錦之飈纚兮羌玉粒之流漿傲珊瑚之交枘兮嗤蓉樹之莆雙卒歲可以餘饒兮實惟恭嘗旧峻樂不可支兮卑久出遊以劉堇斤九莖之靈芝兮眺假寵於歌聲涵萬年之寶樹兮僅乞靈於燕名何若公私克實兮上下咸熙兮明良宜濟沱之叙恩兮將報德于無波繁湘潭之谷澹兮合遵晦而潜佑信皇仁之於穆兮湛甘露之孔匀抽一莖而兩穗兮瑞乎九真顧兹美人理化兮流愷悌于騶虞賁草木以榮施兮象陰陽兮慘舒覩鄭白之沃若兮將湛湛之軼述彼益奏庶艱鮮兮亦既炳乎

虞廷考洪範之庶徵兮孰云非夫民庸聽衢謡之孔殷兮采之樂府而賡頌詩曰麥秀雙穗兮黎水傍嗟爾君子兮漢之良步雲衢兮駕飛黃棲枳棘兮騰鳳祥足民食兮盈箱篋萬瑞兮大章昭芳庸兮史冊屢豐年國永昌

纓泉賦 有序

蒼山之野滇南之陽有泌斯泉維洌維芳作亭其上君與徜徉顧瞻周視若聞仲尼歎息聽孺子歌於滄浪其辨異也流行坎止其貴同也盈科達章掬之挹之豈徒濯纓乎高潔將以洗心乎退藏潤

物為盛比德為良於馬題署如見羹墻予聞竦然
於乎此天下之至潔也知者之悅廉士之方是之
取爾焉用不臧乃製短賦以載之詞曰
泉出山下兮蒙養與功環環石眼兮流注無窮仰觀
天漢兮亘爽白道之脩虹激珠瀾兮沸沸燮龍鱗兮
重帀包九河兮襄溢達五音兮龍從英雲蒸蒸兮出
埊物淋淋兮瀰空斥涌溶與祖濟兮傚冰柱而凌視
融之峰君乎岳之巔湯沐浴神醴鮮濃如饑如渴適
觀大化於鴻濛於乎巋哉八卦始畫五材資生以水
先用泉為之宗是故王明用汲以施博地道流謙而

比崇思汲郡兮美穀悵負丘兮靈宮寧高冠兮岌岌
不受約束兮趨西東自昏暨明兮莫知其捨左之右
之兮數矣其逢蓋真有得於天瓢之灑淼而終將希
聖德於盤踪君乃撫絃歌曰我纓我濯兮爾泉爾容
時之代序兮有冬有夏瑕沙黃沫兮騰涌噴薄來也
攸鍾兮去也靡洄澄渝淪兮心有融蒲泪濔以為溢
兮商霖消瀨那復同令氣穢穢流響淙淙涯斯泉之
匪我樂在我之朋從彼世氣如石將出折於九龍之
窩吐納熒洞委蛇流風與天地而相始終

來鴈賦

中書舍人顧汝嘉氏蘇人也嘗以能書受
上知賞一日有來鴈之祥其事尤異搢紳間盛歌之
顧氏因以名軒予為之賦
伊翁習之鳴鶖兮托廣澤以有生稟鴻濛而受氣兮
含陽德之貞明性順時而能信兮悲避弋而遐征故
其嬉遊苓蔚棲集叢深飛則行列獨必哀音豐肌腴
趾玄裳素衿既目陽鳥亦號智禽雖混族於羽毛固
超類而殊心公孫獻之而秦繆得士大夫亦倚而儀
禮攸欽豈復將鵝鶩而刺燮與鶺鴒而頡頏者哉爾
乃來賓白露北嚮玄冥從長飈以軒翥遡陽節而載

鳴其羽翽翽其聲雝雝晨遵荻渚暮盼疏櫳顧墨池
以延佇企芸閣而籠擬迅挺姿兮下降儼委質兮庭
中迫之不懼擾之自從緊虎頭之苗裔兮書工鳳尾
挾彤管以搖天兮鸞坡容與偉帝側而星爛兮龍翔
鳳舉詔宿瑤宮兮紫垣寓顯靈兮玄青並宗伯兮勸
衢璨琓琰兮名斐幸曠代而希遘兮秦重華其哲王
夢有鳥兮翩翩似眾憶兮告語且走僕兮事符一夢
中兮驚喜嗟講堂之三鱣兮關西兆公卿之鴻而茲
飛兮蘭巖隕祉固神物而有憑兮亦既占矣倏帝
綍之褒臨兮乃書乃詔曷以命之寵服兮于金于綺

將麒麟之王刻兮用以報女承鳳凰之勿奪兮耀山龍於舜紀豈直門楣假寵而已乎

憶蘭餘馥賦

憶蘭餘馥者工部郎中鄭君鴻和思其先大夫而作也鴻和用以示衆叜製短賦以慰厥思賦曰

矗吳岫之峯嶸兮越甌湖而逝南翳晚蘭之叢生兮留海虞之餘馥伊來髮以效能兮抵前修而若參佩清池之玉玦兮恍湘靈乎群集紛百芳其並薦兮曰將配乎古隰終負縕而寂耀兮孰云時俗之侈泆嗟夫人其既隔兮或瘠殊焉諦之傾羅生若堂下兮傷

靡蕪以紛披節代謝而霜則隕兮獨惆悵其疇依豈堂構之不可傳兮將兮表之難服睇嘉植之殊尤兮媚空谷而幽獨灑芳甤以修旋兮儼君子恂其篤愁余心以怏怏兮踵芳躅而焉淑蔽謝庭以交蔭兮神宛轉乎彷徨葺荷蓋以為襏兮疏苓壁兮約房光風朝以輕汎兮清露淒兮日夕羌僉思曷其覿兮淚琅琅乎余臆沃靈根而茂之兮建馨香於奕葉擷芳華與有說兮燁繁標之苾潔噫嘻郁乎馥哉厚培植兮具區流膏澤兮廣業公子生兮餚且都擢州韻兮賧金鋪名既崇獎兮業則允扶孰是馥兮將天闕兮扶

躁

靈鵲賦 并序

我

皇上嗣登大寶之十年爲嘉靖辛卯七曜貞明九功惟叙海内有成和之休天下回歸極之化貞是以趨三邁五而躋斯世於大猷矣維是秋八月丁酉恭遇　四郊禮成　萬壽節佰適　鄭府以白鵲一雙函使詣闕來獻

皇上聖不自有謂皇天垂休　列聖所祐延詔卜日具儀薦之　九廟上之　兩宮萬姓傳呼稱爲

聖德越九日庚寅

上復召百官集左順門下出兹白鵲貯以金籠一時群臣聚觀莫不咨嗟歎異以爲帝王貞瑞而鵲亦宛頸旁睨或啄或跗若與群臣同歡蹈者臣愚退而思之鵲羽族白質黑裳其類爾乃今霜毛玉距純質珠翎獨得乎靈化之異蓋由我

皇上帝德罔愆王道粹白故天地將爲昭焉而靈鵲挺異於中州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先儒有云玄既集而不彰是掩天休也沮功成而不矜是蓋　聖德也臣子之罪將安辭乎臣官列史氏職在紀編

快覩嘉徵歡逾恒品謹稽首以颺言恭攄衷而獻

賦

維國之興隆兮必有禎祥於中州之令鳥兮璨白質之采章被金方兮正色含瑶精兮晶光緊鸞凰兮儔匹豈衆鳥踰兮可望始儀鴻以漸逵兮終結鳳而鳴岡眞帝王之奇瑞兮信治道之所臧伊黃龍之啓圖兮帝虞肇登玄鳥呈祥兮后殷其丕承循聖賢之遐軌兮應豈無因非精靈其焉感兮茍匪實其誰諶肆我

文祖兮戡難底寧敷德昭晰兮白鵲來庭于時聲歌

兮三代希聲上下緜邈兮罕嗣徽音於昭我 皇考克明峻德祇肅 宗廟兮基命宥密覃霈品彙兮鵲巢俯集反窮數而不御兮惟異兆民兮允殖 皇天純佑我 國家兮眷命滋其有赫覩茲鵲之靈異兮皓爾太素之流潔方瑩思以動羽兮轉旋猗而生色望赤霄以延佇兮集 金門而止息樂 聖化以凝凝兮固馴擾其安戢忽顧影而矜榮兮内對恩其罔竭若有感而欲宣兮惟垂頸以示臆矢一心以無他兮奉 明君兮夔壁惟 皇情之懌豫兮覩下民其敷錫登 九廟而薦歌兮奉 兩宮兮顏色萬姓傳以雀躍兮仰

聖人兮皇極四鵲雀之侈歌兮徒濫美而亡實惟白鳥之在靈囿兮信周文而永軼嗟往牒之罕覩兮寔至德重光乎累葉朔一之已特其兮又並生而比來宛王雎之在洲兮倏白鷺之在梁聽雌雄之和鳴兮若宮商之迭織雖托名於羽族兮寔迴異乎方責惟

皇退以謙冲兮獨遇祥而省諐嫓美之靡堪兮廼澄心於道眞修三趾而允秩兮縟群龍之所經秉貞觀而旁燭兮猶黜己而戒盈登群哲兮勵翼昭王道兮粹白 帝其申命用休兮惠茲延吉上下與天地

同流兮至誠不息繼自今華夏蠻貊咸思服兮茲珍罔缺頌曰維鵲之生于彼淇陽曷以儀之惟

帝德之光垂裕子孫穆穆皇皇天子之表萬大之望惟克敬德悠久無疆

瑞應白鹿賦并序

嘉靖癸巳元春先期白鹿見河南靈寶縣至是撫臣按史瑯章表上遣使馳貢 闕庭

皇上敬天之休受而獻之 列考暨 兩宮皇太后以彰 上天殊錫既而春官宗伯聽輿言頌 聖德竭臣誠請以表賀

皇上遜而不報至于再至于三　詔乃可臣竊究觀
前代自有牒記以來萬殊之福倜儻偉特之祥駢
臻輻湊煒奕狎至未有如　今日之盛也古昔明
王誼主政康人和著有福應亦莫不祇承天休其
臣獻詩歌德鋪事史官以昭無窮未有如
皇上功德配天精誠淵默謙虛抑畏若是其至也猗
歟盛哉寔惟宗社億萬載無疆之休哉臣不佞濫
叨侍從不量蕪陋謹撰白鹿賦一篇昧死以聞賦
曰
懿　皇明之曆運當　丕后之承天𡗝陰陽以作則

徐儀極而孚先雷出震而奮豫風行巽而化遷禮樂
兼總乎條貫人文炳煥其敷宣紹馬圖之遐軌會龜
範於幽玄鴻恩漸而四被駿烈振以尚騫信德元之
克邁委福應之攸駢惟白鹿之仁獸產靈質之華瑛
位臨抑宿域界澗瀍崇岡欝其崒嵂長川紛以蜿蜒
淑氣偪坼嘉禎赫延誕神物之挺瑞豈蹄械之能羣
文不綺蔚質惟皓然怡斧渺以奔猗性忠有而安便
方其鏕鏕野曠㒓㒓林叢偪荊壁而品雅剪齊穀以
蒙茸懸實覡乎秀嶺淨纖塵於深穹孕金精兮雪色
聘環宇兮霜容歲昭陽以轉律條條風以暢和望金
門兮趨蹌登靈囿兮倘佯結騶虞以比趾儀苍鳳而
若翔斷白環於閬獻贊並蟲於袞裳耀方壺之彩旭
憩太液之青陽映金鋪以的歷佇碧櫳以昂驤乃若
黑鵰侈漢徒稱絕徼之珍鵠雉誇周祇效越裳之貢
是皆羽毛之偉觀奉日月之光輝豈若茲鹿眷吉景
福兆　前星以炳燿介　至尊而弗祿彼往牒之秘
聞嶽近代而罕聯叶　天休之滋至昭　帝德而罔
愆審基業之憑厚嚴祀事之占韶　九廟以祇肅
奉　兩宮以周旋縈光熠爚乎殿陛休氣充塞乎穹
埏惟

皇心之惕若體天道之益謙亶聰明於繕繹齊思慮
于蠖蜎究大畜之微旨御棫樸之遺編禎祥至而靡
恃上下交而必顓　王道粹而愈白　宸衷勵而益
虔覽義軒之步驟接姚姒之心傳㪯時幾於杪忽湛
精一於無言盛矣哉我　皇之德高明配天博厚配
地皇天惟親下民攸賴子孫千億以續以嗣小臣載
歌敬告來世重曰明明我　后克峻德兮瑞獸來格
昭　天寵兮祈合無間康兆民兮永佑寶祚景命僕
兮實繁　天胤螽斯蟄兮
一頌

瑞應白兎頌并序

維
皇上宅位之十有二祀昭德塞違執中極禮爲
百神賓懷萬國大化旁流充塞洋溢於是羽族蹄
角草木雲露瑰瓌奇特之祥稱爲上瑞紛委狎至
不可殫述是歲仲冬西蜀撫臣奏白兎見綿龍岡
其色純明皦潤光澤超絕等倫謂非人世所有表
獻 闕庭式彰 聖德故臣得而颺言之謹按韓
愈狀曰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也今白其色絕
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張浚亦曰久隱時見應
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
被白含文好無極也二臣表讃之言皆極情狀然
氣機之感苟非聰明仁孝達天德者發於人格於
天天人交感其孰致之是故聖人作而萬物覩帝
命昭而百靈集有由然矣
皇上純仁至孝感格神明貫徹天地不日海隅所以
三靈薦祉瑞兎來格群公三事百辟庶尹稽首稱
慶謂宜命協律詔太史播之聲詩著之簡策以樹
百世之鴻名以揚無前之偉績而臣謬司彤管伏
覩嘉徵敬次蕪詞上獻黼扆頌曰

皇矣上帝敷佑四方篤生
聖主垂拱 明堂敷賁禮樂經緯綱常遵述文武匹
勳虞唐內漸鴻化外俯膺揚不爽大烈燕翼重光惟
天監德惟德降祥太和沉灌在治馨香發爲蕃瑞有
來瀼瀼相彼西蜀有崇龍岡蜿蜒百里盤旋若翔坤
珍闢秘是生靈兎毛質超倫灑然有素出應明時上
符 寶祚撫臣祗告出爲異常維 國之慶維
聖德之彰輶車載發雲旗迅駛象表金方美含麟趾
貢于彤庭永右 帝祉於昭我 皇至仁汪濊鳳皇
矢歌鸑鷟既醉無禍不除萬靈翕萃惟兎之質有蒼
其色化白爲祥凝霜沃雪曷以來之歸於有德惟兎
之靈元樞沕穆散爲星精千齡變采爲壽之徵惟兎
之瑞其占孔吉覯德告符有嗣其哲昔在 太宗功
德彪隆白烏載見民物阜豐肆惟我 皇撫運盈成
紹祖休顯憲天昭明大曆既卜徽猷允升龍圖繼耀
龜書協靈臣拜稽首敢告
天子 聖壽無疆 天休滋至垂裕 後昆蟄蟄繩
繩光于萬祀

甘露頌

於昭 上帝敷佑下民篤生 聖主肇正人倫體元

履正恭已垂真心原麟趾氣斡鴻鈞禮樂四達政刑
一成和積順布透徹薰蒸格于　皇天天示厥徵萬
物咸若三光朗明吉雲晨集甘露宵零維茲甘露曰
陽之勝王者行仁福瑞斯應紛瑰的歷綴珠圓瑩其
凝如脂其甘若醴撫吏陳辭百姓攸喜置以瓊罌獻
之
　黼扆明德惟馨至善有斐　聖不自享禮于
祖考愛薦兩宮恭命茲保敷錫兆民稼穡惟寶茲梓
駿發出自長秦　天休滋至式其有艾卜世歷年丕
惟三代應維以時乃在元正履歲之端若時之令庶
事惟康以莫不競誕降伊何里名孔多欽明善化決

於人和瓊漿沆瀣玉液霏微聖恩湛露陽用不睎臣
工受賜真荷培滋帝譽上世册丘獻瑞盛以寶瓮惟
德作貢舜移零陵彪飾太平傳頌不朽方朔斯銘漢
武紹命值時中興雙立銅柱上受雲英唐宋盛世間
覯嘉徵明明我后峻極太清萬邦有濡　一人之慶
吁嗟露兮集于竹葦包納群賢何善不匯露兮瀼兮
集于松栢稽謀自天黃耇爾卜賢聖繼跡子孫千億
治民令休天命永赫

河清頌

維　皇睿聖於昭　帝謨誕膺駿命瑞啓龍圖靈含
萬象光爍九區觀師順動朝宗響趨天眷有德瑞應
匪誣維河之清篤生　聖人皇躬誕育粤自卯辰撫
運七祀四方底寧天赫厥靈地不愛寶井以靈璧亦
耀前星豈無異所皇跡是因默祐有在寵此奇名河
之有源發自崑崙汾灘湍湃以其太潛忽焉殊色萬
里縞旌灼若素練瑩燦瓊英神功之緼坤液霞蒸清
渭退舍蒙泉服膺以天　聖瑞成也休徵畢不自有
歸之蒼昊群臣曰吁　天子明聖海若欽承維聖作
哲比德澄深一塵不垢萬景俱新爾設淵默秉有心
箴維聖汪度合虛滄溟眾流茲納不與細爭往邁古

訓豈惟盤銘不謂馮佐偶寓村名詩賛臣工以馮以
翼
帝德淵泉涓埃何力臣職詞林拖沼就列僭之濁涇
自彰穢跡上荷包荒不棄沙礫永翻一心奉揚休德
昭昭普明湜湜其沚吐納百川妍妍萬物大化同流
至誠罔測胡不萬年惟　皇子孫肴慶無斁

張水南文集卷二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古詩　四言四首　七言十九首　五言十首

桂洲八章壽桂翁也

倬彼桂洲浩浩汪汪吹雲吐潤四海廣肹昭哉輔相式契吾
皇下民攸暨且巖巖廊
維此巖廊允宜我公休徵祉錄以贊肹邑室居胥慶
萬福攸同祥光協氣盈溢昊穹
維茲朱夏壽域洪開三星拱色五老與偕絪緼奏南山
有臺有萊自天之祐優哉游哉
維我人斯何以祝之曰耋曰耄衛武為期庶茲元吉
相彼東維當朝柱石
天子少師
維我人斯何以祝之綿綿瓜瓞孔惠孔時絲綸繼美
皇皇鳳池玄靈既應曾見孤垂
慶衍孤垂欣傳壽算式似庶幾我心以寫袞袞善積
悄慷萬屨庭發無疆純嘏自假
純嘏爾長顒顒昂昂期應五百綿國棟梁象山我我
蔑江湯湯產茲人傑嘗彼允防

中庭有荷有荷有蘭亦有松梅桂洲之千君子樂只
以莫不覃萬靈萃止九有以安

介福堂詩并序

嘉靖八年七月巳卯少宰崦西公擧卜介福堂奉
其母王太淑人歸　制辭優上恩也於是公卿郎
吏客夫宿依四方章縫之士胥賀以言某於公為
後進獲以母事太淑人因識其事而系之以詩其
辭曰

於爍皇靈宣昭厥聞采蘋風化江漢述濱維徐有母
慶釋休祉篤生少宰維國之紀紛綸典謨夙夜敬止
帝曰汝功予嘉不忘言念其私載錫之光迺延勒褒綸
龍翔鳳蹲介以景福王言春溫公拜稽首敬迓休祉
御使于征毋氏遄喜爰相震區既景迺岡亦有澱湖
紫峰之陽闢茅啓土廷曰肯堂公作茲堂揭華伊載
壽考維祺高明且在維福之介其鼓駭駭母燕茲堂
亦既醉飽盤有白魚庭有青鳥既歌既舞其歸考考
母居在堂蔥珩繡裳不顯惟適如幾如式其舞繹繹
公有嘉賓稱賀成欣考德頌言百祿荐祿荐臻
定爾子孫

歲云徂矣二章寄張龍湖宗諭

歲云徂矣予將曷征天寒木落鴻鴈悲鳴汎汎舟檝
湖水不平瞻望弗及涕淚如零
歲云徂矣予將何之騤騤鸞駕虬旂翄斾敝虧彼高巘
亦降水涯豈不榮貴悠是別離
歲云徂矣予將焉往江水瀰天雪下如堂豈不懷歸
亦云漢隔人路坦夷與子偕往

有俄三章 示諸生

有俄有俄維予之淑其淑維何心之一兮允矣天則
左之右之載笑載色我其牖民于以保極
士其趨矣曷不爾歸匪泥而跡匪泥而辭洎乎無言

中心懌而以莫不娛
維士羣居以損以益我躬之不勤自貽伊戚維耋之
嗟日離之及我其懲而莫予有螢業業兢兢維道之
佚

贈高蘇門稽勳茶政山西 以下五言

洛陽有才子畫省神仙吏蚤聞求騁年已慥驥能技
者書銘萬言說劍長纓試既叛諸世措獨留理人智
曉承魏闕恩暮結燕山戀赤帷敞朱軒余纔絡華驥
周覽三晉墟慨發千古意奉君還唐允許身元稷乘
萬里鳳池雲翻飛應爾逝

步虛詞三首

三天發明照東岳昇朝曦爾駕謁玄帝揚威曜靈姿
令我出塵心叩首長生期冥和協沖氣鍊形訪真師
非有挺金骨安能凌霞梯日午玉堦歸只有花氣迷

其二

爛爛陽烏沒嗟嗟天雞鳴靈籟發金谷祥飆拂瓊楹
虛皇儼上座羣府羅列星言過桃君里長揖安期生
冥存不息訣識念長生經羽童致玄禱鶴駕紛來迎

其三

寶雲麗初旭靈香散晨霞杳響洞簫裏恭修太一家

觀始返自然虔對思無邪煌煌玉帝座睒睒羣仙槎
真氣溢碧海川光瀰洪涯椿齡豈謂久僊筭應無涯

蒲淵效古

青青澤中蒲聯聯曜晨暾金淵激珠籟紫莖含石滋
道士意不溥湖石巧相宜携濯咸池水長養蓬丘枝
三秋不改色九節通靈倪松枯空十圍剪伐世所悲

立秋日有懷曹方湖

璇衡指玉秋金飈瀉炎歊客心縱無感我心定悲悼
凄緊薄叢林淅瀝被野草情猶念微時時驚秋早
顧我非金石安得不枯槁昔汝西湖側居處世無道

蕩檝下巴丙音諷喜長歌登樓眺遐思撫覯仰夙抱
逝節不復還嘆息令我老壯烈占不虧光榮君自保

十六夜與同館諸君對月

烟霏秋夕深嫦娥藴瑣闥道子歲時新展席當秋潤
浮雲起重闉閭璧愁欲飲因憶天柱峯上取端正月
長松蔚清陰孤魂半超越水國羅幽蜺霜空淚哀惱
泠泠江上絃彈向雲中汝離合中易更明晦亦倏忽
徘徊縱所如感嘆長不歇紫子門前駒且醉杯中物

贈方矯亭

皎月出澄夕白露淒以閑蟲鳴入我耳風漸摧崇蘭
佳人暮安適矯翼青雲端望望不可極徙倚典哀歎
有美車徒耀佩刀金錯鸞頡頏苟不渝邪節斯足賢
明哲昔所愛日月如環旋

同錢緒山登孤山次韻

冬寒凌野色出門何所從涉江渡杜渚杖策登高峰
故人銜岳秀穆穆來泉風置酒馱沙曲騁望鯨島空
四時錯代序一氣歸鴻濛士衰知物化境幻多神工
平沙莽回互良訟其兩東土風朴以愿呈路夷且崇
我心順自適萬物其來同

味菊效古體

采采籬下菊昌此黃金色移植媚中堂如入隱者宅
白日軒檻幽清霜蘭蕙歇歲晚綠葉滋豈與凡卉匹
我懷欣所同徘徊淹永夕秉燭照明姿愛酒任消滴
悠悠陶令思萬慮澹然寂

贈陳仲約效崔宗之體

玄冬始十月雲黯天半晴幽居煩不適出門尋友生
慕結中林客欣談隴上情陳生早過之邀出西門道
溪流鬱盤紆芳屋絕低小英英霄漢人交久情益好
胸藏千古文竭志三冬飽夙懷救時策不上干祿書
金聲擲新賦王價鏗相如南鳴從北來感時淚盈臆
磥砢不平事且向林中説晚節絕他想左琴右清觴
綠樹蔽原野往來山人莊氣斂郊扉靜霜清園菊香
同遊幸茲泉別後應難忘

遊善權寺

洮洮巷回溪尋山復尋寺花色映青葱苔痕莽交互
入洞瞑不分聆泉清可晤披襟一對之日夕下山路

燕山吟贈王玄成秋官東歸 以下七言

雲台城東亭草青欲別不別情何深清樽置酒潞河
上聽我一曲燕山吟燕山四月花已暮潞酒逢君悲
世故策勲早冠南宮名拂衣尚恐東山卧憶昨駿馬

朝九天繡鞍王勒黃金鞭平明伏奏
天子陛陳慨論事尚書前看君氣槩誰可擬秋月水
壺澄徹底法葉按紆午夜躋上廳乎反　至尊除一
朝娥眉翻見疑掩面郎向深宮啼人情反覆每如此
中心好惡那得知抗顏長跛滄江橋掉頭烟霧存巢
父春日晴遊五岳雲秋風夜聽三湘雨勿勿盛既白
髮新等閑富貴皆浮塵闘起高樓對鋪日開萬卷
看嶙峋
春興憶故鄉舊游贈方遴之東歸
登陽城東隅北飛燕關草緑人未歸銀魚金馬亦何

意紫霞碧霧空因依憐君拋擲人所羨一別十年不
相見項米京邸諷寒暄見我驚非別時向青溪細雨
憶故丘綺山花滿春風幽爲問城中花柴俠朝來還
鬪管絃遊
陽谷篇
君不見七月一日天色開長安宿雨齊紛埃卅卅祥
雲度高閣輝輝寶宿明中台陽谷老人時七表頻眉
半白今還黑自然呼吸有奇方長向嵩濛騎日月憶
昔
先皇臨御年曾將靈藥侍宸筵　至尊含笑催賜錦

白日照耀紅雲前即今隱名都市裏白首醫經心自
喜會看陶令生五男箇箇琅玕照清泚仲郎季郎不
可當嵩一官才了黃門郎日高北闕伏奏從花發南山
開壽觴隱隱鸞笙雜鼉鼓青鳥群飛白鶴舞卅歌一
曲醉方醒海浴陽烏曾未午翁兮翁兮壽難數
石屋山人歌
有美彭別駕爲出丞相家少年結屋松杉表匡廬日
夕明流霞霜風冷冷石巢巢飛泉白道鳴徵咽洛花
衣析谿鼠盤窺燈夜壁山鬼泣君時几坐讀古詩黃
金鵲印百不如意象恍惚羲皇上山有肥蕨溪有魚

君今佐郡理兩士麟符半剌乘青組不羨乘車朱兩
輪夢魂長縈鄱陽路鸞湖峰頭石屋山西江應作惠
山看蒼生日望致霖雨英學李生歌老柴
盤山歌爲焦員外題
君不見盤山勢龍拔層崖複嶂遥相通根蟠大地色
不動危標高插天之中瑰霞互明滅蒼益紛來非四
時淑氣浦雲谷白日低見流烟虹古柳欹倒臥挑
獨向合聲對晴天高飛彩鳳雙闕同倚洲川砂千仞
少憐君自是水相依氣節高義照昔年樹間遐
朱輪半剌名高動至尊渴求宗哲求明詔發卿庶文

功不小蒲地瘠叛曾有瘳九天霖雨春仍恍公餘省
署開騷壇招我細味山之盤拈揮雲物意不了嗟呼
白鶴欲上青雲騄棨鶱焦君焦君聽我歌經綸事業
君如何直須致
主陛三代莫學考槃終山阿

渡黄河

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瀚若蹙踞崑崙山半源九
竅一派出倏忽平地洛濱開長淮清濟湫濮潞南榮
東虢紆盤廻伊洛西后來治此九龍蜿蜒疾如駛故
道安流不復驚極目長雲一萬里嘆息神功涇渭分

黿鼉岈坼翻狂雨去年廬舍半飄零飛沙變幻幾回
徙我來渡河六月中手拇生胝騎下驄天地黯澹忽
異色波濤撐突愁篙工念言公事急於火長顱廣川
莫余阻仰見雲師廻疾車臥聽馮夷擊鼓吁嗟男
兒落地四海身變化安須蛟龍神須史作用亦常事
不學擁腫那見眞直須鞭起九龍尾分理河曲皆通
津上佐
天子明聖仁河清海晏遊麒麟

余甫巡永平峪西陽峪二先生過訓予曰將有
公事屬子余呀之先生復以是對既乃言曰盤
山詩不可不有也余感其言及至而莫之能登
懼歸無以藉手也歸途作盤山詩

二賢妙論如連環與入烟霧排頂升示余盤山有興
態赤城天姥空嶻屼乍聆此語神飛越忙辦筆劄戀
征鞍青雲窈窕笑王女白日指點分烟霧溪廻路轉
益險又作雁齒騰攀擲硊惟石不可數怒突當
人似飢虎上窮繁鶩兩翅垂下飲牛馬長仰俯琳宮
寶塔靈氣浮黄鳥樹上鳴啾啾蒼虬九盤七十二明
滅纖霧生瓔樓我時悵望將日夕不得捫蘿一太息
落花長恨御史輪賞心空倚將軍石望山上馬憶蒼

苔彷彿書聽青猿哀爾宜迅返俗士駕山中惟有仙
人來

贈羽用董子暫歸來矣

長安月白如秋霜遊子出門思故鄉朔登燕臺暮粱
苑二十詞賦生輝光嗟君意氣何倜儻白皙明眸冰
雪狀腸中貯書萬卷多腰下寶劍七星朗仰天搔筆
輕劉曹驚人語學青雲高不向窮途恥貧賤祇問到
處名風騷王河僑邊柳新碧花滿留君古不得南國
才人孫與徐十年屬詔相差池比來有覲候千里看
爾飛騰難後時

題李古冲像

建安才子君獨賢二十承詔金馬前腸中貯書一萬卷腰下寶劍明星懸脫登粉署司灋鑑名並山濤誰不羨氷壺徹底虛谷深月輪高出層霄見吾觀李子材絕倫下筆翻飛如有神雄辭怒壓虬濤轉雜米愁連芳草春中明湖帝㑹前衷正笏乘紳氣如兕赤墀論政何激昂白面譚兵尤自喜有時縱酒與王臺心輕萬事如塵埃低頭不謁丞相府按劍悵恨王郎才看君節槩誰可比汲黯眞其今已矣不獨丹青仰止中見爾文章亦如此

題美人畫

月色微微花影稀誰家玉笛聲相依含嬌不肯辨新曲斜墮雲鬟金鳳飛曉來臨池悄無語山峰疊翠雲不去妾愁何似雨初來一夜池添三尺許

病客行訪徐養齋

病客出門筋力難稚子牽衣愁萬端清晨駕舸江邊路一行白鳥雲中度沙鷄唧唧床下號似問君行向何去坐搔白髮多嘆息中夜不寢寒生席沿溪入望蔡經家渴有瓊漿飢有食朵朵黃花苔屋傍團團宿草沾微霜橫山満月道豈遠心愛名山未應迈司徒德業比斗尊服食劉安計非晚日斜村塢月高臨萬木當戶羣龍吟

晚過黃吉甫後園芙蓉池上閒步

萬里江潭渺何許巷南數尺清可擬雲來一片生綠池花際氤氳歌白苧雨聲昨夜溪水流方亭四面池復幽芙蓉隱隱出高朵鴻鴈哀哀生遠愁芒鞋細踏草頭露滿目林烟與江霧數枝碧篠圍短墻一樹金丸勞友顧海南之子天衢驪眺傲時人狂者志頻邀白髮醉晴沙約我明朝來莫暮仙姿雲冷心不違豈問人間有是非暫同慷慨論時事無復徘徊惜晚菲

銀魚愧昔陪太液悵望賓筵與屈軼投簪此日來看花與子坐待池上月

題興國寺壁表器之畫雲龍海水圖

看君放筆為老龍海水渺瀰天之東陰風撼地互戛擊玄雲靄靄排長空須臾雨至水三尺彷彿重溟在高壁行人堵立神内驚縮頸未觀頻吐舌學中豪俊四百人揚鬣天池思濟津翻身霄漢只尺畢萬里桃浪當秋旻表君表君氣昕者不肯低頭向人下詒言此技只顛狂欲與神龍並高價

張公洞

張公洞是靈仙窟兜斧何年夜深擘洞中磴滑染漸
苔蘿窓掩靄浮春雲細石離離白齒齒湖光溪色青
復紫乳燕啾啾鳴復飛長虬渴飲身半垂左拱右艭
争朵錯漏濛變化何推霍翻空晨蓋入窈穴近肘連
峰出斷崿為獸為羊狀果奇彷彿人形露肩脚側身
探入路轉迷白晝燃燈仍帶索寶蓋清切總天然古
洞谺呀愁地絡悵昔來遊癸未年杖藜重到華盈顛
巖花汀草事如昨撫景悵往心凄然須臾遊賞出洞
去獺穴桐棺復何處不須五岳徧行踪且向澄江江
上住

雨中遊洞

細雨濕春岡泥滑路轉入洞口虬枝交復横捫蘿直
下臺千尺天門啞軋忽地開還有鬼神夜深泣嵷嶁
山瑯琊石層層烟鎖半曲盤向向迎人坳復凸倏然
高車四馬馳轉瞬函關一線穿鵲靈翁智翁朝來百
怪雎盱向前立狀如伏獸虎負嵎勢若奔鯨鯨破級
焚香王女理新粧学道真人冠絳幘峩峩一柱擎九
天穿林粉蝶排霜戟箇中靈勝不可窮直欲齎燈向
深入身經九坂頭屢回愁入三危露猶濕須臾驚賞
出門去撫掌茲遊稱冠絕芳春景物滿光華大地江

山在胸臆殷勤寄語好遊人何必驂鸞駕鶴遠向緱
山尋月闕

遊王女潭寄史玉陽

秀節莫嗟跎仙源多徙倚春晚花未稀幸山心獨喜
城霏下歛湖半陰徧舟夜放勞相尋王女空遊雲四
白青龍湫畔烟廻深亭開八卦神内宅樹有三花手
親折佳期屡約上清遊蕙帶還來薜衣客衔峨參差
叅嵫香千林秀色羅滄浪仙人掌近碧沙澗毛節朝
回白玉閣久慕少卿多好事戀若遺民與高士幽談
遂古太玄經細檢参同有深契一輪明月在高樓携

節獨上寡藤倚紅箋題徧青霞字寄與幽棲客莫愁

曹娥廟古栢歌

曹娥廟中古栢樹根盤厚地何雄據蒼顏不改青苔
封廻身却似老龍卧一枝旁出勢上騰猶戀舊根頻
反顧後人愛惜少支撐深謝神明久培護奇形怪甚
世所無我有丹青未易圖自憐女貞作嘉樹不假秦
庭封大夫伊昔孝娥身死日江心浮出向如雯分明
天地仁所私縱有魚龍不敢食異[illegible]色
能黛兮氣能馨至微螻蟻亦知避何[illegible]相侵
江風颯颯神有臨江水春兮深復深[illegible]不可

見但見祠栢陰森森

西湖歌

朝發江水涯暮訪西湖路九里陰青松六橋飛彩霧長堤窈窕水田田小舟蕩漾春風前四時歌舞遊不息湖光山色相勾連白雲掩靄棲霞暮中有岳王舊時墓雕肝老樹盡南枝猶識忠臣愛國步至今英氣薄龍蛇草間竄伏愁狐兎側身轉望飛來峰兒斧夜斫天竺中欲墮不墮巧能力青天下掛秋芙蓉湖中靈秀有如此山裏藏山寺復寺僧房半落古藤垂石洞氤氳蒼靄住白頭延賞不須臾自謂青春非我事

歸舟夜發聲咿啞迴首柳綠桃能花蘇公白公有遺詠載向奚囊一路謳一路誇心獨嗟鳳凰流轉江門斜江山觸處本自得何必西湖海上槎

六月廿九日予自閶闔城歸黃古甫待我于虎丘山上暮色蒼蒼披襟坐石談山中之事在予為適在古甫則志切雲霄恐不可同日語耳

王郎愛山復愛石夜深携我登高級尋僧何處扣玄關問禪應須愁白棘紛紛花雨灑靈空啣咽秋蟲暗苔蘚須臾遊賞復登舟迴首青青松千古色

律詩　五言十三首　七言五十二首
　　　五言排律七首　七言絕句十一首

哀沖太子挽詞二首

新上青宮冊猶餘錦襁聲遽辭千歲祝痛結　九重情葆鐸寒風引霓幢夕霧縈哀沖思未歇湖海淚同傾

帝子辭金殿宮車轉碧岑元良空彌切甲觀暖難任鸞鶴高原蔽龍燈永夜沉空餘三善具遥繫萬邦心

挽劉毅齋二首

未恨舟藏壑空憐劍倚天鳳綸悲舊德馬鬣啓新阡光祿名仍寵稀齡數不慳秖餘卿月在留向狐岡懸

其二

永念絲蘿好言悲冠蓋情蚤年棲鳳署奔譽在瑝京齒序推先輩官資列上卿不須墳草長愁入海雲橫

夏日遊光孝寺酒邊偶題二首

崕旁藏小寺渺渺隔前川斗室長燈焰千峰一徑懸身心明定慧解脫得真詮偶狎無生侶非因微尚然

其二

久識江邊路來遊不二關清飈聊對竹細雨更看山素壁流雲滑頹墻帶蘚班歸鞍愁傍晚趺坐不知還

陪衍聖公祭　先師廟

鸞鳳趨蹌地笙鏞迭奏時千春王者祀百世聖人師

黍稷昭芬苾宮墻動碧滋上公詩禮在纓帛勝孫枝

十六夜集分得夜字

清宴虛堂夜金飈轉玉關月行當戶出客與復長安結泗聯瓊珮鳴珂雜彩鸞星河含露白飄影入關山

遊木末亭

冗率何年寺亭含萬里風春深花雜錦雨霽水流虹苔蘚穿難盡松竿聽不窮秖應投叙莫結宇向瑶空

自詠

說劍愁無術誅茅作隱居臨風弄瑶軫坐樹檢農書麥隴朝雲合瓜田春雨餘隣翁真不忝吾意獨躊躇

放言

有客逢初壽陶然興不孤千年逢吟嘯孤矢坐當隅有物方成我無稱豈謂夫古来麟閣上亦有釣魚徒

和荊川題清溪莊贈洞陽主人 二首

書空多咄咄種樹喜田田白酒頻邀客黃庭豈慕仙興耽尋藥圃歌聽採菱船湖白連天色分明秋水篇

其二

少慕三花樹蕭然五柳居登樓看遠嶠閉戶著方書堂上頻呼鶴溪邊不羨魚客来能賦者共不足相如

喜黃少村遠至

邂逅春山暮雲深江霧昏鵲呼風轉急客至雨臨門烹酒沽来薄蘩花開滿村逢君論昨事愁極欲銷魂

小堂與蔣東峰對月

烏鵲南飛路鳴蛩草閣東中秋今夜是明月故人同露氣滄溟濶秋光河漢通更深發灔彩偏照水邊翁

邀客二弟園中小酌坐水亭次韻

辰火初沉日南薰發遠林亭虛仍傍沼竹厚自生陰獨坐澄煩慮招朋得夙心南榮尊有酒北斗意何深

晚登江天閣

盡日金山寺躋攀履遍岩堂歷萬轉高閣倚諸天

漢沔重溟外秦淮落照邊開襟坐忘返昏黑正堪憐

贈程松溪 以下七言

烟草萋萋倍客傷別君潞渚望高凉銀魚金馬不仙吏海鱷江鼉非故鄉毕你廻車經九折莫將衣賦動三湘 聖朝雨露饒恩澤早晚泥書照夜郎

春日朝回有述和吳梓洲

黃道初開雁日明九霄縹緲鳳凰城龍旂[illegible]繽紛繞輿迥雉扇晴分輦道平綵勝金花催御帖[illegible]沸春聲高才獨羨南宮伯彤管翻飛玉署清

首夏遊郊外園亭和沈少泉

春盡尋芳興轉生川雲渺渺碧沙明蘿窓曉映青霞
細石洞香含白雪晴此地登臨聊悵望嘉辰休沐荷
昇平相逢莫恨花枝減時聽一群山鳥鳴

夏日恭覽　清馥殿

清馥岩荒萬木攢分明蓬島翠雲寒亭開翔鳳空中
起水學遊龍在石盤白石階翻紅芍藥鮮飈暗動碧
琅玕鳥鳴鶯語不知禁應是　皇家春更寬

題少桂洲宗伯賛治堂二首

開軒直傍黃金闕賛治期同白玉名華蓋比瞻天正
逈蓬瀛東望地偏清分張禮樂江山麗會繡衣裳日

月明從此載歌松竹味知公應切股肱情
斗墟遥望尚書省星聚元稱學士堂班馬才名驚絕
代夔龍勳業出高陽清秋玉珮珊珊下白日芳蓀冉
冉香不向綸䋣承沆露那從銀漢識天章

題張陽峰學士新堂

近築麟臺依鳳闕忽看青靄敞幽堂雲來氣接芙蓉
苑雨過凉生薜荔墻落日䋣懷黃絹賦清秋獨對楚
公床揮犀更羨傾三峽作棟還須庇八荒

答華鳴山見懷

暑雨連朝鳴不絕時聞車馬夜衝泥未緣鶴浦三湘
路空憶鴻山萬仞梯拂户曉雲陰更合傍簷乳燕語
初齊思君正渴瓊河望早聽晨雞至日西

雨亭對竹簡邀東曉僉憲

翠竹娟娟只數竿小亭雨過向誰看但能把酒曲欄
下安用題詩凡鳥間驄馬不知當世寵鉄魚頗愛碧
山閑相逢莫設悲秋意竹色逢秋更好顏

承　恩賜臣某講衍義官川扇二握

黃金蓮子白銀環寶月團團碧漢間昨日鑾叢方入
貢早時鳳闕已先頒微凉忽動僧雲上觧慍如開薰
調還譏說西山遡東曾　皇風翕習滿人寰

賜鰣魚

左順門前敕賜鮮講官新拜　聖恩年王鱗高捧彤
雲出冰鮞虛凝白雪邊未信尾頳勞國事誰同骨鯁
論王前慚予飽食無絲補快覩　龍飛利在天

賜枇杷

傳賜枇杷出禁臺黃封一道　帝親裁瓔枝細帶蒼
烟濕金顆遥脅玉殿來載酒東園誇野老　恩比閣
是蓬萊侍臣不比相如渴　聖主應憐榕沃才

八月十七日　寶訓實録成　上親賜宴謹身
殿

帝勑傳宣宴誰身秋花寳殿啓芳晨　八朝訓録開
鴻運一代光華際　聖人斧扆近瞻龍表拱雀旗遥
送鳳厨珍分明天語雲霄下傳道宫人酒放頻

黄安崖遨遊觀音閣

曲徑叢篁轉翠屏海天高閣貴追尋三山木作投簪
賦四牡空餘戀闕心雨過滄溟浮碧玉雲開寳地布
黄金遐踪欲創摩崖想日暮聊為梁甫吟

客至園亭和杭雙溪

草園一畝子雲亭四望峰巒入座青何處流泉瀹春
茗半樓飛雨對秋溟門前客至山童喜樹下詩成野

鳥聽即此逍遥是玄圃不須悵望紫霞庭

羅念菴雨中同遊君山

聊夜菊筵歡未足留賓江上曉衝風山寒帶樹雲光
薄水白連天雨色濛孔蓋翠旍蓬島客赤嵐紫貝海
王宫窈懷遠浦愁應極揺筆霜嵐落彩虹

飲童内方宅看菊屏次韻

秋錦屏開碧霧生朱欄斜日曉偏明空堂暫向黄花
醉遠浦還驚白鴈鳴的的霜枝愁亂揷輝輝寒影轉
多情高才郢客來雖興彩筆時傳句出聲
楚樹亭亭傍砌生霜空萬里照人明新栽堂上花初

麗時對簾前鳥一鳴紵約畫屏烟翠裏依稀風韻故
人情誰裁五色天機錦細聽銀河滴露聲

晚過巖介溪宅留飲日照空對菊菊有叢生五
色花者最盛

畫戟長安少保家清風門巷落偏賒調元不爽四時
序種菊能開五色花萬里霜空飄彩霧一簾秋影動
晴霞分明御氣通仙苑稍把金莖詠物華

和桂洲　上賜直廬志感

詔賜文昌上相廬分明身傍　玉皇居紫霞散影浮
清漢月牖含香透碧除中使忽傳宣室召彩毫還奏

御床書卿雲五夜流冬靄共仰榱椽萬厦餘

元日早朝志喜次韻二首

聖主當乾負扆朝正元重拜袞龍袍九成樂奏鈞天
近百和香飄紫殿高寳扇雉開瞻玉座品山嵩呼儼
仙曹漸看日上觚稜影瑞氣金籠閣蒳花
凌曉鳴珂侍　帝朝建寅東節十廻杓青陽下轉蒼
虬闕黄道平臨金水橋旌旗彩拆雲外至鏘鏘玉珮
殿中飄　龍飛九五瞻天近虎拜彤墀盡有僚

下溪少宰席上和韻餞童内方

春宵星彩拂簷低剪燭開筵鳳閣西上客華裾欣共

集王孫芳草惜分携誰提彩筆驚詞苑並見詩人出
沉溪繾綣不辭歸酩酊月高庭樹夜烏栖

壽李蒲翁 并小序

五月廿二日座主蒲翁老先生嶽降之辰先是
十七日共同王司業純武柳觴門下方拜舞適
北而自天而降此若生嶽兆也諸門人侍坐者
謝可直應千黃太守以誠咸旭為翁壽共特紀
之

紫藤陰處玉橋東水榭山亭五月風叢桂色分壺嶠
碧蟠桃光映海天紅宰公勳業曆霄上學士文章北

斗同此日門墻歌壽豈及時霖雨出龍宮
共約柳觴王署東閣書閣上蒲清風催詩山雨頭應
黑勸酒庭花色故紅定向清朝調鼎鼐不須玄圃問
參同雙瞳炯炯神仙骨名發金甌在　帝宮

六月二日鄭錦衣招飲郭外園亭客為孫毅齋
馬西玄周方岡梁劍峰暨予五人紀遊二首

季夏清尊五客同名園只尺禁城東蟠枝映日多嘉
樹曲磴盤雲作小峰坐傍碧池魚躍藻醉登高閣鳥
呼風夕陽半壁烟如縷又聽蟬聲到梵鐘
蒲閣槐柳書陰同不斷溪流西復東玉洞似含廬阜

雪石山高出太湖峰錦衣命席當殘暑詞客開襟對
晚風欲上層臺開明月却愁禁漏欲沉鐘

長安與仲弟遠之言別

秋來搖落易傷神兄弟相看晚更親五十年過垂老
客三千里外未歸人清秋白石澄江迥細雨黃花客
路新我有衷腸向斯結不堪回首尚風塵

將出京辭朝

霜清城闕曉辭天迴首鵷班思黯然罪免刑章仍作
吏官遊南省亦稱僊　君恩欲報竟何補師道難居
愧匪賢漸遠江湖應陛隔不勝瞻望五雲邊

晚登鳳凰臺

一春遊興此方來客擁蘿門背郭開霽色遠看龍虎
氣晚風同上鳳凰臺花間解帶圍新竹樹底浮杯對
綠苔從此渺然滄海思醉聞賓瑟轉與哀

西園燕集和蒲川

王孫多興闢山扉客喜遊園及不稀映水芙蓉偏窈
窕對時榴檻護芳菲晴開鳳嶺千盤轉烟鎖仙蘿一
徑微掃石待看溪上月滄浪歌裏夜忘歸

秋日登憑虛閣

一從憑虛萬壑明寺前梯石轉迴縈雲開坐檻涼颸

入兩齊江郊白露生山繞乾坤通北極窓虛日月對
南屏開來拾級逢飛錫身在蓬壺總帝城

九月九日買得盆菊數株列置小庭邀王象山

薛芳山同賞

細蕊含桃帶曉枝移栽庭內即東籬三秋聊寄芳堂
興二妙仍看風流姿巳共徘徊淹永夕更將採掇負
佳期與憐黃蕊花相似獨立風霜祗自知

同魏大理楊中丞宿獻花巖

莫向沙陀問四禪直從仙侶接芳年看雲靜愜青蓮
界對月微吟白雪篇萬籟流澌泉瀉轉中天大接翠塔

孤懸無端悟却玄珠理獨抱山中鶴醉眠

同王士先董體仁遊沈園君玉閑

散步名園日欲斜堂前閑看玉蘭花亭亭秀幹含烟
碧裊裊餘香浥露滋燒燭似遊梁苑夜開尊如傍玉
妃家愁心一種難禁得月在中天水在涯

與吳光祿顧少參暨乃弟憲副再登君山紀興

樹裏如聞鳥語呼客來況值雨晴初江浮鴉鳥時吞
吐烟抹蛾眉半有無東望海門迷砥柱北來山勢擁
理圖憑誰春管供吟事日日江頭問酒爐

登君山晚祭同甫

水國微茫兩岸山風松霜柏總青杉浮雲沙嶼層層
出細雨岩花點點斑江上見鷗誰共語空中鷄犬不
曾攀緑苔漫憶中郎與玄觀題詩夜未還

春日橫林寶安寺和王文曲竹間韻二首

幽事關心頗異尋青烟野水白雲林透迤竹徑雲光
薄窈窕禪房雨氣深未聽風聲　默坐僧知鶴笑几
霄心跡機未放頭迴首香燕泛滿王琴
夕陽一放剡溪船斷伴松門白鶴眠芳草凄凄矜夜
色飛蘿裊裊復依泉閑輪江上懸遥想竹浮巖前一
問禪試踏高梯窺石頂金光明滅彩霞邊

三月八日登君山

燕麥青青雉子飛偶來江閣覽春暉花洲曲曲通幽
塢松嶺層層出翠微蜃氣半籠黃鶴嶺海潮初浸白
鷗磯山中日有看花伴信是閑身顧不違

春雨閣內閣試庶吉士

宮晃宮闕午雲迷坐樹黃鸝濕不知行處杉松蓋曾
冰望邊花柳動華滋波添北海蛟能隱景綴西山翡
翠移聞道諸賢試東閣片雲隨雨入新題

桃花寺

丹竪盤城迴萬態青崖谷口見桃花相如病渴能忘

酒王粲登樓尚憶家玉壘水雲春欲晴金支駐馬日
初斜邊塵悵望傷心地曲唱涼州起暮笳

送蒲汀先生進　萬壽表畢還南都

天邊欲至北辰轉江上樓迴日月開五岳祥烟雙鳳
闕九華仙露萬年杯賦何遂爲流三峽望重銓衡接
上台白下木應長眺望衡嶽原是濟川才

燈夕次吳白樓

城當不夜近春陽麥隴翩翩相國堂燕市笙歌傳窈
窕漢京詞賦有輝光烟明禁苑連銀樹花近瓊樓引
碧觴珍重他年留故事太平元夕最難忘

新秋感懷

蕭爽庭梧一葉飛秋來作客未能歸月明蘆荻皆新
恨寒到關山尚故衣倦鳥閒雲鄉思杳紅塵白馬更
情違氣酣碧落迴黃鵠遊笑紅吟對紫薇

送丁大章之任三陝

草承寵詔趨金馬留侍　今皇宴碧桃淺紅詞華憶
方朔明時啓事有山濤洮雲春渺飛彤矢雕樹花深
駐錦旄同館故人多半別長安瞻望益心勞

和方棠陵

長憶金鑾供奉年烟霞逸興故飄然尚天遠樹楊雄
宅落日清秋范蠡船不是山林輕組綬祇緣服食羨
神仙即看南下龍江月吊古應懷太白賢

元日宴李驗封宅次韻

春城窈窕夾朱樓翡翠啼閶闔使客愁隔吹死雲迷玉
浦停簫宮月度花洲共看火樹燈今夕誰抱鳴絲恨
九秋珍重臺郎出詞省向來英獎消磨

送谷子尹宜興因簡杭雙溪

東會名開獻策年漢庭黃綬獨推先若消彩鷁三江
路雲白仙鳧萬里天落日空臺聽妙瑟清秋禹穴訪
遺編山中二洞今誰主因憶雙溪幾悵然

漢陽道中寄陳約之

漢江秋盡洞庭深日暮秋高鴻雁吟不是長沙悲賈
誼祇緣詞賦憶陳琳雙虹吐氣凌天斗六翮搏風振
紫冥江上相逢忽相別夢魂遥繫楚山青

春日鄭海亭邀遊慧山同張貞齋僎惠巖賞梅
村王九峰王仲山

出郭偶尋芳草徑白雲高擬攀蘿延春風錦帳郎官
酒落日青林陸羽泉翠竹亭亭依曲檻浮烟裊裊起
晴川同遊況值謝公侶歡愛應愁爛漫偏

十五夜見月華

雨霽中秋興不微坐深明月轉羅幃金波閃閃千嵒
動白玉團團五色圍疑有黄姑勞夜織似看神鳳兜
朝暉平生未見心應劇獨負重輪賛袞衣

小堂對菊

小堂有菊只九本十月枝寒氣轉清種向短畦愁未
摘移臨幽檻故多情窓前風露冷冷下溪上烟光冉
冉生晩歲生涯比白淡獨於花品愛求名

劉子止園中看牡丹

緑楊池館碧參差花有嬌紅帶粉脂種向屏前看能
好客從雨後看偏宜垂頭却似人中酒笑臉渾如獨

有思幾欲問花花不語滿窓晴色照江湄

和礪菴宗伯二首

何處旃檀與鉢蓮偶從弘覺記前緣先朝勝跡今人
賞此日秋光似昨年地湧龜泉羅秀石窓含塔影見
諸天慚予未學窺三昧安敢逢僧問四禪
帝城南望寺門西乗興來遊伴少携金液似隨清露
下丹崖直與白雲齊芒鞋細踏千層級錫杖空懸萬
丈梯宗伯善吟稱獨步豈容謏續野人題

春陰

春來日日掩荆扉不見窗櫺透曙暉瞑入庭芳迷晝
幌陰連埜色上苔衣山南府務愁難撥天北晴雲望
轉非堪嘆六街泥滓甚小園梅發肯應稀

六月十五日先子治酒水次屋邀諸宿儒爾予
先獨坐病思未除聊自壽一首

虛生七十又三年曾有屠家骨可仙耕罷嫁婚平子
願空歌淇奧武公賢乾坤俯仰心多愧歲月廻迴事
不然陪客溪堂由新霽酌厚予分定酬傳

黃吉甫投贈金銀芍藥菊二本侑以篆辭喜甚
作

近侍名高緻芍藥秋風搖斷幾消魂詎揚半澤金銀
種獨佈芳辭錦繡翻月砌烟枝雲半濕傍人霜艷月

初痕自憐晩節共閑散白髮頻呼緑酒尊

壽張羅峰閣老 以下五言排律

間氣生耆傑崇階進等倫中朝鉉鼎望萬古岳嵩神
遺際欣呂紀登庸佐　聖人早膺黃閣老領袖玉堂
賓學術關風教淵源本道真明光裁彤管華蓋切綸
陳往植綱常疏原知禮樂身昌言匡　帝業正色動
朝紳受命登三事宣猷被八垠裳帷觀慨雖崖谷破
幽湮天地歸寅亮陰陽頼燮均文章增黼黻勳業振
麒麟　天子懷毗乂干堂名對頻御函教眷渫銀記

表忠貞許國燮龍志忘家旦奭勝高門凜氷玉直節
挺松筠翼翼共天職煌煌賜寳綸旁求昭舜知覆月
仰堯仁玉曆迴璇斗青陽轉帝鈞歲星當此夕花甲
屆茲辰桃宴開錦駝盤絲絡珎庭縣鐘鼓列堂彝
珮珩縉對酒顏如渥襄時賛未銀遂池任容與羅嶠
儼嶙峋風煖玉槐長雲香簪桂新福源知厚積德澤
正方殷百朵將瓊罕群仙下紫災瑶宮開寶殿丹府
頌靈椿保晉須純嘏與周總俊臣皇天祐平格大老
慶難論

登寺塔

九級浮圖塔崔嵬造太清先皇留勝蹟傑構鎮神京
百轉盤空上窮躋望手行寶珠能貌見翬翼鳥身輕
洞籙經時閟簷鈴徹夜鳴香龕金粟古石壁紫苔縈
雲海看寥廓烟窓半杳冥三乘那有覺千佛未知名
歲久丹青剝神彰鬼物驚甚燈應不滅長此照群生

贈劉子

劉子汾陽彥才名悅汝賢春眉佩高義探古入幽玄
秋漢繁星皆春臺寶樹妍驌驦倚金馬鶺鴒淬龍泉
麗藻楊烟碧芳詞玉瀉懸明光看矯跡玄闥列群仙
驟裹黃金勒麒麟白玉鞭飛騰羨冥舉躑躅意難宣

抗疏明孤赤寬恩獨左遷戢鱗猶病涸鎩羽失高騫
黯淡江湖遠氤氳日月前溥言投楚客不作弔湘篇
伏策南山側褰裳澧水邊羅才逌紋誦佐郡嚴豐年
白叟欣相逐新詩畏與傳謫官定尊酒一注幾迴眠
容我俱無賴從君益悵然蒼茫語難竟嘆息有朱絃

題忠節祠為陳僉憲乃祖節愍公

海岳鍾靈氣毘陵産異人翻飛皆漢日磊落廟堂身
挾策承嘉運垂勛邈等倫掖垣傳諫草銓部領儒紳
藻鑑名偏哲韜鈐術並珎迅鵰鳴棘署司馬振芳塵
交趾屯妖氣　朝廷命虎臣經綸君子業威武丈人

貞立視奔鯨戮愁防噬犬猜渡河身轉戰殺賊氣逾
振主將閉宵遁孤軍怒益嗔力窮膏草野志在憶楓
宸　宣廟傷遺烈宮銜荷寵綸謚稱真不忝節愍久
難湮　今上恢鴻化瑶函賁鷺濱立祠存故土賜額
照高旻舊見尚書宅新開香火辰春秋虔歲祭伏臘
走居民劍瘞光長射碑傳痛未伸衣冠肅瞻拜頑懦
倏迴淳

登羊首

久負名山諾茲晨傾始酬蒼崖開翠色白髮對清秋
未歷千盤轉空餘萬仞愁花嚴如可俯府女慈求遊

瑟瑟松間籟冷冷石罅流獅岡緣壞接千首獨名流
玄里通幽寂真詮豈外求洗然珪與組偏想鳳和虬
山蕨充肩饌溪毛作野羞徘徊竟斜日聞聽叫鳴騶

與仰山侍御二華郡守登金山

析木當躔次維舟在水涯林深偏野篠谷暗轉喈呀
鳳閣依鵬漢龍宮俯蜃沙却疑瓶戴岳真有鹿銜花
呼食江鼉出吹螺樹鳥遮西方身毒國紺宇梵王家
雲白三茅露烟生萬象賒繡衣能生石皂蓋喜棲霞
鮮帶團岩竹浮杯學海槎所期在經濟暫爾聽楞伽
老我頭俱雪前山色似鴉向來謝簪組長此憶袈裟

草碧虹泉細藤垂珠蓋斜側身一懷古塵劫總堪嗟
溷跡終多累清魂媿有暇體中憐自寶空界有三車
去住渾無定行藏許共嘉明朝歎鴻翼雲裡憶京華

蜀山渡氾舟李南渠閣老邀予同王龍溪趙麟陽翁見海宴集

却喜開遊客仍同上相船看山移短棹月雪過流泉
演漾紆墟出空明際遠天前堤吹白芷望處踏青蓮
金屈草新綠麴壓波漸烟群公鮮華組心事盡高賢
形勝聊憑眺川原勾復連但欣鷗自狎誰問鶴多纏
偶會驚披霧物心凝尚玄龍溪見滄海麟阜只蒼然

寄贈水西諫議四首（以下七言絕句）

路轉吳江物候新青絲繫盖碧油輧山農不識玉堂吏問道誰家醉此人
城裏樓臺趣不窮却從年少鬪春風桃花流水吳門路日日金釵畫舫中
太湖湖邊花滿溪愁人芳草碧雲迷朱絃翠管朝朝急又聽流鶯過水西
興在娥眉山月西暫將身計伴鳧鷖天邊忽下需賢詔又向金門聽曉鷄

對菊有感

秋色離離白露晨少年狂賞亦何因白頭涕泣天涯日惟有黃花似故人

雪後放舟淮河

風帆遠下疾於鳥萬里長淮帶雪流岸上好山如待客可無人與盡江洲

和顧東橋新營息園十二首

涉趣俄成碧草園城通丹霧鳳題門先生片幘頻行樹逢着幽禽却與論
風物渾疑似瀼西谷連高竹水流畦閒呼猶子庭前舞醉取楸枰石上擬

秋山當户碧崎崟白鳥風前荻轉陰一幅瀟湘新得
意莫教摩詰太多心
稱意紅蕖冉冉香檻前流水碧生凉天虚萬物清如
洗睡起猶嫌午夢長
槽壓新醅響已肥嘗□□□□鳥飛飛琅琊邪谷清秋
興隨意游者半酣醉
毋多幽興在深深曲曲京江見野塘風磴雲門時隱
見有誰題作浣花堂
棘樹蒼蒼晚帶花日長門巷聽啼鴉秋卿散帙當軒
坐好似廬山學道家

青錦湍前碧玉竿池開照膽髮毛寒秪因朋友頻来
往留向風前雪裏看
秋風宛意媚蘭名獨掛朝衣採藥苗鍊骨有爛雲正
煖未應鶴髮晚蕭蕭
石欄新鑿右軍池步徙東橋月上時謝朓有情還命
駕隔江同聽採菱詞
出樹青山遠作賓最宜白髮老詩人蘭亭從此息園
主獨立微茫意轉新
長向三山望九華日軒遥閣赤城霞小囱分得蓬壺
景獨起高樓對省衙

閒情示邢道士
秋蘆江上白紛紛鶴渚鳧汀杳莫分寄語水雲邢道
士却從何處謁仙君
同年華松峰以東堂所植盆松一株分惠作詩
道之因繼余以謝
羣陰怒刹百物枯蒼顏獨立山之頭盆栽不減昂霄
志長伴先生抗世遊
咏折枝海棠
纈檻折来初着雨銀瓶斜插意全嬌春深酒碧石應愁
汝半醉芳魂未可招

登山即景言懷
半帆風急大江深獨餞山亭紅葉林細語蒼生無限
事垂衣天子正虚襟
同客庭前看雪
四望彤雲意黯然俄驚飛雪迸簷前深閨公子杯仍
灩東郭先生履正穿
春日尋梅路出郊
春陰漠漠草微青心想梅花望遠村晚策蹇驢尋獨
遍小池疎影又黄昏
江梅一樹蕋毿毿意催春春較遲映水淵魂月斜

數枝殘雪半花時

覽金焦圖

江波千里綠於染渺渺烟帆不可尋惟有鐘聲來古
寺蘋花能與客遊心

張水南文集卷三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經筵講章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這是周書無逸篇周公欲成王無逸故舉商周先王無逸之實以告之如此嗚呼是嘆詞迪是蹈哲是知之實皇是大愆是小人誣毀之過言周公說道民非稼穡不能以有生是稼穡者小民所依以為生也人主孰不知之然能迪哲者鮮矣我聞在昔繼夏而有天下者殷也時則有若中宗焉及高宗及祖甲焉繼殷而有天下者我周也時則有若穆考文王焉之四君者具君天下之德有愛民之仁其於小民艱難之情備嘗知之匪徒知之而已又允蹈之是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以至咸和萬民各底其極而後已夫是之謂迪哲然果何以見之蓋聞小人之過言而或怨戾之者雖曰知之猶未能迪也三宗文王則不然人或告之曰小人謂汝不恤我衆怨望於汝詛詈於汝三

宗文王則反身而誠大自敬德慄慄危懼惟恐得
罪於民於其所加之過言安而受之謂我實有是
過故小人得以指摘言之中心樂受惟恐聞過之
不盡豈有一毫含怒之意於其中乎非徒制之不
敢發蓋心切於愛民自無怒之可藏矣非四君廸
哲而能若是乎臣嘗論之唐虞而下論治化之盛
者莫如三宗文王皆商周之令主也當其和著於
民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則當時之民豈有非其君
上之心至怨蓄於中形之詛盟若遇無道之世者
此固必無之事蓋周公欲成王憂勤惕厲不敢忽

其民故推本三宗文王之心如此縱有之其在三
宗文王所以自處者亦若是而已是以德愈敬而
治化愈隆商周多歷年所夫豈偶然之故哉三代
而下則或異於此矣仰惟我
皇上以仁聖之資繼　離明之位好生洽於民心敬
德先乎農事一遇水旱爲灾民生失業則宵旰憂
勤不遑暇食此即三宗文王之心也傾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田野猶未盡闢閭閻之下祈寒暑雨或
多愁歎之聲雖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而匹夫匹
婦不獲自遂是亦代天理物者之責患　聖心猶

未盡慊然也尤願克廣　德意惟懷永圖監先王
勤逸之迹察民心向背之機務俾物阜民康而一
德之布丰興九叙之歌則嘉猷咸和之化遠邁商
周而上配唐虞矣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愚不
勝惓惓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

這是周書無逸篇周公欲成王無逸故舉商宗祖
甲無逸之實如此小人是小民保惠是生養安全

的意思鰥寡是窮民侮是輕忽周公說道商家無
逸之君不特中宗高宗而已也又有若祖甲者高
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
甲以爲弗順於序是爲不義惟王逃於民間而爲
小人及其起自民間而即帝位爰知小人之依艱
難困苦非稼穡不能以有生是以知而能行推此
心以保惠于庶民而生養之安全之使各得其所
至於鰥寡人所易忽者則又哀矜之恩卹之使各
有所歸其不敢輕忽又如此夫方其未即位與小
民出入同事固無事於逸及其即位切於愛民又

不暇於逸是以猶存此心罔失帝則導迎善氣俾
著民和故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之久也臣按無
逸一篇周公歷叙三宗惓惓以享國永久爲言蓋
本人情而爲之勸沮也夫人之情莫不欲壽考而
惡危亡者顧後世人主往往縱其所惡而忘其所
甚欲者何哉蓋上無養心之學下無拂心之論是
以安肆日偷敬德愈微而享年愈促無怪其然也
周公之告成王啓其欲而深勸之可謂忠愛懇惻
矣與時成王享有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遠邁有
殷周公之言至是驗矣仰惟

皇上以上智之資懋緝熙之學政事之外留意典墳
延訪之餘不忘稼穡其所以涵養本原闗厚民生
者固已各造其極矣尤願　體乾道不息之誠
監哲王克終之道施于政治務崇仁厚之風望于
臣鄰益廣責難之義將見德業日隆　脩命用懋
而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垂裕後昆期　天無
極商周多歷年所又不足言矣臣愚不勝願望之
至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這是周書君奭篇成王初政周公因召公欲告老
而去所以勉留之者如此信是一定而不可移的
意思道是爲臣的道理寧王是武王延是長文釋
是舍而去之之意命是人君所受於上天之命周
公上文既嘗言天命不易天難諶矣此則專自周
家受命而申言之蓋謂上天降喪有殷我周既受
命矣然天命無常予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
轉移無一定之機未可遽以爲安也夫天命固不
可信然在我則有以保之保之之道何如惟以爲
臣之道義在正君繼明德行宣昭義問以延長武

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蓋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文王嘗以德而受天明命矣其後武
王奠麗陳敎底至齊信亦既以德而延長之使成
王繼世不能卑修厥德遏佚前人之光則武王之
德自我而絕其能保有受命乎今我輔佐成王遹
追先德以無替文王之受命則德即武王之德而
天之眷祐成王亦不異於文王時矣是延世德非
所以延天命乎在天之命雖不可信在我之道則
有可必如此可見汝同爲國大臣均之以體國爲
義愛君爲忠焉可以盈滿爲懼自便身圖以求去

為哉臣觀君奭一篇周公之意大槩以任用老成為主蓋老成之人明習國家之體灼見人情利害天命去留惟知輔佐君德汲引賢才安社稷利百姓為心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之人陰受其利豈若新進浮薄之人任智自私雖其謀功徼取一時可喜而用情刻核不顧大體而因敝天下失人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典刑尚在猶可循而行之以圖先王舊政况實有老成而親任之乎此可見老成之重於典刑也當成王幼沖即阼周公憂其閱歷未深守成

之不可無助也惓惓勉留召公而反覆乎天命民心之可畏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異時成王果能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雖周召二公篤棐王室之功亦成王之賢有以能用乎周召也然則人君任用老成豈非君天下者之要務哉仰惟

皇上以上智非常之資嗣列聖太平之業憂勤惕厲恒切　宸衷懷保惠鮮單敉下土則所以固結人心克當天眷者真足以遠邁成周矣尤願緝熙

聖學允迪康功明德保民益謹合荒之戒安內攘外非收董正之功信任老成則思其弼直而忘形迹之嫌圖惟舊政則守為家法以明繼述之孝將見功光祖宗德流後裔百度惟貞四夷來王而宗社萬世無疆之休端有在於是矣臣愚不勝願望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這是周書君奭篇成王初政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所以勉留之者如此嗚呼是歎辭肆是大猷是謀裕是寬大的意思後人指成王說周公上文既言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莫不本於賢才之用舍至此又歎息而總言之以深啓乎召公也謂我

所言反覆乎天人之可畏歷陳乎商周之廢興寔以古者今之監也我不可不監乎有殷君其可不大監視我之所言乎所以然者誠以我周之興惟我文王受有殷命武王集大命於厥躬開子孫萬世之祥引之不替固有無疆惟休矣然迹其所以至此者孰知其有大不易者乎蓋惟我文王武王勤勞厥止憂患備嘗深仁厚澤培之既深積之既久當時五臣四臣者又皆致其迪教之力昭其燮伐之功夫然後明德升聞于天帝命不時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夫得

之既艱則相與竭力保守之我二人誠不容自後
於西臣若矣我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展布四體
圖惟厥終為國家長遠之慮毋徒拱臨求去為也
蓋諮去就雖大臣之節而明保君德計安社稷乂
大臣體國之忠若若果於求去則成王守成之無
助迷惑失道遂使前人光文武惟艱之業安能保
其久而不隳哉故我眷眷留君者為天命計為後
人計也豈予同列之私哉召公聞之宜其翻然悟
矣臣嘗聞諸宋儒朱熹有曰古之君子處大臣之
位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

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逮力有所不足則咨訪
講求招徠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負其君下不敢
鄙其民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
是以衆賢彙進群枉日消而君臣一德之效至於
格天蓋有由然矣周公之留召公懇惻惓怛意蓋
如此然臣愚以為竭其忠誠致其才力者人臣之
職也簡賢圖治代天理物者人君用賢之職也賢
如周公召公使非成王之明有以照臨於上任之
不疑則二公雖欲竭其共濟之誠以戮力王家亦
有不可得者異時召公允留果能任分　寄承

託孤之命而康王之世政猶未釋然後知周公勉
留之為不負而成王用賢之功至是益顯矣仰惟
皇上嗣　祖宗艱難之大業勵文武憂勤之盛心德
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授賢去慝明賞
慎罰咸協于中則所以承　天命永固丕基者
固有道矣尤願　克休前政無遺乎老成懋簡群
材遠及乎疎賤則庶明勵翼有[illegible]惟熙
一人收位育之功四海享平康之化而宗社無疆之
休端在是矣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奏疏

題為別是非昭公論以定　國是疏

臣切見僉事史道論劾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情
陛下嚴旨切責勑之吏部恭送閒擬繳而御史曹嘉
復論前事剴切雖動乎群情是非頗乖於公道臣切
及竊嘆之人之情至不齊者好惡也其至一者理也
執理以御好惡之情則公執好惡以徇己之見則闇
此私心之當黜而公論之不可不講也大臣者
天子之輔弼臺諫者　朝廷之紀綱攻擊之黨立則
縉紳之可憂南北之可分則水火之交新[illegible]有由然
勢所必至臣非畏激觸黨受彼和同而言之也蓋以

公論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人心不服則公道汚
蔑而新政日以斁矣臣始入官未深曉事竊見正德
年間權姦竊柄蒙蔽欺君廷和身位輔弼不能以誠
意感人主而言則多違事不見允又不能決去就以
明其義是則廷和之可議者伏自
陛下踐祚改元慎初鑒往而嘉靖一詔二三輔臣代
演王言動中　睿慮使十六年既壞之紀綱既穩之
蠹憝既濫之官賞既匱之財力講復殆盡剗滌幾竭
以至有今日之休是固
陛下之威靈聖人之感化於廷和何有而其一時持

危定顛之力似不可誣臣愚謂為救時之相豈不可
也史道崛起而攻之一旦指為元惡斥為漏網言則
駭矣且道昔官諫垣明知其奸何不彖發之先避人
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而道乃先發其聲邀人
逸止必至出補五日而始發哉道跡露矣
陛下舉此罪之誰不懾服而槩以排陷大臣怒下之
獄是教道之有辭無以解於天下也廷和官居輔導
量在包荒聞人議已當引過以自歸見君罪言其開
誠以恕物此則大臣之體而顧有二十欺罔之辨然
後從而論救之雖急於心事之欲明不無於輿望之

少貶矣曹嘉論列其心公私臣不能料而反覆數百
餘言拳拳於兆大臣之黨收總攬之權定由尚書彭
澤之言有以激之也澤借名奸黨計汨言官以干國
法以犯公議科道等官已經交章論劾臣始不暇深
論但以廷和為累朝舊臣未有顯過聽其求去豈不
可惜昔周公之告成王曰無遺壽耇盤庚之告其臣
曰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夫以廷和因史道之論而累
疏以乞休同官又以廷和之去而駢迹以求退臣恐
國事難知隱憂可畏政柄潛移安知不有難救之患
出於異日而悔之晚者乎此臣私憂過計所以謂太

小臣工互相詆訾非社稷之福也伏望
皇上勑下吏部諭令楊廷和等亟出供職益勉忠貞
以篤王室之念以副
陛下之懷毋彼此相持以尚潔己之名毋逡巡慢
命以忘委身之義則庶幾古大臣之用心而讒謗自
止矣詩曰譖言則退所以識夫愛君不如愛身之厚
也廷和等獨不致念於斯乎然猶未也臣仰之不堅
中道之或改假絲綸以奸好惡之私擬御依而忘規
諫之益果若人言則人之議已者復至矣豈特今日
一曹嘉而已哉雖然危言激論所以廣忠也深思遠

猷所以謹慮也不曾喜則敢言之士無以作其氣
而忠義之氣渙不聞臣言則爲將大臣無以警其勸
而股肱之日縈二者相須似亦有助伏望
皇上繼自今以往於大臣也任賢不貳勿間以私人
於臺諫也聽言必廣備嘉其狂直則忠不能惑治無
所偏而聖政成矣臣昧死進言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題爲陳情乞　恩養病疏

臣年三十七歲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由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授前職伏念　朝廷簡拔教育
天地之恩極矣任使之初正宜勉策駑鈍以效馳驅

豈敢言私自招大戾第臣素稟孱弱先因正德十六
年六月間染患傷寒元氣消耗致成下淋等疾調治
未平遇勞輒發又因去年十一月間臣弟衣在家身
故臣母衰年頹謝日甚忽遭此變傷感成疾臣聞此
信恐出不測遺恨終天早暮懷思寢食俱廢積憂成
勞舊病轉劇頭目眩昏肢體軟痿外貌雖人精神已
竭雖日就醫而責效罔功經旬伏枕而延活未保況
臣自幼孤苦鞠於母氏以至成立臣不見母已經五
年聞母思臣言則垂涕今當哭子之疾之餘復聞臣
病必重遺母憂而因以有不忍言者矣一家骨肉生
死難全此臣所以哀號於　君父之前而不能自已
也伏望
皇上憐臣病苦　勅令吏部容臣回還原籍調理痊
可之日前來供職以圖補報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題爲禁革奸商計沮鹽法以絕弊端以充　國
課疏

近該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商人逯俊等奏爲增納原
定鹽價少充國用以免後累事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該部歷查先後諸臣建白

節奉　欽依事理並不許開中餘鹽混壞正課欲將
逯俊等罪狀叅送法司題奉
聖旨各商免送問殘餘鹽見有堆積的准他增價本
部報納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憂懼夫國家財賦仰之
東南今蘇常等處數十州縣蟲傷水患奏報頻仍
陛下軫念流離悉如該部議擬賑辦錢糧或令蠲免
或准折銀此真天地茂育之仁也則今之財力未可
言充嗣歲豐登俟之天時人未可必所賴以佐百姓
之急紓軍旅之危舍鹽一途非謀所及況兩淮界居
南北鹽行地方寔繁歲所供額實關國計天下之賦

塩居其半得非以淮之故也國計邊儲悉係於此
陛下豈宜以心腹之利委諸外廷之資餉給六軍之
饟輕與奸人盗竊以自肥其不可爲御之要也哉此
臣等日夜躊躇不敢爲齟齬一塩利爲細故而不之
論也行止塩斯有殘餘等塩正塩課額出賣利微故
勤罷餘塩聽從本商收買納價在官類解戶部接濟
邊儲既以實商復以優竈而爲邊儲國此之爲利大
矣近日兩淮歲入若干萬緡十倍往昔此厲禁既行
不開中殘塩之明驗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假託橫
行法壞極矣遇 明詔裁革四五年間復釐于正實

效已臻夫何逆倖遺奸猶思故智不知何情輒啓私
端陽爲增價之名陰竊壟攫之柄何以明其然也餘
塩本商之利也既奪其利商必後之他業商不業此
國何所賴萬一邊方告急呼吸之間何從有萬取如
探囊以禦虜哉勢不可爲此必然之理有不待禍發
而後見者昔人謂刻削竈戶折閱商賈已非先王之
法然其利猶在官也兵民猶得以仰贍也信如倖之
計行昧漁於商潛攘於官而併歸之於一己之囊至
於商散課微國日以大耗一小人者謀之作俑耳其
罪可勝誅耶伏望
皇上惻念邊方愛惜大計俯從該部執奏將逆倖等
寘之法司以警將來以保永利則生民幸甚國家幸
甚

題爲順時令宣治化以彰聖德疏

臣聞帝王柄四時以御政也能以順動政不相奸而
德刑以成人臣之告其君也其上格心輔德其次亦
莫不隨事論列因時順導以求其無乃補拾之爲忠
即今閏盡之月是爲朔易凡各大小衙門過失 勑
令有司悉與湔除此定歲事更初天有除穢布新之
象也聖人法之以作事謀始則除惡宥善者帝王之

仁也臣待罪臺臣伏見
陛下聖神仁孝莊敬剛健真大有爲之君樂於聽納
而不倦也何以言之太監崔文素恃恩寵竊權罔利
怙勢作威崇閣靈宮矯誣幻術群臣視以爲不可動
之奸惡也
陛下一悟其奸即賜黜責播之 王言深致痛恨傳
之 朝野萬口騰歡此豈漢唐中主所能斷克舜至
聖去邪勿疑何以踰此臣愚不能逆折奸萌先事以
諍寔爲慚負
陛下死有餘愧矣臣因是復思之以爲

職劉最等分從史議以言得罪王相等並恤其後豐
熙等召還鄉里俾圖自新張漢卿等並復一官品帶
等查其年資以次徵用黃商臣等俾復帶銜則宥罰
咸中恩威不悖我
大聖人之所為出於尋常萬萬而中外歌舞式樹休
光傳之後世其永有辭矣臣萬死敢言不勝戰慄恐
懼之至

題為集衆論清本源以對揚休命疏

頃者四方災變
皇上憂危不遑啓處諭令各衙門會議條件上陳復

慮民隱難知　詔在京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條利
民事宜以備采擇此寔聖帝明王達臺諫為四聰通
宮府為一體敬天寔畏乎民尚責躬不憚於齋告由
是大小臣工祗承　德意凡有得於見聞罔不效上
奏對連章累疏摘抉無遺臣復何言能補　清聽竊
聞正其本以及其末者為治之序也括其細而圖其
大者獻言之體也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首頒一詔興革殆盡四方欣躍邇者
圖治雖切妨政猶多每見諸司執奏事有關涉未蒙
施行言或逆違率多沮格臣愚以為今日之務轉災
為祥消禍為福不在毛舉天下之細故而在人君之
一身不在指陳田野之疾苦而實係于朝堂之舉措
何者四海九州廣谷大川民俗異宜利病百出欲以
旬日之謀議數十人之聞見盡挾天下之情謂足以
惠流百姓是在法不在人在下不在上矣記有曰上
好仁則下之好仁者爭先人成王之告君陳曰違上
所令從厥攸好此聖賢之格言感應之實理不可誣
矣臣敢冒死為
陛下披瀝以獻倍賦之入剝及小民
陛下所以禁貪殘之吏者至矣推而極之　國家財

賦仰給東南所以蘇天下之困者莫先　內府往歲
錢糧收納過重嘉靖元年幸遇　明旨止令每石加
耗一斗而今三倍三倍不止矣糧長大戶坐視蕩產
不得已而下及中戶至以三四人朋之力小而勢分
財單而命蹙比至京師擱候賒借則旋踵家破業單
逃回則監追瘐死是一糧長而能破中人數家之產
矣繇是徵收之際詭不得不重斂于小民小民勢不
得不迫于死徙雖以賢有司亦莫之能救此難言之
禍隱在腹心而無辜之民奔走溝壑此收納之當首
戒也無名之征橫及四野

陛下所以惡聚斂之臣者嚴矣等而上之風俗轉移
木諸視效所以示天下之在者實在　人主陝西織
造袍服係是　上供之織採取珠石係　內官奉御
知不可缺但今歲災荒地民力孔艱偶因災異　特
賜停止則民心感戴所得尤多昔漢文帝欲作露臺
而至惜百金之費宋仁宗思食燒羊而曾恐一夕之
儀與大宋近四年之間亦以修省而罷獻大珠春秋
昔大王毙使求余而與禮以為猶可娛矣故人往搏
節于一身其小而關係于天下甚大此採造之當暫
免也一吏為非猶能以遺害及地方鎮守勢大其誰

與敵臣愚以為予奪在　朝廷丹兵科近開浙江太
監鄧文生事害人撓政大臣恐其階禍伏請收回
勑書為地方為　朝廷也奉　明旨備查先年舊稿
來看即此一言不難於改矣臣者之政要於當而已
雖十步之不為妨人心懸望究以愛地方亦以愛鄧
文也臣愚以為凡有類于若人者苟經倫勢即與更
代則法行一人而四維于萬人之歡心矣此命令之
當速改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陛下憂之恒以為嗟疫食不遑臣愚以為擣予在綱
領耳頃﹅雖兇之吏非不在于撫方鰥寡之民不得其

自蓋
陛下豈能盡知也惟在責部院以嚴監司之罷責監
司以明舉劾之公而已質心愛民是為良吏不論出
身但有成績　奏與超遷雖係進士因循秋滿不得
濫與如此則官知為民而民乃乂矣又如巡撫大臣
寬守令之綱紀位重責輕可逐施用行直揚風采
者以苛察為明恩信懷者以紆縱為尚官既失職
民豈能安臣願　朝廷之上弘惟播之凡撫按諸司
有體各宜靖共乃位訟獄究枉爭期辯理而一切更
張不便之政悉令停止則輿情允孚治化不傷此責
任之當懋簡也天地之德曰生帝王之德曰好生經

有言矣
陛下愛惜民命歲舉恤刑之典四方非不翕化也感
之實有當先者矣先今文武官員有因公事降謫廢
該部院寺衙門及內閣大臣力以為論已家　采納
唯充軍重辛未得矜釋臣思成禮諸臣無知犯分上
干　天怒降職為民不敢復論充軍與死為隣若號
之切究有可憫營之惡未擬附不為人受造化發生
亦行由藥豈終忍絕其生理哉此皆以一時得赦也
至民之命曰財豐財之道曰去蠹傳有之矣

陛下憫念民窮屢下蠲逋之 詔群黎非不受賜也
襲之勢有不能繼矣今之言寬恤者復曰蠲逋賦臣
寔以爲未然所負者未必小民其蠲者資之奸宄况
國家正供惟有此數弘農巧法寔無裨愉卯今京儲
虧歉實係正德年間冗官冗匠等項私食無紀積衰
以至今日臣愚以爲蠹不去則財不豊財不豊則誅
求不免民生愈蹙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勿庇私人而輕孫傳乙之門勿聽辯
言而蔓延冒濫之路則財節于上富藏于民雖不必
推衣與食而民生已養凶荒有待矣此弊源之當蚤

塞也凡若此類雖非一端而達下之情導迎善氣先
此六者亦已風動矣伏望
皇上仰觀天道俯察人情逆耳拂心之語茲賜 采
納憂民安國之計寔見施行則天災可弭治道日升
而本固丕基於無窮矣

題爲酌處時宜以則修馬政疏

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衛也周官月令之法
魯人在駉之頌我
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於備用者豈細故哉卽
今民困於馬非馬之能困人也患在害馬者之弗蠲
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實凡愚纔膺 勑命晨夜
殫思上憂 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張未能補救蓋
害馬去而後利可言興孳牧蕃而後國能爲富謹條
五事溷瀆 九重敢效更理豈謂動中于機宜臣愚焉
斯徂敢冀不效於淵塞伏望
皇上 勑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施行則臣愚幸甚
地方幸甚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 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間免其丁
地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於

馬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以相慶此
其故何也積有生駒則多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
銀備用不願養馬民寔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
年御史王濟奏 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俵
大馬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
法臣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
其法而中導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
合無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人戶原養騍馬一
匹三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
以十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人戶仍同

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
銀亦以十分爲率三分給當馬頭七分與一馬人戶
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
賞馬頭而餘法並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
於馬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幫買備用至於兒
馬亦以一群之內有無生駒爲賞罰如此則勸懲
既明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
必盡用於官而寔藏富於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
則自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
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獎勵三分以

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
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
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
門着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
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奮勵而
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於下不行於上則不能以
兼濟也孳牧之興其在此矣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於奔命者寔以此弊未之盡
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蓋差一馬則復以一
人隨之費務裝糧經旬不還生理亦因之以廢其苦

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　欽依比
照私借官畜產條例參行　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自
臣觀之以爲法輕而吏易犯也蓋有司擅用視爲常
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動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
日知畏之爲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
問刑條例內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弁把總以
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
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駄騎坐
者查照舊例施行臣又請各州縣掌印正官寬政事
之綱也比之佐貳勢位不同志趨亦異其上者留心

馬政其下者但知差遣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誘
爲非己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既嚴之以差遣矣復重
之以提調令於三年考滿申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
拖欠方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陰執殿最之柄敢有
朦朧一時待印烙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
傷民力係其官任內年分者雖係遷秩亦必參　奏
問擬則欺慢不容而人心始知儆矣
三曰久群醫群長之設爲其提調群戶也醫獸之設
爲其工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照得各州縣種馬
見在群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

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常在鄉各修本業
由是人寄空名而馬政無復實效矣況臣按屬保定
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
換者間有群長一年一換而醫獸俟其告代者合無
立爲定例群長三年一換而醫獸非至衰病群內子
弟習學既成不許輒替仍各免其本身徭役以示優
恤則業有所專而效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
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
修省用廷臣會議奏　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

正德十年復奏　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
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強弱係馬民
之安危國脉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即
今
陛下修省之日宜倣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
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倣於一萬勢有不能合復原額
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
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納不及未免
寄養於　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半以防邊
之材日斃於窮黎之手雖以嚴刑無能追補始竭於

民膏者何難而委之道傍若是之不惜也且客兵病
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
於市而暮集矣馬固無意也然臣之所謂均者又非
止於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嘗不平乃可以言
均臣見山東兖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鄆城
費縣等處連歲荒旱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
非大節勞難有生氣必歲半派折色宜令倫儲前項
州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
均派則惠先凋敝而政平於調劑矣
五曰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定以裁革季報

造冊吏緣爲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佐革弊之初制
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爲之立爲格眼文冊每
一板一面豎爲五行橫爲六行第一行以見馬提頭
而隨之以騍馬四疋是爲一群其中其民領養其馬
各於格眼內開註備細其後地去丁亡稱馬猶存令
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即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
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羸損駒之有無寺
丞得以註於是府通判得以註於是下而縣丞主簿
得以註於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後以見馬提頭而
餘法竝如之春秋爲循及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

縣循環吊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許以次
時追補丁有消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稽覈可以因
覘槩見用臣意也又如戶養馬往往輪日務牧人不
齊心以致倒死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
馬而餘戶計日幇貼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
各戶均陪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
不同倘此法之行不甘相左仍留恭照則尺有定守
而耳目不至於易搖矣

題為稽典攄誠以對揚　休命疏

臣伏蒙

聖諭以　大祀禮未協於古令群臣博采所聞各以
其見來上者臣謹按郊祀天地之文夏商以前其見
諸經者遂類柴望皆古祭名當時或合或分不可考
見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
也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六變以祀天一說者曰就陽位也三一之變奇
之數也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八
變以祀地二說者曰就陰位也四二之變偶之數也
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則
分祀之文見於禮經者如此秦漢以來亦不師古袁

平之間甘泉五畤雜以私禱而不經殆甚自唐而下
議合議分未聞有能確守其禮者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爰建南北二郊分享　天
地亦既行之數年矣洪武十一年復斷自　宸衷更
為合祭
親製大祀之文繼為樂歌九章以著　明靈休享之
應垂之百有六十餘年　聖子神孫率而行之永蒙
祈祐此則　國朝之制前後不同如此臣愚見宋人
嘗議合祀矣朱熹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又曰五
峰言古無北郊此言却好程頤曰廷詔舉北郊多以

暑月大裘罷議夫大裘祭天服也於地古無其文而
北郊亦出緯書程朱引斷若此蓋據古禮未見而意
亦以分為王矣賈曾蘇軾輩議主合祭則又多引昊
天有成命之詩謂為郊祀同文王肅曰孔子云兆圜
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配地執是以為天地並祀之
證特以經無顯據而漢人以下註疏之言人未革信
故持論短長互相勝負臣愚以為以意求之可也蓋
存於儀文度數之間者象也出於儀文度數之外者
意也意則情也禮之所由生也我
聖祖更定之文明以人情言之不必泥古此則以義

起之者蓋天尊地卑分陰分陽各以位定不易之理
也以報本反始言之獨陽不立獨陰不生陰陽有相
配之義也故記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則地雖卑而
擬之於天以天地同功也祀之義也所謂義起之者
也至於　日月之祭
皇上謂其歲一從祀於禮未稱考之禮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我
聖祖蓋嘗行之其後罷二分之祭特列四壇同壝以
與群神又合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之義是
則

皇上大其功之意也群神從祀之濫歷代叢冗至于
五百餘位排作一堆祭朱子蓋深非之乃今為壇二
十有四則無文之祀固已削矣臣又念古昔王者之
祭一歲之中節目甚繁自天地日月以下群神各有
定所皆天子躬親之後世苦其文縟至以天皇地祇
議冢宰攝事者始因尊天而分地其既也郊不歲見
併天地俱失之雖其君怠於祀亦勢有所不能也周
禮具在綱舉目張學士經生非不知講　成憲所在
臣獨拳拳者尊　君之故也方今
聖人在上禮樂弘興制作之權非

天子莫之敢與臣伏見
陛下自臨御極敬　天法　祖夙夜不遑比者　躬
藉勤民侍臣咸沾惟茲　郊丘國之大事上所　眷
命下福群生揚　祖宗之烈答　神祇之心萬世子
孫之祥端在於此是在
陛下深加之裁定而已臣言狂悖干冒
威嚴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題為申末議慎祀典以隆　聖德疏

七月二十八日該禮部接下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傳示史館內開輒臣恭及者臣

伏讀仰惟
陛下以神聖之德操制作之權凡於祀典不經悉加
釐正至此又謂孔子王者之祀後世不深體聖人之
心是欲尊孔子以禮非以示貶也大哉　王言臣愚
有以仰見
陛下崇儒之盛心矣臣竊以為禮文既久徐變為難
時俗相安改聽必駭臣敢擬其疑義有七昧死為
陛下陳之夫謂孔子生為人臣沒不宜有王者之號
似矣臣愚以為僭王不可也出於人君而命之於有
德可也古今國家封拜臣下或裂土於生前或崇諡

於既沒惟以德以功申未聞以生死論可否也苟論
其初豈非身皆嘗爲之臣耶而有之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夫既爲尸則以神禮之矣況生猶異世而可以
臣禮拘之乎此其未可輕議一也孔子當周衰之末
嘗作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矣夫假名以爲亂爲賊蓋
皆當時諸侯戕君弑父據國竊號稱兵肆虐者然不
禁於法在所不赦孔子懼焉故托賞罰而誅之
所以立僭竊之防其旨嚴矣乃若孔子仁義禮樂巍
然萬世道德之宗既沒而追謚之是可同於亂經之
旨即此其未可輕議二也唐玄宗荒惑之君政無足

取當其追謚孔子曰王以位則君也以命德則天子
之權也非竊先王大物以賞私德也是可因斥玄宗
而廢孔子之王乎綱目發明有曰孔子之道合德於
天必稱天以謚之斯足以盡言此所以深病唐人未
盡也至元武宗又制加大成二字矣此非元人之言
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臣其
原蓋本諸此孟子之言炳列於六經豈可因元人之
引用而遽廢其說乎元處腐之長入主中華制作紛
紛惟此一舉故爲有得識者謂元運百年精神命脉
全在於此以見其能用孔子之道亦足以延矣此其
未可輕議者三也夫王與師義各不同蓋王言爵也
師言道也言道則雖天子亦有師也古者詔於天子
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陛下以師尊孔子而疑王不合於禮必欲去之臣竊
以爲自天子而達於庶人師所同也以下者祀其師
得以享備物之敬此天子所獨也今若是則何以示尊
崇乎此其未可輕議四也我
太祖開國之初乾坤再造凡胡元之陋一洗其舊獨
孔子位號不與百神群祀茲革則在
太祖而已予其爲王矣

陛下自登宸極動法　祖宗茲欲議革之以合古釋
菜先師之禮得無異
太祖意乎此其未可輕議五也今自國都達于天下
學舍青衿習聞王號則已千有餘年矣中間老生固
儒篤信其師猶有過爲之說以學尊崇者今一旦撤
其廟貌損其俎豆禮文之節臣恐生徒從蒙不逆
朝廷本意必將倜駭錯愕如滅其師以相喧騰是疑
天下以傷學者之心也此其未可輕議六也夫祀典
之不得不正者謂其不經也僭也誣也德如孔子命
之曰王不可謂之不經受命於天子不可謂之僭有

功而報旣沒而謚不可謂之誣執是三者而皆無所
馬可以思過半矣此其未可輕議七也臣待罪史官
恭遇
陛下建中立極制禮作樂臣豈不欣與編摩之榮哉
特以禮非大厥事在得已不若仍之則下足以繫士
庶之瞻仰上足以衣我
皇上之尊崇傳之萬世永有令聞矣臣伏望
陛下寛臣斧鉞博采多叢將臣此奏并下禮部詳議
可否臣不勝戰慄䃔望之至

題爲獻末議靖醜夷安東南以上慰　聖心疏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　聖化煦嫗嬉遊素不
經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
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
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劫至牆半爲懸磬
焦土仰惟
皇上軫念黎元不遑旰昃每勤　詔書大勵將士豈
不欲得授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爲　國家戮力討
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　聖慮也哉迺三四年而大
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城逆臨非有大明先
後之着而戰守之興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識動靜

之機動謂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滋禍
應靜而動則失時而因功動靜中節緩急應機斯可
以執俘馘而奏成功輯寧宇而寧億兆也典籍所載
自漢以來衛侯馮奉世大將軍趙充國酒泉太守段
彭等擊沙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降衆至
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衆數千虎賁郎
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時皆身
蹈大洋放風鼓濤洶湧掎嶺士抱強弩而前莫不誓
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良鎮江
陰猝聞倭寇至江上卽躍馬出城大斬首而還其後
聞風不敢近永樂間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賊數十
艘直過望海堝江令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燒賊船
截其歸路倭舉砲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數其幸
脫者奔竄桃園空壁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獲又安
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謂以遠討爲功也賊在
內地廢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身所經
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鎮有名
之家無不發其蓋藏男女死者無筭小民廬舍之儲
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凡然江滸旋處烟生
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城之吏衣痛而計無所施竟

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臣愚謂
自大勢而言其為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柘林曰七團
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既久延以成蛇非合兵大擊之
多方設伏圖之不可也是故戰者必然之勢也當戎
事者苟懼敗軍之罰而過為身謀自謂持重不肯輕
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於呼吸戰可已乎
自流劫而言其為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餘人少
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恍起四散抄掠又於數千人
之中分為四五路賊少而易鬭的然可見者也拒之
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鋒鏑隻舞

而至則縮頸而股栗是不能拒賊者失之於畏而非
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習者守
之道也兇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既平計安環堵
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之不夙
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警得乎仰惟
皇上神聖功化遠符堯舜而勇智　天錫邁跡商王
惟明惟畏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於襆檄之小醜
哉臣本菲材伏遇
皇上龍飛之始簡置詞垣濫叨講幄循遷大常寺卿
掌國子祭酒事　鴻恩高厚糜殞難報退歸田里思

觀　清光夢寐不忘甲辰之春首伏闕　聖慈垂記
微臣是後臣得刖父私書感泣伏地至不能興爾今
東南多害激切危恍謹列五事上塵
聖覽竊效微忠所謂冒萬死而不顧也伏望　勅下
該部詳定可否特　賜施行東南幸甚臣愚不勝
其　奏　聞伏候　勅旨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
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
故三軍之事莫要於用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
考宋太祖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不過李

漢超郭進趙贊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
而止其為將者率皆竭盡謀慮購死力之士深入賊
中刺其陰計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即先周知
之故其所備者寡而設伏掩擊兵力常勝賊至舉皆
無得而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擁衆而至旌
旄揭揭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為計賊聚則畏其勢
大而難鬭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
長而我不能致也況各該將官兵既分排而事權不
專勇怯雜用而貪功畏能空言妄費之人各懷其私
不肯合膽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多兵少凡前世用

兵以少爲多今時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
啻萬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縣安在所畜
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恩威法令
未有以駕馭之也臣故謂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
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用間設伏
修古人之成法出時事之機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
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於戶籍出於應募團結訓
練謂之鄉兵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
中量地廣狹分爲二十七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

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三四千人糾
之以長統之以官時其訓練暇則歸之於農有事則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口食使各
同團空閒稍有力人戶量爲津貼拒賊之日餱糧兵
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處人旣知戰見賊不畏親
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愛其田疇廬舍出
死力與鄉土捍哉近日犂船小民遇寇賊在野奮力
與敵每殺賊數人縣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
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各惶告急徵七省
之兵重壓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若是不貲之可

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
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
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然則大爲聲討
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貼守
金山地方遞觀今日賊來之路化嘉湖杭蘇四府其
登岸皆自青村南匯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
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內爲浙江南直隷
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隷有備倭都司浙江
有叅將聽父老之言官府之議宜令備倭住札南匯

兼管乍浦叅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
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
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境視爲他人之事使分彼
此致有踈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並脣齒
之相救援而賊在套中並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
倘佯如入無人之境乎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
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
三丈浦爲窟其在江陰則蔣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
蔡港爲窟地皆空虛無兵常守況去縣窎遠約束不
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

量周至次第　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觀其一二矣
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惟
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奏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
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群盜漸起皆縣官
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佐上等
者見事聰明儉身潔白豈不爾然稱野獨其心不肯
近事蓋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廢墜之當修有備豫
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畜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
問徒以齪齪細文坐獄高譽不知利在於民經營制
置始若爲煩寔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
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饑而無粒粟之
儲一旦告急何以待之平居無事則得賢名而去不
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撑而難收此勢之所必
至也即今百姓流離半死於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
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飭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
勢異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曰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內憂蓋
言外憂既形而易知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
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白刃脅其擔負劫貨
謂之挑包數十成群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
餘日而始放還酬勞有衣物一二件不肯棄者卽時
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饑
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半折而從盜其勢亦
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於輪點均徭十年
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
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迫
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
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
奉宣　德意寧可不厚爲之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
當防也

張水南集　卷十三　四十一　五

張水南文集卷四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汾陰張袞撰

序

中庸管窺叙

於乎此傳道之書也宋儒朱子集註定以發明子思憂失其傳之心天下莫不知有孔氏之學後世科舉制興學者始以其私意之而本原之地不復深考矣今太保龍灣先生憂之爰取本文讀焉讀而有得章以別之句解以貫之凡其闕文疑義證之以經旁考乎百家釋以己意而加斷焉然後中庸三十三章之

本旨洞然無復餘蘊矣集成私題之曰管窺示不敢作也衰也幸獲授而讀焉嘆曰君子若是其憂乎聖人之道著於六經六經之顯晦繫於傳註而治忽因之豈易言哉昔尹焞遊於伊川之門越數月始得大學西銘看古人之為學定以蠲除氣習厚養其誠心洞悉天地萬物之情與吾為一匪直為是見聞而已今能言之士執恭好為文章侈然謂足以窺聖賢之堂奧至其為文率皆譎世取寵離性背德以自謂之華君子直以類俳斥之惡其不明道也天下國家奚賴於是哉先生靈質異禀心古而貌虔自童時即有志於聖賢之學嘗取學庸二書謂為六經之的非是無以窺聖人也精思覃力窮考索歷寒暑凡四十餘年積若干言始克成編當其讀時群疑並起勢莫與一及其定靜之後衆理森然若循而伏說而趨若就能斷而聽曲直非止不見其悖是之不謂其同真若與諸賢上下其議於當時必心服乃已而經復以無憾余以為先生寔有補於朱子而非叛也始朱子與陸象山講學鵝湖當其未合兩家門人至相詆訾及其謹然相得晚號同歸則見於道一編者可考古昔大賢之心求以明道而已豈自謂必其言盡出於無

疑而不以俟知己於千百世之下哉先生今所著心性二論窮極本原直指人心惟一不當以既發觀之謂疑為二而力以康節明道為是於予盡之矣衰不知道童而習之習矣而不加察及讀是編而後知昔之未嘗深考也先生之學悉本朱子而折衷之以諸儒發之於言真足以見道而傳世無惑者衮實僭踰特叙先生辛苦之志以告後人使知百世之憂有在繼先生而起者當不釋也先生歷事三朝正己格君謀國用人汲汲乎為忠以求必盡此心之為慊真無愧於其言者職在史臣書之茲不贅者茲集為明道

作也

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温公還鄉序

抑齋先生温公少以閎辭博學早名冠漢魁擢進士高第入翰林服官史局會
上嗣登大寶公時與少師序菴李公並被簡命日侍
講帷德業聞望雄稱一時
上所屬意惟公獨居少師公右歲丙戌值時齟齬公以吏部左侍郎乞終養以歸歸且十年蒙召再至晉秩大司空尋改秩宗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公雖從容中秘圖書之府日以領袖宮僚輔翼儲德為事而天

下望公入參大政則已十有五年於茲矣比公以家難繼作萬里孤蹤屢疏乞骸骨屢不許於是公疏再
上瀝誠病狀
上覽之惻然俾給驛還鄉爰勅臺臣俟其痊徒早為
奏錄　恩至渥也前此六曹卿臣請老以去關稍從之亦以全體貌而已遭際之隆待遇之厚注望之切未有如公若是之盛也公既戒行館閣大僚而下總若干人又相與榮公之行思以上祝　聖恩下著臣節俾袞序之夫古昔大臣逢時遇主得志行道必其學問才力卓然負天下之重如喬嶽之峙巨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為能出以共衛社稷弘濟艱難退而襟光含貞完節而不闕皆能輕重於天下也我　國家翰林詹府之設儲養才賢視其品資遞相遷轉碩德重望簡於清衷協於僉議歷試而飽諳之則夫鼎鉉之待絲綸之寄調燮寅亮之為績著資於此矣公生西蜀出名大夫之後篤志古聖賢之學以簡重方嚴忠清正直列位朝廷其在經筵之日最久凡所陳說天文地義皇王霸軌古今成敗興壞之跡坦然著明詞氣深厚動中聳聽一時侍經之臣執戟垂璫之輩莫不竦然感動論者謂程頤之積誠范祖

禹之按講不是過也退而與群公卿慨論時事公能達權知變審機喻方勢錯任前片言指定若馭八駿之馬馳九軌之塗而音節步中展騖蓋微也故才者讓其能智者服其策賢者懷其德此天下人之所共頌也公歸矣就其中有未可以盡言歸者公平生所學自任至重公其再至當使皇風翔洽膏澤汪濊四時序萬物醇兵革不試刑措不用賢能修職蠻夷納貢斂時五福敷厥庶民而日月星辰草木鳥獸薦祥効祉國氣太和然後儒者之功俾於造物矣此公今日未盡之志當宁側席以需來效者也袞不敏出公

門下二十有六年知公最稔故推本
上之所以待公公之所以自待者以見上下之交皆
出於利國家安社稷而非在私也君奭之篇周成王
惻怛之音千載一時於今再見公能無有感於君臣
之際矣乎

川嶽圖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東泉姚公既致政若干
歲
聖天子圖任老成特　詔起公於家公未受事蓋有
待也公子左春坊左諭德惟東君日夜思歸省覲顧

侍
上左右執經帷幄又新進　儲宮輔德之職未敢言
私而公以今年某月日壽躋七十惟東君廼適乞館
閣諸先生分題賦物寓壽於公而以川嶽圖徧委言
於予夫川言乎匯也嶽言乎宗也名嶽大川之以表
識封域參化兩儀協氣風氣雲行雨施興雷風以動
物皆川嶽之靈之為之也是故流峙突與天地鴻
濛無所左右蟠委錯紛與萬物相為始終若其德比
於崇厚而神昭於穹壤故然也公奕世顯貴少負鴻
名讀書萬卷嘗為升堋尺度之文高挍流俗鄉之學
者蓋師之四方之學者有裴楷未遂輒聞所成公文博
相訓以競取高第蓋公未仕而名已動寰區矣及公
舉進士歷禮曹出秉憲督學閩廣之地晉秩左右
布政使御史大夫兵工二曹卿佐以至今官而中又
未老而謝事聲華之積勲伐之高天下仰之直若望
川瞻嶽之為者雖獨以之壽公也當公之未起也廷
薦用公者凡十有五疏焉有不得則怏怏而咨嗟追
公既膺召命也上以須　聖明下以樂者俊而懽忭
者滿朝則公之壽固天下朝廷所望以為重也古昔
大臣享期頤之歲者鍾鼎之勲必其國家承藉平康

安乂之福垂之子孫黎民有餘休焉是故詩詠純嘏
書稱平格其始本於介眉壽重老臣而作而推其功
至於保周而又殷焉則天之篤佑賢哲綏以多福詎
無意乎不可也公遭際熙朝靖共厲翼沖養玄遊含
陰吐陽高可為嶽大可為川博利不既保崗不遊公
所自為壽者公既得之矣予何言哉諸先生之詩雖
詞不一旨率發乎至情以愛國及公為念蓋同撰也
豈直尋常壽筵歌子孫福祿備一家慶事云爾哉

見山政訓後序

袞自家食則聞大江之西有見山先生桂公者天下

士也窮理力學追古人學者翕然師尊之繼舉進士出知州徒則旣邁於政矣公志法成周納民於軌至論禮樂中孝弟恤恫瘝諸所講畫世俗試以爲迂公方斷斷行之唯後之恐郡長吏謂爲異已數若公公棄官以去不俟終日其後再起爲永康爲成安撼撓屈折以至冉冉士罕聞道未有不少貶以需進者公獨以邁往之氣篤信力行而持之益固其視蔡華泊如也平生稽古務明先王之道毀譽得失一不以介意粤自治歷三縣所與斯民陳利害論是非見於上下文移者無慮數百餘言率皆發於衷沛於禮義

臧否成敗明徵有保信乎蓍龜之智父母之仁也讀者惻然而況思之入人矣乎是故即其言觀其政可以訓矣余嘗聞明道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則告之以孝弟忠信民胥以化公之教爽牖俗崇讓愼感蓋本諸此今公入佐　天子歷翰林學士進吏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遭際之盛獻納之勤汲汲乎攄猷懋訓康兆匡辟以求無負所學爲忠則公之相業固已定於治縣特矣昔蘇子瞻論伊尹王佐之略基諸畎畝范文正公在天聖中有憂天下志嘗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及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公之謂矣余師祠部張先生叔成謂衮知公者授衮叙之俾世之爲吏者覽而感焉庶幾君子長者之澤之沛如也豈不爲世道之幸歟

治河錄序

嘉靖某年秋七月河决豐沛間上下數百里漕渠淤塞　國賦民生日且岌岌矣先是董河之臣蚤夜思庸自效議開新河大發人徒數萬多至敗績

天子憂之下集　廷議特命工部右侍郎潘公衆憲職以往公至逵觀河决之處洞悉利害列狀以　聞

詔可而公即事事揣度高卑諦量緩急經始支河以

分上流延屬漕堤以防横决而河南北以通漕復大利越明年告厥成功　召改兵部右侍郎晉尚書俸級又明年而治河之錄始出凡公敷奏之章講求之政播告之修廢不具載而祭祝有辭叙述有記各以類見原其本末則皆以水治水而已公不與焉昔司馬遷氏作河渠書叙禹導河之績歷龍門砥柱之險以及會歸於海分播合同莫非自然之利而漢人以下穿渠塞决墮高堙痺互相勝負以日與河爭河愈不治瓠子之役發卒數萬從官負薪卒之築宮宣房導河北行復禹舊迹而梁楚之菑復珍今古成敗之

跡可監也公具有本之學兼獨運之智平居端默不
喜眩露國有大政叩之則議論英發若懸河然用輒
顯效以是知公之緼蓄博深泓其伏而未見者蓋多
矣豈獨治河云爾哉壬辰春公没京邸公子徵自南
京刑部主事來奔喪滌次介其姊夫程太史舜敷來
告曰先君之銘願執事者有述此先君意也予念公
始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余後十九年而踵公
後歷吉見公之任御人決樹勳當世以不負所學遂
栽筆而歸之公名希曾字仲魯號竹澗浙之金華人
贈兵部尚書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甲午秋八月京府臣僚奏當大比畿內士 上
命臣道南臣袞特輟史事往主校爲錄成臣袞當叙
諸末簡乃拜手稽首作而颺言曰懿哉我 皇上作
人之功神妙一至此哉先是四方風俗藝文太盛經
生學子過爲眩務之辭務遇流俗私相慕效爾雅渾
噩之風寖少衰矣我 皇上申詔禮官勸學議令凡
程式試士所取之文必明白正大有稗治理浮華不
根之言屏僾不用繇是海內外翕然同風嚮序之
間咸知尊尚經術刮劘治道其文駸駸乎彼雅矣或
謂科目取士藝焉已爾臣愚以爲不然孔門四科文
學並列詩書所載辭命之作雅頌之編典章典則吏
方將略先王致治之跡靡不燦然畢具士學爲文期
以適用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誠不出此謂士
止於文固不可而謂文盡不足以得士抑惑矣臣於
是竊有懼焉宋儒蘇軾曰科場之文風俗所繫其見
錄者聞以爲勸其黜而不錄者聞以爲戒夫以一日
之去取數十百人之優劣而勸戒形於四方士習美
惡繫焉治化隆汙繫焉是可弗慎矣乎臣愚鑒別弗
精深懼有負 皇上今日任使之意然不敢不盡者

心也所不能強者智也心尚盡矣而才或遺焉欲免
於咎難矣抑士之責殆有甚焉方其布衣衡茅閎言
崇議動以古豪傑自期既而登名仕版克踐斯言者
蓋什一矣棄如弁髦者又無庸論也若是則人將執
其言而議之謂文士之不適於用如此行且議黜之
矣則士之自責不有甚於主司之責士以言乎我國
家養士於學建師崇儒其澤且厚亦奚以士爲而故
詳延慎選之若是勤且至哉欲化之行也茲有善自
京師始士生畿輔之郡親被 聖天子之化左右趨
之淪浹膚髓將不有偉特瑰異之材傑然而出不負

所學坍光選舉茂[illegible]昌運以先四方者乎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褒寵有望於今日之餞士也爾餞士其益懋之毋徒以文自見也哉

贈大宗伯介溪嚴公之任南京詩序

天之將昌人國也必有賢公卿者負恢儻非常之望出而翼運以彪炳鴻烈然後禮樂昭而天子之業尊今之介溪嚴公其人也嘉靖十祺南京禮部尚書闕廷推至再　上皆不允　詔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毋謂疎逖其惟懋簡爾僚往祗攸司以熙朕志至是

擬公名上　上即命公群公莫不以為眷爵顯寵未有若公之遇者既又謂公遠　闕廷不得共襄訏謨以日闢張　聖聽致私憾焉乎惟南京高皇帝肇造區也禮樂法度炯炯照人耳目猶夫故也周之典大宗伯掌天地人之三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即古伯夷之任也公自少宰晉秩秩宗尚握印綬之榮分張禮樂以敷賁　高皇之舊治煥燿兩京固聖天子簡公於衆之休命也公其克揚矣哉公碩學高文潔白志行豢名當世舊跡詞林為編修歷侍讀祭酒赫然師表卿佐吏禮二部閣議精鑒卓冠等倫天下章縫想見風采蓋有至願而不但已者夫以顯曹樞路榮依晝接委而去之人情皆悒然不喜公諸獨往若有至慕則夫山川圖史盡在左右謂非心所獨得不可也雖然古之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公遭逢聖明感激知遇雖夙夜匪懈知且不遑矣而暇以私計為哉昔唐東都宋西京諸老多便身圖以自暇逸論者至今疵之殆非所以淢公也衮辱公後往見公視吏曹劇不廢鉛槧與客尚味有古人惻時憂國之忠汲引後進邂逅得一節之士亦禮而下之以故四方鄉風學士大夫於公行罔不悵然自失恨不布露

悃悃以聞於御事以少宰采擇而還公之南轅也既不得則又相與播之詩歌累百言不足以自托於尹吉甫式遄其歸之頌以見士且不可一日無公而況朝廷之上乎此固諸作者之意而亦天下之同情也衮不佞僭為公誦之

送宮庶童內方先生歸省序

維　皇上龍飛九五之辰負扆臨軒親策天下士於時沔陽童先生上疇少以才名横翥楚甸既入對賜止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辭標文苑蔚稱館中材傑未幾以先生父憂去歲壬辰復起以資序遷右

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壽有　詔集賢開館重
書歷朝寶訓寶錄成先生爲校錄官遷司經局洗馬
其後　冊建　皇儲慎選端貞弼亮之士先生首在
選中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自庚辰中禮
闈明年擢進士凡二十有三年歷四轉而至今官其
歲月不爲不深其服勤公家之事不爲不勞且久也
繇是對揚　廷命褒錫其家前有勑後有誥絲綸之
寵榮萃一門亦既遹追先世矣今　聖天子化洽寰
區彝章典物燦然具舉館閣詞臣優游大官之享先
生始以家念嬰懷乞恩歸省其辭略曰臣夙遭不造

少丁閔凶老母在堂耋嬰疾意心晨昏曠定省之誼松
檟關遷厝之安無窮存亡何心天地惟陛下哀憐臣
私幸其於是　上覽其疏惻然親賜批允復　詔有
司給驛以行先生聞命翌日具衘紛入謝越若干日
陛辭乃出都門執友袂以別驂騑塞路頌羨盈朝閣
老元卿而下莫不有詩若其去太子賓客甬川張公
視篆詹府例當首倡贈言乃以次屬之非以國家之
制人臣戮力於公積有勞勛六年許歸省遞十年許
歸掃其先人之墓著在令甲有司守之謂爲綱人亦
有周行庶品率於職務而不得請者矣間得請之視

吏部覆實　上惟報可而已未有親賜批答特見其
名者即爲禁近之臣苟蹟故未彰者序六溥亦未有
給驛還鄉如待元公大老之禮者是行也在　上爲
特命在先生爲世數在詞林故事觀之僅什得其二
三匪學行名時若相江宜遭遇之隆其何能殊尤而
懿爍之若是哉先生英資前質宏襟淵度其所爲文
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琱然聯人渾灝之氣若捲雲夢
而吞之九流六藝指授揮霍無不神應其在講筵敷
陳理道坦明易直琅然辭徹殿陛　上多動色以聽
群入公莫不惴然典試京闈多得英秀鸞鳳杞梓聚集

其門文昌掖垣之選今殆半矣間嘗與賓客讌遊情
景會悅據案揮毫翰動若飛予時參侍其間詞鋒逼
人多斂手以避先生之才既昌明若此而又能秉持
大節勵忠與孝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
持檢應變無方而一準之於道豈非今日之偉丈夫
哉使狥時俗少須臾待此雅學士之選求省卿佐之
榮左提右挈無不如意先生寧不以此而易彼則其
所存者固大而古賢之愛與愈厚且重也予與先生
同年也爰摭其素實如此以告兩驛云

賀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瀛張公七十

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瀛張
公壽七袠某月日爲公懸弧之辰先是錦衣都督陳
公以嘗受知於公偕其僚若干人介予史氏之言以
爲公壽當是時北虜侵軼旁睨三關羽書三四至
上方嚴勑有司設備振旅日夜以從公辭不敢受賀
至是仰仗　皇靈諸酋震慴出關遠遁邊圉甯謐都
督公請復如初將以重九之節開萸菊之觴況公晚
節也曰是可以賀矣公以宏材厚器當弘治乙丑
敬皇帝策士於廷公列上第正德初公以文學議論

選入諫垣凡所敷奏皆切群情明大體　上多采納
贊襄兵畫尤著既而歷陞通政司左右參議通政晉
太常卿陞戶部右侍郎兩奉命督餉於延綏於宣大
一時危急公調度百至軍需賴以不乏充獲駿功
皇上以公可大任改兵部賜璽書往討大同之叛繼
陳遼左之師柄臣將吏議盡殄之以除國患公執議
不可祗宣　上德意開諭禍福戮其渠魁赦脅從不
治兩鎮生靈數百萬安養滋息至有今日公之功也
公位尚書掌大司馬九伐之法居中請例凡戰伐部
伍之律調發節鬪之節屯戍替易之期將指委任之
專裨莫不預料而曲中之辛丑山西之警虜肆意殺
掠公慮其盈欲而歸當復再舉疏上請急論求厚集
諸路精兵設伏邊關以備不虞謀國與同謂虜且未
至不宜虛費兵糧以勞百姓議遂中輟至是果如公
言議者當諸鎮之失事衆以罪公公惟引咎自歸而
已夫公爲人外多寬厚而綜理中密識度依乎正
而無驚愕可喜之談見其等則謙處後事則多汲引
錄人之長不責其短是故有長者之德本　命專
征不嗜殺以爲功言仁義者貴言戰鬪者死是故有
仁人之心官居二品祿依三接累荷　褒綸兼勤上

賞受命而致循牆之恭據禮而切引年之懇廕及子
孫半居蟬弁惴惴焉惟以負國恩貴過延爲懼是故
有君子撝謙之節具是數美於一身而天不祚之以
多福蓋之以永年吾不信也文潞公九十在朝明習
故典國家倚以爲重衛武公百歲康強不忘儆戒公
殆其儔耶予晚從仕路辱公交愛已二十餘年而予
亦班白矣嘗公壽筵欲作詩以從公稱賀而未就乃
因都督公之請得少發之庶幾見公之壽以德而基
因爵而顯因功而益知其無窮也詩曰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又曰兢兢小心如臨于谷公訓也壽之方也

會試錄後序

維　皇上誕膺寶曆於茲二十年矣文章禮樂之化燦然與天地相爲昭焉薄海內外涵濡漸漬跂行喙息莫不喁喁焉有榮光生氣況士乎況蒙被聖人之化以天下士自命者乎歲辛丑大校士南宮錄已訖日獻諸　用陛臣袞以職事請言其後曰上自負熙康海內士之責厥惟重矣其始也主司操尺度而求於世惟上之人舉而用之以共承天地理六官而求之亦惟觀以文耳夫文曷從不哉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此天地之精也文之至也夫人之

心既具天地之蘊則其和粹光積發爲文章敷賁典彝經緯民物以麗天下其大者行於朝廷小者行於郡邑近者行於室家遠者行於蠻貊譬之耒耜陶冶切於農工闕一則生人之道不完矣問未然焉或者始執而議之謂文不足以濟天下而憂國家殆不考其本原者爾虞氏九官周人六典未嘗棄文與法睟容董正之治赫然明效於邦國其治功之卓越萬世莫尚焉我　朝列聖相承誕求俊哲考虞周之遺意斟酌唐宋之法始於鄉試而極於南宮之選故掄振勵詳延而樵簡之得士之盛照於宇載亦既昌且碩矣恭惟　皇上明德建中純心勵俊每當省試之歲廷對之辰　召袞臨軒親賜策問詢以當世大略有能陳說古今論列利害切於民生治道者又皆　親賜品裁列之上第奎璧之文昭回天漢絲綸之寵下被衣褐之言海內縉紳快覩傳聞以爲自古帝王所未有之盛事上際遭逢抑何仰稱德意於萬一乎嘗聞之事君之法有其君不敢有其身有其身則厚於爼已薄於謀國苟有利害少思於前凡可以出營而周計者無不至也況世味之既深而易之移乎此宋朱熹之所嘗深懼而古今人才又可歎已爾多士負

天下之才以出視其言隱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主司首以事君之法告焉謹臣道也盍相與成其信而勵之

賀大冢宰王峰朱公七十壽序

我朝仕進之途以狀元及第積有崇資躋三公位六卿者前後殆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完名勁節著濟時之業保懸車之榮享稀年之慶出處不愧稱古大臣之列天下韙之翕然而同時殆又數人中而一二者也予於王峰朱公見之矣公吳人也世居閶門城中閭閻萬室俗習芬華耳目易奪公生有至性當齠齔

郎服勤先大夫遯菴公之教讀書戶內寒暑與俱足不輕踐圜市學日閎涵以粹年二十四入奉臨軒之對敷陳治道縱筆敢言　敬皇帝見而悅之親擢第一每言於宮中以為丙辰得士之慶四方多傳而誦之公時身負大名恥言溫但斂之若愚識者已知為台輔之器而翔翔翰苑晉學士貳秋宗再進而為南京吏部尚書辭緬厚禮衆之任而當衡鑑之司表率百僚凡所甄別出當材器公顏貌詞氣藹然春溫於物近厚當其職守確乎不拔涇渭攸分如照蒼素其節勁如也始公為侍講逆瑾惡其不阿徙奪級為修

撰公處之怡然其在南京門戶峻絕謂為難犯忌者漸起公即幡然抗疏以歸今　上篤念經帷舊德詔賜輿隸歲祿有差言返初服保嗇天真今且十有五年矣歲壬寅是為七袠六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精神朗健齒髮未衰嶷然為國壽俊之臣鄉里尊為巖石之望遐齡茂祉蓋未艾也傳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壽等喬松脩身自強則名配賢聖宜於時則達厄於時則處信禮者也壽之方也公心冲澹飲食衣服動靜居處謹禮守節先人敝廬肅然如故間出郊坰服衣素領竹與而遊土篁而翛得意傾濁酒數杯即止旁無善給之使其真性如此謂非靜攝其養順乎自然得壽之道乎予是以知公之壽喬松可等也公之名行賢聖可幾也公之長子洪固方自太常寺典簿遷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以秋滿獲　貤封進公階為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恭捧而歸以為公壽　君寵之臨家慶之集輻輳一時如約而至豈非天獨篤祐於公也哉洪固又據汰守職居蔭叙而惡賞溺審道義而涵溪非分之富貴其足以傳家學而行公壽於無窮也故併賀之

賀張母沈太夫人九十壽序

嘉靖辛丑冬十月十有九日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甬川張公母太夫人之生辰也太夫人至是壽登九袠矣生逢治朝榮受賜養享期頤之遐算彼　綸綍之寵光宗德徵福名蓋當世蓋自公卿之家以逮寒宇士庶之族職時閱世而一見者也豈非今日之盛事哉太夫人生有淑資夙歸洞雲翁即嚴飭內教虔閨閫之職一一而舉事姑甚孝敬旁接六姻禮意懇洽動靜起居悉中古人道矩以故洞雲翁日益賓敬之家政大成蓋當是時太夫人已儼然為女婦師矣其後甬川既舉進士入翰林稍

累級今且三十有七年一時同館之士悉據樞衡尊
居保傅殆過半矣甬川公端居慎守其在 朝廷一
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務言行而身化之誠明者
達狡僞者替蹤動者自適久而聲行厲而信雖其天
資學問則然太夫人蓮於胎教乳甫之初成於書獲
徒舍之教陰誘曲擬不可誣也壽考之隆福祿之盛
豈不宜哉人孰無子生子而貴封錫之典沾一命榮
矣況再命三命而未艾乎人壽以百爲期七十古所
稀矣況進而九十焉神完而氣全耳目聰明如傳所
記百九十歲者爲異人將不可至耶夫以壽則係於

天以恩數則係於君二者皆制於命而不可必得太
夫人兼而有之而又倍當其盛謂非天之獨厚不可
也先是甬川公以太夫人年高嘗乞歸養
上褒詔答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朕不
允請　聖恩優渥前此未之聞也昔歐陽氏之母越
國太夫人程氏之母上谷郡君皆能稱先德舉善教
以翼成其子竝爲當世大儒承叔之官副樞密參知
政事明道遭時齟齬僅爲宗正寺丞二母之年又未
克登上壽論者有遺憾焉甬川公文章道德遠配歐
程名秩之進行將位極人臣聲名滿天下而太夫人

之難老又足以待之則張氏之家慶榮國以爲重輕
匪特一時壽筵之光而已下華甬川公爲後進嘗從
館閣諸先生撰幣以修賀事太夫人聞而止之曰
國有大邮吾何敢當賀也於是又知太夫人之讓德
能識大義其不敢以辭見於太夫人而退書其事以
備史官知此云

送總督薊州軍務少司馬文江胡公還京序

嘉靖辛丑秋八月逆胡犯順西寇太原汾遼數州之
民村居野處無城自完老幼孳畜室廬積聚莫不爲
之驅除蕩焚死亡過半當事之臣倉皇請命羽書不

絕於是　天子赫然震怒選吏行邊大命出師討之
維是薊州重鎮拱護京畿至爲要害先是朶顏泰寧
福餘三衛諸夷懷恩內附世守藩臣之節至是常貢
不至且求增廣名額以上邀朝廷陰結強虜廷議急
遣才望大臣一員往鎮之疏名具請　上皆不允最
後屬之公出　聖衷也公晨受命慷慨登車不顧妻
子既至鎮恭宣　威德大揚威令收英雄之略盡參
伍之謀謂撫夷以安夷北計氏以守乃周視城堡崇
庫關堡興廢爲力易難爲地險要固步尺莫不盡
知然後指以從修葺以糗糧給以官士衙以文書刻

期程工人皆効力無不一當百者甚爲費也採木於
塞伐石於山陶甓於工皆天地自然之利不煩內帑
三越月而告訖自石門以至山海延袤四萬餘丈縮
覩邊墻隱隱若浪而來遠饒夾二樓高立於青峰白
潮河川之上上可坐萬人下可建十丈旗雄峙大漠
皆公所創也公又選材官騎死士買健馬請給禮當
以備軍中外有以據地形之險內有以盡人謀之詳
而開闔變化指授若神增壯十倍戎之氣懾邊壘候
后之心啓諸將悔罪之念使將有餘勇士有餘謀財
有餘力此公之功所以十倍於戰勝而攻取也昔人

論禦戎之策安靜不擾敵人感悅者爲上富強自守
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伍者又次之公
能使諸夷感悅羅拜馬前納貢恐後以潛消其構戎
之謀而因挫北虜憑陵之氣西土得以漸次少安謂
非公得上策爾耶公英資殺給帶受　上知許國以
身不敢少愛毫髮公之憔也充公之才與力雖孫名
王之帳焚老上之庭藍萃虜穴宜無難者而忍不以
自固謹備以防其入此古今治戎不易之要道也始
公未行或謂公儒生未任軍旅公心獨自負異上疏
政十有三事幾數萬言精謀勝算雖老儒宿將有所
不能及今皆一如其言人謂之有不强謝安無將略
可乎予與公先後發跡詞林公兼官春坊與予文字
相善而巡撫都御史徐公某巡按御史段公某巡關
御史翁公某均有地方之責以公還朝不可無贈俾
予執筆颺之盛徽頌既攄當有出車之什也是爲序

賀鄧□□□考績序

古之擇官凡以爲民也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夫
宣
天子之德澤布　朝廷之法令謹之於張弛而施之
於緩急達之於經術使夫民從刑清民阜物阜田野

治學校修水旱有備姦宄衰息教化之行四達而不
悖必自縣始是故天下者縣之積也縣令者民之師
帥也提封百里庶類萬區總數者之政而成萃於令
之一身如是則民安不如是則民殆其爲責不既重
已乎東西兩漢之世仕州縣者皆賢人長者雖仕
州縣爲然雖曾掾吏門監亭長物微者夫多儒生
爲之物有其官官有其職所以吏稱民安漢稱善治
厥後士私其身懷榮內補始以州縣爲塌所不樂居
者有矣豈古人建官之本意哉今
天子御宇加意元元每部銓曹大臣謹慎選人凡海

內名區巨壤多選進士之有才望者居之於是劉陽鄧子得溧水令應天之屬邑有七而溧水居其首固王畿之股肱天府之行御也地闊民衆奸弊叢生士吏斯士急之則民促緩之則民慢慢𢿗促民之戕也自鄧子之令溧水也綱衆而目張領整而裘不亂問其田野則民務耕殖也問其保伍則民知相恤相救兄弟外侮其禦也問其學校則禮讓興行士知將習經明行修為時造俊也巡撫都御史月湖盻公巡按監察御史栽菴楊君橫江祁君皆以鄧子才廉節惠交相論許如出一辭大觀風之使旌淑之典其年至

者旌未至者獎旌與獎同出於賢非有異也特獎以勵其始旌以稽其終群論所合而後天下之公定焉年勞既積而後有成之績著焉臺省廊廟循資以致鄧子善自為階吾見其能升也辛丑之歲予考禮闈既徹棘見鄧子端居而静守寡辭而息𥈞肫肫於內照淵淵於獨𨷖聰明才智持之以默碩大篤良居之以謙高朗洞晰處之以晦惟晦也是以彰明惟謙也是以善受惟默也是以善辯施之於政而圖報應遂緩急有倚守經達權而為貞與哲以之處天下之事吾見其無難也况一邑乎予既稔知鄧子而鄧子之

諸生武易頃執經從予遊數道溧水之政可備史闕是故樂書而歸之且以勸終於鄧子

張水南文集卷五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序

送少司徒松泉及公被召北上序

方今政事之臣議伐匈奴建萬世之策莫急於司馬自予觀之其在司徒尤急乎司徒上承天府藏貨賄以九土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帥其屬以佐王安擾邦國而親百姓雖不盡如古以掌教而帥化之意隆以寓乎其間故司徒之職眾民食宜無不贍也民食既贍兵可使勇而戰國可使榮而邑戎有

滅期邊關息戎矣伊昔成周之世犬戎侵恭文武伐之既營維邑復居酆鎬放逐夷戎經洛之北國中之貴有營有戰百物具供當時民俗殷厚崇墉比櫛以開百室萬億及秭烝畀祖考歎歌於載芟良耜之篇洋洋乎肆作未聞時紛擾有司之事也豈非毗附大臣為之左右獨文武之德爾耶今

聖天子在上克慎明德以賓四夷惠綏中國股肱有關洛詢在廷懋簡而始受其不勝任者有黜紀綱法度未有明於今日者也頃者北虜跳梁鷙躪邊陲勢不可控詔書責戰未有報功嗣歲防秋諸路之兵勢必預集則夫轉餉之勞賞勳之費有出而不可筭此皆　宸慮之處廟廊之憂司徒身任其責得無隱憂乎夫既憂之思以處之則其憂始去而國乃康也古人有言欲財之不匱不願衣食仰給有司悉懇邊田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欲方隅之無事不願更四方之兵各因其兵以自固則李鐸之策是也厚嫂有姓安輯國家寧以藏富於民不以淡溢太府斂之愈輕獲利愈大則李翱平賦之書是也濟陵松泉及公自南京戶部右侍郎被徵而往條長約恭周公以予濫從九列之末併予一言贈之予觀公之為人也博大多

才有氣略嘗官吏曹出為細職迂徐仕路三十五六年而始登卿佐物情世故熟察而默睹之久矣先是公以御史大夫巡撫江南寬裕之德明肅之令吏戒而威民庇而愛士美而須謂周文襄公以來一二見者今茲入佐

天子當　宗廟非與邊廈區計出諸常賦之外途時告災圖艱應遂承助令僕取於古人而變通之使福流生民功在社稷死然知其成周之盛不有望於茲行乎大司徒蒲荻王公予所好也與公同黃華以予言私告之不知書生亦能談天下事否

送大中丞潞橋楊公被召北上序

二十三年冬以明年乙巳例當察制察兩京吏治
天子思紀綱法度之臣簡置内臺與二三股肱大臣
以公黜陟大典於是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潞橋
楊公被　召而入先是楊公受　璽書給旗幟節符
坐臨江左閲軍水戰盜甲上流下瀨而下指揮必重
山呼谷應長江上下數百餘里飄颻不興民視安堵
公有駿烈矣神將郎吏罔公不可無賀溢于一書頌
之予惟御史中丞古法官也爲若殿中典蘭臺秘書
事今亡矣獨出撫方國入領諸御史受公卿奏糾
察百僚如故故權尊而位重勢望赫然視諸曹特異
公之官猶昔也　乘輿所在事權歸之百僚趨之權
益加而尊位益望而重人之跂之益榮而貴夫有其
權得其位將以行法也法立於朝廷而有司輕重之
抵冒之是不有其法也有司不有朝廷之法而紀綱
之臣不能矯而正之是綱紀之臣之取之也天下公
議安所責乎是故服繩冕豎說行邀名不可方物謂
之侮法鷹擊毛鷙巧言如簧深求中刺黑白不分謂
之亂法惟文淺深視所意欲離法之正不啻萬里謂
之亡法法亡而吏不知守民不知措者于病焉小人

幸焉得非紀綱之累耶楊公自起家御史號爲雄俊
風采奕奕法之所加喜怒不私設燃不問曲直不立
操自而名立功積而然彰天下論執法之臣莫不炎
而歸之楊公予與公同中庚辰會試稱同年者二十
有六載孫予大廷威棱在望不愧于色怨及朋友稽
漢名臣鮑宣之洲淑思衛士之不可如周于隱
之擊家陳伯讓之崩度公皆其所有之將之以謙守
之以信有休光焉此予所習睹也公聞于言以爲頌
乎規乎有以自勵必有以自信矣昔成投之指揮李
震王雲鵬韓璽三人以爲獨馬使鈴之助

送侍御貞菴李君考績北上序

予聞之傳曰鷙鳥將擊必羽毛張也又曰翅翼雖殘
不避也言忠臣特立若鷙鳥然右善聯恭崇衛國家
苟有利於君雖殺身可也敢愛其毛翮爪唇爾耶季
孫行父亦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其言蓋相表
裏御史之職上彈劾受公卿章奏其言生民幽隱入
則　廷規出則方按蹤所指天下凜然在漢繡衣
持斧巡行郡國察二千石以下吏狀唐貞元間宰相
對延英既退則次對官入侍夫謂次對次宰相之後

而對事也當時謂爲御史中丞等官今其制雖不盡
見而御史立仗下峩冠簪筆殿陛生風百僚敬憚其
權隱然如故故其始官也必慎選而後入其既官也
績效用章然後狀列于詮司升聞于
天子視其殿最以上下其秩恩威所加傾震群聽視
諸曹特異是御史之官名位顯諸　朝廷而功狀形
諸按治使所治之吏皆賢則御史從而賢也使所治
之吏不皆賢而御史不能去生民勞苦無所告訴則
御史從而不賢也察御史之賢在吏察吏之賢在民
始於治已終於治人人既治而已不盡治已乎吾觀

貞菴李君之爲御史也正直不阿端愨有守廉而不
劌溫而能理剸劇而能斷仁厚而多愛故其釋褐從
治而政無不入也執詩書以馭吏而法無不飭也君
臺三年嘗受　上命治軍衆督視江南北治江上
下數千餘里環城而治無慮數百大者守小者令惟
君之憲罔敢逾越有不聞風相戒務撫綏蓄積以
備災害者乎有不夙夜在公職事盡廢如循內正盜
賊縱横者乎有文飭姦言曲行詭聽詐俗高標以自
私者乎有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慘立
威名以愁痛百姓者乎有姦猾蠹吏潛伏在位未經
挾摘猶爲城社者乎之數者皆御史之責而君能消
息於陽舒陰慘之際舉錯於太過不及之間而愛利
之風洋溢於法度之外以職則君法吏也以心則君
仁人也故漢儒曰不仁而多材國之大患也使天下
尚法政之弊也君其賢矣哉哉
國家崇獎憲臣思得忠厚正直之士清貞純亮之化
以宏大業有如君者輩出焉將不爲　宵旰之副乎
君行矣僚寀諸君以君良友試相成績爲予宜有贈
言予非私君也美其始而勉其終進君於大也異時
天子嘉乃丕績有服在大僚非私君也用一人而耳
目皆賢也聰明之德達諸天下也予於世道乎攸卜
矣

贈大司寇東橋顧公考績赴闕序

六卿之職皆
天子股肱大臣分職而治以聽天下兩京並建厥體
惟均獨南京事權稍輕故人情以北爲右其在刑部
則南之視北等焉物夥庶繁情變百出群爭蝟集日
以求聽於有司有司受其辭而日加聽斷也恒不給
焉是惟刬大司寇總成于上群吏抱牘而前環立而
議攻生殺予奪惟其言準其爲勞與勤不既倍蓰諸

少卿詹公榮對
上覽奏旋即報可物還之行趣其命至留都群公卿
咸舉酒以為公賀蓋治邊鬪得人定為　朝廷賀也
予聞公嘗為司農使者督餉大同矣歲癸巳大同軍
初以主將失馭跳梁而呼勾逃猖獗欲以城叛議者
請屠之　上不可詔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公身在危城甘死不貳曲諭首禍之人犯法者能相
捕斬除罪仍以功之大小賜錢酬爵有差於是逆謀
解散首禍之人競斬級以自贖城下徵兵七鎮合四
萬人圍且六閱月矣當是時也使公內無密謀外無

忠援以自結進退之間謀一露泄身且殊分矣況軍
乂易潰虜且乘之大同得為吾有乎此公之功宜上
薦宗廟而高書簡冊者也今之甘肅制兵禦虜撫軍
輯庶出其緒餘猶反掌耳蓋彼大同之變其勢逆而
難安處甘肅制一面以謹張弛以銷未形其施至
易也夫以居常處順之時而懔懔懼之心如臨危難
不可救之事則其風績之所樹立又可逆覩也昔人
謂地無險易時無順逆惟得人則易轉危為安是在
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
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得人之效自古為烈公具長材遠略厚智殊能指揮
神授豈讓古之人哉公既飛行籌長涵齋蔡公乃以
祖筵之贈屬予為序予書生未盡知天下之事又安
能操文墨之論遂議兵革之難哉特舉所聞於平昔
者以為公贈庶幾吾有試乎功名鼎盛哉自甘肅始
矣書不云乎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公之謂
也遠聽之臣得無慕義已哉謹書之以告前驅云

重修江陰縣志序

邑志之修也予安能為是役也宋有刻本凡十卷教
授鄭應申郭廷堅為之是時江陰為軍元至元間嘗

一翻刻皆仍故也其後入我
國朝繼軌而修有若賀子徽氏顏瑄氏種種而出於
是稱縣志焉因革之初旁洛事實多出亭父里魁之
言文或不副大抵然矣弘治癸丑薊谿黃君為令思
皇作者羅絡希闊剖析疑義雄辭壞辯自成一家之
言可不謂傑然已乎後若干年宗黃而續志凡得九
卷曰方謨氏合前後觀之或謂黃之志繁也多取而
寡要奇搜而眩實君子思見其初焉夫初者宋人也
略也由略而詳可矣比其詳也不勝其文是故志之
難也予安能為是役也嘉靖丙午巡按御史王公曰

情非有明智之心者不能也豈直梁丘下笨寧世云爾哉薛君讀易凡十有餘年蚤夜以作食寢與俱始克成編刻而傳之自題曰易象大旨曰象者易所自有非有加也曰大旨者括其諸說讚以微言止於明象而已矣此薛君之志也求通於聖人之路也反復性命以窮極事物之變上窺羲文周孔之心與道爲一則德安何氏既序之矣予始序其梗槩云

送麟陽趙使君被召北上序

越歐冶之純鈞曷爲而珍也由其斷犀兕震雷霆其能異也楚卞和之圓璞曷爲而寶也由其熾炎爓窮旦宵而色澤不變也物性之堅貞造化之蘊結產於山川而上應於星辰白虹亘天古嶽生氣是豈人謀私智所能閟哉神盛而光達理則然也是故其始也理光剗采人鮮知之過而不問者多矣間有一人過而問焉群衆人者又從而譏之以爲非寶是知者一人而終無以袪千百人之惑然其所謂寶者難知也迨夫久之而益彰晦之而愈耀命世之客出群之智得之而謂爲神物偉寶獻之國君以禮天地四方薦諸宗廟煥煥英英飛景流照環視而駭異有不言而疑者自定然後天下之真寶出矣人之從政何以異

是哉趙君令江陰三月而布令及朞而政興再朞而人悅其約已也儉甚若腸食齊人所不堪其牧愛小民也疾痛痾瘵惟恐一毫傷之無知而犯誡又多原而厚貸人見其若此也以爲過也莫不嘆曰賢哉大夫也難爲下也民不知勞鮮能義也及乎歲連大旱五穀不升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卒棄溝壑以趙君爲之令也當是時也棟宇不塗官布不制鬼神禱而不祠賓客揖而不問貶衣削食以自罰雖欲不儉得乎於是疑者以釋從而信者群千百人日益以衆後有疑者不能間矣戊申之歲

朝廷渴聞讜言臺諫告闕下詔徵天下之賢令總若千人蘇松常鎮四大郡凡爲邑者十有八人而召者趙君一人是不可以觀趙君已乎望[illegible]頎而高價定而待知必然矣雖然有不能盡必者人也所可自信者已也已自信而人不必皆然未害也苟恃人以爲信則其所自信者薄矣豈得言天下寶乎學諭林子司訓楊子升期請予請贈言予笑曰趙君寶貴不待物肯受無間之言以累行李林子曰不然此吾二人與諸生志也予遂執牘而書之

送司訓趙子擢遷陽衛學教授序

師何所教乎教人以復其本然之性而已本然之性
天地之性也質設科條脩其文義謂為教也而文以
勝之不亦末事已乎文章本乎教化繫於國風世治
世亂因之以形故蘊而為志則為君子之志也形而
為言則為君子之言也闡而為教則為君子之教也
蓋文生於情情出於性得其性分之真則其邪正之
路感而發為文章有誠有物有訓以興風俗以
識治亂則文也者道也教之所繇以寓也豈獨文焉
已乎昔者成周師氏之教大而天子之都小而子男
之國大夫之邑莫不有學其為教也莫不有其本末

次第推之以及於化而其要莫先於復性知仁聖義
中和使相充擴也孝友睦姻任恤使相修飭也禮樂
射御書數使相開曉也惓惓訓導惟以厚責躬行為
事而又立之以準勸之以時漸涵既久孝弟之道明
長幼之節著皇皇仁義粲然于宇宙之間而裁成之
效易如反掌易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非君子
之所謂文者乎凡此皆以出於學而成於師也蓋文
有餘而樸散則流才有餘而雅斵則蕩流蕩而不返
使人有淫麗之心焉此教之所以為病也天之所以
與我者何如而使氣質之累昏之翳之有以戕其和

而毀其內又無的然道德者以為之依歸聽其所止
而不知裁豈非斯人之不幸哉予觀趙子之為師訓
也端居靜守然默寡言士從而遊久之而信知其養
矣絺章繪句賤為末事冲虛自葆克俊為先士從而
遊久之而悅知其趨矣外飾儀章略而不治中藏惻
怛責在不欺士從而遊久之而安知其教矣今年春
吏部以其勞于教事也奏補遼陽教授趙子之長林
君孔承方典理學教我國人每向予言吾得大名趙
子廣信楊子為佐趙子不可留矣願執事者畀之言
以諭吾志可乎予謂教江陰如此遼陽可知也待凡

民之俊秀如此期門羽林之子弟可知也蓋人性同
也教無異施其理一而已矣中庸之率性橫渠之善
反豈非趙子獨守之學乎予又聞趙子執節過謙仕
牒載至逡巡而避夫當進而知退有餘而不盡施閔
然思歸是又得君子知止之義者予益有愧乎趙子
也因書以歸之

贈推府廓原徐君被召北上序

始廓原徐君為常郡推官既一年予始見之溫良敬
慎孫接多讓冲乎有君子之容木方立義之教予謂
君儒者也而曷為法吏也既又二年聲稱赫然冠諸

列郡之上前後監察之臣按事而至莫不謂君為賢臺中疑讞群吏不能裁積歲不能決咸屬之君而始詳定蒼生滿路如向父母而呼予是以知法吏非儒莫之為也何以明其然也善學者之於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妄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而後可與言學少迨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其施於吏治亦然治其情牖其衷明其好惡節其驕淫伊機而詐賊而蔽文而不惻者莫不竦然而畏藹然而慕而後可與言刑少懈而縱之則其悔者至矣尚可言治乎君自儒而之吏也常之屬邑有五皆大縣物夥既衆獄訟

繁與君能虛己臨之平衡舉物長短曲直之形豫然畢見譬之人在空谷靜室之中一言一動莫不聞之豈有隱其聲與形者況下是而為威怵為貨誘害獄之正理書稱五過之疵為當時慨者視若堂陛峻矣海內卓犖之材與君同志與民立命予不能盡識其人得識徐君足矣君茲被　召而入也同召者若干人行將選於銓曹請裁於

天子君不為諫官則為御史古今人之至願出入禁闥致身不諱君皆能取必於其身而愜乎人望豈非今日之榮事乎

聖明在上垂情寓內思得天下讜言謇士以濟時艱蚤夜汲汲賢人君子必有歐陽修余靖者與君輩出也大臣之中純明端亮有如房杜之賢能令魏徵之得伸其用豈不交美乎然予又有告也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治君之身者纖悉殆備至其身則濶略而難言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德為事古師氏有之不幸而君有闕則有保氏之官秉義持正隨事陳言不使有一字放過今之諫官御史即古保氏之遺意而善用其言師氏之情惻然附行其中則記

所謂靜而正之寵而翹之不其然乎君既戒行有日貳守袁君與其僚以仁者之誼責予有言予豈能言哉詩有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諸郡君之志也予朽矣屏處江墺伏聽

朝廷之上有人焉主張元氣時露神采於品彙流行之際使予得與瘵寡癈疾者皆欣然安于蓬蓽之下則予之贈君君有酬矣君其念之

贈郡伯東臺余公擢天津兵備副使序

我國家設按察之官提刑諸路有使有副有僉皆憲臣也領勑受事彈壓一方宣吐萬物之氣惟治兵[illegible]

學爲然夫兵武事也選徒訓卒三令五申皆戈鋋矛
鐵攻剌奮擊之事乃以屬之文儒何也蓋武非文不
能也孔子夾谷之會稱武事者首焉是故九伐之法
載於周官利物和義竝列于十翼其寓意可知也春
秋忿鷙之兵雖其師力相較務以爭雄至其論戰則
有取於詩書禮樂焉武獨甲兵也乎洩聞猥議猶思
匡世況
聖明之代文德誕敷皇靈丕振渙號所出厳若雷風
任事之臣懷許抱璞有不興起者乎公自文吏起爲
憲臣又自憲臣參以司馬之法輕裘緩帶坐握將臺

之上想鷹揚之烈討黃石之書拱揖指揮惟所意向
觀者斬肩壯猷英氣謂爲軍中之韓范非公之所自
有乎自京師而南水陸要衝天津居一三衛錯峙提
兵數千羸卒居半何以恤之旁齒群簽枯力而驕何
以裁之赤子咿嚘多在斥鹵歲惡拐呼或至連結何
以弭之使蓋往來軍單無所於給抽力而往度不可
廢何以裕之數事之急埓在目前調燮以集其後從
容應事半在樽俎而有餘雍雍雅望迥絕間人之游
暇豈不可乎文武大略此其選矣公既行同僚間言
于某某何能爲役也因即來書論之其末公曰予忝

太守之乘職在清戎自得公之教而勿稽有法民不
詬病公之惠也其劉公則又曰吾後生公而始至通
判郡事大小訟牒莫不取裁于公差以芳過公之德
也予二人其何忍别也予曰二公之情則然矣余公
既去而勳名日進德澤弘被于天下論者謂常州
爲首稱二公顧不大慰贊協之望愛助之志歟史記
穎川渤海之治化刀劍爲犁鋤功名赫然馴至卿相
莫不自郡始予將於公乎覩之

兩督奏議序

大司馬虞坡楊公奏議若干篇其督學山東門人高

君某既詮次成帙釐爲上中下三卷刻而傳之廣其
聞於世所以告忠臣也昌言之在虞廷壯猷之出周
代則中國乂安蠻夷率服豈非是之謂乎我　國家
奄宇四海於是楊公自少司馬蒙　上簡命兼攝中
丞往鎮薊遼推轂受脤注倚獨至當是時邊氓離散
久矣公乃哀集殘餘大討軍實而申儆之敵者以緝
瘡者以輿百計完繕疲人大寧其後公自居憂復起
公爲兵部尚書方涖職而右衛事急復　詔公往鎮
宣大等處國之要害維茲五大鎮公總百萬之師聯

絡數千里之遠而肘腋襟喉譙護屏蔽公之功大矣
公前後持節開府臨邊公至則喜公去則悲邊人以
公去就為命者凡若干年而國之利害安危以之公
有奏請騎使日交於途　上皆欣納獎勸綸綍封拜
有功小大剩畀有勸懲之别鞭撻戍虜梟街賫館致
俘而入有勅制之能公時粮儲務相時料敵急則有
請緩則有備出入機權有愍人征求之志功多而受
上賞宮保崇階豢金庫錫銜表入謝循墻以思有餘
忠也大抵公為人穉學多才廉節有氣槩其正色立
朝獄獄言言人多敬憚不敢媒之以私故其所建明

與其所自樹立卓犖不群焜燿有烱功加於時恩流
裔士譬之藥石焉必可以伐病也菽粟焉必可以療
饑也嘉謨謨罄乎其為良方為鴻寶矣予嘗見權德
輿撰陸宣公集序謂其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
害巨細必陳覽其奏可以得宣公之為臣楊公身任
軍旅之事而方略謀議能言其肯綮揚廷造辟對休
而無媿是不可以見公之為臣乎因書之以為府督
奏議序

江南校武錄後序

嘉靖戊午秋九月南畿試士既竣事蘇松巡按監察
御史尚君繼軌而興適修武舉預戒群屬合四郡良
家之子蹶張超距之材各以其能抱牒而入詣御史
之臺考試如故事虎臣彪容盱衡睨劍衎衎然斌斌
至矣公乃下條格謹法令集衆而申飭之首之以騎
射步射示武也試之以經史雜義有論有策覘其略
也示文也武之經也參互既備拔其尤得若干人材
技凡若干人將以獻之司馬門上告于
天子與時差爵而分秩之發身紫鍵自茲始也錄既
刻尚公職當監臨既為言弁其端復以其嘗與聞兵
事俾綴言于末簡予惟唐選舉志武舉之典其制以

射為主而射格之下又有馬鎗翹關衣甲負重身材
之選而下至軍謀將策奇能絕藝猶必兼狀而茂錄
之猶今之論策發謀術慮有權略矣昔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對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將中軍非縠不
可晉用之卒以彊晉豈獨剛毅猛勇而已乎是故天
有陰陽聖人法之知剛知柔曰仁與義文武出焉文
象陽仁育天下者也武象陰義正天下者也象柔而
剛曰文舒神以崇天也象剛而柔曰武斂鬼以法地
也參陰陽之化極鬼神之變其出於天也謂之至道
其得於人也謂之全材其形之於政剛克柔克也謂

之至治今　聖天子在上適方隅多警東夷樸樕之
小醜跳梁爲患　王師有征利用禦寇需求至急也
賢監察祇承　德意勤心旁求思得方召之流頗牧
之最以副　上將御之思推轂之望且旗蓋汲汲矣
大江之南生材近多慷慨大丈之符十室之邑居沛
之賤吒叱之微豈無英傑其資稱萬人之將一軍皆
驚以當今日築壇設科已乎雖然予猶有說也選兵
以將而擇將之術莫先其人之忠孝仁義漢諸葛武
侯之忠起自隆中大臣王室唐郭汾陽自武舉異等
補左尉長史積功勞至大官身係安危者二十餘載

莫不懷仁義以事其君之明徵也詩采芑之卒章有
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書康王之誥敘文武之烈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詩書所載明効在矣予
尚何言以爲爾多材勗哉

鴻泥堂續集序

嗟夫應龍之蟠蟄也而後其神爲全其神全則其天
者緘而變化之道著矣君子之藏息也何以異是尸
子不云乎凡水固折者其下有機莫非水也而爲固
爲曲見其折而知其中之所藏豈非實彰于當哉吾
鄉先輩之有薛浮休氏卓然以文章名家其爲學也
好古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古而不觀博綜研究
厚積雁儲日形於篇牘而靈閟之上楮藏表惡騈植
羅生見者嗟爲物外之寶蒼蘚沉埋之氣似掘鳥篆
瓦棺於荒墟破塚之中稀代罕有也舊刻有集凡若
干卷蘇人都玄敬少卿選之序之後是公子憲副君
甲蒐其散逸發其餘留僞邑儒生沈氏翰卿爲之編
次總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銘頌序記若干首分爲
上下十卷爲續集俾予載言其端予少日聞岢嵐公
降德忘年當江島華旋每拉予童子以遊興至有作
予不能應一語茲今老矣盡得公之文而讀之珠璣

滿前琳琅在戶炳然應龍之章駭視迴矚有不暇也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
布衣載諸藝文志中曰碧池處士曰養素先生曰雲
夢子光燄萬丈亦鴻泥堂意也約略數子而進退之
公實兼總條貫措注不竭其博也周其衷也原其藏
也選其麗也相如而王褒劉向爲之先後孰非神全
而爲之也自其遵晦而後盛也不識知言之士以予
言爲近也乎予自謂信矣

黎川王氏續修家譜序

有宗族則有譜敘宗者統也統爲相聯之謂族衆非

其族聚不與焉示一本也譜者普也又曰補也適追
得姓之源與其祖之所自出年號諱字宗枝籍狀莫
不具載而明列之示不亂也孔子曰繫之以姓而弗
别其道不窮也戚單於下情竭恩疏於是乎收之綴
之以合食而使相親所以收族也自吾一身歷世雖
遠遡而上之千百其多孰非一人者之身其道親也
傳稱保族其家非是之謂乎黎川之有王氏漢晉以
來名儒鉅公世稱望閥譜修於宋元間藏諸宗子者
之家其後宗子衙訟之郡將其譜與俱不幸而燬於
寓舍之火平和令君故學爲八世孫始復修之譜其

所可知斷自伯使府君始自伯使而下登賢科者四
人皆以勳庸德善著王氏世居新城以區中名新城
者四曰黎川別之也平和君既亡太常少卿君材爲
平和之子克纘先志閔然有作上稽禮典旁考歐蘇
二家宗法參以己意而仁之於是乎譜之法曲而中
矣世有表譜有圖生平有傳有雜記其聚也尊有獻
私有饋有享其死也有吊有免有賵賻其追遠也墓
有祭有田族有祠家有祀大宗小宗領之而春秋以
節子孫各以類聚綿綿繼繼於無窮自今九世觀之
雖百世可知也塞夫道先睦族義惟展親古之道也

仁人孝子之心也縱斧葛藟藉名高蔭士君子傷之
豈非以其根本之不庇摽織之爲耻乎少卿君發跡
詞林負時宏望其在
朝廷也嘗爲記注之官其處家廷也思崇骨肉之化
爲勸爲懲比蹤於晁史有直筆焉有善善而能使其
休烈多於前人善推及於天下則少卿君之素講也
是故由其譜而讀之孝弟之心可以由然而生也推
其道而廣之教於家而成於其俗于其國又知王道
之易易也予聞命乃樂爲之序

贈邑侯金中石禦寇序

嘉靖丙辰之夏四月倭夷狂勃大寇江陰先是江陰
數被寇患四野一空獨孤城九里兀然江滸警至疾
呼入城而保息者男女無慮萬人又皆倦服以逃死
其危蓋汲汲也當斯時也非有長駕遠馭之材沈機
前定之見則何以撫艱難而應倉卒也民之命懸於
天矣金侯在進士中以才名稱冠自高安而調至也
登堂視篆各各精采聽斷有法晝夜治兵事修城隍
治關柵譏圉練利器械器械之中又以火攻爲上計
大召群工百手並作於是火箭火筒堅礮毒藥犁然
機發稱神效矣江陰四門惟北門逼江城濠難守四

月十五日賊果夜攻梯衝肆作矢砲交至侯著戎衣坐城上指揮百事誓死而前以故城不能破侯又以其餘力周廵三門惟恐賊間乘之暑雨淋淫泥半沒脛侯徒行不憚也倉皇之際抱吏牘而前事關軍餽而望給得門察而告姦開路殍而思救紛至沓來酬答如素少暇則又徵驍勇議禽斬矣五月十五日侯乃大發師徒束緼抱薪大出擊之賊方傚投著而起撤刺坑壕不暇也前後中傷而死俘獲而獻者三百餘人遠近驚傳謂江南列郡之戰未有若江陰也江陰之戰未有若今日也城守既完室家相慶謂完吾

城者金侯也得更生者金侯父母也民之命實懸於侯矣予曰金侯之功非一邑事也在三吳也金陵其厚矣是何也江陰百里爾枕江通海當賊路之衝是蘇松外藩也常鎮右臂也豈有外藩徹右臂斷而上下能不寒心乎由是而窺金陵吾不敢言也係江淮者謂西北之可定此侯之功所以為大而予謂非一邑事也昔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騎劫攻即墨田單為下士皆用火法以取勝卒能焚羌營而敵人所觸輒死侯能師其意不襲其跡而多出之以奇其慷慨也有咀鐵殺賊之志其寬大也有開襟納細之懷其縝密也有居重固圉之略其沖然而退讓也有不矜功不伐善之盛節是豈可借古人一二以為喻乎予既序之復為之詩四章章凡八句詩曰

維侯之謀爰有至計指揮兵戎控扼地利豈獨暨陽吳楚攸暨巍巍金陵根本是繫 其一

維侯之勇孔武維競奘奘醜虜殺氣彌盛封豕長蛇跳踉不寧我其殲之江海以靖 其二

維侯之忠不畏爾衝危臨三板志切九功乃徇於國不有其躬曷以報之尸祝其崇 其三

維侯之仁變勞旅勤軍瘡有潰食餓維均爾軍爾民吾有一心莫之安安繇比大鈞 其四

張水南文集卷六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記

梧溪書院記

邑大江之東黃山蜿蜒橫亙數里曲折而北則鷄頭灣在焉崖石多奇狀榛莽蒙茸彌世伏匿過者不問予表兄方君嘗督樵山中望見異之亟援蘿而上鑿巉巗薙蕪翳披靈發剏得勝槩焉名曰二島四面樹桃以千數環山皆桃也合而名之曰小桃源云登二島望大江風濤檣烏畢獻左右而孤山壁立江中如

冠峩王而君日遊詠其中出則登丘隴坐斷岸弔古蹟而悲歌客從遊者日益衆君又以弦山故名席帽元人梧溪王逢嘗讀書其處號席帽山人弦誦之蹤冠島之蔵君日與好事者議祠之累歲不果乃嘉靖癸巳李大夫元陽來領縣事雅尚丘壑搜羅俊逸得君議建堂五楹簷牙翬飛突臨江滸背負崇岡松林迤邐而詰曲廊廡庭臺次第具舉高者庳陔者衰差池而翼者廣袤徑直礧石離離乎若若蔚如也二島加于舊矣予考逢處士也史不特見至正間番陽周伯琦敘梧溪集中稱逢以文學操行名世當時險孽

逢以一言定亡命降惡少幾萬人又㳟錫人鋒鏑之殘骨合而塚焉蓋有恩於玆土者不獨獨善其身云爾也是故表延陵之墓則雄節著矣望峴山之碑則咨淚潸矣慕潁陽孤竹之標尚則發襟闓矣方君之表梧溪李大夫之育民以風邑人其意不出諸此乎方君名謨別號葦窓予讀書萬卷輒進太學不願仕寔有寵於玆山弁筆之以刻諸巖石

梧山記

蜀故多山內江之山惟梧山爲勝山下有溪靚深映帶環匝數里溪流若玦焉其上雜植卉木烟雲相滋

障若丹壁而桐梧之生爲盛李氏世居之歷數傳始得今太保先生因以爲號先生自少讀書其下兀坐默易旁取秦漢以來諸家之文而揚確之若與玆山上下其議者於是梧山之名自諸生時而已顯號於人人矣余因是思之地靈人傑雖以地勝而物理相須有必交發而互致者古今豪俊之生論者謂其世不數數也以爲間氣所鍾必歸之於嶽降于列星及其人之出以名世開望無窮而一山一石反托之以不朽梧山之在內江自其融結與諸峯環秀不知其幾千萬年內江之人依山以居歷世代謝又不知其

何限山以李名雄兹一邪又若千年因先生通顯於
天下則山之顯晦固自有數而其輕重之勢則在此
而不在彼也春陵獄麓之所講授白鹿石鼓之所藏
修匡廬天台之所賦詠雖其賢有大小風韻流聞學
者至今仰之槩見山麓必斂容以敬如覩大賢而不
敢狎是豈山川之故哉先生自第進士當妙選入讀
中秘文章之所沾衍若無愧諸子而動靜傳播尤
非尋常政事所可及而其不休于楮山之蓄積不可
也況先生之志以是其所好必使天下學者盡材且
良以若兹山之惘出爲世用委心輸亦若兹桐于彼

朝陽之生者此先生之心而世或未之盡知也蜀人
之仕于朝者有言先生懼盈滿當有去志將斂其不
盡施者還諸楮山余曰先生懼哉伊川不云乎德踰
於祿則雖處隆盛而月滿先生位六卿秩官保榮進
人臣之極而天下士大夫之望猶有不盡釋然者於
此可以觀祿與位矣予衰倦疾家居辱任甘獎借竊
愧不敢當及爲予文爲之記多未敢以執役曰余未
而識猶慕山者未躋其顛曰知不可也客有笑于傍
者曰子之登山必待足耶有感其言遂書以復

重修合肥縣儒學記

合肥故有學在縣治之東北成化間復兹改建規制
稍備而未大稱中丈賢令數人嘗議修拓而病於時
絀或煩於聽斷未暇也嘉靖辛丑高明黃君敦中以
鄉進士來領縣事越明年壬寅既茲學廟議上其狀
于提學御史楊公宜既報可學之制有　先師孔子
廟廟之傍爲兩廡前有戟門有櫺星門其次有明倫
堂堂之左右爲兩齋弦誦之舍膳饗之館列置錯布
視工緩急以漸修葺加于舊觀倍其又於櫺星門內
鑿泮池一架石爲梁周廻凡若干丈其下淳泓澄瀏
若造化者始判清濁士臨其上咸思渠德焉前此所

未有也其爲費取諸祭羨佐以俸錢踰歲而告訖是
爲癸卯秋八月教諭羅君文輔訓導張君恕葉君尚
德命諸生兆等請予書爲記予惟先生之建國也教
學爲先自天子四學以至黨庠遂序莫不有教春秋
合樂鄉射養老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政亦莫不一
出於學所以育明德而觀達材也其[illegible]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胡元于[illegible]甫定即詔天
下立郡縣學嘗夫有伏黃鉞一時合肥之產類多長
材大略景附雲興自俞通海而下伐叛獲醜顯有戎
功錫爵秉圭凡若干人列于名臣世世享祀今

天子明聖華域清晏　詔議辟雍中學官大興畎畝之士於是四方向風日月以冀合肥近在王畿方千里之內　德化所漸武人革面釋甕脫劍雍雍俎豆儀刑矣武人且然而况士乎昔周盛時武王既戢殷亂詩時邁之章有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以安百姓救國家保天命率由懿德之士則士之責不既重乎國家養士於學而得若人焉以揆文敎以奮武衛則禮讓興行禍亂不作文武合一而全才出矣全才出而治道不其幸歟董君率作之意有以也於乎學宮之敝也有司知修之懿德之亡學之敝也而士不加修抱牘而嬉游於朋齒則謂何哉是故觀威儀定吉凶也稽墳典叙志業也孔子曰入於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士可不因是以提厥身乎予聞董君治合肥尚賢敦齒去嚚卽愿縣之人變呻而謠若毗而聯神采煒然類新學宮之爲予得備書焉以告合肥之人士俾知善政自敎學始

隆慶衛儒學科貢題名記

隆慶古冀州域也我　明之興爰置爲州衛因縣焉衛有學自天順癸未始　列聖嗣統文敎誕敷詩書

絃誦之化漸被邊徼羽林期門子弟彀以經術顯名科貢先後凡得若干人刻石以志不泯則自今日始也予聞宋儒歐陽脩嘗讀周禮至興學選賢輒掩卷而歎謂士生三代盛時各有敎養出有爵勸一不加勉則有屛黜不齒戮辱之羞以故士咸奮激而恥同於衆人之歸其敎使之然也我　國家養士於學敎之之法一準成周遺意而其選賢於衆則有科舉有歲貢以羅之雖其出身小大有差而名爲正途以顯列於搢紳則一也雖然士而務名恥也孔子大聖人猶以沒世不稱爲疾蓋有實之名君子不廢也士既登名仕版則凡平居之志經史之見聞悉於官守於言責見之而其顯者大者又將錄是列之國史銘之鼎彝而係國重輕於天下後世名豈薄物細故已乎今玆石也氏名之下守繫銜分人不品藻而鄉評國議隱然寄之若有待而加賞罰焉者則士負斯名以出可不愼歟是故名一也修之則榮悖之則辱而直枉忠佞於是乎別雖以高爵大官莫之掩焉孝子慈孫莫之改焉於乎可以勸矣先是巡按監察御史趙君振夫屬予爲記予以史事未暇也既而南河胡子督學于斯以予嘗與聞學政也申之盍力兩河學

行風教卓然名世予實媿負不能一助諸生耦兩河振不逮多矣予故備書以繫於昔之重碑事者爲指揮僉事張奇云

重修祭酒公館記

予自遷官太學舍傍有宅一區蕪穢不治吏告予曰此祭酒館也棟撓壁壞不可居矣予往觀焉壁間碑記前南京吏部尚書謚文安三山林公瀚所撰公在弘治庚戌嘗爲祭酒正已率物教行化洽有補朝廷太學至今風誦之堂乃公所別建非所居舍也公記未嘗及此嘉靖甲午公之子少司空庭㭿嘗一葺之

未幾而堂以不守易壞予因告司業王公同祖曰文安敬跡聲望累朝教化所從以出可使棄弗治已乎於是召匠計塵審材闢武謀于司空以舉事斥修太學之餘錢若干緡俾佐之甃基累址撤故從新鳩工於壬寅五月某甲子訖於秋七月某甲子凡爲旬若干重軒閎宇堅甓良材黝堊煥若加于舊觀數倍前爲門三楹繚以周垣堂之後爲亭一座皆四楹中虛而外敞賓客有位遊息有所今所增飭也予嘗聞之高明燕廸之具君子資焉皆凡以發聰明而助内省宋儒伯王亦曰先王之教化欲人易入也創物備制

郁乎聲名物采之盛先以聳觀其耳目然後清發其神明之府度幾轉移不勞而有功由是觀之堂構之葺與否若於教化宜不甚急而政體所關意向所指予猶不敢以或後况其所當先勉者乎堂既成群公高客來歌來游間舉酒落之予奉以自喜退而與諸生揖讓其中仰前人之遺烈風範若存而考德辨業求不墜乎聖人之道以思其所謂高明者則斯堂也亦有以警于予矣是役也大司空西蜀甘公爲霖寔與起之董其事以底于成者營繕郎中周君如底也爰刻辭于石置諸右壁與林公碑記並傳云

深造亭記

太學別署在成賢街前之第二巷門南向路折而東復自南入有堂翼然高出群屋堂之後有隙地若干丈予始闢之作亭其上直與堂對垣繚之周匝徑折之紆縈幽深宏靚如度巖谷客非嘉召不得入謂之深造可也予因以名焉雖然予學孟子者也寓言以名亭因亭而勵往予之志也予嘗觀諸天地萬物之理心性之本矣渾淪大化渺入無形其順至深也君子之爲學不難於造而難於深造深造云者漸涵浸潰心與理一之謂是有等級焉不可躐而至也今夫

較詳略考同異謂之造矣其學也固窮佶佛綴詞章
謂之造矣其學也離務頓悟則徑入謂之造矣其學
也謂是三者與謂之有造而皆不得於心不得於心
雖造猶無造也造之時義其深矣哉孔子得於克己
復禮而聖集大成顏子得於惟精惟一而君道光臨
萬世聖修之極也道之的也若乃離外而內愈淺而
深棄功夫積累之勤而索乎高妙不可致力之地自
謂爲有得吾恐將入於荒洋鴻濛之說矣其爲心性
之害豈特失之淺爾云乎哉予不敏淺中弱植未知
趨嚮方誦述予之言求實用之處爲學啓之作室悟

意妙於斲輪得其門以入而後堂可升也升堂而後
扉可闢亭可覩也亭之外而無象可名萬理森列又
在夫人之自得也予復何言哉爲書之以爲深造亭
記

重修常州府門記

禮諸侯臺門旅樹示等威也今之郡守秩正四品階
中憲大夫視古諸侯封國受民降龍路車南向而聽
治一也常州古稱延陵又曰毗陵曰晉陵自　國朝
定制屬縣五環千里以爲治冠綬服命之崇者在格
令聽斷有堂出入有門勾稽案牘有所屬司之請事

群吏之恭謁入吾門望吾府見吾軒岈之嚴峻有不
肅然而戒者乎則門者納善閑邪觀禮在焉政事之
係也歲月既久風雨侵淫門先諸守以壞棟撓溜腐
簷瓦欲覆過者駭瞻先是從政者累俟成內心計之
而勢或未能務可矣又懼譏己之居避時請而不果
三晉文韓郡君某自監察御史來守是邦衆日有慨
于中視郡事勞焉若緒置之而不言猶夫前也居數
月歲稍入民稍和乃具言于巡撫都御史歐陽公某
巡按御史王君某咸以爲可乃籍帑金二百兩有奇
倉穀三十斛有奇屬之知事楊永寧受牒而賦事經

始于某年月日越若干月告成門之欹者正危者安
腐者易椽欒榮棁既除既容既丹既堊而門之內爲
廡爲架閣庫蟠迴結曲矚之癥蔚然也郡君既喜與
其僚唐君郝君裴君舉酒落之傾謂曰門既闢矣有
楹既覺矣吾黨之中事之委會有未飭乎吏之奇袤
因緣詭故茂棄于章之有未謹者乎閭里之間怨讟
煩興股㬉之有未奉乎諸僚莫不動色相戒官術其
方業司其守便利除害拓郭樓乘職賦而衆薦乎其
相扶如群材聚而大搆成也郡君之政也間嘗問記
于予予惟鳥革暈飛君子攸躋見於詩氏愛其上作

爲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蔽之見于班固之史大夫修繕末事也擧其末而本者正焉庶政從而理焉氏實愛之善事也其道光也春秋書上敍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者宣而民庸以新春秋丘明之志也其今日諸君之謂乎

周襄敏公誥勅碑陰記

古今辭令出於朝廷命官襃績有誥有勅其事典而體則同也股肱大臣受　上簡知竭能展志以立功于國　上必報禮之於其歿也有誄有謚有太常之狀有幽堂之銘枚德焯勤無不至也我明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晉陵周公金卒　天子典嗟若曰是惟予之貞臣其已焉哉爰稽故典命有司營兆域遣官諭祭者四錄其舊勞贈太子太保從一品賜謚易名曰襄敏申以誥命者一茂恩駢至哀榮有加其子中軍都督府都事仕甃石作亭碑于墓前又以公生前考績例得進階　勅命者一誥命者四居官受事宣力四方家　上勅諭者十有八茲以載諸珉刻恭顯　皇恩寵章有赫實漢昭回而先公之德歷緘之槩亦班班然其見其間縈之繁星麗天光華旁燭亦自有不可掩者刻既成仕與其弟偉退而命某爲之

記予惟卿大夫始終一節之謂賢　朝廷純於用賢重於報禮之謂稱人過上六君子志在匡時雖滅其頂凶而不悔者臣節也康侯之賚錫蔡桓之法謚曾魯公駉駜泮閟之詩皆周天子命其史臣克所作以聲其廟示不忘其臣盡君道也公魁然重厚中富經略稜稜有文武威風歷事　兩朝居官二十有八載叙遷一十有五任克有令終周氏諸子若孫伏讀綸綍之華邇追堂構載世之烈爾祖爾思來覲來式有不興起者乎豈惟周氏之子孫凡邦之人莫不有興也嗚呼君臣之際豈易言哉

新城縣城記

嘉靖乙卯倭夷蟄寇東南所至千百其群焚掠爲狂歲役深入大寇遠近守土之吏驚聞震悼莫不築城恩與民爲固新城爲杭之屬邑處山谷之中依山爲險未有城至是范君某始城之范君之令新城也潔已自愛當百姓流離十亡其四五君乃悉招來之漸收其遺亡保其聚止如故乃下令國中大修築城之政言狀於撫巡二臺藩臬伯都守諸公咸題之當是時公帑無羨餘而苛責私錢又所不可令乃檢民以牘得匿稅之畝若干役公之地若干旁借贖背之金

若干風動巨室願以貲助者若干總得若干萬緡鳩
然與事乃命土工金工石工執器待用斬幹畫封陶
甓礱礎緣山而城山勢各夬趾淵取土而培齊其上
下補山之缺等峰之高卑坎夷險直視無頗聯絡迤
邐雉堞相輝視覺然狀若游龍然可觀矣經始于某
年八月凡六越月而城成城高二丈六尺週遭凡若
干里四向為門門有樓樓有額東曰元始南曰亨通
西曰利遂曰貞成皆君所自署也取諸易而裁成
之義見矣新城之父老先之以宴副方君廉申之以
學諭曾君乾佑同其弟子馳書屬予為記予惟說文

白城者盛也所以宅民也衛民之命莫先於城况當
賊勢倉皇之日其政事之張弛孰有先且大於此者
乎城矣而不得民之懽則興事之際不勞則費怨讟
且生况事出不測可與言守乎是故民保於城城保
於德斷可識也予入閩聞石谷邑中有三異事林中
老柏枯死既久忽爾柯葉復生有竹亦然鄉境猛虎
噬人過若境中無一虎跡往上城下掘得一碑石二
截上載有唐年號並今之為邑後上有係年而君姓
適符其事奇矣其兆前史皆不廢其所以為君致作
德者勸于記城事之首末而并及之亦史之遺意也

重修蘇州府學記

三吳之地其為郡學恢弘尊顯雄構傑然惟蘇為最
人材輩出為成德為達材彬然蔚興與學衡抗而
復過之亦惟蘇之人材為最盖地靈物理交相為勝
而其勝者尤以人也始學之興範自宋范文正公迄
今數百餘年閒載而葺者中更若干人及兵燹歲
不修旋復大壞識者憫之復以時詘眾廳御寇事急
未敢以請嘉靖丁巳命河南尚君維持以監察御史
受　上命來按吳中謁廟之日周覽咨嗟謂温守
景葵曰是獨可後乎詩云孰識有告不在泮乎温守

矍然竭志請事公乃下條令分指使倩力鳩工備器
執用斬幹伐橑陶甓礱礎築墉繚垣各各而舉無不
墮焉其施功之序首　先師孔子廟次庭廡次堂齋
次經閣中奉以　皇上敬一亭文其次祠舍次杏壇
次雍類而來秀之楹敞射之圃道山南閣庖食游藝
之所俎豆牲皆之祠莫不光侈其照昭回學街之東
西樹以坊表二大書其額曰某門某前此未有也從
中而望蜿蜒紆徐崇施高大賓答而入莫稱其狀美
富攸蔽學於是乎大觀矣是役也經始於某年某月
凡六閱月而工成費總若干緡出賦什之八金與十二

巨家美助民不知有勞官不知有費役之善也事既竣温君携書告衮為記予惟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風行者惟御史耳刑政之施雖足以督姦治暴而教化之力視諸刑政不啻倍蓰昔晋裴頠身任學事奏起講堂築門闕刊石寫經晋所不廢漢文翁治蜀有功縣之學官圖畫聖賢像及禮器百物自常情觀之莫不以為俯緩末事也殊不知賢者之作用既修其本復資於末則其所謂末者皆游物細故也哉立均陳表風之所動作人者事也求志復初思皇義路學道者事也一時盛舉群公協心是為巡撫都

御史趙君忻提學御史周君如斗暨兵憲熊君桴也海氛既廓文教聿興上倡之左右趨之總角佩觿來歌來遊濟濟先王之道跄跄孔氏之庭其有得於觀也乎府僚而下受事而勤者例得勒名于碑左

重修延陵吳季子廟記

延陵故常州郡名漢史毗陵東晋更為晋陵究吳季子封壤一也攷諸志典圖經季子墓在晋陵縣北又稱為暨陽鄉暨陽古邑名今為江陰縣當宋開知常州軍州事朱彦編邑令趙士泚旁搜浮莽得古大塚於暨陽城西三十里是為申港有季子廟在焉即其墓也歷宋以來千有餘歲當政率化者間嘗一修之歲久而廟復滋壞傾守摧折黝堊之色漫漶莽生殘化為蒼莽荊棘乙卯冬官工事吳君符論判常州來攝縣事痛茲廟無其有司之恥也獨先群務而程督之営繕庀廡禪次貝飭歸冠服之禮豈春秋之祀樵牧有禁攷降有觀孔子十字之碑煥乎與昭回擬麗一大治矣予惟季子之道由其志與節而觀之賢者也何則父子世嫡法也兄弟及法之變也諸樊兄弟視身蚤亡讓賢於季子當夷眜之没季子及矣不忍殉父兄之志奸君臣之分乃守匹夫之節而退耕於

野之為安是則季子之不可尚也或謂闔閭之誅王僚之弑始于讓國以生亂是又不然湯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讓國為然哉矢心立節定分明倫將以已亂而非生亂也尚論季子謂得伯夷之清有子臧之節得其倫矣公羊穀梁一則曰賢季子二則曰善使季子其有以知此哉松江推府吳君時來與吾判府籍異族同書念祖考門篤不忘每以書示予謂季子之道不修有其於廟之不治是皇焉思其國人予於是受二君之嘉命紀廟工之訖事而知其發其典者人也遇也道之所在渝風濟然俗

玆徼勸民用以壹而上揚　皇朝推遜之化賢其賢
而不窮則願與吾同志及其裔孫共勗焉

重修常州府儒學記

先王之教不可以家喻而行之也假風氣迹先其士類則民知化矣士不可以誦說而忘根本也絃歌洗酌升降揖遜之節大倫小記具行合德本末具備而後可以言學學之成也論政於斯取士於斯豈非治道之濫基也哉常爲郡故有儒學在郡之右百武前有河玄虬東注後有白龍游蜒旋繞從外而中望體勢尊嚴包藏獨厚其棟宇自孔廟庭廡而下有明

倫堂有尊經閣有五賢祠有鄉賢祠齋廬捍館庫庖庖湢以次而列皆舊貫也今　聖天子思皇政經誕敷文教爰著敬一心箴播告學舍有司作亭而碑之儼立於明倫堂後之正中旁上闢爽作啓聖公祠推孔子之志而獨尊一面侑以四賢皆新制也新舊相仍楹棟觚富歲久不能以無壞前太守營藥應公嘗一葺之至是二十餘年前宗金公後大修治之歛者以正衣者以直腐者以易痺者以高污拙陋塞垣墉堅茨群工莫不各謹於事州司勸率人從宜之渠渠翼翼赫然偉觀加舊數等矣始於乙卯冬十一月以明年丙辰五月訖事賦工程材出自餘力上不言費下不言勞君子以爲是役也新夫子之宮而天下之屋可封也大抵金公爲人清心省事以教化爲急嘗慮物豐太盛耗以浮靡乃廉儉率下衣衿慎獄勸勵群髦思達聖人之道而想見先王之遺風其心蓋皐皐如也故吏治者刑其發食濟飢修堤謹賦歸兵威敵收召逃亡其將有數十事以此况之其功之小大近遠何如哉府學諸生包廷卿陳景陳九功王訓劉闓許泰其師教授戈君中孚訓導呂君泮陳君經綸李君繼函書請予請記予因私以謂之曰金公此

舉凡以彰夫子之教也夫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王致治之法著之遺經世之號明經者如以禹貢行水以春秋斷獄以詩三百五篇諫亦既緒見矣獨不思經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之成法法備而其淵微之難見審其淵微而舉堯舜禹湯文武之成法出而上佐明時適宣鴻化以答今日郡侯作人之至意不在二三子乎二三子曰唯唯吾將歸以告吾爲師爲弟子者斐然狂簡其有裁乎遂書之以爲記

紹修堂記

士大夫告老而歸其賢者多選泉石之勝以自託其

脊然而深思曠然而遐矚心之所託出於其跡之外
則又非夫人之所易窺也錫之山在吳中爲有名山
之中故有碧山吟社在弘治間敬修秦翁與其十老
人觴咏之地其後十老人既沒社廢而精舍亦從而
亡地爲他人有矣至是敬修之孫從川君某始倡力
議復之從而和者邑中王侍御石沙與其一二同志
爲獨力社既復矣又從而爲之堂題曰紹修示不忘
敬修之舊也事必有倡而後有和有和而後紹修之
志相須以成德言之衣嗣服之繼見於詩書從汶陽
之田還匡載之祀大於春秋之義是豈薄物細故已

乎逸詩又有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易曰東南得
朋在秦氏繩其祖武則爲孝子在石沙數君子仰高
希驥思其前哲則爲良朋由二義而觀之其道備矣
是堂也面俯若縈青翠可拾右鑄流泉淙淙旻于濯
纓流馨有軒有室環帶左右三吳之勝跡百年之墜
事一旦復之良可嘉也是數君子者爲莫迂泉爲碩
洞陽爲徐西巖爲華補菴爲錢心齋爲侯企竹爲張
靜思爲浦后岩爲施武陵爲高杏江爲華鴻山爲王
仲山爲尤西村爲馮補齋爲安胆峰皆耆老而歸跡
與十老人異也其在仕也爲翰林給舍爲京兆省郎
僕丞爲憲司縣尹學博佩魚懷印無低眉折腰之恥
故其歸而與泉石盟也壺觴天地飄飄淩雲其氣不
可降予獨探諸若遯幽藏跡志誠樂矣將樂止其身
已乎將推其心之所欲使天下之爲老爲幼者莫不
有樂而限於分之所不能亦有感然於懷予佔其樂
以思其憂居其憂而不失其所以爲樂此皆君事也
記成因以告之其立朝而奮事功者銀臺秦虹州而
下總若干人可不書系之銘銘曰俗有隆替視乎其
表曷以表之士爲民望民不知德役役機妄淪胥以
亡孰知其返維治之符其人則都俗厚風淳有德不

孤維　皇大明適登至理曷占其然視諸耆俊耆俊
維何爲錫獻家圭組辭榮碩抱孔嘉乃茲息駕惠麓
攸躋眷茲惠麓有芝有醴既龍其躬復豐其齒人豈
不貴僅以爵名孰能超然求以令稱人或多齒幸集
一身胡得天緣施及朋友朋友維何其皇孔庶跂跂
夔夔鴈行有序禾黍既成雞豚既肥以餟以識匪珍
匪奇爰有味歌慰我渴饑孰不能道聊尚能言奮筆
縱橫隨意而宣轉徹謳歌莫知其年樂其聖世豈謂
考槃凡厥孫子曷其有延尚書其分耕稼是從出處
不貳無愧爾先豈獨錫人維茲之尊其在四方視此

忠告

丹徒縣學記

按志丹徒縣學舊在府城之西門地庳而制狹君子陋之嘉靖壬午提學御史蕭君鳴鳳議遷城之東是爲壽丘之麓南向天門諸山巒峰降秀扶輿之淑氣隱然隆然磅礴其中審見方位乃大飭材具而作之旋以民饑中輟甲申巡按御史朱君寔昌與巡撫都御史李君某協志始獲成功復自爲文以記其事至是又若干年學日就圮丁巳河南尚君維持往自省元發第踐御史之臺來按南服所至以興學爲事乃

屬都守文奎大飭材具而新之旋以民和大起其施之於功也有修有創其爲創也前人之未備殿廡堂齋前後翼然左右如拱中奉　皇上敬一之亭下暨官衙號舍爲門爲池爲文筆峰各各修舉所以録舊績也啓聖有祠尊經有閣廩食有庖士射有圃廟門之外爲坊表者二東西峙向所以示新功也有其舉之莫敢以廢其舉夫廢也莫敢不飭於今井井乎煥煥乎丕哉盛矣功既告成儒學某官某諸奉都守之意遣兩生問記於予予惟學之敝而修也始惡其圮之不善而遷焉既遷矣惡其制之未若而思備焉既備矣又惡其榱桷之不飭而輪奐焉經營之勞儲措之費更三撫巡之賢歷春秋幾四十載至尚君而始大備不其難乎君子之於學亦何以異於是也蹌蹌多士鼓篋來遊師焉友焉於是乎在所以求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惟欲人同歸於善而已矣善吾有也人性之良物欲爲之蔽則私雜矣士覺其非忍聽流蕩之爲邪不以濟之以自遷於善乎知遷善矣不能求充其本然之量徙宅易忘半途而廢道岸之不登義路禮門之不入視堂奧等於望洋其去聖益遠矣是尚得爲遷善也乎深造之方自得之

境融融洩洩發越於性分之中而宣著於事功之表其爲高明爲廣大不有可言者乎潤故多賢哲開范文正公遊寓於茲遺風有在近世楊鄒二公以文章勳業爲　天子之名輔諸士生也同地學也近其人由楊鄒而上溯於文正又由文正而闚考乎前賢以求達聖人之道譬之沿河以入于江而達於海之爲不難也豈以科目之多進取而謂才焉止是也予不敏未嘗知學敢因記學之事而妄以影子之辭求諸士之真見而實證之不知予果可與言否也悅發於中則又默然矣是爲記

丹陽縣學記

我 明之興徧天下邇圻裔域莫不有學其在江南密邇金陵以鎮江為首郡丹陽鎮之屬邑也廟學之建始於宋繼修於元歷本朝宣德間凡三召傭徒工斵鍰之事迄今百十餘年矣孔子廟大成學亦從之而敝嘉靖戊午監察御史羅山尚君維持來按茲土仰思 皇祖開基尚汎掃胡塵而僭攸甫畢即詔天下郡國立學頒儒經示特士弟子員樊觀封殖如恐丹及聖人之經帶樂著議夷丹陽當饑路之衝輪跡雜跡日夜交錯於道民之勞也特甚昔善之化士

被所先絃歌洋洋滿諸邑中視昔有倍人之從善也為易當民勞之日劇以師旅之難學事不修曠然未有問者其勢然也思經遠之圖皇皇以教化為急所至橫經講道以身先士推其餘力大飭學宮此尚君之所有也丹陽至矣壞廬而學突然中起者夫子降獻之所也法庭以正神位以棲廟之左右為兩廡其後為東西齋中有堂前有門有坊祠舍庖湢莫不撤舊更新猶然煥作功加於創顯顯穢有照觀矣始事於孟秋告成於冬之孟之十月學博三人以貳郡邵君茲別駕李君賓先後攝縣事函邵之書來問於寮

仰記之予惟尚君為此思皇多士期報 國家也上媿尚君之思忍不能捨假辭以彰之孰若反之於身修聖人之道以為報乎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夫堯舜之道危微之言盡之矣孔子之集大成始終條理盡之矣哉

皇上躬堯舜之資當君師之任親著敬一心箴大開心學頒示郡國早夜憂勤左右而趨豈不欲得一二真材於什伯之中躋唐虞之化以弘嘉靖之治已乎於乎菁菁莪薾群殖並陶並隕豐悴一本萬殊是可不求其故乎卷之於躬居逆之於行義本然之性豈

有異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所謂遊而亨也予嘗修江陰縣志見廟學之成則歎曰有司之賢也崇其棟宇而天下之屋可封也近作丹徒學記則又歎曰學者之責大也脩其在己豈不賢於脩其在人者十倍也合是二說而歸之庶幾其少備乎刊石頌德其辭曰 皇帝大德統茲人極祀典克修師尊同禮存釋菜曰惟國經呈堂鐘鼓孔氏之庭祖茲丹陽羽衛 帝京棟宇不飭曷稱尊名爰有御史蕭揚 皇度牾猴聖人昭格有素乃作孔廟乃新學宮奕奕比比宏謝肅雍士遊其間鼓篋多聞庶辟唯諾孝父忠

君爲　國儲材爲聖安靈化惟其遠職豈不任邑人
父老環堵擁覩願表鴻功以贊吏治琬琰刻辭來告
太史

楊舍城記

東吳猾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
隅在縣治東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
舍枕江之上界連姑孰諸港滔滔會江爲險左襟谷
瀆僅五里許其爲所捍君子卒喜而大書之與郡邑
之城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固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
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瀆河河復城之賊來窖路掎

角之勢成其所防者遠矣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信
國公湯和往備倭寇　詔諭惓惓惟以議立城堡相
地宜爲事　神謀睿筭和用之迄有成功嘉靖丁巳
監察御史羅山尚君維持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
日甚割瓜及膚救恤不暇乃於誅罪黜貪之餘巡行
陵陸周覽曲衍之中得楊舍之爲要害决意城守適
邑人薛憲副甲哀上其議公以爲是得邑人之情矣
治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備徙乃營原野引繩立表
夷險基址各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
里週遭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濶丈若干

尺下築堅礎上傅以磚崇墉疊壁列雉翬翬屹然巨
鎮藏民萬戶賢於戰兵百倍矣城之費丈計爲金二
十二兩出臺中之贖贖一不以煩於有司借民之力
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亟慎之
以勿傷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參府有把總司
有巡檢司有軍營有察院四向爲門東曰其西曰其
南曰其北曰其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關者一引流東
注此城之節目也工始於戊午某月告成於是年之
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於衆曰華
也守土於茲得吾賢監察作予之勤而記事吾子可

無一言爲子爲百姓德之子謝不能既乃言曰夫有
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
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　聖祖尚監察之祗
承　皇上德意篤厚元元豈非貞於謀國乎始楊舍
之未有城也鹽販出沒風濤之險兵伎自隨有迫之
欻起而爲他盜村戶夜驚令卽無虞其利一也民既
有城以居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
器用父子嘻嘻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猿時獸奔
鳥駭無所逃匿皇皇之命寄於賊刃其利二也地遠
於邑民鮮知法官署既飭令君得以數至其地聽斷

為公職則與豸戎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誅哀矜淑
問之事皆於是乎出焉其利三也莫非城之餘澤也
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也乎是舉也巡撫都御史趙
君忻首勛役金千兩有奇兵將之事調發措置悉綜
之兵憲熊君勉學首尾勛襄之勞暨郡守邵君惟中
數考其成因并記焉

金壇縣城記

城之作衛民也於古有訓傳稱清風至而城郭不修
吏之闕也矧今令典之具載乎啓塞隨時之例春秋
有文則權輕重視緩急非提封者之大紀乎金壇為

鎮之屬邑民安樂土兵革不聞懽然一家未有城守
城金壇自趙侯始嘉靖甲寅倭夷煽亂毒害東南連
數十州縣桴鼓不息生聚𢈔𢈔莫知為命趙侯患之
乃謀及庶人謀及郡守謀及撫巡觀察諸大吏僉以
憂民急病惟茲城急遂近亟報可謂侯為能事侯乃
下令國中責丞掾召父老各各申諭之宣厥心誓神
不怍則有文告之儆視民賦力恐傷秋登則有丈尺
之差計畝錙貲裒多益寡惟權之視則有官民之別
役要既具土功肇興犇輦金穀之數求也隸之察姦
督訛賞勤罰怠其也分稽之裁祗短長塗塞空郄有

坊民舍則官以還其直錙金出入悉付主者官有考
而無斂人不得胏言其私環城而為門者六為關者
二關北曰會潮南曰會龍門曰景陽曰弘化曰興元
曰望華曰拱辰曰揚武關之上有樓樓有額門亦如
之皆名筆大書取義各有攸向合關與門其數八制
有重扉截板寇其中可以從上擊下城轉角為敵臺
者七分營宿兵為窩鋪者二十有八臺之顛架屋三
重其高特出以備瞭望崇墉厚址以甃以石濇灰貫
注堅牢莫比計城高可二丈六尺周圍一千一百三
十四丈四尺鍛斵鏝堅之工才力畚其之費凡為金

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惻怛之念既孚於上下而
精思悉算又足以經緯之故財不溢費工不渥婾子
來之民不敢自有其筋力首尾役事自其年其月至
其年其月纔若干月耳而觀堞峩峩赫然為諸邑冠
不既難乎侯名圭字其漸之會稽人始釋褐來令於
斯興華利害惟民所欲顧嗟屏扞使百年未興之蹟
一旦成於指顧易若揮鞭邦人德之圖以報其賜乃
因太史曹君俾予書勞于石予謂先事而有備保民
而無患侯之功良足多者至於內燮久遂思古賢人
興行善俗聊然出於尋常之外以思皇　朝廷之美

化以求無負於師帥父母之令名則䣊氏之性與國
民之身其賢宜信於城矣乎不敏併著之以待令之
良史氏其有采乎

三關淺水閘記

江陰四門南北東三門皆設水關潮汐患至未有閘
也北倚大江直受江水之激射朝浮暮涸比及冬寒
城中無勺水自潤況舟楫乎南與北直對而東居左
水勢易洩其患固然嘉靖丙午連遭旱歲人情洶洶
城內外居人願出私錢自效邑大尹麟陽趙君聽民
之請復令公舉者民三人領之董既定趙君人

觀推府剡溪裘君來署縣事乃以趙君成晝民艇與
情函辭告所隸行臺尋報曰可裘君乃布令國中指
揮各役關北關東則陳鶴徐治主之關以南屬之黃
鑾鑾願獨力是究總其事者水利丞王南山也始工
於是冬之十二月越明年丁未三月以次即敘其為
制也累石為防中橫以檻去河底高二尺有餘潮至
則舟從以入退則積水平盈於檻泓泓渠渠蔚有嘉
利維北築高三倍以禦湍急東稍次之令江水從外
濠迤邐而東又南轉以入于關之河此其大較也趙
君既甃石道傍俾予書之日月予惟邑有六事水利

為急古之人蓋有能障大澤明用錫予受封國者西
門豹利漳水在旁豹不知引而史起譏之謂其不知
是不智也知而不為是不仁也仁智未盡政何有也
以令視昔利害較然而三關之興順地勢高下之宜
節潮汐往來之候風氣以固福祚攸降其功不可諼
也爰刻而存之以示無于來者

魁筆峯堂記

興國寺塔既修之明年塔之後有隙地在千武殘檝
不治縣大夫高君來相宅度其形勝位當儒學櫺星
門正中法當築臺而屋之以與塔對助學者高明之

志發其光華焉錫山王儒部氏聞而賢之爰禦魁筆
峯三大字册貿金書明星有燦錦函而致之俾額於
堂乎縣人也先諸彥廁名仕版歸老矣媿無以為鄉
里之導乃出臺司禮饋之金壼以佐工之費而中有
不足則又私告於所親旁祈曲請庇力程事而堂始
成其為臺甃石凡八層十級而上高可一仞臺之上
設為重階作屋三楹翼以兩廈鈎連螺旋各有情狀
臺之四周繚以石欄刻飾光旋其下殖庭穹牖有雲
龍畫壁登臺而望則山之蒼顏秀色溪之洑流迴瀨
蚴結蟲鏤熊奔虎踞隱見於村墟林樹之際變化氤

鼂人有不能窺其際者斯堂得而有也其曰魁筆取
象於星其峯鋭甚以塔而言也綵彩搖空照回等曜
言有麗也始塔之壞頂高十丈盡委於地邦人難之
謂莫辦也予不自量率意爲乎其難卒以成事既成
矣復爲臺爲堂邦人莫不謂予爲迂予又因迂以成
事卒爲邦人之大賞既以自喜復以自愧予學乎聖
人之道者也學聖人之道其事甚近而易顧舍其易
而不能趨乎心之所至自首無成此予之大愧也雖
然已不能是而不以告人游乎人者也塔佛宮事也
姑卽學佛者言之劉賓之作兩塔寺名流中國忠可

之宴坐香山得道受果其師視其頂其骨如五峯秀
出莫不自其澄心苦行而得之也諸彥後予而輩出
負聰明魁壘之材操數寸之管摛五車之言以大發
天地之蘊山川之華傑然而出魁然而名謂其聖人
之徒其在峯耶其在我耶肇工於嘉靖壬戌正月某
日告成於是年四月某日

重修先世大墓記

出朝陽關距秦涇橋迤邐而東爲白沙原我張氏大
墓在焉前臨鳳凰後負君阜重岡複嶺延聯拱翼爰
爲平丘局勢稱勝塋之穴始祖宋都督公諱英居左
昭元浙東廉訪使諱縉右穆學潛先生諱遜凡三世
昭之次稍後用道處士諱恕廉訪之仲子自始祖墓
而北是爲思道處士諱懋之墓左右相對而穴皆兄
弟行凡十冢左則依仁處士諱昇介軒處士諱輔蘭
谷處士諱軏哀之祖守愚處士諱僎孟玉諱晛孟容
諱伸皆處士字存而號亡右則朴菴處士諱爚梅庭
處士諱轄守默處士諱倫守端處士諱偉下五步旁
折而北其前母湯孺人自孟容而上以及始祖凡七
世代殊邈冢土纍纍子孫幾不能辯識先考左諭德
木軒府君嘗患之謀立石冢前未果而卒及其竊祿

詞林荏苒二十餘載品秩差進日夜伏冀　恩綸光
贈祖考一新封植其適罷歸度今不可復緩乃命工
鐫石爲圖各疏其世于下附以顯妣姓氏昭穆之有
位次官爵隱處之有徽稱封壤之數未盡如式而各
存其意繚其垣墉表以高閎皆先考之志也去墓若
干步作堂三楹爲春秋之祀洽宗親之燕推先考之
意而爲之也宋韓魏公琦嘗修其五代祖塋木復記
之曰家諜之不謹祖先塋域之不治雖有孝於祖先
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
而知此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嗟乎韓公名臣也孝子

也予雖有言豈能出於韓公之萬一哉於是乎直書其辭以爲來世告庶幾吾族人其有思而痛乎

先祖四世祠堂記

今之祠堂古家廟之遺意也先王之禮自天子逮於官師皆有廟自秦人棄禮而漢代公卿多立祠堂於墓所未有建于家者唐宋嗣興人主憫然臣下貴位卿相而祖禰食于寢儕于庶人詔許文武官依舊式立廟於是有司奉詔討求稍稍議復而當時惟文潞公彦博奏立家廟於洛爲百年曠事談禮者韙之其不能者固已多矣况又有限於分而不得請者哉洪

惟我 朝 列聖相承篤與孝理品官家廟一倣朱子祠堂之制祀以四世視唐六品而下祭祖禰唐東宮少保而上三廟則已過矣 茂仁涯澤流布寰宇何其際也予家自宋都督府君諱英爲始祖世遠廟亡從父訥齋學正公慨焉嘗倡族人議剏于欽賢坊之西巷又若干年矣維茲祠堂之設行于一家奉以四世而同支至親以時享獻孝子慈孫之心莫嚴於是歲丁酉予丁太宜人喪以歸伏蒙 皇上念臣講讀微勞特賜葬祭墓工既訖爰治祠事乃即宅中爲屋三間以中近北一架列爲四龕栽以韜櫝高祖依仁府君爲第一龕高祖妣孺人周氏配曾祖介軒府君爲第二龕曾祖妣孺人林氏配顯祖守愚府君爲第三龕顯祖妣孺人黄氏配顯考贈奉直大夫左諭德末軒府君爲第四龕前顯妣孺人涉氏繼妣封太宜人胡氏配位次西上一遵朱子之禮而不敢變蓋慎之也出主面祭位高於中曾東祖西而考東又次之順生者之序存昭穆之倫得於吾心而安蓋陽明王公義起之也予不能違也祭之日爲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忌辰獻新亦如之堂之東西偏爲木廚者二東以藏書像譜牒西以藏祭器其前締以周垣而

旁穿短楹以便朔望瞻拜之路門階稍廣多所未備地狹故也先諭德府君在世嘗輯家譜以示族人又於舊宅廳東特營一室以奉四世有志拓焉未就而卒予心謹識之不敢忘而今亦不能盡如先志多矣詩曰聿懷爾祖吾子孫其念諸

張水南文集卷七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書簡

與趙明府辭鄉飲

鄉有讀法所以尊齒尚賢明有敬也袞頃蒙
恩致仕適　朝廷諱言已過之盛德其猶貴吉官之言
公言也以若人而飲此酒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永懷
慙疚其何以觀法邦人乎袞惟深懼不敢辱侯之嘉
命謹再拜使者辭焉伏惟君侯明聽之

再與趙明府

先王遺風導民之路維茲讀法之典顧袞何人敢辱
教命昨嘗瀝懇辭謝而我侯過聽王趾親臨袞益懼
而不敢當也夫執爵而酳禮行其間爵及匪人民視
以忒將不為執事者謹禮思化之厚累乎妨命之罪
小從命而害禮之罪為甚大使僕以聽從為敬忘其
大者以事我侯侯將何所取於袞也獲罪於禮是即
獲罪於侯也戴天履地一言有餉鬼神其臨之伏惟
臺慈曲宥不恭幸甚袞恐懼再拜奉狀

與錢鴻洲

適見鴻臚舍弟立白參謁而歸竊聞一夫之言有以
惑萬全之計邑人稍知事者相顧愕眙不勝憤悶夫
城之為言盛也所以盛乎其民也民有城而後有室
廬有室廬而後有父子兄弟骨肉相保聚使無城而
寇至突然殘害骨肉且不保矣況室廬諸物乎民之
治其室廬謂為己事城定民之至急也獨非民之事
乎適城垣而論往者官家已治其九獨缺東西一隅
其為丈百五十其為料價千五百兩有奇毫髮不以
責其民而欲盡出之於官執事將何以取羨於公帑
乎以百姓十人計之效義而踴躍八九有一二不然
者是敝民也未害其為義衆也況執事未嘗下令設

刑而驅之民有赴告者但答曰願者聽僕猶以為執
事愛之太過也昔范文正公守延州首築清澗城以
禦寇其屬之未有城者傳檄並興李牧之為趙將守
邊塞峻壁深溝謹為烽燧以逸待勞我致人其為
循吏為良將不過如此執事聰明特達已能兼用其
術而又簡戎器飭隊伍設重關以嚴譏察其備至矣
始執事自太倉助討而還即日罷鄉民之守戒君者
之不安動城內外安堵如故使無執事持重在上則
平居椎剽之姦將竊發而先已亂矣豈待寇至哉古
人之治能大過人者皆其能於擾攘悤遽之中行安

暇久遠之政以故天下不測而民大服也聽言納諫
審其是非毅然而不惑不牽於庸衆人之常算然後
動節適而其治大光也某鄙人也識闇材下何足以
知特見明公之舉措邑父老之愛戴為之申禱一言
以受大來之福伏惟執事者鑒之

與撫按論兵書

伏惟明公受　命南巡為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
在公之掌握遐邇竦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
厓公觀所公位二公以亦予行事者兵備任大參也
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於呼吸謹竟言於左右

而無誅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
丸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為噤喉其為門戶載於地
圖炳於哲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
殺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名大家
發其蓋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已苟以偷
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
竹塘直搗青暘之大鎮滿載揚帆而去近五月三十
日突至本縣東門攻圍暴其焚其關廂五日不解率
其兇醜二千餘人也結巢潛閘南去城十里四通八
達之衢每日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澨無所不

到小民甁罌之儲茅茨之蓋靡一存者處處烟生夜
光盡赤皆為賊火其為殺戮幾萬人內殺生員二人
婦女被淫污溺水死者不可勝紀究其如此乃至殺
我父母官懸大尹之頭於九里之橋骨身草野越明
日始得收其殊分者聯合以為殮百姓號泣讐恨莫
不呼天仆地於乎生民大禍至此極矣竊料江陰三
百七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
謂野荒人散正在今日纔存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
胸臆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既入保而息齒聚也
積疫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人有貨他

日不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
或懈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因循
至今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潔高名以明節惠一
切防禦之計謂為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
一備備亡而民死者衆也團結鄉兵僅有名號團長
保長閭風先遁莫知其蹤持鏢帶劍之士坐食縣官
未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犁鋤之民
挺身與死而勝不出於兵也其為兵者幾一二人以
為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
知也凡戢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

使在平時循團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為兵人自
為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
而至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
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麻皮橋居
民李鰲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
能攻其家推之於縣於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橋包巷
沿江等處者民素稱勇鷙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
於江患在於陸而役之於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
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既無策以來之惟拱
手待賊出江謂為非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為

何故也賊久不去劫殺三千餘日闔城皇皇如在焦
釜急則請兵乃邪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寔明公
持危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脅
之挑包數十成群久之不知為賊如庶人之受役官
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其也跡賤名微伏
匿江堧蠙蛭細鳴何足以動台聽而燕雀處危禍料
差靈於物伏冀明公察焉上荅　聖眷下慰蒼生其
不勝激切禱祈之至

與嚴介溪

衮念疇昔伏蒙相公誤愛大雅真懷豈不馳系獨台

坦迫絕維款一致起居於閭人而多有未便勢則然
也比歲倭夷犯順自浙江海口突入蘇松等界延蔓
常州大肆刦掠殺人橫野慘毒不可勝言江陰北枕
大江東連巨海去城僅可二里今歲三犯江陰直造
城下四野抄掠一空至殺縣官殺村氏男婦幾數千
人燒毀房屋幾及萬餘所生民大禍未有如斯之甚
也城小而易窺力單而難守衮身寄危城中其不死
者幸矣野人不揣冒昧以告哉　聖君賢相誠切
身之灾非敢越職而言也伏惟台慈曲加軫念蒼生
幸甚

與徐存齋

衮念疇昔蒙公誤愛自謂門闌舊物歲序屢更豈不
興懷大雅但天路迢迢衰孱微跡遂寄江海之涯雖
欲通一寒溫於記室有不易得其之心則甚惓惓也
比歲倭寇狂勃毒害江南賊刃所至血流千里今歲
三犯江陰較昨尤酷四野焚刦一空直至城下毒機
狂發幾為所破其有殘軀其不為肉為血者幸矣三
吳大難連三四歲而不解天不悔禍意者人謀之不
臧也戰守二事群工豈不受命於　朝的有成算願
在地方則多執見互持矣責在城守賊至而不知驅

但守孤城幸賊一出覘視為他人之事更不置念其
當事議戰者但言兵少賊衆則畏其勢大而不敢鬭
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
能制也守既未善戰又不能則將何所底止乎激切
危衷冒昧封事伏惟相公留念天下幸甚

與潘朴溪

某與公別匆匆亦不復記月日矣伏念脩潔勲名公
能逈然而立節不苟與物低回可謂叱撥其所至
而吾道生光幸甚幸甚僕老矣伏匿江壖不勝枯槁
唐生之相季王之卜久矣息心獨公愛我忘其多醜

遺金炤而往占之若謂腐菌委落倘蒙太和之氣萬
一薰蒸獨出而為芝者有之也某非其人也非其年
也慚負知己報謝難宣伏冀台慈亮之

與楊五川

昨得公所寄碩生之傳文之變化踵事增華摭蘊揚
采汜乎洋洋光乎皜皜兼總作者而時出之非公不
能有也燕韓篇什盡在是矣碩生夭死人誰其弇獨
高并此文之流傳耶捧誦至此不覺欷秪涕滕矣琴
川非遠會晤為難既想既恨其在兄耶其在僕耶僕
雖令辭不能文也僕有紙二幅敢告記室請書三四
大字揭之堂楣明珠偉寶當世所珍宜無靳於故人
也僕自謂為知音也翹望翹望

與唐荊川

恭諗執事受　上簡知戮力王事鯨波虎將所至以
身先之而建有殊勲儒者經綸之學至是以顯而召
置左右當在朝夕問天下士大夫之延首而跂足者
也又欲作書一道鄙懷而郵筒未得倘上林徐典署
北上因以附之又不敢以幣從愁知門下之志也典
署為名家之子少多讀書於僕為有連過維揚伏謁
長者禮也此時行路頗難安希臺命道之一二程不

知可否

與楊虞坡

僕不揣僭序明公奏對　天子之文章技薄名微輒
負厚愧乃承下採褒以手書侑之厚幣何當何當僕
聞東坡作漁樵閒話謂二老人丘壑姿耳語及朝政
故事其跡不然既而解之曰跡野人也而其心不敢
暫忘聖人之道也僕伏閒靜陋與漁樵同而論及當
世經綸之業大臣之事其義竊取之謹勒短緘肅表
積敬伏惟台慈亮焉

與吳悟齋

衮伏念　聖天子躬攬賢英思置諫官以恢弘治化乃執事首被召以當天下第一流之選則執事之行也關係豈小也哉古人之言僕不敢掇拾以為獻惟執事剛中粹慤言論磥砢僕固知其所養非常人也有裨於　聖明必矣謂是而不可當天下第一流之望乎不知慶册聖德頌今日求觀史臣誰為之執筆僕辱執事交誠出肝膈而今行且有日繾綣之懷豈不大倍悄情也茲其淘俄事人丸貿殊不盡所欲言

與周觀所

去歲倭寇犯我江陰焚戮之慘孤城危急之狀僕已哀號之矣是時明公親提兵至賊退而急繕其三門之月城城不单為可守公之恩也即今閏月十二三日賊自黄田閘大擁衆而至攻燒北門獨急十五日夜金知縣在城上當矢砲交至譁聲若雷一時糾集衆務指揮不暇唇吻焦渴竭力死守僕亦偕至四更而退走動少不如法幾中鉛錫殺而死矣滿城男女持撞抱頭仰天痛哭莫知死所梁山人夫倉皇失據不至駭潰有曹主簿持刃在也北門財貨生息之地蕩然一空皆為焦土賊又以其餘力夾攻四門門外坊廂夜夜火光燭天十無一存人民殺死城下者無算獨有孤城几然危甚朝不謀夕譬人之一身手足俱斷而腹心可獨完乎腹心將内潰死無日矣野外居民入城保息者幾萬人圍已十日糧路既絶枵腹待斃一城之小危若焦釜數十萬人之命倏若朝露非公大發兵至急為救援是無江陰矣無江陰則蘇松之門戸壞矣蘇松之門戸既壞常鎮一路聲連畿輔可不危哉督撫諸公既去獨有公一人縱督撫諸公皆在而人心屬望又獨公一人況受朝廷懋簡以東南之安危注意公乎今日之兵事内酬外應東支西顧竭心膂盡豈不知明公之勞與調發之難也疾痛則呼父母水火則望拯援況死亡在頃刻乎賊勢日盛賊謀日深廣為飛樓長鈎剛錐利斧大肆攻鑿疲民寡力萬不能支狃呼痛怨非公之望而誰望哉僕知公救民之志愛國之忠又豈待僕等嗷嗷而後然也危衷迫切實牀條理伏惟台慈矜憐衮不勝祈懇之至

與文衡山

遂江敝邑數被寇患今歲江陰之不亡直天幸爾村墟莽蒼道路為便遥望仞墻奚啻萬里跡則云然而此心如日同几席也公所諒也僕偷倩稿得三陽開

恭圖贊一首淺薄可娛獨以節序之詞里閭所尚妄意乞公名筆一通刊之於石使人知所重者在名筆在隣德而不在區區也公以為何如

與郡邑大夫辭建書院書

昨縣學諸生暨鄉城一二百姓私議建宇以居學者俾其士之致煩鈞臺之聽其諸生輪學真心與否某不能知原其初意不過因某往日佐議官家築城捍患謂有毛髮細效假是以相酬然皆上司與有司事也某聞之不勝驚惕不勝皇恐隨瀝肝膽上書左右不蒙慨然報能切聞商書有曰有其善喪厥善禮曰

君子不自大其事夫有善而有之猶或以喪況無之而詐以為善乎有其事君子居之猶不敢自大況無之而挾以為有乃侈而張之乎今日明公在上立訓齊俗明公事也將欲救時必先訓俗其訓維何抑驕息淫而已驕不抑則淫不止淫不止則人心蕩然微名攘利甘為小人之歸紛紛詐善者出矣此某之所深懼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見於言貌且然其大者要者可知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明公愛我將教之以孔孟之道乎將舍孔孟之外而別求一術以私餽

其身乎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謂之知己則未也速日此心局促如芒刺在背如桎梏在身不能頃刻自安伏乞臺下斷止其事則人知廉恥每事退讓民行以興風俗幸甚某晚節幸甚

復巡按饒侍御

昨辱驄車枉顧某也獲承緒言無得披行郡國之政一路風帆以清仰知大賢之蘊攬轡之才開誠示吏不在高談廉隅其道貞矣登江公嶽二詩已窺風雅大旨既又讀乙未同年齒錄後序文有關繼情義敝然未復以遺京之對龍門心跡之說數語結之三峽

之濤一束而止使在他人則衍同之義為傲出矣豈能轉視聽於言語之外哉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有如此者某少齡竊知植志比復零落志與年徂忽忽從風雨而老矣安能入睹堂奧乎悵悵悵悵

答孫蒙泉

北戶瑾扉兀然獨坐心有所憂知非已事搦以自叱豈不以賢人閉草木蕃天地之氣亦各當其時耶易之觜雲上於天君子以飲食宴樂夫雲上於天而未成雨其或雨矣未及滂沱以澤下土飄風散之當是時君子曷以哉卷其道而歸以需之爾日需者言有

得近身雖不用而雨天下之心未忘也其道在也為此飲食宴樂宫口體之慾養山澤之安放共涵養義理欣欣自得即是此意古之聖人在下未大得位直以敬德脩業為事學聚問辯敬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寬之一字極有意味故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僕之所以替於公者如此而公之所以自信者諒亦以此他尚何言戊歲維浹合春浦姚江之上爾州與至當亭會稽之新築而問焉中心慺慺寓不盡一推台慈鑒之邇使遠至示我長箋侑以朱蠋皆去閽而之光明之道也惟鄙人諒識之

與撫按辭建書院書

僕素虛庸闒不知事惟守先民一二之言謂當重紳謹以銘座先民有言喜名者必多怨惟滅跡於人順天地之自然為理勝而無喜名名興則道不行夫道行則人無位矣此若于之所以惡名民而願處其卑也易曰卑而不可踰其旨深矣邇者縣學諸生私議建廬一區名曰書院使僕主之上聞於諸公其始也僕初不聞其既也稍稍聞之捫心省咎不勝錯愕不勝惶怖蓋自宋朱考亭主教白鹿而嵩陽嶽麓睢陽之迹有書院其人皆大儒不可尚已後世元公大老勳業問望顯名當時者得而為之其名皆者德各以其學自鳴謂為理學正宗四方慕而尚之冠冕所向莫不有建若王陽明湛甘泉是已其他私建一宇而聚徒為之講說者勿論也僕去前輩諸公不啻千里萬里乃竊取而冒為之幸人之咎已陽託為非已之出而陰享其名是自驕也古諸大人之為道者脫而從容身而君各取裁於分量耳若不自量而惟物情之徇則遂至於亡已也人見其不足而處有餘之名則人情嘗然會劑訛訛口題而心誅者有矣瑕摘而戮觀之者有矣其誰與之哉是買怨也僕脩行則屋

漏多愧支離頭童猶未免為鄉人也問學則補緝舊文苟為應酬豈有經緯民物之一言棄土苴礫可棄也位卑跡薄久匿江與甕之鍛組之依藪澤鷃雀之棲滯籬羅之騰之使遊江海之廣霄漢之高豈其材乎今日明公在上好為隱惡豈不私憐公義所在天鑒在茲整翰者鳳鳴羊質者虎皮嗟誰聽之伏望台慈愛人以德斷然罷之批行呈詞但獎借諸生一二以勵其好學之心而寬其不知其為匪人之罪則於造人為得於僕亦掩瑕而若雖矣此言誠發於心齋宿而後執筆若毫髮有欺於明公欺於朋友欺於鄉

黨鬼神其極之甚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答范中方

二十日蓬窓夜燭得接閣下元宵前一夕之書乃知野叟之行亦有胥漢故人為之意者其為驚喜豈猷跫然空谷柳宗元所謂榮若天墜者有矣昨趙延陵會於北新關上已作廻行帖子報勤左右而傾企文學之私則未之及也桃李滿門鸞鳳斯集其為自得有以告我否乎臨裁耿耿

與翁見海

僕居荒江之野荊棘塞門自謂老不任事頽然一無所慕獨海內名賢孤顏立節有如公者見之而生慕慕之而頌為之執鞭真情所發非有飾也昨登公之堂見公垣屋不治出入佩服蕭然如古儒生此種意味豈易易言也僕有以窺其大矣龍山設宴雖虛辱盛意而所領更多嘉貺復至抑又過情也并此以謝不宣

與周衛陽

昨因論及鄙事伏蒙褒答華牋僕三誦之三嘆息焉謂有才如執事論事切理而文足以發之其旨淵然以深其詞旁溢而不竭煒煒燁燁皓皓旰旰如五色

之相宜九河之流轉而龍文鳥瀾變化其中精鶩而神馳有莫知其所以為靈也阮籍見張華之文輒驚曰此王佐之才也謂文章不足以知人可乎執事明刑弼教作憲一方以教民祇德其待斯民至厚也其又念執事之下交於僕也亦斯民也貴愛人以德輔義以正隆之以外物以私寵其名而捨其所至愛者以為愛其為愛也淺矣非所望於有道也敢因謝教之牘復一布腹心焉

與楊升菴

某託跡江湄伐木鼓聲聊以自老而先集維散私心獨驚秪自傷耳追惟館中多彥星躔儁朗豈不稱家而得志於時身顯權高炎炎赫赫僅見一二中間遭讒抱痛而死者亦復不幸抑可悲也四十年來東西南北散在四方落落漸同晨星生不慶死不吊者有矣公為榜首胸中傑然自大海內顒望公入輔大政者頻年天閑高駟伏櫪至今如何如何下公數倍者復何言也楊少尹来佐江陰每會輒問起居云公有以自樂而無甚累於其外接武有人文采煒然又甚喜甚慰也奉別太久歷寒歷暑不知若干此心徒在尺素不通豈可獨歸罪郵筒之不便耶尚千欲言待

便又不能盡只如洗交亦文牖爾增恨增恨伏惟北
慈曲亮之

答劉掌教

昨偶遇於途一望顏色為之游暮出遊飲於族弟之
舍晨起忽見瑤琚在我几上熊熊魄魄轉盼生輝其
儀四章詞範訓古非夫子其之能措一字漢官春詞
猗靡芬芳揚揚纚纚流響激越如坐來石調未終今
落鶩鴻引遊餘也嗟乎先民有言郢人斯於絶妙
言

明通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墓誌一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養
齋徐公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養齋徐
公乞骸骨歸于毘陵居四載為耆英九四五上
天子思公將倚用之而公疾作又一年而公亡先為
庚戌春正二十六日明年某月某日嗣子大衛所以哀赴
闕
上命有司治祭塟如例勅贈公官太子少保以其年
冬十一月某日塟公于九里之新阡享年七十有一
維茲墓中之石其何能為役獨知公為深謹按公門
人吳司諫希孟狀序曰公諱問字用中甫弱冠中弘
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府推官秩滿召為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丁父憂服闋改除兵部車駕司郎中
尋遷登州府知府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
林莽箐深椎埋剽盜馮以為淵藪公以方略招撫僑
獲亡虜數千人增築臨江壞堤七十二處水行陸樓
坦然如在郛郭長蘆鹽運司使缺財利之區名易汙

湊人情多不樂爲公自以憂再起受　命獨欣然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繇是使之名始重居數月轉廣西右參政調福建再轉廣西右布政轉左廣東公旣蒞致大僚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西鄙險阸苗猺嘗殺安邀功賞患結不細公迺意按論之其熖乃息蠙珠貝香號產於嶺南中使絡繹而至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貫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逃貫爲資耶惟令所產而獻其不敢避罪公當謝參蒙
上嚳有識者避之是歲入覲吏部簡天下才廉吏若干人以聞公在首列

上賜宴寵以章服尋被　簡命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跨連滇楚蜀廣四省夷俗獷悍其人多帶刀挾矢而相毒噬公至中明鈴轄布恩信示禮義率其不良漸歸于化獨山上酋蒙鈒殺父以叛公提師營境上親執桴鼓物諸將吏一鼓而元兇就戮
捷聞
上賜璽書褒勉白金若干兩文綺衣一襲尋陞兵部右侍郎公佐本兵盡心國事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貴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公以疾告家食凡十年
詔復起公爲南京禮部侍郎居一歲進南京戶部尚

書方半載而公復歸矣祖道之日群公卿大夫上莫不嘖嘖嗟爲勇退近罕見云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其文不爲苟比當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涖之處概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動行背不敢爲從[illegible]一代道風每讀書心有所可否即筆記之爲四書細記緝說與四方共評之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公心厚附引以自助惟恐名不高著居官前後四十有八年乞休之章凡十有一類盤桓不進忘行道者由仕于觀之盤桓不進所以行正道也輕進而易合豈得爲道乎居鄉

苦節自守如其在官每過往還之家見垂髫愀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公託辭曰吾今日心禱當茹素也里中從公而化者稍稍有矣平生不治產業家有白屋數楹農田不滿五百畝又割若干畝以贍族人事寡嫂處同胞弟曲有恩皆可錄之以爲世勸公之先淮人自宋高宗南渡因著籍毘陵伯祖某湖州府推官高祖而下三世不顯祖諱毅父諱王建安訓導以公貴贈如公官祖妣某氏妣陶氏俱贈夫人配褚氏封夫人子一殤以從子衢爲後蔭授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女四人庠生蹇國秀太學生胡昂順天府經

歷董士新庠士王維庥圭姪也嗣孫男女凡八人銘
曰孰不爲仕仕顯而沃忘其有弱公獨不然兢兢業業
業率履不越瑩然皎然素華白璧孰不爲學采擷浮
靡曄然而已公獨寔搜思卓其矩九師譽之百氏摟
取訂其不疑心獨自許希聲未亡黃鍾大呂入公身雖
亡公名孟耳過其墩廬覽其遺趾清風截途如聞
芷維　皇卹典賁于崇丘爾舊爾勞曷焉以周錫之
嘉命少保是優匪以私寵妥勵臣脩寀于戲箴厥幾
不愧直方而大曰儉曰惠庶以成之道斯攸萃難其
若曰發光幽隧

明故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萬君墓誌銘

予始未與萬君交也當辛丑會試予校其場屋之文
根諸理道予曰此有養士也錄之以爲魁既揭榜知
萬君宜興人也素負鄉里之譽者也是有養士也因
數往來見其識論識度果出流輩如其文然君既以
二甲進士銓授戶部四川司主事人情好惡以曹務
劇也文學婷修之士多不喜居君居之孜孜焉憂之
若不勝其職也始監崇文商稅姦猾害事君至首夷
其豪國法大正受委太倉晨入夕出詣尚書請事皆
迎期先至防檢盜竊出解宣大邊餉冒涉險不避瘴
浙東兌軍弊叢多端君持法愈峻私憾者中以浮言
屹不爲動最後巡按御史廉得之其人伏辜謗具白
銓曹大臣以君歷履賢也奏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尋
轉考功文選二司再遷署稽勳員外郎君以人才賢
否責在四司竭贊冢宰或一失之豈區區僉殺而已
惴惴焉君之憂殷於戶部時也丙午秋七月封君古
齋先生病卒君聞訃位京師慕雨涕漓伏地長號籍
草而臥身中濕疾比扶喪次執禮踰哀竟以是年十
二月三日身亡未瞑目之前夕北向禮部主事士和
與其仲兄士安環侍之問所欲言君惟曰先君未葬

李太安人在堂未畢私養予之大罪也遺其妻子無
一私言塟以卒之又明年丁未其月日墓在澗南新
阡士和函狀詣予請銘予惟君孝于其親服勤至死
友其兩弟教士和能以身喻潛心問學窺古大儒不
欲以近世功名自挾篤于朋友久乃益信遠近歸之
莫不曰是嘗學爲己者居官六載凡五轉位望日益
清高身死之後橐無長物操可知也先世世居濠梁
白默菴府君勝始徙宜興歷七傳而至君簪纓相繼
族始大君名士亨字思通別號希菴志行恭也亨年
四十有二配邵氏封安人生子三長曰曉次曰時又

次未名女一人許字李德先銘曰伯兮頎兮邦之碩
兮磋兮雕兮佩玉之皦兮有若人兮思莫起之使我
心痗兮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裕軒聶公墓誌銘

維公之先本大梁右族宋高宗南渡轉徙江陰之習
禮宅焉自萬十府君諱叟始奕世載德稍食官祿逮
秋前修榮蹟膴仕歷官御史大夫門閥有燁自公始
曾祖諱煜祖諱瓛遯晦丘園父諱傑以公初命封都
水主事再贈司徒員外郎母包封太宜人惟公器宇
宏深天才頴異孝友之稱名於鄉閭公廉之跡彰于

職事自筮仕以至沒世迄有聞焉初以郎中在告逆
瑾興禍竟奪之職瑾誅公乃復起更職於湖廣福建
河南歷參議參政左右布政使前後巡撫大臣繡衣
使者咸昭署其能以勸於位於湖廣則軫念年饑哀
除民瘼
大駕南征中官橫索力制其間民得不擾於福建則
連綂百城均裁大法減市舶踰制之幸以清盜源請
歲觧羨留之數以贍軍食吏無緣奸人多謡頌於河
南則振舉廢條勾檢希廣政有平反之能獄無留滯
之歎省有大事待公而決凡踐歷職莫能尚焉是後

巡撫鄖陽兼攝陝洛荊南三省事龍首之下公昭不
遺獷戾之俗革面受事重鎮底寧無何江右桂公當
吏部請裁撫臣量以授事公奉例當次連章乞休不
可㝡後太子賓客甬川張公繼掌部事始激揚風教
署公多美蹟　詔從致仕而公論出矣公諱從壽字
如山別號裕軒享春秋七十有一嘉靖丁酉十一月
二十九日卒以癸卯十二月某日祔周宜人兆合窆
黄墅之新阡公繼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長禎總角
遊邑庠早卒次祐國子生側出女一嫁華子信徐出
孫男四曰霖曰霂餘尚幼孫女二曾孫男女七人霖

讀書大學痛父早亡惟大父之教當公襄事匍匐京
師詣予請銘公爲人坦蕩平生有大節不事細謹晩
歲歸閒酷耆棋局客至或忘爲禮旁有家事則麾之
使去間闢二園日徜徉其中即景分爲十題意興所
至發爲歌謡賛詠太平以增我　明大雅之什庶幾
木鐸者聽焉其擊壤之遺乎公自少入邵學即有大
名暨舉于試藝南宮第六刻其策對以傳湖有經濟
大略主考長沙西涯李文正公寔愛重之嗚呼觀於
其素而其業愈可覩也是可無傳乎銘曰物有麒麟
表異則禎歎覩鴻績烝烝其仁維公龎德義類攸顧

元和灝灝風稜言言摽彼討部奇龘罔愆爰命列岳
于旬于宣廷推大器王璡瑟然宜服出察弘猶化源
乃遵憲矩乃駕輶軒既終兵事亦持吏權兢以若谷
巍然如山乃避哆口跧伏江壥全其終始嘉瘞玄泉
淑旗虎節靈望蹁躚有爵佳城甫墅之里堅珉永鐫
明德是紀有來緜繩考世于此

明故大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毅齋劉公墓誌

銘

嘉靖丙申三月己卯南京光祿寺卿劉公卒北季子
甫政方肄業太學聞公訃慟哭請闕上告

天子憫公勞 詔賜塟祭如例吾鄉仕宦官上卿蒙
恩終始未有公若者域兆既營百物具飭伯子甫學
偕其兩弟奉孫茂州狀告之某曰先君將塟日月有
期敢以銘累執事予於公至深甫政又予之壻是役
其何敢辭公諱某字克柔別號毅齋世爲毘陵郡人
國初洪武中公高祖自無錫徙其家居江陰傳再世
再徙邑之馬馱沙其後馬馱沙爲邑隸靖江役徙居
城中市橋居焉遂爲劉氏世業曾祖公義祖彥阜父
僎號友桂翁以公貴贈如公官母薛累贈太淑人公
生而英挺狀貌魁如年十三已負才氣在諸生日有
名聲試數異之弘治戊午領鄉薦明年己未登進士
第服官戶部主事正德元初
武宗卽位歷遷本部員外郎郎中先後奉命出督儲
餉者五公職職而舉言邊關事切中利害今其章在
國史可徵也始公督餉薊州未匝旬三也官營火公
劾治守者罪守者懼懷金賂逆瑾瑾乃坐下吏雜治
禍且蝨出幸以不死罰輸六百石乃免其後公以郎
中移掌武選維時尺籍五符皆諳習內府中貴人誕
嗟爵級善爲長短公矜正澂汰屹不爲動甲戌推南
京尚寶司少卿又三載補尚寶司卿今

上卽位改元嘉靖首崇 郊壇大祀欒輿出公衣紫
垂銀導六騑奉玉璽掖遊人主之前日見光寵癸未
擢南京鴻臚寺卿鴻臚掌九儀之法公嚴臚句傳如
在 殿陛大將軍肅儀不謹公論劾之如法或曰望
公公曰不如是則朝廷不尊其敬君慎職蓋如此丁
亥秩滿擢南京光祿寺卿言二事其一以勾稽往牒
立條例慎出納其一以本寺額辦煮醪歲輸費當十
倍請移之比寺爲便從之著爲令己丑會四方災異
上詔諸大臣言故公因引咎乞身避賢者路得 賜
歸老公歸別買城南一區題曰曠止公日歌遊其中

與父老賓客共月可數十詩意與所至則江淮吳越浮舟四出平生好納名士客慕公賢愚軾而至相遺答文翰甚富公性坦直不喜苛禮自謹與人言輕觸物議人諒公無他勝卽而唏不爲怒其殺家以孝和族有倫處四禮動法朱子唯謹生時奉養封君備極山水富貴之樂皆近世鮮見者士大夫慕公家行謂爲鄒魯諸儒質行似之子孫遵教不替焉公生於成化戊子七月十三日享春秋六十有九配蔣氏先公四十年卒贈宜人繼周氏封宜人子三甫學甫登甫政俱太學生女四適徐灌吳九成周儀蔣億俱庠生

孫男七聞詩聞禮聞韶聞善聞道聞一聞義俱習舉子孫女三曾孫女一墓在由里山之崇岡塋以封君穴左昭蔣宜人所先兆縣棺合窆下以某年月日銘曰玄樸旣漓皇路頗側汗血咸趨濡矣胥溺維公矯跡方軌斯軼三踐卿寀四更郎秩爲崇爲庳我視若一中遭際艱不降其節方丈季緩卓彼疏識由里之岡封崇獸張　制辭有赫冠舄安成敬爾後昆繼序不忘

鄒母華孺人墓誌銘

錫大家維鄒華二姓最著嫁女娶婦長爲姻好論者謂爲秦晉之匹朱陳之村蓋其俗云孺人姓華諱某裔出南齊孝子寶之後父諱德母陳氏寔生孺人貞明淑婉素所天禀年十八歸于鄒是爲感慈君之婦維時姑惠蚤世舅撫松公繼姑倪氏在堂孺人少閑內則孝敬備至以故舅姑安焉無一不滿之色舅亡感慈君嗣秉家政孺人相之不擇勞苦以身爲家衆數百指之率旁接內外族姻歲時饋獻相繼接登其堂秩如也事二寡姆怡然曲盡安逸孀居之節白首無難心生子望字國表足跛不良于行而才智尚甚能自厚殖愈大鄒氏之門孺人見其如此教以讀書

談藝日結海內賢豪以爲已佽一時羈旅之賓有慕其家憑軾結轍而至孺人必命其子館之上賓其尤賢者俾孫來學執弟子與之遊於是國表以一布衣而名聞四方公卿貴人多折節與國表爲友矣謂非孺人之教可乎孺人性至廉約不喜自奉居常食土簋啜二硎粢糲之食藜藿之羹身無重衣而織儉習事村中老婦見且驚曰鄒孺人尚若此吾儕何生乎益勤機杼以自食風行多婦功矣嘉靖丁酉國表歿踰三年而母孺人亦歿是爲已亥春正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一未卒之前夕急呼二孫語曰汝父不祿

外難且至汝盍謹諸毋自好鬬以害而家言訖淚下卽以其辭屬之三山華君而備書以納諸冢壙三山者孺人之允也子男一卽望山太學生詮詮浙江按察司知事娶盛氏福建鹽運司同知東巖女女一適華子崇孫男二來學娶華氏來朋聘孫氏孫女四華盤黃爻倫華寔華晩其婿也以是年冬十二月某日啓感慈君兆合窆於九曲之先塋先期來學來朋以孺人之姻孫郭進士仁狀來乞銘予惟江陰與錫接壤而國表當詮選天曹謁予於長安之西第上有七年矣則予於孺人之行不可謂無聞也銘曰維茲女

士良獨難義方碇後遺以安命辭在廟炳若丹婦不敢顓心獨艱水紆九曲山四環塋森巖阿靈雅閟咨爾太史鑿石嶢渢渢風乎俗以還

明故薛母吳孺人墓誌銘

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君仲常之繼母吳孺人卒是爲嘉靖丙午五月八日仲常方謫官寓建昌郡舍聞計長號徒跣以從旣歸奉尊君命治地韓村徙史安人之故葬謹虛其中居孺人于右禮也仲常手自爲狀涕泣以授予曰此母孺人之言行也著在閭門鄉人不及覩聞者衆矣子焉而不能白其母將安逃責乎惟執事者憐之予惟孺人故錫名家其父諒教家有法生女而賢得歸于薛爲史安人之繼孺人自入門猶及事其姑盥饋拜堂下恪謹婦事職職而舉少不慊卽自刻責曰得無愧史安人乎累行積勞姻鄰稱之無異史安人仲常少爲諸生歌游郡庠文名大起歲乙未舉春闈第二人登進士第服有慈谿之官政慈谿之人罔不安也孺人喜曰庶幾其得民矣仲常志軒豁不肯與時俯仰乞　恩改教得領南昌之郡學南昌之人士罔不慕而悅也孺人喜曰庶幾其得士矣至是再起而爲南京吏部考功精覈庶品大

協公言一夫譏之而竟以落職尋用六科給事中奏白不三月而轉刑部員外郎孺人喜曰庶幾其不愧公論矣仲常之在仕路屢踣屢起而孺人之告誡惟其道義喜有令名於乎孺人婦人也而識達明允志一誠純異於流俗不賢而能之乎享春秋六十有七歿之日以辛之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壬寅也男五長應廷次應旂仲常其字也次應辰天次邢臣爲族叔本立後俱史安人出次應嘉天孺人出孫男女十有三人銘曰維俗之趨不以爲喜維俗之嫉不以爲戚其喜其戚惟子于焉攸廸嗟嗟孺人維古良士之懋

劉母鄭安人墓誌銘

士大夫之家以母德顯稱其在邑中劉母鄭安人其一也安人生十有九年而嫁瓠山君緒紳時舅姑穎然在堂生事鮮甚安人黽勉中饋晨夕奉舅姑跡食菜羹進之以禮記稱慈以旨甘安人有矣家貧口衆與諸娣姒度伏臘和其兄弟拜老無一間言生子四人而光濟居長自舉進士歷官戶部以至衛輝太守功名日駿有聲安人爲母則賢也始太守君爲主事監權臨清臨清百貨溢衢市狡猾易寬可權之欲安人亦至官邸見兒子滯日喜不自勝比還楮囊閉鍵

簫瑟如昨故太守君安意官箴惟以克承母志爲孝居常服澣濯之衣非甚敝不易歲時與諸姻往來魚軒交錯而絁葛澹如未見其色厲也歲庚戌虜塵暗畿輔

朝廷憂甚太守君以郎中出餉大同軍一不給當有嚴譴衆方危之而太守君卒獲自全安人喜曰幸不遺君父之憂吾老婦食得下咽矣自後白髮總婦事棼棼絲絲靖焉不迮過勞而病旋已旋作竟以癸丑七月廿四日病亡享年六十有一大抵安人性慈儉逮下有恩惟諸子有過不輕爲掩覆怒呵撻之當太守君未第辛苦爲諸生則勸之問學學成而仕則又勸之勵廉節予因是而思柳仲塗記其皇考之教莫不詳責于婦人呂東萊亦謂婦人清素敦樸卽興之漸若安人者躬身治家多應法度不旣賢已哉瓠山君以子貴恭遇

皇上廟禮覃恩受封爲戶部主事安人咸被命書鄭故世家與劉相望父愷母朱氏次男光亨光化皆後伯氏光亨早卒又次光昭縣學生女一許陳大綱病夭孫男女各一人太守君謹奉父命丙辰二月七日葬定山之新阡先期請予泣曰先母襄事有日維茲

幽堂之銘闕辭以刻敢稽顙以請予交於劉氏父子最深其何能辭銘曰旣均其匹式燕其宗匪嘻匪嗃曷敬曷從維子克俊歷踐有崇維　皇念之爰錫爾封有恩旣渥有來方顯胡不引考嗟茲令終維定之麓言揭其宮有車之萃蘭被其叢永賜下上維刻有融

旌表節婦先姊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伯父慕軒府君諱詔之長女予之從長姊也年十八嫁里中花一葵一葵故醫家而族望與吾張相甲乙其舅爲蘭室君姓端重與姑儼然在堂上

孺人爲之婦悅志承顏如爲之子不幸一葵死孺人年二十有二生子喆甫三齡呱呱在提携中其後舅姑相繼歿喆未堪事家大落孺人任負一室之中破㡓敗絮皇皇形影相吊歲大侵瓶盎皆罄孺人日或不再食而未嘗以告人架上有遺書數十卷謹藏以待喆喆長讀而爲醫名漸出仍爲醫學訓科孺人教之成也正德壬申流賊犯境內四門未有城居人惶怖女婦兢出走孺人獨閉廬自守人或勸之孺人曰吾夫死於是是妾死所也吾寡婦將安之其識明而守確類如此年七十有二被　詔旌其門其在儒學

有呈在鄉里有結郡若縣有表御史亭有聚寶至是禮部奏言應格如例於乎可以觀公論矣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某月日壽終享年八十男一即喆娶許氏孫男一應暘娶韓氏應春娶吳氏易州判君祺之女孫女二周邦本徐珩壻也孫男五士英士能士奇士傑士誠曾孫女二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乙酉葬某山祖塋之次啓一葵君兆而合焉先是喆搗請銘于予未五閱月而喆亦卒銘曰婉婉孺人有閑內則克揚皇風皎然婦節文梓貞松素華白雪守臣上言

天子思恻　詔下所司綽楔是立展如之人風茲下邑淑德柔風有耳斯側天篤爾躬遐哉茂錫鶴笑攸綿龍章允赫玄堂既開玄石有刻維弟綦言史也維核

贈光祿少卿江陰令鶴洲錢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夏六月十三日倭寇犯江陰攻圍凡五旬不解百姓死傷無筭我邑令錢君嬰城而守調棄其四野爲不可乃奮其武怒躍馬大呼以激恥國人道出九里賊藏阜蔽莽分中截君歸路前後救兵不至君竟死於賊刃明日求君屍得其殊分者合以爲殮

而始克成禮滿城之人痛哭向天皇皇莫知所怨巡按御史周公如斗上其事於　朝下司馬議　詔贈光祿少卿蔭一子入監立祠江上以永春秋　朝廷褒忠之典風勵在位至矣予江人身在鋒鏑危中見一時死事之臣前有常熟令王君與君絕類君與王爲同年分城而治才藝志行平時又同周公聞以私語予曰二君者吾不能低昂就其中而細論之得無錢爲粹乎予聞其言而益歎錢君不可及也若楚人二十五舉於鄉二十六舉進士三十一以戰而死在江陰踰三載公車奏薦前後凡若干人愍君之亡越

疆而弔拔文而酧遠近若干人莫不番溺無間識不識也君諱錞字某鶴洲其別號父亡而卑孤母夫人毋白在堂妻少育三女而未有男兩弟某某爾歸于里迎君骨而歸葬于某鄉之原臨行間予爲銘予坐哭君有曰處官處死無愧皇天斯言蓋之矣今雖千百其辭豈有加哉故凡君之輯行族望可不書也銘曰維君之特门楚之良英英其氣熇熇其強爲民司牧爲國兆康彼倭狂勃毗我邑疆掠掠蟠蟠胡往胡蔵乃衷黔首乃服戎行封豨是射匹馬長鋒志決殲

廖豈其身殃列閭　冊陛發育皇衷於　皇慇之載鐵載光贈秩加等延賞其昌舉建祠宇顯刻樂章春秋禋薦血骨祗芳神之格之治政之鄉有水流澤江水湯湯維民不忒永問無疆言納墓中曰胡君亡

明誥封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贈太子太保謚襄敏南京戶部尚書周公金配也吳本閩之晉江名閥自夫人大父黃梅教諭贈監察御史靖徙家金陵故今爲江寧人父諱文成母趙氏相繼淪謝仲父大司徒公某愛育夫人如己出慎於擇對乃得襄敏公委禽焉自入門襄敏公爲諸生在孤衰中家且岌岌夫人攻苦茹淡相夫君肆學益勵既舉進士選戶科給事中歷轉都給事中晉太僕少卿左右僉副都御史巡撫宣大晉兵部侍郎再晉右都御史漕運江淮尋轉南京戶刑二部尚書皆要官大職事權所在旁多窺覬易生他患公能委身國事不問其他職職而盡夫人恭忠於內有焉始襄敏在言路夫人嘗一至京師潛買白舫以往戒從人勿令傳吏知吾爲官家婦也襄敏好直諫嘗疏織造迎佛二事害政語侵中官逆瑾大怒禍且不測都督馬昂進女弟有娠顯列其罪狀宙死家人竊聽惶懼以告夫人夫人徐曰言事職耳爰奈何牽衣作私

念乎是後

主上開悟罷昂秩而遣歸其女弟瑾敗公後免於危禍名成而節立豈獨天相巳哉夫人以公貴封孺人晉封恭人淑人再晉封夫人恭遇

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

莊肅皇后三宮慶誕夫人偕諸命婦入　賀　恩賚有差婦人之榮莫此爲極夫人身既大貴冊樟緇骰豈不稱贈性獨儉勤居常服澣濯之衣敝不忍棄當隆冬每篝燈夜坐傑傑紉鍼之事晨起視庭無躬先

執帚箕而扱之或曰非夫人事也夫人但頷之而意
終不倦僮奴小過訓之使悟威怒之刑未嘗一施家
人婦當就産預戒蓐母謹視之資以饘饍劑且惻隱
流行閨門之内小大咸悦熙熙然如在上古太和之
日平生曉達大義事家廟敬肅晨夕不廢瞻拜嘗襄
敏公迎養兄嫂至瑯陵夫人尊敬之如侍舅姑請縫
佐餕靡有闕務二黨貧乏咸以告急夫人能先襄敏
公意而周之父母葬遂在金陵夫人以時遣奠不勝
哀慕長子婦有心疾百方醫療而意多曲赦南垣翁
聞之嘆曰吾病女得太夫人更生矣戒諸女孫習讀

烈女等篇俾知大義見二子好學每從居太史請益
則深加慰喜閭里中女婦皆于而家言輒聽之堂上
客至治其餚饌教子危坐而後進稱為賢夫人比
襄敏公終几筵奠食涕泣以從歷三朞如一日六親
外至者極意寒温令各安其寢膳去則有饋嘗曰今
日如此他日安得如吾老婦在耶並諸子婦聞而感
也襄敏公驅馳仕路四十餘年居官無内顧居家怡
然無戚戚不滿之意非夫人故耶夫人享年七十有
八以嘉靖癸丑八月二十四日卒疾既劇長子仕自
南京宗人府經歷馳歸與其弟太學生偉介皇危急

祈以身代夫人安之曰吾年至此死無所憾惟汝兄
弟敦好無忘爾先公言訖目遂瞑未幾仕轉廣西潯
州知府婦為工部尚書劉公麟女即南垣翁也偉之
婦則四川保寧知府蔣公藎女女四長適大理寺副
任鼐次適督府都事朱君某孫伯曾次適鎮江衛指
揮楊君圻子鐸郡庠生次適翰林侍講陳公沂子時
億應天庠生孫男七長季徵郡庠生娶南京兵部尚
書贈少保謚端敏秦公金孫女次季謙郡庠生娶光
祿典簿華君守孫女次季從季恒季豐季豫季晉孫
女十長適廣西賓州知州楊君鍾子一鳳次適吏部

主事史君際孫致膺邑庠生次適光祿寺丞胡公順
孫來臣次字子次子麟瑞邑庠生次字副都御史于
公湛孫昊次字鄉貢進士鄒公京子璡次字江西南
安知府呂公律孫騰芳餘尚幼曾孫女一以卒之明
年甲寅其月日合窆者塘之新阡兆期仕斷衰告
闕伏蒙　皇上憫賜祭葬如例仍念襄敏公舊勞無
賜祭一壇偉也以兄之命奉史吏部狀來請銘一言
一行孝子痛之惟恐不白觀夫人衆美咸備不能詳
也謹撮其大為銘銘曰於皇母範婉秀靈坤懷謙示
巽履和蹈貞爰相君子奉對清儼官箴克謹勤節維

厥荐發樞位光我夫人貴不自有身如在貧保與家
訓圖書明神以莫不戢翼翼中帷 帝渴化赫矣
賁綸既祭既葬六鳳脯麟表之素旗龍自 卅宸玄
宇斯遂涂車已渝有光不滅卓哉人倫

亡妻曹宜人墓誌銘

宜人以嘉靖戊子予編修秩滿 封孺人其後予官
諭德恭遇 皇儲誕生
上覃恩海內晉令封錫之 誥命云始予年十九娶
宜人居五年而先諭德府君卒維時予有弟未婚有
女弟未嫁諸孤煢煢門戶不給宜人贊予力襄大事

經畫婚嫁百禮稍備得無煩太宜人憂太宜人性嚴
重有家法子婦有過不少貸宜人先意承顏如子事
父曲中所欲繇是太宜人怡然安其孝養如是者三
十餘年諸弟婦皆從之丁酉太宜人棄世予以學士
蒙 恩賜葬東歸宜人迎之門相向長號痛至仆地
庚子服闋北上宜人未及與俱明年辛丑宜人冒暑
來從以六月十八日抵京越十有七日而瘧發在腋
又十有七日而身亡群醫環視莫能措劾家人惶怖
日問卜筮禱鬼神不能救也嗚呼悲乎又明年予遷
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是冬十月朔會諸生坐輒儀
不謹罪宜首論予從貶秩南曹危悰種種宜人不及
聞矣宜人篤愛兒女疾病憂勞百事過損當其病殆
呼兒子鴻儀獨哀其在平時見予過督其業惟恐傷
之曲爲掩覆退而詰責備至嘗指架上書曰父書汝
讀積之何爲又病中值先考忌辰予且忘之亟命家
入滌具祭祀言不忘孝至死且然況生時乎昔唐人
武侍御痛內發亡歛其遺服櫛珥擊悅于簾月旦十
五日出而陳之抱其生兒以泣予不能是惟思其緒
言遺念衍爲四詩紀之于石間取諸焉庶幾以召魂
魄洋洋其來乎宜人生年五十有六卒于七月廿四

日屬纊之辰也以甲辰二月十五日安厝于由里山
之新原生子一即鴻儀庶子一曰麟瑞孫男四文孺
明孺餘未有名孫女二子有女二人長嫁劉甫政次
嫁曹駕皆官家子先後宜人一年而亡嗚呼天禍我
家荐罹哀酷一至此極也宜人姓曹氏諱如琳行四
世居城西之虞門里其先出宋金紫光祿大夫封江
陰開國男諱璉之後曾祖諱璣祖諱僎皆九德起大
家父諱祥號怡蘭尤爲敦尚本實餘慶流衍稱爲善
門母孺人出陳孝于生女而賢有自也銘曰婦爾職
姑爾悅成吾家兮補吾闕我有辭兮不能述賦茲新

藏兮之死同穴

豫撰壙記并銘

余張姓名袞字補之欽賢里中人先考贈左春坊左
諭德未軒府君諱誥之長子母胡氏封太宜人余生
六歲失考遺從先生受書十六補學官弟子肖肄業
黌宮二十三丁父憂奉太宜人以居家口朝夕弟妹
嫁娶百計俱難服闋仍爲諸生三十中應天府丙子
鄉試丁丑下第越庚辰中會試維時　武宗皇帝南
巡罷　廷試辛巳我　皇上登極臨軒策士袞叨
賜進士出身復　詔選進士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

士余在選中與一甲三人同讀書試藝歲既滿閣臣
議留翰林者六人餘付部議諫院臺省執事余爲御
史尋以病告歸病痊從除領　敕提督北直隷學校
未數月翰林乏員頗急閣臣疏　召中外二十人以
請　上點用數人余得　召入爲翰林編修隷職史
館續修　大明會典校刊大學衍義分撰　郊廟樂
歌尋充　經筵展書官晉講官己丑壬辰皆入場爲
同考試官　皇上稽古禮文更定圜丘方澤百神之
祀肇修祀典　特御奉天殿召學士夏言中允廖道
南編修徐階張袞程文德五人入殿中　上降自寶

座步至　御簾前親授之　敕迎至閣中開讀選辰
即事　無逸殿成命大學士李時翟鑾爲講官左右
設紅几杌子各一令坐講書無逸詩豳風余時以講
官序立在傍講畢　駕駐豳風亭大錫燕於廷廡下
百樂具奏聲聞九天雲醉歸來如在天上歷編修九
年考滿陞侍讀甲午同廖道南主順天鄉試又明年
丙申以校對　累朝寶訓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
上特賜燕　謹身殿閣老李公顧謂袞等曰此　祖
宗朝燕　諸王地也我備位内閣幸一至此諸君能
不榮之丁酉南院員缺陞侍讀學士往署乃職仍加

四品服色未即途而太宜人之訃至矣踊哀疏乞
上批答曰張袞講讀効有勤勞伊母准照例與祭塟
未嘗下之部議居家執喪三年不敢聽事庚子之秋
復如京師仍舊官明年辛丑同尚書兼學士溫仁和
主會試壬寅夏陞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是冬十月
頒朔諸生廷序失儀給事中王夢弼劾之坐得罪降
南京太常少卿旋轉光祿卿甲辰春正九日　上復
念之忽遣中官詣閣下問曰今張袞何在繼得閣老
嚴公嵩書　聖主問公某等具以實對于時南北距
遼不審閣臣所對云何是後言官數言前事袞復家

恩致仕余居翰林前後二十餘載自幸遭際日覲
清光性迂闊凡國家禮文大議有若正孔子祀典始
與閣臣議稍不合嘗摭疑義有七奏聞 上不之深
罪至於 天地分祀合祀亦然其在田野耻於素餐
嘗修江陰縣志嘗勸書勸縣令亟繕城池當倭寇竊
發圍城嘗奏靖倭末議凡五事累歲臺臣過採薦余
者是為巡撫都御史張公景賢方公廉操江都御史
史公褒善巡按御史王君言饒君天民孫君慎鄧君
魏徐君洛周君如斗尚君維持方君輅凡十一人其
在藩司則督糧參政任君環舉之其在縣令則毛君

鵬受父老牒舉之其在學校則縣學諸生劉麒府學
諸生包涵等先後舉之此余聞而知悅者也余平生
一無所長獨小心謹畏惴惴自保罔敢余肆不學鮮
聞操筆為辭枵然內乏以之自赧言念祖考歲時遺
像在堂翁主在櫝未有改題此余私心所恨也余年
七十有六逆旅之館其能幾何恐余旦夕不諱子孫
妄意借言以華死骨寬之辱也先則銓次其既往俟
余瞑目之夕書其卒葬歲月日焉若妻若子若婦若
婿若孫若曾孫法宜刊著銘曰業業者恨翹翹者忘
豈其不逢謁承明以延佇赫赫維時明明我 后中
或尼之嗟濡尾而汔濟其在我也多尤其在物也曷
优優哉游哉吾返吾丘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衮撰

墓表

明故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心葦龔君墓表

於乎此予亡友心葦龔君之墓也君自總角即聰慧絕人少長補學官弟子員翹然譽起提學御史累試之名在第一郡人子弟恭焉騈集其門正德丙子予與君同舉鄉闈辛巳同舉進士而君長予二歲時同年進士三百五十人同郡者八人出入相友君於衆

中視予獨親昵凡有述作必出以示予論可否予惟知有避舍而已居歲餘君除戶部山東司主事出監兊運入贊度支具有規畫聲稱赫然三載秩滿晉員外郎大司徒鳳山秦公簡君總計十三司章奏君朝夕勤事研思精勘動中機宜凡所上國計民艱前後數百餘條其最重者議藩封之祿杜中官之私正鹽課之法先是　武廟御宇權倖之人表裏為姦攘臂軋呼難於正法君遂辰感奮裁其不可觸群忌執奏至再上多允納大司徒賴焉年勞既積遷廣東按察司僉事俄丁母王太安人憂服闋再補君當分巡嶺南尋攝嶺西兵備事從獞結冦聲連德慶等州君督甲士往問之開諭禍福夷苗革心羅拜馬前不敢稱亂部內姦猾怙勢害人噬民田冦僧寺威虐日甚君至收其魁者二家抵死謫戍有差顯列罪狀上之朝語侵當路太訐蹤是由中君竟褫職君歸自廣士民送者扶杖曳車歌謠塞路皆仰天嘆曰天乎胡不降惠俾龔君復至也比歸閱數月得疾而亡是為嘉靖壬辰五月六日年纔四十有九君平生矜尚意氣與客縱談少有乖忤必作色臨之氣平怡如也其所為文大率宗法左氏撫其英華旁羅曲探吐辭為語鏗

鏘成聲文出而人多愛之傳者亦衆矣居家孝友竭力大事嫁女弟二人婚從子三人教俗知詩書者若干人姻黨有急嘗割已賙之亡所愛君卒之日予濟仁方九齡生母蔡碩人在側君瞠目謂曰子幼如此俟稍長成當瘞吾骨于新鄉墓下與徐安人同穴求知我者銘焉以故君殯在堂十有三年而未舉至是濟仁冠遊膠校遹追先志始克徵表于衮閒銘于大理寺卿魏公有本以予二人君所知厚也窆穸之期歲在甲寅某月日君之父諱天爵承德郎戶部主事祖諱瑛曾祖諱禮洪皆不仕五世祖諱衡可仕贊縣

尹占籍常之武進自始祖諱六三始也君歷履婚姻之詳兄弟簪纓之盛載於廣信府吳知府希孟狀予特書其大者以告邦之人使知其愛在民其守在法其不忘在士大夫之公論若豈泯泯而亡者耶是為表

贈禮部署員外郎主事菊泉方公暨配錢安人墓表

方故新城仕族新城之有方氏猶史稱太原之有王京兆之有杜五世盛德而其子孫之詳縝融碩大傳於故老者諭矣菊泉公諱模字廷端贈尚書禮部署

員外郎主事今大中丞雙江君廉之父也承數世之傳其先多以儒顯中服勤而農者一二暨其父深坡公源嘗為教官歷邵武建寧二儒學有育才名公承其後恨不榮是高衢乃勉修祖鏞訓科之業每語客曰吾不得於儒將少得於醫庶幾良相之歟彷彿其中吾頷竊附焉當深坡公既沒公自官廬間關千里扶其旅櫬以還喪葬竭力生子廉讀書有大志辛丑中進士第授南康府推官比之任公誠之曰吾無以訓汝也汝不聞記稱悉其聰明致其慈愛非刑官事乎廉受教惟勤佐郡三載無一冤獄以治行最蒙

上內召方戒行而公且卒矣公為人博厚宏衍其中粹夷不競獨療人之疾汲汲求生病已不責其報予聞古之仁人也賤千金之璧貧其赤子而行中丞君體公之志嘗辛酉江南秋大水禾盡死疏言於

上請捐一歲之賦以活百姓覽其疏莫不惕然而流涕晉孤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為父而不能以善勗其子何以責臣為是父是子稱忠於國無職不然蓋自潘泉而北辭已大矣非其盛德遺範之所在乎公既葬歲既踰矣中丞君謂墓上之石未有以刻日夜痛之乃馳書謂其故人某曰子史氏顧有述也予

謂古今人之有勳庸著德者歿而立諸墓門禮也菊泉公之與錢安人以德則同以教子則又同閨門飭事能助夫君刑于之化則婦人之職為顯安人有也是故善人之行吾能言之善人之所以自樹譽溢當時聲流後代則善人之為之也豈待言而後表哉方之先裔出嚴陵其後徙杭之錢塘自錢塘徙之新城故今為新城人公春秋六十有五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一日卒安人年四十有一先公若干年而亡是為壬辰四月十三日子男三長廉即中丞君娶羅氏次炬例貢生娶鍾氏次秋娶王氏女一適袁世隆孫

男七曰堉曰基俱庠生曰垣曰隹尺城二尚幼孫女
五公以官名室有品號從中丞君禮曹之初考其大
者固昌熾而未艾也銘曰洛爾仁人聿稱長者靈著
在林威鳳在野氾毓有聞仲子其亞厚積龐儲篤生
哲嗣為　王藎臣領臺御史恭承　簡命綏我兆人
旁詢疾苦論時艱也剪爪及膚且愛其身曰屏曰翰
其臣其鄰惟德之究誰為之始維公懿美名著鄉里
河秘馬圖山隱車器術在活人誼深教子保釐功高
密勿可俟　皇有推恩始贈主事安人與俱揆德惟
似積而大之何恩不至芝山之陽　賓綸有耀邑人

式觀來世是紹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南江鄒公墓

表

毘陵之有鄒氏宋尚書都官郎中霖自錢塘徙居始
蓋世家也鄒氏之有龍圖閣待制道卿忠公浩理學
氣節聲動當時蓋名臣也忠公而下歷十有四傳而
公生公公生獨穎異少學禮即以禮經魁南畿辛酉鄉
試其在庠序與古庵毛公憲養齋徐公問並馳名學
臺之試公與毛迭相甲乙其後徐公先顯後十餘年
公始與毛公同登辛未進士毛為給事中公自浦江

令召為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廣西右參
議調貴州再擢雲南按察副使又調廣西公之所歷
雖方岳大吏皆夷方蠻徼谿洞深箐之險豺虎為穴
公臨其地內籌外應不能一日自安故其在廣也岑
猛連黨以叛殺吏民虜思恩胡太守攻上林聲撼賓
州甚急參將李璋力屈被圍公募死士若干人親執
桴鼓而前解圍斷賊胡參更生軍中莫不讙戴其在
滇也臨安故盜蒙迷附作公召石屏龍昌土官計討
之蒙迷就擒城河當四水之衝每雨至河溢為患公
發民丁作大堰障之民有田廬莫不相保人呼為鄒

公堰始治浦之政立有生祠分司戶部之職權稅能
清至今路人能道其事公居官前後三十餘年遭廻
仕路旅進旅退其進也以公車之交薦其少卻也以
私憾之難娛大抵譽者十有七八毀者不能二三而
其譽者又皆賢人君子名德大臣則其毀者亦不能
知也公既告老家居都御史王公以旂歐陽公鐸復
薦公可起用公一意林壑日呼酒伴相尋勝處而遊
絲竹妓樂喧喧不廢細謹者或少之公曰吾借是以
自污耳而子何知也襟度開豁家無金錢之積少長
從之遊有所請意無不懽對客而棋勝敗皆可喜而

公獨居其勝人不能敵閑事爭能乃如此事二凡禮
最謹不獨分財外物已也家庭稱孝友云公諱覑字
敏行別號南江父諱畺蒙　恩封如公官母張氏繼
母楊氏俱贈恭人配惲氏有賢德憲副東麓公魏之
從子封宜人晉封恭人子三長焘合浦丞令轉　榮
府紀善次熙寧都主簿次馭國子監生早卒孫男六
京壬子舉人亢玄育俱府學生交庠未就學孫女八
人嫁聘皆名族嘉靖辛亥七月二十日公病卒享年
八十有一卒之又明年癸丑十二月葬某山之原啓
惲恭人合窆焉京也持户科右給事奚若希孟狀來

請曰吾先祖之交惟今大學士南渠李公曁先生爲
知已敢以銘累李公而以表屬之先生予曰南江公
予誠不能忘也乃閱狀中所載列其官爵勳行之大
俾刻而立諸墓門

明故贈監察御史湖濱周公墓表

湖濱周公既歿之若干年葬某山原矣既又改葬石
人之阡其子中丞公如斗撫我江南出其所覲管都
諫狀俾予表公之墓予惟人之有行誼勳績者歿而
列諸墓門禮也予於中丞公故交也自御史巡按于
茲提學于茲稔聞公賢矣先是予官京師與公之從

子太僕少卿如底遊如底又嘗言之吾少貧且賤不
亡吾叔父曷以有今日言咽而淚至承睫今也予既
爲述之爲公執筆豈待狀乎公爲人少負英資有倜
儻氣嘗涉獵書史料世事多中其父西隅公甚貴之
以幹蠱而治務各各有緒家用以饒伯仲二父與其
父居不仕生平纖悉皆公所總而能曲當諸父之欲
邑歲大侵穀價翔踴公發私廩大減其直惠流鄉人
者數百族有稱貸者夙負公其後有名不敢復言公
察其私仍貸之意豁如也周之族大故冢纍纍蕪沒
不辨公額石題之塋之以畝以供祀事旁及姻黨莫

不皆然其餘小宗之親尤極詳厚貧者穀之病者藥
之死弗能殮者櫬櫝之童孺之未知學者群而教之
恩於三族豈不謂之仁也一日行市中聞女子聲嗚
嗚泣甚公異而詢之乃一娼家買其身爲妓公厚贖
以歸室之以另俾爲良家夫婦途有匍匐奔父喪者
卒遇暴雨幾溺公前爲之路復買之舟以資其遂孝
子得脫於死惻隱之發施於見聞豈非仁之愛以周
也乎生質直多信鄉隣有鬬須公一言而服退無後
辭有一巨猾不聽於公抵死訟之官官利其關節欲
高下之公急詣前請曰民之命在官官之判在法任

法活民惟明公裁之官不能屈卒如其言性復迭宕
喜賓客客至滿前尊酒不空謂為餘生樂事聲色伎
術之雜好一不之御凡邑中運河有橋查湖有閘皆
公義舉也公病之日生有禱死有哀聲滿里閭可以
觀人心矣其上世居靳宋熙寧間遷姚之千村里始
祖千七府君傳二十七世至公公諱琛字伯美曰湖
濱即別墅以自號也生於成化甲辰五月十四日卒
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配古虞陳氏封太孺人男二
長如斗即中丞公娶毛氏繼張氏次如綸國子生娶
楊氏繼丁氏孫男五思充壬戌進士除其官思彥邑

庠生思彰思顏思耀孫女二長適盧某次受陳某聘
曾孫男二昌呈昌祚予惟詩南山酬至德也有遜跡
衡門脩道養和怡神棄物而士德其德民用胥附當
路采風憑軾示敬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信宿有不
但已者予於公不幸不獲當年相遇又深幸獲交其
令子與其從子焉情親心至德遠名彰表是以作也
表莫能磬復繫之以詞詞曰駕白駒兮皎皎隱玄豹
兮霧霧抱貞一兮冲虛恣臨眺兮悠商德流俗兮敦
龐樂有家兮熙皡瞻盛德兮清輝矯高志兮雲翀教
兒學兮聖之登天路兮道泰攀澄清兮化流光保遺
兮周召龐有積兮駿發遠有期兮徽紹維子又孫兮
帝寵煥文明兮龍藻有來茂恩兮使蕃維此高墳兮
世表

明故處士愚坦華君墓表

嗟乎余觀處士之行與狀吾所聞翰林侍讀學士華
子子潛為予言其宗之與文獻蔚然世有善行即其
身不即光試猶能推其遺餘以福後人成知助
朝廷而明家俗也庶幾是者其處士愚坦公乎從叔
祖也其子舜欽嘗舉辛丑進士君方典試禮闈為座
主頭載一辭刻石與之既又舜欽走金陵泣而造予

以請按狀公諱恩字承之愚坦其別號也少有英儻
喜讀書於群藝無所不究閒出其新意製為詩歌發
於文字琅琅然可誦書法宗近代沈大理篆隸行草
種種有體會功名無所指取復旁治岐黃之書得其
奧旨出以察病病者應手而愈十有七八貧不能市
藥者周之德公而念誦道路者踵接也事父母極孝
眕衣寒燠時其飲食選具而進仲子某與其婦不幸
早亡有子甫一齡父泣謂曰吾不忍此孤之無託也
汝謹視之公撫之如子比長授以室生子方一齡而
身與婦亦歿公撫之如孫保其似續有延謹父命也

從弟永之病疫懼者傳染不敢近公旦莫周旋求之得不死從子淑病且革家事舉以屬公勢甚岌公命季子往紓之百難撟撼不少避室弟鄒有孤不能存公毋力護之家幸無恙妯娣之夫楊文泉死厚為之殯見田間毀塚憐為斂氏之兇命家人增築其墓曰無為農器所傷也其宅心仁厚類如此晚歲逍遥廬井俱在親舊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西陌可呼而至酌酒賦詩未央也於乎若公者厚倫怡性世故不維非所謂幽人坦坦者邪享春秋七十有七嘉靖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卒卒之又明年乙巳三月

十日葬馬圩之原鄒孺人合竁子男四長昊欽先卒次堯欽舜欽文欽舜欽今為會稽令即進士君也孫男八人女十五人曾孫男一人女五人公有盛德仁及姻族澤滿鄉閭而名氏不列於傳風聲不樹於隧右鄉人何觀焉史氏之闕也曾祖諱某祖諱思淳父諱楷母夫人鄒氏華之受姓出春秋宋戴公後自晉而宋代有孝子聞人由汴徙家于晉陵之無錫里名隆亭再遷鵞湖自思淳始也夫稱公之行而遡追先世載德奕奕以見其源深者其流長乎往者若此来者其徵乎是為表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史公墓表一

正德初予時尚家食聞閹人逆瑾濫威福流毒天下御史呂言于　朝多杖死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借山史公良佐素聞忠鯁與其僚若干人條列罪狀北向稽首伏望　天威奮除君側瑾怒逮是公等械繫京師詔杖之闕下斃者二人公幸得不死既還金陵家徒四壁立無以自活以其同官一齋相友善也非来江陰與居歷二十一寒暑始構宅一區是為史氏之新第又太半不治拮据之勞人所憫惜也公年二十八登進士第始克娶婦氏曰龐不幸龐早卒未有

嗣息公又罷官寡親昵念惟先人墓遠每當望祭了然捧獻顧盼無後則伏地長號流涕不止至是聞花氏女賢公再娶生育子女結有婚姻桑梓瀰目怡然如居故里矣公為人坦蕩不設城府不脩邊幅人乍見之輒怪其狀久之益見肝膽莫不相歡公起家行人陞御史又自廢斥起為雲南按察司僉事再晉副使前後公在官守決滯獄若干斬苗火坂首安其餘黨夷方帖服奏　上賜白金彩幣有差滇池海口泄溢公大脩治疏其潢污得農田千頃滇人大利當是時公功名日起矣讒忌交至竟以庚辰歲從例致仕

居林下二十餘年逍遥自適詩宗古選書法晉人意興所至作為歌謡客至與之飲談及墳典古事胸中浩浩不能窮也公卒以壬寅九月念二日享年七十有一葬以癸卯十二月某日墓在定山之趾子在與其兩弟懋方新卜兆也世系之詳孫子之衆紀于大墓有大司寇東橋顧公銘在焉予視公先進始予在諸生公獨以文字知謂有今日予存之不敢忘嗚呼公有大節而幾然于忠言後白于公論樹績于藩邦推行于鄉黨獨不可表聞於後世哉是用大書于墓上之石

盤龍山何將軍伯仲墓表

江陰之山去城東十五里許蜿蜒而出曰盤龍焉松林蒙密曲阿列阜類多故家前人之冢當盤龍中坳峰巒崩秀突如窈如隆隆然隱起則何氏大墓在焉何氏之先本和州人有諱貴今南京光禄少卿遥之七世祖當元至正間貴與其伯兄得成志在戡亂奮身行伍從我
高皇帝下滁州渡江而南屢立戰功得成官至萬戸守江陰即其鄉以為家貴尤勇智贍給贊元戎獻有奇謀都督吳公某特與之奏授百戸歷功陞副正千戸指揮僉事　誥封武毅將軍所歷三衛自廣洋而江陰而福州職在備倭出入海濤大肆鯨鯢之戮夷患帖息最後伐明郡拔平陽麻洋張濟敵悉平獲罪俘馘不可勝紀勞苦而功高　朝廷再錫之誥改武毅為明威將軍恩數勝於身不及而卒乃返葬邑東之盤龍山宋恭人祔焉何氏家分昭穆焉世代殊邈二冢纍纍雜荊棘中封隧之地傍侵者十有四五而子孫留江陰弗劣不能振若光禄君始繇進士為吏部主事聞而痛之遂所親忽視其處稍加葺治既又轉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便道過江陰拜墓

下嗚咽不能興予時從旁觀之共容戚其情哀蓋孝孫也於是辯其域剪蕪穢表以高閎羅以嘉木深盛有田封壤有數墳之事備矣光禄君家於德安寔明威之長孫銘始銘襲父澄降職得百戸自濟南調漢陽德安四世為楚人傳至某功陞指揮同知榮哉之門復大則光禄君之父也盤龍工既訖光禄君乃礱石使予表言其往烈嗟乎吵我遐年幺在不討綸綍鍬鍤壞牛亭馬鬛之築昔人以為哀韓魏公修其五代祖塋域追遠之孝君子大之光禄君皆學慎行求明古聖之道知為人子為人臣不有其身則以光昭

其先祖者有道在也豈待予言而表乎予姑勉塞其意既揭之而系之以銘銘曰英英伯仲寔惟虎臣挺身下卒佐　命真人元戎録計　高皇喜俊鈇鉞是選將軍有印萬户崇封六蘇斯競踐彼閩越百城甫定氛祲廓如豺虎遠竄畢在　璽書家雍輝映衣冠藏此歲月彌久若域蒼然松檟拱守爰有文孫曰惟光祿適追先志思昆似續既作既除名式名穀維祭有田惟封有秋告爾子孫晉祀千億

明故秋厓李處士墓表

秋厓李公諱癸字子忠好修晚節託廬澄江之上佚

閒靜偶誦詩讀書以處士老焉年七十有三嘉靖庚申八月十八日卒其子給事君科自京師奔訃擇以辛之又明年壬戌十二月二十日葬公黃山祖塋之次乃函晉太史狀請銘於其座主少宰董先生退而命予題其墓石予於公友也晚託婚姻又戚也凡公少日故負崇設教里中資脡脯不能兼衣若之游歲之儲其心瞭然得景而遊折芰𤒎枯行圃哲瀰漉之氣鄉之長老有若廷尉湯公者愛重其人多折節與之遊比聞子弟相慕悅而從者益衆生子給事君當其童幼天機暫發公心戚戚喜動每謂人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既而文藻日揚出試輒效當大比放榜之夕預為具以待報者至人或怪之公曰予老人非誕也王修不器桑基二子於茀冠乎已而連中果如其言人謂公之善料其往見賢於詹景祭督教又可知也季氏之世系世業儒其先諱有開者嘗以諫官謫自公之曾祖瑞祖成宗皆業儒父文山復業儒而名復不偶公又不然乃今發於其子紹於教矣而貤封未逮需有贈也公性跌宕好古法書其於懷素尤為銓妙酒半酣每伸紙縱筆以自娛客所與游抵掌歡暢或譴公之貌公咲曰晏嬰短小不相齊國乎王燦

貌寢非魏文學傑乎公胄次多羅古人言出而引譽以自高類如此其心多愛不立町畦閱方書得一奥法輒購奇藥以待病者病得其藥輒愈推是心也何物而不然也有不然者力有限也當父母存日家貧而能竭力弟幼而能提携族遠而能救恤鄉人大敬之母周氏配徐氏繼朱氏子男一日科禮科給事中娶邢氏女三長安流嫡適觀其壻也觀縣學生孫男三長同春次同寅次同芳子謂人之百行莫大於孝公能追念其親厚其同氣悉先人之產以畀之而猶以巳志未滿為有待于既貴矣不以其身自修出遊

於市布袍如昨徒步如昨人不知其為給事父也是可以風矣行人過公之墓嘆而吁仰而企曰此吾延陵季處士墓也孟軻氏所謂一鄉之善士也其不朽也夫

明故大名府開州州判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華公墓表

華氏大家世有聞人自考父說食采于華因以邑為氏傳至譚歆者仕於吳而居錫遂為無錫人歆五世孫寶在南齊詔徵為孝子其後世復以宦遊之汴籍居大梁又其後復從而南居錫隆亭再遷堠陽又自

堠陽而徙居鵞湖則自貞固先生諱悰韡始悰韡生興叔興叔生思源思源生守吉則公之高曾祖也傳德既遠子孫益熾而昌詩書甲科之盛與組垂魚為時名俊則今鵞湖支派為獨盛云公諱謹字企容一桂其別號也公生三歲而喪母鄒氏依祖母鄒太夫人洎能言舉止異凡兒其父慎齋公嘗指而言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稍長即劬身向學入黌序為明經弟子既又會例升國子生維時父既蚤亡門户孔棘公以少年獨承之了無懼色內則盡倫孝養祖父母繼母外則指揮家事僮奴千指領事而趨各各有精

采聲生勢長家大以與諸父兄其若此謂有鋒穎中露昔嘗媢不能出氣動以苛禮繩之一旦逞意公受杖傷至衣血漬公私箴誡諸子曰吾留此非以志憾也昔張公藝以一忍字九世同居吾庶幾勉焉保族宜家其戒於終忍乎以故公之子諸父之子若孫不替如初人謂一族之中有二代氣象皆公力行禮茂之效也公志在用世既迪不得志於有司晚乃謁選遙授開州州判公去職以歸甘老于鵞湖之上當是時公之仲子學士君癸巳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侍邁有聲其後出為户兵二曹主事員外郎郎中公蒙

恩推封主事加封兵部郎中學士君尋以　大廷公聽復入為翰林修撰馹轉南京翰林侍讀學士末遭吏議需外調學士君疏請而歸以公老也　詔特許致仕其所未盡者蓋有待也公為人慎重可否不輕慮而發其使人亦然遵守家法一以儉德為重姱嬉之燕貨賄之交閨帷之飭貶削殆至閑居燕閒據几爇爐日對終日不知有人海內名人咄士結轍至者多所降禮暇則讀史書一篇見前代興替之跡掩卷而嘆曰家細而國鉅其理一也公家既富而有名縣盜數十人夜持刃而入學士君恐公驚悸即以身當

之盜盡得所欲而去公聞之亦豁然不甚怒也鄉鄰有急雖不問愛當數士君得售之日始減佃人租十之一再減十之二其尤貧者每畝貸米一斗豐歲償而不息嘗家例給坊表白金前後當二百兩公請與族人共之此祖宗之遺也數世則可為有家範義者之法公年七十有七而終蓋是為嘉靖己酉十月二十日以明年庚戌八月二十一日葬梅里之原先期學士君與其兄光祿典簿君守謙同以狀介宜人在堂奉命謹襄大事葬上之石宜有刻也乃請於叔父主事君某為狀因以授予惟韓昌黎按德惟勤以著不

可誣謂有太史之狀予於公為故人而公之仲子文與予前後為史官又同日而能居里中論次世誼非予誰乎公群行咸可書而其幹蠱之志擬翼之謀莫不日丕丕祉我於是特出而表之

行狀

明故前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沂樂湯公行狀

公諱沐字新之別號沂樂世居常之江陰稱右族曾祖諱真隱於農力行孝弟有令聞祖諱鏞父諱虞號厚菴奕世蓄德嗣業茁昌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徐氏生母胡氏贈淑人厚菴公少無子晚服賈紅楊門胡女賢且宜子姓因禮而納之遂生公公幼岐嶷有大志厚菴公重念之不欲苦以儒生業公心自奮治尚書日孜孜罔不發為諸生即有文名成化丙午舉應天府鄉試第六逮上春官不利卒業南雍學益大成嘗疏經義數谷門人多用其學以顯弘治丙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出為崇德令公下車問家疾撫瘠民修學宮三載而化邑用大治民立生祠祀焉秩滿被　召選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居臺論列侃侃出按汴秦三晉擊貪振良所至嶄然有鷹鸇之象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公方便道展

墓而謫官武義命且至矣公為御史不阿權貴正德初逆瑾煽虐諸所舉劾欲以私奪之公持之不可瑾啣之遂至落職武義巖邑素號難治操之太急則以平中吏吏多不免公誠信馭之民咸革心嚮化如崇德矣庚午瑾敗　詔起公廣東僉事督理鹽課重路盤互吏多敗墨公創臨之剔蠹鋤垢不遺餘力廉名大動天下繇是累遷福建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治行流聞撫臣按史上公理狀前後凡三十餘章丁丑公以方伯入　覲大冢宰楊公一清歷得異等之效于驗才節堪公帷者數人乞表之

以風吏治公與故大司馬李公承勛開任少司寇劉
公王首被旌焉嘉靖改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兼理軍務越明年改撫四川芒部寇亂公提
兵勞效西鄙肅清　上褒諭嘉之賜白金二十兩文
綺二表裏乙酉被簡為大理寺卿一國有大政咸在
議列多所贊襄　皇上優禮大臣命公入侍　經筵
寵錫　御製洪範序文獻通考　恭穆皇帝登翰皆
涯恩也公感遇逢盛廷決獄孜孜不怠嘗曰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搖天下用法皆為重輕民安所措手足
遂榜其堂曰天下之平書其左右曰以情求法故有

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公之敬事
蓋如此丁亥晉人犯應重辟　天子以御史治獄多
冤詔下三法司覆議公三奏讞不稱　上旨竟坐免
官公既田城南九里故有庄一區公野服從之躬課
農事日訢訢焉旁即隙地為園藝蘜數百本花時盛
招賓客故舊飲酒賦詩連旬不輟蕭然有韓魏公衿
尚晚節之意先是公子雲鸞構堂三楹待公歸老公
歸題其堂曰留餘示造物禁盈不敢盡也公平生應
介質直恥為淟涊郡大夫相見語不及私人亦未嘗
敢干以私見人不善心疾之若冠章甫坐塗炭即面

不忍痛叱又公之厚也公自為郎以至大卿言貌恂
恂不以軒冕自盛微時所識雖披儕負薪之賤公必
俯問其廬富人貴吏非其道門謝絕不與交晚歲時
結社數老人班白彬彬公視毛燕坐相與樂甚尤好汲
引後生後生從公遊皆令使坐論學晚年文益高古
鄉人慶輓競欲得公文以為重公懸車六載與堂陛
茂天下想見風采公卿大臣御史給舍內外交先薦
之章凡數十上凡三十有八人其文若曰練達剛方
忠清慎謐志切經綸德表風俗此數言者公之實錄
矣公素強無疾病壬辰八月四日忽遘痢疾劇公度

不起召家人與訣親治後事悉甚越二十有九日卒
卒之前夕猶作三詩最後一首惟以國恩未報為恨
神氣不亂視死如歸鄉閭德之長幼莫不流涕公生
於天順庚辰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娶陳氏
封孺人累贈淑人慈孝恭儉有助於公先公二十年
卒公傷之終身不復娶旁無媵侍焉子男二長雲七
品散官先卒娶吳氏次雨太學生娶陳氏繼娶許氏女
一適義官周都孫男二長世賢以公廕為太學生娶
周氏次世勛未娶孫女三長適黃大次聘黃英次聘英夏
尚絅何應期朱仲曾其婿也曾孫一未聘徐氏公性

孝友厚於宗族有弟曰润撫之尤極親愛追慕祖考
臨老不衰嘗欲大飭墳域未就公歷官中外三十餘
年畢力于公未嘗私営尺寸惟以清白遺諸子孫而
已公既沒逾月訃至京師世賢號哭伏地不知所為
明發南奔將卜以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敔山
之原啓陳淑人兆合窆乃出叔氏之遺述公遺命以
狀屬衮衮念吾前母孺人定公從子而衮辱諸甥蒙
公敎愛最深乃抆淚撰次如右上之領公記室例不
得牒考功太常議謚則大人之同成也豈公之不幸
耶於乎悲夫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

秦公行狀

公之先自淮海先生秦少遊觀仕宋國史院編修官
直龍圖閣文名重當世紹聖初坐黨籍編管郴雷等
州既道死歸葬揚之高郵故地其子湛判毘陵郡遂
葬于無錫之璨山子孫因以為家五世祖叔謙自其
父端五由贅王野舟氏始居胡埭去今張舍僅五里
許生子彥起是為公之高祖曾大父諱璞字物初配
殷氏大父諱景董字以行配徐氏繼配楊氏父諱霖
字潤夫號平牧志行醇篤教授鄉閭有法著有詩歌
行世壽七十有七而終配俞氏繼配王氏皆由公貴
三代並　贈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配贈一品夫
人公諱金字國聲別號鳳山成化丁亥九月十一日
生歷事　三朝享春秋七十有八公自童時即穎秀
不羣見群兒戲每徐避之端默自若平牧公授之啓
蒙諸書輒為家人解即能了其大義十有七入自是
手不釋書至忘飢渴寒暑一日平牧公對客以陸績
懷橘命一詩公援筆立就其詞曰公能因心孝懷柑
奉母慈拜時曾墮地袁術大奇之滿座驚嘆謂為神
授至今傳之稍長事唐元敬進士又從宗人豫齋先

生繼學與涇谿然大通為文日有紀又丁母王夫人
憂毀瘠如禮自為之立傳歲丙午公年二十由儒士
赴選郡邑以至督學御史三試皆第一是秋領南畿
高薦名益著平牧公欲大成之不遣會試咸令就西
塾讀書如故越弘治癸丑中式明年　大廷賜第二
甲進士出身故相徐文靖公在位召試館職公以父
老急歸省不就文靖公愈器重之嘗謂人曰釋褐新
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耶乙卯授户部福建
司主事委督太倉糧儲明年監臨清倉勘順天等府
災歉監收長安四門倉及象房糧芻剔抉蠹撫綏

悍婺職職而舉三載考績銓曹署曰文學政事並優
奏上　推恩封贈其父母及鈕夫人如制大司徒太
原周公經簡公視諸司章奏盤錯多所裁決舜陞河
南司署員外郎再進山西司署郎中時遂書告警軍
食不贍太宰清谿倪公岳司徒獻山侶公鍾患之謂
非其才不能急濟乃超公本司郎中計處糧餉條陳
時宜曲中緩急二公謂為得人癸亥丁父憂泣血三
年不與戶外事正德改元服闋復除戶部四川司郎
中是秋　誥授奉政大夫　贈封其父母及鈕夫人
如制時戚畹恣驕中璫權作奏討引鹽迆袂以撓公

持之不可大司徒洪洞韓公文執奏至再其風稍稍
寖革繇是衛者怨公嫉邏事者橫摭之竟無所得戊
辰禮部以會試同考官請公以族人子弟多入試辭
不敢赴是歲陞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公以身
範士嚴立課程哲于品藻凡所甄拔率多御用朝紳
之士自郎署以至公卿翹然而賢者半為公之門人
說者謂邵文莊公與公同為信矣庚午陞左參政分
守大梁時劇賊劉六劉七等猖獗亡命長驅河洛所
過焚燒城邑殺吏民將潰封丘公先期設備繕城堡
峙糗糧會參將宋振提兵南下公馳檄邀之冀以民

兵鼓戰遇賊于陳橋劇賊野大奮擊之斬賊首若干
級生擒其魁封丘晏然士人生為立祠歲時伏臘有
過利下感泣者是歲陞山東右布政使癸酉轉左公
總方數千里之政重念民遭賊刃極意拊循凡勞要
請託翔價責鈔等蠹民數事即日禁除民大感悅甲
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督理軍務
公挾二僕以從不攜妻子所至問疾苦誅姦貪咸讋
惠流　奏上便宜八事繼上十事四事皆艱危切務
其章載於國史可考巨盜盤踞四向蜂起公擒賀璋
廖鐵于江討猺犇于郴桂靖掠苗于香爐峰其功最

著三載考績　誥進階通議大夫贈封其三代蔭一
子入監讀書己卯逆濠告變　大駕親征中官李鎮
附麗彬賊橫肆誅求禍且不測公抗辭直奏請以一
身當之民免於毒庚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
尋改戶左時大司徒九峰孫公交在召未至公攝部
事清理勳戚莊田禁革勞要鹽引綱猾勾稽兩直隸
十三省逋負國用漸充先是郴桂功成陞俸一級蔭
子一人為錦衣衛世襲百戶公疏辭允至是　今上
皇帝嗣登大位錄舊勞　賜之白金彩幣仍晉俸級
如初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是冬改户部尚書公因條奏處時政以係國儲凡數事琅琅千餘言一言一辭皆治世公忠丙戌考績　誥加授資政大夫加贈三代及封妣夫人如制丁亥乞身歸田　上賜璽書寶鈔乘傳以歸仍命有司歲給輿隸月給廩有差時年方六十加一矣辛執大臣暨諸官御史百執事皆詣闕請留公既歸言者不已章且數十上辛卯復起南京户部尚書壬辰改工部尚書時　廟工方殷公夙夜在公督視維謹料理有法大工賴之甲午六載考績進太子少保公累疏告歸乙未加陞太子太保改任南京兵部尚書

疏我　皇上從欲之仁聽公安便之私故有是命越明年丙申年七十據禮引謝　上不允再疏以請始奉　溫詔賜歸其鄉歲給輿廩如初丁酉例給四代誥命於是公晉光祿大夫遭際之盛終始之榮一時仕宦莫之與儷公既家居動關世教賓客過從每語不忘　朝廷天下大事退率諸孫課其舉子臨文自為點竄見其學業向進欣欣樂之公寓城中有後樂園山有鳳谷行窩間一造焉必與客俱客退而公就寢室左右圖書日弄筆墨為事間遺故人手自勒狀間發之詩歌以相贈答終其身不衰以嘉靖甲辰正

月某日薨于正寢公病痰火無一月未瞑目之夕鈕夫人在側召家人與語井井不亂猶口授一柬遺其子沐曰此吾治命也汝益慎諸公有子二人長曰泮鄉貢進士娶張運使愷之女先卒次即沐以公廕授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娶楊揮使圻之女女一人歸華方伯采之子國子生琢孫男六人相國子生娶徐寬女檉邑庠生娶王文肅公孫應天府經歷文炳女格娶夏中舍範女柄邑庠生娉包廉使公孫國子生誨女楷娉史大參子國子生洲女杜未娉孫女六長適楊都憲璘之玄孫國子生倅次適杭都憲淮

之孫官生仕鑄次適國子生徐衍嘉次適國子生華諒又次字周季候今太子少保南京户部尚書約菴公孫國子生偉之子一幼未字公平生無所好服食儉甚內無姬妾之奉外無絲竹宴衎之樂惟日孳孳忠勤體國當其職守自撼不搖遇物溫厚見片善必亟稱之不幸有過慨為掩覆位愈高益惕愈至每當晉秩必悚然惕曰食浮於人吾所畏也惴惴焉惟以僨事為戒始領鄉薦即惠養宗族叔祖由從叔祖覺皆老而貧視親疏並贍之姊妹不能存公攜歸共爨焉兄弟恩甚厚既歸嘗建淮海先生祠配以先世有

德題曰五先生祠作家乘纂四代塋域適追來孝公
有文集若干卷曰鳳山詩集撫湖政要安苑錄則所
梓行于世其雜著稿稟省奏議諸疏類萃乃緝成編
而公以逝矣公子以公之卒將奏計于 朝請
天子命擇日葬公于歸山之陽啟其所卜兆公自營
也予於公為後進辱公之教一十五年于茲嘗侍公
側頗謂衮曰吾老矣即有不諱願以平生累子予泫
然而不能對至是公子復以公之治命來請狀予嘗
考宋名臣有若王曾之忠厚張知白之清純晉宗道
之剛正薛奎之質直各以一節顯名來世若公者兼
而有之豈不光大也謹撫今猷以備史闕庶幾鴻筆
者采而銘焉謹狀

張水南文集卷十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南州張袞撰

傳

吳孝子傳

吳鳳邑之順化鄉十一都二圖人年五十歲未嘗讀
書居常食貧賣餳以為業晨出貨餳餅者出一大錢
買之納諸懷中急持而歸人問其故曰小人有母頗
以遺也如是者不日不月歲以為常又嘗買菅雜
物貨于市有一惡少虐取之鳳不為較或曰汝何懦
也鳳曰設吾較之恐罵及父母辱也母亡具楸之棺
斂以時服又皆貸於人蚤夜傭作盡力乃獲償既葬
每夙興拜墓下具盥盆進餅食如初以母生前不預
面不食也伐樹枝為屋棲號墓側歷十二寒暑人見
其若此謂為孝也合辭言于有司有司見與人之論
若此也函辭告于
天子下禮部覈實賜詔旌為孝子曰有司者前令中
谿李君也嘉靖丙午孝子死松揄寥寥幽邃厝之資
麟陽趙君即吳故冢拓地為域樹碑其上而表之匪
以私孝子也將以明化也夫人之不為孝也而後孝
子之名有也有孝之名而情亡者群聚喙之然後知

鳳之孝誠然也鳳初亦不自知其為孝也夫情斋自
衷事符則感志還于內迹沉難追自然之理也予方
載筆邑志麟陽以通邑公言命予立孝子傳
贊曰詩稱兎罝之野人非有異行也特以其修行中
林人所不知之地故聖人取焉以列於國風鳳生不
造遇人之艱難矣獨其事所發於至誠出乎至痛質
令君采風而章之以教國俗豈非情深鍚道義切天
經有不能自已之者哉

烈婦龔氏傳

龔氏順化鄉人能之女年十七嫁劉王王早孤家貧

甚烈婦苦身力作養其姑姑亡賣衣襦相夫營穴以
葬成化甲辰五月夫復亡不知所出里少多婦色詐
義欲摍之烈婦覺其賂已也辭之既又強之乃以所
生六歲男阿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藁席中
舉火自焚而死質明人往視之發藁爐夫婦骸骨具
在弟龔廣合收而並葬之其地在鄭溪河北迨今六
十餘年幽潛未表行道咨嗟前令李君元陽開而表
之嘗志諸壙至是麟陽趙君主縣志備上其狀于行
臺其文曰躬孝勤之行厲貞烈之節義祇質命志存
夫嗣有引斧斷臂之勇而智非所及有舉刀刎頸之
義而處復從容是宜奏請以明令典行臺報曰可碑
其墓曰烈婦龔氏
贊曰婦人女子之情怯也螫毒細害蹙額而避况烈
火之在前乎壯士之蹈白刃非出於迫即生於激也
勢無大迫義無甚激而能從容自圖委骸烈焰此其
心一於所從而不悔也於乎白日在天丹城燭地雖
百夫之特何以加焉予故傳其事告今之史官

東溪范君傳

君名浩字本盛其先本鄧州順陽人自唐相履冰公
而下累傳傳正當憲宗朝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

賢殿校書郎歷刺三州有殊政晉宣歙觀察使因留
子孫家於休寧之博村又自博村徙林塘凡十有五
世即今君所居第也由宋及我 明典族姓益大而
蕃縉青史題粉署鴐朱輪者凡若干人君之曾祖景
亮復以孝名當世祖仔誠父共號石山皆能承其休
問爝有令名君生而倜儻才智輻湊喜計生事以為
揚當水陸之交列國四通百物所貿易也廼治産積
居射時有先後取貸有縱及舟浮較轉交利而俱贍
數年之間起富累鉅萬號為冠桀正德庚辰
武宗駕幸南京賊斌以遊擊肆虐誣指江南大賈倣

年國利縛致行在君在逮中付吏竟無所得一時名
鄉賢大夫素善君名開其昭雪喜逢　聖明之代下
無冤人競作詩歌送之積卷盈兩行李載色君自得
禮於名鄉賢大夫也從身慎行循自平約義聲㸌然
嘉靖丙戌淮用告急君願首助私錢若干萬
上義之詔階武衛三品拜河間衛指揮使丁亥結鄉
友三人往販於楚而三人者至有參差中又物故貲
皆散亡君獨出而各歸之己亥越人諸德中領君貲
入鹽場生息身歿海湖其子持所遺金來白君曰第
收汝父骨歸葬爾吾無意也先是客伴吳某道亡鹽

引直千金素之不可得中有識者曰須君一言以為
質庶幾故物可還已而果然以此見君之信信於人
也壬寅春淮北大饑人庶群入野澤掘凫茈而食之
更相侵奪掠行使者懼民生亂庶得君名俾貲賑
糶往救之人心則夷安堵如故俾歲微人客於淮者
甚衆歲晏君為釀酋燔黍挫豚置酒高會無少長咸
在其平時相約則曰公事不畢無苟食肉飲酒其得
張弛又如此君姓孝事父母曲盡無方撫兩弟甚厚
博村祖第林塘宗祠歲久不治次第振而新之片以
適追先孝也居第後有園闢館延客花竹交映顏其

楣曰東溪草堂故人以東溪呼之教諸子皆業文學
提其耳曰有能遂予之迹者上也其不然者俟吾坐
衰老聽偷吾業而息之足矣今年歲在協洽而君方
初壽縣大夫請賓之鄉飲君辭曰菲薄即共言遜而
君之行可見也夫一布衣行貫成業與公侯埒富非
徒然也白圭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不能喻吾術也又漢法入
貲聽為郎馴致高爵秦人貴畜牧令烏氏倮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君之事大率類此不其可傳已乎
論曰昔柳宗元嘗以商喻吏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

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是故貪商三倍之廉商五倍之
言五者示其倍也利入既倍名尊身富而家強子孫
葆光廉吏之商博也使令之為吏者脩嚴潔自苟有
取於君之為商則樹德之效愛人之利博哉進之天
下矣

曾母鄒安人傳

安人姓鄒氏諱某錫之徐塘人行第幾世為晉陵望
族宋贈寶文閣直學士諡忠鄒公浩當元符間嘗職
諫諍忠言讜論名滿　朝廷而第洞亦起進士有聲
於官孺人其后裔也迨入我　朝鄒氏之盛奕世載

德簪纓不乏父諱和少讀書不願仕𦘦脩耕稼之業晦跡於農毋同邑鵞湖華氏孺人生而穎敏貞懿凡女工之事過目即解意裁製過人父母深愛之頗以擇對為難嘗曰此女恨不為男子吾得佳婿乃許字焉最後得屺齋曾公甚悅孺人自奉箕帚為屺齋婦姑既早亡同居諸姆皆長孺人克脩禮則謙然如執少弟之儀以故諸姆皆驩無間言母華病風厥每夜作不知人孺人素歸寧親自抱持紲中裙廁牏亦為視具目不交睫者累夕其孝敬不衰如此屺齋公治家勤儉拮据篤狀孺人廿同勞苦冬寒紡纑篝燈達旦不息間嘗賓客與屺齋公從外至孺人內治櫟釜又詳為之羨不見困乏嘉靖乙酉子宏殤孺人哭之慟是秋長子寅中式應天鄉闈大喜所視或勸解之孺人曰一本而分榮悴異焉祇以益吾悲耳戊子次子㮚連中甲科選知邵武有治績甲午擢户部山東司主事丙申皇儲覃恩詔封屺齋公如㮚官安人並有是命㮚以其俸十金製冠服寄歸為壽安人書報之曰吾老婦得緣汝貴榮享郎官之俸皆　朝廷賜也汝其強食勉之以圖夙夜吾庶幾其少安乎於是㮚用感奮聲名日起今大司徒徙㢊梁公方以庶勤

勵屬每向予稱曾主事不輟予遊京師二十載晚得主事為友定以自慶而安人用之亦喜其子與予遊而不厭也予敘安人事辭與狀少異蓋安人家庭之訓作戒數端不止一事予特錯舉之以互見爾安人享年七十有二子五人女二人孫男八人女三人芝明王秀充然在庭而安人壽考令終固一時所稀見也至若子孫婚嫁氏族與名各詳於誌於狀予可略也

史官論曰嗟乎先王之教熄而后婦人之賢始僅僅見於世也周禮教女於祖廟祖廟既毀教於公宮所以成婦順也後世之志於教者亡已而閨門之內鮮完德焉是則然矣安人生長名閥不資保傅而言出成誠與古內則列女傳脗合功在其夫與子則其沒也傳而美之宜也人人之不皆然也而安人能然是雖教之熄也國風其將光與乎

祭文

祭陸儼山文

於乎先生不可得而見矣先生宏才博學其在詞林傾注物望山斗重名其在講筵開張　上聽絲石忠誠遺時齟齬迴翔藩臬曾不少挫直道以鳴

天子明聖詔歸禁直宮詹翰學二銜並擢感遇若斯
報稱何極精白一心夙夜勵翼思以自竭其股肱之
力乃火災自劾未老投簪曾不三歲大命遽傾於乎
天乎胡不憖遺乎先生于先生後進也翰署攸處曾
不以予為拙薄數挽之以同升其實不肖頃遭吏議
歸事耦耕此身雖退期不敢負先生于冥漠聊以不
負乎初心斯言知己謹告明靈

祭童庶子內方文

嗚呼平生故舊豈無友生維君視我意氣交傾始予
同館予實材劣君能輔之切磋有益其後珥聯史局

陪奉　講筵討論經術夙夜惟虔坐則並肘出則連
轡三日不見心已愕然君才獨俊高舉絕俗搜剔物
情毛髮必燭吐辭驚人謂如戛玉人謂君才歐陽永
叔性復多情覽遊即詣蠟夕春空雲山水裔嘯歌忘
骸脫畧苛細人或訾之曷知君志乎丘之冬君奉
明詔歸掃松楸傳車揭揭寵光維休予繪國子君貽
我書宜謹身教無令士志竟負斯言常家此厚媿孰謂
言猶在耳而君遽掩土也嗚呼天賦君以殊才茂德
偶然耶有意耶人之所以挽君成天意者不力耶將
天既生之而復奪之其咎在人耶不然內方之賢魁
梧之稟胡不顯施大受而官止五品壽不滿五十耶
予與君別三年而君歿既歿二年而予始克為辭以
寄酹於其墓豈謂宿草而不哭也嗚呼尚饗

祭沂樂湯公文

於乎公真巳矣忠信之行端慤之操剛果之材天之
厚賦人欲易栽孰有如公葆光含真動由矩矱不失
毫髮以克全其盛德者乎登斤仕途汲汲民生出入
薇省荐登棘卿當其要路日可百金孰有如公潔名
完譽而終始一節瑕纇不生分銖不積以克全其令
名者乎丁亥之秋奉詔免歸人情得喪世路是非孰

有如公遺脫聲利保愛桑梓而風流標表傾聽四方
激拂當世以克全其晚節者乎於乎天下望公東山
再起我今哭公北邙已矣鄉閭俗化　國家典刑公
存公亡繫時重輕故哀哭公之死直傷泰山之頹謝
而非止渭陽之私情公靈不昧俯鑒愚衷

祭王太孺人文

於乎崑山之陽名產出焉美璧靈瑩徑胥神圓荐登
天府儷列琬琰人言之子英稟異質得於佩圻琢之
磨之以歲以年寔惟孺人之賢當夫婦事巾櫛奉以
周旋中道罹忒瘝殞所天鞠有弱息不絕如綫珍之

若壁教以遺編擷韡班馬之肆揚葩枚朔之摛聲蜚
王署彩雖金蓮陶母之髮孟母之機不剪不斷澤肆
以延寔惟孺人之賢茂祉龐積丕膺孔宣　國有錫
典朱翟珥瑱已貴能儉既老益虔風聲遐激里閈敦
旋寔惟孺人之賢祿養伊始軒館欵捐閔食報之未
既寔俟定於亓邇抑大厚錫賢母不在區區冎釜而
王槐寶桂獨係於其子孫之美傳余言不諒敢昭告
于几筵

祭邵文化文

於乎操觚染翰子之才豈不美也凌雲摩漢攀附日
月子之志豈不高且遠也有其才而未克周用於世
負其志而未即騰倬乎層霄君獨落魄生事舒嘯朋
遊豈其不得志於彼而暫以怡釋於此也踰四十而
膺鄉薦沾一命而為校官家徒四壁固也屢空是冬
之季近自龍溪齎牒上京師冀收末效於春官而歸
舟疾作及家數里而亡於乎急景彫年暴感殞命醫
藥不救鬼神不仁將怨之天乎怨之人乎幼子童孫
孤甥老僕哭向蒼天我心如割其何忍聞嗚呼哀哉

祭亡弟德之文

兄衮聞汝之亡既為位同汝嫂曹氏弟立姪本以哭

復遣四弟立千里南奔衒哀致誠告我亡弟德之三
郎之靈曰先公生子弟妹凡七人而吾與汝最孱弱
少多疾病吾不先汝而死也汝廼忍捐其骨肉遽去
吾而不返耶嗚呼痛哉己卯之歲予來于京念與汝
別明星東方汝念兄去匹馬莽蒼言不能出嗚咽徬
徨孰知此別廼悲哀哭泣之地而遂成千古永訣耶
嗚呼痛哉汝念先君之業懼以中落也營治城南之
田最而耕瘠而植櫛風沐雨朝藜暮鹽如是者十年
其勞視農僕殆過焉汝兄皆逸而汝獨勞之且役安
之厚功而薄饗純行而早折之可憐嗚呼痛哉去歲
汝二兄携書示我謂汝年既長婚恐失期汝有言以
待予歸夫人莫不願有室家而汝獨以有家為累囊
無一錢應給公私心獨憂煎吾徒聞此語而不能䘏
汝於生前嗚呼痛哉予苟斗祿京師不即歸者以今
年冬例當貴授或希　恩請　封備汝兄若弟捧壽
高堂而今不復見汝矣背母而去焉離兄逝焉杳冥
不可居汝將何所依焉嗚呼痛哉天既夭其年靳其
用而又伐其嗣予紫守又不能相依以生而死焉
以相守柩不悲寠不視高高在天此恨何已予每中
宵而嘆坐或昏憒以就枕忽聞晨鷄一鳴如哭聲之

在四壁使吾兇悚悚而驚斯心惝怳而煢悸也嗚呼痛哉家人訃至以九月十八日聞汝臨終之言以汝妻少寡為念吾與兩弟期不負吾弟於地下者惟此而已於此有負吾何生為尚當豊養其節而後之以保吾弟之祀也予未老而衰況多疾病如不可保吾之後有弟也其恐負吾弟耶痛莫能定言止於斯嗚呼痛哉

祭王前峯文

維公閎才夙負偉志將以將明既路既躓天乎生公豈其無意維予與公同舉進士儲藝詞林讀書中秘

其後予守國子公時為貳朝斯夕斯切磋道義公才溢出上書當宁化俗之方安邊之計人不斯諒乃生疑忌及公歸時予先謗事負罪而南獨守憔悴與公相隔二百餘里荏苒七年流光如駛豈乏舟航遂闕展視曾不醉飽以勸酒裁獨餘筆札歲時可記執牘而悲涕泗交注我其奠之亦胡能致嗚呼哀哉

祭張甬川文

嗚呼昔人有言苟我師者之佑亡吾居此其何益蓋非存者之舉無其人也歎典刑之亡痛斯文之喪耳家少公二歲而公先科第十有五年儼然前輩蔚為儒宗丁亥之歲公自學憲家居起為左春坊左庶子掌翰留院始辱公書問往来既而召入為吏部右侍郎尋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家以侍讀學士從公之遊得以職務聯事館閣者十居四五踪跡之密意氣之親公蓋忘予陋劣也壬寅家自國子謫官南都公来為大司馬雖崇卑顯異而服時慰藉衷腸披瀝王我顧我較昔彌深雖謂之骨肉之親可也仲冬朔日公在病間家往問之公召之入擁衾而坐對語移時因謂家曰吾昨櫛沐而冠兼出理部事乃損氣復勞須數日可耳別未五日而公已奄逝予驚而奔哭于寢

所一時傷觸彷徨躑躅出門而系獨也嗚呼公身雖殁公神不亡尚聽予言其有感於平生也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先生負寥廓之志遡明誠之學思以比肩古人不愧屋漏故其精白事 主廉隅飭躬惻愛風俗皆此心之為之也官至尚書貴云盛矣而此心兢兢隨事致力不敢少懈猶夫初署郎位之日也勇退歸田宜少逸矣而此心業業保有令名恐乖末路猶夫夙夜在公之日也始終一致隱顯介然若先生者可謂篤行君子矣予少先生七歲晚途仕轍與先生為

友者三十餘年規誨凜然如在而其也志與業蕭索毋
老無聞其有負於先生多矣茲惟永訣獨愧苟延此
道不二豈間黃泉伏惟明靈鑒之

祭周約庵文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也公之情其可得而忘耶
公在留都予嘗獲侍聞公論議寔多經濟畫地成圖
抵掌述事退食自公予至則喜觴酒豆肉鼎歌意氣
興至揮毫鏗然擲句緣索往來情益親昵乙巳之夏
公其歸田予亦亡署接軫而旋期操几杖枌榆翩遷
天胡降割公忽棄捐今茲之來有懷曷宣徒御星落
輤車暮騖動名宗者吊誦不足而予也特以交遊之
故姻婭之私生死之別淚下如泉公靈不昧庶幾来
格而聽之

祭蔣浴川文

於乎君亡矣鸞凰之翼摧而不舉騏驥之足絆而靡
行時人之所傷也春雨滿堂良朋在念有悽其漠而
難遡慨論古今疑義滿前思君一剖判而難得此予
心之所獨傷也三子一婿皆以文鳴且大乎詩書之
族則所以慰君未淵之志者有在矣帷車在門些辭
在版惟君昭鑒之

祭李太夫人文

嗚呼中國夫人之貴上谷郡君之賢谷際其盛未曾
其全猗歟夫人元吉其旋生我相國秉是門鉉十有
三載功格皇天黃帝七輔文王四賢 天子嗟其盛
德海內賴以晏然推本所自封章屢宣極于一品旌
彼三遷沒也寵卹大官董葬我交今予亦既有年閱
母聖善豈獨口傳閭門齊一之化儼古鳲鳩之篇遺
光在望垂範有為其也越江来吊豈謂無蘋採溪有
薦聊告我衷

祭唐荊川文

嗟乎荊川吾不得而見之矣始荊川罷秩詞林歸卧
游塘之廬士大夫過毘陵叩其廬以不獲一見荊川
為恥迨其既出也士大夫之心稍慰矣又以荊川不
即樞衡為伊為傅大行其志之為憾嗟乎中丞要職
也自荊川居之人厚其望謂當有餘五十有四非夭
年也自荊川往之人望其壽與世立命謂為不足古
人有言生為世珍歿亦見思予於荊川以交則世誼
也以官則前後同史事也予身不肖猶獨遇之嗟乎
賢愚異致夭壽曷疑天心厚德名歿獨私明靈自信
予言不欺

張水南文集卷十一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兼國子祭酒掌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陰張袞撰

雜著 說二首 箴四首 銘四首 贊五首 題跋五首 對一首

同野說

施子志於道嘗讀易靑暘山中自署其齋曰同野既出門徧交交諳予問同乎曰子好同乎吾語子以辯夫言天下之道者存乎同言天下之同者存乎辯大德敦化天地之同也小德川流非其辯乎全體渾然聖人之同也泛應曲當非其辯乎天地之能辯也而後三辰章于天百嘉麗于地犁然其不可亂也合同而化其道同矣聖人之能辯也而後三才之理五品之倫犁然其不可亂也行之以巽而天下順應其道同矣天地聖人一也始於吾心而廓之配天地同四野野者曠遠無蔽之地同者合一無間之謂行乎鄉閭而州巷應之行乎州巷而他州之州巷應之雖蠻貊之遠又皆應之無緣會無異同其真大同之義乎人惟習氣深重天理昏隔譬居卑室之中限以閉闔障以墻壁雖出門未可得而況見於野乎同至於野始於出門其道曷以善乎程伊川之言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蓋文明則能燭理故能通天下之故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實此子所謂辯也君子以族類辯物之方也孔子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曾子論絜矩之章而上下四方各得其分顧其同之的乎施子服膺聖賢之訓觀天與火同人乾與柔異位乎其應而不泥其同于其濟而不執其異則神明之區大同在我出以從仕可以濟大難而無疑也故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勿藥說

三極之根產於大行詰曲之嶺苴氣融結形乃屢縮如龍蛇之有變此雖踰言然非能不能踰也貴之也十圍之木輪囷詭特凌諸嶢屼之杪液流擁腫如肉有瘤大匠睨而異之刳之以為瓢挹酒漿之具設於堂檻貴重加諸犧象金罍之上木非瘻無以示其奇也石川子具龍蛇之德棟梁之材忽然而瘻生不藥而瘻亡是猶石川子間出奇言以驚世是亦瘻也胷中浩浩返其自然則其常者固在矣此瘻之所以亡也於是乎作勿藥說

良牧箴并序

司訓納齋叔父頃來應試京闈開話袞曰吾少慕良吏幸見開州孫侯子魚焉女其歌之余素脉侯

聞侯肇昌人起家進士功眷顯標當晉寵錫余故
喜述而申之以規乃效崔駰體作良牧箴并琮之
後焉
帝念下民仁德是扶爰立州牧皇皇大夫乃侈鵬服
乃剖虎符人具爾瞻四境攸宇無曰我貴士賤可凌
無曰我大民細可輕青衿弦誦期文擠斡是郊四闢
悍婺是殷綏其俗理以佐國經　天子賞德爾公爾
卿有一僭忒下民怨毒孜于爾祿褫其纓帶而覆其
鼎餗書稱我后詩刺狡童尹民視儆毀譽靡同庶幾
夙夜以令厥終牧臣司士敢告在公

慎滿箴
益之屯升之漸我讀其篇喟然興嘆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有德以將猶或害之況是崇侈能不殆而

警惰箴
精于勤荒于嬉先民有言可不不思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因循自怨志業不宜須臾白首悔將何愆

悅中箴
徐子悅中少嘗學焼而服官鴻臚嘗誦今大學士
嚴公明訓焉退謂其曰洽少也戕斧而獲教于凝
公茲二十有七年矣洽之陋如昨頓先生申警之
予乃為之箴曰
天之所賦靡不攸同萬理一原脈絡貫通維茲靈府
廣博寬容四面湊合萬境光融空焉洞焉孰夜孰恫
人有蔽者扞格其中滋疑長惑滅西生東鄴處是出
淡洽罔功所貴于學擊彼愚蒙時乎遜志明理踐躬
剖析幾微會元統宗培養既久緝熙有豐應事接物
沛然無窮疑者盡釋憂者忘冲欣欣自喜孰使之從
天乎與遊日哲日聰惟古皇師訓是惟嚴公揭示本旨
曰茲降衷貴精貴一維廣維崇皇路四闢聖道厥中
既宏既容有始有終亹亹其運用天地非隆勉旃徐子
敬哉爾共

竒楨銘
我思古人爰有晉國手植三槐爾筮爾卜後嗣其興
桐君自祿今之張氏崑丘維宅天方有翁遐覽玄識
盍沼晞滋蓑楊在石旁有樂茁繁衆多實不植而生
是為楨特翁不自有謂巳非德皇天聽之何福不集
一子四孫繩繩蟄蟄月窟銀臺有鳳來巢豈不顯承
魏公並烈誰謂茫茫天不可必我思作銘告爾世述

紫石硯銘
玉質金聲紋文糾理湛焉虛明玄雲四起經緯人文

造化表裏時不我知心獨自喜豈是則達則兼善天下
而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磬銘并小序

磬樂器也其音石爲之懸夔之樹皆是物也予書
室中坐懸有磬乃爲之銘銘曰
勾氏制泗水玦矩方有半不考不鳴人之聽之既和
且平嗚呼爾德成

石假山銘

圓嶠僊山峩峩異石駁落飾文飛飛空在我家小庭
覓可數尺旁探湖邊差得形似盤下孔咫潤礎流漬

疑有蛟龍爲之助氣一拳非小五岳非大我其取之
假以示意時乎大旱汝也弘濟

三陽開泰圖讚

青郊啟節蒼龍肇祥瞻彼日矣旭烏其光人有嬰孺
歐有羚羊嶷嶷戢戢方奮方剛曷以象之曰維三陽
律中太簇月正春王乃會娵訾乃集心房旺神其常
太皞勾芒盛德在木仁氣其昌發生群品浩浩滾滾
貞協皇極錫祉萬方

莆田陳石亭先生像贊并序

癸卯歲夏四月癸自國子謫官南曹適先生忠德
祠成門人故吏奉職至者皆拜祠下共以束芻敬
酎于明靈再拜遺像恭申贊詞詞曰
先生真性厥道維中巖巖渾樸遵化鴻濛睟容盎氣
甘雨和風師居臺憲撫郎贊宫斯文未喪大道爲公
材歸匠哲味湊欒龍志清君側疏徹
宸聰遭時忌斥類跡飛蓬既培復振有廓斯容爰亟
司馬或躍潛龍累行不忒令聞攸終位雖未極道則
無窮尊尚名節中孚感通人有萬啄厥心則同所同
維何皇天降衷氣以類至學惟朋從嚮之鸞鳥群羽
畢宗猗歟先生開我童蒙仰瞻遺像斗揭高空

高石山像贊并序

石山高子正里人也嘗爲學官弟子員中道棄去
而隱於醫醫成又以名著江之南北軏而迎航而
涉者日益衆君雖欲隱處不可得也予謂行其志
隱亦達也瞻其像莫不思其仁贊曰
貌之癯神之腴其心惻如而用之則有餘謂之醫徒
出於儒豈不曰相集古方書視我生乎其道不渝豈
得謂儒爲拘

蘇教授肖泉像贊并小序

此肖泉蘇子之小像也予嘗覿其人本方立義色

壯氣和譬之蒼山之巔斂其嵌岈蔚昇嶠者使人望而憚者愈近而悦也有才如此負器如此朝廷顯俊之路闕焉不通俾賢知匿於藪澤誰之過也予嘗恨焉而私爲之贊贊曰

嗟嗟蘇子有卓其才賢慕伊周學綜漢臺文則雅變行惟矩裁皐比設教闡肯名災抗顏韓子曷乎歸哉載展載度品德何須有貌澌之有中則腴執筆欲寫清風與俱

劉敬忓像贊

茂林秀谷君所居也龐童野鶴君所扶而遊也琚綸玊軫君所慕而喜也人可得而知也蘊焉而爲忠厚之德著焉而爲恭謹之容恂恂然樂善以爲安蘧蘧然居敬以不肆君之所自有也人之知乎否乎君不問也予故謂君成周閭族之師漢鄉邑之長老也

題東川手卷

楚江之東名川以百數其最勝者洞庭一湖蓋岳之巨浸也龍虵之神日星呑吐之狀風雲推薄之氣皆自川騰布踴躍而川之上白鶴企鴟諸名山或蹶或伏或左或右相與以爲掩暎而仙人釋子之窟宅咸託跡焉至其靈淑之氣淵蓄停泓洩於物所不能盡者乃儲之人而鍾君者是生其間君字明傑家於巴陵據洞庭雲夢爲勝蓋五六世矣長川一望緲瀰漫星而層波遠樹出沓霧間人望之疑有隱君子焉君即其人也君行樸茂其思深續以吾品山水知名惜其尼于時不得與夫川者騰而致之以貢澤當世頗斂神秘奇而與龍虵草木雜此土以處也然君瞻然超覽涉遊湘潭郢岳之間醉卧行吟以寓其所好而精神孚會若與湘中老人上下千載目和答者是直有得於東川也人敬號之曰東川子云頃來京師未數日即辭去乃因余門人鄉進士袁天啓乞余一言以發其義予惟君夢寐不忘江湖既得其好而又介然中守得乎易坎止之義蓋賢而隱者也予故序而歸之俾終老於東川之上

題子昂詩卷

趙松雪書法片楮隻字人無不知寶重者世傳松雪嘗臨右軍十七帖得其風韻最多此幅筆勢流轉品格精高知非松雪莫之能也松雪詩後名家集行於世已久顧鮮有以詩知松雪者字掩之也錫山故按察使吳公喜學趙字藏其真跡頗富余因於其子尚賓鴻臚君處見之其家文獻亦可徵已

跋東山卧謝圖

東山卧謝圖吾友松溪程子叙之詳矣夫自一物之得失推而以及其身身且不問而况富貴功名果何物耶予以為松溪見道之言也五川楊子賓而愛之匪徒襲其名以自高耳其經世之畧有救蒼生之志故夢寐太傅若不能忘不然東山古今一也奚獨以謝名也古今人卧東山者亦有之矣楊子亦何取于斯也是故程子見道之言其言達楊子慕賢之志其志哀夫為賢而慕憫物而哀則視一身之得失得猶失也失猶得也惟得失輕而愛物斯重也此楊子心所獨得也予何能知之予何能言之

跋水竹村卷

右水竹村詩畫一卷皆宋元及 國初名賢墨蹟筆精入神為世奇寶不知始為誰而作成化間雲溪監察御史姚公綬偶得此卷謂與所居水竹相似遂挾而有之晨夕與俱客至則出以玩友人周汝器嘗為叙諸賢勳階隱行名籍世次大畧頗備其後流落三吳經若干歲市人不顧乃今刑部郎中宋君朝和復得之朱君素號水竹事適與符豈天佑諸賢盛淑之氣留結宇壤未易磨滅必俟賢者而後授歟昔司馬長卿少喜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慷慨有烈節更名相如蓋有意而效法者若處世不茍求同居臺秉法手神勁節競爽琳琅砥柱瀲灩難水與竹亦倣君而肖似者圖耶詩耶君豈借賢以自寵耶百世而下得君益顯將有考於斯言

跋二逸徐君詩卷後

嗟乎徐君豈不謂之詩人也予觀是卷所載語勢翩徤而音出自然當其景遇而情生嘗之際則作晴庭梧初碧一種瀟灑又難深狀也貽之知者海南存其太半曰海南黄子吉甫也奇黄子故忘年友之嗟乎徐君隱居月城橋畔去城闉二十里許既殁而予始誦其詩則夫草刺之民抱絶藝而泯焉者可勝惜哉出是而向予悲道者其子進士君汝也

賓石對

崆峒之山有巨石焉嵌崎異狀虞門曹賓石氏伐之移植庭中作亭對焉日賓禮之不倦好事者從而圖賛詠述之聯為巨卷予聞而怪之謂賓石曰汝賓石乎石賓汝乎賓客道也主人敬客七日齋滌冠玄服三讓而入延置上坐投轄傾縞以為歡又其大者侯王貴人資客高書具車馬分爵祿奉千金為壽玉食

靡衣館之於上斯數者皆石所不受也君將何道以賓之賓石曰不然吾山人也處蓬藋之賤車馬不至又家貧無擯束帛以為禮吾惟日歌白石之章誦十洲之記與石徜徉石不吾責而吾亦無疑於石賓而好之歲以為樂如是焉已矣予聞役曰有是哉君不聞乎物者已之監也外者內之形也君以石為賓樂其無所於敬油油然與之處坐卧起居共之石不加損吾不加益人將以汝為玩且侮矣客聞而怒石不為汝病者幾希昔王生一落魄士而孟嘗君為之結韈黃石圯上一老人而張良跪以進彼斯二子者皆

倜儻人傑其心事客不猶愈於子之待夫石也賓石不能答越數日復要方草窓氏究余言予因語之曰事有是非理有取舍極定於我物非外假夫石以氣凝而理行其中形者氣所以形之者理也苟惟其形取以為吾耳目其則石亦石也吾亦石也吾安取於石哉惟夫不言而理具無心而養誨則石之行益於人大矣是故見其形鏡空洞焉可以發吾智見其貞固堅確焉可以助吾勇見其鎮靜磅礴含蓄不露有大人德焉可以明吾仁其足數德宛然聖賢在目君將師之不暇敢賓之乎明日草窓氏以張子之言告賓

石賓石乃下曰吾今日知所以賓石矣乃作賓石辭

2094872

ZW 21101000585617

Q
Z121·5
16a

張水南集十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衮撰衮字補之江陰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至南京光祿寺卿是集凡詩二卷文九卷衮在諫垣頗多建白嘉靖中倭擾東南衮家居在危城中馳書政府條上禦倭五事蓋亦留心於經世者詞章則又當別論焉